

儒

藏



精華編一一九冊
經部四書類

儒藏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精華編·一一九/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1

ISBN 978-7-301-11837-5

I. ①儒… II. ①北… III. ①儒家 IV. 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003700 號

書 名:儒藏(精華編一一九)

著作責任者: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任編輯:王 應

標準書號:ISBN 978-7-301-11837-5/B·0523

出版發行: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zpup@pup.cn

電 話: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6449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49.5 印張 470 千字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500.00 元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010-62752024 **電子信箱:**fd@pup.pku.edu.cn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一一九冊

首席總編纂 季羨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編纂 湯一介 龐樸 孫欽善 安平秋
(按年齡排序)

本冊主編 陳靜 李存山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錄》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別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錄，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內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內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內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說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內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煥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 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付剛先生

伍拾萬元

本册審稿人

陳新

本册責任編委

王豐先

《儒藏》精華編第一一九冊

經部 四書類

四書總義之屬

四書訓義〔清〕王夫之……………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

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二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占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一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

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又曰：

「孔子之道大而不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

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

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

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四書訓義卷二十三 孟子卷一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孟子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王瑋也。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季，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叟，當作叟，从火从又。叟，从巢省，音方斂切。

音義各別。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做此。愛，當作惡，下同。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餒。乘，本作樂。餒，本作厭。餒，不成字。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

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厭，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可以爲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大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徇，本作殉。釐，當作釐。

好，當作敗。

訓義 儒者之道，進之可以成王業，退之亦以保其國家，惟擇於義利名實之間而已。義非以爲利計也，而利原義之所必得。義非徒以其名也，而名爲實之所自生。故君子之道，心有必正者，言有必慎。以名言一出，而世道人心之升降在焉，爲得失安危之本。所以君詔其下，臣告其君，於此有斷然不可易者。而君子格君心之非，雖陷溺之主，其辭必嚴焉。孟子晚遊於梁而見惠王，因其求士之誠，而姑試吾行道之志。於時梁有可王之資，而已成乎危亡之勢，王不自知，孟子則見之審矣。進而圖王者，必先退而可以保國。乃王沈迷於富彊之習，迎孟子而問曰，叟之不遠千里而來也，梁之事亦既知之矣。寡人所急求於今日，惟是有所謀而無其資，有所求而不

我遂，叟將何以利之乎？夫王當君子之前昌言求利而不諱，則其所以播告於臣民者愈可知矣。且其曰利者，其能求利於國以外乎？毋亦於此區區之國中而求之也。是見不出於近小，而與國人爭有無也。孟子對曰，以道言之，人君以無欲爲王道之本，不可曰利。即以事言之，欲遠其害而享自然之益，亦何必情一動而即形之於言，言一出而不恤其實，大聲疾呼以曰利乎？以道言之，王者以愛養斯民爲牧人之道，以循理制事爲人君之職，^①唯仁義而已。即以事言之，欲安其位而收自然之效，亦唯有正其心以求諸道，道一建而定以爲名，問諸心，謀諸衆，獨有仁義之可

① 一人君，衡陽殘鈔本作「君人」。

言而已矣。^①乃王今者而必曰利，將以爲求利而遂無不利乎？則以王之皇皇然謀利者而計之，王曰何以利吾國也，國之外不暇及，國之中不詳記，將使進王前者竭計盡力以酬王之言也。唯然，豈國之當利，^②而國之大夫、士、庶人不當利乎？可以利王者王謀之，則可以利大夫、上、庶人者，大夫、士、庶謀之矣，^③亦必曰何以利吾家與身。言之無慙，求之無厭，講所以得，^④慮所以失。^⑤止此土地之產、人民之力，群起而計之，何以利哉？上征之下，重爲斂而已。下征之上，私爲竊而已。如是而國之不危也，得乎哉？則試取春秋以來危國亡身之往事而驗之。不有萬乘之國其君見弑者乎？非利祿薄者之能成乎逆也，必千乘之家矣。不有千乘之國其君見弑者乎？非無其利者之有其邪心

也，必百乘之家矣。止此一國耳，於萬乘之中而受分土者千矣，於千乘之中而食采邑者百矣。爲人臣者分君之國而得其什一，可以安分而無怨爭矣。然而弑逆之禍必在此者，何也？則惟君倡於上而臣效於下也。天下之利，以義裁之則各有其制，以利計之則利安有窮哉？苟其君謂取民之制不必有恒，倉廩府庫之藏不必有節，逞私遂欲之志不必有經，皇皇然進臣民而急商自利之術，以正人君子之定論爲迂遠而義後矣，以持籌操算之邪說爲尚而利先矣。廉恥喪於朝廷，而貪冒成乎風

- ①「獨」上，衡陽殘鈔本有「亦」字。
- ②「國」，衡陽殘鈔本作「王」。
- ③「庶」下，衡陽殘鈔本有「人」字。
- ④「講」下，衡陽殘鈔本有「其」字。
- ⑤「慮」下，衡陽殘鈔本有「其」字。

尚，千不可厭也，百不可厭也，惟有奪而已矣。以一人奪一國而利小，以一國奪一人而害大，篡弑相仍，非往事之明鑒乎？王曰何以利吾國，而不問仁義也，將以爲言仁義而且失吾利乎？則設以王之皇皇然謀仁義者而思之，人莫不有不忍人之心，而能愛上。以爲不忍人者將妨吾之刻覈以求利，置而不言，而下不知有仁矣。如其上以愛爲心，而言無不仁，則臣民蒸蒸然相感而爲仁。仁矣，而猶忍遺其親乎？凡受恩而有身家者，非公族則甥舅也。推之於民，亦世相依爲父母者也，其竭力以體國之利病當何如也？人莫不有不敢爲之心，而能敬上。以爲不敢爲者將妨吾之侈踰以求利，置而不言，而下不知有義矣。如其上以敬爲本，而言必於義，則臣民輯輯焉相勉於爲義。義矣，而猶敢後其君

乎？凡有其身而受治者，踐其土則食其毛也，推之於臣，尤受爵祿於上者也，其任職以任國之安危當何如也？^①故以事言之，不遺親，不後君，而王利矣。不著一利之名，而徐收其利之實，此非仁義之必然者哉？故王今者有大有爲之資，欲爲而無不得，爲焉而無不成者，此臣民也。乃樞機一失，言發於口，勢成於國，害不在天下而在封內，不患交侵之疆鄰而在蕭牆之隱禍，不在臣民之心力不輸而在臣民之習尚不軌。然則論之於廷，詔之於衆，王言之出，其可勿擇乎？王即欲有家有身者戮力同心以紓國之急，而使王無往而不利，亦當進君子而問之曰，民之不遂其生，何以廣吾心之愛？國之不軌於正，何以

①，任職，衡陽殘鈔本作「共職」。

裁事之宜？令盈廷之耳目一新，四野之風俗漸迤而已矣。如是而利在矣。何必錮在己之聞見於尋丈之間，樂策上之權謀爲鎔銖之計，以倡率臣民於忘親罔上之私，而貽無窮之害哉？言者，心之徵也。心者，事之符也。事者，勢之趨也。勢者，利害之極也。故今一聞王言，而不覺怵然憂王之不保也。王而欲盡吾之言乎？請王自易其言始。嗚呼！此儒者之言所以大異於流俗，而非庸主所樂聞也。然得失利害昭昭然於古今興亡之數，則君子非有高遠難行而寡效之道，固不可誣矣。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亟，音棘。鹿，音憂。鶴，《詩》作鵠。於，本音烏。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鹿，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

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①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② 享，才作音。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曷。喪，去聲。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吾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訓義 梁惠王從禽無度而不恤其民。從禽之過顯而小，過顯則自知愧怍，而其為過

也尤小，^③則雖賢君亦不妨於有之而無傷於治。不恤民之過隱而大，以其私利為心，方將自謂謀國之善術而無慚，乃眾叛親離之禍實由於此，所謂隱而大也。是不賢者之所以危國亡身，自貽伊戚者也。孟子燕見於王，王方立於沼上。勤萬幾者固有所不暇，而治定功成之後，亦何必戴星出入於朝宇間，而無片時之閒適乎？於時王之立也，以視鴻鴈麋鹿而立也，乃不覺愧心内生，以為是必君子所不屑也。顧鴻鴈麋鹿而問孟子曰，賢者亦有此樂乎？意賢者之心勞神焦思，^④無時之自適也。^⑤

①「力」，原誤作「方」，今據啖柘山房本改。

②「才」，啖柘山房本作「當」。當是。

③「尤」，衡陽殘鈔本無此字。

④「心」，衡陽殘鈔本作「必」。

⑤「無」下，衡陽殘鈔本有「一」字。

孟子曰：「賢不賢豈在此哉？」而即以樂言，亦惟賢者而後樂此也。賢者優然有餘於君國子民之道，則其有此也，安享無虞，而志自得，樂無窮矣。若不賢者，雖有此乎，而有之也。^①勞人以求有，其既有之也，不得一日安處其側，災害至而臺沼爲墟，禽魚動他人之感，何樂之有哉？賢者而後樂此，於文王徵之矣。《靈臺》之詩，咏文王豐享裕大之休，以淫佚咏歎其樂之甚者也。其詩曰：王之始至於靈臺之壤，經畫而欲築也，王視其疆址，以繩度而正焉，經之已耳。王定其規兆，修治其基焉，營之已耳。攻之者則庶民也，分事賦功，衆心集也。乃攻之者不見勞，而成之者忘其久，若不日焉成之矣，非王之亟之也。經始之初，已下綏成之令，而庶民之子來者自亟也。於是而臺成焉，囿亦成焉，沼亦

成焉。而王遊之囿，亦如臺也，曰靈囿。王觀於囿，麀鹿攸伏，美哉，何其馴也！麀鹿濯濯矣，美哉，其肥而潤也！白鳥鶴鶴矣，美哉，其肥而潔也！沼亦如臺焉，曰靈沼。王觀於沼，於乎充滿其中者，魚也。時而躍矣，美哉，其蕃而活也！可以寓目焉，可以適心焉。吾王日昃不遑之心，其自此得暘乎？詩言如此，文王亦猶是人之情也，而能不樂哉？夫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築之勤，浚之勞。志其勤勞足矣，^②而且歡樂之。樂於心，徵於言，爲之名，安於其實。文王之名之，民無異詞，民之欲名之，文王因以爲名焉，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靈之爲言神也，忘

①

「而」，衡陽殘鈔本作「未」。

②

「志」，衡陽殘鈔本作「忘」。

人之勞而謂神授之也。靈之爲言善也，民見爲善因爲王善之也。臺、沼然而囿亦然矣。曰「攸伏」曰「濯濯」，見鹿麋而神怡焉。曰「牻」曰「躍」，見魚鼈而志矜焉。鹿、魚然而鳥亦然矣。由今思之，文王於此時也，登是臺，涉是囿，臨是沼，麋鹿在林，魚鼈在沼，王顧瞻俯仰之間，樂乎？不樂乎？而民爲之攻，又爲之美名以稱之，又欣幸其禽魚之各得，身日以安，國日以盛，卒以燕皇天而昌後嗣。樂之能樂之，有之而不慚，流連而不損其德。所以然者何也？古之人與民同樂也。民有場圃，即王之臺沼。民有雞豚，即王之禽魚。老者養焉，少者育焉，皆文王推其欲樂之心以使民各得遂其樂。故上下交得，而交相勸勉，以釋其憂勞。故國日安，而王業日廣，其樂也，誠能樂矣。故曰賢者而後

樂此，言其能樂，而無爲歡未幾，憂戚相仍之患也。不賢者雖有此不樂，於桀徵之矣。桀之所游觀者，亦不過勞民力之攻也，其所馴畜而肥澤者，亦不過濯濯鶴鶴而充牣也。雖病於民，抑豈至重傷民心乎？乃未嘗言及之，若見其害己而不忍出諸口。湯之聲罪以伐桀也，亦不歷數以爲過，若惡有大焉者，而不暇及此也。《湯誓》之稱民言以暴其罪曰：是日也，其曷能喪也？予與女偕亡，所甘心焉！桀自處以日而恃其不喪，民且分怨於日而幸其速亡，至於死所樂爲而欲與之偕亡。①衆心叛矣，國勢傾矣，升陟之師見告，安邑之衆先潰。於斯時也，非不有臺池鳥獸焉。雖有之，而國將爲墟，社將爲屋，身將徙於南

①「焉」，衡陽殘鈔本作「焉」。

巢。顧瞻園池，不知爲誰氏之有。當自慘

心流涕於斯者，^①而豈樂哉？其可樂者自在，而何不樂乎？唯其目欲舒而先蹙，心欲忘而忽驚，非不欲樂也，不能樂矣。何也？唯其不與民同樂也。民有田里而芟夷之，民有父子兄弟而離散之，怨集禍深，人叛於下，而天奪其魄，憔悴以死而莫之救。故曰不賢者雖有此不樂，言其不能樂，而虛有此賞心適目之觀也。賢不賢在德不在物。王道無絕人之情，而亡國有召憂之實。王亦反其本而已，何必深以此爲媿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移，當作迻，徙也，移，禾相倚也，音同義別。粟

本作粟，察本作粝，義亦別。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孰也。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穉之不能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當作故。走，本作走。然，當作嚙。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迻民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

①「自」，衡陽殘鈔本作「有」。

爲盡心焉，則末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罟作農者，省誤。洿，宜作汚。池，本作沱。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罔也。汚，窳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爲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

人無所憾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粥，當作賣，余六切。草，當作艸，草，自保切，櫟子也。然，當作嚙。樽，本作樽。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朱子曰：「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倣此。」畝，今作畝，食整美耳。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母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

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

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悌。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

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煖，當作煖。煖，音況袁切。義同而音異。斑，本作辯。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

天下之民至焉。」殍，當作殍，婢小切。殍，勞無切。音義皆別。

檢，制也。殍，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逖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

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微，當作散。

訓義人君愛養斯民之道有三：一曰制恒產，二曰裕民力，三曰修荒政。修荒政之術，以發倉廩、節食用爲先，然而一時之權耳。若民力已裕，則民自有餘而無待上之賑救。至於制恒產，而因使有恒心，則民力已裕之後，方可徐定其規畫。規畫定則王業成，人順於下，天佑於上，綏萬邦而屢豐季，效必有至者。故王政以裕民爲先務，而在政散民離之後，則不得已而用救荒之策，以解一時之困而徐圖之。彼庸主者，救荒之政不修，而況其進此者乎？乃君子猶必舉其全以教之，王政無難行，決於反本之一念而已。梁惠王之時，季饑，民死散，生無養，死不葬，王且閉倉廩而崇侈靡，乃徒以侈民侈粟爲救荒之政。顧自

言於孟子曰，人君之於民，亦唯是心之可盡焉耳，安能以一人養一國哉？而寡人之於國，爲之籌量，爲之經理，自信爲盡心焉耳已矣。當河內之凶也，則侈其力可遷而財不能坐糴者於河東，其民之力不可遷而財能坐糴者，則侈粟於河內。乃未幾而河東又凶矣，侈之也亦然。侈民則有防護安插之令，侈粟則有閉糴梗道之禁，必亦勞矣。譬鄰國之歲亦或凶矣，而救之之政，無有嚴禁令、課轉徙如寡人者。而鄰國之民，聞其猶是殷庶不加少。寡人之民，日以彫喪而不加多。自反無慙，而不知其故何也。或者天失其至公，而獨降禍之酷乎？愚哉王乎！民之可侈者，丁壯自侈焉。粟有可侈者，富民大賈自侈焉。而何待於爾？且徒欲與鄰國競彊，而不知斯民之可與圖大功也。孟子以其言之

可笑，而姑爲不經之言以醒之曰，王不知民多寡之故，未可以即悟也。就王所好者而言之。王好戰，則明於戰之術矣。戰有勝敗，得失之所成也，盡心不盡心之效也。戰有功罪，勝敗之所定也，是亦加多加少之數也。可以喻王之於民矣。今夫戰，兩敵相持，亦王與鄰國爭彊弱之勢矣。填然鼓之，君屬望於將，將屬望於兵，亦百姓遇凶而屬望於王之情矣。兵刃既接，勝也恒於斯，敗也恒於斯，亦人君遇災修政，不容不盡心之形矣。乃棄甲曳兵而走，無戰之心，無戰之術，亦盡心而不知盡之比也。於時或五十步而後止，或百步而後止，幸脫於敵，而自相比擬，若有遠近之差焉。乃以五十步而笑百步者曰，何爲其怯也？斯人也，可以笑人乎？未可以笑人乎？惟王度之。王曰，五十步者，特於既走之

後，誇善走人術，自矜爲不百步耳。夫戰但有前而無卻，五十步者亦走也，而何笑焉？孟子曰，吾以爲王之不知此耳。王如知此，則知勝敗不同歸而必期於一勝而不可敗，功罪不同等而必期於無罪以爲功。則一國之中止此民，止此粟，民無積貯而素備不修，上無特恩而聽其自侈，民侈不已而流亡於境外，粟侈已盡而坐困於空倉，暫爲塗飾之文，無當生全之實，則亦與鄰國之聽民自侈者亦何如乎？^①而望民之加多於鄰國乎？夫欲聚民而養之，上不勞而下自裕者，則有道矣。此則鄰國之所不能爲，而愛養斯民者之所亟亟而行者也。前之凶而民已死亡，不可追矣，及今而爲之，尚可爲也。爲時無幾，而東作

① 「亦何如乎」，衡陽殘鈔本作「何殊乎」。

又興矣。田疇猶是也，林池猶是也，就已然而敷治焉，其唯不違農時乎！兵可無競也，役可無煩也，民自安其土，治其田，懲凶荒而樂積貯，穀不可勝食矣。^①且令數罟不入污池乎，上不尚味也，下不貪食也，民自廉於取，樂於畜，以鮮食繼艱食，魚鼈不可勝食矣。且令斧斤以時入山林乎，上無營造也，下無怨忮也，民知材已材，木已木，拱把末幾而千章已茂，材木不可勝用矣。今王之民炊無粟，終季而不肉食，生無養，死無奠，而且道殣不收，求一木之斂形而不得，抱憾終身，幸有存者，去此而已矣。如其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則養生有具，喪死有材，可無憾矣。養生喪死而無憾，樂土可以安居，豐凶可以豫圖，自相育也，自相愛也，而念所受賜，皆君之愛之而育之也。古之王者，

或當微弱之後，或當遷徙之餘，取凋敝之民人，立遠大之規模，務得其歡心，以聚順而安其土，由是而大有爲之業以徐待其經綸，於此始矣。夫然後因民之各足，豐不妄用，而凶不言飢，民力之裕，可與圖成矣。則制產之政立，而所以勸成民之恒心者即在焉。生人之道，以養老爲先，非但興起斯民於仁厚，而民之自愛其天季以樂盡其心力，爲久長之計者，實鼓舞之而不倦。故制產者急取老者之衣食而計之。五畝之宅，本以安民居也。而宅地無征，能廣其場圃，得樹以桑矣。絲絮無苛求，而民勸於種植，樹桑之令必行矣。則織之織之，取諸匹婦，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民能自畜也。官無橫取，胥

① 「穀」，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無奪食，當孕乳之時，誰忍殺之？制之以儉，勸之以勤，而收養之事，^①不待令而行。則生以續生，不溢不匱，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若夫壯者之自養也，則一夫之田百畝，取足於公田之外而餘夫不分，因其上地、中地、下地之差而九人之食恒裕。勿奪其時，亦循乎始之不違者而已。民有餘力，自相勉以勤，數口之家，可以弗飢矣。不恃民之能養其老，而上有其使之可以養者存。不恃民之自足其食，而上制之以可以足者定。上無所督於下，下無所待於上。上之所以裁成之者，謹吾庠序之教，以樂育其後秀，法言是習，大道是修，不見異而遷焉。夫孝弟之事，使可爲也，使自盡也。樹畜之中，已明示以敬老事親之實，而其所以然之理與所必飾之文，則於庠序之中進學士而申之。民以士爲望，而

士予民以倡，和平化洽，而愛敬大行，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非待責其子弟以服勞也，仁厚生心，自不容已也。夫恒產一制，而恒心自篤。於斯時也，老者衣帛食肉矣，黎民不飢不寒矣，各因其時，享其利，有無不待通也，上下不相賜也，民氣和而天心膺。古王者之積功彙仁，以爲天下之歸往，此而已矣。然而猶有疑焉，曰：天之困我而民不順，鄰國之方彊而勢不一，有不王者乎？以理度之，以情推之，以勢審之，未之有也，而豈區區與諸侯競多寡哉？然則因王之民，就王之國，興王之大業，可次弟而舉。而前此之未能，王所宜追悔，後此之有爲，漸次而行。乃今則歲方凶，民方死，旦夕之計且以救荒爲急，王

①「收」，衡陽殘鈔本作「牧」。

且無能念焉，則王過甚矣。有盡之粟，侈之必無可侈也。王以飲食燕樂爲務而下化之，椎殺膏士之費日興而屠販利焉。狗彘所食者皆人之食也，而不知節也。無食之民，侈之而不能至所侈也。無以充餽糧而餒於中路，且無所求棺槨而棄於原野。塗有餓殍，而王之倉廩實焉，不知發也。如是而人之死也固然矣。乃曰，吾已盡心焉，非我之咎也，歲之洊凶較鄰爲甚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而曰，殺之者非我也，兵也。兵成乎害，而操之在我，委罪於兵，不亦愚乎？故王今者但追既往之失，知制產之無恒，民力之不裕，皆父母斯民之道不能盡，而且爲之傷，急任目前之過，以儉節用而愛五穀，以積爲無益而散倉廩，由是而裕民力，由是而制恒產，皆此恐懼修省不敢怨天之一念爲之，則仁澤敷而

成乎樂土，天下之民聞風而至，可計日而待也。不此之圖，舉而怨之不可知之時數，以與鄰國較多寡，五十步笑百步，何以異於彼哉？一時之權宜，可大可久之永圖，以次行之，在王一念而已矣。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梃，徒頂切。

梃，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荅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莩，當作殍。率，當作銜。今省。獸，當作豕。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俑，音勇。

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艸爲人，以爲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大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

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殉一己之欲，而不卹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衷，何至視之不

如犬馬乎？」

訓義 季凶則君不舉，馬不食粟，既以節五穀爲生人之用，且當死亡在目之日，而令禽獸暴殄以充肥，則觸目警心，而有所不忍。此不忍之心爲生民之所託命，^①即國脈之舒促，^②後嗣之絕續所由也。梁惠王當凶荒之日，恬不知恤，聞孟子之言而曰，寡人願安心以承教而行之。其言似也，乃侈心於王業之成，而忘目前百姓之苦，則猶未有悛心也。^③孟子曰，仁不仁之分，生與殺二者而已。王亦知王之日殺人而不知乎？今夫殺人者，或以挺，或以刃。將疑夫挺無必殺之道，而刃無可不殺之勢，

①

「不忍之心爲」，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②

「促」，衡陽殘鈔本作「蹙」。

③

「心」，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而謂有以異乎？王曰，梃與刃異，而逮已成乎殺之後，則梃不加輕，而刃不加重，無以異也。孟子曰，殺者刃也，而命之殺者政也。有自操刃以殺者，有待傳令使人殺之者。^①將疑夫操刃者有殺之之事，而頒政者無殺之之實，有以異乎？王曰，殺之者刃，而命之殺者政，則以刃者無所辭罪，而以政者亦難以逃責，無以異也。孟子曰，王知此，則及今而自反，以求無殺王之民者，可推矣。今者季凶而民死，^②王且曰非我殺之。乃內而顧王之供御，有非殺之具乎？外而視梁之死者，誰非受殺之人乎？王之庖則有肥肉矣，廄則有肥馬矣，豢之秣之而使之肥者，誰所耕之粟也？乃民則有飢色矣，野則有餓殍矣，生者死，死者棄，而使之然者，誰奪其食也？夫獸豈能奪人之食以殺人乎？王率之也，^③此

率獸而食人也。前者不及悔，而今者猶不知戒，大庖常盈，六御常調，儲倉粟以待獸之乏而不發，獸之食人無已，而安問王道哉？民怨於下，天怒於上，所可爲王危者切矣，夫人安得不怨也？獸有相食者，人且惡之，於是驅而遠之，搏而殺之，不遺餘力焉。乃非獸也，人也。非但人也，爲民父母之一人也。嚴徵求之政於前，布豢飮之政於後，^④皆不免於率獸而食人。則人之惡之，不敢言而敢怒，猶望其以父母之道相尊親，其可得乎？怨謗興而離叛起，所可爲王危者一也。^⑤人惡之，而天安得

①「待」，衡陽殘鈔本無此字。

②「季凶」，原誤作「凶季」，今據衡陽殘鈔本改。

③「率」，衡陽殘鈔本作「殺」，是。

④「飮」，衡陽殘鈔本作「飼」。

⑤「一」，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不怒哉？天之生人也貴矣。人與人相類，而有不忍之心，乃天所生人之理，以繼其生於無窮也。則此不忍之心，即生生之理也。故仲尼曰，廢塗車芻靈而刻木爲俑，始制此者，其無後乎！故史冊不傳其人，而不知爲誰氏之作也。仲尼之譏之者，爲俑有人形，既彫琢相之而又殮之，臨穴而視，耳目手足方完好而遽毀焉，無不忍之心也。象人不可，而況人乎？王方欲保國傳世，以貽令祚於子孫，而如之何封倉廩以豢獸，使此含靈受性之民飢而死也？下傷民心，而上干天和，此可爲王危者又其一也。王且勿言王業也，民之離合在此，國之安危在此，世祚之絕續在此。減膳羞，節車騎，在王一念之惻然耳！王而幸聽吾言乎，請自此始。政，傳令也。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

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強，當作彊。叟，當作安。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切。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人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景切。深，當作突。易，去聲。耨，奴

豆切。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散，當作散。

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溺，當作休。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

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訓義庸主有可為之資，乘可為之勢，而不能成其大業，終至敗亡者，始於憤而終於疑。其始而憤也，妄動而不知反，則必敗，敗則愠。愠則不知所為，而畏難沮喪，雖有深計可以成不世之功者而亦疑。君子於此急破其疑，而示之以易，使之反本而自治，甚盛心也，而無如其不能聽，何也？梁惠王三敗之後，言情於孟子曰：國之盛衰因乎彊弱。由彊而之弱，則既弱而欲其彊亦難矣。晉之為國，河山之固，士馬之雄，東折齊，西制秦，南抑楚，天下莫有如其彊者。史冊所載，父老所傳，叟固習知之矣。及寡人之身，幅員未改也，甲兵未

替也，乃不得志於趙而齊乘之，馬陵之敗，長子且死焉。西而秦人見脅，西河之地拱手而喪者七百里。賂秦將以制楚，而爲昭陽所困，師敗而辱焉。莫彊之故國，求逞志而一不能，寡人安得不恥哉？今者欲洒其恥，且爲原野之戰士，不返之胤子，受辱之先君一洒之。乃土地蹙矣，戰士殲矣，四顧而無可據之彊，求所以可洒者無有也。其將如之何？嗚呼！以惠王之憤戾爭彊，而神折氣沮，旁皇而無策，遂至此乎！欲戰而無可戰，欲守而亦無可守，雖有威加海內之弘圖，必且疑其非己所堪矣。庸人之以憤而成怯如此乎！孟子曰，是何足患哉？夫地方百里，有國之可憑，有民之可用，旦夕改計而天下在吾目中，可以王矣。何況王之撫有兩河，爲霸國之餘業哉？夫審乎在我而有其道，審

乎在彼而抑有其時，此吾所可爲王信者也。^①何也？王唯戰爭是亟，而仁政不施，故成乎嚮者之敗，而不知可以王者自有道也。王如施仁政於民乎，勿求之境外之攻取而求之廟堂之敷施，勿求之不可知之國勢而求之有可據之民心。以不忍人之陷於刑也，不妄法以聽有司之出入，而躬省督之以行其矜恤。^②以不忍人之飢而死也，不委法以殉陋習之箕斂，而務薄征之以全其生養。民乃得深耕焉，無鹵莽也，易耨焉，無滅裂也。耕耨得而食無不足，此仁政之以解民於疾困而養其生者也。夫然，而教可行矣。刑不濫則無避咎不遑之憂，稅不重則無謀生不給之慮，其

①

「王」，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②

「行」上，原衍「施」字，今據衡陽殘鈔本刪。

日暇矣。壯者以此時也，爲受教於上之日也，使之修而自勸於修。孝弟者其性之所由有也，忠信者其心之所安也。風之以庠序學校之講習，而納之於飲蒸合耦之親睦。以其孝弟事其父兄，而不忍之心日摯。以其忠信事其長上，而不敢之志日嚴。夫然，一國之民煦煦然如父子之相爲親睦，相爲勸勉，安與存而危與亡，曉然於天經地義之不可毀，而生死以戴王。王如欲致討於秦、楚乎？勿勞戰也，制梃而撻之，堅甲利兵莫能敵矣。此審乎在我而有其道者也。雖然，王將有所不能信者焉，謂秦、楚如此其彊大，而何易制梃以撻也邪？則審乎在彼，而今時之易可知矣。夫彼秦、楚之於民何如？法驅之而使戰，而民心之離，彼有以致之焉。刑黷而稅重，民日奔走不暇，而奪其可耕之時，使不

得耕耨，耕耨廢而民安得不困？父母且無養矣，救死不贍，而不相爲恤，由是而父母凍餓焉，兄弟妻子離散焉，衆散民離，人自爲生，而孝弟忠信之心漸滅盡矣。如是者，^①非民之不能自養也，非民之忍於忘親而背義也，彼其君之汲汲於富彊者陷溺之也。夫民亦何堪此陷溺哉？無王者起，靡所適從，不得已而爲之驅役耳。王以至仁大義，率親睦一體之民往而征之，其主非不欲敵也，而民脫於陷溺以就仁者，倒戈之不暇，而孰與王敵乎？則制梃以撻，能豫料之而不爽者也。故古語有之曰：「仁者無敵。」言仁者之無事於彊也。奮興於微弱，而威加於天下，勇者失力焉，智者失謀焉，民心得而國本固，大順之休、王業

①「者」，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之成可必也。王今者得勿有疑心乎？難得易失者，時也。易離而易合者，民也。爲之在我而膺之在彼者，道也。敗不足以爲憂，弱不足以爲恥，天下不爲而見其難，自我爲之而見其易。我可以自信，而即可爲王信。請勿疑焉。仁道在邇，爲之而已矣。嗚呼！庸主之陋也，聞邪說則信，聞正道則疑，疑而憤，憤而愈疑，乃以可王之資而終不足與有爲。梁王之自棄，孟子亦無如之何也。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卒，當作猝，麤沒切。然，當作噉。惡，讀去聲。」^①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

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於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孰，當作輒。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

「孰能與之？」孰，本作輒。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閒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

① 「去」，啖柘山房本作「平」，當是。

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淳，音勃。孰，本作輒。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倣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淳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說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訓義天下之勢，久離則必合。生人之情，

好生而惡殺。聖賢灼知其理，而情與勢皆可決之而無疑，故立談之下，而興亡得失之故洞然矣。可與有爲者，則任聖賢而成大業，其規畫定於指顧。不可與爲而尚可與言，則聖賢亦樂與之言以動之。不可與言矣，是可不與言者也，而聖賢遠大之規，畜之已豫，而亦不禁長言之，或者其知懼乎？尚不知懼，則亦末如之何也。梁惠王，不可與有爲者也，而尚可與言，孟子亦與之言王業焉，聖賢不忍棄人也。惠王沒，襄王嗣立，孟子居其國，於禮當見，猶望其可與言也。乃既見之後，而廢然返矣，出語人曰，有君人之度者，且未必有君人之心，而況無君人之度乎？今者嗣君下堂而迎予，予望之，無一而肖人君也。

予進而與相接焉，無威之可畏。加甚焉，^①其狂蕩之見於度者既然，而言更異。情未洽，志未通，猝然問曰：天下惡乎定？是非有定天下之心也，以天下爲不可定而無容定也，恃天下之不定而已得全於不定之勢也。^②吾對曰：夫天下安有終於不定之理哉？有一人者，坐明堂，朝諸侯，國不敢擅，兵不敢興，而天下定矣。七雄並峙，豈久立之勢哉？彼則曰：孰能一之也？在己既無可一之力，而諒天下無可一之人，怙亂不已之情愈見矣。吾對曰：此能一者，豈國之大、兵之彊、智勇之所能爭乎？唯有並包天下之量，而存不忍匹夫之心，於殺人之事，毒民以兵，陷民以死者，不汲汲然欲之者，^③則真四海之共主也。而彼恃其威足以脅民，而亢不相下也，則曰：孰能與之？若謂不嗜殺者之仁

弱僅以自保，而固有之臣民終不能背其主以往歸，則己之不肖可以長存，而不憂王者之弔民而伐罪也。吾對曰：夫豈憂無與之者哉？普天之下，今日所見爲分上分民，各戰其地、各役其主者，皆傾心恐後而戴之爲共主者也。^④則吾且得而縱言之。夫王亦無所知耳。不知物之情，則不知所以致物之理。不知物所必至之理，則不知物有難遏之勢。請觀之苗，無心也而若有情，有理也而即有勢。王知之乎？夫苗，就其未得勢者言之，弱植之艸爾。當七、八月之間旱，無以助其生理，而且以挫折其生機，則槁矣。當其槁，亦且謂苗之終

①「加甚焉」，衡陽殘鈔本無此三字。

②「勢」，衡陽殘鈔本作「世」。

③「者」，衡陽殘鈔本無此字。

④「共」，啖柘山房本作「其」。

無能爲也。而非也。天油然作雲矣，天之心，生苗之心也。沛然下雨矣，天之政，生苗之政也。苗感天而動，得勢而昌，勃然而興矣。然則天心，日有其仁愛，而羣苗即一日而改其氣象。有禦之者乎，抑於此而彼又興，亦且袖手無術而聽其蒸動者爾。^①其情如是，其勢如是，而孰能禦之？

故今疑天下之不羣歸於一人者，就今日之人牧而言也。則以想夫今天下之人牧，殺其人以殺鄰國之人，殺鄰國之人而究至於自殺其人，與策士謀之，與武夫競之，削民之膏脂而富，則喜形於色，裂民之肝腦而勝，則相賀於廷，未有不嗜殺人者，故民亦屈抑無歸，而姑爲之役耳。如有不嗜殺人者，恬靜以與民休息，而其國之民日生聚而樂安，則天下之民蘊抑已久，而欲得其生理，雖兵所未加，國有不服，且引領而望

其來矣。誠如是之蒸蒸然動，而搖搖然想望之不寧也，去死地而得生，或迎之，或附之，勢將如何哉？猶水之就下矣。人起而衆人和，前者往而後者續，民去而地亦去，其沛然也，非隄防之所能遏也。則雖暴君酷吏持嚴刑，設重禁以禦之，而散不可歧，潏不可止，孰能禦之哉？情者，勢之幾也。勢者，理之準也。故有志於一天下者，^②不憂列國之分裂，而不能自保其民者，勿曰有王者起亦無如予何也。王特未之知耳。凡吾所以對王者如此。其驕悖之氣，昏迷不悟，而吾持正論以折之，詞不覺其已危，然而王猶夢夢也，吾不能繼此而與之言矣。孟子遊梁，有施仁政以成

①

「者」，衡陽殘鈔本無此字。

②

「有」，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王業之望焉。惠王不能爲，而尚可與言。至於襄王，陷溺已深，不可與言矣。危亡在旦夕，^①而猶自恃，故其詞深，^②使稍知戒而自戢焉，亦猶忠厚待人之道也。若其論天下之勢，則古今不易之通理，言雖激而又豈過乎？「王知夫苗乎」一段，是譬民心歸仁之勢，不可將「勃然興之」作民得更生說。^③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桓，本皆从画，今譌。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

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童，當作僮。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愛，當作恣。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斨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斨，音覈。舍，上聲。觳，音斛。觫，音速。與，平聲。

胡斨，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

①「危」上，原衍「而」字，今據衡陽殘鈔本刪。

②「深」，衡陽殘鈔本作「激」。

③「民得更生說」，衡陽殘鈔本作「民得更生之象說也」。

血以塗其鬻卻也。穀觶，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齋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卻，本用隙。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穀觶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端，當作端。察，當作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穀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然，當作然。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

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鬻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

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豫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弋雪切。忖，七本切。度，待洛切。『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

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

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察，當作咎。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長，上聲。折，之舌反。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艸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腋，今俗文，占正

作亦。艸，不當作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

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待洛反。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其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應，當作應。愛，當作恩。端，當作端。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然，當作嘽。與，平聲。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穀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

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煖，沉袁切。前，當作肯。然，當作嘽。辟，當作闢。莅，當作踦。朝，音潮。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闢，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爲，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

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甚與」、「聞與」之「與」，皆平聲。災，當作災。孰，本作輒。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

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朝，音潮。商，當作商。賈，音古。愬，與訴同。孰，本作輒。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說，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

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惛，與昏同。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恒，胡登反。辟，當作僻。邪，當作袞。然，當作燃。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恒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俯，本作俛。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恒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

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盍，今作盍，譌。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

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要，本作嬰。固，宜作錮。

訓義保民而王天下，其道雖仁而已矣。仁者，人所固有而不忍之心也。因此不忍之心而推之以及於事，則爲仁政。此不忍之心，自非怙亡淪盡者，皆有所發見。乃發矣，而或不能自知。知之而或若有所阻，而不能推行以盡其用。則唯不知此不忍之心原有廣大深遠之術，膺念而起，即隨念而具，遂疑夫仁爲柔和迂緩之德。而當天下未定之際，求以遂吾并八荒、吞六合之大欲，不如亟伯功以致富彊、力爭戰之爲有效。則是行仁且廢王業，而圖王伯者

不容舍現在之功名而反求之於本。豈仁政與伯王兩不並立乎？而疑其相妨邪？嗚呼！苟有是心，則術自足焉。不知也，不爲也，豈有爲而不能，能爲而功業不遂者哉？^①故孟子於齊王，因其愛牛之一念，反覆推之，使求本心而行本務，有不待他求而得者，^②未知則使知之，即知之則勉令爲之，其意深切，而特王之未能用也。孟子深思用齊，齊王之資足與爲善，與其志欲所在，皆已具聞而深知，方欲全揭根本之圖，以勉令大有所爲。而宣王未能自知，未能自信也，乃志在伯功，而問曰，齊桓、晉文威加天下，有其功必有其事，所以立國計而壯兵威者，可得聞乎？孟子於是知其有有爲之心，^③而自疑不能王者，無如且伯也，乃正詞以拒之，而因以誘之曰，夫撥亂反治之道，三王所行者，仲尼明之，

其徒述之，此大有爲者之所取法也。而以桓、文之事譎而功卑，無道之者。是以一時之權謀不足以著，後世無傳，而臣亦陋之而未學也。今王赫然有天下之志，不容自己，則有王天下之道。王，則天下之民舉安，而一代之休無疆。王有志焉，可聽臣之述之乎？王曰，欲圖王者，必先度德。伯可以功成，王必因德致。德未易言也，不知其何如而可也。孟子曰，王之爲德，言之甚約，修之甚易。乃視天下之角力爭雄者，欲統一之，而禦吾者多也。然求之天下所以離合之勢，與人心所從嚮背之理，則天下一民之天下也，吾有民而吾

① 「爲」，衡陽殘鈔本作「焉」。

② 「有」，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③ 「於是」，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保之，則保天下之規模，^①即在於此。當其保也，誰能禦吾之保？則於其王也，亦莫有能禦吾之王矣。於是王勃然有歆動之心，而無奈其素之不自知、不自信也。乃曰，吾豈不欲保民者哉？而若有不能者在。夫子試度之，率寡人之心，盡寡人之能，可以保民而使民無不保乎？於是孟子決言之，以使之自信曰可。有可以保民之心也，則有可以保民之能也，而王不自知也。曰，寡人亦未嘗不念於保民，而有見其不可者在，而夫子何由知之？^②孟子曰，夫亦患無其心而已矣。而臣竊有以信王者，在有意無意之間，天機自動而曲成之，則所聞於胡齧者是。胡齧之言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牛不期王之欲生之也，而王見之，忽若於所見而有深動王之心者。於時盈廷之上，不知王之

何心，而王問曰牛何之，亦不知王之何爲而問之也。牽牛者曰，將以釁鐘。牛之死，無辭於死矣。而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王言之惻然，而牽牛者固難喻王之言不忍也，果不忍乎？抑志在舍而姑不忍乎？牽牛者曰，然則廢釁鐘與？有所舍則必有所廢，事不容於兩全。牽牛者之說，足以阻王之舍之也，若理之不可易者矣。王曰，何可廢也？是兩全之說也。以羊易之，而牛果生矣，釁鐘亦不廢矣。胡齧所述如此。其述之也，能具信王之果不忍與否，臣不能知。人競傳之，齧亦姑述之。而當日王之忽發此心於不自己，乃使牛之免於就死而

①「規模」，原誤作「模規」，今據衡陽殘鈔本改。
②「而」，衡陽殘鈔本無此字。

得生也，^①不識信然否邪？而王曰，有之。自憶其嘗有是事，即自念其嘗有是心焉。孟子曰，誠有之，而王何疑於民之不可保乎？夫見牛之齧棘者，王心之動也。曰舍之者，王心之決也。以羊易之而牛全，王保此牛之心，實足以保民。保民者有不容不保之心，即有足以保之之事。王者合天地之生成於一念之發，而知明處當，使天下傾心而戴之者，皆此心之具足者也。而王何疑於不可保民哉？於是孟子既決言之以使王自信，^②而恐其不自覺悟，則一念甫動於生全，而無端之疑沮相爲嘗試，則此心終不自信而不忍乃窮，故又設爲可疑之論，以使自求也。因即而詰之曰，此心之足以保民固已。雖然王未可以自信，而天下之不信王者起矣。人君忽發一不自己之念，而流俗相習於近小之規，其足

以亂大謀而阻大德者不尠也。如此易牛之事，百姓皆以爲王有吝心，愛牛之大而惜之也。臣雖知夫一舍一易之間，^③皆不忍齧棘之心所斟酌，以飽滿其仁慈者也。臣知之，而王亦知之。若但臣知之，而百姓不知，王不知，則邪說起而仁心窮，所可爲王慮者在此矣。乃王則未有以自信，而抑有實可自信者，不能明言其故，而即孟子之言以對孟子曰，吾全牛之心，夫子能知之，而國人不能知。寡人亦悉夫民心之難喻，信有然也。然使誠有如百姓之言，則寡人之吝，當不至是。齊國雖偏小，而牛蓋無幾也，吾何愛焉？吾由今日而

① ② ③

① 牛，上，原衍一牛字，今據衡陽殘鈔本刪。
 ② 言，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③ 雖，衡陽殘鈔本作一則。

憶當時，固無旁出之念，即前所云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念動於中，而因必欲全之，故以羊易之也。王之覆舉而無所欺，庶幾其自信矣。然能信其不忍於牛，而於以羊易者，終在若明若昧，而未之信也。於是孟子推求之，而使王自疑，恐其恃一念之偶發，而不知此念中自有之條理。更從而詰之曰，百姓之以王爲愛牛之大於羊也，於心可信，而於理則疑，王無異也。以小易大，事之易見者。若夫脫略於小大之見，而別有一決用無疑之道，則彼百姓惡知之乎？百姓固曰，王若隱恤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均無罪也，均就死也，何擇牛而隱之，擇羊而殺之乎？百姓以此質王，而王將何以應之？而王遂不能自信，而因不自知也。乃自笑曰，是誠何心哉？當日之一忍一不忍，明於此而

暗於彼，吾亦無以自白矣。使我非愛其財，而奈何以羊易之也？小大之擇，吾無此心，而一生一殺之心，吾實有之。則宜乎百姓之謂我愛其財也。然則心有所窮而始於不忍者成乎忍，心即無私而事必有蔽，固如此乎？嗚呼！此王之所以未嘗無仁心而終詘於羣言，以使仁民愛物之心疑其不可行而中阻之病所自生。孟子不容不急白之，以使知仁中廣大變通之用，可行吾志欲，而無所容其疑者，故安慰之而直示之曰，無傷也。羣言所爭相疑阻者，無傷於王孤行之一意，而王心所疑於不徧之仁，要無傷於王決行之初心，何也？百姓不知術之所以成乎仁，而王亦未知仁之有其術，而以羊易牛，乃仁術也。有一念之仁，則必有一事之仁相爲終始。有一事之仁，則即有他端之疑於不仁而要

以曲全。王有仁之心矣，而末自知其有仁之術也。夫術不在仁之外，而仁正全於術之中。故但令惻隱之端直行而無所礙，則爲生爲殺，爲心爲事，全具一自然之條理，以妙成乎大用。斯術也，人心必有之術，即千聖百王所曲暢旁通成功成允之術也。夫以王易牛之心言之，則王之所以不忍於牛，而無擇於羊者，唯其覈鯨之狀在牛者王見之，而在羊者未之見也。見之以全吾心，不見以全吾事。此其術，古之君子深知之，深信之，而立爲不易之術，以制爲典法。故其於禽獸也，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而非能必其無死也。聞其聲則不忍食其肉，而非必其無食也。於是而術生焉。於禮有之：「君子遠庖廚。」則死可也，食可也，享萬物之奉而不損一念之和。術之行之禽獸者固然，而王一念之下，已具合

君子之術，則殺一羊，全一牛，牛可全，鐘不可廢鑿。^①甚哉，一心之仁，其術有如此者！而王何疑焉？於是王若自知，若自信，有以曲喻其初心，而終有不自知、不自信者，無能明於仁術之廣大而全于一心。若自知，若自信則說，終有不自知、不自信者，則又有疑焉。乃曰，《詩》有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有心者不自知，而忖度者之心尤爲靈警，非其心之善警者不能，而夫子當之矣。夫易牛之事，我乃行之也。小大之見不設於胷中，見不見之情自異其條理，不忍適用其獨心，而生殺無妨於並用，宜可以自知而自得矣。乃反而求之，警其所以一生一殺之權，有芒然而如

① 一則殺一羊，全一牛，牛可全，鐘不可廢鑿。衡陽殘鈔本
牛，則殺一羊，全一牛，鐘不廢鑿。

喪者。得夫子之言，喻吾見牛必動之情，而曠觀於未見羊之理。於斯時也，我當日之心如失而復得，如離而乍合，覺吾心之自有此委曲關生之用，既歆其有據，而又悼其自迷，夫惡能不戚戚也？雖然，此心也，因所見而著，其機甚微。偶全其不忍，而且無以自明，其動甚隱。而保四海之民，成興王之業，遂謂即此而合焉，尤所不敢自信者。其合也，有所以合也。而所以涵衆善於一幾，成大猷於一理者，何也？於是孟子知其戚戚之心一動，而可启发以推廣之，乃爲甚易之詞，以激之曰，王何疑於此心之足王哉？此王之自疑，而聞王之言者竊有異焉，是猶夫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亦既舉之矣，而一羽則不能舉也。明足以訾秋毫之末，亦即訾之矣，而輿薪則不能見也。不求其所以舉所

以不舉、所以訾所以不見之故，而但貿貿然易其大而難其小，信其微而疑其著，而王許其不舉不見之非已疚乎？而王曰，否。則既若訾其不舉不見之情，而言非其實矣。孟子急從而詰王曰，夫有力者無不可舉，而至明者無不可訾。今王不忍之恩，動於見，怵於心，心有其術，術全其不忍，非但及之，且足以及之，而與古之君子遠庖廚之道合焉。周詳委曲，用無不宜，在禽獸之與我不同類，若爲仁之所不易及而及之。乃均是人也，且爲我父母師保所不容辭之事，乃安之全之，因之以立不世之大功，而永奠於治安，獨有所扞格而不至，此又何與？思其所以不至，則亦與不舉一羽、不見輿薪者等也。夫足以舉百鈞而一羽不舉者，誠有之也。苟不用力，則雖一羽亦終置之矣。足以訾秋毫之末而

不見輿薪者，誠有之也。苟不用明，則雖輿薪在前而忘之矣。王何以異於此哉？百姓之不見保，誠有如王今日之民者。王退而思之，豈王之不足於恩哉？王自有王之爲，而若置焉，若忘焉，未嘗取斯民待命之事，用吾所可用之恩以及之也。然則王何疑乎？王猶困處於一方，而不能覆冒乎天下，特習氣深而學術不審，意念雜而至理不明，心甫動而若或掣之，事可成而若或敗之，無掣之，無敗之，而自疑阻於近小不爲也。不然，一心之中，不忍之機周流於萬物，行仁之術曲當於裁成，而豈不能哉？乃王終衷一不能言之隱，而見爲不可能也，乃曰，夫爲不爲，能不能者存乎才，而可爲不可爲，可能不可能則因乎事。事則有形矣。自吾觀之，覺吾所不爲者，皆唯其有不能之形也。而以勢揆之，

以理決之，其爲可能而不爲，與不能而因不爲，其形何以異？孟子曰，王將疑王道之難能，而與王不爲之心合，因是而疑其形之無異乎？夫難有至難，易有至易。臣觀於天下之理勢，^①而近譬於王心之作，則其形固可得而言也。天下無不可成之功，而但有有言無實之妄說。挾泰山以超北海，則以正告於人曰我不能，以其徒有夸詞而無實，是誠不能也，非不爲也。泰山、北海之形具在，終古而無有挾以超之者也。乃若不爲者，豈必功之不易勝者哉？^②爲長者折枝耳，而不折也，則竟不折也。乃託爲非據之言而曰我不能，則枝易於折之形具在，而不欲折之情亦不可

① 「觀」上，衡陽殘鈔本有「曠」字。

② 「功」，衡陽殘鈔本作「力」。

隱，則是不爲而已。其曰不能者，將以自欺而欺人也。而豈其然哉？以此思王之不王之形，可爲王決之矣。王之見爲天下之不可一，王道之不宜於今，有其心而不可施於事，遠大難圖而近小可效，以不爲保民計而王者，王自見夫湯、武之大業若泰山之不可挾、北海之不可超，^①而要非其類也，非果形之有不能也。王之心時動而中枯，道可聞而若倦，處天人交俟之時而失其時，旦夕可行之法而昧其法。臣爲王計之，知湯、武之大業若枝之易折，而實無不然也，但王之不爲也。則請爲王言保民而王之易於折枝者乎！有老焉，則必安之以其老，夫不有是心即有是術乎？即此以及於人之老，猶是也。有幼焉，則必褻之以其幼，夫不有是心即有是術乎？即此以及於人之幼，猶是也。於是而所以

安夫老，懷乎幼，因其各得之分，盡其自然之利者，天下猶是也。不待徧詢其疾苦，曲用其惠澤，心一動而術即全運於掌上矣。^②《詩》有之曰「刑于寡妻」，近之至也。「至于兄弟」，及於族矣。「以御于家邦」，無不通也。夫《詩》之言御家邦者，即以刑寡妻、至兄弟者御之。遠近殊勢，親疏殊紀，則其爲術不一，而即此以御彼者，何也？唯其心也。此心一動，引而伸之，即奉之爲則而不過。由是而加焉，不待別有所舉而更端以加也，何也？統此一恩推之而即是也。有此不忍之心，自無患乎無不忍之術。心止一幾，而推之則無窮之術在。故於惻隱內發之際，不失吾至性之

①

「泰」、「北」，原脫，今據衡陽殘鈔補。

②

「心」上，原衍「而」字，今據衡陽殘鈔本刪。

真，則此心之中爲條爲理，以使物無不被其澤者，以保四海而足。如其不推也，則一念起而即於一念止。心爲術之所自出，而術爲心之所自成，窮於術而必負其心，❶妻子且不可保，況天下乎？故王無疑古之人救天下之民，成天下之功，建百世之業，以允綏四海，爲大過人而不可及也。夫古之人豈有他術以上徼天而膺之、殉人而順之乎？一心之仁生而有術以成其所爲，於此而度之物情，揆之事理，曲盡其善以推之而已。推則無不及也，無不至也。乃王今者有其心，有其術，詳之以事之宜，而曲成其心之德，足以及禽獸矣。仁術之足於心者如是。禽獸難推也，而及之，猶是老老幼幼之百姓，而功不至焉。王之不爲，必有其故，曷亦自問其何以然與？此王所不容不自白者也。夫一往之心見爲

是者，未必是。衆論之惑見爲難者，非果難。是故輕重有不易之量，而待權然後知。長短有一定之形，而待度然後知。測物而得其固然之理者皆然，而心之有所必行，有所不能行，有所可推，有所不能推，執一偏之情而易迷其數，則更甚焉。王今者恩欲及於禽獸而遂無不及，牛見重而羊見輕，全牛之仁長而釁鐘之事短，乃至於保百姓之功，則若有所重而見爲輕，若有所長而見爲短，故恩可至而不至焉。此其爲心，請王度之，度其孰爲遠大之規？孰爲卑近之計？誰使吾心流行於天下，而遂吾君師不容己之大任？孰使此心蔽錮於一曲，而失其長駕遠馭之圖？王度之則自知之，而不患其不能。可正舉以相

❶

「而」，衡陽殘鈔本作「則」。

告，而王何諱焉？如以爲此心之未易推，而百姓之可不保邪？則勿抑興甲兵，危上臣，構怨於諸侯，嗜殺樂禍，而後快與？以此爲快，則人有老而吾不暇老，人有幼而吾不遑幼，惻隱之心欲爲而不能也，亦宜然矣。王度之，王自知之，而豈其然與？於是齊王惻隱之心固有而不能自昧，而浮夸之習遲疑而不能自決者，亦不能自匿也。乃度其仁心之所自隱，而仁術之不知所從者，以告孟子曰，謂吾之快者，吾無此心，可以自白也，否。兵，凶事也。每一試之，則怵然而不寧。夫豈不願士臣之安，^①而何快於危？夫豈不願天下之裒恩，^②而何快於怨？然而危有不恤，怨有不顧者，吾蓋處兩難之勢。竊有志焉，而欲之。其所欲者，有甚於去危即安、釋怨示恩之情，而非求之則欲不可遂。以今之

時諸侯峙立，彊者而後能役弱，有所廢而後有所興，非興甲兵以爭之而不可得，故雖甚有不快之心，而亦姑隱忍以圖之。處兩難之勢，爲術已窮，而不得不出於此也。嗚呼！王之所以不王者在此，而王之可以王者亦在此。於是孟子不急示之，而姑詰之以使決於悟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所欲者爲可不欲乎？爲未嘗不可欲乎？爲必如是以求乎？爲不可如是以求乎？王試言之，而且爲王籌之。王笑而不言，其歆動於有爲之心，與擇術不得，不敢自信之情，^③皆於此見矣。孟子將欲折之，而故爲不然之詞，以使展轉思

①

「願」，衡陽殘鈔本作「顧」。

②

「願」，衡陽殘鈔本作「欲」。

③

「不得」，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之而得悟也。乃曰，人固不能無欲，而欲以繫心者有五：口不能不欲者，肥甘也。體不能不欲者，輕煖也。目不能不欲者，采色也。耳不能不欲者，聲音也。遂其口體耳目之欲而得之不勞者，便嬖之使令於前也。夫此數者，苟欲之、苟求之於不足而思足，雖足而猶患其不足，則且違本心之仁，而使戕物以利己，迷其本心之術，以局於卑陋，而不規其遠大。故欲不窒則忿不懲，足以爲推恩之累。然竊計之，以今國上之大，財幣之富，而官有其職，物有其司，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內顧國中而不足，必狴逞以求之天下乎？如其然也，則有心而失其本心，有術而忘其善術，固其宜也。王曰，吾雖不肖，齊國雖小，亦何至履危任怨以求是乎？孟子乃迎其機而直達其不言之情曰，夫然，則王

之所大欲可知矣。其欲誠大也，誠不容已於求也。以王追慕於桓、文，而欲知心之合於王者，其在斯乎！辟上地而九州皆吾土，朝秦、楚而諸侯皆吾臣，泄中國而率上皆吾民，撫四夷而六合皆吾服，此正臣所謂「無已則王」者也。王而果欲是乎？乃欲在是，而如是以求之乎？夫使求耳目口體之私，而忿爭以逞，不恤民之不保者，此事類之相因者也。❶夫既不然，則所以求之者必欲其得，將必有所緣以收天下之心而聚天下之勢，而有所爲以盡吾必達之誠而致其自然之獲。乃且以若置保民爲迂遠之圖，而重危吾民以爭戰，其所求者乃綏萬邦而定洪圖之爲，是殆猶緣木而求魚乎？魚終不集於木，而木終無魚之

❶ 如，原脫，今據東陽錢鈔本補

可俟。所求者在水，所緣者在山，山水之形判然，而王豈未之知邪？王曰：昔者商有大欲，而爲韋、顧、昆吾之伐以求之。周有大欲，而爲伐密、戡黎之師以求之。齊桓有大欲，而爲陘亭之役以求之。晉文有大欲，而爲城濮之戰以求之。士臣未嘗不危，諸侯未嘗不怨。況今者分土而爭雄，進者勝而退者敗，竊思以此求之，非緣木也，求則得之，非木之無魚也。即令功未即成，而舍此無可得之術，乃遂若緣木求魚之失計乎？孟子曰：王以臣言爲甚乎？以臣言之，其昏而失計，恣意以行而背其理也，殆有甚於緣木者之昧於求焉！何也？緣木求魚，木尚可容吾緣也，則雖不得魚，無魚止矣。王而如此，進不能有爲於天下，而退不失其本有，猶緣木者之無喪也，無後災也。乃王信所爲者之果爲

必出之計乎？而決行之乎？以求所欲焉，而欲之不戢乎？以冒昧求焉，而不知止乎？則非但不得也，王之土地將非王之土地，王之臣民將非王之臣民，以圖度天下之雄心，而成乎不可悔之咎，後必有災矣。此臣所爲壯王之志，而愈爲王寒心者也。於是王瞿然有懼心焉，而曰：此其爲災，寡人雖不能無慮，而竊有冀倖之心，當世之謀臣策士無有爲吾告者。夫子必嘗籌度成敗，而見其然矣。可得聞與？孟子曰：此豈難知者哉？而請爲王喻之。成敗之機，順逆之數，理也，亦有勢焉。得其理則不言勢，不得其理則唯勢而已矣。今夫戰，未有不欲勝者。使鄒人與楚人戰，在鄒人亦且謂可以一逞也而求之。乃求之而爲之，其勝可恃乎？鄒非不欲勝也，楚亦必欲勝也，而果孰勝？王曰：戰

必視勢以戰，而勝必得勢而勝，亦楚人勝耳。孟子曰，夫楚人之勝，豈非鄒人所不欲，而自求勝者乎？乃楚人之必勝也，固然可決，則土地有成形，人民有定數，而彊弱即於此而分焉。小固不可以敵大，大者有所喪而尚有餘，小者一有喪而無幾也。寡固不可以敵衆，寡者無所援而力竭，^①衆者雖或敗而可繼也。小大衆寡分，而小寡者弱，衆大者彊。合力以攻，與孤往而餒者殊勢。弱固不可以敵彊，王亦知之明矣。則試取今之天下而度之，三晉、秦、楚、北燕角力而爭者，或出於千里之外，泗上十二諸侯兩端而中阻者，又合成一千餘里之衝。海內之地，爲方千里者九。今且取齊而度之，僅集有其一耳。一與一或可以力服，乃一與八而欲以力服，乍勝而必敗。愈求無敗，而敗必乘之。不顧而逞，

其何異於鄒敵楚哉？此後災之所必有，而王勿謂臣言之甚也。雖然，不可爭者勢也，而可恃者理也。理之所可恃者，王之心也。王而欲求所大欲乎？有王心之可盡，即有王術之可循。王有所依以爲本，思彼所挾以與我競者何人？天下有所附以爲本，人所可爲我用者何道？反而求之，王之心自足也，^②心之術自足也。勿驚爾志，勿趨爾末，反諸當念，而爲四海心理皆同之實。其爲本也，無有他焉，仁而已矣。恩之可推者也，功之可至者也。而王如能發政施仁乎，王之心無不足者仁也，仁之中所自有之術者政也。有其心，則必有其術，推之而術生，特在開發其自然之

① 「力」，衡陽殘鈔本作「易」。

② 「之」，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利澤。有其術，乃以遂其心，既推而心廣，遂溥著其至愛之流行。亦猶夫躊躇於牛之何以舍，而以君子不忍見死食肉之理，使禽獸各安其所而不傷於見也。仁既施矣，政既行矣，修之一國之中而戴吾仁者，即爲仁聲之遠播。則且使四海之內，疆大之國，萬民之衆，皆具見王心，而以爲元后父母之在是也。則仕者樂得仁人而事之，皆欲立於王之廷矣。耕者願得仁者之土而安焉，皆欲耕於王之野矣。乃至商賈也，行旅也，以上之市、王之塗，樂利之境，民無狙詐，富庶之土，利所攸歸，^①遙思就王之市而藏之，赴王之塗而出焉。於是而疆大之君陷溺其民，民疾之而思愬焉，亦思惟仁者之可告以不仁，而爲我惻然也，引領而望焉，安得王來弔伐，而我可鳴其疾痛乎？夫王所疑者，列國各有分民，欲

使民之我歸，^②而彼且有勢以脅之，法以束之禦之，而不我從也。乃如是，合天下之上農商旅，情動而不容已，思迫而痛疾其君。瓦解之形在彼，而流水之壑在吾。王試思之，孰有能禦之者乎？使然，則國雖小而無異於大，人雖寡而且成乎衆。尚德不尚力者，雖弱而彊莫過焉。王之大欲求之而無不得矣。民者，天下之本也。政者，致民之本也。仁者政之本，而心者術之本也。推之而保四海，^③臣故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④誠然其莫之禦也！以王本足之心，行王無不足之術，可以全所性之至德，可以救無罪之窮民，即可以不廢

- ① 所，衡陽殘鈔本作「有」。
② 使，衡陽殘鈔本作「誘」。
③ 推，上，原衍，王，字，今據衡陽殘鈔本刪。
④ 能，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興王之大業。而欲生天下者，無嫌於有所致討，而殺不損生，此其道無殊於易牛之術，而亦在王爲之而已矣。豈有至難而不可能者乎？是一羽也，是輿薪也，其理易知，其事易舉。王無疑於不足以保民而王也。於是齊王既有以自得其心，而抑無疑於大欲之可遂，歆然將有欲爲之志，乃進而請曰，吾嚮所知者以爲以此求之，於此得之，微倖其可成吾欲。至如夫子所言，一心之感通自有發施之善術，傾天下之心而無所禦，則知之不及，學之未逮，不能進而自得也。夫吾有其志，內不失心，而外不失欲，乃情孤而自疑，羣言興而易亂，無輔吾者也。輔而成之，在夫子乎！則於政所以發，仁所以施，推吾一念之仁而合四海之情者，必有周詳委曲之道，願明以教我焉。我雖不敏，恐行之不盡乎？而

自今日悚動之情，似有可爲者。請嘗試之。孟子乃以所學之素詳示其功曰，夫天下所以歸仁，而仁人所動乎天下者，心而已矣。此心也，衷仁慕義之心，即不敢後君、不敢忘親之心，民之恒心也。有恒心則從違審，而愛敬於君者定。王者所急求於民，唯此而已，而不容急求之也。夫生有自全、情有自得者，恒產也。無恒產而有恒心，唯士之明於分義者能之。故王者求心於上而獎進之有端，求心於民而督課之無術。民則無恒產，^①因無恒心矣。貧國之多頑民，必然之勢也。夫王者豈能聽民之自喪其天良而莫懲哉？而苟無恒產，以無恒心，以至於恣所欲而放，因成乎偏僻之惡。行其私而邪，因成乎窮極之

① 民，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愚。於是而苟可爲焉，無不爲已，至於是而不得不加之刑矣。無以養之於先，而刑之於後，思其所以致此之由，非驅之網羅之中而使不得自出乎？則焉有仁人在位而忍爲之乎？赦之不能，刑之不忍，上之法窮，而民心愈離。是故明君念之於早，求之於恒心，而爲之於恒產，則制之不容不定矣。度提封之廣袤，而與民數相酌者，此制也。取地力之肥瘠，而與生計相衡者，此制也。無使或溢於制之外，即無所缺於制之中。蓋必合勤惰、計豐凶而定其中，使仰足以事父母焉，老者老矣，俯足以畜妻子焉，幼者幼矣。樂歲也，則身得以終飽。即凶季乎，儲之有數而食之有節，可免於死亡。凡此者，皆明君之度天時、參地利、量人情而制之者也。所謂恒產也，可久而不易者也。夫然，則仰事俯

育之下，無愁苦之逼，而全天性之仁慈。然後即有不率者，教以先之，而刑示於後，驅而使善焉，民之從之也，不己輕安而便利乎？從善輕，則恒心喻於衆矣。此刑不必試，而有恒產以有恒心，爲保民於大順之道也。乃今之爲侯王者，亦嘗料民而計之，辟土而任之，各有制也。地力盡而夫家削，污吏慢而貧懦窮，仰不足以事父母焉，俯不足以畜妻子焉。幸而樂歲，且食不給，而采藪艸，趨漁獵，苦終其身而僅存。^①其有凶季，則不免於死亡矣。如此之民，盡其力以救死而恐不贍，夫惡知親睦之禮、撙節之義，而暇治之哉？唯其產之無恒，是以心之無恒也。王之所以功不至於百姓者，將毋在此？而天下之民疾

①「苦」，衡陽殘鈔本作「若」。

其君而欲得仁人以愬者，亦此也。以今之所爲如此，明君之所爲如彼。王欲輔志而決行，以矯今世之非，而致民心之大順，夫不有其本乎？民者，國之本也。產者，心之本也。先王之經理具在，末流之變，失其本而日趨於虐，則盍反而求之，以吾老老幼幼之心，推民之所得。即以吾養吾老、恤吾幼之術，推吾之可行。王心之中，自有具足之本計，反而求之，何難舉此加彼而運於掌乎？則請爲王具陳之。保民之本，養老爲先。即制產之中，而養老具在。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是豫爲民之恒心計，而於恒產爲有餘之地，以使之得遂者也。其所以爲俛仰無缺而豐凶皆足者，則百畝之田無失其時，經制定而大改今日之辟萊任

土，多寡不均之亂政也，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由是因民心之可興，順而導之禮義之治，從之輕而驅之順，則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民之恒心自動於不容已，無待威之以刑而自勸，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如是者，因王固有不忍民無養無教惻怛之心推之，而民命無不保也，民性無不保也，老者衣帛食肉矣，黎民不飢不寒矣。制之產，驅之善，其道至簡，運之掌而無不周。其事至易，有不爲而無不能。吾國之民無不在吾保之中，天下之民無不願蒙吾之保，政於此發，仁於此施，天下之民歸之而莫禦，土地不待辟也，秦楚無能亢也，中國唯王之宰制也，四夷可使之賓服也。然而猶以爲天下大而不勝，有大欲而難求，或禦之而民不歸，皆策士之游談，乃事理之必無者也。王欲行之，

行此而已矣。王無不可行，而足王可信。即心即政，即以全吾之心，即以遂吾之大欲，而仁術不遠。王勿舍此而問桓、文之事，彼以力爭而興兵構怨之術，非臣所聞也。嗚呼！孟子之於齊王，惓惓誘掖之，即其心而動之。而王且自疑自信，若將有必爲之志，故孟子有反手之喻。然而終不能行，則所謂「天未欲平治也」。乃於此見聖賢內聖外王一致之理，而天下生死存亡之機皆決於君之一心。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苟發之，亦自知之，而特其中固有之術，以涵育萬物而各得其所者，則非知之明而即此以擴充之，則術隱而邪說得以亂之，遂謂圖王則不能保民，保民則不足以成大功。故霸者功利之術興，而天下終不能定。豈知五帝、三王教養周於四海，但在此心固有之術，則易牛之轉計生，而牛

可全，羊可易，鐘可不廢釁。君子於此知心體之宏而心用之大，人無不可爲堯、舜，而但在於不爲。此孟子之學所以盡性而合天也。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二十三終

四書訓義卷二十四 孟子卷二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

由古之樂也。」由，宜作猶。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

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

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聞與」之

「與」，平聲。「樂樂」，下「樂」字音洛，「孰樂」同。孰，本

作輒。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

常情也。

「臣請爲王言樂：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

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

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

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

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

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

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蹙，子六反。頌，音遏。好，當作攷。夫，音扶。散，當作攷。「同樂」之「樂」，音洛。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頌，頌也。人憂戚則蹙其頤。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

「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弦之音而疾首蹙頤，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姑，當作局。

訓義王道本乎人情。人情者，君子與小人同有之情也。小人未嘗不願其君之得情，

而君子不恤民之失其情，則情先睽絕於上，而遂令天下之情皆違。夫上不恤下，亦將以自快其情也。而當衆怨民離之後，使有人心者念之，亦必怵然而不安。王者之與民同情，亦唯早計此安不安之心而善成之耳。故孟子以之言樂。樂者，人情欣暘之極致也。可以得人情焉，即可以知王道焉。齊臣莊暴者，見孟子而告曰：昔者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在王固不諱其情，而或自引爲不足也。乃暴欲順其情，則恐悖於道，欲拂其情，抑恐言不足以動王，而止成乎激，故未有以對也。自今思之，以爲宜好，則耽聲色者危亡之道，以爲不宜好，而古之王者亦不廢宮縣歌咏之聲。而好之心爲得爲失，好之之效爲善爲敗，將何如乎？夫子幸有以語我乎！

孟子既深達乎人情天理合一之原，而知王

道之可即見端以推廣，乃急膺之曰：何哉，子之不善引王也！夫好樂豈但無傷於治哉？樂有其從出之原焉，^①有其極致之量焉。使王之好也，觸於耳，感於心，動於其原而充於其量，必有甚好而不容已者，則齊之朝野君民合同而各得，其庶幾乎！孟子之言，理至而詞隱，暴不能喻也，則不能述之以詔王也。故孟子他日見王而問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知王之不足以達樂之理而廣好樂之量，則言之而幾欲不再言之。王果變乎色，曰：此何足聞於夫子之前乎？嘗聞先王之樂，朱弦疏越，一唱三歎，而天地之理、人神之和在焉，寡人未之學而不能好也。所好者直今世俗之以說耳逸情者，不能禁吾情而不好

①

其從，原誤作從其，今據明拓山房本改。

耳。孟子曰：臣固甚幸王之語莊子者，而知王好之之心，有合於至理也。夫慘蔽以爲心，忿怒以爲尚，天下之所以日尋於亂者在此。王好樂而甚乎，知情之不可逆，而意之必欲得也，以此心而治齊，平其憤疾之氣，遂其欣暘之情，致齊於上理者在此，而王何必以今樂非古樂爲疑乎？自其比於律呂，節其音容者言之，^①則今之樂異於古矣。而以臣推夫樂之所生，與其成乎樂而遂人豫說之情者，則亦古人上以交於神明，下以推之鄉人、推之邦國、推之天下者，而何不相猶者焉？王勿諱也。王乃幸其情之无害，而疑其理之難幾也，問曰：可得聞與？私欲之中，天理所寓。未俗之蔽，而古道未亡，誠不易測也。孟子乃即王好樂之情而詰之，使自知好之念動，即有與人同情之幾，而欲遂其好之心，

必計及於無不可好之憂。乃曰：今王之好樂也，而獨奏之、獨聞之，抑有相與賞鑒而共稱爲可好者，其樂也，孰樂？而王固曰：不若與人。則樂非孤致而自私者，可見矣。又進而問曰：今王之好樂也，而獨與一人奏之燕寢，抑且奏之大庭而合衆以見美者，孰樂也？而王固曰：不若與衆。則樂以普徧而欣說也，愈可見矣。孟子曰：有是哉！奏之於庭，諧之於衆，足以賞心而自得。斯念也，豈非先王公天下而與民交得之心所自見哉？則臣請爲王設一作樂之象於前，擬一衆樂不樂之情於下，而揣王可好不可好之實於此，而爲王言之。今試設王之鼓樂於此，敝擊者猶是鼓鐘也，吹比者猶是管籥也，百姓聞之，

①「比」下，原衍「樂」字，今據衡陽殘鈔本刪。

亦非必以王所奏者非先王之雅樂而厭聞之也。然而怨積於中，而聲逆於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亦猶是人之情也，吾縱不得樂焉，而何以至此極也？父子不相見矣，兄弟妻子離散矣。夫誰使我至此極也？王也。則豈王之可以自恣，而我獨無旦夕保聚之情乎？抑王或田獵焉，亦情之所不免也。而設一王之田獵於此。而其馳驅者，車馬之音也，其招搖者，羽旄之美也。百姓聞之，亦非必以王之田獵非先王之蒐狩而厭見之也。然而怨之已夙，而見聞皆怒，其疾首蹙頰而相告，猶夫鼓樂也。王試思之，於斯時也，側目而視，譟言而詛者，法不能禁，而獨塞耳蔽目以自矜得意，且其後將有不測之憂隨之，樂乎？不樂乎？可好乎？不可好乎？其爲甚不可好者，不但如獨

樂樂者無憂危怨憤之在旁也，則王好樂之心必不樂矣。而推其所由，非樂之不如先王也，非好之異於先王也。無他，平昔未能體民父母妻子仰事俛育天性之歡，不可違阻，而產不制，仁不施，使民與有樂而同乎己之情也。故無可好而好之者，有甚不樂者在也。今更設一可好之樂於此。王猶是鼓樂也，百姓聞之，非必謂王能興先王之法樂而喜聞之也。而喜積於中者，必形乎色，見乎詞矣，欣欣然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身安心怡，而能鼓樂也？則使王而田獵乎，聞之見之，亦非謂王之順時行狩而中禮也，而欣欣相告者，猶鼓樂焉。王試思之，於斯時也，拊焉舞焉，祝焉頌焉，鐘鼓管籥若益助其鏗鏘，車馬羽旄若愈增其赫奕，而樂之無窮，官之不媿，樂乎？不樂乎？可好乎？不可

好乎？其爲好之甚者，不但如與衆樂樂者在。一堂同事之間也，則王好樂之心能不爲之大快哉！而推其所由，非樂之必如先王也，非好之必法先王也。無他，平昔之所以爲民父母妻子仰事俛育天性之歡，皆使之自足，而不遺親，不後君，使民自動其油然而愛也。故果可好而好之者，必其可樂者也。使王而好樂甚乎？則必出於

欣欣喜色之途，而求免於疾首蹙頞愁慘不歡之境，其亦決矣。然則今者王之好樂甚，即推此心以知好惡之情之不可抑，而憂樂之景爲夫人安危生死必至之情，^①以此謀百姓之樂，而使歡欣鼓舞之情流動於王之一念，即以自謀其樂，而使鼓舞田獵之下，^②非偷一時之苟安，而享爲人上者豐亨豫大之美報，則上下合而天人順，其於王也，何難之有？而齊之庶幾於三代之

休可決矣。臣故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王勿疑於好樂之傷於治矣。孟子之告齊王也，往往迎其機而導之。若夫先王之樂以順天地之氣，養人心之和，與世俗之樂宣淫而導邪者，固治亂從出之源，大辨存焉。則孟子之言，權詞也。乃樂以召和，樂之用也。和而生樂，樂之體也。使齊王果以百姓同樂爲志，則自有以動其清明廣大之心，而知世俗之樂爲不可好，則亦有微意在焉，特不欲急爲齊王言耳。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①囿，音又，于救切。傳，直戀切。

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

① 景，衡陽殘鈔本作「境」。
② 舞，衡陽殘鈔本作「樂」。

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騖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爲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饒。

芻，草也。蕘，薪也。草，當作艸。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

禮：人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訓義 人君之患，莫甚乎己所爲者不道，而

託古人之迹以自文。不知古人之時地異，其用心也亦異，則所施於民者亦異，而民之恩怨亦異。不可援之以行己私，明矣。齊宣王奪可耕之地以爲園囿，縱田獵之游，專物產之利以爲己利，民怨已甚。乃聞文王之事，遂欲引之以謝過，而遂怨於民。問於孟子曰，爲君者而動必循禮，事必利民，如文王可矣。而聞其囿方七十里，臺沼備焉，鳥獸蕃焉，信有之乎？孟子曰，文王遠矣，其爲囿之廣袤，不可得而詳也，而傳言有之。傳者或有深意存焉，而記其實以起意，則有然者。於是王得閒而故爲詰曰，文王始於岐，遷於豐，其地可攷也。未嘗有千里之封，而囿若是之大。豈君之以自奉其游獵畜牧之地者，可唯其侈大之乎？孟子曰，王勿異於其大也。以文王之與民相信而民之所信於文王者

度之，則意其時民且爲憾其不更大於此。^①蓋君民一體之情，民以其欲大者，欲文王之大之，而以七十里爲小也。王曰，信如是，則民樂於奉上，而唯憂上之不給有如是者。乃寡人之國，視文王之封幸廣矣，而寡人之囿視文王之囿三分而得其一，爲方四十里耳。乃民之譌言，亦孔之將，且怨寡人之厚自封殖，而恨不狹小之。寡人自反，亦自有其囿耳，土地無損於人，而民情何如是之責上無已也？孟子曰，使王之囿而如文王之囿，又何患於大哉？臣所以知文王之民以爲小者，度其事、度其情而知其必然也。文王之囿，非文王之自爲囿也。方七十里，非文王之據此七十里以爲己私利也。凡民之芻蕘者往焉，誰無樵薪采薪之心，而能無往乎？雉兔者往焉，誰無鮮食賓客之事，^②而能無往乎？

往而不禁其往，有令之往者。往而不窮，有長養以時而使可頻往者。此文王原以七十里供舉國之用，而文王但以時巡厲，而因獲其一焉。此囿也，名爲文王之囿，而實與民同之囿。夫民有田以耕，有廬以宅，而艸木鳥獸不能不需之山林，通國所需，民情且見其不足。以爲小也，民之私願，於情宜有之，於事宜有之也，不亦宜乎？故臣曰民猶以爲小，度其情事之宜然也。而王之囿則異是。當臣始至於境之時，已覺王之境也，非文王之境也。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蓋慮王之禁非文王之禁也，則聞言而入，所以戒臣從者於樵蘇游衍之時而無犯，不敢以人文王之國者

①

「爲」，衡陽殘鈔本作「唯」。

②

「客」，衡陽殘鈔本作「薦」。

望王也。告臣者曰，郊關之內，可耕可廬之地，而民所往來旁午之境也。曰有圃方四十里，則固已張皇言之，而形其地之廣矣。曰王之禁曰，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設極重之刑，唯恐麋鹿之不爲王私也。臣聞之而怵然，其爲禁也，亦至是哉！禁縣而民不犯，而王之言之也慘矣。

禁縣而郊關之近，民居之衆，見利而動之欲，不能不犯也，則王之法愈慘矣。則是此方四十里者，地無制而禽獸蕃，誘民以可趨之利而致之死阱也，非圃也。國中之阱也，非原野之阱也。民即萬不敢以死嘗試，而父愛其子之愚，兄慮其弟之妄，惴惴然於阱之旁。使其小焉，猶可相戒，而愈大則禍愈深。民之煩言怨詛而以爲大，非不思奉上以逸遊之樂、馴畜之盛，而事之甚危，即情之甚切也，不亦宜乎？而王何

怪焉？王勿曰民之不及周民也。使王之民而爲周之民，則方四十里不足以快其欲。使周之民而爲王之民，亦唯是方四十里之惴惴慄慄，而能相安於方七十里乎？古人之迹見於傳記，不可託以自文。古人之實心實德，可即於其上下合同之故而想之。斯以自知警而不讓於古人乎？按岐、豐之地依山帶渭，多磽确之上，不可耕種，而長林木，多禽獸，百姓取不以時則易盡，故文王名爲己圃，以定民芻蕘雉兔之時制。而齊爲沃壤，郊關之內，肥衍可授井廬。齊人封殖以爲君之私苑，則厲民不待言，又況不仁之禁設焉，則民怨可知。文王之圃方七十里，非圃也。西隴阪而南太乙，豈但七十里哉？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

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①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彊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猶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好，當作政。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卹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篤，當作筭。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

①「爲」，原作「惟」，今據阮刻《孟子注疏》改。

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祐，福也。對，荅也，以荅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亂，當作濁。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

好勇也。」好，當作敗。

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卹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訓義戰國之時，七雄角立，利在則合，利競則爭。大者餌小國而思奪之，小國屈於大國而固願甘心以逞焉，乃愈交而愈離，愈爭而愈受其敗。夫大有爲之君，審於存亡之理，而以包涵四海爲量，唯是懲小忿而

待時，至於天怨人怒，^①不容不救民於水火，時至事起，而弔民伐罪，似與其始退讓不爭之道相反，而不知容保天下之民而思安之，其情則一也。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當時之鄰國自難與交，而宣王交之之心，亦或從或衡之策，則意其爲道，形勢相持、權謀相誘之道也。孟子曰，人君而有志於天下，則鄰國者，吾所與共天下者也，而何容無道也？其爲道也，當其言交，則盡其交之理而已。誠信者，天人之所不能違。理勢者，事機之所不可昧。我大也，彼小也，而小者有不服之心，我欲交之，彼不知悔，而求盡吾道也難。唯仁者初無陵蔑弱小之心，惻怛而矜容之，冀可愧服而與我爲善也，乃能不以餌之之術生其疑忌，而天下共信我之無私，則周恤之，慰安之，皆其誠也。故湯之滅

葛，其初但有匡扶貧弱之心，而事之也，誠也。文王之駢昆夷，其初但有懷柔遠人之念，而事之也，誠也。未嘗以葛之詐已，昆夷之侵已，而忿然挾詐以交之也。盡人於己，^②其恩其怨，聽彼之自爲順逆焉耳。我小也，彼大也，而大者有不容之心，我欲交之，彼益驕肆，而求得其情也難。惟智者深知冒昧以逞之非，委蛇而順受之，冀可相安而各自得也，乃能不示以姑屈之情，深其忤怒，而天下共諒其道之已盡，則貢獻焉，退避焉，非勉強也。故獯鬻終不能隕大王之問，而大王不以獯鬻之狂逞而亟與爭，竭力以事之而已。吳彊不能挫句踐之興，而句踐不以吳之交弱而疾與競，屈

① 「天怨人怒」，衡陽殘鈔本作「天怒人怨」。

② 「人」，衡陽殘鈔本作「仁」。

己以事之而已。由此觀之，則可知仁者、智者道在己而無憂之心矣。以大事小而非餌之者，其心以爲天之使有大而必有小，天之理也。吾安其大而彼安其小，苟可撫而懷之，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悠然共處於覆載之中，吾可以無求，而彼亦可以自遂。使其終若我訓焉，則共相涵育而陶然自適矣。所樂者天也。以小事大而非姑屈者，其心以爲天之使彼爲大而我爲小，天之勢也。彼不安於大，而我惡得不安於小？但令俛而思戢，何氣敢矜，何志敢溢，從容以順其俟命之數，彼且不我毒，而我自有以得全。使其終能撫我焉，而敢生異念乎？所畏者天也。夫其所以樂天者，豈因循逸豫而恃天之可永吾祚哉？蓋其中懷之廣大，唯恐一不盡其懷小之仁，則過開自我，而激成一不相下之勢，兵

連禍結，而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必有受其傷者。心之所規者並生並育之弘量，而惻怛之忱發見於外，則有坦然與四海合同之氣象，於是而天下久載其生成，此湯、文之所以王也。時至事起，而征葛驅夷，豈其事之之心所忍及乎？夫其所以畏天者，豈偷安苟容而置國計於不圖哉？蓋其審度之精密，唯恐一不盡其役大之禮，則民不適有安，而成乎自救不給之勢，父老子弟且無能生聚，無能教訓，而國且非其國。故慮之所定者，吾國固本之恒經，而謹守之情立其根本，則有卓然樹建國不拔之規模，於是而國人皆將賴其深識，此大王、句踐之所以興也。時至事起，而禦狄沼吳，固非事之之日所早計也。《詩》不云乎，天有定理，順之者吉，逆之者凶。待時者命所集，懷姦者罰所降，天之威也。當其時，

循其道，且保天下焉，且保吾國焉。無私之心，不爭之志，天佑之，而天下信之，於時保之矣。然則當其交鄰國也，吾盡吾仁焉，吾不昧吾智焉，亦道而已矣。探其詐，誘其合，陰取而陽與，遠交而近攻，皆不仁不智，進無以圖天下，而退且禍中於國，今之言交者類然，王勿聽焉。齊王足用爲善者，聞言而若喻其理，乃曰，夫子之言及此也，含之於寸心，而量周乎遠大。仁者之心，盡舉天下而爲之懷保。智者之識，全審一國而樹其永圖。於以戢寧社稷而撫六合者有餘矣。乃寡人自念之，有不能然者。則以有爲之心不自戢，而不甘爲人下之心不可降，則小屈而大伸，不能隱忍而俟天之休命，恐不足以承夫子之訓，將如之何？孟子曰，^①夫勇何病哉？仁者、智者豈其怯懦無爲而柔慙卑屈者乎？顧勇

有大小焉。不仁而恃心生，不智而狂怒逞，須臾之忿，一勝之圖，小勇也。王所宜戒者，此小勇也。夫小勇何足道哉？殆猶夫撫劍疾視而言曰，^②彼惡敢當我哉？不啻彼之何以不敢當，不度我之何以無能當，匹夫之以勇逞者則然。此身之不保，而何有於天下？王誠仁也，^③誠智也，以惻怛之誠生其不忍一夫不被之恥，以明哲之識知夫天與人歸之幾，由是而勇生焉，其大何如也！王請以仁存之，以智規之，至於不得不勇之時，奮發而初不失其保天下之素志，則勇亦何病之有乎？則請爲王言大勇。《詩》云，文王赫然而怒，怒密

①

②

③

「孟」，原誤作「夫」，今據啖柘山房本、衡陽殘鈔本改。

「曰」，原誤作「也」，今據衡陽殘鈔本改。

「王」，衡陽殘鈔本無此字。

人之不道而擅相攻以毒天下也。既怒之，則必克之。爰整其旅，不諱用兵焉，以遏止密人徂共之軍旅，而密遏矣。斯役也，周之威德加於天下，而周枯篤矣。文王誅暴禁亂之心白於萬邦，而以荅天下其蘇之望矣。由《詩》言之，周之所以興，與天下之所以戴周者，在文王赫然之心，奮起而無所疑，此文王之勇所以大也。怒生於不容己之怒，而彊者戢，弱者安，侯邦無戰爭之苦，而百姓免於干戈，則一怒以安天下之民也，在文王有然者。《書》曰，天之降生下民也，必立一人以爲君而養之，爲師而教之，其命之意，惟曰上帝能生民，而教之養之者在君師。其能助上帝以奠下民乎，則寵異之於四方，而使四方共戴焉。夫既受帝之寵，而助上帝之爲，則有罪者自我誅之，無罪者自我保之，天下其曷敢

妄起。念而于我者？則我今日奮起以伐有罪，尚何疑而何懼乎？《書》之所言，非武王之自矜大以制天下也。蓋天下之大，萬民之衆，而紂一人者唯其殘虐橫行而不恤。武王內顧己而上念天心，誠引爲自己之恥，謂當吾世而何忍此播虐者之無忌？以故誅其君，戮其黨，以求免上帝之責，此武王敢於自任，而奮發於不容己，勇之所以大也。恥生於不容己之恥，而暴已易，仁已行，四海免於毒痛，^①萬民抒其愁怨，則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在武王又有然者。合文、武之事而觀之，天下無大可怒、大可恥之事，己不敢先。天下有不容不怒、不容不恥之幾，己不敢後。無快其所欲之情者，仁之量。而不忍天下之亂者，

① 痛，一、啖柘山房本、衡陽殘鈔本皆作「痛」。

仁之勃然必發之勇也。無妄求有功者，智之明。而無疑於一旦之興者，智之見幾必決之勇也。保天下者亦何嘗廢勇哉？今王且無妄怒而如匹夫乎，可容保者，則隱忍以盡吾交鄰之道，期其感孚而相安於無事。然而好戰樂禍且如密焉，播惡賊民且如紂焉，怒誠發於心，而爲天下之公憤。大勇之養有素，而發之一旦，則暴者誅之，亂者定之，而所以安天下者在此。則民且望王師如時雨，而唯恐王之有疑而不決、有畏而不前也。而勇何病乎？仁也，智也，勇也，一而已矣。以事大而非姑忍，以事小而非餌之，以怒而非妄動。今日正大有爲之日也。彼連諸侯以陽相事而陰相奪，交其遠而攻其近，畏其大而陵其小，皆不仁、不智、不勇之謀也，非道也。王何患乎無道哉？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卹民，皆非禮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憂，當作慰。然，當作嚙。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

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附，符又切。潮，音朝。儻，音舞。放，上聲。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儻，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

遊，豫，爲諸侯度。

狩，舒救反。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狩，巡行諸侯所守之上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

之。故夏諺以爲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察，當作弩。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晡晡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晡，古縣反。憂，當作慝。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晡晡，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當作厭。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爲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弋雪切。徵，陟里反。招，宜作韶。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大師，樂官也。君臣，己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

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訓義人君不可有遊觀以困民之事，而抑無端居高拱，徒以無欲自信其無過，而遂置民於膜外之理。若夫勤民者降尊以出入於民間，而問民之疾苦，然而巡行之下，耳目得舒焉，心意得適焉，以蕩滌其鬱滯，而有仁智之樂，亦何不可之有哉？後世出必困民，而無能利民，於是百姓聞君之出則相與詛謗之。不仁之君，因以逡過於

① 「徒」上，原衍「而」字，今據衡陽殘鈔本刪。

民。而稍有心者遂自顧歉然，而若以己爲一無出而可以謝過。^①斯先王上下同情之風所爲不可復也。齊宣王遊於雪宮而見孟子，意孟子之必以遊爲不可也。^②乃問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蓋意賢者之必閉耳塞目，自愁苦而後可無疚於民也。孟子曰：法宮明堂之上，賢者所以修法紀也。山林原隰之間，抑賢者之所以行心志也。考之於古，驗之於事，推之於理，達之於情，登車行野，而賢者之心益快，安得不有此哉？乃王所疑於賢者之不可有者，亦以今之君一出而民非之耳。夫民之非之也，有故。人皆有所欲得，得其所得則樂，失其所得則怨。無所微恩惠而得於上，復不能安處而保所得於己，於是而以上之遊觀爲非，則情理之必然者矣。夫國皆君之國，豈其不可以遊行？不啻夫君所以病

我者何在，而但聞車馬之音、羽旄之美，即啟怨讟者，民之愚也。孰是人而可無一日之樂，而徒吝於君？乃孰是人而可無一日之樂，而君乃使民之不得，視民之疾痛悲憫，而徒遲一日耳目之觀，則亦非也。嗚呼！孰使上下之交相非，而君民本一體以可相安於和平欣暘之宇者，遂成一愁怨之天下乎？能念此，而王道在是矣。今夫民有其樂矣。仰可事，俛可育，歲時休息之餘，行歌問勞於野者，民之樂也。而王能念之，使有此一日，而與之飲蒸焉，與之觀蜡焉，則君有別宮離館，而一適其心，民亦樂之矣。乃其能樂民之樂者，唯先有以愛民之憂也。如民之仰不足事，俛

① ②

① 爲，齊陽陵鈔本作唯。
② 意上，原衍於是二字，今據衡陽殘鈔本刪。

不足育，顧瞻原野，而計無所出。於斯時也，君出而問之，因代爲慮之，取其所憂者而汲汲以圖之，則國之有故，君之不寧，不能逸豫而暘其情也，民亦憂之矣。此理之必然，情之必至者也。人君而能然乎？則君以天下之家給人足爲樂，天下以君之尊榮安富爲樂，休哉，和平之淪洽無涯也！君以天下之一夫不獲爲憂，天下以君之大欲不得爲憂，皇然一體之相卹也。然而有不王者乎！民之歸也孰禦之？王之興也亦孰禦之乎？未之有也。王業成，頌聲作，名山大川登涉而廣吾心志，孰是賢者而必域耳目，束形骸，養尊處高，以困於宮庭哉！此其事，晏子嘗言之矣。昔者齊景公將欲出遊，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以盡齊之山而登之，因之以臨流遵海而南焉，^①放於琅邪，極齊之南

境焉，乃吾恐出而以侈於遊觀爲過也。聞先王撫有山河，亦嘗觀焉，而天下想望之、僮頌之。此必有所修行之典，而後無傷於令德。則吾車轍所至，必有所修明而舉行者，乃可上合於先王，吾將何爲而可哉？晏子對曰，君欲觀而思先王，非時君之志也。慕先王而欲有所修，乃先王之實也。不亦善哉！請爲君言先王之政所當修者。自其巡行天下而觀天下，則天子十二載適諸侯而周於五嶽曰巡狩。巡狩者，以巡行省督夫諸侯所守之土、民之安危存亡也。諸侯六季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以述其所奉天子、理萬民之職，^②而告之天

①

②

「遵」上，原衍「而」字，今據衡陽殘鈔本刪。
「所」下，衡陽殘鈔本有「以」字。

下，^①以自白其勤怠得失也。驅車而征，越國而遊，非徒然也，皆以民事爲主，而上下之惟此爲孜孜也。自其巡行一國而觀一國，則春可觀也，觀民之于相舉趾而勸其駿發也。其爲勤爲惰，省而戒之，有種饁之不足者，於是而補之。秋可觀也，觀民之其穫納稼而樂此黃茂也。其爲盈爲歉，省而知之，有終歲之不給者，於是而助之。斯道也，三代先王之所修，自夏后氏而已然矣。故民爲之諺曰，吾王而不遊乎，則吾何所資於補助以得免於經營謀食之苦而休乎？吾王而不出遊以豫情乎，則吾何能陳情於深宮重闕之中而得此助乎？唯吾王之然也，天下諸侯莫敢不然，^②而天下皆在王同情一視之中矣。此先王之所修而以勤民，故一遊一豫而即以勤民，乃使諸侯衛法而萬民胥說如此。而今之遊

也，則不然矣。非王事也，非民事也，春不補，秋不助也。而猶不但已也，徒御不簡，侈扈從之雄焉。裹糧不夙，待輓運以給焉。治宮館，除道路之苦，更雜出於輦輪之中，飢者不得食，勞者不得息也。君自樂而民自憂，上不恤而下益不平，眊眊然側目以視，而舉下流之惡以歸謗於君。於是而民心離矣，可叛則叛，可竊則竊矣。慝之作興於心，而必見於事矣。若此，問其所爲出何爲也哉？非述職之典，而方王命。非省民之事，徒虐民生。以縱情於山水之間，爲舉酒邀歡之計，使飲食若流而已矣。綿延而不息，爲流連耳。迷惑而不醒，爲荒亡耳。內以虐縣邑之長，外以

①

「下」，衡陽殘鈔本作「子」。

②

「莫」上，原衍「而」字，今據衡陽殘鈔本刪。

擾附庸之國。期會恐不至，而供臆恐不備，爲諸侯憂也。虐及於一方，而害延於遠鄙，有如是者。流連荒亡之禍大矣哉！而請備言四者之實。以觀於水，流者，放舟隨水而下之謂也，水無涯而行亦無涯矣。連者，挽舟逆水而上之謂也，挽不易至而行不易止矣。以觀於山，則荒者，逐獸而求獲無已之謂也，獸不可盡而荒遠不恤矣，隨其觀於水，觀於山，得可飲之地而縱飲焉。亡者，以酒爲戲而無度之謂也，爲酒所使而國非其國，身亦非其身矣。夫偶然一樂而難與止息，勢有必然，樂之不可縱也如此夫！夫先王之出，本以事而出。民足矣給矣，咏歌作矣，於斯時也，不廢樂焉。登山臨水，行獵飲酒，閒亦所不廢。而居安思危，樂極知反，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惡得有哉？此以自度而爲諸侯

度者也。以嬰所聞於古、所見於今者如此。君而欲巡行國中焉，修先王之修，行之而已效，今日之爲，亦誰能禁君之不行者？而君請擇之。於是景公聞言而說，喜於得民而免於民之非也，乃奉晏子之言而行之，大戒於國，使民喻於巡行之故，而知其非以厲己。出舍於郊，且勿務爲遠遊，而先行之於近。於是時也，舉久不修之曠典，動支發散倉廩之粟，以補民之不足。民情欣悅於一時，而景公因以眺山川之勝，抒四望之懷，故寫意於樂，而召大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君臣之相說，說以民也。民說而君臣胥得，言者之情暢，行者之志快，而民受之者之心更愜也。其樂至今猶有傳者，則用舜之《招》，而以徵、角爲聲之主，其以勤於事而宜於民，與此二音相得乎？其升歌之詩有曰，畜君

何尤？言畜止其君之邪心而引之正道，

「已乎？」

君且悅焉，而何過乎？蓋晏子之言，既以導公於先王之事，而且力救其遊觀以困民之非，防失於未然。是唯其有忠愛之心，而後能然，故景公諒之，而曰君臣相說也。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漢時遺趾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狩，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以臣所聞於先齊者如此。夫景公非能純法乎先王之憂樂者也，而聞晏子之言，則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輯其雄遊之心，而一時君臣交說於上，以傳之音樂，則亦賢者自有其樂而不畏民非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之徵也。況憂以天下者，勤卹民隱，無行而不得民之心，則以時之康、事之暇，逸吾情，而得仁智之樂於登高流連之下，無非天和之至，^①而譜之音容，與《咸》、《英》、《韶》、《濩》而並美。王能勿志於此乎？嗚呼！此孟子體天理人情之中以立言，而非但因幾而諷諫，如晏子而已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嗇矣富人，哀此」

①「天」，衡陽殘鈔本作「太」。

營獨。』與，平聲。營，音奴。鰥，古頑切。鰥，王可切。營，音瓊。

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區之中，爲田百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潞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營，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

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卹，故必以爲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鰥，可也。營，困悴貌。商，當作商。潞，陟魚切，水停。悴，本作頽。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①《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好，當作敗。餼，音侯。囊，音託。戢，詩作輯，音集。居，當作尻。然，當作然。

王自以爲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

①「劉」，原作「對」，今據阮刻《孟子注疏》改。

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啟行，言往遷於爾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鉞，當作戣。遷，本作還，从辵从嬰，會意。嬰，从昇从肉，从卩，升也。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泰。愛，當作先。走，本作走。滸，本作汭。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

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由，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

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私，當作△。微，當作敬。端，當作尚。

訓義王者之道，固以清心寡欲爲本，而抑非恬淡無欲，與萬物相忘之遂足推恩於四海也。蓋人之與萬物相通者，心也。而君子之心，非小人所能有。小人之心，抑君子所不可無。小人之心而君子不可無者，情也。其以體天下之秀爲仁，樸爲農，皇皇求利爲商賈，愚不自知，以陷於刑爲罪人，乃至天所不能佑，而不適有生爲鰥寡孤獨，其憂樂之情不可抑者，唯食色而已。君子而無此情，則何以知小人之有此情也？於是嚴酷裁制，唯其意之所行，而授

人以不堪，此古今刻覈之士，言治必入於名法，而聖賢懷保天下，元后父母之道則異是。以我之有道而不能無情也，知民之非有道而必不可更違其情也，本忠厚之意以推行之。周之有天下，開明堂，成八百季之令祚者，此而已矣。孟子之學，深造乎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之條理，故以齊王之好貨好色，而決之以王政可行，明堂可興之理焉。周天子東巡狩之明堂，在泰山之下，齊宣王之時猶存取。而齊王問曰：「進言者皆曰，周不復興，七王角立，孰與一之？王自王於東方，何用此爲，而謂我毀之。敢請於夫子，毀之以示分上之勢乎？抑勿毀以待王者之興乎？」孟子曰，夫明堂者，非一姓之守，而四海之望也。王者

①「齊」，衡陽殘鈔本作「宣」。

順時巡守省方，而布政教於此堂焉。王無其志則已，王欲行王者之政，則今日行於國中者，他日行於天下，且於此而出治焉，勿毀之矣。王者之興，舍王其誰也？於是王歆然而願聞王政。孟子曰：周之明堂，作之於成王致太平之後，而周之王業，則起於文王居岐之時。凡明堂所布之仁政，皆推本文王治岐之政而行者也，而其大端亦易簡而無難行者。周以農事爲開國之本，而取民之制所以安農也，耕者則九一矣。周以親親尊賢爲立國之基，而厚下之澤以勸賢也，仕者則世祿矣。商旅以通國之有無，民用所由利也，關市則譏而不征矣。鮮食以佐艱食之窮，民食所以裕也，澤梁無禁矣。至不得已而用刑，殺之中有生焉，則罪人不孥矣。文王以此治岐，而耕者說，仕者勸，遠人歸，貧民給。

其後推本此意，凡明堂之令，所以頒於諸侯，施於天下，而正疆界，錄賢能，施法詳刑，皆推此而行之耳。若夫民有老而無妻者焉，無寧處也，曰鰥。有老而無夫者焉，無與立也，曰寡。有老而無子者焉，疾痛無與恤也，曰獨。有幼而無父者焉，長養無與援也，曰孤。此四者，與民並生於天地之間，而天窮之人無可告者。文王之於岐也，有此四者，於凶荒寒暑之時，發補助之政，施布帛酒漿之仁，必先施四者，誠以不得不先而先之也。《詩》曰：「哿矣富人，哀此鰥獨。」則凡有情者無不哀之，而文王於人之哀而深致其哀，且不徒哀而必使免於哀焉。文王自不容已於惻隱，而盡協天下之心者此也。其後推本此意，凡明堂之恩，訪百季，問疾苦，以倡率諸侯，而制爲恩澤者，皆推此而行之耳。王而行於

齊，則一國之人心得，而天下引領而歸王，明堂出治，可事半功倍矣，勿毀焉可矣。孟子所言之王政，天理也，無非人情也。人情之通天下而一理者，即天理也。非有絕己之意欲以殉天下，推理之清剛以制天下者也。^①齊王於此，唯其情之必動，而遂欣然慕之曰，善哉言乎！孟子曰，夫今天下之君，惟其殘忍無情，聞此而不慚於心耳。王而知文王之政之善矣，而不行焉，必有所爲。所爲者而礙於行，猶可言也。所爲者而不礙於行，王何不行哉？王曰，寡人之所以不能行者，以寡人有疾，寡人好貨也。好貨則有所吝而不能舍。亦念民之無以自存，而不禁此心之見貨而動者，何也？孟子曰，夫王政豈必不好貨者而後行哉？如必不好貨而後可行，則枯槁以自託矯廉，亦何以知民耕三餘九之深

計哉？^②周之王業始於公劉，而公劉嘗好貨矣。《篤公劉》之詩曰，公劉未遷豳之前，乃露積焉，乃倉貯焉。於其行也，乃裹之爲餼糧，於橐焉，於囊焉，思以安集其人民而得所居止，光大我上宇而展封域焉。於是張我弓矢，舉我干戈，持我戚揚，乃啟行而之於邠。由此而思之，必於其居也有積倉，乃於其行也有裹糧，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焉，則當其未遷之先，勤於收斂，畜爲公藏，公劉苟不好之，而何以得此哉？然而終以肇周於邠，以爲斯民之君宗者何也？唯公劉之有此好也，即念民之有此好也。而所以勸相之、賑卹之者，即爲文王愛養斯民，定取民之制，弛山澤之征之

①「理」，衡陽殘鈔本作「己」。

②「耕三餘九」，衡陽殘鈔本作「耕九餘三」。

根本。王如於好貨之心方動之時，即以此心而推之，知小人之好更有切於我者，而損上益下之情，自勃然而生。其於以行王政而坐明堂，何有哉？王又曰，寡人更有疾焉，寡人好色。好色則有所耽而易於怠。亦念民之勞我經營，而不禁此心之遇色而忘者，何也？孟子曰，夫王政豈必不好色者而後行哉？如不好色而後可行，則孤處以絕人世，亦何以知民瘼獨可念之情哉？周之王業盛於大王，而大王嘗好色矣，而愛厥妃矣。《緜》之詩曰，^①古公亶父以避狄難之故，一旦決往，而於來朝走馬以遷，率渭水之西，而循其潞，以至於岐山之下。蓋爰及姜女，聿來此以相居處焉。夫流連播遷之際，必諧厥妃而謀安集，^②欲自得寧處，而即欲厥妃之有寧焉如是，非大王夫婦之情有篤焉者哉！而新

遷之民，各無棄捐其室家者。當此遠行之際，內無留幽之怨女，外無獨往之曠夫。蓋亦屑屑爲室家計者，上下同情也。然而終以成王業之基，以启翦商之祚者，何也？唯大王之有此好也，即念民之有此好也，而所以使之完聚，所以俛育者，即爲文王哀閔鰥寡，保百室之盈，致婦子之寧之根本。王如於好色之心方摯之時，即以此心而推之，知小人之好色更有難於我者，而《桃夭》、《鵲巢》之仁自得所從致。其於以行王政而坐明堂也，何有哉？王欲行之，行之而已矣。百季之廢緒，不必一姓，而可以代興。小人之情欲，達於君子，而無異理。故曰王政之易易也。嗚

① 「緜之」，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② 一集「衡陽殘鈔本作」輯。

噫！此孟子所以即人情合天理，無不可行仁之人，無不可行仁之心，而異於名法之苛嚴、異端之孤寂。非灼見天地之心者，何以與於斯？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比，必一反。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荅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爲可知矣。趙氏曰：「言

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訓義齊宣王進不能圖王，退且不能自治其國，而不知自恥其失，則天職墮而天命不佑，人心怨而人治必離，且無以保其國矣。孟子於此不能深喻而切責之，乃設一事以問之曰，夫人之困苦而不能卹者，以爲情不關己也。乃有如王之臣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則既託以後，其妻子所欲得之情，舍所託者而誰告乎？未幾而遊者反矣。而未反以前，妻子之凍餒無與恤也。於斯時也，王之臣其能與此友而無異昔日之好乎？抑否乎？此不待論而知其必絕交者也。王曰「棄之」，誠當棄也。唯王亦知棄之者，更無容忍相安之理也。由此言之，人以情恃我，而我違其情，固分義之所不能劈合矣。孟子更設一事以問

曰，夫人之理亂付於不聞者，惟其職不己屬也。乃有如既受命而爲士師矣，而鄉士、遂士任其或出或入，以利鬻獄，以意破法，曾不爲糾正而平反之。如斯以爲士師也，王其能聽此士師之尸位乎？抑否乎？此不待論而知其必加絀者也。①王曰「已之」，誠當已也。唯王亦知己之者，更無國法不伸之理也。由此言之，苟職既有所受，而不能自盡，固爵祿之不可以久幸乎？孟子曰，事有類此者，而王知之乎？人君有四境之土地，則有四境之人民，其飢寒之必卹者，民所託命，不啻如友之託家。有四境之人民，則有四境之政刑，其綱紀之必飭者，天命之爲君，不啻如君命之爲吏。然且民有疾苦而不知，國多姦邪而不咎。斯其爲君也，天鑒之有赫，其能終寵綏之，民情之可畏，其能終奉戴

之乎？抑否乎？而王謂之何？嗚呼！孟子之望王也切，而憂王也深，故危詞以動之，使知民之必我棄，而天之必我已也。而王不能受也，顧左右而言他，不愧而憤，不悔而驕，斯其所以終不可有爲乎！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彙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爲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① 「必」，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王意以爲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聲。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然，當作嚙。察，當作咎。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咎之者，蓋人有同

俗而爲衆所說者，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憎者。故必自咎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私，當作厶。幸，本作吝。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訓義春秋之時，世卿執政，天下不治，而諸侯倚之，可亂而不可亡。至於戰國而一變矣。匹夫挾術以干王侯，立談而取卿相，

排陷大臣，人主惑之，而削奪故舊尊親，以聽其所爲。不效，則引身以去，曰秦莫楚，唯其所之。以是親離於上則衆叛於下，民志不定而敗亡相踵。齊宣王館稷下之士，乃至一旦而進七十人。其七十人所奪之位，雖有不才，要皆與齊同休戚之臣也，怨憤興而民心解。譬猶一父之子，本屬天性之愛，而離開者興，則父子離而家必覆。孟子知其不能保國也，而謂之曰，國所恃以長存者，以其爲故國也。士有舊德之可食，農有先疇之可服，則患難相恤，不期而親乎上也。今齊僻處東海，非戰爭之地，井廬城郭，依然舊望，而無斬木伐社之事，故一望而喬木植焉。雖然，此豈故國之實哉？君受先公之付託，而世其國。本枝之裔，勳賢之後，亦受先公之簡畀，而世其家。則前以養百季之福者，後以貽無疆之

休，斯乃足爲故國矣。而視王之庭，誅者誅，逐者逐，避忌而退者退，王誠念之，誰爲王安危與共之親臣乎？夫親臣何以無也？則進者進而親臣退矣。王將以此進者爲可託國乎？而顧念昔者之所進，言讎則來，智窮則去，利祿可得則相依而若將託命，權勢或衰則相背而唯恐不先。今日念之，其何以出亡而之於他國，王不知其故，^①而並不復記憶其人矣。夫徒空人國，而王之廷，一去留不定之廷，則王之國，固朝更夕改之國，而何恃以云故國乎？孟子之言，非但欲王之慎於用也，而急欲王之慎於舍。乃王不能知忠厚立本之圖，而圖憾於舍之不早，乃曰，夫昔進而今亡者，皆不才者也。乃當其始至於吾之

①

一王下，衡陽殘鈔本有，且字。

前，言皆可聽，行皆可觀，任之事而後知不才焉。吾何以早識而決舍之乎？孟子曰：王無輕言舍也，曷亦慎於言用？夫官職止有此數，而君心之嚮背不容兩全。是以國君承先世之緒，而以先君之祿位，百姓之生命，付託於人。有賢者至於吾前，在所必進矣。而其進之也，如可已，則姑已之。至於賢不易得，國不能理，而遲回審處，乃授之以位，^①不得已而不能已也。所以然者，豈其吝天位天祿而私之，於賢人君子而疑之乎？蓋立國之道，以忠厚爲本，以尊尊親親爲固結民心而睦之之教。乃賢者自遠而來，未擊國人之壘，既進之矣，位必有所代，恩必有所迻，將使卑者踰尊而尊者卑，疏者踰戚而戚者疏。自非耕莘釣渭，大者爲名世之才，則勢傾世俗，恩衰骨肉，上以感先公之怨恫，下以启

百姓之危疑，可不慎與？慎之故，自非不得已而必姑已之。慎於進者，正慎於言舍之深仁至意也。王勿輕言舍也。不得已而進，其進也將如之何？夫亦念不才者之進，王能用衆乎？抑能用獨乎？必其有爲之居閒而偁其賢者，則左右乎？左右者，有所興，有所廢，以市王之恩威者也。皆曰賢，未可也，抑諸大夫乎？諸大夫者，且欲援之爲黨，而不知樹之爲讎，以昧於要結者也。皆曰賢，未可也。誠慎之，亦不容不有所訪求，其國人與？國人而皆曰賢，則進之而不以王爲私恩，因之以有所踰而不以爲王之私斷者也，此因衆以順人心之道也。然恐其不才焉，^②則用

① 「授」，原作「受」，今據文義改。

② 「然」，衡陽殘鈔本作「猶」。

獨之道進矣。然後詢之以言，考之以事，徐審其果異於挾策之姦邪，而必爲吾宗室勳賢所敬服者也。賢已見矣，上可以告無罪於先君，下可以泯怨忌於臣民，然後用之，則信可以爲王之親臣矣。且王之進之也，不問其才不才，而亟欲踰我尊親者，蓋亦疑忌夫在位者之不可託國，而思奪其柄，故樂得人而代之也。乃此疑忌何自而生乎？無亦唯是左右乎？私利相干而不遂也，其曰不可者勿聽，則釁消自內矣。或即諸大夫乎？權勢相軋而相傾也，其曰不可者勿聽，則黨散於下矣。乃法在必舍，亦必有所詢問焉，其國人乎？則已之而不以王爲私惡，即有踰之者，而不以王爲抑彼而伸此也。用衆以示無私，而獨可用矣。恐其不當舍也，然後鹽之於生平，審之於後患，其果不如新進者之能得人

心，而爲將來子孫黎民之害乎？不可已見矣，其祖宗不得而怨於幽，^①其子孫不得而怨於後，然後去之，無復疑世臣之無矣。如其不然，一用也，一去也，將有大傷國家之元氣，而解散人心之禍存焉。其未去也，媒孽之者尚有所忌，而彼亦有所顧卹也。如其去之，則攻之者唯恐其復用而思除之，彼亦自知其不復用而難保其無怨懟也。於是過日聞，嫌日積，而不免於殺矣。王勿以左右之皆曰可殺，而激成不解之怒也。小人之毒烈也，勿聽而有餘恩焉。王勿以諸大夫之皆曰可殺，而信爲公惡之難容也。朋黨之禍酷也，勿聽而務矜全焉。倘以爲衆惡之不可違，^②則必待國人之皆

② ①

而，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惡，衡陽殘鈔本生論。

曰可殺與，是不殺而害果中於宗社，殺之而大愜羣心者也。且不遽用衆也，而猶用獨焉。然後度之於八議之中而無可議，^①求所以生之而生不可得，其可殺之情形著而不可揜矣。王之曲全之情可暴於天下，而凡我宗臣故舊，抑知苟不如是其惡，而大法不加也，然後殺之。夫豈以欲寵一新進之小臣而釀成上下相形之痛哉？王而誠如此乎，以慎於己之心而慎於用，慎於用則必慎於己，而必不至不慎於殺。一人立於上而親賢聚於下，分定而情相聯，王保王之民，彼亦各自保其民，以保其富貴。一國之勢如一家，一國之情如一父之子，安有與樂也，危有與恤也，然後居兆民之上而爲之父母，民不容不尊而親之矣。此則上以承宗祖之世澤，下以貽無窮之令緒，而不虛爲故國矣。不然，離者在廷而

叛者在野，人心散而大命傾，烏容不爲王慮之乎？不才者日進於前，願王勿以左右諸大夫之居閒而聽之，以搖大臣也。此保國之急圖，王勿忽焉。蓋齊至宣王之世，釁先開於田嬰，而國且濱危。而淳于髡之徒急引邪佞，卒致淖齒之禍。孟子非與巨室比者，而原本忠厚立國之至意以折遊士，一本於先王尊親之精意，而惜乎王不能用也！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於南巢。」

曰：「臣殺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

①「八」，衡陽殘鈔本作「公」。

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
 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
 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
 不復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
 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
 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
 「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
 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
 弑之罪也。」

訓義湯、武之事，君子所難言也。置湯、武
 於不言，而但言桀、紂，則湯、武之心可得
 而白於天下，而其言可以爲萬世戒。齊宣
 王問，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非疑其
 無此事也，疑其何以有此事也。孟子曰，
 湯、武之事，記之史策而無慙，傳之後世而
 稱道弗絕，誠有之也。宣王曰，未放未伐

之前，桀、紂固湯、武之君也。放之伐之而
 無忌，豈其臣果聖，遂弑君而無不可乎？
 孟子曰，君之不可弑，大義昭垂，誰敢犯
 者？而抑問其何以謂之君也？君者，以
 大仁育天下，以大義正天下者也。有天下
 而天下親之，正天下而天下尊之。天下所
 尊親，雖聖人其敢不尊親之乎？若夫賊
 仁者，非但不能育天下也，恣其凶暴以絕
 天地之生理，則謂之賊，生人之害氣所集
 也。賊義者，非但不能正天下也，任其侮
 亂以敗天下之彝倫，則謂之殘，四海之禍
 敗所生也。殘賊之人，孰與親之？孰與
 尊之？衆叛親離，謂之一夫而已。紂唯
 如是，故武王起而誅之，天下莫不悅服焉。
 當時稱之，後世傳之，信紂爲覆載不容之
 人，誅之而已。夫湯之於桀，亦猶是也。
 若夫君無失德，則四海戴之，而孰敢弑

焉？帝王之興，雖不一致，未聞敢有以弑君自居而天下不致討者也。知桀、紂之所以亡，則知湯、武之所以興。行之無貳，居之不疑，湯、武之心，豈易測哉？孟子不言湯、武而言桀、紂者，以見苟如桀、紂，則人得而誅，足以責君道之必盡。而苟非桀、紂，則必不敢放伐，又以正大分之不可干。足以垂世而立教矣。若夫湯、武順天膺人之心，則固未易言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夫，音扶。舍，上聲。姑，當作局。女，音汝。下竝同。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

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溢。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殉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訓義 孟子所學者王道，所欲行於齊者王政，而齊王功利之習已深，乃欲屈孟子而從己富彊之術。孟子志不行，而所望於王者且相負也，乃自明其道之不可屈，而示王以不當屈己之道，爲廣譬而醒之曰，今

王且謂士之不能貶道以從王也，則不知士之有不可貶者存也。且使士之貶道而從王也，王甚無利於其貶也。夫道有大小，小者不可使大，大者尤不可使小。士之自度審矣，而王弗能爲上度。事有能有不能，不能者從能者則成，能者從不能者則敗。王固爲王計之明，而王不能自爲計，則請爲王喻士之不可屈者。今夫王而欲爲巨室，其事大，其志不容苟也，則使工師而求木，必求其大者矣。乃不難於求，而難於得也。且不難於得，而難於用所得也。工師而得大木，則王必喜矣。夫豈以爲吾求之，吾得之，足以侈所得之盛哉？將有以任之，而心期乎其能勝也。有匠人者，不知大者之必大用，而以爲可使小用之也，斲其固有之美，而以殉一榱一桷之求，而王豈不怒乎？蓋舍所可勝之任，而

將欲大用而不能矣。王之易喜而怒也，唯大木者王之所得，則望於匠者不輕，屈木即以屈王，怒不可止矣。以此推之，夫人易喜而怒之心，豈非情之必然哉？夫此人也，幼而學之，所學者何事？壯而欲行之，所行者何爲？天下之生民於我託命，斯道之興廢於我見功，舍近小之規，弘遠大之圖，王且爲王者，而夫人且爲名世。乃王則曰，女所學者未能行也，姑舍之以從我。謀尺寸之利，規旦夕之功，夫人之心將何如乎？昔之見王者喜，而今能無怒乎？昔之學而欲行者喜，而今能無怒乎？如是而欲其欣然聽命也，必不能矣。王不諒士之心，而士固不可枉也。抑請更爲王喻其不當屈士者。今有璞玉於此，玉也，可成乎大用者也。乃尚爲璞也，則未成而有待於成之者也。雖其值萬鎰，不能

不珍重之乎，而必使玉人彫琢之，非玉人而玉失其玉，且非玉人而並毀其玉。王亦惟自不能彫琢而後需玉人也，其能不任玉人之爲，而已無容以私意與哉！王之於此，必明計之矣。乃至於治國家，非但萬鎰也。嚮惟不能治而使成乎今日之國家，則欲去其近小之害，進以弘遠之圖，安未安之民，制未制之法，必得上而使展其學以見於行。乃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以士之才屈而就己之志，夫士之不屑爲王之所爲者久，則不能爲王之爲也，必矣。而一旦改行易操以從王，則進不足以成而退且以敗。何異於教玉人彫琢玉而終不成乎器哉？王不自念其不可有爲，而士不敢以虛名受實責也，必矣。王度之，爲士度之，二者何利焉？則士亦安能爲王任咎，而鬱鬱於王之廷，以不伸其志也乎？將

不敢久奉王之教矣。嗚呼！此孟子將去齊之言也。其詞切，而王卒不悟，末如之何矣。上是言己必不肯舍其學，下言舍所學亦於王無益。兩喻各別，須要分析。齊人伐燕，勝之。燕，宣作鄒。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亂，當作渴。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乘，本作樂，从人从桀，正音食陵切，轉借音食證切，下同。

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說，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說，代

雪切。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季，乃伐紂而有天下。

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食，音寺。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

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說，則天意得矣。」說，代雪切。

訓義以征伐得天下者，取人之國而不以爲貪，則燕之無道，齊已克之，因而取之，正

爲定天下於一統之機。然而得失安危之介，正在於此。在彼有必亡之理，而在我又須有以大反其所爲，收民心而順天道，則王業自此而成。如其不然，則姑且置之，進不足以圖王，而退猶可以保其國。故孟子之心，非不欲取燕，而料齊之不足有爲，則姑爲兩端之辭，以使之自揣。而無如宣王之急於功利而聽邪說者，何也？

齊人伐燕，克其國都，而以大勝告。於是宣王有貪燕之心，而邪臣復進諛言以動之。王乃問於孟子曰，今日者燕無不可取之勢，取不取唯吾之意而已。寡人乃謀之於衆人。或謂寡人勿取者，執諸侯各有分土之成說也。或謂寡人取之者，明時勢不可失之理也。且又曰，以萬乘之國，不加彊也。伐萬乘之國，勢相敵也。乃五旬而舉之，兵不勞而功倍，非師武臣力之能至

此也，天也。天有所廢，因有所興。天與不取，違上帝付託之心，且降之殃焉。斯言也，較謂勿取者理正而言順。寡人固欲取之，因此而兼其地，有其人，改其社稷，南嚮以臨天下，不亦可乎！而夫子以爲何如？於是孟子欲言勿取，則燕有亡道，而燕民無去危就安之望。欲言取，則齊無興王之資，而燕民亦終無出於塗炭之日。乃不得已爲兩端之辭，以使王自揣而自盡也。曰，夫燕之上卒不戰，城門不閉，五旬而舉者，天也。而豈有一杳冥不可測之天司其成敗乎？天之視聽在民之耳目，天之心即在民之喜怒，亦求之於民而已。吾試自揣焉，未取以前，燕民幸其君之亡也，而既取以後，民能終無故主之心，而欣戴於王乎，則取之可也。古之人有決於取而可信於民者，武王之取商是也。武王可以

取商，王何不可以取燕哉？若既取以後，民且有疑吾私利之心而不樂相推戴乎，則勿取未爲失時也。古之人有慎於取而求信於民者，文王之養晦是也。文王且不取商，而王輕言取燕乎？王內度之已，外度之燕民，勿徒矜一時之功，信天命於偶然之成敗也。王之所信者，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勢可相亢而不亢，力可相敵而不敵，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謂天使燕民之如此耳。此豈一予一奪之別有天哉？^①民情而已矣。燕之虐民，如水之溺，如火之焚，故願就王以避之。然則今日之燕民，非文王時之殷民猶未盡忘殷而戴之矣。則王不揣之民而但揣之已，無信今日之民情而度他日之民情，所以出之於水火而登

① 下「一」字，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之於衽席，在王也。如其以天幸爲可恃，以民心爲不足畏，因而虐之，則以水繼水而水益深，以火繼火而火益熱，民且忘召公之德，叛其七百季所戴之故主，而何難舍合併之新君以望他人之至哉？其去留之機，如運轉之易而已。是得失安危之樞正在今日，王亦念何以致蕪民之悅而已。言勿取者，阻王大有爲之志。而言取之者，又不恤後災之說。王度之民，亦度之己而已矣，其可以旁觀之論輕於一舉也邪？蓋深仁厚澤之施，德望積於平日者，齊無其具。則幸蕪民之疾其君而思易主，行弔民伐罪之善政，猶可決計於一旦，即乘此以取天下，在深體民心，而盡救焚拯溺之仁。此孟子之所望於齊者大，而不易言取與不取之兩端，以決裂於一朝。惜乎齊王之終不足有爲也！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燕，宣作鄲。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說。《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寬，五稽切。徯，胡禮反。說，弋雪反。

兩引《書》，皆《尚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湯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

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己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纍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繫作累，俗省，音力追切。

拯，救也。係纍，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說之，而齊可爲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爲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當作髦。倪，五稽切。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偁堯、舜，論征伐則必偁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爲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殉之哉？」

訓義齊人伐燕，有可以取之勢。齊王不思既取之後，何以收燕民之心而服天下，終以利其所有之情，冒昧而取之。於是燕民怨於下，燕之臣子保燕後而乘民怨，外結諸侯。諸侯有怨可假，^①有辭可執，而其民亦唯恐齊之併己而殘害之如燕，將謀救燕，諸侯合而齊孤矣。宣王乃迫而問孟子曰，寡人取燕，因天心、順民情也。而諸侯

①「怨」，衡陽殘鈔本作「義」。

多謀伐寡人者。量力之彊弱，齊不能勝諸侯也。何以待之？寡人蓋求其術而不得也。孟子知其民怨於下，敵乘於外，勢迫而畏之甚，乃曰，孰使王之進不能有爲，退無以自保而至於此也？臣以爲一齊不足以勝天下，似也。臣聞勢之不敵，更有甚於王，而天下環起而聽命，莫敢不來享而來王，則湯以七十里興是也。乃齊有千里，甫誅一虐民之主，爲民之所迎，而惴惴然如此其畏也，臣所未聞。夫湯亦何嘗不伐國而取之哉？葛無道，而湯之有事於天下也，自此始。乃取葛以後，天下皆諒其爲匹夫匹婦報讎之心，而信其可恃以爲元后父母也。於是東面而征，西夷怨矣。南面而征，北狄怨矣。怨之之辭曰，奚爲後我乎？由此思之，若大旱之望雲霓，冀雲之生，而恐霓之阻之也。夫其時所征之

國，豈其君之不思苟存，而同惡之鄰邦不畏兵之且加已乎？蓋湯之征也，將體君之仁，而兵遵將之法，於時歸市者不止也，耕者不變也。湯之所誅，其無道之君耳。其於民也，則問其疾苦而哀矜之，除其虐政，與以生全，蓋若時雨降焉。其望於始者，果有以慰之於終，若時雨之降，無負人之引領而望，而既優既渥，以起百昌之死。斯時也，民之說之何如乎？故《書》述夏民之辭曰，吾昔者待我后之至。而后之來，吾乃得自死而生也。然則湯何嘗不伐人之國而取之乎？信之於未至之先者，果有以說之於既至之後。其所滅之君，即欲拒湯，而民不爲之用。未伐之國，即欲黨惡相恤，假救患之名以與湯爭，而其民亦望湯之民。自救不暇，而況敢與湯爲難？故東西南北唯其所征，而一無所

畏。以七十里服天下而有餘，未聞其有畏心也。夫王之於燕，其始之望王，亦何大異於湯乎？今燕之虐其民，亦無異於葛也。王聲罪以討之，天下之可信者在斯。燕之民以爲王之來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於是乎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燕民方且厚望於王，而天下之屬望於王者，自此始也。王於斯時，誅子之之僭亂，改虐政之殃民，致燕民之說者在斯，而起天下之望者亦在斯。誠說矣，誠不失其望矣，諸侯即有忌王者，而民心離叛，倒戈之勢成，王何畏乎哉？而王之所爲，則有若此之甚者。王利燕之所有，而君掠其君，將掠其臣，兵掠其民，相率以暴，而父兄殺矣，子弟係繫矣，宗廟毀矣，重器遷矣。燕民亂，^①而燕之臣子憤鬱開於內矣。天下之民皆唯恐齊師之至而齊之得志於中國，外怒激矣。

至於今日，而將如之何其可自保以無虞乎？王畏之，誠不得不畏也，何也？天下之諸侯，其畏齊之彊而唯恐其逼已也，固矣。今日有燕之土，撫燕之民，則諸侯之忌王益甚。而王仁政不施，無以矜全水火之民，則天下之民且寧忍故主之虐，而畏齊之殺掠。君忌於上，民戒於下，燕憤於內，天下之兵動矣。非燕人之能動之，諸侯之能動之，王動之也。至於今而事去矣，不可爲矣。收燕以臨天下之勢，必不可用矣。則王今者唯有棄燕而已矣。與其委燕於諸侯，無寧捐燕於在我。捐燕而失本無之燕。必欲有燕，而且危固有之齊。乘其謀之方興，兵之未動，速出令焉，反其旄倪，民怨可平也，止其重器，不據利

①「亂」，衡陽殘鈔本作「怨」。

以召爭也。謀於燕衆，置君而去，以免天下見討之名也，則諸侯之兵猶可止也。舍此不圖，非臣之所與知矣。畏天下而悔過，王誠怯矣。處於不得不畏之塗，自不能免於畏之之實。惜哉！有大有爲之時，而竟棄成功於一旦，臣豈願王之出於此哉？仁不足以安天下，而義猶足以保其國。千里而畏人，誠自王始，而不知畏人更有大可畏者在。此今日棄燕存齊之下策，不得已而爲王謀者也。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閔，胡弄切。長，上聲，下同。

閔，鬥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季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散，當作撤。幾，上聲。

轉，饑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卹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甯。』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季則斂之，凶季則散之，卹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

哉？「愛，當作恠，散，當作散，甯，當作寧。」

訓義 百姓之生死操於有司，有司之賢不肖因於人君，而國家之安危則在民心之恩怨。君以百姓爲心，則有司以君之心爲心，而百姓因之以君與有司爲一心。非是，則衆散民離，國非其國矣。鄒穆公不卹民，而好養武健嚴酷之上，使爲有司，恃之以彊，而與魯鬪，謂有司效命，則戰可勝。而其敗也，有司殲焉。乃問於孟子曰：「國有法，軍有律，所從來尚矣。將吏死國，都邑之民在戍行者死其主，一定之法也。今此之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可謂盡忠於國矣。豈其力之不敵哉？」而退閱民之爲兵者，未有死者矣。有司不負國，而民負有司，法所必誅矣。乃欲誅，則通國皆然，不勝誅也。將不誅乎，操憤懣之心，視長上之死而莫之救，後何所懲焉？」

爲？吾其如此百姓何也？孟子對曰：「合三十三人之部伍，無一人救其長者，君亦思何以致此而尚議誅乎？民之不救，非不能救也，實欲置有司於死也。其所以然者，發於戰之日而原於凶季饑歲也。君之民嘗遇凶饑矣，於時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今所存者，其死亡之父兄子弟也。乃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民且引領而望君之賑焉，乃不聞發一粟、捐一幣以救之。蓋有司不以上聞，感君不忍之心而行補助也。此其過，有司成之。而其怨，有司任之。蓋君之有司以武健自恃，而謂民不足卹。敖慢於上，因而戕害及下。民之怨之，豈一朝一夕哉？嗚呼！不可犯者民也，^①不可逆者天也。故曾子曰：「凡人

①「犯，原誤作「死」，今據衡陽殘鈔本改。」

之有所施於人也，天理之循環不爽，可不戒哉！人情之恩怨不誣，可不戒哉！勿恣吾之欲而奪人之欲，勿利吾之私而傷人之私。今之出乎爾者，他日之反乎爾者也。出之不自知其非，而反之則悔將無及。夫民畜怨已久，而勢位所限，無能如此有司何耳。當此兩軍交綏之際，一生一死，^①民乃快其夙願，以爲昔之視我之死而不救者，今亦且視有司之死而不救也。此天理之自然，而人情之必至者，君其可獨歸罪於民乎？則即可勝誅而不可誅，況不可勝誅乎？雖然，此又豈有司之自取哉？有司之所以不告者，何也？君無愛養斯民之心，而行苛斂無度之政。有司既習於殘忍之風而不欲告，抑限乎法禁之嚴而不敢告。上下相蒙，以成乎虐，此其尤不在君而誰在哉？^②今君既畏一口瓦解

之情，而思懲後之策，勿言誅也，有仁政在。制民產以養之於先，修荒政以卹之於迫，則有司亦翕然以民事爲先，而疾痛相關，與斯民爲一體。則民戴君而即戴有司，無事之時相親也，臨敵之下爭相死也，賞祖戮社之法亦可以不設矣。而君何尚未之知悔也？夫君爲民父母，其行仁也，豈爲效死疆場故而誘之哉？孟子此言，亦因鄒君之迫，而乘機以導之耳。行王政可以貞常，可以膺變，亦於此而見之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閒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問，去聲。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

^① 中一死，衡陽殘鈔本作「一死一生」。
^② 下在字，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倖，本作僥。

訓義 滕文公當國未有難之日，不知固本自立之道，而惑於當時之習，欲有所依附以求苟免。乃問於孟子曰：國大，則力可恃也。處於僻遠，則險可憑也。而滕小國也，力不足以自存，間於齊、楚，勢不容於孤立。事齊而齊保之，或可以亢楚。事楚而楚輔之，或可以拒齊。夫子酌二國之勢，孰可倚邪？而情孰可託邪？孟子曰：今之爲謀者無不出此，而非吾所能及料也。所不事者怨咎之所啟，所事者窺伺

之所生。君且悉國之力，盡民之資，以爲犧牲玉帛，而供無厭之求。吾何能保其非取亡之道乎？夫出極難之勢，^①而激發其大有爲之心，斯誠非無道。無已，而但爲保國自全之圖，則吾有一謀在：君且以事大國之力，鑿斯池乎，築斯城乎，有可守之具，而亟求所守之人，恩信結於平居，休戚同於一旦，曉然示民以與城池而俱亡之理。君效死也，而民莫忍不效死也，無有潰散而去者也。不以有盡之財力填齊、楚之谿壑。民漸以親，國漸以固，雖齊、楚其如予何？及時爲之，尚未爲晚。君奈何聽游士之談，以敝吾民而待弊乎？義不可屈，民不可廢，君尚念之哉！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

①「出」，衡陽殘鈔本作「處」。

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己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管作昔，俗。居，當作尻。邠，《詩》作邠，義同。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篇。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苟，紀力切。創，當作

勗。垂，當作舉。勗，當作彊，省。
勗，造。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

如之何，則但勞於爲善，使其可繼而後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僥倖於其所難必。

訓義 滕文公不能立固本自彊之謀於先，齊禍將成，乃問於孟子曰，滕，薛鄰也。齊已取薛而城之，以偏乎滕，吾安能不甚恐乎？先君之祀，其將斬矣。欲事而且不聽我之事，欲守而無以守，如之何則可？夫滕之禍亟矣，齊之欲吞滕定矣。於斯時也，欲存祀而免於亡，非大有爲之資，別圖一百季之計，更無策矣。孟子曰，勢有極而後反，事有激而後成。君其念叔繡之祀不可斬，而奮發有爲乎？無庸恐也。請爲君言大王之事。君如舍此土以無與彊齊爭，誠有大不得已者，而大王亦然。昔者大王居邠，是公劉之世守也。狄人侵之，大王知其不足以爭，而保國不如保祀，

乃去邠而之岐山之下居焉。後世論者以岐山爲興王之地，異乎邠地之苦寒，謂大王之擇膺膺之周原而取之，乃大王當日欲保邠而不能，不得已也。然而大王之所以居岐者異矣。以新造之邦，撫流離之衆，而規模宏遠，唯厚卹其民，以自彊於爲善。夫人君而苟能然，則由微至盛，民心日以結，國勢日以昌，延及後世。子孫興王之資，原本於我。大王既然，孰有不然者乎？此可必也。蓋爲善者，君子之道也。君子上念先王先君所自傳之澤，下念後世子孫所取法之規。業即於我勗焉，不必因前人之成績也。統乃於我垂焉，可俟百世而不惑也。後之人因而繼之，而德已盛矣，功已集矣。立國之規模，安民之條理，即以經理天下，而不待更制，可繼者在我，後人繼之而已。夫然，則民心所歸，即天

心所鑒，一代之大功自此成焉，天自不能違矣。然則君今日者不無可遷之地，撫此樂遷之民，所可爲者。齊方恃彊大以相偏，君如彼何哉？恭以禮下，儉以養民，於貧寡艱難之中，爲所難爲，彊爲之而已矣，而又何恐爲？蓋滕至此無可守矣。委土於齊，而避之僻遠，以保民而不失其祀，此大有爲之業也，非孟子不能爲之。然又豈虛言而無實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

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宜如字讀。居，當作尻。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

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

「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

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己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爲儀、秦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訓義 滕勢益危，而文公無濟難之才，唯事大國以祈免。孟子至此將不能復爲之謀，唯以道之所可爲、義之所不可屈者告之，爲後世危亡之國作法而已矣。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財賦殫矣，奔走疲矣，乃大國欲兼并之心不已，將不免於亡焉，如之何則可？文公心甚恐而情已怯，於斯時也，必有奉土地以請臣屬之說進。孟子曰，人君奉先世之祀，儼

然南面而君一國，雖濱危亡，道固不可窮，義固不可屈也。因難而圖存者，時窮而道不窮。守正以俟命者，勢屈而義不屈者也。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侵之而姑事之，^①大王之始計亦不審也。故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大王愈屈，而狄愈驕，乃以感大王因敗爲成之志。而仁澤素洽，耆老相可喻也，^②召會而告之曰，狄人所欲者，吾土地也。吾欲與一決，而重傷吾子弟。吾聞之也，土地以養人者，爭之而傷人，則害人矣，君子不忍爲也。二三子不忍於吾者，以吾爲君耳。有其土則有人治之，何患乎無君哉？我將去之，二三子留焉，可無兵革之慘矣。去邠，踰梁山，作邑於岐山之下居焉。有其荒高山，定胥宇之道，不擇地而可保其明禋。乃唯

有其卹父老、撫子弟之仁，咸相信而不難捐其家室。於是邠人曰，仁人也。田疇可棄，而仁人不可失也。從而遷者如歸市焉。此時窮而道不窮者也。或曰，吾之有國，上受之先王，下受之先公，守其宗廟，守其社稷，則必守其土宇。事之不免，死而已矣，所當效之以報君親者也，將焉去哉？此勢屈而義不可屈者也。君誠料其不得免乎，於此而自擇焉。有大王之志，有大王之道，有土可遷而民不離，則去而遷焉，不可後也。念去而未必存，民離而不可合，則大義所在，唯一死可以無罪，而慷慨以與國俱亡，亦正也。生而爲人，則有生人之氣。居人上而爲君子，則存亦君

① 下「之」字，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② 「相」，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子之存，亡亦君子之亡。若柔巽委靡而國爲墟，身爲俘，以偷一日之生，則非吾之所聞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本作桒。前，本作壽。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應，當作應。

樂正子人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

「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前，本作壽。槨，本作樽。與，平聲。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爲，去聲。沮，慈呂切。尼，女乙切。焉，於虔切。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爲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

訓義天，豈人之所易言哉？人道盡而後可以言天，其進退存亡有關於道之興廢而後可以言天。若一貴一賤、一得一失，無關於世道人心，則偶然之遇，若一艸一木之榮枯，天無心而物自遇之。況乎咎且自貽，有可以致悔吝之道，而爲世所不容，我得而主之，人亦得而持之，雖小人亦可制其命，人也，非天也。故唯君子知天，即以己之出處決天之否泰，而人不得與焉。孟子葬於魯之後，因留於魯。魯用樂正子，而平公舊壁臧倉。一日者，平公將出，雖未嘗言其所往，而左右宵小伺而知之。臧倉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人君之行，無不可告之臣民也。今乘輿已駕矣，而君未命，有司不知，恐非慎重舉止自重之道也。^①敢請。夫平公欲見孟子，何不可正告國人？意者知小人之不足與謀

乎，至此而見詘於小人矣。乃曰，將見孟子，何告之晚也？倉乃用其譖曰，士委贄而求君，禮也。君所爲輕身而先匹夫者，以孟子爲非常之賢，不可以常禮待乎？倉聞之，禮以義正。賢者之所行，世之所法也。父尊而母親，親不敵尊久矣。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前則如此，而後則如此，一一歷舉之，非誣也。是違禮不義，而以恩揜分也，非賢者也。君勿見焉！而公曰諾，何其始而密之欲見之篤，^②繼而聞一言而止，^③更無疑也？蓋公之欲見也，以樂正子之僞述。而至是而聽臧倉者，亦如聽樂正子也。樂正子知其不見，而入見

① 上「重」字，衡陽殘鈔本作「於」。
② 「而密之」，衡陽殘鈔本作「則」。
③ 上「而」字，衡陽殘鈔本無。

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樂正子自信其言之切而君何以不悟，公乃隱臧倉而述其言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非可以正國而垂法者，是以不往見也。而樂正子曰：何哉？君所爲踰者？豈不諒其分之所宜然，而禮之不可越與？其遺奠、虞、祔也，前以三鼎，士之禮，後以五鼎，大夫之禮，不得不踰，而何非禮乎？公曰：吾所聞之踰者，非此也。分不可越，而情初無制。棺槨之厚，衣衾之備，禮達上下，可以唯其所爲，而厚葬加美焉，^①豈其心之安乎？樂正子曰：此何得謂之踰哉？分無所限者，財或不可踰。後則食祿而富，前則貧焉。富可以爲說，而貧不能也。孟子之於禮，奚違焉？夫以樂正子之辯如此其明，而終不敵倉之一言。公不復悔，而終不見。樂正子乃歸憾於臧倉，而告於孟子曰：克

告於君，君爲克之言而將來見，庶幾盟斯道之行乎？而嬖人有臧倉者，以小人不利君子之行，讒毀而阻君，君是以不果來。讒人之能爲害也如斯乎！道之行也，君子之所樂，以承天也。其不行也，非君子之所憂，以達天也。孟子坦然之衷，信之已久，於是而言曰：夫使吾而遇魯侯，而豈徒哉？其行也，非吾之利見也，道之行也。其止也，非吾之不試也，道之止也。故行矣，未決於行也，若有或使之者，雖欲止而勸之以行。止矣，非必於止也，若有或使之者，將行而遽然已止。此豈君子能誘中主之心而使之行，小人能遂好賢之志而使之止哉？或一長而一消，或方否而難乎泰，造之者無心而成乎化者不測，此

①

厚葬，衡陽殘鈔本作，後喪。

則天之所以異乎人也。然而吾之不遇魯侯，^①世其不可平乎？道其終於隱乎？而吾之行止，魯何足計乎？^②若夫臧氏之子乘乎氣機之動，而讒毀之心若不容已。魯侯者亦因乎屯塞之數，而樂善之心忽爾不終。不然，則盛世不乏頑讒，而何以不礙明揚之典邪？^③吾與子可以釋然矣。蓋孟子之行無所缺陷於禮義，此人盡而可聽之天。而其或行或止，關斯世之治亂，斯道之明行，則天實司其顯晦。聖賢之言天者，此也。愚者於一己之得失利鈍，自反不無咎媿，而所爭乃名利之微，舉而歸之於天。天豈屑屑然爲孑然之人任榮辱貴賤之勞哉？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二十四終

- ①「而」，衡陽殘鈔本作「則」。
②「魯」，衡陽殘鈔本作「曾」。
③「不礙」，衡陽殘鈔本作「無礙於」。

四書訓義卷二十五 孟子卷三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作復，俗誤。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且蓋設辭以問也。要，當作嬰。桓，俗作桓。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

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艱然不說，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孰，本作飢，依俗从省，亦宜作孰。蹙，子六切。艱，讀如拂。說，弋雪切，从心，俗字。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蹙，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艱，怒色也。曾子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

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與，讀平聲。

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猶反手也。」由，當作猶，傳寫之譌。

反手，言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季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季作年，俗謬。易，去聲，下同。與，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季，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

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本作翰，今省。隔，音隔。「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宜作由，傳寫之譌。遺，今作遺，俗文。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大甲、大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

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智，本作𦵏，

今省。乘，本作𦵏，俗誤。鎡，讀如茲。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當作闢，省。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憔悴，本作顛。悴，本作領。飲，本作飲。皆省。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居苦虐政之甚，

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讀如尤，本作郵。

置，驛也。郵，駟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說之，猶解倒縣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唯此時為然。」乘，讀去聲。縣，俗增心，不成字，借為「州縣」字，以義通也。

倒縣，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訓義 王霸之分，學術邪正之辯，即世運盛衰之別也。王之所以異於霸者無他，仁而已矣。王者以清心寡欲為本，而無欲之極，天下為公，推而行之，其教之養之之政，一本於惻怛之至誠。霸者異是，其心

利欲之心也，其政富彊之政也。雖時假仁以行，而不足澤及斯民。故天下之戴王者無已時，而霸者則暫服而終離。孟子之時，正王者之時也。而當時唯伯功之是尚，乃或爲之說曰，王道迂遠而不能速見其效。即使遲之又久而始成乎王，抑賢於伯功遠矣，況其時在可爲而莫之爲乎？

孟子於齊，在欲用未用之際。而公孫丑問曰，使夫子而居輔佐之位，齊王唯夫子之說是行，則齊且興焉。而管仲、晏子之功，可得而期許乎？於是孟子昌言吾道之

大，而明伯功之不足爲也，乃曰，夫人志如其量，量如其識。君子上溯千古，俛觀當代，有所必爲，有所不屑爲，其量大，其識弘也。子生於齊，習聞者齊耳，非所爲天下士也，則唯於齊人之中，知其小功小利之表著者，管仲、晏子而已矣。夫晏子所

爲，尤卑卑不足數者。而以管仲言之，子不聞君子之論乎？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就才而言之，疑其治賦折獄之才相類也。而曾西蹙然不安曰，夫子路，其志大，其學正，有所不爲而大有爲，吾先子之所嚴憚，以爲剛方正直之不易學也，而我何敢比焉？或曰，子既不足以當子路矣，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取威定霸，子有其才乎？夫或人亦知管仲之下於子路矣，而曾西猶艴然曰，吾即不及子路，固奉教於君子，寧守正而無成，不阿時而小就。而爾何曾比予於是乎？夫學術不正，則多委曲從時之計，而施於民者，皆利威勢脅，^①而無固結人心之實。君苟悅而從之，得君專矣，而舉國以聽，如彼其專

①「威勢」，衡陽殘鈔本作「誘威」。

也。得君專則權歸己，而人不能撓之，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以仲父而秉四十餘季之政，而合諸侯而不能盡合，攘夷狄而不能終攘，當時之人非心服，而後世之亂不旋踵，又如彼其卑也。其志如是，其學如是，其功如是，我固與聞乎王道，特才有不逮耳，爾何曾比予於是？今即從而

斷之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明王道，黜霸功，君子之於此嚴矣。而我之所自期者何如？所期於齊者何如？生民之知覺於我而開，吾道之興廢於我而任，而子爲我願他日之如此乎？公孫丑曰，齊之僻處東海也，而管仲以其君伯，中國莫不服也。及其伯業已衰，而晏子以其君顯，晉、楚莫與爭也。故談齊事者，一則曰管仲，再則曰晏子。猶不足爲，則夫子將何爲乎？孟子乃自白其學之正，道之高，

施爲之本於心，推行之及於天下者，而曰，使吾而用齊哉，則離叛不一之民心，合而戴一人之德，威力相劫之天下，革而爲有道之長。如是以運之於心，如是以施之於政，說而歸者，不俟崇朝，順而治者，不勞餘力。以齊王，猶反手也。方今所最爲天下害者，莫如霸者功利之圖，而亟反之以成不世之業者，唯王者治安之略。吾正與天下爭得失於此，豈復知有管、晏哉？

嗚呼，孟子之言決矣！乃天下所以疑王道之不可行，則以爲迂遠而不可急成，故不如從權以小成於一日。公孫丑習聞其說，而問曰，若夫子之言，王猶反手，則弟子之疑滋甚矣。王道不可行於今日，而況可期於旦夕乎？夫言王，則文王是矣。且以文王言之。霸者尚功，王者尚德，固已。文王以如傷之仁，施丕冒之政，豈有

加哉？百季而後崩，宜其道著而功集也。乃六州歸化，而東國未孚，天下猶未胥洽焉。乃武王勞牧野之師，周公定營維之策，然後東西南北無不奉宗周之政。而今夫子言之，行之五、七季之間，而欲以定八千里之中國，然則夫子更有不疾而速之神化，而文王之以綏西土而化南國者，猶不足爲與？孟子曰，此則存乎時勢之說，而不可以一槩論也。若以德言之，則吾所效法者文王也。體其心，遵其政，而何敢與之相並哉？有其時，有其勢，而無其德，今日之齊是也，伯功亂之也。有其德，無其時與勢，文王是也，王者之道未喪於殷也。以時言之，殷之立國，由湯至於武丁，四百祀而餘矣。中間繼湯之德而聖，守湯之緒而賢者，凡六、七作。德稍斲而復修，聖稍壞而復理，^①民不敢貳、不忍離

也，其歸心久矣。久則安之習之，雖有不令之君、不善之政，變無從而起也。故武丁乘衰而起，五服莫敢不來王，而天下共效其職貢。恭默於庭，而化及四海，猶運之掌，而殷道復興矣。紂雖無道乎，然去武丁未久也，則武丁所建立之世臣而爲故家，所培養之餘民而爲遺俗，武丁所以教天下者而有餘風，^②所以養天下者而爲善政，紂雖滅裂之，未能盡廢也，猶有存者。且其同姓之賢，則有微子、微仲、比干、箕子，痛念宗邦之將毀而思救之。異姓之賢，則有膠鬲、裴回殷、周之間而思匡救。皆賢人，不讓於周之有十亂也。或忘軀以諫爭，或委曲以圖存，則民雖怨紂之深，而

① 「聖」，衡陽殘鈔本作「法」，當是。
「者」，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猶冀諸賢之可挽。以是之故，文王之德雖盛，而民心之瞻戀未忘。故必待賢人盡去，舊政無餘，而後失之也。此文王之時也。夫其時既然，而以其勢言之，周之立國，自公劉居邠，大王遷岐，启宇之初，甚弱小也。大王荒高山，而王季因之，授於文王，尚未能擴土宇於侯封之外也，猶然百里而已。撫此百里之民，仁澤未能遠及，而仁聲不能四播，於以翦除無道，力不敵也。故密、崇伐而後可遷於豐，虞、芮成而後化行於南。是以終文王之世，六州歸化，而奄、亳以東猶未效誠。所爲立之有基，而後推之有漸，是以王業如此之難也。此文王之勢也。夫時與勢並會於一時，而後其時乃易，則時勢亦重矣哉！齊人之言功利者曰，智慧以立功，而有智慧而無可爲之勢，則不如乘勢者之因機順導易

用其智慧。鎡基以盡利，而有鎡基者非可耕之時，則不如待時者之士膏疏發利用其鎡基。天下事以效而言，有必如此者。則以此而思今時之齊，周視天下而觀其所遇之時，自顧國中而審其可資之勢，特智慧不生而鎡基不具耳。以時勢言之，豈不易哉？何言乎勢之易也？夏后、殷、周王天下之初，其制爲王畿，常足以待諸侯，而變足以張六師，其土地之提封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可以爲彊幹弱枝之本矣。千里之內，民之衆寡何如哉？問井相連之盛，驗之於雞鳴狗吠焉，如其聲相續而互聞，自國中以達於四境，則其爲可耕可教之民，以具萬乘六師而有餘者，可不謂庶乎？而齊自保東海以來，國固而無兵火，地富而無流亡，有其民矣，可不須生聚招徠之久矣。夫文王自岐徂豐，戡

黎而疆阮，改而後闢也，齊無待於兼小以成大也。文王惠鮮懷寡，長養而休息，改而後聚也，齊無待乎長育以蕃盛也。以此之勢臨天下，而居重馭輕何難哉？而欲有爲而或禦之者何也？貪霸者之功，急富彊而競爭戰，則力有所屈而不敵八千里之天下耳。使我爲之，去耕戰之陋習，懲構怨之小勇，以王者不忍之誠心，行王者不忍之德政，則夏后、殷、周所以綏萬邦者在是。君欲禦而民不爲之禦，而君孰敢禦哉？莫之能禦也，必矣。何言乎時之易也？文王之所以難者，殷多賢聖之君，民雖懷新而猶念故也。今則自成、康以後，周有其位而無其德。東遷以後，有其名而無其實。則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天下其能終不復有王乎？文王之所以難者，紂獨肆惡於上，天下猶各愛其民

也。今則諸侯各以其忿而麤爛其民，民死於戰，游士各以其術而誅求於民，民死於耕，則顛顛顛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民其能終不復有生乎？夫乘治之後而欲動民之心，非積功縈仁漸洽之已深者，民無動也，文王之所以難也。民幸免於死而已若更生矣，幸免於飢寒而已若樂利。不見飢者之易爲食乎，無擇於精美也，渴者之易爲飲乎，無待乎清甘也。特急伯功者奪其飲食而已矣，若王政則正所以止民之飢渴者也。使吾爲之，予之以所宜得，而慰其縣望之情，不僅如六州之趨事，二《南》之謳思而已矣。夫霸者以功，而王者以德。功則威所加而猶不輯，德則惠未及而已無不孚。孔子曰，德者本於吾之誠，然而爲天下之共信。其自家而邦，自國而天下也，速於置郵而傳命令焉。蓋被

其德者所尊親之，則發爲謳吟，競爲趨附，人爭慕而爭傳之，不崇朝而徧天下。置郵者，法使之速也。德之流行，心速之也。心欲其流行，亦孰與止之哉？甚哉，德之本爲易食易飲而莫能禦也！又況時勢之相就，而益以流行之必速乎？今使吾當路於齊，則所因者，當今之時也，天之厭亂急，而民之懷生切也。所資者，萬乘之國也，土地不待於闢，人民不待於聚也。使我得盡所學，因王心之足用，順王政之易行，修行於一國，而流行於天下，則民之說齊也，猶倒縣而爲解之，有不幸其之死而生，以樂歸而不舍者乎？以是之故，我可以自信，可以信齊。改霸圖於一旦，修王政於五、七季之間，若文王之所爲者，恩無俟其深洽於肌髓，化無俟其漸推於遐邇。而古人百季之功，我收之旦夕，惟此

時爲然，文王之時未能然也。故曰，以齊王猶反手，而豈謂文王之百季三世爲不足法乎？然而今之論者皆曰，王道迂闊而無速效，宜乎古不宜乎今，則不如修管、晏之法，以富以彊，而可以雄長。此道之所以不明，世之所以不治。其不能洞鑒古今之理勢以分道術之貞邪，自錮其知而不足與言，亦安知吾籌量之深而所學之大哉？嗚呼！王、伯之辨不明，唯欲速、見小之過。而欲速者不得速，見小者並其小而不利，是以人之不可不務廣其智也。爲一國之人，則所知者一國之習。爲一時之人，則所知者爲一時之習。爲古今天下之人，則通古今、周天下而知其得失難易之理。故學者以去其習氣爲邪正之大辨。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讀去聲。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彊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責，本作責。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讀如奔。

孟奔，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

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撓，奴效反。

潮，音朝。乘，去聲。

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去聲。

孟，姓。施，發語辭。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

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孰，本作

飄，今省。

黜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黜爲得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本作敢。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

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要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

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致養其氣。蓋其内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蹶，疾跳也。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

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讀平聲。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

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且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

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私，

當作△。更，俗文。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切。」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諤，口劫，反。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

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作，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爲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

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

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誠，彼寄反。邪，當作袞。」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誠，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輒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
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

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貢，當作贛。行，去聲。」

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間，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
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

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讀平聲。厭，當作厭，从厂，壓本字。居，當作尻。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微，當作微。

此一節，林氏亦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

處也？

曰：「姑舍是。」姑，當作局，姑，威姑也。舍，讀上聲。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亂，當作局。退，本作遯。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荅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宜作汚。好，本作改，去聲。」

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

可信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

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麟，本作駘。鳳，當作皇。

麒麟，毛蟲之長。鳳皇，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訓義 聖賢之學，出以膺天下者，皆原本於一心。所以與功名之上無本而苟於自見，乃使涉當世是非得失之繁而不勝其憂疑者異也。乃於此而又有異端、聖道之別焉。異端之所以得成乎異端者，亦知心爲膺物之主而持之，然有見於心之可貴，遂欲置其心於是非得失之外，而聽得失是非之變於自然之數，悍然不與之交，而心爲溺喪蒙昧之心。彼唯不知心也者，效之所

自全，而非功之所可施者也。聖賢之學，以正心誠意貞天下之得失，以格物致知審天下之是非。得失貞而氣以貞而盛大，是非審則知以審而博通。在我無不直之道義，則可進可退，而利害之中，無不伸之氣。在物無不斁之條理，則爲邪爲正，幾微之辨，有不易之知。以是而膺天下，無可疑也，無可懼也，何至卻物以孤恃其心，而道窮於天下哉？此其爲道，自孔子集羣聖之成，以聖德養志氣之正，而尤以聖學廣心知之理。以其德之無私而貞天下之動者，會往聖之同，而以其學之至大治天下之蹟者，超堯舜以來聖人之道而標其異。傳之於曾子，而孟子受之，乃著其道之要歸，而以二言指之：①曰知言，曰養

①「指」，衡陽殘鈔本作「括」。

氣。養氣之功在於道義，知言之功在於學誨。道立於義，誨因於學，而效著於心。其爲心也，含古今，統常變，與時偕行，退而明道以變異端，^①進而行道以成王業，皆其固有，而何有於是非得失之可疑可懼哉？孟子於公孫丑，既辯王、伯之殊，以自明其異於功名之士，而於其再問，則辨學術之大以闢異端之非，而明孔子之道至其極而無可異者。^②以知言爲精義之至，而即以此心所喻之義，集之爲養氣之本。故於養氣極盡其說，而於知言則以微言顯之，而贊爲聖功之極致。則與異端絕學棄智，無以輔氣，而逃其心於是非得失之外者，天地縣隔矣。公孫丑曰：夫子加齊之卿相，而得行其行仁之道，則雖用今日之齊而成古人之業，進霸而王，無異於古矣，此以異於當世功名之士矣。乃當斯時

也，以事幾之得失，則進而用，退而舍矣，而天下不必順，人不必謫，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變矣，此恐懼之難免者也。言治者各有其說，言道者各有其術，見以爲是而又有其非，見以爲非而又有其是，斷然行其所知，而羣言相難者起，此疑惑之難免者也。而夫子能決然唯吾之所爲，信諸心而不爲其所動乎？孟子曰：此豈足爲吾患哉？使吾道行焉，吾業成焉，事幾之無方，我有以禦之，衆論之不同，我有以折之，泰然自定之心，何動乎？我自四十以來，雖未得行吾道，而定天下之亂，決天下之疑者，皆一出於自然而不勞，早已自信矣。公孫丑聞之，以爲此勇也，曰：若是，

①

「變」，衡陽殘鈔本作「辨」。

②

「異」，衡陽殘鈔本作「易」。

則夫子之過孟賁遠矣。賁既勝天下以力，而夫子能勝天下以心，力勇易勉，而心之勇難持也。夫孟子未嘗非勇，而不可以勇言，乃曰：若但以勇內制其心而外捍天下，夫豈難哉？告子者嘗從事於斯，而其術較易，一操其術而即成其效，先我不動心矣。公孫丑曰：心之易動也無端，而夫子得之，告子亦速獲之，此有道致然乎？孟子曰：我有道，而告子未嘗無道。立一不可動之主，以懼焉而不懼，疑焉而不疑者，皆非無術也。其爲術也，畜之平居，試之臨事，漸以治其血氣而使遂其心者，皆有以養之也。以勇言之，即匹夫之勇，而亦有所豫存於心以待變者，且亦各有養之者焉。北宮黝之勇，決然以爲刺客之雄，且非以一旦之氣鼓之而忘生以殉志也。當其平居之時，^①常存之念無不在於是者。

養之久矣。其以勇鼓其形者，則擊刺加於膚而膚不撓，擊刺接於目而目不逃，以是爲有可奮擊之具也。其以勇激其情者，則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而深恥之爲不可忍。於褐寬博不恕也，於萬乘之君不怯也，皆不受也。其以勇凌乎物者，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知有刺而不見貴者之貴、賤者之賤。歸於一死，則同也。由是而進於諸侯之前，合則爲之效死而若忘形之交，離則見爲可刺而若生死之在吾，知有勇而已，不能以一刻待也。人有以惡聲相加者，不旋踵而反之。唯如是以爲養，故於天下舉不見爲可畏，而不度之勢，不揣之理，一旦決起而成乎刺客焉。孟施舍之勇，毅然以爲力戰之士，且非一

①「平居」，原誤作「居平」，今據衡陽殘鈔本改。

旦之氣乘之而輕生以拒敵也。其籌之已定，思之已審，而見之於言曰，吾之於勝敗，豈有取必之心哉？恃吾之勇而已。故知有進而不知有退，雖不勝，非吾恡也，猶勝矣。操一必死之心，故三軍無畏。如其量敵之可攻而後進入敵陳，慮在己之所以取勝者而後兵刃相接，則是有所敢，有所不敢，而畏三軍矣。夫舍豈能爲必勝哉？能忘勝不勝而唯力是用，無懼而已矣。唯如是以爲養，故於吾心自恃其可不畏，而目無彊敵，身無返圖，一與敵交，而其戰必力焉。此二子者，皆有所養以成其勇，且有道焉，而奚況告子乎？夫君子之不動心，非勇也，而養之也，則有類乎勇。故取此二子而擬之君子。夫孟施舍信勇之在己，以自養其無懼之情，昔者曾子之貞己以禦物，有似焉。北宮黝陵物而輕

之，以養成其必勝之志，昔者子夏傲物而自尊，有似焉。見《朱子語類》。夫彼二子者，皆勇也。使其試於刺與戰之日孰勝而孰敗，^①未知其所得之功孰多而孰少。然而以可以勝之理言之，則孟施舍所守以成其勇者，操之在己，爲簡易而可恃也。若夫君子之不動心，豈尚勇哉？而以之小試於勇，亦未嘗有異道也。昔者子襄，勇者也，而曾子謂之曰，子好勇乎？徒好而不知勇，勇不可恃也。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勇之大者，無所往而或挫者也。夫子之言曰，師之老壯在曲直。天下唯直而已矣。故與物不能相忘於無競也，則自反而已。自反而不直，則心忤而氣先沮，雖所敵者褐寬博耳，吾安得不惴惴焉！自反

①「日」，原誤作「曰」，今據衡陽殘鈔本改。

而直，則生死在天，榮辱在我，雖千萬人，吾何不可往哉？以此言之，則即一養勇之事，而孟施舍之守氣，守一往之氣，曾子所言大勇者，守氣之所從生也。氣有所自生，而操之尤約矣。然則一血氣之勇，在黜與舍有以養之，而守其所養以爲道。曾子明乎守之道，而可以所守者試於勇。其道之得失不同，而莫不有道。今我與告子所守異主，所養異功，然而各成其所以不動心者，豈無道乎？夫孟子以血氣之勇擬君子之不動心，而於黜與舍有辯，又進而歸其至約之守於曾子。則以淺言之，告子，黜也，孟子，舍也。告子，舍也，孟子，曾子也。陵物之不如恃己，恃己之不如恃道，在勇且然，而況當霸王而不動之心哉？乃公孫丑必欲詳於學術之辨也，而問曰，不動心有道，則夫子與告子皆有

道矣。乃告子不從事於夫子之學，而夫子不肯爲告子之學者，將有同焉，亦有異焉。其是非得失之辯，可得聞與？孟子曰，夫能使此心之不動者，能不能之別也。我能之，而告子亦能之。乃心雖不動，而亦有不可者存，吾深知夫不可之理，而不欲與告子同者也。請言告子之學。告子之言曰，天下之動吾心者，言而已矣。吾心之動而致天下之足以動吾者，氣而已矣。夫言，無涯者也，安能盡彼之言而吾皆有以得其故？^①有信焉，則有疑焉，而心動矣。有言於此，吾不知其何以云然而不得也。吾守吾是，而安用知彼之非，勿以纍吾清虛無物之心。其容譽物理之瑣屑而

① 「吾」，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待學問以求之乎？^①則衆籟爭鳴而吾神自靜矣。若夫心，則唯無思無慮，而無得無不得也。天下之理，安能使吾心之皆備？天下之事，安能順吾心而皆宜哉？有不得於心者乎？吾自全吾清虛無物之心，順逆皆安，而勿求助於氣以取必於常勝，而心乃適也。吾蓋取告子之說而衡之久矣。其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以理言之不可，以事言之或可也。吾守吾常而不求勝於天下，以天下爲不足與爭，而聽彼之自消，則亦可自全於憂患之塗。道有出於此者，而天下亦莫能競也。若夫「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理既不可，而事亦不可矣。悍然自以爲是，安能屈天下而謂我是乎？反而求之於心，安能遽違天下之公論，古今之常理而自信爲是乎？幸而與不擇於言者遇，則彼屈矣。使其與

精於言理者遇，^②則以冥然無覺、悍然不學之心，未有不困者也。怙其不相下之微明，而求以忘於疑惑，勢之所必不得矣。夫廢心而忘言，此異端之所以絕聖棄智，成乎無忌憚之小人。其誘天下以儉安苟且之學者在此，而我安屑與之同哉？且其謂「勿求於氣」者，於理不可，而於事又豈可乎？夫告子之自信以爲不待氣而能勝天下者，恃其一往自遂之志而已矣。告子有志，君子亦有志，非無志而獨恃其氣之能勝物也。蓋以志立於不易，則凡吾之所以折大疑、禦大難者，皆此確乎不拔之志以帥氣而行者也。然我與天下相磨，而可否傳於嘖笑，喜怒發於威儀，刑賞決於

① 而，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② 理上，原衍「之」字，今據衡陽殘鈔本刪。

辭色，則體者，^①所以效吾志而加諸天下者也。「體」字如此解。^②俗解作耳以能聽，目以能視，乃

血氣之氣，非此氣也。

乃其有是志而傳之於體，

必有充滿於體之中，成乎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之威儀動作，而物不能撓，則豈非氣乎？由此言之，則君子之學，知志爲言行動作之主，而所尚者莫加，誠至矣。乃志之未正，則未暇及氣。志之已立，即急以氣之充體者輔吾志而次焉。故君子之言曰，志苟正矣，行乎百變之塗而不可奪者，持之力也。乃志雖定矣，而氣不盈者，一出而即爲物之所撓，於是摧折其氣，以恬淡爲可安，而氣受物之暴。^暴其氣，即下「無害」「害」字，非氣發從容不暴戾之謂。於此必使吾氣充滿於吾體之中，使之欲言而言，欲動而動，而不畏天下之暴之也。如此，則天下之得於吾心者，吾以順吾氣以

行吾志，不得於吾心者，吾順吾氣以不弱吾志。非然，則志見爲然，而氣受挫，則百體皆靡，是焉而不能行其是，非焉而不能拒其非。勿求焉，而欲使吾心常伸於天下之上也，而不動也，又奚可哉？於是公孫丑聞志氣之說，而疑志之重於氣也，乃問曰，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則人苟無不可移之志，而氣不可用也。乃又曰「持其志」，志可以帥氣矣，而曰「無暴其氣」，是志定而氣猶有暴折之憂，然則志不足爲立身之主，而必待於氣乎？孟子曰，子勿輕言氣也。志者立心之始事，而氣者成能日益之資也。有並論而言者，則志不獨重，而氣不獨輕。故人之志，專於有所爲而壹

①

「體」，衡陽殘鈔本作「氣」。

②

「體」，衡陽殘鈔本作「氣」。

矣，則因此而生必爲之氣，弱者可使之強也，此持志之功也。乃既有志矣，因而毅然作吾氣以爲之而無所畏沮，則愈作而愈見其可成，愈守而愈見其不易，因以警動其志而使之益決，此無暴其氣之功也。若自志既持之後而言之，則氣之權更重乎志。今夫人之立志，未嘗有急迫之心，而或疾趨而蹶，或疾步而趨，則心亦爲之敏速而若不能自己。以此思之，則吾氣苟足以求勝於天下，臨大紛，際大難，而必不惴焉，則志亦因之以有定力而不遷，此則氣之大有功於志者。而告子曰「勿求」，然則彼雖有志，亦高論闊視於外物不接之時，利害不切於躬，得失不係於天下，謂其心可坦然自適耳。使之居卿相之位而任霸王之業，吾知其志日喪，而惴惴然引身而退。況乎「勿求於心」者，於物理茫然無

辯，而但成一清談欺世之學，雖置其心於不疑不懼之中，又豈可久哉？其見效速而其持之也不長，君子之所不屑也，固矣。嗚呼！以血氣之勇擬之，告子之勿求言於心者，北宮黝之養也。黝之不辨貴賤，不擇生死，告子之不審是非也。其勿求於氣者，孟施舍之養也。舍之不慮於勝，不量於敵，告子之不求勝物也。若孟子承曾子之傳於孔子者，則以之勇而千萬人不懼，以之當大任而居仁由義，以王天下而裕如，故必有功矣。故公孫丑問夫子之惡乎長，欲知孟子之學也。而孟子告之曰，我於是豈無其功哉？天下之言不易知也，我必求知之，求知之而後庶幾乎無不知也。吾之氣有浩然不易養也，而我必求善養焉。善養之，而後庶幾其浩然也。天下之言有所不知，則即吾心之明有所未

至。然不能以一理格衆理，以一事通衆事。吾求之，吾乃知之。吾益求之，乃益知之。言無盡而知無盡，知必盡乎言，而後天下無可疑也。吾身之氣一有不振，則即吾身之欲爲有不能行。然必不能坐而聽氣之自生，亦不能起而期氣之必壯。吾求之，吾乃善養之。吾益求所以善養之，乃成乎其浩然。氣無迫見之效，養無迫見之功。養必充乎吾氣，而後天下無可懼也。此吾不動心之道，吾之學也，而非告子之能及久矣。於是公孫丑進而問浩然之氣。孟子曰，夫浩然之氣，唯有諸己者自信其盛大流行之無可禦，而言之則難也。蓋言其藏諸己者之實，則不足以盡其用之大，而或近於硜硜之氣節。言其加諸物者之盛，則不足以知其本之厚，而或近於一往之風裁。言其固有而不待於安排，

則人皆具此氣，而何以或全而或喪。言其矜持而始成其大勇，則人可鼓其氣，而即以無媿而無憂。雖然，吾既養之，吾既善養而浩然者如此矣，則抑有可言者。其爲氣也，不可於未養之前窺其涯量，而必於既養之後乃見其本然。天下之理，至不一矣，其力不大，何以舉之？乃盡古今來所有之道德事功，皆氣舉之也。天下有此理，則吾有此氣。吾此氣足以及之，天下乃有此理，而其大也，孰得而限之？天下之變，至難測矣，其情不剛，何以禦之？乃盡古今來所莫必之險阻憂危，皆氣禦之也。天下之有變，自人生所必不可無。唯吾之有氣所以伸於天下，而因成乎變，而其剛也，孰得而撓之？唯其未能養也，則一事之理至吾前，而吾無以勝之，而不知吾氣之可以治萬有而無歉。一物之變投

吾前，吾無以處之，而不知吾氣之可以貞生死而不驚。於是而茶然退縮於一身，而天地之間覺其寥廓之莫窮也。若因其固有，而不以委曲之情亂之，直也，無害也，則凡天地之間，天地之有變遷，天地所生之民物有憂患，此浩然之氣經之緯之，鎮靜而持之，旋轉而治之，無不可治也，^①無不可使有得理之常也，塞之矣。天地之間，乃事物之府，非上塞九霄，下塞九泉也。^②蓋於此而其盛大流行之本體畢見，而唯吾心之用矣。乃其以用之而膺乎天地之間者，非曰吾有此氣而唯吾用也，則得其所以用之之宜，而無憂其不足以有功也。其爲氣也，所可任用以成乎必伸者，道也，義也。故見有義焉，爲心之所審爲必然者，抑又度之於道焉，爲理之所定而不易者。於是而以吾氣配之而行，則氣非躁發而自無難繼之

憂，氣非堅僻而自有旁通之妙。乃義已正矣，道已合矣，而苟無此浩然者以發揮而固持之，則和平之敝適以召物之輕，權宜之說且以亂吾之守。而吾之道義且不足以危吾言、危吾行，而反詘於物，以漸即於溺喪矣。所以然者何也？以是氣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蓋所配之道義，一時之道義也。而浩然之氣所由生，唯吾內審之心，此爲義，此爲利，此爲公，此爲私，於一介之微，而有恥而不屑爲、見爲必然而不可不爲者，擇之自能精，決之自能固。因此而養其心以推於天下之大，皆此不屑爲、不可不爲之根心而不

① 「治」，衡陽殘鈔本作「至」。

② 此注衡陽殘鈔本置在上文「則凡天地之間」句下，末尚有「時文一片胡話」六字。

可易。乃心從此立，則氣亦從此生，因而無所不可配焉，即無所不可塞焉。義之通萬事、應萬物者本盛大而流行，則氣亦有據以滋長，而一遇事幾之至，自足以發義之光輝而用無不暢。故其配義以行，非偶見一事之義可以勝物，因揭義爲名，蒙覆天下，而遂可取古人無媿無怍之迹以往膺物，而自信其不撓也。使其爲襲也，則一時之義，一事之義，偶乘乎事之宜，而回念生平取與進退之間，有不慊於心者矣。義因乎時，而心則始終共此一心。不能充滿快足於此心，則始之以無懼，終必有所瞻顧而不敢必爲，不待人之見摘，而先已自處於有所憚而不決之中，能無餒乎？蓋義非僅事之宜，而實心固有之制也。由此言之，唯天地有正直裁制之理，故吾有擔荷馳騁之氣。而吾既有性中固有之義，即

此以爲遇事必行之氣。求氣者，求之義也。求義所生之氣者，求之心也。心不與義離，義不與心離，而心即不與氣離。吾之善養，惟灼見義之根心而不容已者，非因事物而始有，而告子未之知也。我故曰，告子亦嘗言義矣，其所言之義，非義也。以當世無定之是非，俗儒固執之名法爲義，而實未知何者爲義，以其言義爲外起，而非性中不可沒之羞惡也。不知義，則以義爲可襲。不知義，則以氣爲襲義而生。是以欲並以其氣而去之。夫義外矣，而氣亦外乎？氣非外，則義非外，特不集者不知，因而「勿求」之邪說起矣。其集之也，將何如？義之不集，私利閒之也，於是而有治私去欲之事。抑營識之未精也，於是而有審幾度務之事。乃其有事也，但以治吾情之不可不治，盡吾心之不可不

盡，而非曰此義也，可期必於動而可當，即可期必吾氣之無餒也。當其有事，則所集在事。當其無事，則所集在心。雖物之未至，已之未膺，而持此心以存主吾氣者，恒於不見不聞之際，有指示交臨，^①鬼神交格之心，而隱隱一可推行之義，守吾心以專吾氣，勿所忘也。乃其操心之密，而氣不懈者可斷而後斷，可爲而後爲。持此無所屈撓之本體，而不挾義以任氣之一發。則以其難其慎之心，而養此不妄不肆之氣。聽義之生氣，而非以欲助氣之長，故以義助之也。使助長焉，則爲宋人矣。若宋人，而助亦不能助，又將何以長哉？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其閔之也，急於求勝於人之心也。其揠之也，見爲可助而助之也。芒芒然歸，謂其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恃其助而以勝於人。

①

一示，衡陽磯鈔本作一視。

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必然之勢，其子雖欲救之於後而不能也。以此而思，天下之傲王侯、取卿相者，或舍大義而矜矯廉之節，或假一義而欲立不世之功，皆助苗長者。而能養以從容，集以深密，使氣之自生者，寡矣。有助長者，氣小伸而大屈，始勝而終敗。於是而有若告子者曰，氣不可求也，義外也。義無益於氣而氣無益於心，不如清靜無爲，而天下自無能如我心何者，此猶夫不耘苗者也。不耘苗而苗不即槁，故亦可不動其心。而有氣而舍之則即有心而舍之，本所可生而聽其不生，其不動之心，抑將何所用乎？若夫助之長者，則唯挾一事之義，徃爭以與世競得失是非之途，此猶夫揠苗者也。苗本

可長，而不待其長，則成乎必槁之勢。非徒無益於氣，而一挫不可復振，且令天下疑義之不如功利，氣之不如妾婦。而如告子之流，抑以爲逍遙於無爲之不增益其所本無，以譏君子之集義養氣爲襲取，則豈不賊義賊氣而詒人以槁苗之誚乎？故我之必求於氣，而善養以求之，乃實有此浩然者以配道義，而常伸於天地之間，無所恐懼，以虛此霸王之大業，^①固非告子所易知矣。於是公孫丑欲知知言之所以不動心，而問曰，何謂知言？孟子曰，天下之理，其出於天理之本然、人心之所必然者，則雖發之於言，而非但言也。其他，則皆言而已矣。其言，則皆辭而已矣。天理民物之故，統之一理，而見端各異。偶見其一端，而即可以言引而伸之，又不患乎無辭。於是賢智者倡其說，而愚不肖者和

之。以言道也，則天人氣數皆可據其偶然之迹。以言治也，則禮樂刑政且不勝其小辨之工。其始未盡離乎道也，得其一偏，而以一偏掩其大全，於是而有詖辭。既詖矣，於一偏之中，反覆浸淫以求工，而淫辭成矣。既成矣，則可堅執其偏，以背乎大公至正之理，而爲邪辭。邪固不勝正者也，理已屈，事已不成，而更詭託於他端，而爲遁辭。辭屢變而不窮，以言德則可以誣人之性，而使同於禽獸。以言治，則可以飾亂之實，而使指爲至安。當大任者，疑之所自生也。我知其詖也，窺見一曲，而所蔽者大同之理也。其淫也，護其所蔽，而陷焉不反也。其邪也，並其一曲之明而離之，不恤其本也。其遁也，離於理

①「虛此」，衡陽殘鈔本作「取」。

則窮，不得已而姑求勝也。如是者，吾有以知之，求之於吾心而已矣。吾心之所安，即天理不易之則。吾心之已定，無人事百變之差。吾蓋求之，^①求之久而豁然貫通之後，不待求而自無不知矣。夫吾既知之矣，則守吾之正而聽彼之自起自滅於天下，不亦可乎？而固不可也。言不自言，而終則以賊道誣人，壞人心而終不可興王業者，皆在於此。言從心生也，生乎偶然之心，而引而之於詖、淫、邪、遁，則還以生心。辭之所至，若有其理，始於疑者終於信，而心皆從辭以發矣。心既生矣，則爲之立法以實之，於是矯帝王之常法，違人心之公理，而布爲經畫，以爲所以治民物者，皆如此以爲之矣，害於其政矣。政既成矣，亦似有條理焉，^②如有規畫焉，遂舉而實行之，而政發矣。則人情以之

違，天理以之蔑，而害見於事。性惡也，而仁義可以不行。道異也，而井田封建可以不設。爲我也，而君臣可廢。兼愛也，而父子可離。然則言之爲害，如此其大，而吾之知之也不容不審。知之必審，而求之不容不精。此聖學異端、王道伯功必爭之界，吾所奉以治人心、正風俗、奠生民之紀者在是。百世而下，聖人復起，其不能無言而建道法也，^③必可信以必從者也。^④豈若彼告子者自處於蔽陷之中，因欲置是非於不辨，以孤守其心而終離乎道，以不恤其窮哉？於是公孫且知言之不可不知，而不得其所以能知道，則見夫知言

① ② ③ ④

① 求之下，原衍「求之一」字，今據衡陽殘鈔本刪。

② 似，衡陽殘鈔本作「如」。

③ 無，衡陽殘鈔本作「三」。

④ 必下，原衍「矣」字，今據衡陽殘鈔本刪。

之難也。而問曰，言誠不可不知，而知言豈易易哉？欲知天下之言者，必吾之言無不善，而後彼之妄不辨而自明。凡爲言者，以言天下之事，則有講說焉，有辭命焉，在昔宰我、子貢善之矣。以言性命之理，則言其心得焉，言所躬行焉，在昔冉牛、閔子、顏淵善之矣。至於孔子，德已盛，行已至，以膺天下之辨說而膺對之也，言無不中於道，然且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蓋以在己之立言，易。而天下紛起之智數，欲窮其失而伸我之得，不易。乃夫子遊於誠、淫、邪、遁之中，盡咎其蔽、陷、離、窮，而辨其心迹之妄，則道盛化神，其既聖矣乎？孟子乃微示以言之所以知，而明作聖之功，即就孔子以膺之曰，夫養氣之學，以自免於道義之餒。知言之學，亦以妨乎心政之害。此君子之所不可不

修，而馴至於心之不動，亦但以異夫功利之俗驚心於利達、異端之教逃心於虛妄者耳。而子遽以爲聖。惡！是何言也！夫唯冥持其心，置天下之是非於不辨者，則自處於尊高，而妄謂合天道之無言以自矜於聖，而聖人豈若是乎？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自聖德言之也。孔子曰，聖者，德之已至，吾其能以自信乎？唯是吾學焉，研之於心，咎之於理，必求其無不愜於天懷而遂已者，不以詳而厭也。吾教焉，明其所是，辨其所非，必求其無不審於物情而無疑者，不以難而倦也。吾之所以盡乎己而膺乎人者，如此而已。子貢則知聖德之本於聖學，而窮理致知爲聖學之要，乃曰，學惟患其厭耳。誠不厭矣，古今之精義，畢會於一心，此大智之成德也。教唯患其倦耳。誠不倦矣，賢

智愚不肖之通蔽，裁成於一心，此至仁之成能也。仁且智，於物無不成而消生人之憂患，於己無不通而立萬理之統宗。夫子既聖矣，又何辭焉？夫孔子之聖學至矣，聖德成矣，且不居焉，唯是勤勤於學與教，以博通物理，而折千古之疑。我方從事於斯之不遑，而遽謂我聖，是何言也！夫孟子引孔子不自聖之言以自況，則其所自居者可知。而孔子之聖在學與教，則唯是格物窮理，必盡其心以求上達，而不爲物論所疑。以會通於千聖百王，而成大業者之在知言，亦於此見矣。此孟子之微言，未易測也。公孫丑以孟子不居聖，而遂降論焉。昔者丑奉教於君子，而聞孔子之門，若子游、子夏、子張，各盡其高明沈潛之才，而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克致其躬行心得之實，具聖人之體，而

特未能充之以盡其用之大。此皆學聖人之學者也，而夫子何安焉？孟子曰，學必求其全也，非可以一節而遂信諸心也。學抑必求其大也，非可以獨善而無疑於世也。體之一，體之微，吾何安焉？姑舍是而進論之。丑乃曰，伯夷、伊尹，或隱或見，或獨立於物表而不懼，或身任天下而不憂，夫子其殆與之齊乎？孟子曰，夫二子之德至矣，而德所從人，有道焉。由乎其道者，即成乎其德。乃吾所由者不同，則所成者亦不同矣。夫將出而膺天下，則必入而求之吾心。求之心而心正於是，則任天下之百變而不足以動之。不問其所以膺世者出於何術，而問我之所以自命者遵於何塗。故出處者，君子之大閑也。有卓然不易之義，則有斷然不惑之出處。有精義入神之知，則有隨時順膺之出處。故

非其君，必不仕也。非其民，必不使也。治則進，非治不進也。亂則退，於亂必退也。雖世方求我，我可救世，而不動其清嚴惡惡之心者，伯夷也。何事非君？事之者唯我也。何使非民？使之者唯我也。治亦進，進以立功也。亂亦進，進以拔亂也。雖時不可爲，爲或無救，而不動其覺民救澤之心者，^①伊尹也。若夫可以仕則仕，無疑於道之不可行。可以止則止，無疑於道之不可棄。可以久則久，無疑於不善之必遠。可以速則速，無疑於舍此之何適。以一心析衆理之安，而事至即決，物來不違，無所往而勞其心之推測者，則孔子也。夫三子者，皆以其浩然之氣，直行於天地之間，而行之以道義之當然，以造其極，皆古聖人也。吾方日孜孜於學，而未能有行焉，而所願學者，則孔子

也。而學之於仕、止、久、速而時之莫違者，必將學之於可仕、可止、可久、可速之理而物之各審。學之於隨時各得而盡義之變者，必將學之於析理無差而盡知之微。進可爲卿相，而王業亦如其素位之行。退可俟聖人，而定論以折異端之妄。吾與夷、尹之道不同，實其學之不同也。不厭不倦之學，吾從事久矣。四十而不動心，吾之所長於告子者在是矣。公孫丑聞「皆聖」之語，而欲折衷以定論，曰：伯夷、伊尹聖矣，而孔子亦聖。道不同，而其有道也均，若是其班乎？孟子曰：夫孔子而豈夷、尹所能班哉？其聖德不可班，其聖學尤不可班也。且非獨夷、尹，自生民以來，聖者不一矣，盡生民之所知，而知無不

① 「救」，衡陽殘鈔本作「被」。

至，乃以集羣聖之成而爲大成，^①未有孔子者也。公孫丑問曰，夷、尹誠不可班於孔子，而皆謂之聖，然則有同與？斯問也，所以明乎異端、聖道之大別，而會聖人於一途，以立大閑者也。故孟子急膺之曰，有。由乎斯以立本者，斯爲聖。不由乎斯以爲無本之術者，斯爲狂。伯夷、伊尹安得異於孔子，而孔子亦何容異於夷、尹乎？使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道之隆也，有配道者以任之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義之正也，有配義者以決之也。是則一介不取與之伊尹，即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之伯夷，而孔子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者亦同焉。行歌而懷虞夏之伯夷，^②即親見堯、舜君民之伊尹，而孔子操南面之權以進退諸侯者亦同焉。義之精也，氣之塞

乎天地者也。其不孤立一無用之心以浮沈於世，數聖同歸而與異端迥別在此矣。公孫丑乃更進而問所以異。斯問也，欲以標聖功之獨至，而顯願學者希聖之實功也。乃孔子之爲至仁大智，而盡天理物情於學誨之中者，孟子既言之矣。至此，則唯明夫其夔絕古今之有在，而知學聖者之舍此無道也。乃曰，孔子之異於夷、尹，其道之盛，人能知之。而所以爲羣聖之莫及者，則唯及門之士知其下學上達之真，爲可據焉。知聖者存乎智，唯智其所以通天之下理者，而後因聖學以見聖心，則宰我、子貢、有若足以知矣。如謂其阿私所好而

① ②

「之下」，原衍「大」字，今據衡陽殘鈔本刪。
「行歌」至「同焉」凡三十六字，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爲溢美之詞，三子雖汗，亦豈如異端之立門庭以惑天下哉？宰我則曰，天下知堯、舜之聖，以爲莫可及矣，唯未嘗觀也。以予觀之，敏求者如斯，憤樂者如斯也，以故事理明通而心常泰定。堯、舜能以其道義成聖人之大業，而夫子精義入神，以立天下萬世人心之極而遠其害，夫子之賢遠矣。子貢曰，百王有必同之心，而有不齊之道。故德也，政也，以期中乎道義，將無殊矣，而於制作則有差焉。擇天理之過不及，而禮乃得其大中。斂人心之節與不節，而樂乃得其大和。禮明樂備，如斯之難矣。故見其禮則知其政，禮之升降，政之醇疵也。聞其樂而知其德，樂之美善，德之隆殺也。吾由百世而下，以此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乎此則者也。以之論夫子，則禮無不明，樂無不備，既以體道義於

心，復以盡修明於衆論。自生民以來，人治之大備，極乎昭明，未有夫子也。統內聖外王之理於窮理致知之中，古之王者，孰能及之哉？有若則曰，民有心知，則皆可致也。民有氣志，則皆可充也。而受大均之生，本無不相及之理者，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靈蠢殊矣。鳳皇之於飛鳥，文質殊矣。泰山之於丘垤，高卑殊矣。河海之於行潦，大小殊矣。而其爲蠕動峙流之類，則一也。聖人之於民，亦同此形，則同此義，同此知，亦類也。而聖人者，爲民之所不敢爲，不爲民之所競爲，於其同類之中，高自標舉以伸其志，而超然自拔於流俗萃聚之中。凡聖人之首出庶物者，異矣。乃就其出而拔者思之，則爲人之所不能爲者，貞千古之常，而知人之所不能知者，盡萬有之變。其以窮理盡

性，以一心含萬象而盛焉者，未有如夫子者也。豈果人之不可及哉？學未全而功未造極，聖人且弗及，而況於民乎？由三子之言思之，則孔子之賢於堯、舜者何也？爲百王之不逮者何也？爲出類拔萃之聖人所莫及者何也？道義統其同，而仁智立其異，吾之所願學者此矣。吾奉孔子之道以爲道，天下孰有可疑之理而使我心之或動乎？彼告子者，師心自用，而成乎孤僻之學，又烏足以言哉？孟子之與丑言，詳矣。養氣者，道義之所以塞天地而無餒，夷、尹、孔子所同，告子且以勿求而使此心之荒廢。知言者，仁智之所以成己而成物，而正人心、息世害、夷、尹之所不及，堯、舜百王之所不足，亦何望告子之能潛心以求而不流於詖邪哉？蓋正心誠意以立其本，格物致知以盡其用，乃夫

子所授於曾子，而孟子傳之。而非格致之極功，則誠者或非所誠，正者或非所正。故集義必精於義，^①而心愈明者氣愈昌，此聖學、異端之大辨。故異端可託於言心，而必不可託於言知。知者有不厭不倦之實功，不疑乃以不懼，其理甚易，其功甚難，其效甚遲。異端欲速效而憚實學，^②故宜其不足與於此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爲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

① 「精於」，原誤作「於精」，今據衡陽殘鈔本改。
② 「憚」下，原衍「學」字，今據衡陽殘鈔本刪。

之，無適而非仁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說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

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

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應，當作膺。深，宜作突。

訓義 孟子辨王、伯以正治術，曰：「今天下侈霸功而謂王道之不能行者，皆謂王道之難於見功，而霸者之易於見效。而豈其然哉？其行之也，有待者難乎？^①無待者難乎？及其效也，不得已而從我者可據

乎？其率四海以從我而無異心者可恃乎？則試取而並論之。霸者之以內息其民，而外爲分災救患之術者，仁也。而所恃者，則唯其兵威之足以勝人，而假此以動天下也，其必有其土地而後有其人民，有其人民而後兵可彊、威可盛也。故齊先力爭於紀、譚、陽、遂，而晉先竭智殫力以兼虞、虢、屈、薄，國大而後伯成，力已竭矣。若夫王者之仁，保一國以保天下，其心不忍傷物也，其事則順其心而出之也。於是而不貪功利之情，爲天下所共信。而覆育弱小之政，爲天下所共依。則無假於兵威，無藉於土地，而何待大焉？湯之有七十里是也，文王之有百里是也。世守者本不大，而抑無藉於兼并以爲大也。以此

① 一者，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言之，則有待者使無可挾之勢，伯終不成。無所待者即此固有之資，而王業已定。則始之圖其功也，果孰難而孰易邪？及進而考其效，則又異矣。天下之翕然而聽命於霸，亦嘗服之矣。強之會盟，而莫敢不赴。搜之征伐，而莫敢不從。^①乃其服之，以其國大兵彊而服之，非服其所假之仁也。^②窺見其仁之假，而心已厭惡之久矣。以己之國小而力不贍，欲與抗而非其敵耳。然則使其力有餘焉，則競起而爭之矣。故齊桓死而宋、衛交伐，晉伯衰而齊、秦交侵。若夫王者之服人也，非但感其仁恩之及己也。體其包函萬方之心，而戴其一夫不獲之恥，則既中心欣說而度己德之不若，則願戴之爲共主，皆誠也。唯然，則天下無賢不肖，盡欲仰其盛德而從其教令，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唯然，則天下

之無遠無邇，以漸次而來歸，而修其職貢。《詩》所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始於岐西，及於陝東，漸於南國，成於北土，無諸侯民庶之心不服者，此之謂也。弱者從而彊者亦帖，力雖有餘，莫與之抗，而永綏大定之功，垂之卜世卜季之長矣。由此言之，則天下之力，其可恃其終不贍乎？而不恃天下之力不足，而恃天下之心有餘，誠服者之收效，以視力詘者之面從，孰得而孰失邪？然且曰王道難成而霸功易效，則世之不足有爲，而天下其何能有定哉？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居，當

① 莫敢，原誤作「敢莫」，今據陔帖山房本改。
② 所下，原衍「以」字，今據衡陽殘鈔本刪。

作尻。濕，本作溼，从暴，俗誤。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上，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閒，音閑。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弭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爲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陰，宜作黔。徹，宜作撤，直列反。士，讀如杜。綢，讀如稠。繆，武彪反。

《詩》，《豳風·鴉鵲》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爲知道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般，宜作盤。敖，宜作傲。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

之自己求者。《大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道。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訓義 孟子曰：仁君之與天下相通而成治者，此心而已矣。心清則明，明則庶民之情，庶事之理，皆關生於一心，而自不容已於憂勤惕厲，以康兆民而安社稷，仁之體也。仁則一心之中，萬理興焉，萬事發焉，其光大昌明之氣象施於友邦，而人莫不仰其德業之盛以推尊之，榮矣。倘其不仁，一身之外不知有國也，不知有鄰邦之相角立也，昏濁之氣，迷焉罔覺，則卑污之行，爲天下所共輕，役使之，侵陵之，辱矣。今之諸侯，相峙而競彊大，割地納賄，奉冠帶，祀春秋，辱莫甚焉，亦知惡矣，而於不仁之事，以之爲樂，而居之甚安。是猶處地之下，濕必集焉。惡濕而居下，求其免

也，得乎？其處之也，忘其惡。而惡之也，終無以違其惡。不知此惡之心，猶有生人之氣，而特不知反而自計耳。如其惡之，思所以免之，割地請和，無益也，興兵構怨，害且及也。其亦退而自循其本心乎？修德於躬，則迥出於流俗，而置身於高明之宇。資德於上，則自端其好尚，而不陷於污下之中。由是而慎簡乃位，賢者在位，論道者皆清心寡欲之理也。能者在職，任功者皆精明不偷之業也。於是而當國閒暇，不恃外患之不加而遽即安也，心之不自康者汲汲然，及此時也，明其政以勤民事，明其刑以正國典焉。凡此者，心無念而不在國，而無嗜慾以濁亂其盈庭之氣，事集矣，民安矣，此崛起勃興之氣象，將有包四海、理萬民之勢，雖大國能勿畏乎？而孰敢以辱加己乎？說在孔子之

論《詩》矣。《鴟鴞》之詩，託鳥言以見意也。取子毀室之難，亦孔亟矣。而其詩不但惡彼，而但勤自治也。曰「迨天之未陰雨」，「迨」云者，不忘陰雨之且至，而迫圖之於早，即吾及時之說也。曰「徹彼桑土」，必求桑土而徹之，以其堅固而柔和，可以爲固本之資，即吾知所貴、知所尊之說也。曰「綢繆牖戶」，補其隙，營其可久，以爲風雨之防，即吾明政、明刑之說也。曰：「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民彊於鳥，而鳥不畏，有恃在己而物不能侵，即吾大國必畏之說也。而孔子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道定於心，而知之者唯此清明無欲之本體，於得失成敗之數，昭然不昧者也。能治其國家，孰敢侮之？決之審矣。或敢侮予者，審物情之變而慮之也。信其莫敢侮者，審之已定，則榮辱判

然於兩塗，而不戰以屈人之兵，尊俎而寓折衝之定理也。仁之榮也，不信然哉！而今之惡辱者，辱至則惡之，在外患洊加之日。暫惡之而終忘之，在國家幸免之日也。君臣相與賀於廷，陰雨不集，而侮予者免矣，斯太平無事之日，正可般樂也，何妨怠傲也。氣一偷則志已縱，神已迷而事皆廢。賢能以直諫而放逐，政刑以委下而淆亂，民心去，國勢削，彊大者又將起而圖之，禍且日至焉。非禍之不可息也，己之般樂怠傲者唯恐國勢之或振，鄰國之不見欺，而亟亟於耽酒、嗜色、鼓樂、田獵之中以求之也。不仁之辱，豈有爽哉？夫清其心以謀一國，則無所侈威，而大國畏也如彼。喪其心以從所欲，求以偷安，而禍之必至也如此。得失存亡之幾，係於一念之敬肆，非天之不佑之、人之不助之也，無

不自己求之，審矣。自求之而自惡之，辱人賤行之事，以堂堂之國君爲之而不恥。盍亦思福有可求，而圖榮於當念哉？《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凝德於心，而修之在躬，則可以配上帝之命。無疆之福，非天錫之也，自求之也。福自己求，豈不信夫？《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以心從欲而作之，不悔，則天猶可違，而自不可活。無窮之禍，非天降之也，自求之也。禍之自己求，豈不信乎？始於一念之中，天理人欲之分甚微，而成乎禍福之大，成敗存亡之幾不昧。自有心而自忘之，人而不仁，亦不可與言矣。此章「仁」字以體言，無欲而不失其心之謂，與他「仁政」字言愛之理者異。般樂怠傲之謂不仁。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

皆說，而願立於其朝矣。說，弋雪切。朝，音潮。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說，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說，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說，而願耕於其野矣。」助，今作農，俗譌。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說，而願爲之氓矣。」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

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率，宜作衛，省譌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爲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讎。

訓義 孟子曰，仁政行而王業必成，理也，情也，勢也。審於理者，即人情之所必說。

當乎情者，即大勢之所必歸。下順人心，而即上合天意，其故可推詳而信其必然矣。盡天下之人，爲士、爲商、爲旅、爲農、爲氓而已矣。士之所以不歸者，禮任不降，賢姦雜進，以失其擇主之望也。賢者賓之師之，能者信之任之，在位者皆俊傑，而君子之道昌矣。則天下之士，雖未履其庭，而聞而說之，願立其廷以得展其所爲者，此必然之理也。其得主而樂爲之效，士之有此情久矣。商之所以不集者，既賦其廛，又征其貨，以損其求贏之實也。逐末者多，則賦其廛而必不征其貨。逐末者少，則治以法而並不稅其廛。則天下之商雖未入其市，而聞而說之，願藏其市以得遂其所欲者，此必然之理也。其趨利而必擇其安，商之有此情久矣。旅之所以不俟者，名爲立關以禦暴，而實奪其財也。譏

之即所以衛之，而貨無征焉，則天下之旅聞而說之，願出其路，以惟其所欲往，必然之理也，旅之情同也。農之所以不歸者，廢井田什一之法而增加其稅也。復助法以用其力，而畝無稅焉，則天下之農聞而說之，願耕其野，以遂其生，必然之理也，農之情同也。市廛之民所以散者，既有廛居之賦，而又責以百畝一夫之征，它不毛者之布，重困之而日貧也。薄取膺得之廛，而除無執之求，則天下之民聞而說之，願爲之氓，以得有寧居，必然之理也，其求樂土而居之情同也。凡此五者，豈有術以誘天下哉？抑豈必就人國而施不測之惠以招致之哉？法立於此，而情動於彼。試設身而思之，有不說者乎？有不願者乎？君子有不樂得其道、小人不樂得其欲者乎？而世主趨小利而忘大計，策

士矜權謀而廢大法，明明一先王懷邇柔遠之道而不能行耳。誠翻然大悟，有褒保天下之心，而爲平一六寓之遠略，崇道以論官，節取以養民，行之能行之，無憚其周詳，能行之信能行之，勿疑其迂闊，則天下之情得，而天下之勢有不可決者乎？行之於一國，而聲施於鄰國，勢之無微不彰者然也。鄰國之民陷溺已深，而仇讎其君，以怙恃於我，其仰望之深，情也，即勢也，莫能制其心也。或則疑夫其民願歸於我，而其君必疾忌而與我爭，將欲攻我乎？乃不逞而欲犯我者，誰與攻之哉？其民而已矣。以我爲父母，則皆我之子弟，率之而攻，未有爲仇讎而攻父母者。生民以來，有此逆行之勢哉？其倒戈內向之勢不可必乎？夫勢之已成也如此，於是而有伐暴弔民之師焉，彊者無與之

戰，弱者無與之守。雖國大兵彊，君驕將悍，民已散而孰能敵者？盡天下矣。夫同爲侯王，其不相下者固然。乃一旦惟我所欲爲，而無能敵，此豈人之所能爲乎？

天授之矣。所討者天討，則所命者天命，此奉天以平定天下，而天必不我違者也。民心得矣，天意歸矣，然且疑諸侯之不易順，萬姓之不易服，四海之不易一乎？以情度之，匹夫匹婦之好惡甚易見矣。以勢揣之，東西南北之風尚所必然矣。則上天曆數之攸歸，又何疑哉？故行仁政而王天下，非迂計也，情也，勢也，即理也。而無如世主之不能行，何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晷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讀如黜。內，讀如納。要，本作嬰，俗省譌，此讀平聲。惡，讀去聲。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

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讀去聲，下同。「辭讓」之「辭」，宜从受从辛，「言辭」之「辭」，宜从亂从辛，古本各別。

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端，宜作端。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火然發宜之火，^①今俗加从火作燃，謬。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

①「火然發宜之火」，疑當作「火然之然」，宜作「然」，文意方

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訓義 孟子曰，世主無不有可治天下、保四海之資，而規規然狹小於功利之中，其臣

又爲王道高遠難行之說以蔽錮之，是其良心之不容昧者未嘗不時一發見焉，而功利之術牿之反覆，則乍見而終隱。嗚呼！一心可以函萬理，一念可以周六合，仁不仁之分，在充不充而已。夫人之心，用焉而無不靈，施焉而無不順，我體之於天生人之理，而靜謐於夫人必動之幾，豈不皆有不忍人之心哉？我與人而皆人也，己所不可忍，即人所不能忍者也。割棄斯民之生死，漠然不恤，皆利欲逞而勞其心之不安。若其人憂而不能忍其憤歎、人樂而不能忍其欣說之本心，則匹夫匹婦有之，帝王亦有之，堯、舜、湯、武有之，桀、紂亦有之，而奚容自昧乎？然而其心然，而其政不然，則將疑心之起滅於一念，而無可與人同憂、與人同樂之條理哉？而不觀夫先王乎？先王不忍人之心，亦猶夫

人之心也。乃既有此心，則不忍不與人同憂者，^①即有所以遠人之憂者，不忍不與人同樂者，^②即有所以遂人之樂者。好者聚之而已原不勞，惡者勿施而已原不損。而教養之綱紀，順此一念而無不有條理之可循也。然則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人一人也，不容忍者一也。可以全一人者，即可以全天下。盡吾所不可忍，而吾心之安，即天下之情皆得。因人而治，因時而治，皆此心無所缺之條緒，即天下無所難之治理也，^③不猶運之掌上乎？甚哉！此人人皆有之心，即天下治平之理，晷識之而豈其遠哉？乃今之言政者曰：世主之德，不先王若也。先王之心，惟天授之獨得，而謂人皆有之，將疑吾言之過許斯人而厚望之耳。乃吾斷然於人欲橫行、天理漸滅之餘，而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豈

信在我之心而不曲體天下氣質之不齊乎？天之命人，此心也，未知天者不易語也。人之存之而全有之者，此心也，未能存養者，不易測也。今且就夫人而言之，奚必問其心之存去何如哉？但猶是人耳，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前之未嘗擬一陷危之象，後之或不能善其拯救之術。而當斯時，則皆有怵然而驚、惕然而懼、惻然而動、隱然而悲之心矣。此心也，發於不及覺，不知其所從來，動於不自持，盡忘乎其有他念。夫人之心一轉念而其出也異，則有恩怨毀譽之情焉。乃試反而晷人之此心，謂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而市恩乎？

① ② ③

「人」，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人」，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之治」，原誤作「治之」，今據衡陽殘鈔本改。

非也。謂以要救人之譽於鄉黨朋友乎？非也。謂惡殘忍之惡名而避之乎？^①非也。任其然而不得不然，有其必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夫人試反而思之，人皆有之而已獨無乎？己既有之而謂人之或有不有乎？^②天理見於初幾而人心效其必動，有如是乎？則由是觀之，而人之爲人，心之爲人之心，類可推矣。艸木有氣而無情，禽獸有情而無理，兼情與理而合爲一致，乃成乎人之生。故遇物之危而惻然動，見人之哀而隱然恤，雖殘忍習成，而當可惻可隱之時，則心必動，如其悍然而忍忘之，則必非人而後然矣。於己有可媿而羞之，見人有不善而惡之，雖廉恥道喪，而於可羞可惡之時，則心必動，如其坦然而忽忘之，則必非人而後然也。得非所有，不容已於辭。人不可陵，不容已於讓。雖驕盈

氣盛，而當必辭必讓之際，則心爲之動，如其傲然而安之，必非人而後然矣。理所同是，不可以爲非。理所必非，不可以爲是。雖私利相蒙，而當一是一非之著，不覺而動，如其冥然而莫覺，則必非人而後然矣。賢者全此心，而不肖者亦不昧。後念失此心，而前念必不迷也。孰有終身而無一日之明，終日而無一念之發者乎？是何也？天命之爲人，而仁義禮智早在性中，牿亡之餘，^③不能盡喪，因感而發者，仁義禮智之本體於此見端也。夫仁之全體大矣，以徧民物而施其愛，而其不忍之心，即此偶露之惻隱，無異心也。義之全體精

①

②

③

下「之」字，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人之」下，原衍「君」字，今據衡陽殘鈔本刪。

「牿」，衡陽殘鈔本作「牿」，當是。

矣，以制事物而無不宜，而其不爲之心，即此乍然之羞惡，無異心也。吾性之禮，節文無不具焉，而不僭之則，即此不容己之辭讓之心也。吾性之智，物理無不答焉，而不昧之明，即此不可誣之是非之心也。全其心之體者，大用即此而流行。則先王不忍人之政，由其不忍人之心，^①而不忍不宜，不忍不中，不忍不別，經緯萬變而咸因於一念。乃失其心而不能存者，其不忍爲其所不爲，受其所不可受，誣其所不可誣，亦忽遇所感於計較不起，思慮不及之際而見其端。此端也，以全體注於一念，而一念即其全體。然則於以推行仁義禮智之實，豈有不能者哉？則其有是四端也，猶其有是四體，而在手能持，在足能行，皆不待於體之外而別求用也。四體有彊弱，而無不可持、不可行之體。^②四端有偏全，而

無不可愛、不可宜、不可履、不可辨之心。乃今之人君，雖其無有仁義禮智之成能，而乍然之頃，豈無此四端也？於四端既自有之，乃曰仁義禮智之以運天下於掌者，非我能也。高者以功利爲己能，卑者以嗜慾爲己能，豈非自賊者乎？其臣亦曰吾君所能者，功利而已矣。不然，則偷安以遂其所欲而已矣。君有其天良，而我摧折其生理，豈非賊其君者乎？如其因此念而求之，而其心之不可遏以行乎政之不可廢者，將何如哉？如使凡有四端於我者，因其必發之幾，而自答識其心之何以生，因以知其心之不可止，而爲臣者又能迎其幾以使之自求而自得焉。於是而

① ②

「人」，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不可行」上，原衍「無」字，今據衡陽殘鈔本刪。

知一念之如是，則他念之必不能不如是。一事之可能，則事事之無不可能。此不可忍也，孰可忍也？此不可爲也，孰可爲也？此不可爭也，孰可爭也？此不可不辨也，孰可不辨也？擴其現在之心，以仁心而得仁術，覺經權常變，^①皆有可自遂之本心。充其未生之心，以萬理而生一心，覺天地民物，皆無不可通之心理。信能然矣。斯時也，發而不可復禁，順而無能相禦，火之始燃，泉之始達，鬱者散而滯者通，及於一家，及於一國，及於天下，不忍之心熾盛周流，良自樂也。心之所莫息，即政之所必行，仁義禮智之大用日新而益廣，豈有涯哉？天下運掌，而孰曰不能乎？故止此一心也，其量本充，而能充者存乎人耳，則保四海者無不足也。四海雖大，其人雖衆，不忍其失養而養之，不忍其

失教而教之，止此不忍之心滿於其量而已矣。乃有此心矣，無不可充，而私欲蔽之，邪說亂之，止於此而已矣。則勿論天下也，即以事父母，而在心之愛且或奪之而不行，一事之孝且又繼之以不順。不足以事父母，豈其不能哉？所不爲耳。夫人即不肖，亦孰無事父母之誠，忽動而不可已者？然而足事者不多得。則以此思之，仁民愛物而以義、禮、智盡其用，亦孰無此可能之端？狹小於功利之中，蔽錮於嗜慾之內，而上下相諉曰不能。故不能之說，以賊天下而有餘。此章前後俱自人君上講，中間推開印證耳。俗講全不相貫。以「不忍人之心」句推開說，不頂先王運掌，且是做得去，不曾說效。「所以謂」

①「覺」，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三字有情。^①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讀如含，俗寫作函，非。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爲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槨，利人之死。槨，

本作樟。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爵，本作齋，俗从時，省譌。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

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由，當作猶，傳寫之譌。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爲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

①「此章前後俱自人君上講」一節，衡陽殘鈔本屬小字注，且無「以不忍人之心」以下三十二字。

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訓義 孟子曰，人之有心也，而術生焉。乃術生於心，而還以生心，善惡各成其條緒。習之不已，而其中之條條緒緒日以著，而樂爲之不捨，則心亦專移於此而盡忘其他。此非心之咎也明甚，而天下舉歸其咎於心，不已過乎？夫人心之本體，自有其至安而必處者，迨其牯亡之餘，^①則又有慙媿而不能自安者。能不失其天良者，於此求之而已矣。自其本心而言之，人之所以爲人者，仁而已矣。迨其後而仁不仁分焉，今夫矢人，孰能謂其所爲者非不仁之器乎？而從其心以覈之，非有所伎害而欲殺其人也。則以視函人之所爲以衛人之生者，又豈有別哉？各習其事、各盡其能而已矣。然及其爲之也，則專心致志以

爲之，心亦盡於所爲之中矣。矢人則惟恐不傷人，非其所傷者所欲必殺也，而精之又精，求一念之欲人生而寬之者無有也。函人則惟恐傷人，非其所欲不傷者所欲必生也，而密之又密，求一念之聽人死而不卹者無有也。此其得失不在心，而心從乎其所爲。天下事之類有然者多矣。巫豈必仁哉？而惟恐人之不生。匠豈必不仁哉？而唯恐人之不死。所爲在此而所利在此，又豈矢人與匠之獨利而函人與巫之獨不利乎？術使之然耳。故心可任其固然，而術者千塗萬派之分，兩端而止。義利也，生殺也，君子小人也。志至之，知從此人之，力從此用之，師授之，友輔之，熟其肯綮者自不容已於中廢，乃仁不仁肯

①「牯」，衡陽殘鈔本作「牯」，當是。

馳，而終不相雜，慎之於其始而已矣。不
 慎，則本非殘忍之心，而成乎賊害者迷而
 不復。天下之爲刑名，爲耕戰，爲縱橫，爲
 無父無君之教，皆矢、匠之屬也，可不慎
 乎？夫慎之之術無他。是非之心不昧，
 則擇善之識必明，亦因吾心固有之智而已
 矣。故孔子曰，擇居者以里有仁厚之俗爲
 美。身且以仁而安，而況心乎？若擇所
 以用此心者，而處於不仁之術，斯人也，雖
 利害精，而焉得謂之智也？以孔子之言
 思之，擇處之必審，豈有難辨之得失哉？
 誠擇焉，而仁之當處也明矣。夫仁，豈非
 天之尊爵乎？天以大生之理生萬物，統
 萬物而爲其父母，乃即以此理授之於人，
 而使撫倫類以爲之君長，何尊如之？人
 能居之而宅豈不安乎？天下至凶至危之
 塗，皆始於嗜殺之一念，而慈和者物之所

不爭，矜育者物之所不忍害，何安如之？
 人之擇術，抑求其尊以安者而已矣。仁道
 甚易，爲之由己，誰禦之而使不仁乎？則
 惟一是一非之塗顯陳於前，而偶一念之狂
 趨，盡忘其得失之明辨，不智乃以成乎不
 仁。仁南於心，而智因術而始見。故君子
 清心以無蔽其本體之明，而明斷以警夫流
 俗之好尚，惟其智而已矣。夫智不智決於
 初念之明昧，^①而仁不仁遂成末流之習尚。
 然則一不智而此心遂終迷而不可復乎？
 又非然也。迨其後而仁之在人心未嘗無
 發見之萌者，其幾亦可乘之，而速改於其
 術，吾安能無望焉？由不智而陷於不仁，
 所知者不仁之謀也，所爲者唯恐或仁之事

① 一昧，字至。不容不辨也。凡六百四十一字，原作「以下
 開」，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也。則自此以往，尊卑愈失其辨，安危愈昧其理，益不智矣。於是而出之必迷其序而倫物斁，無禮矣。處之必違其宜而事理乖，無義矣。斯人也既已自絕於君子之塗，則必入於細人之類，有才而但以效奔走，有辨而但以供談笑，榮辱聽命於人而莫能自主，爲人役而已矣。斯時羞惡之心有不容已者。驕人於白晝，而難忍於清夜，安能無恥乎？而術已成矣，品已定矣，求免於役而不得矣。殆猶夫弓人、矢人，各精其藝，各司其職，雖或念及弓矢爲不仁之器而恥以殺人者自食其利，庸可得乎？雖然，亦其恥心甫動而旋隱，不能真知其不可而引愧於不忘也。如其誠恥之矣，則人心未絕，天理未亡，舍其謀利計巧之術，而修含弘慈吉之事，進則見其容保天下之功，退不失其萬物一體之實，則亦

何至僕僕然爲時君之所驅使、末俗之所顛倒，而爲人役哉？此在一念之吸反，而仁不仁之相去即已殊塗分馳，而不遠之復終無悔矣，是其舍不仁之術而爲仁也。如射也，高下偏正，分於毫釐，而差以尋丈也。正己而已未正，己而不敢發也，擇之精也。其己未正而發之，失至於不中也。有勝己者不怨焉，以不勝爲恥，則以改前之失者爲圖，反求諸己而一出於正，豈其遠乎？故人役之可恥，何以見君子而厭然？何以遇仁者而不勝？乘此不自安之心，以亟改其術，夫人豈果有終於不仁者哉？夫人豈固有不仁之心哉？一失其術而心爲之迷，一知所恥而心即可用。心可用，而術自無難擇也。始之無必喪之心，終之有可求之心。故今之爲殘忍刻薄、賊民而無君父者，無不可使歸於仁。而習俗淫

溺，道術多岐，其爲害最烈，君子不容不辨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

周

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呂言。」蓋不待有過，而能

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己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勞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舜之側微，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訓義 ①孟子曰，君子之善，所以成己也。

而成己之至，即所以成物。於成己而見其樂善之誠，於成物而見其用善之大。要之，己之善必資乎物之善，而物之善亦

①

此節訓義，原在「樂」字，今據《禮記》疏本補。

即善之在物以善之，其不恃己之長以自用而用物，則一也。夫誠能集天下之善以爲善，推而廣之，又焉有窮哉？此其道，古之君子無有不用之者。其在子路，則苟有過焉，人告之則喜。過生於不及知，而人知之。子路以爲非人知之而已不自知也。使我能聞所未聞以遷善者，人也。其喜也，樂善之誠也。其在大禹，則聞人之以善言進者，拜而受之。己雖無不善，而善不盡于己。禹以爲善非己所可盡，而人能盡之。使我能知此之爲善而後更有善者，人之言也。其拜也，樂善之誠至矣。喜聞過，則過日遠而善日進。拜善言，則言日進而善日弘。賢者有過，而能不終於過。聖人既善，而益成其無間之善。皆資人以成己而已成也。而其在太舜，則更有大焉。有過則喜於

告，無過則無不自是之見，善有窮也。聞善而拜，未聞則且用己之善，善未公也。故皆能以物之善善己，而善終於己。舜於此其見善也廣矣，其用善也弘矣，大無以加矣，蓋善與人同者也。舜知善者，天下之公是也。我能及之，人亦能及之。我能行之，人亦能行之。期於善而已，而何弗同焉？唯其同善於人，而忘夫資人以益己之心也。故於事理之至，不先以己之聰明聖智，度理之所當然而信之，且以無思無慮之虛衷，聽衆論之各言其是。無先定之衷，則言者無擇，而所行者皆從人也。於是而問察之已盡，兩端之可執，則於其善者樂取而爲之。人之有善，欣然於善之可爲，而更欣然於人之得善。其以修之於身者，明著於人曰，此某之所以益我者，而我特從之也。其以被之於

物者，正告於人曰，此某之所以詔我，而使我行者也。故自耕、稼、陶、漁，以善在躬之德，以至於帝，而善萬方之治，皆已無先設之善，而取於人者也。玄德日以積而高深，至治以宜物而廣大，其盡善之量以成己，有如此者。而不但然也。天下以善在聖人，而非己所得與，則人且因之以自阻。天下即以爲己之有善，特以資聖人之廣大，而行之者終在聖人之成能，則人雖有所動，而終有所疑。若取諸人以爲善，則聖人無善也，而善皆人之善也。由是而自知自信曰，凡聖人之所以成其聖德而著聖功者，皆我之所行、我之所言也。人人自信其爲聖人之徒，而自勉於善也無已，非與人爲善乎？與人爲善，而成己者在是，成物者在是，舜之所以爲大，不在是乎？故君子之道，以至

善爲歸，以萬物爲一。己必求夫善之流行於天下，而刑賞不用，風俗咸淳，則惟以在己之至虛至公，獎天下以日進於善之一塗，五品不教而自遜，庶事不勞而自康，亦孰有大於此者哉？乃學者未至於此，則惟先去其怙過自是之心，進之求善無窮之志，盡其誠於樂善，而推而廣之，則與大舜成物之功能同其大。成物乃成己之至，而成己爲成物之本，此君子之道所自入也，可不務哉？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讀如潮。上「惡」，去聲，下如字讀。浼，莫罪反。」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爲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逸。袒，本作仞。裼，音錫。裸，魯果反。裎，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爲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

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訓義 ①學者之尚論古人，其道不一。就古人而論古人，則行苟造乎其極，皆必推之爲聖。以古人而爲己之效法。則雖行造其極，而不敢效之以爲君子。就末俗之頑懦鄙薄者而言之，則有可風動乎百世者，信其爲百世之師。自吾所擇善慎修者而言之，則於以進德而爲君子者，必辨乎君子所由入德之門。故孟子推伯夷、柳下惠

① 此節訓義，原作「闕」，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爲聖，而至此則明其不可學而已不與同道之由，先述其遺行，以俟論定曰，伯夷、柳下惠之風尚矣，取其事而備言之，其行可征也，其立心之定、居心之安可知也，則所以成乎其道，而後之人有可師，而亦未可盡師者，又可推也。以伯夷言之，義所不正，道所不合，則見爲非我君也而不事。志所不同，德所不合，則見爲非我友也而不友。若君而惡矣，不但不仕也，雖欲一造其朝而必不往。人而惡矣，不但不友也，雖欲一與之言而必不應。其去之唯恐不速，絕之唯恐不甚。偶一不謀或立於其朝，而與之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泥塗緇炭之中，容爲之變而心爲之驚，不能以俄頃安也。其惡惡也如此，則推其心，一物之惡、一事之惡不能忍也。乃至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亦鄉人之常耳，而

望望焉去之，若將浼焉。在己者純乎莊恪嚴威，而不能受一物之狎，所必然也。是故其出亡在外，而當時慕其賢，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其樂善之誠非不可取，而彼以爲其善與惡未可必，受之而無能遠焉，不受也。其不受也者，豈徒自以爲高尚哉？蓋見一己之是，而知天下之皆非。疾俗已甚，而見辭命之爲末，有所不屑也。以柳下惠言之，所事者汙君也，屈節而事之，非羞焉。所爲者小官也，降志而安之，弗卑焉。賢不見知，而不論其知不知，不以其弗能容也而隱之。道不可伸，而不恤其伸不伸，不以其不可與謀也而必用焉。由是而遺佚矣。以爲吾自不能顯於世也而弗怨。遺佚之久而阨窮矣，以爲世自不能安我也而不憫。故其言曰，爾自爲爾，吾弗能使爾之不爲爾

也。我自爲我，豈因有爾而損我乎？禮不能喻群愚以所不知，法不能禁群不肖以所不行，雖袒裼裸裎於我側，亦爾自爲爾而已矣，焉能挽我哉？故非君之君，非友之友，不可與處之鄉，而由由然心不爲之動，與之偕而吾自行吾志焉，不自失也。當其時三黜矣，可去矣。或有以姑留之說援而止之而遂止。夫其援而即止者，豈可見爲可止哉？以爲汙君末俗，初不足與較是非、辨榮辱，若見爲可去，則猶與之爭得失可否，而已固不屑也。孟子既據所聞以述其遺行如此，乃進論曰，夷、惠之行如此，其不相謀而各極其至也。就夷、惠以論夷、惠，表裏一也，始終一也，志無有不遂，行無有不成者。而就君子大公至正之理以論夷、惠，而更就君子立心制行以立作聖之基而擇善以從

者言之，則伯夷隘矣，於己既無覆載之弘，於物亦無曲成之化。柳下惠不恭矣，於物既有狎玩之心，於己亦失莊嚴之度。伯夷欲全其心之清，乃由乎其道，遂專精竭情以趨於孤高而爲隘。柳下惠欲養其心之和，乃由乎其道，遂率意安心而趨於簡忽而爲不恭。然則執一端之善，極而至之，非隘則必不恭，非不恭則必隘。君子酌乎理之大公以宅身，而審其德之至正以宅心，所學者不在是，所尚者不在是。雖知其可以起頑懦而化鄙薄，而我之自命則無待聞風而興起，而豈循其心迹以從事也哉？由其隘，雖至於夷，而猶不能全萬物一體之仁，而況乎其並不能爲夷而徒自絕於世。由其不恭，雖至於惠，而猶不能盡吾正己正物之大，而況乎其且不能爲惠而且同於俗。擇善必

精，而執德必弘，君子知所由矣。尚論之與躬行不可一概論，而風百世之與立道統尤不可以一概論也，如斯矣。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二十五終

四書訓義卷二十六 孟子卷四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爲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郭，當作壘。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

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池，本作沱。粟，本作粲。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訓義 孟子曰，諸侯之失道，言兵者亂之也。

以爲戰而能勝，則可以威服天下，而何用此迂遠難行之道爲哉？乃戰不息，而勝不可必。詭勝詭敗，以自趨於危亡。不知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即以戰言，又豈違道而有常勝之理乎？則吾且與之言兵。今之言兵者有二：曰天時，曰地利。而君子之以道得民者，則曰人和。人和非以戰也，乃即以之與天時地利較勝於戰，而得失之數有不曉然者哉？孤虛衰旺，觀星占氣，皆以人之小慧測天，而非天無心之化必然者也。較而論之，不如地利之爲攻爲守，有便有不便之成形矣。^①乃地利可乘而不可乘也，以人用地，非以地而用人。進退勇怯，地能爭利於俄頃，而得失無定理，不如人和之無所往而不同心戮力者，明矣。此其明明不相如之情形，亦嘗取成敗已然之迹而驗之乎？不有三里之城，

七里之郭，有可守之地利，^②而環而攻之乎？乃守者終固，攻者終潰，曠日持久之中，以天時言，必有福德在我而刑害在彼之日矣。然而終不能勝者，則以城郭爲可據之形，勞逸俛仰之勢殊，非如天時之說有其窺測之言而無實也。^③天時不如地利，不亦較著乎？地利實而天時虛，其得失且然，況人和哉？夫不有城非不高者乎，我可馮以俛擊也，池非不深者乎，敵難薄而相迫也。藉以守險而禦敵者存乎兵革，乃革非不堅緻，而兵非不犀利矣。有險可據而持久者存乎食，乃米粟又非不積之多矣。然而敵一至則委而去之，曾不能

①

下「有」字，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②

「利」，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③

一如，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食其米粟，用其兵革，嬰城池以一戰者，亦往往而有，則何也？惟上下離心，而浮言煽動於前，潰散終不可止，則惟人心不和之故。地利不如人和，不益較著乎？由此言之，天時勿論矣，地利可恃而終不可恃。欲操常勝之術，而但倚山河之固，此亡國喪師之所以積也。故語有之曰：封疆之界所以域民，而使民之終不離叛者不在此也。禁之而不戢，有不禁而自安者也。山谿之險所以固國，而使民之共保吾國者不在此也。有險者或亡，而無險者固存也。兵革之利所以威天下，而使吾民之勢盛而敵不敢輕者不在此也。如林者倒戈，而制挺者可撻也。人和之有聚而無散，有安而無危，有勇而無怯，明矣。乃所以不恃彼而恃此者，將何以致之哉？道而已矣。民有民之道，恒產與恒心相因而

有。君有君之道，善政與善教漸進而深。好戰樂殺者不得，而聖仁講讓者得之也。得之焉，則人切元后父母之戴，而助之者多。失之焉，則人有怨咨離叛之心，而助之者寡。其助寡乎，則衆志一搖，雖親戚亦革面以全生，而降畔不可止。誠多助矣，則仁聲遠播，將天下皆棄主以歸附，而咸順無逆。於是而興伐罪弔民之師焉。吾所用者，天下之所順也，不期而會者盡乎五服。所攻者，親戚之所畔也，聞風而附者在其宗臣。故君子之師，兵臨而瓦解。以順人心之勢，成其不嗜殺之心，不戰而敵自服，自古然矣。或其黨邪醜正之有徒，不度德量力，而與我戰乎，衆勢合而勇自增，桓桓赳赳之氣不可當也，其勝必矣。然則盡言兵者之說，終不能如君子固結人心之本術，情勢之一定而不易者。乃

好戰樂殺之徒猶曰：「君子之道非可以制勝，宜於古而不宜於今爭戰之世，乃指天畫地，以社稷生民供其邪說，不亦深可惡哉？」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朝，本作輸，章內「朝」並直遙切，惟「朝將」之「朝」如字讀。幸，本作吝，今作幸，俗譌。造，七到切，下同。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郭，本作鄆，本齊附庸國也，今省作郭，非。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

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憂，宜作憊。

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

敬王也。」惡，讀平聲，下同。前，本作前。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且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俟，本作候，從彳亦通，今寫从亼，誤。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

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讀平聲。慊，口諫反。長，讀上聲。

慊，恨也，少也。或作嫌，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爲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爲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訓義當分爭之際，而欲成圖王之大業，其失之也，恒以其主之驕也。君既自習於驕而士復諂上以成其驕，於是背道棄德，皆惟殉其君之所好而莫之違，未有可成者也。君無不敢之心，則不足以承靡諶之天命。士無不可之志，則不足以伸獨是之大謀。乃士無其不可者，而君遂忘乎其所不敢。此無他，惟爲士者上以其君爲不足深言，而內求諸己，無道之可行、德之可據也。孟子思大用齊以安天下，其與齊廷之臣，志異道殊，則所以自處之禮亦殊。此其深心卓識，齊君不知，齊臣不知，即及門之士、兄弟之間亦不能知。而孟子獨以其不可者，欲動齊王不敢之心，以抑其驕，而使遜志於道德，故遊於羣不相知之中，不得不詳辯焉。孟子以客卿之禮不與趨朝之常數，而將朝王必有關於興亡之大故，

而恐王謀不及此，欲告之也。乃王亦知請教於孟子矣，而習於可召之臣，不知驕之非道，乃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①則以有寒疾，不可以風，而不能矣。詰朝將視朝焉，如夫子惠而顧我，則可得見也。不識可乎？辭之遜也，亦孟子不可屈之氣象有以遙抑其驕者使然，^②而其心之驕不可奪也。孟子於是不待躊躇，直詞以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一如其來言之詞，見吾之不可者與王相亢而無容下也。乃王之稱疾，託詞也，則亦可知孟子之稱疾，亦必託詞也，於是而思孟子之不可召者何故，則驕氣懲而促駕以來。孟子之待王也厚，而望之切矣。至於明日而王未至，則其不悟也可知，乃出弔於東郭氏，使王聞而知其無疾也。公孫丑不足以知此，乃曰：昔者辭以疾，夫子或有意焉，然

不可不存一周旋委曲之意。而今日弔，無乃不可乎？孟子以其不能體吾深心，未可告也，則謗之曰：昔者疾，疾自疾也，昔者自有昔者之道也。^③今日愈，愈則愈矣，^④今日自行今日之事也。吾何所慊焉，而不弔乎？乃王則習見夫士之可召，而不疑孟子之不可，信為果疾，而使人問疾，且醫來焉。獨不思王之寒疾，待人之問而需醫乎？何已可挾詐以驕，而孟子之必果疾而後可辭也？孟仲子見孟子之不在，而若慙若懼，乃對曰：昔者有王命，適有采薪之憂。今病小愈，不敢自寧，而趨

①「就見者」，衡陽殘鈔本作「欲就見」。

②「屈」，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遑」，衡陽殘鈔本作「稍」。

③「昔者」至「道也」凡九字，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④「愈」字，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造於朝。以是爲可釋慙而掩過乎，乃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仲子，習家訓者也，而亦如是。千古不可屈之大義，一時必伸之素志，誰則知之？且使孟子而如仲子之意，遂中道而趨朝也，則前此之辭果詐也，果傲也。詐則必飭，而傲不可長也。而孟子之所以待王豈如是哉？此其爲意，丑且不知，仲子且不知，而王之不知可知也。然則所以革王之驕心而使遜志於道德，以成大業之深心，期王之厚而不自失其正者，將容己於大白乎？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可因景丑以喻王乎？而齊之臣果厚疑孟子之亢，而且不能無言矣。景子以諂王求容之心，而託之於天性民彝，冀以折孟子曰，君子所必明者，莫大於倫。而倫有大焉者，內而子事父，外而臣事君，尊親一也。乃父

子則主恩，而情重於禮。君臣則主敬，而禮重於情。父慈子，而子且愈不忍不篤其恩。君敬臣，則臣何得不隆其敬？乃丑見王之敬子也，盈廷之所不逮，而未見所以敬王，且有大駭於羣心者，何與？孟子曰，惡！曾是不敬而可行於君臣之際者乎？而我豈過自亢而忘敬也乎？謂我不敬，是何言也！子不明夫敬之義耳。敬者，藏於心而非飾之於外者也，有諸中而抑必形於事者也。敬之者，尊之也。而子謂我之不敬，以齊人爲敬乎？君道，仁義而已矣。成君之尊者，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下而已矣。以此奉之於君，則天下莫不尊親之美，皆吾所效於君者也。而齊人無有以與王言者。嗜好則供之，功利則謀之，夫亦猶是天良之未泯，豈以仁義爲不美乎？其心曰，王之所好者在是，所可

爲者在是，而至仁大義之言不足與深論也。則其以庸陋待王，而疾視其危而不救，不敬莫大焉？我則學之也有其不可欺之素，矢之也有其不可隱之誠，^①將使王居仁由義，而盡堯舜之道。非此者，以爲負王恩禮之勤，而心有所不敢。則夙夜自矢，大庭無媿之忱，豈齊人之所能及哉？而子何謂我不敬邪？景子曰，以此爲敬王，藏於隱而可自託，豈敬也哉？勿亦欲自標榜以成一家之言，自高尚其事而已。我之謂子不敬者，實徵之人臣事君之禮，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唯而不諾」，情之迫也；「君命召，不俟駕」，志之恪也。今子固將朝矣，非不欲見王而有所稱說，乃聞王命而遂不果，則立意以與王相亢，是與夫禮之所宜若不相似。非禮無以將敬，非敬則不能率禮，而何辭於不敬乎？

孟子曰，禮所云者，以君臣之分已定，而國家無事之日，命官分職，各有所司所宜趨之事，而豈我今日與王之謂與？夫我今者，合則進，離則退。所以願與王同事而不舍者，將何爲也？乃士之至於王廷者，以王之巍巍然據千乘之富，^②侯王之爵，奪其貧賤之守，而志懾神沮，有言而不敢陳，有道而不敢伸，以使王日見其尊，不期驕而自驕，成乎無所能爲之庸主耳。則請言君子之所守與王者之所尚乎。夫君子之所守，有其必不可者，非廢君臣之義也。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矣。不可及者，惡用淫吾意以思及之乎？乃彼以其富，而我之仁可以並育民物者何富如之？

① 「其」，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② 「乘」，衡陽殘鈔本作「里」。

彼以其爵，而我之義直方不屈者何貴如之？我授自天，而彼得之人。吾行吾志焉，不失吾仁義，而不失吾貧賤，吾何所歉而唯奔趨恐後以受命哉？^①夫豈於君臣相敬之義有悖焉，而曾子乃昌言之不慙？則敬行於君臣之定分者一道，而義正於進退之先者又一道也。斯道也，天之秩也，即天下人心之同然而無不可達者也。故敬者，敬其所當尊之謂。而古今上下有必不可不尊者，無時而或屈，其理凡三：則爵其一也，以定分也。齒其一也，以明序也。德其一也，以尚賢也。是以天下之人莫敢不貴貴焉，莫敢不長長焉，莫敢不賢賢焉。而所以並行而分用者有三：在朝廷則莫如爵矣，臣主之分已定，率百爾以敬一人，莫之易矣。鄉黨則莫如齒矣，子弟之率唯謹，忘貴賤以事父兄，莫之易矣。

至於世已衰而欲輔之以成久安長治之世，民無主而欲長之以合九州一統之民，則唯有德者可以任之。天屬以先知先覺之任，人待其已飢已溺之仁，君抑恃以成莅中國、撫四夷之業，望之重，則道不可得而輕，莫如德矣。則爵亦一尊耳，君以莅百職庶尹，而待榮待辱之上所必尊耳，惡得挾此以慢天顯之齒、帝簡之德哉？然則吾誠有其可尊者，而欲唯唯諾諾，辱吾德，以耆老之季隨後進以奔趨，誠有其不可者也。夫士既誠有其不可，君知其不可，而不敢之心不容已於兢惕矣。夫王者之所尚，唯有其不敢者。故將大有為之君，其大有為，非小功小利之上所得與其規畫。而欲大有為也，必且於天命未集、人心未

① 一說：寧陽殘鈔本作「謙」，是。

一之先，預有以定其經綸。於其時，分職任功者有臣，奔走禦侮者有臣，下而奉命列班者有臣，此皆可以不俟駕之禮役之者也。而其所夙夜基命於宥密、坐論俛臨於萬國者，則尤有臣焉，此不在可召之列者也。坐而思之，起而欲行之，不決也，非此臣而莫能決也，則造廬以請命焉。其必如是者何也？德本尊也，而慢心一生，則視爲平易無奇之德，而權謀之術可與並驅。道本可樂也，而慢心一生，則視爲淡漠不可好之道，而嗜欲之興分其定志。尊之，而後體道以經天下者見爲不可易。樂之，而後進德以一王心者見爲無所勞。奉教於君子，即奉君子之教以宰制萬物，而爲生民之主。苟不如是，則邪佞進而主術雜，其不可足與有爲，而賢者亦將如之何哉？夫臣則信可召也，禮非無謂也，而尊

德樂道之主知君臣之分已定，則吾尊尊樂樂之志不可得而伸，^①故名爲臣也，而不敢遽臣之。執師弟之誼而往學焉，則崇齒貴德之道可與尊尊之禮並行而不悖。是故湯知此矣，於伊尹也學焉，無異執贄橫經之禮也。及其天下已定，尹欲伸天子之尊，退而就乎臣列。湯之學已成，尹乃可安其分。故尹得以身任知覺，而湯惟奉教以行，其王不勞也。桓公猶行此矣，於管仲也學焉，無異函丈請益之文也。及其九合已成，仲乃受上卿之命，退而就乎臣列。公之學已畢，仲乃可謝其尊。故仲得以意展大匡，而桓惟受教以行，其霸不勞也。乃子所欲以臣子之常禮限不可召之臣者，徒見今天下士諂而君驕，有臣而無師，以

①「尊尊樂樂」，衡陽殘鈔本作「尊之樂之」。

爲禮固然耳。而今天下之君果何如邪？地皆千里，僂尊僂失而幅員相若。^①德皆庸主，以富以彊而功業無成，莫能相爲統一以定天下，豈其無相并之情、無可乘之勢哉？而其故非有他也。其爲臣者，君以爲然而然，君以爲否而否，則說其從己而好之。若能令聞其所未聞，見其所未見，謀其所不能謀，而如尹之可爲湯師、仲之可爲桓師者，則道德尊而志尚高，以其不可屈也，弗好之矣。若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異是也。聞其道而知己德之不若，與之謀而知己謀之不逮，唯恐其言之不悉而任之不力，兢兢然北面而師之，不敢召也。故驕心去而樂聞過，樂聞過而喜於從善，盈庭便佞之臣無敢聞也，皆君不敢之心有以一臣民百姓之心，而偕秉道以行也，^②是以不勞而霸王成也。此

吾之所望於王者也，而敬主之實，蔑以加矣。且夫所受教者，不可召者也。所教者，可召者也。若管仲者，有取威定霸之才，而未聞輔世長民之德，然見諸侯之合離在我，四夷之攘卻在我，所假手於齊桓有國之資而惟吾爲者，一匡九合之事，可進可退，可生可死，而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而由仁由義，有安齊以安天下之志，有進可綏萬方、退可傳萬世之道，而肯早自屈於未學之先，以就奔走在列之位乎？此吾之所以自守者也。子習見夫今天下君驕士慊之習，乃欲以禮責我，不亦過乎？嗚呼！孟子之心所欲白其志以望王者如此其大，微喻之而不可，不得已

①「尊」，淡拓山房本作「得」。
②「偕」，衡陽殘鈔本作「皆」。

而賜言之，亦已苦矣。君子之得大得行者，^①君有特達之知，而士大夫交相推敬，以將順其君之美，而同志之士能伸其意，以喻不知者而使知，則君子不自尊而尊自伸。乃王不知也，景丑輩不知也，門人子弟不知也，無怪乎其不足以行也。^②不得已而自言，亦以明其義於天下後世而已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前，本作壽。居，當作尻。

陳臻，孟子弟子也。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皆適於義也。」

「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子何爲不受？」贐，徐刃反，本作費，今作贐者，贅。

贐，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子何爲不受？」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爲孟子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

① 下「得」字，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② 「其」，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訓義 君子之膺天下，歸於至是者而已。是與非原無定形，而其大別也則在義利。義者是之主，利者非之門也。義不繫於物之重輕，而在心之安否。名可安焉，實可安焉，義協於心，而成乎天下之至是。若見物而不見義，此天下所以汙君子者，而斷然去之久矣。義利之辨，莫切於取舍辭受。推之於進退存亡，亦此而已。此之謂集義。陳臻歷憶往事而問曰，辭受之間，內不失己而外不絕物，豈有異道哉？乃夫子前日於齊，王餽兼金百鎰而不受，雖朝夕於其廷，情所不能卻，而辭之也固。已而至宋，餽七十鎰而受。已而過薛，餽五十鎰而受。雖旅寓於其國，交所未能深，而受之也不嫌。將主於辭乎，以明君子自立之清操，則前日之不受是，而今日之受有委曲之情焉，非矣。將主於受乎，

以示天下和平而易近，則今日之受是，而前日之不受有孤畸之志焉，非矣。竊疑夫子之心居一於此。不然，同一諸侯，同一交際，而辭受無定衡，是非無定理，將使學者何所取法哉？孟子曰，君子於取舍之間，^①吾心之定則立於不可易。物至而即審，事至而即決，不任意氣，不徇物情，而焉有不是者乎？正可於此審天下之無定理，而吾心之有定義也。當在宋也，予無固居於宋之心，^②將有遠行矣。行者之必以驢，所以致主人不忘去此之情也。而宋將命之辭曰「餽驢」。有辭矣，則義之所可將者矣，予何爲而必不受，以絕人無已之情乎？當在薛也，有不逞之難，而予有戒

② ①

①「於」，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②「無固」，衡陽殘鈔本作「固無」，淡拓山房本作「無久」。

心。其將命之辭曰：聞夫子之戒，故爲防衛者芻糧之資而餽之。有辭矣，即義之所可致者矣，^①予何爲而不受，以絕人同患之情乎？此受而是，而理得焉，心安焉，義也，而非利也。若於齊，則居其國，立其廷，安處而從容，以與王大有所欲爲。若貨財，則已給矣。王之餽，無辭以處此也。

無以處此而餽行焉，則所重在貨，而以爲貨可得君子之心矣。予於是怫然大不慊於予心，而自念曰：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者？欲以寵游士之道待君子，則是謂君子爲可取也。一見而逆於心，此義利之大防，不可以私情干者，而又豈有不是者乎？故曰皆是也。通天下以情，而守吾心之正，一介猶是也，萬鍾猶是也，得生失死猶是也，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猶是也。君子之以中心固有之義行乎天下，無

入而不自得，^②義內焉耳。至是而無非，豈於外物而見成形之是非也乎？時解有

添入王不用孟子意，邪說也。然則用孟子，便可受無處之餽乎？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戰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戟，當作戰。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季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然，當作然。散，當作散，今作散，省譌。幾，讀上聲。

① 「即」，衡陽殘鈔本作「抑」。

② 「入而」，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爲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死與」之「與」，讀平聲。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艸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爲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

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爲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

訓義 天爲民而立君，君爲民而置吏，其爲功爲罪，皆視民之憂樂生死而已。以此考衰世之君臣，其得罪於民多矣，而不自知也。君子游其國，不憚宛轉言之，以使自知之，而後有改之機焉。故孟子於齊之君臣責之深，而使之自不容於諱過。齊饑，君無發粟之典，邑大夫無請命之言，民之死亡，非但一平陸也。平陸大夫孔距心者，爲猶可語焉。孟子至其邑而謂之曰，明於功罪之實，則賞罰審，雖膺重刑，而不得不服也。今以職蔽罪，以罪定法，有如子所屬執戟之士，當臨敵之際，一日而三離其伍，於法當誅也，而子必伸法以加罪乎？抑姑縱而聽其有士之名，無士之實乎？則對曰，上有伍，職守存焉。一失伍而去之，不容貸也，豈待三乎？孟子曰，職不可廢，而法不可斁。信如此也，則子

亦可反而自思矣。士有士之伍，子不有子之伍乎？王所命子以必治者，即子所守而不可廢。乃居其官者有日於茲，而猶夫平陸之無大夫也，非一日矣。夫子所受命以宰斯邑者，長民者也。民不幸而遇季之凶災，而成饑饉之歲，則所待以弛其力、薄其征、補其不足者，子也。而子之民，老羸不能去者，則轉於溝壑，壯而可去者，則就食而散之四方。子試簡民籍而稽之，凡幾千人乎？民之奉子者何心？王之任子者何事？有明王按法而議刑，子將何以自處乎？大夫曰，有其心者，距心也。而發政以救民者，非距心之所得爲。一言之而如不聞，再言之而罪且加矣。孟子曰，誠如此，而子遂無以自處乎？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受焉，而牛羊即其牛羊。爲之牧，則惟聽我之牧而後可

受。牧地與芻，此非己專也，而可求也。求之而不得，誠主人之吝於恩乎，乃牧者於此亦將自計焉。授我以虛名，而禁我以實效，則反諸其人，而生死不在己之可謝過乎？抑委罪於求而不與者，遂立視其死與？子誠求矣，誠不得矣，平陸固非子之平陸，而或可以一去動王心，未可知也。即不然，而子亦可以免矣。於是距心知去就之在己，而尸祿之爲有咎也，曰，此則距心之罪也。距心知罪，則從此以往，殉君求容，而殃民之害，庶幾免矣。乃使爲邑者請矣，請不得而去矣，一吏去而一吏復受之，猶然視民之死，乃至賢者盡去，而不肖者猶充位而有餘，齊之民終無可生之日也，是不得不爲王告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與相知聞者有五人焉。覈其功，攷其罪，於牧民之得失，五人無異

也，則臣所不知者，當亦無異也。乃貪位殘民，而不自知其爲法所不赦，知之者惟孔距心耳。有罪而不知，知之而不能改。王其如此爲都者何？於是述其告距心者，歷誦之而述之，言言皆誅距之心，^①即言言皆誅王之心也。王乃曰，此則寡人之罪也。歲之凶，民之死亡，大夫不告而不知，欲告而不敢，聽其尸位而不絀，賢者將去而不慙，王於是始知之乎？有罪而不容自昧，此齊王所以足用爲善也。知之而不能改，此齊王所以暴十寒而終不可有爲也。而君子之言，其直而婉，一發於愛民事主之誠，則已盡矣。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巨支反。鼃，當作蜚，蜚也，本音烏蝸切，俗讀蚺

作遲音，鼃讀注音，皆譌。

蚺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爲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爲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

① 一距右，淡柘山房本有「心」字。

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

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訓義 君子欲行道以安天下，而道未可行，則不忍愬去者，其至仁，而不可苟容者，其大義。故必出於可進可退之地，以安身而利用。乃所謂可進可退者，豈行藏不定而姑寄之浮沈之間乎？道有大小，則進退之輕重出焉。君子以格君心爲道者也，人不足適，政不足問，故不以一事之從違爲合離。而心之可格與否，非旦夕之效，自可從容以思所感通。而其終不可有爲，則異同之迹不顯，而其去也以禮，終不傷君子之交。是以立身於進退之間，仕不受祿，而進退定之於心，因之於時，豈智效一官、志盡一職者之所可同哉？齊大夫有蜚蜚者，猶非尸位苟容之士也。其爲士師，不得其官，而孟子告之曰，仕於人國

者，無虛貴也，子庶幾知之乎？辭靈丘而請士師，邑宰非卑也，士師非尊也，以能擇職而自效者。^①以遠而無以效忠，不如立王廷，而法有不伸，^②可因事以諫王之廢政刑也。乃今既數月矣，法之不合於理而不當於子之心者不少矣，未可以言與？聽不聽在王，而子亦可審子之自處矣。於是蜚蜚以其所執之法諫王，而王不用，於是致爲臣而去。蜚蜚之道固當然也。乃齊人不知孟子，而疑孟子之不用何以不去，乃議之曰，所以爲蜚蜚，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斯言也，或庸人之見不及也，未可知。或小人之欲激孟子以去也，亦未可知。公都子以告，則未能測孟

①「以」，衡陽殘鈔本作「似」。

②「不」下，原衍「得」字，今據衡陽殘鈔本刪。

子而疑之也。孟子曰，夫進退之際，豈有不審於至善以宅身者乎？吾之使軼鼃諫而且去也，道有在是者。吾聞仕者之恒經矣。有官守者，官即其所守也。欲爲而上禁之，欲弗爲而上督之，將順上，則廢其守。守不可廢也，去之必也。有言責者，言實其責也。言有不能人，人而不見聽，將阿諛，愈深其責矣。責不可委也，去之必也。此軼鼃之道也。若我之於齊，才非僅效一官，故不受一官之職，道非僅言一事，故不以一言爲責。於己，無見用，無不見用也。於王，不能我從也，亦不能我違也。吾可進，吾自知其可進。吾可退，吾自知其可退。委曲者在心，而審處者因乎時，豈不綽綽然惟吾之裁之，而非一定之法所可拘哉？此非齊人之所能知，而吾何不善之有哉？夫無官守，無言責，而何

以謂之仕？君子所守者大，而任天人之責者深。格君心之非者，不以事，不以言，無即效之功，而亦無終不可感之理。端本正物，而進退自全於禮。大人之變化所以不測者，立乎其大而已矣。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莫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莫作暮，俗譌，莫已从日，何宜復加日？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訓義 君子惡小人，始未嘗不嚴，而終不覺爲其所動，無他，居尊而好尸小事也。君子執簡而御繁，委庶務於有司而已不視，未嘗不時有所疏漏，而有法以治之，則事亦終濟。尸小事者，求全於瑣屑，而情大迫，乃既非己所習，而有司或不能無過，於是小人得以其才下奪有司之効，而上求當於君子之心。其於事也，誠速而有功。而君子乃不覺動於其心曰，小人亦可使也。因而與之狎，而小人之技讎矣。孟子爲卿於齊，奉命而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爲輔行。王以驪爲有治事之才，可以分孟子之勞也。驪亦自恃其治事之才，可以矜孟子以未逮而且從我也。使介之禮，朝莫必見，無容不見焉。乃反齊，滕之路，舉凡庀禮器、治禮文、安次舍、御徒旅之事，未嘗言焉。不得已而有言，無寧道寒暄，談

風物而已。公孫且從行而有疑，問曰，使事，與驪偕者也。得失雖小，輔行者所必與聞也。乃驪以齊卿之位，不爲小矣，豈賤有司之不如哉？齊、滕之路，不爲近矣，蓋一事之無可疑哉？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不亦太簡乎？孟子曰，行事之必待於言者，憂其不治耳。以飭喪紀，則有司其禮者在。以御徒衆，則有爲之長者在。予無可疑也，無可待於彼也，而更何求？禮未嘗不成，事未嘗不濟，爲使者之道固然，而子何疑焉？嗚呼！此非孟子之權辭也。君子之道，居要而已。先有司而略小過，則無所藉於小人，而小人不得以苛督便捷之才遂君子之心。易事而難說，所以終遠小人，而道不屈也。此章較舊說不同，文義本然。「朝莫見」是舊規。不與言，特不與言行事，非全不與語。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敦，本作敦，然，當作嘽。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大美也。大，音泰。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槨，本作槨，今俗省譌。稱，讀去聲。然，當作嘽。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言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爲說。無財，不可以爲說。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言

得之而又爲有財也。或曰：「爲當作而。」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忤乎？比，必二反。忤，音效。

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忤，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訓義君子之用物也儉，而於父母之親生死之際，則不忍言儉，非待不忍也。有我而後有天下財，財皆天下之財，而用之者我也。乃何以而有我乎？使非父母，則方且無我，而天下之財誰爲儉之？有生，而後天下之財可爲我用。惟其生也，是以不容不儉。乃死，則無所復用之矣。委財於天下，而天下何所容吾之儉？故於父母

生死之際，而但有留財以爲天下儉之心，則不仁不智，而人心絕矣。爲天下儉且不可，而況儉之以爲妻子之奉、口體之資乎？故先王制禮也，下達於庶人，苟可以盡其財而不恤。風俗之美，相尚以此爲悅心之道，非不知天子之可有餘，而庶人且有飢寒不贍、妻子不畜之憂也。以爲雖庶人而此心不容不遂，所以別人之心於禽獸之心也。先王制之，而君子遵之，此心此理而已。孟子自齊葬於魯，葬畢而反於齊，其事不可攷，或曰母葬也。^①即非孟子之母喪，而亦爲人子者之親喪也。其止於嬴也，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爵促匠者椁、茵、抗木之事，則或以虞之足以聞乎禮也。」於時虞有疑焉，乃值喪期嚴迫之際，惟承命而不敢請。今稍暇矣，願竊有請焉。前者之木若過於美，而得勿失

之泰乎？孟子曰：「夫亦猶行古之道也，而子何疑焉？」古者棺槨無度，過者過於厚，不及者過於薄，以爲人子之心，惟其自盡而不必爲之制也。至於周之興也，定爲常制：棺七寸，槨稱之。天子而下有四重、三重、二重之差，而其厚薄之均，則達於庶人。夫人自生而死，所用於天地之產者至此而畢，人子終天所致於親者至此而窮，天子、庶人一也。乃自薄葬之邪說惑人，以爲徒爲觀美耳。夫親之死也，觀美以遠人之厭惡，亦不容已者，而況非直此哉？盡人而爲人子，則盡人而有人心，非此則追悔無及，而心不能以自全矣。夫先王之曲達人心也如是，則無不可得爲之分矣。夫人子親親之心無已，有限於分而不得

①「葬」，衡陽殘鈔本作「喪」。

者，孝子之所深悲，不可以爲說也。不然，則分可爲，而財不足，亦抱疚終身而不釋耳。若於禮無違，得之矣，幸而財足用焉，爲之而已矣。古之人無有不用者也，吾何所爲而獨不然乎？將反之心而不可乎？抑殉乎俗而求異於古乎？且此制者，非獨禮在則然也。化者化矣，而膚猶是膚也。生則宮室以居之，几杖以安之，莞簟以處之，而死則與礫瘠之土相親也。一念而大傷於心者，及是而獨無校乎？^①若有所爲而獨不然，意者以儉爲美德，而不欲過用天下之物於無用之地乎？而吾聞之也，君子之以儉居德，而不欲暴殄天下之物者，以不用之貨充府庫，以無用之粟朽倉廩，而富己以貧天下也。以耳目之於聲色，口鼻之於臭味，四肢之於安佚，而厚己以蠹天下也。以宮室之美侈榮觀，以妻

妾之奉耽宴樂，以窮乏之得我驕志氣，而縱己以奪天下也。至於親，則我之所可用，皆我之所可致。凍可也，餒可也，任天下之譏非，違物情而求快，無不可也。無親而何以有我？無我而又何有於天下？天之所生，地之所產，不我禁也。人之所効，而成乎財用者，不我嗇也。彼亦人之子而猶有人之心也，而我何儉乎哉？世衰道喪，無所不生其侈心，而獨於親喪以儉爲美，而掩其嗜利忘恩之惡。爲之親者，抑或遺命薄葬以私利其子。嗚呼！人心之所以盡絕而終淪於禽獸也，悲夫！爲人子者不可不知。^②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

①

「及」，衡陽殘鈔本作「反」。

②

「知」上，原無「不」字，今據文義補。

「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說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私，當作厶，私，不名。燕，本作鄴，國名。「伐與」之「與」，讀平聲，下「伐與」、「殺與」同。「與人」之「與」，本作与，今俗概作與，混謬也。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爲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膺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膺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膺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

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應，當作膺。孰，本作𡵓。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

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訓義王者之師，正己以正天下也，是謂奉天。自正矣，則天下之不正者自我而正之，是謂天討。故奉辭伐罪，而大有爲之業自此而成。若己不正，而徒託於其名以幸於一成，則禍不旋踵。義之不可假，甚嚴也。燕之君臣無道而民怨，齊與之鄰，而奉義以伐。此禍福之樞機，得則王，失

則亡，在此舉矣。齊王前此之爲，無大過於燕，^①不必深求。而一旦懲燕之禍，以義匡燕，以仁救民，則伐之者，王業之始事也。反是，則敗亡之禍本也。故孟子於此有兩難言者；無止其伐之理，而失圖王之機。無勸其伐之心，而反成後事之悔。故不與齊王言，而王亦不測孟子之心而難於問，乃使沈同以其私問，而若非王之間者，曰：燕可伐與？從燕而言不可，奚不可哉？亦以彊弱勝敗爲疑而已矣。夫但言燕，則其可伐也，無足疑。而孟子斷然磨之曰可。道有其可，而衆散民離，而勢亦無不可也。燕者，先王以授分陝之召公，而世守之以綏此土者也。子噲奉其宗廟社稷以牧其民，而得與人乎？子之非適非長，而得受之於子噲乎？此其理甚易見也。有求仕者於此，而子說之，子之私

也。子之祿爵，王所命也。不告於王，而私與之，不知有王，先在子矣。夫此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不知有王，士之亂也。王其可以聽子乎？諸大夫可以容子乎？國人可以安此士而尊之乎？大夫受命於君，與諸侯之上受於先王，^②內受之先公，一也。而燕何以異是？此不待再較，而問罪之師必無能貸者也。夫以理而言，則必無謂燕不可伐之理。以事而言，則弔民伐罪，王者以義正天下，而安天下之民在此舉也。使齊之君臣進而請教所以處置燕祀而矜育燕民者，當必有至正之道存焉。而齊人但竊義之可假、民之可動、功之可成，而遂伐之，則有識者已早知

① 過，衡陽殘鈔本作「異」。
② 與，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其終之必敗矣。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疑君子之不度德量力，而輕於一試也。孟子已深知其伐之不以道，而膺曰未也。王未嘗進我以問興師之事，我未嘗詳言所以正燕之道，則何言勸也？惟沈同以其私問燕可伐與？則自燕而言，有必誅不赦之罪，而膺之曰可。彼遂以爲然，而無疑於伐，則伐之謀已定，而特以我之言爲質耳。使彼誠有以義興師之誠，則必反而自問焉，將曰孰可以伐之？明知彼之可，而猶料我之可，此則吾之言伸矣。則將膺之曰，爲天吏者，奉天之道以治天之民，有罪者不敢赦，不被天之澤者不忍不救，於己無私利之心，於民有各得之願，則伐之也，上合天心，而無不可矣。此猶之有殺人者，而或問之曰，殺人之人，可殺與？法所不容假，而安得不膺之曰可？

乃已非有救法之任，遽執而殺之，而遂謂曰可者，勸之殺乎？使彼能問曰，孰可以殺之？則將膺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法在己而後可伸也。今齊之爲齊，前之不能秉義行仁以受天之祐者既然，而後之不能誅暴禁亂以綏天之民者，又知其必然也。齊亦一燕而已矣。以燕伐燕，齊且爲他日之燕，而何爲勸之哉？對沈同者，以燕論也，非以齊論也。以燕論，而燕必亡。以齊論，而齊亦危矣。吾其敢輕與齊言此哉？嗚呼！伐燕，大事也。孟子居三卿之中，上不與謀，而聊使沈同問之，以塞衆論，故其問不詳，原無請裁於君子之心。及夫一口之功幸成，而貽無窮之害，始且畏且慙，而功不救其敗，則齊之不足有爲，明矣。孟子之不能正之於始也，亦末如之何。而言之出，不易，有如此夫。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季，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

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揆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

林氏曰：「齊王

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攷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訓義過而能改者，生於慙媿之心。而慙媿之心生，多成乎文過。夫不聽君子之言而致於敗，^①誠可慙也。乃違道而至於敗，則利害切於身，而豈以求勝於君子而不得之爲恥？故善居過者，聞過則喜，以爲無難

改之於一日，正寡過之一機，而無所用其慙，則小人揜著之邪說不得以中之。而昧者異是，則終日慙而終身過，且將以親小人、遠君子爲自便之圖矣。齊之伐燕，始不與孟子謀之。既伐，而不聽孟子之言，固結燕民之心。所使以守燕者非其人，將驕士橫，燕人弗堪，內立遺孤、外結彊鄰而叛。王乃曰，吾甚慙於孟子。所患者，難於見孟子之一頃耳。夫王外慙於壺漿以迎之燕人，內慙於戍燕不反之父兄子弟，上慙於先君，而遠慙於天下後世，患且及身焉。若夫孟子者，所當師者也，有過則正可就以求益，而何慙何患焉？慙之患之，而小人進矣。陳賈曰，王無患焉。可

以折孟子之譏非而泰然居之，亦在乎善爲

①「致」，衡陽殘鈔本作「至」。

辯說而已矣。德不足以收人心，則疑於不仁。明不足以知成敗，則疑於不智。王所慙者，此耳。乃孟子所稱道者周公也，而王以仁智與周公較，則將欲遠過之。抑如周公，而可無疑於孟子乎？王曰，惡！是何言也？夫孟子所望於安齊以安天下者，正周公之業，乃小人明欺其不能如公，而王不慙，顧慙孟子乎？賈乃曰，昔者武王取殷矣，周公撫之，則以安輯殷人者，是而使管叔監殷。管叔則以殷畔矣，是非任使無道而鎮撫無術乎？知叔之不可以託，而使殷人之不靖，是不仁也。若不知叔之不可託，而妄意其能定殷，是不智也。然則德足以撫新附之民，而明足以督後事之變，周公且不能盡，而況於王乎？賈持此說以爲王先，王可以見孟子而無不安矣。夫欲解於孟子，易耳。即不解，而欲

孟子之忘言引身以退，亦易耳。抑將何以解於宗社生民，與天下後世之清論乎？甚矣，王之愚而小人之無忌憚也！賈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孟子固必與正言之曰，古之聖人也。賈曰，使管叔監殷，而叔以殷畔，安之乃以危之，信有之乎？孟子固必以實膺之曰然。賈乃曰，殷民之不易靖，而管叔之不可託以定殷，事後論之，亦易知者。而周公於事之未形，先知而故使之與？孟子曰，天下豈有明知而明昧者乎？不知也。賈曰，然則事固有難於豫料，而一時之失算以成乎大變，在聖人亦有之乎？孟子曰，此何足以疑周公乎？夫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同爲文考之子，寧王之弟，而沖人之叔父也，則戮力王室之有同心，自可信叔之無異於公。且委任於懿親，雖多士盈廷，孰得以

逆億之心，諫周公以薄天性之愛？則一時之付畀偶失，不亦宜乎？且子之爲此言也，將以古人之道例今人之過乎？姑無論未過之先，而且求之既過之後，則古之君子所以處過者有道焉，改之而已。如周公之過，其後也，誅懿親而不嫌，誥多方而不與之競，故雖以捋荼之苦，而東土終賴以乂安。若今之君子，且勿論其過之迷而不悟者終於債敗，即稍能覺悟者，而既過矣，因其覆敗之迹，略無自新之圖，順之而已。夫古之君子，唯其以改爲令圖也，故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曉然正告於天下，而無慙慙之心，以求勝於掩蔽，民皆見之，不以爲患也。及其更也，則人仰其光輝，而知救過之功初無損於聖德。若今之君子，唯其欲順也，而恐其不能順也，患前此之正言，以爲非己所能爭勝，乃掩其失以

爲得，而冀可塞正人君子之口，旁引曲喻，苟可以爲之辭者，無不爲也。上下師師，以成乎終不可改之患。而子何得引古人以況今乎？嗚呼！賈欲爲王解，而終不可解也。王愈慙，則孟子之言愈不可入也。已敗之績，終不可救。欲孟子之無言，則孟子去而王無患矣，無慙矣。樂毅振，而齊社爲墟。王之慙，慙以千秋。王之患，患在後世。若孟子即直詞以責王，亦一時之忍受而已，其可患之輕重何如也？故夫人之患，莫患乎聞先生長者之責而有慙心。其有慙者，正其無恥者也。

孟子致爲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善。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譏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

也。」前，當作壽。朝，音潮。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盍，俗从去作益，不成字。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孰，本作

輒。私，當作厶。龍，讀如壘。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壘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爲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商，宜作商，今槩寫作商者，省譌。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

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訓義戰國之士所以賤者有故。本無道之可行，而以其曲學邪說挾弟子以遊。其說行，則尸卿相之位。其說不行，則居其國，養生徒以著書立說，而蠱惑其士民。故世主慕好士之虛名，^①糜金粟以豢養之。此正君子之所深惡。而有道者之不見重於世，亦此輩之辱身賤行，有以召世主之輕，而不知尊德樂道以大用君子也。齊之稷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徒，聚羣不逞以食於齊，皆是也。齊王不知孟子之大異

於彼，是以不能尊信孟子，而孟子之去決矣。致爲臣而歸，亦且令王知賢者之去就如此其不苟，而志在道行，則庶有悔心焉。王就見孟子曰，得士者昌，而況不易得之士乎？前日聞夫子之名，願見而不可得。

及其得侍於夫子也，吾君臣交喜，以爲人所不能致之賢，而我能致之也。今又棄寡人而歸，志決矣，不可復留矣，不識可無終棄寡人，^②而繼此尚能惠顧我乎？夫既無悔過自改以用賢之心，而待之「繼此」，其詞雖遜，而王之爲王可知矣。孟子曰，合離者，因乎時數者也。時未可，則方合而離，既離而難必其復合。繼此之期，不敢請耳。乃若望王之心，今不異昔，固所願

①「故」，衡陽殘鈔本作「而」。

②「無」下，原衍「不」字，今據衡陽殘鈔本刪。

也。孟子不絕王，而無如王之自絕者何也。他日，王乃作一不經之想，以待遊士者待孟子，而謂時子曰：「孟子之去，寡人之恥心。吾願留焉。」夫孟子，以政而不合，以教而有餘者也。我欲國中而授孟子室，^①養弟子以萬鍾，稱先王，道古昔，以伸孝弟忠信之說，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重而取法，此於孟子甚安，而齊終得無棄賢之誚也。子盍爲我言之？王不自請，而授意於時子。時子亦不面告，而因陳子，蓋其不容昧之心，亦隱隱覺有孟子之不可者在，而不知所以不可之實，故又疑於說之可行。若陳子，則雖未深知其不可，而固可信孟子之必以爲不可也。時子有言，不得不告也。孟子曰：「夫時子可直告王以不可者，乃不告而又姑託之於子，亦惡知其不可哉？不可者，義之大衡也，心之

素定也。教弟子而爲國人式，所可也。於齊之國中，所不可也。養弟子以使之教國人游於齊者，所可也。若予，則不可也。夫子而欲教弟子焉，教國人焉，歸而有餘地矣，又何需萬鍾哉？其必望王之養者，欲富而已矣。使受之王，則洵欲富也。夫前日爲卿，十萬之常祿且辭之矣，而今受萬鍾，欲富者不如是也。時子不知義，獨不知利乎？而尚以爲可乎？雖然，時子之爲此言也，有始之者也。己不用，而弟子不去，則弟子可待用於他日。己之教術行，而利擅於同黨，其進退皆載天下之榮寵，而不終於貧賤。惟然，故時君與執政之大臣皆曰：「此進則仕，退則教，皆待我以養，而其依戀不舍之懷爲可賤也。賤之，

①「國中」，衡陽殘鈔本作「中國」。

斯可以術籠而利縻之，當今之遊士實始之也。而時子以我爲可，則胡不聞季孫之言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其術異，其情異也。使己爲政不用，己無可用者乎？當自悔也。時不能用者乎？當自安也。己而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則處於卿之外，而仍不失其卿之尊，是豈見當世之不可不爲哉？^①欲富貴而已。欲富貴者，人之常情也，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求其必得而擅之於一門也，是可異也。觀季孫之言，則子叔疑之賤甚矣，而季孫惡能不賤之？其云龍斷者，因其賤而人賤之之謂，則試詳其說。彼以不可爲可者，能無媿乎？龍斷者，市場之高墟也。夫市者，小人求利之所，而古者之小人猶賢於今之君子，故立法者亦不以小人而薄之。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用則讎，不用

則不讎，小人亦有恥焉。而或不中於法，則司市者治之耳，不以爲利之府而苛求之也。乃世降民頑，而有賤丈夫焉。其至市也，^②必求壟斷而登之。我可以望人而捷取之，人亦屬望於己而求讎焉，於是而市利罔矣。於是市之人皆以爲術之愈工，心之愈陋，而以爲賤。於是有司者不能以法加之，而因謂凡爲市者之多得利也如此，故從而征之，變譏禁之政爲稅斂之征，征自此始矣。以此思之，聚子弟而受王之養，^③使以道術動國人，而可待用於異日者，子叔疑之術也。國中之室，龍斷也。不得大用於廷，而猶諷議於館，以操一國

① 下「不」字，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② 「其至市也」四字，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③ 「子弟」，衡陽殘鈔本作「弟子」。

之長短者，左右望之罔利也。以此爲國君養士之禮，而士游人國之術，不知自何一賤丈夫始之。而賤丈夫且充斥於齊國之中，國人指數之曰，此某先生之徒也。誰矜乎？誰式乎？賤之而已。則擯斥刑戮之隨其後，亦安可免乎？此其不可也，有羞惡之心者所不容昧，而況於我乎？時子何尚未之知邪？君子之進，道也，義也。其退，亦道也，義也。道不可行，義不可合，奉身以退，不俟終日，無待再計而決也。賤丈夫者，以其賤而使當世之賤視君子，君子深惡之，而時子何述焉？嗚呼！稷下之士盛，孟子之去必速。齊王好士之名愈重，故國家之政日非。齊以客亡，自此始矣。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讀。或曰當作畫，讀如獲。

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應，當作膺。

隱，馮也。客坐而言，孟子不膺而臥也。

馮，俗寫作憑，不成字。

客不說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是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侯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

長者絕子乎？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王留我，是所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膺，豈爲先絕子乎？稱當作偁，今槩作稱，混譌。

訓義 孟子去齊，宿於晝，猶不忘用齊之心見矣，非不可留者也。王悔心動，而自留焉，上也。王不知留，而有能啟王心之迷以諫王而留者，抑其次也。有自以其意欲爲王留行者，乃嘖嘖多言於孟子之前，愚矣哉！孟子不膺，而言猶不已。隱几而臥，絕之也。抑孟子實有難於膺者，豈不曰王不留吾，^①汝不諫王留吾，而欲使我之自去自還，何爲者乎？則此愚人者必且馳而告王，而愈可憎笑矣，絕之可耳。使客而喻其不膺之意，則退而諫王，猶有可

復來留之道，雖孟子未必遽留，而尚可不必決於去。乃客終不悟也，而不說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度之情，度之理，度之時，尚可爲亦審矣。夫子臥而不聽，夫嘗見君子之絕人如此，乃不諒弟子之誠，而加以怒，請勿復敢見矣。孟子知事之不可爲，而諒其愚之不可瘳，乃謂之曰，坐！我有不可以明語子者，矜子之無知，而不能不明言也。夫國家之留賢與賢者之留於人國也，有道。非是，則上下之情不交而不能安。昔者魯繆公之事子思也，言有所不能自白，則恒使人侍於子思而道達之，而後子思知其誠也，乃安焉。非是，則子思不留矣。此其誠惻出於君，而不待下之詔也，尊賢之道宜然也。其次則泄柳、申詳

①「豈不」，衡陽殘鈔本作「豈可」。

矣。或不合而有欲去之心焉，則其與二子之志合者，達二子不安之志於繆公，而後繆公改禮以安二子，而二子安焉。非是，則二子去矣。此則通上下之志，而婉順之者也。今我且不爲柳與詳，而必爲子思，明矣。而子爲長者慮，王非繆公也，子非繆公之使侍子思者也，而欲以私意使我爲輕於去就之人，且柳與詳之不若焉，是子以非所待長者之道待長者，非子之絕長者乎？而長者何嘗不諒子之誠而絕子乎？而子何怒焉？嗚呼！客之齊宿而言，慮之極詳，自見爲不可易而迫於言，而不知其愈慮而愈謬，愈迫而愈足以敗事。愚者之用心不如無用，久矣。使孟子而無姑待之心，言之尚可也。宿於晝而無絕齊之心，以待王之自悟，而攻發孟子之心以昌言之，則王聞之且曰：孟子之欲留，其徒知

之，我不容不留之。而孟子能安乎？孟子之不膺，尚聽其自止，而猶言無損。^①怒而退，且告之人，而愈成乎必不可留之勢。不得已而正告之以子思之事，抑微示以泄柳、申詳之說，則孟子之出晝不容已。故孟子之決於去，此客激之也。甚矣，愚者之忠不如其無忠也！雖君子其如之何哉？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說。」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①「猶言」，原誤作「言猶」，今據衡陽殘鈔本改。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攷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由，當作猶。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

是人終不可與人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本作嬖，胡頂切，好行難而不聽從人也。本从女，會意，今譌从心，非是。譌彘作幸，又譌嬖作悻，以譌就譌，而譌不可勝詰矣。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何賁者所以爲果也。」

訓義聖賢之行藏有天焉。天不欲行，則非特小人之閒之，而愚者亦以愛君子之道沮之，而使不可復進。孟子去齊，非不可復用也。有留行之客，以留之之道激孟子以出晝，而又有勸行之尹士，以激孟子之終

不可返。嗚噓！豈非天哉？孟子用齊爲善之心無已，必待王之知之而後志可行，故孟子終不能自言，以冀王之自悟。及孟子已洞開胸臆以告人，則王雖聞而復迎，而其發不誠，處於不得不絕之勢。然無知之言，進不能開時君之悟，退且失君子之守，故又不容已於無言。嗚噓！誰能以君子之進退聽之君子，而安於所不知者，以勿自逞其意見之明者乎？故愚人之有害於君子，視小人爲甚。而人欲無愚，且不如勿輕與人事而慎言之爲無咎也。孟子去齊，既出晝矣，而方懷悲天閔人之心。而尹士且語人曰，孟子之來也，吾惑焉。其去也，吾尤惑焉。有大過人之資，而後成大有爲之業，此遙聞其素行而可知者。乃王之不可以爲湯、武，明甚。若孟子而不識，則無解乎不明也。若既識

矣，則不屑以己之咎咎，受物之汶汶，然且磨聘而至，非行道也，無解於下澤矣。其來也既然，而其去也果不可以爲湯、武，而臣主之遇不偶矣。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而三宿而後出晝，豈有望於復反乎？不然，是何濡滯而不決也？夫孟子之言，孟子之志，士之所景慕，以爲異於今日希進之士，而於此不類焉，無以服上君子之心，士所不說也。尹士之挾私意以操君子之短長者如此。高子在齊聞之，追及孟子而以告。孟子曰，夫望王以成湯、武之業者，不在王也，在予也。予有予之道，則有予之心，其規畫之夙而望之切，事不難成於一旦，而仁可施於四海。尹士惡知之哉？予惟度之己者定，審之時者明，故千里而

①「畫」，原誤「晝」，今據文義改。

見王，予所欲也，無不可爲之湯、武，已在予胸中也。若以不遇之故而去，所繫者一事之合離，而所傷者千秋之素志，豈予所欲哉？處於不得不去之勢，而無可止之機，雖欲已之而不得也。惟其然也，故予三宿而出晝，尹士見爲濡滯者，於予心猶以爲速。有可待者，何嫌於久待也？予之在晝也，固將望之曰，王庶幾念予之去，而知予之去就爭此一圖也，則改之也。如其能改，而反予必矣。反予，而予未嘗不可反也。迨夫已出晝，而王不予追也，然後王之不能改也，明甚。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付夫人於無可如何之數，而無已之心乃易矣。浩然歸，而予不可反矣。而追惟往日之心，以寓無已之望，予豈舍王哉？此其不可舍之故，未易一二與俗人言也。夫據有爲之資，而施善之溥者，王也。乃

令王之爲者，則在予之用王。天下惟陷溺已深，而心無可見之端者，爲不足用耳。王何必可爲湯、武？而可用之爲湯、武，迎其幾，道其志，即聲色貨利之中，而引以發政施仁之事，王猶足用，而予有以用之，此其道一。在於運掌之間，而其功在於反掌之易。王如用予，而予自有以用王者，則德先於一國而齊民安，未盡吾道也，解倒縣而慰飢渴，天下之民舉安，予度之周審之孰，有何湯、武之不可爲者？然則與斯人同羣，而目擊其危亡於功利富彊之荼毒，以遐想夫一夫必獲四海同風之盛治，予何日忘之乎？故至於今且引領望之曰，王庶幾改之乎？則出晝以後之心，猶在晝之心，即猶千里見王之心也。予日望之，爲天下而望也，知其可爲而不能不望也。若此者，君子以古今之治亂爲己之憂

樂，以萬方之安危爲己之責任，以兆民之疾苦爲己之惻隱，大丈夫當如此矣，而豈若是小丈夫哉？以一道自名，以一節自守，而量不及於天下者，則所知也而諫，諫而期於必受，不受而無以自見，倬倬然無進退之禮者見於其面，其去也，乘一往之氣，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之所知者，此硜硜自好之節耳。未嘗知予之用王者，而何能知予之不舍王之心邪？於是尹士聞之而自媿曰，士誠小人也，不足以知君子之志宜矣。夫齊王用孟子之效，孟子用齊以安天下之略，其議論規模已曉然著於在齊之日，則孟子之心亦較然易見。尹士不知，而但以所言之切自媿其不及，則信爲孟子之言所動，而非果有如沮、溺、楚狂於孔子之定見，則士終爲貿貿耳食之人。齊多遊食之士，騰口說而干君子者如此。

乃孟子既以盡露其志，則君求士，士不求君之道不可復伸，故終絕於齊而不再至，真無如此小人者何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間也。豫，說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五百季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季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爲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皋，俗寫作臯，非是。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考，當作攷。攷，敏也。考，老也。義無可借。今經傳攷作考者，漢儒口授六經之譌也。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季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爲，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亂，當作鬪。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得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并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然，當作嚙。憂，當作息。并，當作竝。

訓義 天有一定之常理，抑有不測之變化。道其常，則君子以人而合天，不容已於憂

患之深，以求協於天心。觀其變，則君子俟天以立命，但無負於上天生我之德，自樂天而不悶。此其心不可以憂言，不可以樂言，一憂一樂，天有不測之理，君子有不測之心，一而已矣。孟子既去齊，天下無可爲者。於斯時也，心安得以泰然忘者？充虞能深督而靜思之，乃問曰，今者夫子若有不豫之色然者。行藏之際不容已於心，有如是夫！雖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以達天也。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以忘物也。而今者豈有易道與？^①虞殆可與深言者。故語之曰，道一也，而時則異矣。彼一時者，語君子之宅心於得失利害之中，則求盡於己，而天人不足以繫念。此一時者，

① 「易」，衡陽殘鈔本作「異」。

乃介王道之絕續在行藏進退之間，則其機在我，而不忍一任之天人。夫齊不用予，予不能用齊矣。旦夕可成之王業，墮於一旦矣。而予之望齊以王者，非但信之已，亦籌之於天矣。由今而思，帝王之興，五百季而必一革命。蓋道相沿而易衰，法已久而必敝，民生且不能遂，人紀且不能修。而王者承天以更新之，於其一興一亡之間，必有佐王而興者，以顯名於當世。而一德交孚，其順天心以匡王者之不逮，志焉學焉，夙成於耕釣之中，早已定其爲天下之規矣。有王者則必有名世，有名世亦足以徵王者之興，此古人合符之常理。而以此攷之，由文、武造周以來，七百有餘歲矣。周雖衰，猶未從三恪之列也，^①列國尚無一統之歸也，以五百季之常數而計之，過矣。以時之顛顛於虐政，有甚於夏、商

之季者，則可矣。乃王者未可必，而名世之任在予，予自問而可必也。予不用，而王道其終絕乎？過此以往，事勢所趨，不知其何如，則世運之降，生民之害，將何已也？予未嘗有怨尤，而安能泰然處之也？則予之有不豫之見於色者乎？予不自知也。乃予於此又思之審矣。夫子之不用，道之不行，此天之不欲平治天下也，其幾已見。如使其欲平治天下也，四海於是而定，百姓於是而安，風俗於是而正，人禽於是而分，則當今之世，亂天下者繁有之，而推行無難反掌而爲三王之天下，予業已優爲之，而舍我其誰乎？乃終舍我，而我無以利見，則天之不欲平治天下也可知。然則非一定不易之天，而爲變

①「猶」，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化不測之天乎？其終也不可問，則亦無容問也。吾於將興復廢之際，誠有不能不惻然者。乃求之天而不得，則亦求之己而已矣。吾不可爲名世，而吾豈無以自居？故予今者慨然而自信曰，吾何爲不豫哉？俟命以達天，亦非但不怨不尤，無求於天人之謂也。嗚呼！此孟子之道所以與天爲徒，而非尋常所可知者。充虞殆可以語此夫！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居，當作尻。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

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上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訓義 義者，心之制也。故有一定之義，而抑有不定之義，孟子仕齊而不受祿是已。當在齊也，門人不測其所爲，不敢以請。及其去齊而居休，公孫丑乃追問之曰，由今而思，夫子之仕而不受祿，進退有餘而主臣之分不定，賓主之禮不失，誠得之矣。乃君子所爲之得當，必於古有合焉，而古亦有此道乎？孟子曰，居今之時，行古人之志，賢不肖有共由之道。事其事者食其祿，與者非濫，而受者不損廉。古人自循其常，非有此也。吾所以不執古之常道，而自我爲之者，以義在吾心，心之所安而

制行焉，吾自喻之耳。夫吾至齊之心，豈有欲去之心哉？乃道在未必能行，而必欲行者，不容己之心也。而身之必不可辱，以自處於有餘之地者，不容昧之志也。於崇吾得見王，吾可以用王，吾知之。王之不能用吾，吾亦知之。所以用王者在吾，則進惟我之進，而退亦惟我之退。若授王以用吾之權，則進不任己，而退亦惟王。故念念思用齊，^①而念念不忘乎去齊，^②此志也。所以全吾者在是，所以用王者亦在是，不可變也，而不欲變也，故舍古人之常義而不受也。然則與王微言之，顯言之，婉以導之，直以責之，而王如故也，則宜請退之早矣。乃繼而有師命矣，君子無避危免禍之道，不可以請，因而久焉。若揆我之初志，則可行而行，不可行而即去，何待久焉？至於今日，而不受之得

宜，驗矣。而豈予之初未嘗審之於心，以故爲矯廉也哉？嗚呼！孟子於齊，既去而不舍，初見而即欲去，疑於相悖。乃以欲去之志，而有不忍舍之心，君子略一己以任天下之情如此之切。而有必用齊之心，而不變其欲去之志，心存天下，而仍不失其並行不悖之道，衡之以一心，所以不可及歟！此章須與尹十章合論，不然，則自相矛盾矣。攷齊、鄒之間，無有地名休者，而居者，安居之謂，與宿晝之宿不同。孟子去齊，自當歸鄒，不應別居休地。竊疑居休猶言罷官閒處耳。註不然，故未敢決。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二十六終

①「思」，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②「齊」，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四書訓義卷二十七 孟子卷五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大，讀如泰。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稱，當作偁，今寫从禾者，消譌。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偁堯、舜以實之。欲其

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占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成覿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

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覲，若閑切，讀如臥，本从肩从覲，齊景公勇士，以力事景公者。今寫从開从見作覲，古無此字，今俗譌也。」

成覲，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爲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爲，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爲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瞑，讀如縣。」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憤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爲治，但恐安

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爲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訓義 孟子之學，以性善爲宗。惟知夫人無異性，性無異理，則可以信聖人之德，人人可學而至。而推此理以治天下，則帝王之治，無人不可逮，無時無地而不可行。自異端興，謂性中無善，善非性之所能爲，於是苟且以赴功名之說起，而讓聖賢帝王以不可繼之絕業。學之不明，治之不古，皆誣性以挫人有爲之志害之也。夫性善，則爲善也易，愚者可明，弱者可彊。而當積習污染之後，非奮起以破庸懦之見而彊忍自立者，不足以復性而推行其善。天不可

恃，而人不可不自力。孟子之以明絕學於邪說橫行之世，而欲興王道於無道之天下，七篇之中皆此意也。滕文公可與言者，故合天德王道之一致而告之焉。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世子有人君之望，而尚在入學齒胄之時，則修己治人之本所宜講也。奉命以使楚，以弱小而入彊大之國，將勿有怯懦偷安之志乎？見孟子而問道，是殆可與有爲矣。孟子與之言，文公說焉，因數見而求盡孟子之說。孟子推本治之所自興，道之所自立，以爲惟吾性之固有者，萬物皆備之理，一真无妄之誠。故仁覆天下，義正百爲，而一因天之所以與我者推行之，而非有所益也。因而及於所以修己，所以治人者，必引堯、舜之恭己以正物者爲徵，而辨當世功名權術之說於不屑言。蓋以大本大

原先正世子之心，使一於至善，則今日之學，他日之治，皆自此決之也。大綱立，而爲之有據矣。世子當聖道不明之世，乍聞此論，恐己之不能爲，而滕之小弱不足以行，故自楚反，復見孟子，求企及之方焉。孟子曰，性善無可疑也。反而求之，心有其端。推而行之，心有其術。則堯、舜之可爲，亦無可疑也。世子以爲道高而不可及，疑爲之也難乎？無疑也。夫堯、舜有堯、舜之道，夫人有夫人之道，時異勢殊，而理不可二。出乎堯、舜則入乎桀、紂，發端一謬而取塗遂差。其必盡吾性以法堯、舜者，時無古今而勢無難易，本一心以貫乎常變不一之塗，止此善而已矣，無能損之而就苟且之塗也。道一則不可不爲，道一則無不可爲。而有所阻者，學術不明而自棄之心生也。夫同爲天地篤生之人，同

有此充四端、盡萬善、保四海之性，而何讓焉？成覿非必知道者，而謂齊景公曰：彼能爲我之所不能爲者，亦丈夫也。我之未能爲彼之所爲者，亦丈夫也。以丈夫而畏丈夫乎？爲其所爲，則何畏焉？進而顏淵，其見此審矣。顏淵曰：自其德之已成者而言之，則舜之聖至矣，爲何如人也。予之欲從末由，於道未也，爲何如人也。乃勿高視舜而自卑，舜之爲舜，爲之而已矣。則率吾性之所固有，而求盡於明倫察物之事，則起自深山仁施天下之道，亦奚不若舜之有乎？進而周公，公明儀信之矣。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其爲言亦大矣。若欲舉文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之德，而體之以心也。若欲舉文王上受天命、下保萬方之業，而施之於物也。斯言也，周公自信之言也，即可以爲天下萬世

共信之言也。師之而即文王也矣，豈欺我哉？由此觀之，知無生與學之異也，行無安與勉之殊也，時無今與古之不可以一理通，勢無大與小、彊與弱之不可以一道治也。易者易，而難者亦未嘗不易。難者難，而易者亦未嘗不難。成之也易，而爲之也難。則今子欲善子之躬以善國，豈曰吾弱小也，竭力以事彊大，自救不暇，而奚望堯、舜哉？今滕絕長補短，而實覈提封之數，將五十里，猶古諸侯之國也。推吾性之仁，則五十里在吾愛養之中。推吾性之義，則五十里在吾裁成之內。堯以創業於唐侯，舜以德聞於畎畝，而子爲堯、舜，則滕民爲堯、舜之民，皆子性中固有之善善之也，而何疑焉？此易者易，而難者未嘗不易也。乃當大道既隱之餘，習於流俗近小之說，心若有所志而不敢決，事若有

所爲而牽制者生焉。則一旦取夫上天性

我之理凝之在躬，往聖弘大之猷行之於所事，外有所沮而情難自信，非隱忍以制情欲意見之妄，而勉勞以求吾性之安，則已蔽之明不能啟，而往古之法若繁重而難遵。《商書·說命》之篇不云乎，道之行也，若拂人之情，而救蔽起衰非此不勝，有如藥之不瞑眩也，厥疾不瘳也。破庸人之論，以求天德王道合一之功，固有駭心驚目，而疑勤苦難成矣。此難者難，而易者亦未嘗不難也。世子無疑而爲之必力，吾言無以加矣。孟子之學大矣，而要言則盡於此。帝王之盛德大業，皆見爲性中所必發之理，故功施天下而不匱。而處時勢艱難以求自盡者，亦惟率吾性以行，而可以無憂。始之無疑，而終之以不畏，則邪說詖行不足以亂之。以文公爲可與言而告

之詳，而非但爲文公言也。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季之喪，齋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齋，讀如咨，今作齊，省。飭，居延切，正文作鬻。粥，本作鬻，武悲切，今省，讀如祝。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

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與？三季之喪者，子生三季，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季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飭，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反命，定爲三季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季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

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

「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其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好，當作敗。「曰然之」然，當作嚙。他，本作佗。歠，昌說切。草，本作艸，今作草，誤。草乃皂之本字。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歠，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

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
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
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
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
大說。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東門之
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
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
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
然三季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
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
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
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啟
發其良心矣，是以此而哀痛之誠心發
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射自
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

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
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
而遠近見聞無不說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
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說誠服，亦有所不
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訓義性之善也，具於一心，而其發之至者，
莫大於孝。盡性者必以此爲本。孝者不
容己之心，自形於不可越之禮，而其事莫
大於喪。先王之喪禮，皆人子必盡之性，
而因以盡之。既因乎吾性之本然，則盡之
也，斷之自一心而已定，而古道無不可復
於久廢之後，人心無不可感於牴牾之餘。
此亦足以見心理之同然，而但在有爲者之
自勉而已。滕文公見孟子之後，於性有感
焉，於道有志焉。未幾而定公薨。世子哀
戚之中，念其誠之不能達也，而謂其傳然
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善固吾性

之所有，而堯、舜孝弟之道夫人而可爲，吾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性之不容已者，莫此爲至，固必有道焉以行典禮。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庶幾不負疚於心，而人之所以爲人尚不昧焉。於是然友之鄒，述其言以問於孟子。孟子曰，哀慕者，人子送死之心。而求以致其哀慕者，必有道而後勿之有悔。詳問以慎終，不亦善乎？雖然，因人子之心而盡之，道在是矣。自盡焉，其唯禮乎？曾子曰，人孰不有愛親之心，而先王曲體而制之爲禮。禮本心生，而心因禮盡。生事焉，死葬焉，祭焉，但一循乎禮，而心之委曲可以直致，孝在是矣。夫喪因位而殊，隨分而自致。諸侯之禮有別於士庶者，其委曲詳盡，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天下之通喪，而知弗能越矣。三季之喪，以終身之

喪盡之於二十有七月之中，服食在躬而不忍安，必矣。其服，齋疏也。其食，飭粥也。天子尊，而生我者一父母也。庶人賤，而亦父母之子也，無不達也。前王有制，不可益也。後王有裁，不可損也。三代異制，而父母一也，共之也。此禮之大者，嗣君行之而已矣。然友反命，定爲三季之喪。子於父，臣於君，皆此禮也。可謂勉於有爲，而亦因性之安耳。乃習俗逐人於苟且之中，而父兄百官之異議生焉，皆不欲，曰，周之同姓，以魯爲大宗，均用其禮，而魯之莫行久矣。吾先君亦相沿而莫行，至於子之身而反之，則蔑先君而求異於宗國，不可。且《志》有言曰，喪祭從先祖，後莫能損益焉。意曰吾有所受之，則得失不在我，而尚何求焉？嗚呼！彼父兄百官，豈其無人之性哉？而習之錮

之也深，則其性隱，視堯、舜孝弟之道爲人絕不可及之事，而相率以苟安爲說耳。邪說之戕人性，非大有爲者無能決，此藥之所以必於瞑眩也。乃世子知自反而責之己，謂然友曰，人皆有不忍己之性，而非學則無以大明其理而必行。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則今之曲達吾心以感流俗之心，固無術矣。故父兄百官之迷不可啟，而不我足也。子其爲我問孟子，何以自盡而導人以交盡乎？然友復之鄒問孟子，^①其一意以有爲而不憚勤煩也如是。孟子曰，夫習之遙人而性失，誠有如父兄百官者，而抑豈追求之於牯喪之餘哉？求之彼，則是他求矣。人子有親，而自喪之，初不可他求也。夫世子亦始終自盡而已。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哀之至，不及事也。歆粥，哀之至，不甘味也。面深

墨，哀之至，不卹毀也。於是而即位而哭，則百官有司就次而哭者莫敢不哀，豈有所憚而然與？人皆有性，性皆有尊尊親親之實，臣子一也。而子爲昊天罔極之恩，則宜先之。能盡其哀，非以先人，而人自動於其先之者也。夫無人無性，無性不善，性之善必發于情，故一觸而即通，同此性即同此情。上有好，而始於孤行者終於衆著，不必有鼓舞流行而甚焉者矣。故君子之德猶風也，動於無而及遠也。小人之德猶艸也，無固情而亦無逆勢也。艸上之風必偃矣。風非以動艸，而艸自隨風，豈憂物之不順而他求之哉？故羣言狂興，而天性之恩，世子之獨也，亦力行之而已。彼爲短喪之說者，其能終亢我乎？然友

① 「友」，原作「有」，今據阮刻《孟子注疏》改。

反命，世子曰：孟子之言至矣。吾有親，而吾喪之，豈問彼哉？於是未葬之五月，居於倚廬，言不及他，而未有命戒。百官族人至此而憬然悟矣。孰能居嗣君之位而忘其國以專致哀者？孰思而信服之曰：是可謂曰知禮矣。及至葬，四方之會葬者來觀焉，見其顏色之戚，哭泣之哀，無不說服之曰：此誠不媿爲人子，而可以爲人君者也。夫始之以父兄百官而浮言胥扇，終之以四方弔者而中心誠服，可以見天理之在人心，昭然不昧。而特未勉力以自盡，則習之遙人似不可拔。乃一念之誠，足以回久蔽之人心，豈非人同此性、性同此善之明徵哉？人皆可以爲堯舜，自孝弟推之而萬善通。世子詎不可以學若舜而師文，滕詎不可以爲善國乎？而孟子之道無難行，審矣。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也。

「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爲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爲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藉，當作稽。」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人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以

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攷。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季，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樂，音洛。校，當作較。盼，胡計切，讀如係。稚字不典，宜从孖作穉。惡，平聲。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壅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動，

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穉，幼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人，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私，當作厶。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

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

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教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滕國編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爲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

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季之稱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彊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

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季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私，當作厶。然，當作嚙。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藉，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

「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說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季，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未之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

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戕卹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攷，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訓義王者治天下之大法，井田、學校二者其大端也。周衰道廢，稅畝與阡陌開，地力盡而井田壞。大學之教不行，師儒之傳各異，異端之說爭鳴而學校壞。於是而民無恒產，亦無恒心。孟子所欲行王道於天下者，但以此爲汲汲。顧二者有相因之理焉，則井田行而後學校可設。有詳略之殊焉，則以學校者千古不易之經，而井田有因時損益之道，有因地制宜之用。攷古者

宜悉，而潤澤尤宜詳也。此二者，王者以治天下，諸侯以治其國，一而已矣。滕文公問爲國，孟子不以其弱小不可行，而告之曰：「人君有一國而爲之，所以經理人民，修明政法者，皆非緩圖也。而國以民爲本，有民而後國可爲。民以農爲先，有農事而後民可用。顧人君恒於此有因仍苟且之思，責賦於民而不早計其所自出，則民之惰者散，勤者怨，而國不可爲矣。經畫勤於一時，而大法可垂於永久，此其爲者必先立之規，不可緩也。《豳風》，承王業之詩也。而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有茅矣，有綯矣，可以乘屋矣，則及此方冬農隙之時亟升屋而葺之，勿待春也。歲之更始，播百穀之事方興，不暇及此矣。民之無念不在農，無事不爲農計，先王悉體之如此，而民情不可大見乎？」民之

情，民之道也。夫人君欲靖其國，必民爵親睦之行，而後上不媿君師之責。仁不遺親，義不後君，安分循理，無離散之情，必有恒心固已。而民之愚賤，非有士君子之操也。有恒產，則俛仰之計足，而黠者不可取盈，樸者不憂不足，則仰事俛育之下，自不見異而遷。無恒產而身不安者，心不固，一念之天良偶動，而飢寒爭奪之心又起而間之，無恒心矣。夫心者，一動而不可復靜者也。苟以謀利自全之念間其心，而使無恒，則放僻邪侈，何不可爲，而陷乎罪矣。及是而刑不容貸，則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上，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欲求民心而使之有恒，必先取民產而定其恒制。以爲上即勤民之事，亦安能有一粟之益施及下哉？以民養上，而即民以養民，其盡吾心以爲之成法者，亦本吾自持之心

而已。欲吾臣之上體國、下卹民，而唯自盡其不敢尊驕之志。欲吾民之樂奉上而自相睦，唯自盡其不敢侈靡之心。唯其恭也，故體羣臣者皆有以致其厚。唯其儉也，故定民賦者必有以酌其中。由此言之，損上益下，非有損也，節其驕泰之情，勿益而已矣。而世主之失，疾入於不仁者，唯求盈不已以謀富國，雖欲恭儉也，能乎？陽虎曰：「爲富不仁矣。」富之妨仁，明君之所以必懲富國之非也。又曰：「爲仁不富矣。」仁之妨富，暴君所以必踰取民之制也。然則取民之制，君欲爲國，安可不急定其規而緩之也哉？夫三王之政，皆可師也，而有異焉者，則在我備攷而斟酌之。其同者所必同，而其異者則在乎擇善而從之也。夏后氏取民之制曰貢。以爲田者，民所自闢之田，以其所獲，酌貢

之於上，民知效忠，而因以各得勤其業。五十畝而定一夫，一夫而輸五畝之貢焉。殷人取民之制曰助。於私田之中立一區以爲公田，而民助耕焉。七十畝而一夫，一夫而助七畝之耕焉。周人取民之制曰徹。立公田之名，而與私田無殊也，特計畝而均分之，百畝而一夫，八夫而通耕九百畝之田焉。以制之不同如此，而有同焉者，其實也。以粟貢，而粟亦其力之所獲也，以力助，徹，而力即其得粟者也。而五十畝之貢，唯五畝之獲，七十畝、百畝之助，徹，各輸其七畝、十畝之力，則是皆於什之中而取一也。上得一而聚之也多，不憂用也。下得九而僅獲其九，但給養也。此百王不易之法，所必遵者也。乃若其異，則殷、周改夏之法，各有精意存焉。周之徹也，而以八家之力通公私之田，通則

下不怠而上不督，計畝均分，情相聯而利亦相均也。殷之助也，以爲下藉上以治，而上藉下以養，則民亦借其有餘之力，而上有使民如借之心，下無喪而上無求，交相益也。夫徹雖異於助，而小變而不失其大公之理。故二王改夏之政，意良深焉。而由今酌三代之異，以用之無敝，則龍子之言尚矣。龍子曰，三五取民之制，皆以無過求於民爲道，而粟之所自出，唯地是視。則因地以立制，而可行之永久者，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焉。未有助法以前，行貢可也。既有助，而欲改之以行貢，其害可勝言哉？且勿言後代之可踰制而求也，且勿言有司之操法以督也，且勿言出納浮耗之濫也。即就貢法之始制而言之，歲之豐凶不齊，民易以欺，而吏易以罔，於是較歲數豐凶之中而以爲常，乃

有畫一之規，即此而民之病深矣。樂歲粒米狼戾，愚民能積之待凶季之貢乎？不能也。因多而多之，民猶未常不多，而不爲虐也。凶季之僅有，供來歲治田之糧種而不足，而必取盈於中歲之數。於斯時也，奉上之外無餘粒矣。則以思其疾苦之情，而我爲民之父母，使民盼盼然交怨於下曰：將吾之終歲勤動者，不得養其父母，曾不足以取盈，又偁貸於富室以益之。已貸不可再貸，則目前之生計已絕。歲之小豐而輸息以酬貸，則將來之匱乏日深。老穉轉乎溝壑，皆取盈者使之也。民之怨也如此，而惡在其爲父母乎？能守先王之成憲而取其中，其害且如此，況其後之敝乘之而生者乎？以龍子之言思之，則助以救貢之敝，而徹但師助而小通之，此擇乎三代之善而用其異者，取民之制，莫有

善焉者也。子欲及今而行之，非遺制亡存，而先代之典，非一王之守也。耕者授田而助力，其產恒也。仕者受田而食祿，其產亦恒也。士大夫且有其世守，而小民不可無先疇，則世祿之禮下，助法之取民，其道一也。乃世祿，滕自建國以來七百餘歲，未之改也。通其意，而取民之制不可推行乎？助者，分私田與公田而爲二也。徹者，疑乎合一，并而無公私之分也。乃《大田》之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則在天之澤，且欲先公而後私，在己之力，必其急公而次及私，審矣。公田之名，唯助有也。公田之實，唯助別於私也。乃周詩而有公田之名，則周之徹無大異乎殷之助，井疆不亂而法制合符。得其理而用先代者，即以昭世守，又何疑乎？故決於行助，事易而法無敝，更何疑乎？由是而

興起其恒心，以施教者可舉矣。教，以教士也，而不能盡民而教之也。而先王知道之明與不明存乎教，而民之仁與不仁因乎士。士既有世祿，而可以謀道不謀食者爲斯民修大同之化。民抑無虐取，而樂戴其上者望君子爲風尚之歸。而教不待勞，而在修明之耳。於鄉則設庠、序、校焉，於國則設學焉，侯以明之，撻以記之，《詩》《書》、禮、樂以肄之，升賢造士以獎之，教之法具焉。夫大學，則大全之教，兼衆善而務其成。其在鄉學，則各有所先，以示其適從之方焉。庠者，以養老爲主，示民孝也。校者，以比德比執爲經，勸民行也。序者，以觀德興能爲義，示民禮也。夏當司徒始命之後，民初知學，故尊師重道以端所嚮，而其學曰校。殷以武功定天下而納之於禮樂之中，故其學曰序。周以仁厚

篤世德而迪民愛敬之忱，故其學曰庠。至於學，則貢士興焉，胄子肄焉，天子諸侯親焉，教必備而道必隆。三代無異道，斯無異制矣。乃揆其立教之大指，則以禮讓養其和平之氣，而以道義研其心理之微，無非以興起夫尊親序別之心，而順成其孩提稍長之能，明此人倫而已。有以明之，而人倫明矣。上之爲君子者，行無非天性民彝之則也。則下之爲小民者，雖知有未盡，行之未逮，而寬然有餘於富庶之中，油然而消其疑貳爭競之氣，互相親也，則亦樂親其上也。於是而爲國之大經無不舉矣。在子之爲之而已。使子而能是焉，勿曰一國之政不可通於天下。使當世而有王者起焉，欲折衷先代而行教養之大法，必於子乎取之，是爲王者師也，而子之德已覆及於天下後世而有餘。且不但此也，

使當世而無王者起焉，而子獨行之，周之先代不猶是乎？《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能以什一世祿之法，壽考作人之化，興周而創大業之謂也。子力行之，何遽不如？文王當積衰之後，而大猷興焉。子之國亦自此新矣。君子創業垂統以聽天命，又豈可量哉？勿以國小而古道已湮爲不可爲也。請自民事始。

文公毅然以爲必行，使畢戰司其事，而使奉教於孟子以行，其志決矣。孟子乃以勉畢戰曰：子之君將行仁政，甚盛心也。選擇而使子，望子深矣。子勿以私而害公，勿牽于俗議而大典必躬，履畝而計之，覈實而盡力焉，勤治之，而不爲苟且之計，勉之哉！夫仁政之廢，經界廢也。請詳經界之說。自一畝而計之，畝有墜埒，以至千畝。自畝而積之，畝之上有徑有遂，畝

之外有溝有洫，以通道路，以防旱澇，大小有經，縱橫有法，所謂經界也。自一井而推之，至於一同，田愈廣，則經界愈闊。而經界之中，乃爲田之實數，而凡公私多寡，皆以此爲準而無餘。若毀其經界，以爲是亦可耕之土而廢之，則額田有限，而新增之數倍之而有餘，私田無所益也。名爲九得其八，而實不足，井地不均矣。經界皆公所有也，名爲什得其一，而且不止於倍，穀祿不平矣。是故暴君以爲富國之術，汙吏以資竊祿之厚，必且曰此先王之贅設，而輕慢之爲不足存也。於是而墾之爲田，以擅其利。則今日者勿惜已耕之土，勿貪穀祿之盈，培其阡陌，復其溝澮，而經界正矣。則畫然於經界之中者，此爲百姓口分之田，此爲國家祿人之田，可坐而定矣。經界正而仁政行，有常經焉，而抑不無變

通之法。所以然者，以下之奉上，上之恤下，禮下取民之道不可不盡也。今滕壤

地雖褊小乎，而將必有爲君子者焉，將必有爲野人者焉。君子之待禮於上，於制祿定之矣。野人之聽制於上，於分田定之矣。皆子之君所必治，而子所必宜爲深長思也。使無以厚君子，則君子不宜力於廷，而野人何治焉？使無以寬野人，則野人不懷恩於下，而君子誰養焉？故通

其意於助法之中，而推恩禮於經制之內者，則野必助也。九而一，因其地之廣闊而經界可正者也，國中可使自賦也。什而一，因其地之狹隘，而經界不備，且餘一以寬之也。田以此分，而土之無田而有祿，亦於此授焉。乃所以盡禮下之道於世祿之外者，則卿以下食祿少，而別予圭田以奉祀事，其制五十畝，一井之公田可給二

君子，而禮加厚矣。所以寬取民之制於分田之外者，則家有餘夫，百畝不足，而授以二十五畝，四餘夫而成百畝，乃以助一夫之力，而取之愈薄矣。如是則君子、野人各得其所，而分田制祿之法，乃以通成法而盡善焉。若夫爲國之道，教養並行，

小民之親，須待教成之後，而有可先寓其意於助法之中者，即此定經界之際，而不容不申之戒焉。其法曰：死徙無出鄉，墳墓所在，居止所安，出鄉者有禁。而所謂「鄉」者，非「六鄉」之「鄉」，即以此同井爲鄉也。夫人唯以可留可去之身，則挾可離可合之心，不相恤而且以相讎者，亦難保其不然，而勢所必至也。以同井爲鄉，而死徙在是，出入其得不相友乎，乍乖焉，而終不容不比也。守望而得不相助乎，保人者，即以保己也。疾病得不相扶持乎，情

相關，而禮亦相報也。如是，則雖有怨而不得不忘，雖有爭而不得不釋，百姓親睦自此始矣。則仁政之以周悉乎上下者，而善治其心力，庶幾盡矣。而吾爲子言井田之法，則一成不易而無難定者。爲方一里，而中之實積亦一里也，則爲一井。推此而十里之百井，五十里之二千五百井，可知也。一井之田經界，而內實耕者九百畝，積實之中爲步者九萬步，則爲畝者九百，無不均也。於其中爲公田焉。八家皆私百畝，環於其外，而同致其力以耕公田，明以下養上之義。則八家之趨公田也，無遠近之不齊，而寓居中制外之意。其耕也，必待公田之耕事畢，而後敢治其私田之事，無勤惰之不均。而昭率土從君之分，則尊卑之義亦在焉。既所以別野人於君子而示之等。即以別野人於野人，而視

公田之形埒以爲其界畫也。此井田之制，可數言決者也。凡此者，以體國而養君子，經野而治野人，上以制國用而秩世祿，下以用民力而養民財，大略在此矣。若夫民有固有之田，無待於予，而亦不可奪。地有不齊之形，不能方，而但覈其實，合乎人情之安。而曲成先王之意，則在君體恭儉之實心。而子盡經畫之妙用，非吾之所能詳及也矣。蓋滕國雖小，而當時壞法虐民之政，猶未嘗深中富彊之習，則井田之復亦易。而文公之爲君，庶幾恭儉，則學校之興，亦有其基。故孟子之說得小試焉，而王政之易行於此可徵。若齊、梁之君，則固未可深言也。一申制產之說，而未能及其詳，奚望道之行哉？「不可緩」，非勸農也，定賦法也。茅以蓋屋，絢以縛屋，絢須芒作，茅不可搓索。「說約」

一串說，非。以此「亟」字對上「緩」字，不通。「不可緩」，只是行井田要緊。二「無」字必如此解。不然，天下豈有無野人之理？全不成話矣。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捆，苦本切。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僞。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掇之，欲其堅也。以爲食，貴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僞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僞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耜，本作耜。从耒，後人之譌。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說，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饗飧，熟食也。朝曰饗，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

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粟，本从𥽿，从西，俗譌。素，本作縗。釜，本作𩚑，从父，俗文，見《集韻》。然，當作噲。

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

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煮，本作爨。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陶，當作匋，瓦器也。陶，再成丘也，地名。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爲甑者。冶，爲釜鐵者。舍，止

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爲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暘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

偪人。獸蹏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淪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草，當作艸。賜，本从田。偪，本作逼。蹏，俗寫从帝，謬，帝乃上帝之偪，豈宜與足相依以爲獸足之名乎？跡，當作迹。憂，當作息。漯，本作濕，今省作漯，以濕爲乾濕字，其誤不一矣。濟，當作洌，其誤亦久。然，當作噉。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暘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蹏鳥迹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

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大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漯，曰鉤盤，曰鬲津。淪，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散，當作橄。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藝，本作執，加井加云，俗不成字。熟，本作饁。煖，讀如萱，則宜如字，讀乃管切，則宜作煖，二字義同音別。契，本作偃，高辛氏子

名，今省人，謫。憂，當作息。放，讀上聲。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爲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執，

殖也。僕，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

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

曰：「大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詞，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

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斯

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僕之辭也。

之。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

寫作皋，謫也，本从白从夊。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與，當作与。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爲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

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說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季，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季之外，門人治任將歸，人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季，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

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貢，當作轎。

游，當作序。彊，當作勞。陽，當作易。

三季，古者爲師心喪三季，若喪父而無服也。任，僭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旂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髣髴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僭，都甘切，寫从才，俗誤。冢，本作冢，別作塚。

非。髣，本作仿，寫作仿者非，从彭猶可。

「今也南蠻駮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駮，讀如決。

駮，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

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

按：今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賈，當作價，下並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爲市

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賣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爲價也。賈寫作粥者謬，粥乃鬻字之省而別。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蓰，所綺切。巨，當作鉅。惡，讀平聲。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訓義聖道裂而異端興，有農家者流出焉。

其大旨有二，曰勤曰樸。以爲勤則不厲人，而樸則人無欺。其爲言也，至爲卑陋，既不如楊、墨之詭異，而似乎切近人情，不同權謀之夸詐，似不足以爲人心世道之大蠹。乃充其說，則上下之分可夷，君師之道可廢，禮樂文章可以不興，而一驅天下賢智之心思盡之於謀食之中，以皇皇於求利。此其爲道去禽獸不遠，而戎狄之所尚者也。後世之爲上君子者，舍其遠大，而以喻利之心忘乎義，皆暗中其術而不知。故辨之不容不詳，距之不容不嚴，不可以其鄙而置之也。神農之世遠矣，文字未興，其詳不可得而知也，故學聖人者勿僞焉。蓋其時，天下未平之時也。茹毛飲血而始有粒食，飽則棄餘而始有市易，亦別人於禽獸，別中國於戎狄之始事，能開物

而成務，則已成乎其爲大人矣。而天下既平之後，欲廢人道，違物情，而反之於勤與樸，此其害不可勝言。乃爲農家之言者則僞之。楚本蠻夷之國，王化之所不及，人習於樸陋。許行欲以其俗而易天下，聞滕文公復井田之法，以爲是可誘也，乃之滕而往造乎君門，無禮甚矣。其言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亦以爲慕義之編氓而已矣，與之處焉，其說未能昌也，則見其所偕來之徒凡數十人，皆衣褐，或捆屨，或織席以爲食，異矣。然非能異也，天下之衣褐而捆屨、織席者，豈少若而人哉？野人之爲此求食於天地之間者，皆可置之不論不議者也。而行若以之爲異，其徒亦若自矜其異。南蠻之人，不知天壤之大，古今之遙，帝王聖賢之用心，而求異於垂裳治物之君子，曾足以

爲異乎？故滕之人亦無異之者。不謂有南方儒者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亦負耒耜繼行而至。誠爲陳良之徒，則負耒耜何爲者？誠爲負耒耜之人，何地不可耕而必之滕？良之教豈若是邪？斯足異也。其言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聖人之爲聖人者，天經地義之所繫，而井田以安野人，爲王道之始基。但聞此一端，而即許爲聖人，相之中無所見而爲耳食之人，可以誘而之邪，其輕妄之性然也。且使聖人而誠作矣，爲君子之徒者，有道則可仕，有志則可學。而但以避重斂而息心歸之，此其爲趨利之小人，又奚辭焉？見許行而大說，昧昧者之恒也。盡棄其學而學焉，其棄之也久矣。乃欲以其說而動孟子，道許行之言於君子之前而無憚忌，相之惡浮於行矣。其言曰，

滕君，則誠賢君也，以民事爲心也。雖然，有所謂道者，而未之聞。從勢而觀之，有君有民。從道而觀之，孰爲君而孰爲民？人之生也，同爲天地之生，則皆有其力，而皆可自食，人亦期於一飽而止矣。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飧而治，以其勤率天下之勤而人無不足，以其儉治天下之不儉而道無不同。今也行井田而使民助，取民力所得之粟充之於倉廩，而且受賦幣以藏於府庫。民勤耕之，已逸享之，厲民而自養，民何利乎有君，而惡得賢？此其說蔑尊卑而計利，以相爲恩怨，既以滅天理，賊人倫，而桎梏大人君子天授之聰明於較晴量雨、粒米尺布之中，^①爲口腹之瑣圖，不知勤勞於烈日疾雨之下，以養此血肉之軀，

①「晴」，原誤作「晴」，今據文義改。

與鳥獸同羣也，將欲何爲？則天下後世身爲君子而皇皇汲汲唯饗殮之爲謀，且自詡其無損於物以傲天下，皆自此而起。而聖人以萬物爲一體之至仁，尊師重道以立人道之大防，皆棄之而不顧。此喻義喻利之大閑，而人禽夷夏之大辨，烏容不誅其心而曲盡其折之之詞哉？孟子乃不惜

委曲以求其情而諱之，則姑緩其詞以問之曰，且勿問滕君也，而先問許子。許子之所能爲、所可爲者，滕君且有不能爲、不可爲。若許子之不能爲、不可爲者，而不可以責滕君，必矣。許子以食爲重，而不以食於人爲道，則必已種之而後已食之乎？夫行之必種而食也，其所挾之術在是，故勿妨姑縱之也。而陳相曰，然，是可以己之所必必滕君矣。孟子曰，食猶衣也，衣猶食也。種則食，織則衣，一也。必織布

而後衣之乎？乃相欲揜其不能織，而以儉陋爲遁詞。曰，否，許子衣褐。褐雖粗，又豈異于布乎？孟子欲盡其一身之必需，而問其冠。相不能言不冠也，而曰，冠。衣以禦寒，而冠何爲者？野人之不冠者多矣，而行猶然冠也。孟子以相之必以儉陋飾其非，則就而問之曰，奚冠？相曰，冠素。若以素爲無待於人者。雖然，素又何能不待於人也？乃詰之曰，勿問其布與褐，素與不素也，皆有織之者也。充自種之情，自織可矣。而許子自織之與？相不能忍也，曰，否。而曲爲之詞曰，以其所種之粟易之，則猶之乎自織也。詰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充其一往之心，必自織矣。而不織者必有爲，亦可以知不自耕者之大有所爲也。相於是不能逃其情而對曰，害於耕。天下之見爲利而

害必存焉，豈但此哉？害者，力之不勝也，理之相妨也，是可以窮許子之妄矣。而孟子以其言厲民也，則更就耕與食之中不可廢者而詰之曰，衣與冠，猶與耕而食各一事也。若夫食必饜也，耕必以鐵也，許子其能將粟而生吞之，手裂土而治之乎？亦必以釜甑饜，以鐵耕乎？相不能謂不然也，曰，然。孟子曰，同此一事，則自爲而可以無求。許子能埏埴而爲釜甑，鍊鑄而爲耜鉏乎？相曰，否，亦以所種之粟易之也。孟子既就許行之一身辯其徒勤無益，而有待於物，乃先破其厲民自養之說，而後伸吾不能耕、不可耕之義，故急從而折之曰，如許子之言，則非己之所親執其勤，而食人之食，用人之用者，皆厲也。然則匄治竭力以爲器，而許子無所事於機杼鑪錘之間，安然而用之。許子竭力

以種粟，而匄治初未嘗有事於襍風襍雨之下，端坐而食之，皆相厲也。乃許子有粟以易，則用之不疑，而不謂爲厲匄治，許子自不謂其不賢矣。如云粟者生民之本，許子所必不可與人，而必不可取於人，當自竭力於耕，以勿忝於神農之道，則匄治之厲農夫久矣，而許子豈謂其然哉？與之者自有樂輸之情，相忘於恩怨。受之者自反其有功之實，終不生其媿慙。而謂倉廩府庫之厲民也，夫豈知君而無倉廩府庫也，則亦匄人之無食而不能爲釜甑，治人之無食而不能爲鐵也。財之所聚，用之所給，還以養百官，行典禮，修守禦，而使耕者安其耕也，何厲之有哉？甚矣，許子之愚也！戴天履地而忘其安厚也，抑非但不厲而已也。爲於此者廢於彼，是害之因於不暇兩全者也。有爲之也小，而害之也

大，是害之因於不可而成者也。而許子不計及此，而昧昧然欲君之並耕也，則唯以爲君有徵斂之令則上煩，民有助耕之役則下煩，與其煩於人也寧煩於己，與其煩於心也寧煩於事，顰蹙於經營措畫之難而憚之耳。許子何不學匄冶，則有所需焉，止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無求於人，而不與爭多寡於取與？乃紛紛然與百工交易，褐也，素也，釜甑也，鐵也，思其不足而補之，於其未得而求之，何許子以煩爲道，而此不卹乎？相曰，許子非不欲去煩而就安也。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爲則廢耕，耕則廢爲，且耕且爲，則兩俱不成，故各司其事而不容憚也。嗚噓！相而亦知耕之足以廢百爲乎，而況於治天下？故孟子急詰之曰，然則人君有天下而治之，曾不如百工之有其事，而可耕且爲

與？有如役其心於蒔艸刈穫之中，終歲皇皇計其多寡，則神氣爲之衰沮，夢寐爲之怔營，智愈細而念愈私，情愈鄙而志愈困，雖有生民利害死生之大交迫於前，而雨暘之繫其心，稂莠之不釋於懷者，且置之矣。可爲乎？不可爲乎？夫許子勿謂人君之無事而待民之養也。均是人也，而天秩之矣。有大人焉，君師之命，寵自上帝，父母之戴，徧于四海，位之隆者任之重，其事大矣。有小人焉，仰事父母，俛育妻子，上以奉公，下以恤私，分之卑者責之輕，其事小也。各有其事，則小人盡其事於畎畝而終歲勤勞之恐後，大人受其事於天下而日昃不遑之維艱。豈徒大小之異量乎？即農與匄冶均爲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待用於百工者，無一可缺。如必自爲而後用之，則營此而又求效於彼，

是率天下奔走於道路，一無所成，而徒疲其身。而況治天下者備萬物於己而爲之乎？此理勢之不能必也。惟其不能也，是以不可。故曰「或勞心」，有不可釋之責，有不容已之情，竭智殫慮而猶恐其見之不遠，行之不至。「或勞力」，則力任爲之，因而勞之，而力之外不知有所謂心也。

「勞心者治人」，有四海萬民之情，爲四海萬民之主，治教政刑唯吾之所爲，而不思用之也專，行之也決。「勞力者治於人」，則以力效功，以功聽命，而治之權不敢竊議其非矣。「治於人者食人」，既奉之爲君師，則必修其報稱，納秸獻繭，而自守其分之所宜，情之所稱。「治人者食於人」，則撫而有其土，安而享其祿，而謀食之計不足以繫其心。此自有天下以來，上下交綏，理事各得之通義也。小人而與大人之

謀，則犯大分。大人而尸小人之事，則廢天職。勞力者以其私心而疑大人之厲己，則正大義者所必誅。勞心者以其偏心而求免屬於小人，尤喻於義者所不屑。孰有能踰此者乎？此分義之不可者，又必然也。夫人君之不能耕、不可耕，就許子一身而推之，有如是者。而許子曰：「古帝之道固然。」許子生於僻壤，未習聞天下之故，聖人之爲，固宜然者。而子固非許子之徒，則往古之事，亦嘗聞之乎？夫大人之不能爲小人之事者，固不暇也。而吾以唐、虞之不暇者徵之。神農之世，未知其不平者若何，而大要氣運初開，不平之甚也。自神農歷黃帝、顓頊，以至於堯之時，而猶未平焉。大人平天下之事在堯矣。於時水失其直行之道，橫流而爲洪水，氾濫於天下，南北同矣。一漲一落，土皆不

壅，而艸木暘茂。艸木茂而禽獸孳息其中，且繁然聚焉。艸木禽獸之害於人也，艸滿而五穀不登，禽獸橫而逼人以處。於是人皆巢居穴處，而中國可耕可處之地，唯有獸蹏鳥迹之相交，則人類且將息矣。此其可憂者在小人，而小人不能如知也。苟圖存於旦夕，而且謂氣數之實然，可無與也。堯則自念其爲生民所宗主之大人，而不能出其危而救其死，惻怛之情甚，而心勞無已矣。乃思所以治之者，非盛德化神之至聖不易敷也，舉舜而敷治焉，而事在舜矣。舜以明目達聰之聖，而勤問咎同善之心，於是心盡而治之條理見焉。艸木盛，鳥獸逼，則雖欲治水，而艸木翳蔽，不能測其高下，禽獸縱橫，且將傷我徒旅。於是使益掌火，烈山澤而焚之，曠然知水之爲水，而上之爲土也，禽獸無所藏而逃

匿矣，然後導山者不憂，導水者無傷也，水可治矣。舜乃命禹治水，而禹度之以理，裁之以心，天下高下之勢，皆縈回于寸念。於是北條之水，則疏九河於下流，濬濟、漯以分洩，而使河安流以歸海。南條之水，則因汝、泗之人淮，而排其序人之徑，因漢之人江，而決其相匯之衝，使江漢並流以不爭。於是水降而土平，然後中國效原之地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但司此一治水之事，而八季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身忘勞也，家不恤也，而暇以身之不富、家之不飽，得置於念中而耕乎？禹之不暇如此，則舜可知也，堯可知也，益亦可知也，而稷、契之相繼以敷治者可知也。中國可耕矣，而堯、舜之憂猶未已焉。上古之耕，既未盡夫人用。洪水之後，人且忘乎土宜。舜以爲耕雖小人之事，而愚者但能盡

其力，則用力而無成。乃使后稷教之以稼而種之有道，教之以穡而穫之有時，於是乎人知樹藝五穀而五穀孰矣，民人乃得以不虛用其力而食其利矣。盡天下而育乎稷之教，盡天下而育乎堯、舜之心也。乃堯、舜之憂未釋也，以爲人則有人之道矣，人之所以爲人，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也。若徒耕而飽食也，粟可以易布褐而煖衣也，可以逸居而無求矣，因而生其勤則不憂，樸則不勞之心，自用其力而自育，而不因其天性之固有以勉之於修爲，則其去禽獸也不遠。乃使僕爲司徒，以掌邦教而明其教焉。所教者，人與人爲倫之大經，而道法備矣。教以父子之必有親也，而生事沒寧之必盡其道。教以君臣之必有義也，而上令下共之必循其禮。教以夫婦之必有別也，而辨姓分氏，且六禮之必修。教以

長幼之必有序也，而兄友弟恭，且飲、射之必齒。教以朋友之必有信也，而入學親師，與族黨之必睦。於是禮以文之，樂以樂之，備物采、盛文章以達之，皆用物力而不嫌於奢，捐衣食而不憂其匱，無一不經營於舜與僕之衷。而堯猶以爲此人禽之界，恐民以勤勤於衣食之故，而難勸進於善。乃申命司徒曰，夫教之事可易言哉！人之才質不齊，而道之從人不易，汝殫汝心而後可哉！人有勉行而勞者，則必獎勵以勞之。有慕道而來者，則必引掖以來之。其惑於異說而邪者，則必距其詖而正之。其飾爲僞行而枉者，則必懲其曲而直之。其未能自彊而卓然異於小人者，則必堅其志以輔之。其未能推行以見諸行事者，則必示以方而翼之。日漸月磨，而教者不倦，以啓其心而得之於己。而猶恐其

勤始而怠終也，則又必從而振起於將成之際，使知一念之弛，且以毀其全德。其所加惠教以俾有成，不如是而五倫之事且有疏缺，而人之爲道不足以大明於天下，而垂爲世教也。若此者，堯與舜端拱於廟堂之上，宣九州之貢，盛垂裳之文，若見爲厲民以自養。而其取天與人相屯亨之理，民與物相消長之幾，生與死相出人之勢，人與禽相近遠之理，施之有序，爲之必周。其咨嗟警惕而不遑也如是，而食之何以得飽？八口之何以得養？一犁一鋤之不容弛，一晴一雨之不容忽，全以付之小人之自勞，而念暇及之乎？力何暇而得爲之乎？此理勢之不能耕，在古聖有如是者。即在今日者，天平矣，地成矣，獸害遠，水患息，田可耕而人知教，似可以無憂而教衰行廢，耕戰急而民不適有生。爲大

人者，其所以制其恒產，道其恒心，正憂勤惕厲而未有艾。又安得此暇日以從事於畎畝而驕人曰，吾有求於天下而不爲民厲，如匹夫之閉戶容身以苟全其性命邪？

夫耕既不暇矣，既化成俗美而暇矣，而揆君民之大義，則雖暇而固有所不可焉。則以堯、舜之深見其不可者徵之。以小人而妄取大人之憂以爲憂，則推其一介之節，謂天下可以一身一家之理治之，則足以亂天下。以大人而下取小人之憂以爲憂，則盡廢天下之理，謂吾力可以與天下萬民相若，則必亦且聽天下之亂而亂日生。故堯之所憂者，不得舜也。側陋以求，歷試以授，心專於是焉，得舜而倦，勤以享天下之奉，不憂也。舜之所憂者，不得禹、皋陶也。地誰與平？教誰與弼？心殫於是焉，得禹、皋陶而鼓琴以受九州之

貢，不憂也。夫食爲民天，而非耕無食，此亦不容不憂者。乃農夫自知憂之，自知易之，任其作也，任其輟也。若一繫念於此，則取天畀之聰明而桎梏之於一畎一稂之豐歉，區區於婦子之何以養？終歲之何以給？智爲之錮，才爲之詘，而不以擾鄉閭，不煩僦貸，自命爲有德，此其與禽獸之食艸木而息林藪者幾於無別。農夫所以患至而無以禦，倫蔑而無與親，爲禽獸之吞噬，而與草木同腐者也。而爲大人者，其可與之爲類乎？夫事有大小而德必稱，德有大小而難易別焉。君天下之道，仁而已矣。仁者，爲之難者也。且勿言並耕之無以益於人也，即使有財而分以與人，見恩而已，謂之惠而已。惠者，有窮之施也。且勿言並耕之無以納民於善也，即使以善而教於人，盡己而已，謂之忠而已。

忠者，自盡之道也。惟爲天下得人，則我之所欲仁天下者，於其人而施之，必盡天下之望仁於我者，有其人而相長以無窮。則裁成之，輔相之，民之生以遂而不待於分，民之德以正而不勞吾教。其舍己以從善，授天位而不疑，純乎至公而無私，而利澤已周乎天下矣。故世或曰，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此能忘天下而不有，難矣。而非難也。聖人以天下爲己責而無利焉，釋其責而不謀其利，易也。若夫爲天下得人，則擇之不精，而用之非人，用之不決，而有人不得。非虛己以諮詢，則元德之升無術。非懲惡以竄殛，則巧言之隙且生。其欽天工而體人情者，一念不周而不得，而豈不難乎？得之則仁及於天下，未得則難載乎一心，此其必不可以近小之情參之也，明甚。而農夫鄙固之焦勞，其

可稍萌於念慮乎？故孔子之稱堯曰：「大哉堯之爲君也！」任其大，而不以近小自封之謂也。「唯天爲大，爲堯則之。」天之運化，無爲而功成；堯之法天，居高而治卑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至仁攝天下於一心，而無功效之可見也。其稱舜曰：「君哉舜也！」宰制天下，而正位以臨萬方之謂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功不必立，名不必成，居天下於一心而無著見之迹也。然則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以至仁而爲天下憂，得人以治而萬方理，無爲也而無不爲。特於耕，則以爲農夫之事，而養其清虛之體，存其廣大之量，知不可用而不用耳。此道義之不可耕，古聖人辨之已明。即在今日者，不必有推賢遜位之深心，可因帝王之成法，而無待於代天理物之舜、禹、皋陶而

爲大人者，亦自有尊德樂道，任君子以明王道、正人心、辟邪說。而遙風易俗、正位凝命之大體，以天下之祿養天下之賢者，而施仁於天下。其不容爭恩怨於升斗之需，而役心志於一手一足之烈，自有不可廢之大義，以辨上下，定民志，其可耕邪？又不待再計而決也。而況乎萬幾在躬，必無暇日也乎？是則農夫之憂，小人之事。執其說而欲以治天下，許子之爲此言也，非神農之言也，乃荆楚蠻夷之習，見利而不見義，任情而不任理。惟先王之教不及，故相習而成僻陋之學。此亦不足深誅者，天下亦孰與聽之？吾所甚惡者，子之惑焉而自棄其學耳。君子之爲學也，將以變其氣質也。不幸而生於夷，則慕義以從帝王聖賢之教以變夷也。如是者，吾聞之。至於生爲中夏之人，身受先王之教，

而聞蠻之風，變而從之，則人各有心，誰其安之？吾未之聞也。子嘗事陳良矣。陳良，亦楚產也，知堯、舜以來之大統大法，詳制於周公而著明於仲尼，說焉，北遊而學焉。其志專，其守定，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以匹夫而任天下之大，以蠻夷而與帝王之憂，斯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季，亦嘗與聞乎斯道矣，師死而遂倍之？舍士而農，先已謀食而棄謀道之心。見異而遷，遂至棄義而伸崇利之說。則吾不知其何心？君子之於學也，見之也審，信之也篤，七十子之事孔子皆此道也，何也？惟知孔子之道，盡人情，窮物理，處於至大，而小者不足以亂之也。孔子沒，心喪而廬其墓者三季。三季之後，治任將歸，而子贛未即歸，人揖焉，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情之篤，唯憂道之且

喪也。子贛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季，然後歸。情之有餘，唯念道之不可忘也。他日，子夏、子旂、子張以有若之言行有似聖人者，欲以所事孔子者事之，雖推崇之大過，而以似聖而事，則固爲絕學廢墜之憂也。彊曾子，而曾子曰不可。人各有宗，而道必有至。而夫子之德何如哉？譬之練帛者然，自其始之灼見乎道之必出於一而無容襍也，滌天下萬世人心之污染而蕩除其私，殆舉江漢之洪流以濯之也乎？自其終之善成夫已明之道而不可易也，奉千世百王之顯道以定立其體，殆承秋陽之昭朗以暴之也乎？於是而其白也至矣，皜皜乎，賢者莫能過，智者莫能踰，而百家衆論之異同，奉大正以治之而莫敢不服，不可尚矣。有若其能企及乎？而吾黨其可貶道以殉偶然之似乎？曾子之尊孔子

也如是，非但尊其師也，以先王之道集於孔子，而治教之統不可亂也。夫曾子之於有若也且然，今也一南蠻馭舌之人，言不能詳，而夷風深重，乃敢非先王之道而自爲道，蔑製古今之通義，殉其一廬百畝之私心。子乃倍子之師而從之，其視曾子不亦遠乎？夫先王之道，處萬物之上而俛治之，喬木也。蠻夷之俗，守身家之計而圖與物相安焉，幽谷也。求友者之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吾聞之也：以賢師友而示我以天地民物之情，擴吾高明廣大之見，道之所尚也。若下喬木而入幽谷，志趣日以卑，識量日以小，行焉而必窒，豈人之情哉？彼南蠻者，幸有山澤湖沼之利，可耕可食，私之以爲利，而君民之分無別，故僭擬上國，而不知中國帝王之尊。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

懲。」以害王綱者惑人心，魯奉周公之法，方且膺之，乃子以是學，則有王者起，非聖無法之誅且加焉。變之而不善，孰有大於是哉？故曰，許子之妄不足誅，而子之學之，將以起天下趨利棄義之習，君子所甚惡也。而陳相猶未悟也，乃更以其齊物之說進曰，天下之習於欺而喪其樸，莫若市矣，而許子之道，有至簡而可以一天下之趨者。若從之，則市價不貳矣。價不貳，而物有定制，國中無僞矣。價有定，而物有恒，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此神農始爲市之所以有無相易，而大樸不彫也。臬而爲布，絲而爲帛，則凡爲布者皆布，凡爲帛者皆帛，惟量其長短，取足於裁製而已，價相若也。未治之麻，已績之縷，繅繭爲絲，繭成爲絮，凡可紆者皆可紆，可緼者皆可緼，惟偁其輕重，取足於綮之著

之而已，價相若也。五穀異種而皆可食也，可食者以多寡爲程，量之而已，價相若也。屨有大小而偁所躡也，躡之者以大小爲差，辨之而已，價相若也。縣令自君，一成而不易，而市可無治市之官，法行於民，民樂其簡便，而黽僮之智不容。斯豈不可行者，而必曰先王之道乎？甚哉，相之愚也！許行之妄，不過欲盡取中國帝王所以興禮樂、行愛敬之文物者而蔑之，以如其粗獷鄙惡之所安者，苟可以衣食而止，則物有限而價或可壹。使其然也，氣體無所養而人皆駑戾，粗惡不能堪而人且夭折。此不足與深言者，而但就其無僞之言以折之曰，夫物之不齊，而價不壹，固人情爲之，而非人情爲之也。用有貴賤焉，制有堅脆焉，取其材者有難得易得之分，而成其事者有難成易成之別。實有之而實

不容齊之，物之情實所固然也。是以名同而實異，實同而用異。其爲價也，或相倍蓰焉，一物而有兩物之用也。或相什伯焉，一物而兼十物、百物之功也。或相千萬焉，千萬物而不敵一物之效也。子欲比其類而同之，是將舍其千萬，以至蔑其倍蓰，而天下之用不給者多矣。是帝王已治之天下，從而亂之也，何也？僞者競起而不可止也。今子曰巨屨小屨以巨小分，而不問其精粗。乃自爲者而言，則欲巨易，欲精難。自市者而言，巨者不可躡小，粗者不能勝精，一也。設使巨小同價，則人必舍巨而爲小，而天下無巨屨。使精粗同價，則人必舍精而爲粗，而天下皆粗屨矣。子曰，粗亦何傷也？乃粗之不已必惡，則以褐爲布，以亂絲絕縷爲紆，以莠稗爲穀，以躡之不可終日者爲屨，而皆可取價

以往，其僞又可勝道哉？承王制大明之日，則許子之道，幸天下之不甚僞，而褐猶可衣，素猶可以冠，釜甌猶可饗，鐵猶可耕，以治一身一家而足農夫之用，然推之國家而不能治矣。如衛天下以從許子，則將以艸爲衣冠，以破甕爲釜甌，以不鍛之鐵爲耒耜，公然獲值，而衣不可衣，冠不可冠，炊不孰而耕不入，則治農夫且不給，而況國家？言之愈亂而爲馱舌之音者至此極矣。天下亦孰能從之？而推許行之心，則惟以樸陋易文物。其隱中於人心者，以吝爲儉，以無禮爲誠，以愚罔爲信，不驅天下之人盡入於禽獸而不止。而但以從其飽食煖衣，逸居憚煩，一往悍戾之氣，故其言不能如楊、墨之深。而後世之士名爲儒者，桔喪其心於鷄鳴而起孳孳爲利之中。乃曰吾無屬於物，而不顧一身之

養，以長子孫，以凝福澤，則爭訟讎殺於尺土粒粟之間，其禍延于千萬世而無救。故言雖陋，而孟子闢之必詳，其有人心世道之隱憂乎？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

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移，當作遂。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愛，當作先。匍，讀如蒲，手行也。匍，蒲北切，伏地也。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

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一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覺其非也。也，本作此，从才，俗譌。愛，當作先。匍作姑，誤。卒，宜作碎。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嘔之。其頽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

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蚋，本作蝻，讀如訥。嘬，楚快切。泚，千禮切。睨，

研計切。藁，力追切。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嘬，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爲心之甚也。非爲人泚，言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爲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藁，土籠也。槨，土罌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

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爲貴矣。

埋，本作鍾。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撫然爲問，曰：「命之矣。」撫，讀如武。

撫然，茫然自失之貌。爲問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人，而彼之惑易解也。

訓義 墨者之教託於仁，而以賊仁者，賊人之本也。其言以爲，天者，人之大本也。人皆生於天，而託父母以成形。父母爲形之本，而天爲神之本。自天而言之，則我與萬物同本而生，而愛不得不兼。神受於天而貴，形受於父母而賤，故棄親而薄葬。其說亦若近乎理，而可以惑天下。乃理者，生於人之心者也。但反之

心，而以天爲大本，則自寥廓而不相及。而當父母不可忍之痛，自怵然含哀而不容已。此豈非吾所從來之不可昧者乎？蓋乾者父道而父即吾乾，坤者母道而母即吾坤。吾所親承以有生者，父母也，此不待思慮而自不昧者也。若推而之於寥廓不相及之天，則言之亦有其理，而心不能生。故雖墨者之徒，未嘗有不發見之心，而君子欲引而喻之於道，則乘此以動之，可使歸也。有夷子者，學於墨子而求見孟子，因徐辟而請焉。孟子知其有悔悟之心，而恐其習之已深未易覺也。乃辭之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未可見也。病愈，我且往見焉，夷子不必來也。其氣和，其辭懇，示以君子容物之廣，而不絕其來見之路，乃鄭重以不欲亟與異端競是非，以褻吾道。則夷子雖有可與言之機，而未可即與言

也。他日，夷之又因徐辟以求見，則其不安自絕於道之心切矣。孟子曰，向者未可見，而今可見矣。雖然，見而順乎夷子之言，則廢道，若遽與夷子爭辨於得失之理，則吾不欲以君子之道與墨者競，久矣。此吾所以不易與夷子見也。今既可見矣，若不先以直伸吾道之正而摘夷子之非，則且無以顯道之至是，而夷子何利於見我？我請直言而因子先詰之。吾聞夷子，墨者也，則學墨子之學，守墨之道，而心亦純乎墨之心也。墨者之治喪，以薄爲道，非吝於喪也。其以爲道所不得而重，故輕之。道所不得而私，故忘之。夫夷子學其所學，而且欲以易天下、奪天下之心而伸己之是，必躬行之，而後使人見其可貴。豈謂薄葬之非是而不足貴乎？然則夷子之於親，雖無所事於加貴，而亦何至待之以

所賤？乃聞其葬親也，厚也，則豈以所賤事親乎？夷子反求之心而何以然邪？蓋異端之徒惑於師說，據爲理之必然，而固非其心之本然。心不容已於動，而與其所據之理不合，於是而爲兩全之說以彌縫之。此可見天理之在人心，而道之必歸於一。故徐子以告夷子，而夷子爲儒、墨並行之說以自解曰：篤於親而厚於葬，儒者之道也。而吾以爲儒初不廢墨大公之理，而墨自可有儒用愛之序，則吾用儒而何傷於墨，學墨而亦豈異於儒乎？儒者謂古之人保民如保赤子。如以爲親疏之別不可齊也，則民與赤子，其不得以一保之心通之矣。而此言何謂哉？其必有見於大同之理也明甚，是儒之無異於墨也。而自言之，則同此一宜愛之理，原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而何差等之分？特近者易感

而遠者難格，則施由親始，亦自然之序也。此墨之初不異於儒者也。故之之治喪，兩行而道通乎？夫子其能不許我乎？夫夷子之者，惟其有不容已之心，故不得已而出於兩存之說。而屈儒以就墨，則習亂之也，而非其本然。故徐子已告，而孟子因其有悟之機而告之曰：夫夷子之釋《書》也，信以爲保民之道無異于赤子，保民之心亦與保赤子同也。則有兄之子於此，而親之將如鄰之赤子乎？以親兄之子而親鄰子，可謂愛矣。以鄰子親兄子，而天性之愛不傷乎？當鄰子之在吾前，而必無異于兄子之心。當兄子之在吾前，而心亦不爲之動如鄰子乎？古之人無此心，而夷子亦恐不能必其心之如此也，審矣。若《周書》之言，則非此之謂也。以文王之慎罰言之，謂殷民爲紂之所污染，叛人之所

脅從，陷於惡而不知，如赤子之匍匐將入井而非其罪，故告康叔以矜其愚而寬之。赤子者，無知之謂，豈以齊親疏于一等，而果忽然視其赤子如悠悠之人哉？儒之不可屈附于墨也，而柰何其欲兩存之？若夷子愛無差等之說，吾知其蔽之所自生矣。亦嘗思天之生物乎，不可謂物之不生於天也，而終不可謂天之無端而生一物也。物有本而後生，故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天以其無思無爲之道，全付畀於其所自生者而生之，故使親之生我者，天也。物各含一資始資生之理，以行大生廣生之化，天即在父母之中，而父母即吾天。其條達暢遂，形以成而性以具，故氣無殊氣，而心無殊心。萬物之生，各有其親，則各有其天。一物之自爲一本也，以心以理，無不然者。而夷子殉墨者之說，以親爲形

本，以天爲性本，親之生我者無異於萬物之養我，而愛不得有差。嗚呼！性不能離形，而生不能忘親，而柰何自析一身而二之哉？以此而思，夷子之厚葬，蓋亦由本而生其心，而夷子不自知也。請爲夷子言葬道。夫欲薄葬其親，薄之而已矣，豈徒墨者哉？蓋當上世道未明、禮未備，人子之心不知所盡，嘗有不葬其親者矣。其親死，無以處之，則舉而委之於壑，未見其不安也。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一往一來而姑嘬之。於斯時也，惻隱之發，迫激而成羞惡，知此非他人之親而己之親，則有如狐狸之食己肉而蠅蚋之嘬己膚者，而不知其泚之出於顙焉。夫此泚何從而生乎？爲薄葬之說者毀君子之道曰，葬之觀美，以爲名而邀人之譽也。乃此泚而亦爲人乎哉？吾知其中心之不寧，而血

氣皆失其理，則一身之形形色色皆天性之所發，而即皆與父母相爲闢通之幾，其達也，順而致也。於是乃歸，反藁裡而掩之，而心姑爲安，豈不愈於未掩之先乎？然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衣衾必備，棺槨必重，柳窆必飾，豈爲人哉？亦必自有其心而生其道。此心也，即上天生我之心。此道也，即父母生我之道。由天而親，由親而我，一脈貫通，行乎其不得不行，發於其不容不發，而大禮行焉，非其必有者哉？然則夷子之厚葬，亦中心之達，而順行其道。當終天之日，自知之，自不能已之，又豈躊躇較量以爲無差等之愛姑自此始哉？夷子而常體此心以行其愛，道在是矣，雖勿見我焉，可矣。夫即夷子固有之心而動之，未有不動者。故徐子以告，而夷子慙然爲閒，以追惟其當時厚葬之情，

而推其所自生之原，則一本之理若將見之，乃曰：「命之矣。」非以夫子之道命之，而即以之之心命之。本不容二，而道之必出於一，不可以墨亢儒，而抑不可屈儒以同於墨。之其知所變矣。孟子之辯墨也，不競之於其道，而誅之於其心，所以見仁爲人心，乃一真无妄之理，而非弼擴之而使大。則託於仁而賊仁之邪說，又何足以立哉？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二十七終

四書訓義卷二十八 孟子卷六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宜，本从宀，从一，从多省，今寫作宜，譌。然，當作嚙。枉，本作枉。尋，从又，从工，从口，从寸，从彡聲，今省去彡。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飾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上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讀去聲。往，本作往。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

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鬪，當作鬥。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與，讀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爲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

爲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本作樂。彊，本作勢，或作勢，今省去力，非。貫，當作撰。辭，宜作辭。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倖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勢而後可，嬖奚不肯，勢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

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倖，本作僭，今俗省譌。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枉，本作枉。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

「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卹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訓義古者士之進也，鄉大夫賓興，而以禮

升之，乃贊見於君，且非自欲仕而請見。若名世之興，則必近而造廬以請，遠而幣聘以迎，尤無自進之道。蓋君下士者，重其道也，士求君，則利其爵祿而已。道與利，立身之大飾，而即當世治亂之樞機也。戰國之士懷利干進，踵門而求見。孟子非諸侯之聘而迎則不見。陳代習於世俗而疑焉，乃欲以諷孟子曰，不見諸侯，君子之守此斷斷如矣。執古道以自高則得矣，而功名不及於天下，宜若小然。以代思之，如一自屈而見焉，因此以結人君之知遇，大則可以王，小之猶可以霸，勲業著而所學非虛，不亦大乎？且《志》之言曰，人之求直也，期於直而已，始之枉尺，而終計之則直尋，直者短而伸者長。《志》之言，非勸人枉，而以善成乎直。則暫屈一時之氣，而伸千秋之志，宜若可爲也，而夫子何

獨不然？孟子曰，士有不可踰之大閑，有不可奪之正氣。士之守也，生死不可易，而況於當世之功名乎？虞人者，一官之守。昔者齊景公田，有司之供其職，宜也。招虞人以旌，而虞人不肯曲從乎景公而不至。於是將殺之，公之暴怒終行，而虞人死矣。即將殺未果，而虞人且廢置矣。孔子稱之曰，有志之士，必伸其志，早已取飢寒貧苦而計之，未嘗忘也。有勇之士，必伸其勇，早已取死傷殘折而計之，未嘗忘也。豈微倖之不貧不死，而姑試之乎？今虞人殺則殺矣，廢則終廢矣，其殆持其志而勇於義者乎？夫虞人一介之氣節，而孔子取之如是，豈徒以其傲君公而稱之乎？蓋以官各有守，令各有恒，皮冠者其所招，而旌非其所招也。然則招非所招，而職守不可亂也且如此。如君子挾策而

于君，君未嘗招，迫不能待而遽往，其不勇於義而喪其志，何所爲、何所營而辱身賤行遽若此哉？道之興喪，天也。勳名之在當世，非於我有加損也，而亟於往求。凡今之爲此者，其心大可見矣。而子曰：「枉尺而直尋。」則即此言而思之，而屈己以干時者之情見矣。彼之枉尺而直尋，此市販小人以薄利誘人而圖大利歸己之言也。夫君子唯不思身之陷於利而不屑耳。如其以利言乎，則但期乎利，尺亦利也。枉己尋矣，而要終以計之，直者猶尺也，則亦利也。利則無不可爲也。而反求諸清夜不容自昧之恥，其可爲與？今之干時主以求伸者，諂諛容貌無所不至，而一功偶著，遂可驕人於白日，皆不論尋尺而自謂直者也。無所不爲，職此之由，而子願君子之爲之乎？夫士之所以不論

直枉而辱身以干澤者，以爲當世之君而既驕矣，非屈己以下之，則與其志不合，而爲其所賤惡，故欲順其志而與之比而從之，然後能得其心，以知我之爲良，而我乃獲遂其志。夫世主驕傲之習而可比乎？可從乎？則何不聞王良之事乎？昔者，趙簡子使王良御嬖奚以田。良之善御素矣，逐禽之法豈其不知，而終日不獲一禽。過在良乎？過在奚乎？無難辨者。而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夫天下之懷道而爲世所疑，因爲世所棄者，類如此乎！或以告王良，其亦欲良之貶己以求知乎？而良請於簡子復爲之御。簡子不欲，奚亦不欲。勞而後可。良愈屈而彼愈驕，小人之恒態也。雖然，良已心笑而得所以自白之術矣，於是一朝而獲十禽。如此而多獲，良非不知，而非不能也。嬖奚

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合己者爲賢，倏而賤者倏而良，欲要譽於不相知者，又豈難哉？簡子曰，我欲使掌與汝乘。一枉己而遂欲狎用之，士無適守以供人之指使，亦勢所必然也。請王良，而良乃決志以自明其不可枉矣，曰，夫獲不獲之故，豈昔之不良而今之良乎？御者之馳驅自有範也。吾始以奚爲可與同事，吾自行吾正焉，則終日而不獲一矣。爲之詭遇，則是以禽而授其穀中，一朝而獲十矣。《詩》不云乎：「不失其馳」，御者自不可失也，「含矢如破」，射者自盡其射之道也。此君子之道，而奚不然。良所習者爲君子御之正法，而不貫與小人乘。大夫雖欲寵奚，吾其能自喪以殉之乎？請辭。吾於是知良之不欲與奚相比于非法之射。御者非不能也，非欲自高而距物也，非不知比之有

功也，乃其羞惡之心發於不容己，雖欲與比而不忍。故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亦直尋之所獲矣，而良終不動心於多獲，弗爲也。御者且然，況君子乎？乃以堂堂士君子，志其所志，學其所學，其自處也有道，其處天下也有道。斯道也，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無所往而不直行焉。乃欲吾之枉之也，曰今之諸侯，其尊倨也已然，非迎其意以從其好，則必不相比，而無所獲。則是取我生平而盡棄之。還而問之己心，浮雲之富貴何常，斯道之興廢有命，而此何爲者乎？子固曰，天下大而已小，霸王之業大而出處之節小。而子亦計之過矣。君子之所以直於天下者，己而已矣。全其所不忍，而後仁無所詘。全其所不爲，而後義無所廢。正己以率物，而後以消天下之邪諂。君子之以上匡君而下挽

波流之俗者，此道也。如其桀也，順之於始，則不能矯之於終。舍吾志以從之，則將屈吾學以比之。而其謀利嗜殺之驕心，亦何以伸吾直而救正之？子不見今之枉己者乎？終於枉而身名皆利，稍欲直而

黜戮旋加，亦惟是逢其惡以同污而已矣。未有能直人者，而子爲我願之乎？使枉己而可直人，道重於身，而身重於世，君子尚弗爲也。況枉己而必不能直人，以身殉世，而以道殉人，究且成君之惡而深天下之亂，而亦何尋之能直哉？子休矣，吾之大小，非子之所能知也。何也？謀道與謀利之各有其道，不可同日而語已矣。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

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居，當作屍。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女家之「女」，讀如汝。

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居，當作屍。移，當作逐。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逐，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

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燄可畏，遂以爲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蕩，宜作盪。

訓義孟子遊於梁，而魏人公孫衍顯於魏，張儀顯於秦。當時謂孟子之於彼，道不同而已矣，而孰知孟子之賤之也爲已甚。景春者何知？而稱衍、儀以驕孟子曰，人生於天地間，爲丈夫也，而有大小焉。志無不得於己，而天下翕然尊之，則一人陵萬物而加其上，豈不大哉？而公孫衍、張儀其人矣。怒懷於心，憤世疾俗，而當世且笑其徒爲奮激，怒亦小矣。二子則其怒也，兵由此起，則社稷且危，諸侯懼焉。安居無侮，一策莫展，而削國之兵爭自若，其徒爲素餐，居亦小矣。二子則其安也，兵由此戢，而生民無憂，天下息焉。喜怒一

發，而禍福繫乎天下，大丈夫當如是矣。孟子曰，夫衍與儀，其爲術也，其爲心也，吾知之審矣，吾不屑深言之。而子以爲大丈夫，則大丈夫之道不可以不辯。夫衍與儀而焉得爲大丈夫乎？大丈夫者，有爲之志，而其爲之也，有得爲之道。吾爲之，而天下無能禁吾之不爲。若衍與儀，則既無爲之之心，而成乎不得爲之勢，久矣。今且弗言大，而先言丈夫，其說在禮矣，而子未之學乎？禮以別人道陰陽剛柔之辯，而正貴賤之別者也。故丈夫之尊著於冠，而女子之卑定於嫁也。丈夫之冠也，位於阼，醺以醴，申之以父命，以天道之至剛者獎之，而使申於萬物之上。故人而見母，而母荅其拜，剛柔之辨明矣。惟女子之嫁也，而父但與壻爲禮，而女則惟母命之，以柔道臨之，使法柔也。往送之

門，則已授之於所從矣。命之曰，往之女家。家非復其家，而所往者其家，因人而始有家也。曰，必敬必戒。敬者不敢自尊，戒者不敢自擅也。曰無違夫子。則有志欲行而皆違也。凡此皆順道也。順者，聽乎人而無所主於己，非正也，而惟女子則以爲正，皆妾婦之道宜然。而衍、儀之道，皆此道也。探諸侯之志於先，欲戰則導之以戰，欲講則導之以講。詞雖危，而皆其意中之所欲爲。事雖若逆，而早窺其情之所必出。不仁、不義、無禮者，時君之所趨，而彼喪其天良，昧其廉恥以從之。若是者，負上天生我之理，棄父道尊臨之義，曾不足爲丈夫，而況於大乎？乃若大丈夫之名稱其實者，子未之聞也。其居則天下之廣居也，涵四海萬民於一心，使各遂其所，仁無不覆也。所立則天下之正

位，定民彝物則之常經，而允執其中，禮無不協也。所行則天下之大道，酌進退辭受之攸宜，而率禮不越，義無不審也。得志，則仁以息民，禮以善俗，義以裁物，民之生以厚而德以正，共由之矣。不得志，則無欲而靜，無忘而莊，無思而直，獨行之而道終不枉。故富貴不能淫焉，位高金多不以傲物。貧賤不能侈焉，槁項黃馘無所媿醜。威武不能屈焉，生死榮辱無所慄慄。如此者，天之命我爲丈夫，以陽剛至健之理氣役使萬物，宰制羣動，而我浩然之氣與天相配，不使含幽柔媚之氣乘運數以蕩我而靡之。故說萬乘之君，藐之而無畏其大也。誠然其大矣！儀、衍何足以語此，而子何足以知此哉？子且以儀、衍之驕人白日者爲不可企及也，子亦何嘗返念父當冠之日，曾命汝爲妾婦否乎？妾婦乘

權，而奄奚慕之。衍、儀爲妾婦，而子爲奄奚乎？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

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傳，直戀反。質，讀如贊，但古無贊字，通用摯字，或通用質字，亦未可知。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

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上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倣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

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盛，讀如成。繅，讀如騷。皿，武永切。

《禮》曰：「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紱，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於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褱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爲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寫作農者，俗語。耜，本作耜，亦今俗語。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一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妁，市弱切，讀如杓。隙，綺戟切，讀如給。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遊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殉利而忘義也。風，宜作諷。

訓義孟子遊於齊，梁而不仕。以爲不欲仕也，則歷聘何爲？以爲欲仕也，而究不仕

也又何心？無惑乎天下之疑之也。乃君子所率循者，道而已矣。內而盡其父子之性，外而以盡其君臣之倫，反求之心而不昧吾之所學，推之天下而以正己爲正物之由，皆道也。天下無能知道者，而何足以知君子之心？故周霄以其曲辯而欲窮孟子，乃先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天下惡有不仕之君子，而何容問？霄以爲引古證今，而孟子窮矣。乃孟子不但言仕也，而且迫言之曰，君子者，奉道而長民，行義而盡倫者。古無不仕之君子也。故《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其心之見於容者如此。出疆必載質以行，其見之行事者又如此。非徒孔子也，公明儀曰，古之人或失位出亡，三月而君不召，則弔之。然則豈但耕莘、釣渭之道合而不疑哉？即不可行，而其必欲仕也且然矣。周霄乃故

爲反詰之詞曰：「仕者亦無難得之數也。欲仕則仕，三月無君，亦何遂絕望焉，而遽弔之，不亦急乎？」孟子曰：「君子之仕，豈爲己之利賴而出乎？於己，則以盡君臣之倫者爲其所守。而於我立身事親之道，則以修存事沒寧者爲致孝之實。故諸侯世守而有國，士承家而有位，一也。失其所守，而侯無以爲侯，士亦無以爲士矣。《禮》有之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耕田之親推，昭有上也。」「夫人蠶繅，以爲衣服」，六宮之率從，昭有家也。若國之不寧，歲之不登，犧牲癯瘠而不成，粢盛鹵莽而不潔，衣服故敝而不備，則不敢以祭。無以率先君之世守，而子道虧也。惟上也仕而有田祿，則特牲之祀行焉。如其無田焉，雖富而祭不行。蓋牲殺者祿人之所奉，器皿衣服者祿人之所置。非載君命之

榮以備其物，則墮先世之業而抱恫於神明，不敢祭也。祭既不行，是與居喪者同其欲養不逮之情，而不忍安居也，而亦不足弔乎？士之此身，親臨之，而君成之，若此其重，何言急也？霄又曰：「出疆必載質，不得於此而冀合於彼，情之迫乃至於此，何也？」孟子曰：「人各有所守，即各有所當爲。士之守在仕，乃以無負於所學，猶農所守在耕，乃以無負於所能也。立身之道在焉，終身之行以之，則固不可忘也。農夫舍其耒耜，則忘乎耕。士已出疆而不載質，將永絕於人世，而又何以爲士乎？於是而周霄以爲孟子之自言急於仕也如此，可以不仕詰之而弗能辯矣。乃曰：「古之君子如此，而今之君子何獨不然？」就魏言之，晉之故封，亦仕國也。古之君子仕於晉者不乏也。乃吾聞其仕也，談笑而

致卿相，未聞如此其急也。自夫子言之如此其急，君未嘗吝於爵祿，臣未嘗不欲汲引，而君子栖遲而處，一若進而一若退，見爲甚難，則何其行與心違而授人以不可測也？孟子曰，夫天下有欲焉而即可無擇者乎？抑問其所欲者將何爲邪？今夫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此人道之始終，而成其子之身，即以成先人之緒，父母之心，豈有不汲汲然欲之者哉？而必父母之命以尊其事，媒妁之言以達其情，故欲之不容不急，而待之不容不難。如其不待也，鑽穴隙相窺，而因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矣。非不有室家也，賤之而不成乎室家也。夫古之人，其欲仕之心，亦如父母之願而已矣。乃以仕爲吾身之所守，而不可屈志以辱身。仕爲先祀之必承，而不可辱身以辱父

母。其進有禮也，其所行有仁義也，斯則素之所學而利見者，仕之道也。言可用，道可行，非爵祿以相縻，非虛名以相拘，則由斯道而仕焉，得所欲而何難之有？如非其道也，而往求焉，窺時君之所好，逢之以求容，窺權門之可託，附之以相引，與鑽穴隙之類，又何以別焉？心原以道爲心，而道一從心以爲道。仕不仕之際，君子之自審決矣，非可一二與世俗言也。蓋周霄者，鑽穴隙之徒也。其詰孟子之難仕，怪其不與己而同鑽也。而君子悲天憫人之志，夫豈其易測也哉？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更作更者，省譌，讀平聲。樂作乘者，俗譌，讀去聲。傳，直戀反。簞，讀如

丹。食，讀如嗣，本作飮，今俗省謬。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人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

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讀

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宜作飮，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飮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母官切，當作慢，占無墁字，且不宜从土。「子食」以下「食」字，當作飮。然，當作嚙。

慢，牆壁之飾也。毀瓦畫慢，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

訓義 天下有道，聖賢之爲功於天下以政。天下無道，聖賢之爲功於天下以教。政著於一時，而傳於後世者顯而易見。教垂於後世，而其在當時則隱而難知。乃聖賢之自信也，則信以其道，而可無疑。孟子生衰周之末，道不能行，而於邪說橫行之世，

欲扶王道、正人心，以爲天下矜式，若守磬
磬之志退隱於林谷，謝諸侯之交際，則異
端益無所憚，而道不足以明。故以一介不
苟之素心而遊歷列國，則門弟子之與偕者
後車數十乘，其守衛之衆從者數百人，而
芻糧牽輶取給於諸侯驛傳之供億。彭更
問曰，如此者，不已侈泰而踰分乎？孟子
曰，士之處此也，惟道而已矣。以一己之
故而勤天下，則天下原非以給己之志欲，
道所不許也，則一簞飮不可受於人，君子
之自持嚴矣。以天下之故而還用天下，則
如舜受堯之天下，受其位即受其責，受其
責則必受其奉，道在必受也。故天位之
尊、九州之貢，以匹夫慨然受之，而心安理
得，不以爲泰焉。子以區區傳食爲泰，則
抑將以舜之受天下爲泰乎？彭更曰，夫
舜則不得謂之泰矣。舜未受之先，四門穆

焉，百揆序焉，既受之後，水土平焉，教養
修焉。見諸行事者如彼，故非泰也。若上
之遊也，從容談說，而國不蒙其安，民不被
其澤，則不知何者爲道，而反求之心，有不
可者在也。孟子曰，夫事有不易知者，子
特未之知耳。爲在此而效即在此，效在此
而用即在此，則天下之不可用者多矣。以
百工之事言之，如不通計其工之不可偏
廢，而事之可相易也，則農耕而食，食有餘
粟，女織而衣，衣有餘帛，求效於尺寸之
間，不相資待，所必然矣。子如通之，以爲
我所不能爲者，吾當養也，則梓匠輪輿皆
見其有造於子，而食之必矣。乃於此而有
人焉。此何時也，上之政教無紀而下之風
俗無倫，權謀術數毀成法以殃民，邪說詖
行賊彝倫以滅性。而斯人也，盡於己而垂
之爲教。本孩提之愛，人則孝焉。推稍長

之敬，出則弟焉。以躬修之實，破無父無君之妄。明其綱紀，飭其典禮，守先王之道。嚴其辨而使無失，以待後之學者。使百世而下賢智者知所宗，而不惑於異端以息人道。故不容不延攬天下有志，使爲聖人之徒而從行之，下資諸侯之養。乃子責以目前之小效，而曰不可食也，則是梓匠輪輿不耕而食何其尊，而爲仁義者何其輕也？乃彭更猶守其硜硜之識，而辯曰，食人者覈其事，食於人者求其志。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故食焉而不忤。若君子之志於道也，有父而不得不孝，有長而不得不弟，習先王之道則守之，將立教以傳世則待焉，豈其型仁講義，以求食故而立此志哉？則天下食我而我不可受，明矣。至此而彭更果不知君子之用心焉，故不足與深言，而但就其說而破之曰，子

未嘗食於人，則君子之食焉而無忤，非子所及也。子且爲食人者計之，則何容進問其志哉？梓匠輪輿之食於子，以有宮室車器之功也，則有功於子而子食之。然則有功於天下而天下食之，非過也，則君子之受之非泰也，而何慙乎？且就子之言而還以詰子，子之食人也，必顧其所安，而與之非妄，受之非誣，將以其志在求食而餽之乎？則以硜硜之志量君子而可也。抑將以有功於子而餽之乎？則以不急見之小功誣君子以無事，不可也。而子何居焉？彭更於是而窮矣，乃護其前說而勞爲之詞曰，食志。此其說不足與辯者，而不奪其妄，則小人以一曲之志深求君子於隱微，而毀君師之大義，將自此而昌。乃詰之曰，有匠者於此，使之用瓦則毀瓦，使之爲椳則畫椳，然而猶爲匠也，志在求食

也。子且不問其功，而但如其志以飮之乎？彭更乃窮而不容不荅曰，否。而其遁辭不足以立矣。乃折之曰，夫然，則子之所食者，非必覈其志也，亦實以報其功也。志隱而不可知，則小人之志易知而且略之，君子之志甚深而烏從測焉？功亦有時而不易見，則以尺寸責當時之效，可施於工匠，而以千秋待聖賢之補救，又奚容輕議乎君子哉？食之者適如其情之所必將，則食者不疚於其理之所膺得。此道也，非子之所知久矣。蓋君子之功，即存乎君子之志。故道之行也，必資於位，而舜之不辭天下，志即在焉。道不行矣，而必明之，則抑不能不資於天下之信從而傳食之，即以爲功於天下，志亦寓焉。師道不立而大倫斁，乃至有以毀瓦畫墁之腐儒，挾求食之志，哀而養之，而樂其易與。

人心風俗之壞，不亦可哀也夫！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讀去聲。

萬章，孟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盛，音成。「饋食」、「酒食」，皆當作飮。要，讀平聲。餉，式亮切。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

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爲，讀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說。《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云，當作耘，省譌也，羽文切。芸，王分切，藥艸柴胡名。音義皆別。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

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於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附，當作附。食，當作飮。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①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爲臣，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筐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爲

①「一成」，原作「一城」，今據《尚書》改。

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光，本作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疆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訓義王政以得民爲本。其豫施愛養之仁

者，既積累而動天下之心。及其時至事起，而興弔民伐罪之師，尤必使無私之情大白於天下。而節制之兵，民食安全之福而無擾，則地方百里，而屈天下之疆大。宋王偃仁義不施，而急吞滕、薛，幸勝齊、楚，遂有併吞天下之圖，而曰我行王政。萬章惑焉，乃問於孟子曰，嘗聞王者之興，國無論大小，而大功可成。乃今言之，疆弱之勢亦未易言矣。宋，小國也，而今發憤有統一天下之志，將行王者之政以問罪於諸侯，齊、楚惡其成而交伐之。不知古之王者以一國治天下，術將何出？不然，安能不爲之惴惴也？孟子曰，子何輕言王政，而所憂在國小而鄰疆乎？則爲子言商、周之王政，而宋果能行否邪？其在湯也，滅葛之舉，人以爲滅葛而王業興，亦孰知未征葛之先何如也？湯居亳，與葛

爲鄰，豈曰實逼處此而務翦除之乎？葛伯放縱無道，而大惡之著者，廢其宗廟社稷之祀，是可興問罪之師矣。乃湯則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似矜其必有所爲，而非慢神也。葛伯荅曰：「無以供犧牲也。」奄有一國，而犧牲不足乎？其欺易見也。而湯猶諒之，遺之牛羊。或者其有疾癘之災乎？葛伯食之，又不以祀，則且笑湯之愚而幸其利，罪愈不容追矣。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若重閱其必有所爲而非怙惡者。則對曰：「無以供粢盛也。」撫有臣民，而粢盛無能給乎？一欺已露，而又再爲欺也。而湯猶諒之，使亳衆往爲之耕。亳民體湯之仁而卹鄰國，其厚也如此，且無煩其食也，而老弱饋飢。葛伯既以湯爲甚愚，而又忌其相形也，乃率其民要之於道，凡有酒食黍稻者奪之，

不授者殺之，其死於道路者不一，而未露也。有童子以黍肉餉，有戒心焉，而同行者伺之，則葛民殺之而歸其黍肉於君。於是亳衆始憤怒，而歸以告於湯，則葛伯以不仁而忌人行仁之心，不容掩矣。故仲虺述興師之由，而曰「葛伯仇餉」，以其以怨報德而禍及無辜之罪，皆其心之慘毒使然，此殺童子之謂也。於是衆怒盛矣，湯不容已矣，乃以是而征之。曲直較著於人心，而湯之志昭見於海內，皆曰，非利人之國而并之，以冀自此有天下而自富也，爲匹夫匹婦父子之至性，讎不得不復而興師也。然則未征之前，苟可以綏之而使存，必盡其以大矜小之情，而無私利之心大白於天下，然後師可舉也。非窺弱小之鄰邦，而利其可并以求富。此大義之所存、王政之所行者如此。若其自此而征也，無

非義也，而抑有至仁以全民於受兵之日。故其始征自葛藟，而德意已宣布矣。自是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非無疆大，而民不敵，則君自不能敵矣，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則不但已征者說，而未征者且怨矣。及師之將至也，則望其來，而惟恐其中止，若大旱之望雨焉。及其師之已至也，入國而不擾其廛，歸市者弗止，行路而不驚其農，耘者不變。誅其衆叛親離之君，而弔其死傷貧困之民，昔之望者果有以慰其望，如時雨降，民大說，而已歸者戴之，未歸者裹之，誰與敵哉？故《書》曰「徯我后」，望之切也，「后來其無罰」，信其罰有罪而已無傷也。早僇之曰「我后」，雖有疆大，民已非其民矣。其以至仁撫之於興師之後，而王政之必行者又如此。其在武王也，伐商之舉，

人知其遏劉克敵之功而王業成，亦輒知師何爲而興其兵之所至又何如也？天命集矣，民心附矣，有助紂爲虐而不爲臣者，飛廉、惡來之屬而已。於是而東征焉，非徒討罪人，實以此不爲臣者逆天虐民，而上女之不可以旦夕安也，將以綏之也。於是而士女之心無不說也，匪厥玄黃，以禮相迎焉，而相謂曰，民不可一日而無君，去獨夫而繼以周王，庶其見大平之休息，而有樂利之美焉，則惟決計以臣附大邑周已矣。故其士樂於得主而事也，實玄黃於匪，以迎其將帥。其民樂於得主而安也，簞食壺漿以迎其師徒。其素有以信武王之深仁厚澤，足以奠膚敏之士而安新附之民也如此。迨其至殷之日，則除紂之苛政，發紂之積粟，以救民於水火之中。而霑其潤澤，與以清宴，而取殘民之黨，快人

心以行天討而已。其施至仁於克殷之後者又如此。故《泰誓》曰「我武維揚」，師出有名而衆志奮也；「侵于之疆」，以有不爲臣者之負固，不得而不侵也；「則取于殘」，自白其伐商之旅爲殘民者不容不取，而非利天下也；「殺伐用張」，則雖用武而不傷其仁也；「于湯有光」，天命之久集，愈足以昭對於天下也。此志在取殘、事止取殘之明徵矣。此則王政之行，已驗於商、周者如是。而以此思宋，行之乎？抑不行之乎？其愛養斯民於國中而仁聲廣播者，無聞也。其矜宥愚昧之弱小而大公無私者，無聞也。其賑卹凋殘於新附而師徒不擾者，無聞也。天下皆云不行王政也，宋亦何能自云行王政也？但窮兵黷武，遂其吞併之心耳。苟其如湯、武之至仁大義而行王政，則今四海以內焚溺已深，而

望恩若渴，舉首而望之，欲奉之爲共主。齊亦一葛與紂也，楚亦一葛與紂也，怨其不速而迎之見休者，亦夏、商季世之民也。民去之，君誰與爭？國雖大而瓦解於一旦，何至惴惴然畏其執言以加我乎？嗚呼！如宋者而惡得不畏？畏之而又何術以求免？非小弱之咎也，自取之也。宋不可復爲矣。而子謂行王政而致惡於大國，弱小而敵彊大，則將疑沮天下之行王政者，而富彊之說逞。故不可以不辯。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季，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

得矣。與、讀平聲。咻、讀如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教也。咻，謹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上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居於」之「居」，當作「尻」。長，讀平聲。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訓義 衰正消長之機，君德善惡、國家興喪之大繫也。人君之害，莫甚於賢姦之並進，而賢不敵姦。人臣之敝，莫甚於爲調停之說，忌朋黨之名，而進賢不力，除姦不盡。宋王無道，戴不勝有匡正之思焉。以宋廷之小人充於在位，而不勝能知善惡之

辯，是殆可與言者。孟子謂之曰，今王之廷欲王之善者，蓋幾於絕也。而子能以爲憂，欲納王於善，已有見諸行事矣。乃欲之，則必有善之之術。思王之競於爲不善者何也，則可以知使王之能善者何術也。孤致之忱，而不廣爲之術，非以成子之欲也。子誠欲之乎，我將取善之所由成，不善之所由遠，督其情之所必動而度其勢之所必成，以明告子。則試爲子喻言之。今夫齊語之賢於楚語，明矣。有楚大夫於此，感其俗之習於不順之言，而欲其子違俗以齊語，則在傅之者矣。使齊人傅之，而於齊求齊，冀其或可乎？抑使楚人傅諸，而於楚求齊，曾不思其必不可乎？此欲教其子者之所以致其教之術，將謂舍兩端而無從也。而不勝曰，使齊人傅之，此事理之易知，謂可以畢教子之術，而不勝

抑知之審矣。孟子曰，子謂使齊人傳，而遂可如其欲子齊語之心乎？夫傳者一人也，雖爲齊人，納齊人於楚，勢且孤而或怪之矣。乃咻之者，則無非楚人也。於是彼齊人者，雖日撻而求其齊語，便而安、相聚而酬荅者皆楚也，將謂傳之徒以勞我，而語本不當如是，欲其自變於衆咻之下，不可得矣。於此有道焉，引其子置之於莊嶽之間，去楚日遠而忘楚日深，漸而習之，利而安之，久而孰之，不期效於旦夕，且數季焉，乃知楚語之不正，而恥復爲之於斯時也，莫有撻之者也。即有楚人者日撻而求其楚，且不可得矣。然則習因於衆尚，而心在於漸逐。善不善之成，非一人之力，亦明矣。子之進薛居州也何心？謂居州善士也，異於宋廷之噂沓訥呶，而能開陳善道者也。使之居於王所，子之欲王之

善，其心自此白。而子謂可以善王之術於斯盡，求王遷善之志於此酬乎？而我明告子者，且爲子昌言之，使子一旦奮有爲之氣而遂其匡君之情，則擊去羣姦而易之，多求賢士而進之，不善之氣日沮，而善者亦得朋而共贊其令圖，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雖欲爲不善，所聞者無非善言，所見者無非善行，邪心一動，而環顧左右無一可與成其欲者，而不善之情且沮矣，誰更導之以使成乎慝乎？如僅若今之進一居州也，而王之廷老姦據位而童穉邀歡，文臣尸祿而嬖御逢君，則王雖一念之萌，悔其前之非而思遷於善，或爲之文過，或爲之導欲，而抑且漠然忘其悔悟之心矣，孰與迎其機而廣導之以爲善哉？夫不善之勢已成，王之情已蔽，而一薛居州偶發一言，盈廷爭笑，居州且危，而能如宋

王何哉？夫欲進君子，必先遠小人。引子於莊嶽，以遠楚也。小人退則君子自進，楚人不咻而齊語自日入其耳也。子不是之圖，而曰吾之欲已切，道已盡，可無愧於匡君樂善之心，其何益於國乎？嗚呼！進賢之道，先在除姦。共、驩不殛，則舜、禹不興。管、蔡不誅，則周公且以疑忌而居東。況區區一薛居州之善乎？故匡君者，薦賢士不如擊去小人。而教子者，擇師傅不如使離惡俗。乃曰和光同塵，可以安身而利國，此臣之所以不臣、父之所以不父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

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當作避。內，讀如納。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惡，讀去聲。矚，本作矚，後人加目，贅，又有从目从敢作矚者，義微別。蒸，寫从艹作蒸者誤，蒸，麻莖也，蒸，火氣上行也。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

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切。畦，戶圭切。赧，女版切。

脅肩，竦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勞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甚惡之之詞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污賤而可恥。

訓義 孟子不見諸侯之說，言之詳矣。而公孫丑問曰何義？蓋欲求之於道之所宜，

而反諸心之所必安也。孟子乃參酌乎古今時勢之當然，而推本於士君子羞惡之心以自養其必伸之氣者。而告之曰，斯義也，占之制也。古者卿大夫以禮賓興其孝秀，寵之以飲射而升之，士君子乃委贄爲臣而見焉。蓋不容已於仕者士之道，而不苟於進者士之心。若其道在己而無求，則不輕以身許人，而何屈己以造謁於君之門乎？乃若不爲臣而可以見者，則又有義存焉。段干木不欲臣魏也，而魏君造廬以求見，然而木且踰垣以避之。泄柳不欲臣魯也，而魯君命駕以求見，然而柳且閉門而不內。以君見己，則己必見君，而義固不可枉也。夫君欲見我，其情迫矣。情既迫，則略上下而講賓主之禮，亦可以往見矣。雖不爲臣，仕隱之權在我，而往來之禮不可廢，見亦何傷乎？微獨君也，即士

大夫之交際有然者，雖孔子亦有審乎義之所安而不嫌者。陽貨欲使孔子之見己，孔子不欲因貨而仕，而惡乎見之？而貨雖小人，亦知惟禮之可以動孔子，惡乎禮無自見之道，而不能致孔子也，乃求之於禮，有「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之文，謂以禮致孔子，而孔子何以自解？乃闕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烝豚。其情雖姦，而以禮致君子，非以利動也。孔子遂其不欲見之心則遠禮，往拜而見焉則失義，乃亦闕其亡也而往拜之。夫孔子不往則不往耳，乃當是時也，貨先有欲見之心，而致其敬士之文，則終非辱身以遽往，而豈得不見？士大夫且然，而況於君，又可知矣。蓋君先求士，士乃以道事君，而非以利動。然則諸侯之近而造廬，遠而幣聘，雖未爲臣，君子亦何嘗厚絕之

乎？此義以禮伸，而有禮則無傷於義也。蓋木之於魏、柳之於魯，其君之欲見也迫，而貨之微倖孔子之一見，其情亦切。即使見之，而非無因至前，則言笑自相爲欸洽，而不求彼，彼且求我，則彼不容驕，而我亦無所用其諂。若今之見諸侯者則異是。名未聞於王廷，意未達於君所，猝然踵門而請焉。士已屈，而君惡得不驕？乃以辯佞之口稱引多端，自白其才術，而伺候人君之喜怒，唯恐失其歡心，無論理也，即此進前立談之頃，有人之心者，夫豈樂爲之乎？名利近迫，不得已而違心以爲之耳。曾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心不能爲之安，則身亦不能爲之適，汗浹於躬而氣鬱於五內，故曰病也。子路曰，未同而言，則恐其不聽也，恐其不相入也。觀其色，欲言且止，赧赧然若負重疚而懼

譏非者，此際之心，非由所知也。今試以二子之言，觀求見者之情形，能不脅肩乎？能不諂笑乎？能不病乎？心不相知而言不知所從合，能不赧赧乎？而豈復知其何爲而爲此乎？君子之所不忍者此也，不能者此也。蓋士有常伸之氣，而人有不可昧其羞惡之心。他可言也，唯此相見之頃，自問而不知其何樂而爲之，乃以干求利澤之故，爲之銷沮，爲之挫折，則平生之志氣，棄之於俄頃。故可忍者，未入君門以前之禮節。而不可忍者，登堂乍見之心情。思及於此，則唯有守古道以自全，而養其恥心，養其正氣，使常存而不喪。誠一念及，而不可知其榮辱相關之故乎？故守古之道，酌禮之安，而不爲臣不見、不先不見者，義在心而不在事，非泛泛然執古以御今也。嗟乎！出處取與，以

至於生死所不可忍者，臨事之一頃耳。再醢之婦初與夫相見，求館之師初受贄拜於堂，是可忍也，則亦孰不可忍哉？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季，然後已，何如？」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

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季，然後已。』」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季？」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訓義宋王無道，其橫征以困農，而擾關市者不知其何如，其臣導諛而無能改。戴盈之者，知孟子之必以其非義而賤惡之，乃

爲文過之詞以問曰，古之取民者，於農則什一，於商則關有譏，市有治而不征。此固夫子所欲行之王政也。非不欲行，而念國之多故，今茲之歲未能。願請於王，而損今征稅之過多者，以待來季，然後並其所過征者而已之，此亦可以無媿於君子乎？甚哉！盈之之言義也，非果能知義者也。宋人無道之征，雖曰損之，少有所損而亦可曰損。其未損者尚不知其何如也。待來季者，來季者之未能猶今茲，而更可待也。蓋其攘奪之私已成乎固然，而特以畏孟子之清議，而中心固無羞惡之實也。故孟子爲甚賤之詞以責之曰，非其有而取之，曾何異於攘乎？取之已盡民之財力，曾何異於日攘乎？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羞惡之心，忘之已久矣，無厭之欲，終難於給矣。但以或告之曰，是非君

子之道。而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季，然後已。夫攘雞而豈但非君子之道乎？告之者姑爲恕詞，而不及刑戮喪亡之禍，乃改日而月，姑損以待。此其文過飾非，心不自主，而但求免責於人，何望以知義乎？則子今亦未知義也。如其知義，則義之所不可，一介而不可苟，一刻而不能自安，已而已矣，決之心斷之速矣，何待來季哉？吾未嘗責子以君子之道，而子亦可勿爲姑損之言也。嗚呼！以進一善土塞匡君之責，以姑損其一二謝卹民之咎，此宋之所以速亡與！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好，當作敗。」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亂，當作濁。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

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洚，戶工切。窟，本作蝼。」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

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

《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掘，衢勿切。菹，^①側魚反。然，當作嚙。居，當作尻。」

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艸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汜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下怪切。汙，烏故切。池，本作沱。囿，讀如宥。邪，當作衰。亂，當作鬪。」

暴君，謂夏大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艸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說。《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①「菹」，原作「蕩」，今據正文改。

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啟，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邪，當作袞。「有作」之「有」，讀爲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悼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季南面

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愛，當作恣。廄，作厩者，俗譌。殍，作莩者，俗誤。莩，本雌麻之名，讀如夫，殍，讀婢小切，音義迥別。率，當作術，省譌也。邪，當作袞。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

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邪，當作袞。

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甯，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亂，當作罔。甯，當作寧。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邪，當作袞。好，當作敗。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輒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荅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訓義 孟子承孔子之學以繼往聖，而其闢楊、墨也獨嚴。爲人心計也，實爲人道計也。人與禽獸皆生於天地之間，而欲全乎

人者，必遠禽之害。禽害人則亂，人遠禽則治。上世之亂在天災，而物乘天之災以逼人。中古之亂在人事，而君率獸以害人之生。後世之亂在人心，而行禽之行，言禽之言以亂性。行禽之行，則聖人可奉王法以正之，而亂熄。至於言禽之言，而竄入於心性，則彌近理而惑天下後世者不已。故孔子以前無可辨之異端，至於孟子之世而異端始盛，嚮非孟子推究其迷妄之本，而防其害之大，則後世且將以楊、墨承聖學，而大倫盡滅矣。故與之辯也不容不力。乃當時不知聖賢之用心，以爲道不同而不必與爭，德在我而亦可以忘言，遂稱孟子之好辯。公都子聞之而問其故。孟子曰，爭一己之是非，而以言說自表其才，斯乃辯者也，而予豈其然哉？使言而非大謬於生人之理則可已，使言之而但成其

人之失則可已，使言之害止於言而不賊人之心與行則可已，抑前之而其說未盛不足以逞則可已，後之而有聖人之徒已先我而闢之則可已。予蓋仰體上天生人之心，遠溯古人立人之道，俛思百世人害之無窮，皆在予也，欲已之而不得也。此其故在天下矣，在天下之生矣，在天下治亂之大矣。而請言天下之生，人與物皆生於天下，其並生而不相雜久矣，乃其俱生而易以相雜亦久矣。天下之生莫貴於人，人全其人而物不干之則治，物雜於人而害於人則亂。乃治矣，而流風易息，故治未久而亂乘焉。其亂也，必有人焉，因時致功，而後復治，自唐、虞以來莫不然者，而今尤亟矣。當堯之時，天失其序，水逆行，汜濫於中國。五行之沴既不利於人，而物乘之。龍蛇得水以居，而民失其土。宮室毀矣，中國虛

矣。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人且同於禽獸，而禽獸反處人之墟。《書》曰：「洚水警余。」堯、舜以之爲警，而生民可知矣。洚水者，洚洞無涯之謂，而實大川之洪水逆行而成也。此天下之一亂也。災降自天，而物馮之以爭人之處，則非物之能害人，水使之然也，則治水而即以遠物害矣。堯、舜以之命禹，而生民受逼於禽獸，禽獸之憂在禹，禹不得而辭也。乃掘其壅塞，分疏之而注於海。於是蛇龍無所依以肆其毒，水去而不得不逃於菹矣。其所治之水不溢出於地上，而行於地中，施及於今，爲江，爲淮，爲河，爲漢，涯岸分而各成其壑，皆禹之成勞也。水以溺人而險，以礙人之行而阻，行於地中，則既遠矣。人忘險阻，而中國復爲人之中國，則禽獸無所容焉，害人者乃消。然後人得就平土而

居，莫爲九州，分爲五服，人氣昌於中國，而物不得乘天以爲虐，此禹以人道爲己任而治之也。乃一治矣。地平天成，物不能乘天以爲虐，而率獸以害人者在君。堯、舜既沒，天下世及，夏、商之季，多暴君焉。貪污池之利，壞宮室以爲之，而民有失其安息者矣。侈園囿之樂，棄田以爲之，而民有不得衣食者矣。其倡之者，讒佞之邪說也。其因之而淫行者，害民之暴行也。夏之暴君作之於前，商之暴君作之於後，相沿成習，園囿污池半於平土，沛澤多而禽獸至矣。乃暴君因之爲利，事之爲樂，而人之受荼毒於暴君者，皆奪民以養獸者也。及紂之世，猛獸之養以窮民生，而猛獸之氣且以逞暴行者之情性而胥於惡，而天下之亂極矣。此又一亂也。禍始於君，而甚於逢君者以物賊人，而人無能如之

何。治其爲暴君者，而物可驅也。周公相武王，以成文王未竟之緒，則周公不得而辭也。於是有牧野之師以誅紂，有東征之役以伐奄，凡三季，而叛人乃得，商、奄乃平。以飛廉之狎獸以殃民也，驅而戮之於海隅，而與廉同惡而滅者五十國。其虎、豹、犀、象之縱橫於園囿者，驅而遠之，於是獸不爲人害，而人之生乃遂，天下大說。故《書》曰：我周之治，能大顯文王之謨者公也，能大承武王之烈者公也。乃以佑助開啓我後人，咸以立人之道，一歸於正，而無缺失。是唯周公以人道爲己任，而除物害以安民生，又一治矣。禹欲消物之害，人與天爭而不恤。周公欲遠物之暴，以臣伐君而不慙。古人之任道於己有如是者。至於孔子，而又難矣。桀、紂既膺天誅，故周之子孫無敢貴物賤人而殃天下。乃君

暴息而君勢以弱，於是物不能害人，而人化於禽獸者且見之行，其以禽行而亂人道者，不在君父而在臣子。周之衰也，王道微弱而權下移，於是而有以兵諫爲忠，以清君側之惡爲正之邪說，則因而有不畏天討、不恤公論之暴行，作於臣子，乃有臣弑其君者焉，子弑其父者焉。是禽獸不知有君、不知其父、以利相噬、以力相殘之氣且移於人，物害遠而人害亟，此又一亂也。治之者其憂更切矣。孔子爲人之胥爲禽也而懼矣。物之害人也，人有能遠之者矣。人行獸行，而臣子且食篡奪之利，相習以化於物，其能待聖王之興乎？於是而作《春秋》焉，正其名，定其分，不沒其實而必伸其法，以一人治天下而賞罰必嚴，蓋天子之事也。夫匹夫而行天子之事，事出於孔子之翺起，當世且以孔子之好行其

好惡，而孔子念之矣，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大倫之不可毀，而以筆削繼放龍蛇、驅虎豹之心，則知孔子者在此矣。謂褒貶之徒爲勞，而以空言求異於邪說暴行之習，則罪孔子而孔子固不恤也。蓋物害人，而人自爲人，物自爲物，則居位行志，事雖勞而天下咸說。人行獸行，而物不能害人，人且自害，則移俗紹古，事愈艱而知罪難期。顧孔子生孔子之時，責不在君、不在相，而在無位之聖人，則灼見天心，而忘乎物議，乃使《春秋》，而後篡弑之禍息，以施於今，則亦一治也。暴行不作，而禽獸之氣隱中於人心者溢出而爲言。君不得暴，臣不得逆，而禽獸之情變易夫人心者，害發於無位之處士。聖王之不作而教不行，諸侯放恣而養士以相傾，於是而處士之禍起矣。

處士以其議動諸侯者，猶止於暴行。而其以傲諸侯而聚徒衆者，則以其不經之學集怪異之說，以不軌之思爲隱僻之語。性本直也，而橫據其末流以謂之性。道本直也，而橫生枝葉以謂之道。詭出萬端，而大要不出於楊朱、墨翟二人之始倡，乃以招引無識之徒，而使之演其教於天下。天下之士有才智而可爲言者，其好靜而寡恩者則必歸楊，其好動而慕名者則必歸墨。不歸此而歸彼，乃至若二氏之外，別無道之可道而無言之可尚。而不知其爲議之橫，曾不異於亂臣賊子之心，而特避其迹耳。楊氏以爲人各自爲，相與於無相與而各得，天地萬物舉不足以擾其和。是謂天下可無君，而有君不如無之安也。墨氏以爲人同生於天，本合而不可離，則必兼所愛，凡親疏厚薄，皆自私其形之所自生。

是謂人非父母之所生，天下本無父，必有之如無，而後知大本也。此其說，幽渺託於性天，迹象依於仁義，而於其無父無君思之，則禽獸而已矣。不見夫禽獸之不知所從出，而莫相君長也乎？舉天下才智聰明而致之於禽獸之道，其害可勝言哉！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而獸之生盛矣。民有飢色，野有餓殍，而人之氣微矣。爲此者，是獸不能食人，而人率之也。此暴君之豢獸以奪民食者則然，而貴獸賤人之禍可知矣。楊、墨之言盈天下，而天下歸之矣。無與息之，終不息也，日新月異而未已也。則孔子之道，以率人心之愛敬而奉君父爲道之大原者，不可得而著矣。孔子之道，因民性之本不容昧者而爲之昭宣者也。彼之邪說，則以誣民之所自生爲不生於父母，民之所受治爲不治於

君。其說充滿於天下，而人心之仁義塞矣。即有不自安之情，必依君而致敬，而塞之以成乎簡寡。即有不忍忘之情，必於父而致愛，而塞之以成乎殘忍。仁義之既充塞，而天下皆獸，於是以智役愚，以彊吞弱。故清淨之旨流於刑名，勤儉之教趨於功利。彼愚弱者猶人也，而爲邪說以成其行者，則果獸也。挾徒坐食而食其利，愚弄顛倒而食其心。嗚呼！後世必有人相食之事，而人無非獸，且獸之不若也。蓋無君則無所食而不可，無父則葬可薄而肉亦可食，必然之勢也。亂至此，愈隱而愈極矣，而吾安得不爲此而懼哉？無先聖之權，而不能以明刑正其罪。非先聖之時，而不可以微言大義止其惡。而正直橫議橫行，禽心狙獮之日，幸爲聖人之徒而所任者重，惡得而不懼乎？懼之甚，故先

聖之道不得不閑也。言仁則推一本，言義則推其在內。使託於仁義者不得竊也，則楊、墨其禍之首而不得不距也。其泛濫以爲性命物理之淫詞不得不放也。而吾之辯不容不詳矣。辯之詳，閑之固，距之放之嚴，庶幾哉！有以詰其心之不可誣而理之不可橫，邪說其不得作乎？其必使不作也，非但惡其說也。蓋作者說也，而浸淫之詞遂不覺自信爲固然，則蔑君背父之心因以益生。心既生矣，而絕物孤立、殉物忘本之事成，而害於敦仁由義之事。事既害，則一人行之覺其有利，而遂欲推行之於天下，而成乎廢紀綱、蔑等殺之政，天下無統，人心不親，人之相食，皆必然矣。斯道也，聖人復起，必以爲當吾之時不容不力爲距放，而謂可與忘言也。庶幾哉！邪說殄而天下之亂息，其尚可

與治乎？故吾之辯也，上溯唐、虞，中攷成周，下稽洙泗，而見夫天下之不平而平也，禹抑洪水以平之也，爲功於天地而後物害自消也。百姓之不寧而寧也，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寧之也，致討於罪人而獸患自遠也。亂臣賊子之無懼而懼也，孔子之作《春秋》懼之也，正用其刑誅而獸行自改也。此三聖人之所以扶人道於微絕而拯禽獸之亂者也。夫人禽之大別，莫大於君父。乃在唐、虞、三代之世，物爲人害，而人心未琢，則君父之大倫不勞聖人之憂懼。至於周公，而知天下之風化且降矣，故猛獸驅矣，而必兼夷狄，所以防夫亂大倫者之漸染我三代之遺民也。故其《詩》曰，北而戎狄則膺之，南而荆舒則懲之，使革，皆使之莫我敢當焉。同爲人類，而何以待之嚴也如此哉？唯彼不知有父，不

知有君，是以膺之也。然則三代以降，欲已天下之亂，莫嚴於君父之倫，明矣。則我今之與楊、墨辯者，亦欲正人心也，顯示其天性之愛敬，條達直遂，啓識而擴充，以不流於禽獸之妄。於是而爲我、兼愛之邪說，不容不息之也。孤畸泛濫之詖行，不容不距之也。稱性稱天之淫詞，不容不放之也。用此以上承三聖，開不世之功，定非常之典，以救禽獸害人之大禍，庶幾百世而下，無人將相食之害。則辯之不已，豈以吾才之有餘、氣之不相下而好之哉？亂日隱而日深，治愈紛而愈不得復，生其時，學其學，其責在我，雖欲已之，其得已乎？而外人之言胡爲乎來哉！人知我爲不得已，是所望也。人疑我爲好辯，吾亦聽之而已。然因是而吾之懼更切矣。德雖不孤，而道必有託。謂我好辯，則且

謂楊、墨之可以不距而存於天地之間，則邪說終不息而道終不著。吾所望者，有能立言以辯楊、墨者乎？庶不負爲聖人之徒乎？而奈之何以疑我之多言也？此不容不正告於天下之學者也。嗚呼！斥人爲禽獸，未有不拂然者。抑思人之生也，何以異於彼？惻隱、羞惡之心誤用於非所當愛，非所當恥，而上不知有君，內不知有父，則禽獸又何所讓於我？孟子誅楊、墨之心而正其不赦之罪，故天下雖不治，而自孟子以後，二氏之傳且絕。故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乃數百季而後，釋氏之說入中國，合楊、墨，而其辭尤淫，其行尤誠，遂行之二千季而禍不息。自古無人食人之事，亦無□□□□□□□□。乃釋氏既盛之後，遂有朱粲、麻秋之惡，遂有□□□□□□□□，則孟子之言如合符。而近

世之名爲儒者，且欲誣聖人之言與彼合而雜亂之，皆不百季而□□□□□□，則陸九淵、王守仁之罪通於天矣。聖人之徒，其膺懲之當何如邪？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蠹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居，當作尻。於，讀正音如鳥。蠹作蠹者，省蛄。咽，讀如煙。然，當作嚙。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辯，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蟻蟻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巨，宜作鉅。擘，博皮切。然，當作嚙。惡，讀如烏。蚓，讀如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

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爲廉也，必欲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居，當作尻。與，平聲。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辟，宜作壁。纊，恪胡切，讀如盧。

辟，績也。纊，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

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顙曰：『惡用是鵝鵝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鵝之肉也。』出而哇之。蓋，讀如盍。居，當作尻。辟，當作避。頻，當作顙，省謁。顙，子六切。鵝，五歷切。哇，讀如娃。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人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己，仲子也。鵝鵝，鵝聲也。顙顙而言，以其兄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

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 范氏

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

訓義 君子之道，唯因其心之不容昧，而即以成事之必可行。其溺於邪說，勦爲詖行者，任其一念之發，遂據以終身，則雖蔑天理、廢人倫而有所不恤。乃亡論其能充之，而適以成乎惡。即彼自信爲善，而理也，情也，勢也，皆必有所不可行，則又伸於彼而屈於此。君子之闢之也，直斥其非，則彼尤能立異說以相亢。惟窮之於所不能行，而其情無可循矣。陳仲子者，大抵一傲狠不思之小人，而特以能忍飢寒驕

天下，乃當時稱之曰廉。匡章者，亦隱忍矯志之士也，樂得而稱之曰，陳仲子，人皆稱廉焉，以實求之，豈不誠廉哉？取與者，人生之大節。生死者，夫人之大變。至於生死之際而不亂，則廉之根心以出，而無往不充，可知已。其居於陵也，嘗三日不食，至於耳無聞，目無見，死則死矣。夫豈無可以得生者？而必不爲。唯偶億井上有李，於時蟲食其實者過半，幸存者無幾也。匍匐往取而食之，凡三咽焉，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以爲如此而生，生不媿也。然則無李而仲子死矣。死而不易其守，尚何所屈於天下哉？嗟乎！仲之匍匐而往，迫於三咽，斯時也，豈復有士君子之容哉？仲子之爲小人，於此而不可掩，則他日之出而哇者，其頑鄙亦猶是也。吞一吐之際，醜態盡見，而何容問其他

也？則滅天性之恩，與野人無異，尚何卹焉！孟子曰，子何易言廉也！齊國之士無知廉者，則仲子自命以廉，其巨擘矣。其見盡於飲食財利之中，而於此爭長，則仲子得矣。若廉，則惡能也？有知所可爲而必爲、知所不可爲而無爲之識，有棄小以全大、行於遠而不遺之力，而後能別於是非之介，以立乎不易之操，斯能廉也。而仲子識小而志不弘，惡能之？吾且弗言其大者遠者，就仲子之操而言之，操之則必不容自縱，充之則無所往而不可操，而仲子之操豈能然乎？非仲子之不能也，人生而爲人，未有能焉者。其唯蚓而可乎？夫蚓，則上食槁壤矣，下飲黃泉矣，可以無求於人矣。仲子而能以槁壤、黃泉爲居乎？則所居者雖堇門圭竇，而亦人築之也，則必伯夷築之而後可。而築

之者爲伯夷之徒、盜跖之徒，皆可爲人築者。仲子而能以槁壤、黃泉爲食乎？則所食者雖蔬飮菜羹，而亦人所種之粟也，則必伯夷之粟而後可。而其粟爲伯夷之徒、盜跖之徒，皆可種之而以食人者。究其所從來，吾與子不能知之，而仲子亦莫能知之。則不能無食，不能無居，就物而詰其所自來，仲子而自問焉，不擇而受者多矣，而操可充乎？古之廉者辯於幾微而終不受小人之養，審乎大義而固可受天下之奉，辯之精而持之有定，而仲子惡能也？匡章曰，夫廉者，求於己而已。居食之外所自來，雖出自盜跖，而亦何傷哉？彼身纖屨，知其身爲伯夷之身，妻辟纊，信其妻無媿於伯夷之妻，於以易粟，則力之所給，盡其在我，而惡問所從易者之何人也？嗟乎！仲子以其身爲伯夷，而跖其

兄，已不可矣。以妻爲伯夷，而跖其母，則絕滅天理也已甚，而孟子不屑辯也。但就充操之說以衷折之曰：夫仲子，吾知之悉矣。其所從生，則齊之世家也，承先緒而爲士君子之餘裔，豈其因妻而始有生乎？兄戴，蓋祿萬鍾，自非戴之所可私也。不知其以何故，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弗食，以兄之居爲不義之室而弗居也。意者其妻使之然乎？避兄離母，則仲子處心積慮，仰視天，俛視地，而惟此母兄之不釋於憾伎之懷也，於是而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之生鶩者，往來之恒節，亦相易之道，而特有其節文耳。而仲子所惡者喧囂耳，遂顰顙曰：惡用是駢駢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鶩也，與之食之，不復憶向日顰顙之語矣。非不意也，事固有無容盡意者，即意之而亦無如何，正可悔

其忿戾之心、卞躁之語矣。其兄自外至曰：是駢駢之肉也。仲子當亦愈知天下事之不可一往憤疾，而追悔莫及矣，乃傲很益甚也，出而哇之，此時此景，猶堪令士君子聞乎？嗟乎！即使上君子而誤食盜跖之食也，亦且必有從容之度而勿容哇也，而況其爲母食乎？乃吾即以此而詰仲子曰：鶩者，母所命之食也，以其爲饋兄而不義也則不食，以妻辟纁之所易則不問種粟之爲何人而食之。以兄之所爲不義而污此室則不居，以於陵則不問土爲何人之土、室爲何人之室而居之。充仲子以其類，而仲子能乎？充之則不能，不充則操不固。然則若仲子之爲人，而充之以其心，非蚓而必不能矣。舉足動履於天地之間，皆無往而不煩天地之產。一飲一食於人類之中，則無往而不分人類之餘。是故

能廉者辯之以義，合之以倫，親疏有分，公私有別，而後善惡分，夷、跖別，輕重審，性情殊。乃成乎廉，而立人道之防表。若私以其身，狎以其妻，惛惛然與天性之弟兄較清濁於簞飢豆羹之中，則無論其滅恩毀恥，而必窮於所爲，屈節於不可告語之地。故曰，仲子，齊之巨擘也。何也？以其智盡於飲食之中，而挾暗昧之情以驕人於白日，固齊人而已矣。夫孟子豈不能正仲子辟兄離母之大罪而誅之哉？而但窮之以不能充，所以启愚不肖者之心，而使知君子之道無往而不得其大中至和之節，以推於天下萬世而可行，其意深矣切矣。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二十八終

四書訓義卷二十九 孟子卷七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矩，本作巨，从丁，今寫从冂，非，或从木从矢作矩，今省作矩。員，當作圓，音同義別，員，物數也，圓，全也，與方對。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爲圓之器也。矩，所以爲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

六律，截竹爲笛，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爲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陰，當作黔，或省作陰，山北也。陽，當作易，陽，山南也。「大簇」之「大」讀如泰，簇今共讀如湊。射，讀羊益切。徵，讀陟里切。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菜，宗廟以麋爲犧牲，斷死刑必爲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

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

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

程子嘗

言：「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

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

《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

之法度。」正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

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率，當作衛。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

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

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口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

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

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

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

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

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

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

廣矣。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

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

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

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

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

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

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

也。揆，求癸切。朝，讀如潮。幸，本作宥。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丁，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郭，本作孽，加下作郭，國名，齊附庸，省作郭，則譌而又譌矣。辟，當作闕。喪，讀去聲。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切。

然，當作嚙。泄，弋制切。

《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說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板，本作版，俗別从木，非。

「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切。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君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

《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賊其臣。」

鄒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責，本从束作責。邪，本从衣作衺。

訓義戰國之世，先王之道不明不行，其君皆惟富國彊兵之是圖，而以先王之愛養斯民、平治天下者爲不足法。惟其意之所欲爲，而即用之爲政。即有一二天資柔厚者，亦率由乎亂政而不能改。而一時遊上各出其聰明以亂舊章，若申、商之尚刑名，李悝之盡地力，破阡陌，惠施、公孫龍之辯堅白同異。其說不一，大抵以裂井田、廢學校、毀《周官》之法度、滅三代之禮樂，以迎合時君好大喜功之志，而天下成乎大亂。孟子獨守先王之道，以爲平治天下之本圖，而當時無信行之者，乃深辯當時暴君賊臣爲術之非，著先王之道不可變易之

實，詳治亂之由而屢述成說以徵之，冀天下之或能觀感也。而言曰，今先王之法

雖不行於天下，而遺典具存，不猶有可考者哉？吾得以一言盡之曰，不忍人之政而已矣。天爲民而立君，君爲民而有政，進可以平治天下，而退可以保國而常存。君之所當修明以施之民者，此也。臣之所當稱述以導君之行，此也。而今之蔑裂舊章者且曰，吾有吾耳目之聰明，^①吾有吾心之智慮，可以裁物制事而治今之天下，何用先王之法爲哉？則請言法不可不遵之故。夫制器者在乎明、巧。乃以離婁之明，所視可不謬也，公輸子之巧，所造可不差也，而欲成方，則必以矩絜之矣，欲成員，則亦必以規運之矣。使不以規矩而能

①

「耳目」，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成方員乎？必不能也。然則離婁、公輸亦但善用其規矩而盡其度耳。審音者則在乎聰。乃以師曠之聰，所聽無不辨也，而欲正五音之君臣高下，則必以六律之輕重、大小、多寡、長短、厚薄之數，正其器而求其聲矣。使不以六律而能正五音乎？必不能也。然則師曠亦但善用夫六律而得其實耳。由此言之，聰明不可恃，而必在乎一成之法。音器且然，況平治天下之大者乎？夫平治天下，在乎人君之一心。心以立道，固也。乃以堯、舜之心爲堯、舜之道，其於天下之人情物理無有不審者矣，而欲平治天下，則亦唯此仁政已耳。推吾心之不容已，而因以實行其經理之計。推斯民之不可忘，而因以悉授之愛養之方。養之必有以養之，教之必有以教之，民乃各得，而天下乃可平治。使不以

仁政焉，而其能平治天下乎？不能也。然則堯、舜亦但敬行乎仁政而盡其理耳。夫事審其所能，而不能者必不可旁。理之所固然，即勢之所必然。今欲廢仁政於不行，而自謂可與堯、舜同功。天下惟吾之所治，則將使廢規矩、毀六律，而求器之精、音之審也，亦自度其聰明智力之可以有成乎否邪？唯其不以仁政也，則勿論不仁者之不足與有爲也。今且有天姿無刻薄之惡而舉動偶合乎人心者，^①有仁心矣，有仁聞矣。而虐政不革，民不被其恩澤，經制不立，不可法於後世，則一念之愷悌、一事之慈祥無足爲有無，而於先王參天時、酌地利、因民情、計久遠以達立之

①

① 安、衡陽殘鈔本作「資」。

道，^①未之行也。夫仁心仁聞之主且然，而況其本無一念之可尚、一事之可述者乎？則先王之道不行，而欲望天下之治平，萬不能然之數也。此非吾之私言也，古有之矣。故古之言治者曰，君心之善，待法以行，使徒懷惻怛之心而無法以達其意，不足以爲政矣。治民之法，因善而立，使徒修文具之美而無善以爲之本，不足以自行矣。由此言之，徒善之失，均於徒法。故聰明不可恃，則仁心必有所以成也，^②豈不信哉？故《詩》詠之曰，前王之定爲典章以詔後世者，本無可過也，其能勿恃其聰明而溢其常度乎？無可不及也，其能勿任其廢墜而遺其節目乎？一率由乎一定之故典而行之，則經理天下之大計在此矣。夫舊章者，先王之斟酌古今而不易者也。能率由之，則民以之康乂，事以之舉

行，天下以之各得其所。今且曰遵先王之法，不足以治今之天下，而或有過於寬柔儉吝之憂。乃取先王之法而思之，取遵法者之得失而思之，豈有此哉？夫先王之法所以必遵者何也？則吾請就先王立法之始而推言之。夫作者之謂聖，先王於法制未定之日而建萬世不易之常道，豈非聖人哉？其人既聖矣，聖人之耳目心思則有非夫人之所能及者矣，而非以其聰明睿智可以致遠督微而淺用之也。^③以制器言之，則竭其目之力而精督之也，乃既竭之餘，猶覺象非象而用非用也，乃思所以繼之焉。制爲規而運之，果得吾心所欲作之

①

②

③

「達」，衡陽殘鈔本作「建」。

「則」，衡陽殘鈔本作「而」。

「非」上，原衍「且」字，今據衡陽殘鈔本刪。

員也。制爲矩而絜之，果得吾心所欲作之方也。制爲準而建之，果得吾心所欲作之平也。制爲繩而引之，果得吾心所欲作之直也。由是大而大用之，小而小用之，宮室車器皆取法焉，不可勝用矣。大哉法以行目力之所必督，而垂之後人，目皆賴之以明也。以審音言之，則竭其耳之力而審聆之也，乃既竭之餘，猶覺損可益而益可損也，乃思所以繼之焉。制爲易律，而吾心之欲倡者在此也。制爲舍呂，而吾心之欲和者在此也。制爲上生之數，而益者不可損也。制爲下生之數，而損者不可益也。由是正而正用之，變而變用之，八音歌咏皆取法焉，不可勝用矣。大哉法以宣耳力之所必審，而垂之後人，耳皆賴之以聰也。則以言乎平治天下，而聖人之制作又豈易易哉？聖人之心以天下爲心，則

所思者皆天下之理。民無以厚生，聖人思欲裕其財者無不悉矣。民無以正德，聖人思以納於善者無不周矣。而猶恐其未能推之遠邇而咸宜、推之古今而不匱也，因思所以繼之焉，使可大也，使可久也，則不忍人之心，無不達之於政也。不忍人之失所養而有政焉，則必如是而後養道以全。不忍人之失所教而有政焉，則必如是而後教道乃備。由是而施之君子而君子宜焉，施之野人而野人遂焉，禮樂政刑皆有其必然之式，則聖人之仁乃以溥及於天下，如天之覆冒，周萬物而無遺也。大哉！政以廣心思之所欲爲，而垂之萬世，心皆賴之以仁也。夫壞法亂紀者，且將疑規矩、六律之外有耳目之力可用，仁政之外有心思之可謀，而不知聖人竭之於前而繼之於後，凡後人之可恃其一得之聰明智慧者，

皆聖人已用而不屑待之微明乎！乃彼猶詹詹然曰，吾之智有出古人之上者。不知古人早已笑其愚矣。故曰，凡制事者有難易成毀之數焉，明者易其所難，暗者難其所易，易其所難者逸而成，難其所易者勞而毀，此智不智之大辨也。夫爲高則必因丘陵矣，丘陵積形已高，增修焉而益高也。爲下必因川澤矣，川澤處勢已下，浚治焉而益下也。則爲政而因先王之道，修明之，潤澤之，而人皆戴德、事皆就理也。乃不因先王之道，而役其心思以取給於一時之用，則以損君德，以傷國體，以疲民力，而終不可施行於天下。此將自謂智也，而豈可謂之智乎？何也？以先王之道繼之於心思既竭之後，而實有其可因者，如丘陵川澤有自然之高下也。夫就治平天下者而言之，則雖欲不用先王之法，而

勢必有所不能。自剗制垂法者而言之，則雖欲任耳目心思之力，而皆其所已竭。要此不忍人之政，實生於仁者之心，故仰求之先王，而皆與其心合符，則必不敢自作聰明以亂成法。惟其以此心行此政，則天下於此而待治焉，萬民於此而待命焉，是君道也，乃以作民元后，爲民父母，而宜在高位矣。若此心無誠然之惻隱，不與先王而同情，因以行政而務一旦之富彊，遂與先王而異道，則其所爲政教號令皆惡也，皆以拂人之性而殘民之生者也。而有高位以資其權力，則惡播於臣民，而不僅在一人之失道矣。其播惡也，唯爲君者以私智行其私心，而不以道揆度情理，爲臣民之式也。於是而變詐之術以愚其民者，忽此而忽彼。苛督之令以督其民者，已密而又密。旦行而夕改之，則下之奉行，亦惟

上意旨之是承，而無一定之法可守矣。夫下無法守，而惡之播於衆者寧有止乎？大臣而坐論於朝者無道之可信，迎合無恒之主志以建不經之議論而已矣。小臣而分任百工者無度之可信，觀望更改之政令以爲旦夕之利謀而已矣。夫合大小臣工而道與度之皆廢也，則官箴可以不守。而名義之大，且犯之而爲滅絕彝倫之事。由此而施於百姓，無道與度之可遵也，則姦僞可以恣行，而刑法之條且犯之，而爲倖逃苟免之術。夫然，則舉一國之大小臣民無非惡也。政令愈繁，而暴亂愈作，固有必亡之理。其尚存一旦之守祀者，則以時無聖王，不能正天誅以鉏無道，而徼幸以免也，而謂可使之在高位也乎？此亦有成言之可徵矣。故古有之曰，今之亟亟於圖存，修其城郭，治其兵甲，以爲即有外至

之災而無虞也。而使其不完焉，不多焉，人心固而即爲干城，非災也。懇其田野，斂其貨財，雖有天時之害而無憂也。而使其不闢焉，不聚焉，經制存而易爲補救，非害也。唯夫上所勑法，不因先王品節裁成之宜而以禮制度，則下所揣摩，不務先王《詩》、《書》、禮、樂之典而學以明道。於是而亂政以行，邪說益逞，賊害斯民之徒興起在位，以壞國法而斂民怨，則雖有堅城利兵，而財充乎府庫，衆喪民離，^①散無日矣。^②夫不仁之君所爲決於破先王之法以播惡者，唯富國彊兵之心使之然也。而富彊不足以救喪亡，則今之爲君者曷亦反而求夫平治天下之本圖哉？乃爲君者之

① 「喪」，衡陽殘鈔本作「概」。
② 「概」，衡陽殘鈔本作「喪」。

安於不仁，固其君道之不明而仁心凋喪，然豈無有仁心仁聞之可與言治者哉？而迷而不復，則爲之臣者罪不容誅矣。今之爲臣者亦豈不習聞先王之道乎？乃其心曰，世之衰也，天不欲平治天下也，故爲吾君者唯富彊之是圖，而不足與言仁政也。夫使天而開有道之天下也，則可勿用上君子之挽回矣。《詩》不云乎，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謂國且不能存，^①而民且日以敝也，此正爲人臣者扶危定傾之日，尚無然其怠緩以因時，說從以長惡，何泄泄乎？^②夫古有「泄泄」之語，謂如水之緩流而不迫也。今有「沓沓」之語，謂如水之相仍而順下也。今以居職無能任事而隨波以流者謂之「沓沓」，而《詩》之所謂「泄泄」，則雖未嘗無所效，而要不能黽勉以圖治。乃今人知惡「沓沓」，而不知「泄泄」之與「沓沓」

情同而害亦同也。夫其所以逢君之播惡而不能匡正，但以自固其爵祿而已。而事君者將順其美而匡救其惡，義也。而以容說爲心，無義矣。其於進退也，道合則從，不合則去，禮也。而以固寵爲情，無禮矣。因是而君之所好者壞成法以圖富彊，而揣摩以附會之，譏先王之迂遠而謂不宜於今時。若此者，雖有所建白焉，有所謀畫焉，有所施行焉，汲汲以圖之，而皆以速其亡，而止順君心之所好，則亦與「沓沓」者同其波流順下之情，而猶「沓沓」矣。「沓沓」者，日進於君之前，則惡播於天下而成喪亡之勢，不亦宜乎？古之申明臣道者有之矣。故曰，今之從君以非先王之道者

① 無然泄泄謂「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② 「何」，衡陽殘鈔本作「而」。

曰，吾以恭奉吾君也，吾但以敬慎其奉行之職也。若先王之道，吾君不能，吾其敢以之勞進乎？不知能尊君者，必尊君爲不世出之主，王道不便於私利而難行，必責之焉，乃謂之恭。能盡職者，必盡竭其所可盡之心，王道極乎至善而無邪，必陳之以閉其邪焉，乃謂之敬。若曰先王之道非吾君所能也，志在富，與言富而已，志在彊，與言彊而已。此則君之國且以之而危亡，天下之民且以之而凋敝，上賊君，下賊民之臣而已矣。由此言之，則今之臣皆賊也，又何怪乎先王之道終於不行，而治平無日也哉？嗚呼！君爲播惡之君，臣爲賊臣，而猶妄爲之說曰，五帝不襲禮，三王不沿樂，以今之道治今之天下，而何用先王爲？則道之不明行於天下也，尚何望乎？吾唯明示以必然之理，而推聖人至

善之極，以守先而待後已爾。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員，當作圓。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偁堯、舜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端，宜作尚，物之題也。端，正也。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

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監，占銜切，此宜寫作鑑，今概作監，省譌作鑑，非。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監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爲監也。

訓義 孟子曰，今之爲君者亦各有其事功以督其民，而爲臣者亦各有其學術以干其君，而要皆暴而不仁而已。夫天爲民而立君，君爲民而授爵祿於臣，此人與人相爲倫類之大綱也，而豈曰唯吾之權足以行，遂任其意以加諸百姓乎？今夫爲方員

者，若人之意中自有其方員之則而不以規矩，則方者必非方，員者必非員矣。是規矩者，方員一定之極，必以是爲準而不可不用也。則夫人之有倫，遂謂唯人之隨時而剗，因俗而流，可以羣處而自爲尊卑乎？失其倫之理，則其倫亦滅矣。唯古之聖人，有是倫則必有是理以處之，有是理則必有是心以行之，而後尊卑各得其所，以奠其位而不傾。蓋必以是爲準，而不可不及也。夫君臣，則豈非人倫之大者哉？立乎民之上而爲之君。君者民之君也，則所以統乎億兆者必有其道，而苟欲盡其道以求固其天位而不失乎？受吾君之命而爲之臣。臣者君之臣也，則所以承夫一人者必有其道，而苟欲盡其道以共修天職以弗廢乎？斯二者更無有隨時可剗、任俗以流之道也，皆法堯、舜而已矣。

堯亦但盡其君之道耳，舜亦但盡其臣之道耳。則堯當時之咨嗟軫念夫黎民，而制爲萬世必遵之德政，舜當日之殫心拜見於我后，而敷其乂安九土之大猷，無可諉也，無可改也，一於是而率由之而已矣。乃世之爲臣者曰，今日之君，豈必以事堯之事事之乎？^①志在富，則與之言富而已矣。志在彊，則與之言彊而已矣。於是曲意殉欲以事君，而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而事之，是鄙其君不足與爲治而陷之惡，不敬其君者也。爲君者曰，今日之民，豈必以堯之治治之乎？地方盡而亦可使之富也，攻戰勤而亦可使之彊也。於是恣情破法以治民，而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之，是使其民不遂其生而逢其害，賊其民者也。夫不敬君爲人臣之鉅慝，賊民爲人君之大惡，一不法堯、舜而遂至於此，然則舍聖人而

更無中立之地，審矣。乃堯、舜之道無他，仁而已矣。今之事君治民者無他，不仁而已矣。故孔子曰，夫得失多端，治亂殊軌，而其所由之道則二也，仁與不仁而已矣。本其心之不忍，以推之斯人而與我同欲惡也，則仁。昧其心之不忍，而殉一己之利欲也，則不仁。一念之存亡即所爲之得失，所行之得失即所致之安危。出乎仁，即入乎不仁，無有一塗焉介於仁、不仁之交，而苟免於凶咎者也。由孔子之言觀之，則法堯、舜者仁也，有仁心斯有仁政，而澤及於民矣。不法堯、舜者不仁也，無仁政則必其無仁心，而爲暴於民矣。夫至於暴其民，而其君猶可以倖免乎？其君臣相比以行不仁之致者，方以爲國以此

① 一堯之事，衡陽殘鈔本作「堯之道」。

興，而身以此榮也。乃民心離而天命去，上戕其下而下謀其上。其甚也，則身弑國亡矣。即其未甚也，則身危國削矣。^①不

但已也，其死也又加之以惡謚，昧於天理而曰「幽」，害於黎民而曰「厲」。後雖復有興者，爲孝子，爲慈孫，欲揜其先世之惡，而公議已定，百世不能改矣。故《詩》有之曰，殷王之失德，豈不有監戒之可視乎？夏后之世，桀無道而亡也忽焉，殷亦嘗念之乎？夫自殷視夏，監具存也。由周視殷，監亦具存也。由今以視幽、厲，監亦具存也。豈非弑亡危削可爲今監之謂與？夫人君而自處於幽、厲，尚何以爲君？爲臣而幽、厲其君，又何以爲臣？乃不爲堯、舜，則必爲幽、厲。仁不仁止有二塗，而人倫必以聖人爲至。則破壞堯、舜之法以爲政令，而立談取卿相之士揣摩邪說以

千人主者，亦嘗念及此乎？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②惡，讀去聲。樂，讀如洛。強，本作勞。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訓義 孟子曰，仁也者，人之生理也。舍之

^① 「則」，衡陽殘鈔本作「亦」。

爲不忍人之心，則發之必有大順乎人之事。而迷失此心以逆乎理而違夫人之心，^①則生理不存，亦將何以自保乎？流觀於古今興亡之故，博徵於上下得失之由，未有能違者也。夫三代之有天下，皆自侯服而興。或得之揖讓，或得之征誅。然惟禹、湯、文、武推其惻隱之誠以愛養斯民，而民心歸之，天命因以集矣，得以仁也。及其後代，撫世守之大業，而身蒙放伐流死之禍，則惟桀、紂、幽、厲迷其固有之良，以塗炭斯民，而民心去之，天命因以改矣，失以不仁也。此得失之鑒既昭昭矣。乃抑泛觀於列國之諸侯，或方興而忽廢，或已廢而再興，或迄今而猶存，或昔存而今亡，皆由其君或知有民而修其政，或行暴政以虐其民，亦莫不因於仁不仁之異也。夫君而能仁，則天下可得而興。^②或

且謂成王業、建大功者之別有道也，乃即無興王之望，而現在之有，不思保乎？夫仁者，所以通人己之志而互相保者也。能保人則人亦保之，人保之而後能自保。如其不仁矣，天下叛之，親戚離之，孤立於衆怨之間，雖欲自保，其能得乎？天子不仁，則有四海而四海不保也，諸侯起而亡之矣。諸侯不仁，則有社稷而社稷不保矣，鄰國起而兼之矣。卿、大夫不仁，則有宗廟而宗廟不保矣，誅夷之禍隨之矣。士、庶人不仁，但有四體而四體不保矣，刑戮之典隨之矣。其不保者，所由致禍之途不一。而般樂怠傲者，心之迷也。刻薄寡恩者，心之慘也。壞法亂紀者，心之戾也。

① 迷，衡陽殘鈔本生一荀。

② 荀，衡陽殘鈔本生一國可。

生事擾人者，心之放也。何一不自不仁以爲之原乎？夫不保而至於死亡矣，言及於死亡，未有不惡者。今人亦知惡之，而不仁之事則樂居之，豈有可免之理乎？酒以召醉，惡醉而鬻酒，則醉必隨之。惡死亡而樂不仁，死亡必隨之矣。夫三代之興不可復見，而羣天下之貴賤智愚俱相衛以趨於不仁，吾不知當世之禍將何所止也？故吾亟與人言仁，思以救之，而誰與聽焉，可勝歎哉！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愛，當作恖。治，上讀直之切，下直利切。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訓義 孟子曰，人君有懷集天下之大志，而欲以其身受天下之歸，其道有三：仁以正在己之好惡，而爲天下之所必依。智以正在己之綱紀，而爲天下之所自理。敬以正在己之矩範，而爲天下之所必尊。彼不知此三者而陷於邪者勿論矣，乃有修此三者之迹而效不立，遂且謂三者非號召天下之要術，而術以餌之、法以馭之、威以脅之之邪說進矣。不知三者之道根諸心而必致其極，是天人孚格之原，非偶然襲取之可幸以成功也。夫欲盡三者之道，能勿自反

乎？愛人而人親之，固已。然而人不我親也，則必反念之曰，吾非誠於惻怛，而能悉人之疾痛以撫之也。反而益求其仁，仁豈有窮乎？治人而人治焉，固已。然而人不從治也，則必反而念之曰，吾非真誓於事理，而能順人之得失以處之也。反而益求其智，智豈有量乎？禮人而人荅之，固已。然而人不以禮相報也，則必反而念之曰，吾非誠於恭讓，而能極吾之情文以接之也。反而益求其敬，敬豈有斂乎？唯其皆必自反也，故恩紀之所加，教令之所措，典禮之所施，行之萬民焉，行之羣臣焉，行之友邦而及於四海焉。乃或且有不我依、不我從、不我尊者，勿曰人情之未易格，而仁、智、禮之術不工也。一皆反之於己，以內盡其心，外盡其理，則其身正矣。情正而愛溥，識正而治宜，儀正而禮盡，則

天下之情交得而天下之理咸宜，未有舍此寬敬神明之主而褻二心以遲於嚮化者也。《詩》不云乎，大哉文王！其配上帝之命者，蓋自求之主德，而天乃錫之以誕受多方之福。是則人心之所裛，即天命之所授。自天祐之，而四方有或拂者哉？然則仁、敬、智之德果足以翕天下之情，而但在極致其誠然之實，勿疑王道之不足以一天下而別圖之也。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爲是故也。

訓義 孟子曰，萬化之起，莫不有其本焉。

於其本而圖之，則相因以漸達。而施之有序者，行之自遠。然天下之能知其本者鮮矣，則凌越無序，而又烏足以行乎？今人之泛論事理而統爲之言曰「天下國家」。侈廣遠者以爲極盛之詞，而計功利者以爲極繁之事，而未嘗就其所言者而致思之，則曰言「天下國家」，而天下國家終不得其理。則亦取其言而深念之乎？夫曰天下，則該乎國矣，而必又曰國，則抑思國之何以繫屬乎天下邪？夫天下之本則在國矣，修其政於近，而後乎其化於遠。未有土宇人民之未寧，而可遠圖夫天下者也。曰國，則統乎家矣，而又必曰家，則抑思家之何以繫屬乎國邪？夫國之本則在家矣，成其教於內，而後推其治於外。未有父子兄弟之無法，而可遽問夫國者也。乃曰「天下國家」者，必自我之對天下國家者

而言也，抑惟我之有家有國以及於天下者而言也，則豈泛泛然從天下國家而計之乎？是言天下國家而身在其中，而人特未之及耳。則家不更有本乎？是在身矣。立其極於己，而後能作其則於人。未有言行好惡之或愆，而可亟責之家者也。自身以及於家，自家以及於國，自國以及於天下，則從本以生末，而化自順。不正其身以求之家，家因以不齊。而且求之國，國因以不治。求之天下，則棄本以務末而事不成。故王道始於閭門，而至治基於宥密。人之恒言，徒侈談功利之廣遠，而不顧其從出之原。勿怪其曰言天下國家，而終不得其理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巨，當作鉅，巨，本「規巨」

字，傳寫省謁也。然，當作嚙。沛，普蓋切。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嚮也，心說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鉅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說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鉅室擅權，爲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說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

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

訓義 孟子曰：「今天下政教陵夷，人心渙散，欲有爲於天下而人信從之，蓋亦難矣。乃幸而列國之中尚有故家大族，其先世有功於國，有惠於民，爲民情之所素歸者，可因之以動一時之人心。乃世主不咎，好游士之辯言，改易舊章以順其志欲，恐老臣執世守以相澆，則務摧折之，以使威令之必行。而其所爲又不合於人情，不協於事理，抑無以大服其心，於是怨惡交作，而國人亦知其自用而不能行，天下且見其孤危而不足恃，無怪其勢窮而情散也。夫人君苟欲以大有爲之志，建不世之業，而爲政於天下也，則亦何難之有哉？亦順其勢

① 一澆，淡枯山房本、衡陽殘鈔本均作「撓」。

而已矣。巨室者，勢之所在也。不得罪於巨室，而何難之有哉？吾之所爲將以安定吾國家，而非苟爲好大喜功之計，則巨室雖有自私之心，而國安則彼亦蒙其安，必不懷疑以相訾毀。吾之所爲將以規恢乎大業，而行之以忠厚寬弘之意，則巨室雖有畏難之心，而君益則己亦無所損，^①必不抱怨以相乖違。不得罪焉，而其心且願吾君之所謀有成，所爲不阻也，相愛慕矣。夫一國之民情，其依附於巨室久矣，巨室慕而一國之欣然嚮慕也必矣。天下之民心，其瞻望於國人固已，一國慕而天下之翹然相望也必矣。夫然，則令未行而先褻待命之忱，教已至而自致順從之速，沛然其無所滯乎！君心之所得而施之於教令者，溢乎四海而無不行焉，而爲政豈難乎哉？蓋王道雖已衰微，而興先王之治，則

亦循故國之遺章，而無反覆更張之失，則初非勞巨室以難行。立法雖非殉衆，而敷仁厚之政，則雖立興王之新法，而無刻薄寡恩之爲，則自可得巨室之歡心。如其不然，獎新進之游談，以獨行而不忌，勿論其所爲之妄也。即有一得之善，亦適足以解散人心而已矣。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彊。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①「則」，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彊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爲婚而畏其彊，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彊，其般樂怠傲，皆若效大國之所爲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季，小國七季，必爲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季、七季，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季、七

季，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

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億，當作憲，或作怠。億，亦从憲，今从意，譌。億，安也，怠，十萬也。裸，古玩切，《論語》寫作灌，乃漢儒口授之譌，灌，注也，裸，祭也，音同義別。好，當作收。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鬯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故

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於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爲衆，猶所謂難爲兄，難爲弟云爾。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天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彊，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訓義 孟子欲以仁政成王業，勉天下之諸侯，而其時彊大之國欲以威力脅天下，而天下畏之，且自以爲有并吞六合之勢，而忽君

子之言爲不足用。唯是小國之君受役於彊大，未嘗不有牛後之羞、醢菹之懼，則激發其恥心，而亦時有無敵於天下之想，則庶幾其可用也。故深明其理勢，以致其屬望之心，而言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人不能違天，而天亦何嘗困人乎？今天下諸侯或役人，或役於人，此有心者之所抱恨於不平也。雖然，豈非天哉？天乘乎時，而有治亂。其爲有道之天下也，則以德與賢爲相臨之分。德能含育天下者，大德也。其僅能保守一隅者，小德也。賢能經理天下者，大賢也。其僅能分治一國者，小賢也。則小德、小賢之君，執玉帛，奉春秋，以奔走於代天理物之一人，安於役而不敢抗矣。其爲無道之天下也，則以國之大小、力之彊弱爲相制之權。土壤日削，而國以小矣。并兼日盛，而國以

大矣。兵甲修而屢勝，則彊矣。士馬恡而屢敗，則弱矣。則弱小之君，修貢割地，納質入覲，以伏從於威力相制之彊鄰，甘於役而不能自免矣。夫以德賢相役者理也，以彊大相役者勢也。理者當然之宰制，而勢者亦自然之氣機。各乘乎時之必然，則豈非皆天哉？既已皆爲天之使然，則順逆之理出矣。有道而能戴聖明以不貳，則侯度守而國以安。無道而姑度勢力以自屈，則侵伐不及而國可不敝。順天者存矣。若有道而敢越分義以不服，則天討必加。無道而徒挾忿戾以爭彊，則吞噬且及。逆天者亡矣。然則生今之世，不倖而爲弱小，倖倖然以無具之身亢彊大而懷雄長之志，及乎挫折危逼，而後講連衡之術，亦不得已之事矣。雖然，有道而順天，役我者非以弼我，而心說誠服於其德賢，則

役之者無心，而受役者亦無愧也。若無道而迫於勢以不敢逆天，德未嘗相尚也，賢未嘗相遠也，而坐受其役，豈能不俛仰天人而抱慙赧也乎？昔者齊景公爲句吳所脅以求婚，不得已而言曰：諸侯之邦交，彊大者出令以召而人自從，弱小者受命於天而人能受之。今我於吳，量力度勢，不能令矣。又違其所請而不受命焉，則孤立無援，自絕於物，而禍將至矣。於是以其女女吳，而心固不可忍也，蓋涕出而女之焉。夫其必女吳者，不敢逆天以苟免於亡也。而涕出以女吳，則其情亦大可傷矣。使其並無此涕也，則吾無望焉耳。而彼固不能自禁夫涕也，此亦古今之同情，而今亦繁有之矣。今之諸侯陵夷以至於弱小，遂不得已而受命於大國，亦莫不有恥心存焉。而有可異者。當其挫辱以受命，則恥之。

當其苟免而偷安，則忘其恥。大國挾勢以自驕，則般樂怠傲，而置民生之利病於不謀。乃小國亦從而師之，政不修也，賢不用也，陷溺其民而冀不可得之富彊也，乃至於受命而始恥焉。彼已成乎相臣服之勢，我已成乎相從聽之常，則是殆猶弟子順承先師之不可違矣。雖恥之，其將何以自免哉？夫不能不受命而又恥之，則萬一僥倖以爲逆天之計，固立取敗亡之道。然豈其恥心之不足用哉？特患其非果能恥之而志之不忘以思改圖也。如其果能恥也，則無以若所爲求若所欲，而思古人之以百里而興王者，有文王在。文王當明夷之時，蒙羞里之難，率汝墳之士女，奉淫酗之暴君，未嘗不養晦以順天也。而以日昃不暇之精勤，施瑩獨蒙恩之德政，此固可師之以弼爲善於國中者也。而苟其師

之乎，則國而大也，雖勢不便而受屈，而土地人民之可用，五季之中，綱目可舉也。國即小也，特土地人民之未給，而事已集而規模成，七季之後，器量已弘也。而民心歸之，鄰國敢不順之？且可以長諸侯而圖王業矣。天下雖無道久矣，而道自我行，則易無道爲有道，而彊大且以賢德而受役。夫然，則但能就恥心之發，盡人事以回天，亦何難之有哉？而柰之何僅以一恥終而不思改轍，又不能忍其一旦之恥而自貽滅亡也。夫所慮於彊大者，徒以其衆耳。如以衆，則大國之衆不足以當殷紂之衆，而文王何以興焉？說在夫子之論《詩》矣。《詩》云，有商之衆，不但其繁有臣民而已，本支之孫子，其數不可以憲計也。乃上帝既改命於我周矣，遂維相臣服於周焉。其所以臣服於周，則以天命無

常，維德是興，而不必一姓之可爲君也。於是大統既集，修文考配天之祀事，而殷士之儀容膚大、進退敏達者，皆奉裸將之彝器以助祭於周京焉。孔子曰，夫不惠之子孫，可謂衆矣。念宗邦以戴故主，豈患無人哉？而文王能以容保無疆之仁，感民心而回天眷，則理得而勢遂，商紂雖欲爲衆而不可得矣，皆相率以歸周矣。以此思之，則凡夫國君而能好仁者，即文王也。天下即有彊大而欲敵之者，亦如商之不可爲衆也，而何患於弱小哉？由詩與孔子之言觀之，則恥者此心，好仁者此心，以其恥深其好，唯有仁而已矣。則今之諸侯能無重念之乎？今之諸侯當其恥心之內動，亦必且自念曰，吾安能久役於彊大？而彼或以暴虐加我，我且執言而致討，兵威之臨，唯吾之志，而不能敵我也。然未

嘗深思夫無敵之理，而但師大國之爲，置仁政於不講。如是，雖有發憤自彊之心，而無順道回天之實，是猶執熱而不以濯，求解免其熱而無解免之道也。《桑柔》之詩有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曰「誰能」，則必無可能之理，而抑別無可能之勢。然則妄思無敵而不仁，功不立而逆天之禍敗且隨之，其不能也，固如是而已矣。故恥心可用也，而不可以忿戾出之也。無敵之大欲可求也，而不可以非道求之也。吾所望於受役之諸侯，豈淺鮮哉？若夫以彊大役人，乘一時無道之天下而侈肆自雄，以甚其不仁，則正興王者之資耳。天豈終於無道也哉？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當作災，菑，側詞切，不耕田也。

災，祖才切，害也。與災同音而義別，天火曰災，今通用災。樂，讀如洛。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也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浪，來岩切。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人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夫，讀如扶。然，當作嘽。

所謂自取之者。

「《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當作釁。釁，庶子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訓義 孟子曰擊當時之人有自取禍患，雖欲諫救之而不能，乃直指其心之不仁以垂戒曰，夫禍患之至，豈徒然哉？使害未至之前而可以理勢告之，則豈患無君子者早爲之警悟乎？乃人之聽言而覺者，此心也。知有得失而即知有吉凶者，亦此心也。不仁者喪失其心矣，而可與言哉？淺言之而不動也，深言之而不解也，婉言之而相忽也，切言之而且相怒也。蓋所與言者，言其危而已矣，而彼則外逼內患而安之爲不足慮也。言其菑而已矣，而彼則水旱洊

臻而乘之以收其利也。言其所以亡而已矣，而彼則流連荒亡而樂之不能舍也。彼既已安之、利之、樂之矣，則與之言而且以爲失其所安、奪其所利、禁其所樂，而可與言哉？使其可與言也，則正人君子何所惜而不直告之？亦且念危亡菑害而自懲焉，國何有於亡、家何有於敗乎？夫人各有心，而喪失其心者，即此心也。說在孺子歌而孔子感之矣。有孺子歌曰：彼滄浪之水，承漢、沔之下流，其濇降而清也，吾得濯纓兮，可以濯纓，則纓於此濯矣。其方漲而濁也，吾將濯足兮，可以濯足，則足於此濯矣。^①孔子聞之而謂門人曰：小子聽之！其言近，其指遠，可以感人心之警悟矣。清可濯纓，斯濯纓矣，不以其且將濯足而靳於費用之也。濁可濯足，斯濯足矣，不念其固可濯纓而難於賤用之也。然

則人之費用之，賤用之，豈人之故爲軒輊如此水何哉？水之清也，自取貴。水之濁也，自取賤也。然則人情之逆順、事幾之成敗、天道之興亡，何一而不如此哉？由孔子之言觀之，則不仁者之敗亡，非有能敗亡之者，且可與言而人不告以敗亡者，皆自取矣。天下事何有不然哉？夫人唯其不仁也，以無禮加人，人乃侮之，自侮也，然後人侮之。有家者唯不仁也，以無道召怨，人乃毀之，自毀也，而後人毀之。有國者唯不仁也，以暴虐起釁，人乃伐之，自伐也，而後人伐之。故《大甲》曰：天降菑於人，而修德者可違之。人自貽敗亡，則雖有善者莫能救焉。豈非此不仁者亡國敗家自取之謂乎？如此其將如之

① 「此」下，原衍「而」字，今據衡陽殘鈔本刪。

何哉？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惡，讀去聲。」

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鼃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由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爲淵鰈魚者，獺也。爲叢鵩爵者，鸛也。」

爲湯、武鰈民者，桀與紂也。鰈，與驅同。獺，他達切。爵，與雀同，古通用。鸛，諸延切。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鸛，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鰈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好，本作敗。

「今之欲王者，猶七季之病求三季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艾，艸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猝辨，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溺，本作休，今通借用。溺，讀奴歷切，義亦可通。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爲，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訓義 孟子思行王道於天下，既求之於道，可信在我之有本而易施，揆之以勢，又實見時之難得而易失。然而顧瞻列國之侯王，無有可與大有爲者，則不知天命人心之終何所底止。不勝其感而言曰，由今而觀，天下將何所定哉？夫定天下之非難也，得失可信之理，固人心自然之機，時會可乘之候，尤今日必然之勢。徒使憂世之君子屬望而竟虛焉，可勝歎哉！夫欲觀所以得，則就所以失者思之而見矣。今天下非無桀、紂也，而特無湯、武，則請徵之桀、紂。桀、紂皆有天下者，而鳴條之師不再舉，牧野之戈皆反北，其失也忽焉，何也？非土宇之已蹙，甲兵之不多也，失其

民也。失民則身爲獨夫，人得而誅之矣。乃民固桀、紂之民，而一旦離散而事新主，何也？非無法以限之、無刑以束之也，失其心也。失其心，則一旦瓦解，無從而聯之矣。然則失者之所以失，即得者之所以得，其道亦昭然易見矣。得天下有道焉。得其道，則四海在運掌之間，得其民耳。近者安，遠者來，雖有疆大，不能率子弟以攻父母，一舉事而天下定，得天下矣。得其民亦有道焉。得其道，則億兆無難齊之數，得其心耳。人之深，感之至，雖在遐荒，亦且徯其來而惟恐其後，一響膺而四方歸，得其民矣。然則欲得民之心者，亦豈有難求之隱乎？亦有道矣。得其道，則事不繁而恩自溥，心不勞而澤自長也。民之有心，欲惡而已矣。得之之道，欲與聚之，惡勿施而已矣。民之所欲，不過此

生養安全之計。聚之者，即在推吾欲以公之而使各得。民之所惡，不過此凍餓離散之苦。勿施者，即在公吾惡而不以相加。然則得心以得民，而得天下，其爲道亦至約矣，存乎人君之仁而已矣。誠使人君而能仁也，而民之歸之，豈猶有待乎？殆猶夫水之就下，無有不就，而就之莫禦也，獸之走壙也，乍得所走，而走其速也。蓋水之性下，而獸之情在壙。仁者民之性，而好仁者民之情。不拂其性，不違其情，孰能禦之而何不速哉？此操生民之情理而可信在我之致之者，有本而易成者也。乃以勢言之，則更有難得而易失焉者。今夫魚本以淵爲歸，而一旦忽集於淵，則有歐之者也，獺歐之也。爵本以叢爲歸，而一旦忽萃於叢，則有歐之者也，鸛歐之也。湯、武之仁，本民心之所歸，而雲霓之望，崩

角之誼，情之迫而勢之速者，則桀與紂暴虐之政歐之也。乃昔之爲桀、紂者一，而今之爲桀、紂者衆。昔之爲桀、紂者尚擁天下之虛名，^①而今之爲桀、紂者則在諸侯之等列。故今天下之君，特無好仁者耳。使有好仁者出焉，念斯民之疾痛，動所性之惻隱，而好與同好，惡與同惡，則仁之所被，民皆出死而生之。凡陷溺其民之諸侯，皆爲我歐民以歸我矣。歐之者衆，歸之者盡六合而一心，則豈有不王者乎？雖在仁者之心初無謀利計功之志，抑有謙讓未遑之情，而羣天下以奉之，不容辭矣。夫以道則如彼，以勢則如此，此君子所爲深念天人之迫，而屬望於今天下之君者，至切矣。乃此亦一獺與鸛也，彼亦一桀與

①「下」，衡陽殘鈔本作「子」，當是。

紂也，但見其敗之也，未見其有所歸也。日復一日焉，歲復一歲焉，水益深、火益熱矣，其將何所止乎？夫仁政雖非旦夕之功，而天意人情之待之也亦久矣。使及今日而有欲王者焉，則從來之積害雖深，而今日之改圖尚未晚也。殆猶夫病者而求三季之艾，雖不易得乎，而病則七季之病，可俟三季以求艾，則方病之季，皆可求之日。於七季之中而蓄之，則不覺而已三季，病可瘳也。苟曰吾安能待三季之久乎，而需滯不畜，則終身不可得矣。今有欲王者出焉，猶在七季之內矣。志於仁，而仁可行矣，民可得矣。苟不志於仁，則終無發奮有爲之日，時而連衡，時而合從，尋兵不已，勝敗無常，喪師之餘，繼以割地，憂辱終身，死亡必至，而況敢望其受天下之歸哉？吾徧觀夫列國之王侯，而不

知所託，則天其將何所底止乎？《桑柔》之詩云，其何能改不善以爲善者乎？則亦相引以同溺而已矣。其今日諸侯殃民挑釁、互相滅亡之謂乎？時之未至，尚有待也。時已過矣，而無其人矣。天將何所屬以寄斯民之命哉？君子有其道而不得其君，亦唯有慨歎而已。過此以往之天下，其將變乎？三代之封建不足以延，而王道將永絕於萬世，謂之何哉！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

則無不可逐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距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人也。此所謂下愚之不逐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居，當作尻。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

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訓義世教衰，民不興行，風俗爲之大壞，而人心因之盡失，率天下而幾無可施教之人，此君子之所爲深致其悲憫者也。故孟子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非此則將何以爲人哉？唯道之明行於天下也，則賢者

必盡乎仁義之實，而愚不肖者亦與聞至教，而遵道以行焉。乃不謂至於今日，而人心之失遂至於斯也。人之材質有二：有偏於剛者焉，其才可用也，而爲菲戾之習俗所染，遂成乎自暴。非但其狂暴之爲可以暴天下也，而先自暴其德性。與之言焉，必逢其侮，不可與有言矣。言且不可，而況望其循理以行乎？有偏於柔者焉，其情亦易感也，而爲偷薄之習俗所染，遂成乎自棄。非但其猥鄙之志見棄於有道也，而實自棄其天良。與有爲焉，終不可成，不可與有爲矣。既不可與有爲，則雖言而說從，奚益乎？夫吾之所與言者，禮義而已矣。而彼之習見習聞，皆利欲也。言縱欲，則不知節而非禮矣。言逐利，則不知恥則非義矣。彼且敢以其說樂道於君子之前，其心之凋喪久也，此自暴也。

吾所使之有爲者，仁以爲居，義以爲由也。而彼之習焉安焉者，固利欲也。謂仁非不可居，而欲不能自勝矣。義非不可由，而利不能自制矣。彼且目以其身陷溺於小人之中，其心之迷失深矣，此自棄也。夫其剛柔之質異，彊弱之情別，而要之與仁義相爲背馳，夫豈以仁義之外別有可爲其深謀者哉？^①夫居者有宅，而宅必求其安，則仁豈非安宅乎？以處心，則坦易而無憂也。以立身，則寧靜而無危也。天生人而即以此爲其生全之理。由者有路，而路必有其正，義豈非正路乎？其所可者，行焉而皆順也。其所否者，不行焉而自宜也。人有生而必遵此爲其嚮往之途。夫安宅在，則唯其居之而已。正路在，則唯其由之而已。居之由之，而乃不負所生之理，以行乎遠邇之間。而自暴自棄者曠之

而弗居，舍之而不由，則又將何以爲人乎？率天下而失其人之理，日陷於凶危而成乎其邪僻，哀哉！吾不忍斯人之遽若斯也。仁義泯絕，而天下將何所止乎？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①長，讀上聲。

親、長，在人爲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訓義 孟子之世，人趨功利之近小，而天下不知有道。於是自命爲賢智者起而矯之，言道則推天地之所以運行、萬物之所以變化。言體道之事則研心於玄妙而不使其

① 「突」，衡陽殘鈔本作「身」。

心之有所置其思，措身於孤高而不使其身之得所安。言既無實，而止爲圖功利者之所非笑。故孟子就夫人此身此心之實而切言之曰，今言道者，至天下平而尚何所求哉？夫平天下者之必有道，君子修道之事以求平夫天下，則亦就此道此事而思之乎？夫道，推行之則無遠弗至矣。而致遠之道，則即日前之道也。觸目而即見之，動念而即知之，即此求之而遠可通也。而柰何人之求之也，求之於遠也。舍有形而求之無形，舍其所感而求之無所感，則近者先困，而何由以致遠乎？修道之事，克盡者亦甚難成矣。而難成之業，則即此人皆可爲之事也。本其情之所安，因其力之可勉，即此求之而正不易也。而柰何人之求之也，求之於難也。矯其情而後謂之知性，異乎人而後謂之達天，則苟焉爲難，

而亦何難之有乎？今夫人而有親，人有長，皆目前所必事之人也。有親而不忍不親之，有長而不敢不敬之，凡人所必有之心也。親之而有其親之道，長之而有其長之道，亦凡人易見之理也。盡其愛以親之，盡其敬以長之，亦凡人可爲之事也。乃使人之有親而人自親之，人之有長而人自長之，則孝弟行而和平作，暴亂消。天下一相敬相愛之天下，而兵刑可以不作，禮樂自此而興，天下之平豈待再計乎？夫人之親其親、長其長，則仁化洽於四海，亦甚遠矣，亦甚難矣。然其道固甚邇也，固甚易也。^①所以能然者，唯君子躬行於上以起教化，則人之固有之良自感而必通，又豈有難焉者乎？彼求之遠、求之難

①「固甚易也」，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者，吾恐其庭闈之有餘憾，而天地萬物終無以相及也。君子於此有遠之而已矣，有去之而已矣，亦咨嗟致憾於人之同有是心而自喪失之，以垂後世之永戒而已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說，弗信於友矣。說親有道，反身不誠，不說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說，弋皆切。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說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爲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訓義孟子述所傳於子思而申明其理曰，天人同於一原，而物我合於一心者，其惟誠乎？實有是物，則實有處是物之事。實有此事，則實有成此事之理。實有此理，則實有明此理、行此理之心。知有所不至

則不誠，行有所不盡則不誠。以私意參之，但致其偏而失其全則不誠，以私欲間之，雖得其迹而非其真則不誠。凡此皆棄其性之所固有，人乃背天，而亦無以感通乎物矣。今夫所居之位無常，而莫不有當盡之實理以感通於天下。乃即居下位者而言之。居下位則勢有所礙，而道不易行矣。然而物之相感也以漸，而道之所自推也有本，則固有一感而無不通者焉。故居下位者亦有民也，^①民亦聽吾之治也，而不得乎君上之委任，則民亦疑其不足從，不可得而治矣，是民與君同此一相孚之心也。而獲於上有道矣，非但結主知而即獲也，不爲其友之所信諒，則上亦疑其不可倚，而不獲於上矣，是君與友同此一相喻之心也。而信於友亦有道矣，非但篤友誼而即信也，事吾親而親志有所拂，則友亦

疑其不可託，而弗信於友矣，是友與親同此一相格之心也。^②夫說親者盡其愛、盡其敬以盡此心之理，爲君民朋友孚洽之原，無以加矣。乃念吾親之所生我者此身也，則吾欲全吾親之所生而無歉者亦此身也，此其爲道在誠身矣。反身自省而有不誠，不說乎親矣。有耳目則實踐其聰明而不爲物蔽，有心思則實致其知行而不與道違，使天理流行於動靜云爲之中，一皆充足而篤至，則不負生我之理，而以之致孝，親自說矣。親說而君、民、朋友同此一心，何不可感之情理哉？乃誠身則抑有道矣。夫一於善、無不善之謂誠，以實心行實理之謂善。顧必知善之所在而辨之極

①

②

「位」，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一一」，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明、昏之極當，然後無不善者以雜之，即無不誠者以間之也。如擇之未精而不明乎善，則得其迹而非真，得其偏而不全，而實理有所虧，不誠乎身矣。是故學問思辨之事起而有功，亦要以誠吾身而已矣。由此觀之，君子之全學歸於一誠之克盡，而天下之心、理皆於一誠而各得，則即是而可知其故矣。人之有是實理於身而不容有絲毫之或昧者，何也？唯天以健順五常、一真無妄之理篤生於人，而成之爲性，此即天之所以爲天，而行其命人之道者也。乃人既受此道以有生，則形開神發，而此理必著之幾，即成乎耳目心思之用。於是

誠之不至耳。若其由勉然之擇執，而知之無不明，守之無不固，行之無不盡，則人皆受此理於天而心不容昧，由親、民、君、友而徧乎天下，不感動以生其相孚相信之心而因以變化者，未之有也。如其擇之不公，精，執之不一，私意參之，私欲蔽之，則雖託仁義之迹以求人情之膺，而不以實心感者不足以觸發乎天下之心，不以實理施者不可以類通乎天下之理，未有能動者也。至哉誠乎！人以此合天，而我以此化物。則學者力致其學問思辨之功，而勉篤其行也，豈有可自怠者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當作避，省謁。居，當作居。大，讀如泰。

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爲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大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大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二老，伯夷、大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警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季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七季，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季在其中矣。

訓義 孟子曰，人君養賢以致民，而養賢之道又在愛民。蓋民以賢者之歸爲歸，而賢者以民之心爲心。君子不但在愛敬之文，而小民自有觀感之志。古之聖人，其愛民也，行乎其心之所不容不愛，而非以苟說乎賢者。其養賢也，行乎其心之所不容已於敬，而非以號召乎小民。然而仁之所孚，爲天下之所必順，則有相因而致者焉。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已。伯夷以至清之德，懷黃、農、虞、夏之志，因紂之無道也，避而不仕。北海之濱近孤竹之故國，往而居之，將終老焉，無意於南也。及聞文王誕受乎天命，乃興起而言曰，盍歸乎來！集於周乎！吾聞西伯行仁，既自盡惇憲之禮，而又導其民以盡孝敬之實，^①是

① 「又」，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可慰吾待清之志也。而遂歸焉。大公以敬義之德，具耆定清明之猷，因紂之無道也，避而不仕。東海之濱近四嶽之遺封，往而居之，將終老焉，無意於西也。及聞文王之道盛於岐陽，乃興起而言曰，盍歸乎來！赴於周乎！吾聞西伯行仁，既自修其乞言之節，而又使其民得盡帛肉之奉，是可行吾又安之教者也。而遂歸焉。於斯時也，天下皆奔赴文王，唯恐不及，而江漢之士女、六州之君長，無不歸焉。所以然者何也？伯夷、大公之一老者，或季高而潔清之志益堅，或齒長而天人之略益裕，天下之大老也。其不屑於非君之事，與待於名世之期，不輕有所歸，久矣。而不待幣聘之加，輕數千里而歸之矣。天下所尊者季也，所貴者德也，合乎人心之彝好，即如至性之相親，則一老蓋天下之父

矣。天下之父歸之矣。夫父之所歸，子必歸焉，情不容已而志無不順。天下之人皆如子之就父，而又焉往乎？故文王受天下之歸，而王業定矣。今天下亦患無西伯耳，豈患無二老哉？文王之政具在故府，亦易行也。若諸侯有能以文王之心爲心，而法文王之政爲政，制井田之產，導孝弟之教，修上庠、下庠之典，啟師事、友事之誠，行仁以致賢，尊賢以致民，則賢者之道行，庶民之情得，七季之內，可統一天下而施其德政矣。文王承有商世德之餘，而共主猶存，故王業之成須之再世。而今日當斯民憔悴之久，而列國無統，則大功之集期以七季。柰之何變法以殉功利，而徒招致游談之士，爲天下所深惡而切恨者，以解散民心？則東海、北海之濱亦遠之唯恐不速矣。非賢者之翫棄之，彼有以致

之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彊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率，當作衡。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爲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

任土地者次之。」辟，當作闢，傳寫省誤。草，當作艸。

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闢，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訓義當戰國時，列國以富彊相尚，於是詐力之士各以其術干諸侯，如白起、孫臏、暴鳶、甘茂之流則以用兵顯，蘇秦、張儀、犀首、陳軫之類則以合從連衡顯，商鞅、李悝之徒則以墾田加賦顯。蓋富彊相資，耕戰相仍，而天下之民不死於干戈則死於賦役。孟子曰，若此者，不可以天理責，不可以人情感。使君子而得行其志，以佐興王定天下，則唯有正王法以處之，以快民心之怨，以變傾危之習而已。夫君子而欲敕法明刑，殺一人以生天下之人，則裁判賞之正於孔子而已矣。古者刑人於市，與衆

棄之，君子因衆之所必棄而棄之，故有所懲而民心說。昔者冉求爲季氏宰，功罪所及者，季之采邑而已。「無能改於其德」，季氏有凶德，但不能改之，未嘗導之以惡也。「而賦粟倍他日」，亦杜侵漁、善會計，未嘗破成法以過取也。而孔子曰：「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一若罪無可隱，而人人得誅焉者。由孔子所以正言求罪而觀之，則君不行仁政，不能匡正以全匹夫匹婦之生命，而唯富是圖，則君心益侈，民命益危，雖未嘗有賊民之事，而皆見棄於孔子。夫於孔子而棄之，則在弟子而斥絕之者，在國法而必加之重罰矣。蓋一人之功罪可寬，而百姓之生死至重也。未嘗奪之於民而但積之於上，民非即死而但失其所以生，其罪且然，況於爲之彊力以戰者乎？其戰也，爲爭地也，爭地則得其

賦，爭城也，爭城則得其地。乃爭地而戰，地得而兵潰，則殺人盈野矣。爭城以戰，城破而民屠，殺人盈城矣。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無情者可使之有殺機焉，則盈天下而無非殺人之具矣。人尚有存焉者乎？殺人者死，一與一相當之謂也。一人彊戰而城野皆虛，死其足以償其責乎？乃罰極於死而止矣，亦可謂之上刑矣。善戰者戰愈善而殺愈多，^①服此刑也，尚未可末減乎？^②次此者則連諸侯者也。連其所與，則必攻其所不與，而殺亦自此興矣，亦上刑之次也。次此者則闢艸萊、任土地者矣。先王取民之制，田萊相半，所以息地力、寬科斂也，而闢之，使萊皆視田以起

①

「而」，衡陽殘鈔本作「則」，當是。

②

「未」，啖柘山房本作「謂」，似是，衡陽殘鈔本無此字。

賦。先王一夫而定百畝之賦，視其人，不視其土，所以勸農務，節征徭也，而任之使有田則有役，而不視其丁夫之額。此則搜括無餘而民無所隱，一皆歸之於上，民亦不能有生矣，亦上刑之次也。推聖人大公至正之心，行一王撥亂反治之法，惡容道哉？舜之誅四凶，周公之戮飛廉，此殆尤其甚者也。有王者起，君子得奉聖人之天討以治之，庶幾亂可弭而民尚有生乎？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則亦嚴著其說，以庶幾孔子《春秋》之志云。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眊，莫浮切。胷，本作匈，或从肉作胷，今寫兩譌。瞭，讀如了。眊，亡報切，本訓目少精也。

良，善也。眸子，目童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

其神在目，故胷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所鳩切，今作度，譌。

度，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爲，眸子則有不容僞者。

訓義 孟子以當時游談之士爲無實之談，以欺君子，而震之以其所不及防，則庶乎其沮喪而言不得逞。乃爲之論曰，觀人者莫從考其居心制行之實，而聽言尚矣。言非不可以知人也，而自今觀之，則言未盡足以知人也。而吾更有法焉。今夫是非之心不容自昧，此人之良也。故有是心則有是言，其良不可昧矣。而詐僞繁興，則人心之良，其存焉者寡矣。其凋琢之餘尚有存焉者，則唯眸子。夫人心喪而此不可

欺，豈非其莫良者乎？吾嘗見胷中正者矣，是非審而羞惡存，則相見之際，其眸子瞭焉，議論從心，而瞻視專精也。嘗見胷中不正者矣，褻私於內而假託於外，則膺對之時，眸子眊焉，心與口兩相違，則目違心而四散也。故吾與人相接之時，聽其言也，言之易見其邪者無難知矣。其言之疑於正者，於方言之時，觀其眸子爲瞭乎，爲眊乎，彼不自知而我已早知之。其神明內守而清明也，吾知其正。其游目無主而昏瞶也，吾知其邪。則雖有藏姦而飾善者，其能隱乎？此君子遇邪世而審貞邪之一道也。嗚呼！此孟子之大權也。使不肖者聞之，方假爲仁義之言於君子之前，而又自顧其眸子，^①則張皇失措而言亦不能出諸口矣。若其果爲正人也，何疑何懼，而豈以眸子之明暗爲嫌哉？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惡，讀平聲。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己。聲音笑貌，僞爲於外也。

訓義 孟子曰，人君之所以得士與民之心者，恭也、儉也。恭則有禮於下，而士歸之。儉則不以人從欲，而民附之。乃當世之主欲招致士民使歸附者，亦假託焉。雖然，豈可襲取哉？夫恭者，惟其居心不驕而自見不足，以集思而廣益也，則非獨其禮際之謙卑而已。有位不敢挾，有才不敢逞，終始不失禮於人，何一爲可侮之人乎？儉者，唯其心之不移而分利於人，以愛物力而溥德施也，則非獨其服用之節嗇

①「顧」，衡陽殘鈔本作「慮」。

而已。取之也有制，用之也不窮，盈餘以分授於人，何有於奪人之事乎？若夫自是而輕物。謂君子爲迂闊而侮之，各利以厚藏，謂經賦爲不足而奪之，此其驕不受益，侈不知節，強人以從己，而役人以利己，恣肆已甚，而惡得爲恭儉乎？乃彼猶沾沾然自以爲恭儉者，唯其色恭也，唯其言儉也，以隆禮甘言爲折服賢人之術，以菲薄自奉爲取盈府庫之資，而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者哉？則其士心不附而民去之，不亦宜乎！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讀平聲。嫂，俗寫作嫂，譌。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援，與也。

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殉人，徒爲失己。

訓義 孟子在齊，所志者大，故所持者正。而游士忌之，則淳于髡以巧辯爲之首。夫彼惡知君子濟天下之道哉？一言之効，一計之得，遂以爲有功於人國。乃不知天

下之所以亂者，唯道之不明，而不在一時補救之無術。以術補救，而人主之心一侈於小功小名，而天下愈不可復治，則正唯游士以救之者賊之也。淳于髡思以折孟子，而故爲迂遠之喻，以使孟子不能違己，而曰：君子所執者禮也，而禮有至嚴而不可紊者，莫大於男女之際。男女授受不親，以別嫌而明微，禮與？髡知孟子之不能不據以爲禮之必然，而孟子亦無能易之，而曰：禮也。髡以孟子不容有轉計矣，而設言曰：嫂叔不通問，男女之至妨也。而嫂溺不可不援，援之則必以手，此事與禮不相兩全之勢。援之乎？抑必據禮而無援乎？髡如孟子之不能復據以爲禮之必謹，而孟子亦不能奪之，且囑言其所以必援之故與無妨以手之理曰：嫂溺不援，則無有人之心而爲豺狼也。雖然，亦何病

於禮哉？夫禮定於道之貞一，而權因於事之輕重。故君子審經以定理，而因禮以達權。故男女授受不親，禮也。禮定而理得，可以達情。嫂溺，援之以手，權也。權審而初不失禮。蓋先王制禮，盡權度之宜於得爲之際。而方溺之時，非行禮之日，故權伸而不損於禮，又何疑乎？於是而髡之邪說倡矣，曰：夫子亦知權乎，則今天下豈非用權之日乎？國勢之不安，民生之不息，無異於溺也。而夫子守不召之節以不獲乎上，誅五霸之功以無利於民，是何異視嫂之溺而執授受不親之禮乎？則何明於小而暗於大也。孟子以正辭以詰之曰：夫欲知所以援天下，則必知天下之所以溺。天下之溺，^①非士亢而激成之，乃

①

「天下之溺」，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士賤而陷之也。非功利不足而浸以弱，乃功利相誇而害之也。則唯其無道而已矣。以無道而溺，則援之必以其道。上節伸則道重，功利詘則道行，故吾之所以不屈於禮、不貶其德者，所以援天下也。若夫嫂

溺，則初非無禮之故而溺，則援重而禮輕，故援之以手，可屈禮以從權。今子欲吾降志辱身而以援天下，則是視王道衰息、生民顛隤、失道之深重，爲一時偶爾之溺，而可以權濟之。天下果如是，其易援乎？可一舉手而已出諸溝中乎？故子之所以援之，皆所以溺之也，而何爲其喋喋也？嗚呼！道不易知，不易行，而天下之胥溺已久，乃使如髡者得從沈沒之中侮君子以所不能，則孟子其能久安於齊乎？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責，本作責。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訓義古之君子於人倫之際，循其理，盡其情，而猶必酌之以勢。勢有常變，有順逆。取夫中人以下所必至之勢而慮之，乃以制爲經久行遠之法，而後天下之情以合，天下之理以得焉。五倫皆有其因勢之妙用，而以曲全父子者爲尤至，於是而有不教子之法。公孫丑疑焉，而問曰，君子教思無窮，則天下無不可教之人，而父子有親，則尤望其子以成人之道。乃設科無所距，而獨立不教子之法，則何也？孟子曰，此非理之不可教也，非情之不欲教也，亦審其勢而已矣。教者期於行也，則所以行其教者不得不嚴。而勢不可嚴，則教不可行。行於一人，而不可行於天下，君子不行也。行於賢智，而不可行於愚不肖，君子不行也。酌其勢於不肖之子，而並渾其勢於賢不肖之迹，則天下且不知其勢之必然，而

以爲情理之當然，而後天下之父子定矣。夫所謂勢者，因子之有不肖，亦勢之所必有者也。夫教者之道必以正矣，正以防邪，而私欲不行，不肖者之所不能行矣。以正不行，在他人則可率規矩以裁抑之，而在子則望之之心切，而怒不可止。夫始於教，繼於怒，則厭惡其子之心生，而傷其慈子之道矣。且不但已也，不肖者之心無所不至，遂將曰，夫子教我以正，必夫子之能正也，而夫子有未出於正者矣。蓋規避之情，不難文致其父之過，此又勢之所必至者，不似他人之雖不受教，而不至於反譏也。如是，則子又傷其爲子之道矣。父傷乎慈，子傷乎孝，是父子相夷而成乎大惡矣。夫教，欲其善也，而反陷於惡，則何如其弗教之爲得哉？故古之君子既知勢之不可行，而抑爲情理之不可止，乃立爲

設科之法，使其子就教於他人，而已乃教人之子，所以順其勢而免其逆，乃以盡乎情理而貞其常。如其不可教也，則亦安之於命而已矣。豈在他人不可教者，而已獨能必行乎？是道也，君子以之下教其子，^①即以之上事其親。父有過，幾諫可也，不然則怨慕而已矣。子有過，戒諭可也，不然則涵養之而已矣。不以善相責也。蓋以善者不待於責，不善而責之，則相怨而情離。夫至於父子相離，而天性絕，菑害至，不祥莫大焉。夫責善亦情理之宜然，而究至於不祥。古之君子通乎勢以全情理之道，可以經久行遠，即有賢子，亦不患乎無師，而子又何疑哉？則甚矣情之未可任，理之未可執，而勢之不容不審，乃以立人倫之大經矣乎！^②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

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本作餽，即从省亦宜作餽，寫作孰，非。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逋於君，順可逋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

① 「下」，原誤作「不」，今據衡陽殘鈔本改。

② 「矣」，衡陽殘鈔本作「也」。

曾子，則可謂養志也。與，當作与。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与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与人也。曾元不請所与，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与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

訓義 孟子曰，人有身，而生此身者親也。

親生我，而所生者身也。斯豈非盡人之所必念者乎？而正未易言也。盡古今而能無媿焉者，有幾人哉！夫欲上不負吾親，下不負吾身，唯此身之可盡者無不盡焉，而後可免於俛仰之交慙也。今亦知事吾親、守吾身之爲何如事哉？以事言之，孰爲終身承之而不能承、竭力致之而不能致者乎？則其大焉者乎，唯事親也。徹乎無形無聲而視聽必極也，訖乎橫天塞地而心力必至也，事有未盡則宇宙之廣無以自容，而豈不大乎？以守言之，孰爲歷乎萬變而不能離、備乎衆理而非有外者乎？則其大焉者乎，唯守身也。一言一行之所積皆得失之府也，爲常爲變之所持皆人禽之界也，守有未固則功名雖盛不能相掩，而豈不大乎？夫人苟念其爲大，則顧此

身而念其所自生，親生己而念其所以生，^①以心體之，以敬承之，唯恐不能勝此大任者，豈容有一念之私、一息之怠，以自喪其爲人之生理哉？乃二者有相因之理焉。親之生我，唯此身矣。守之而無爲習俗所逐、利欲所動，則耳目得有其聰明，心思得有其智慮，出處得有其持循，而身不失。身不失，則心無妄動而生理常存，以之事親，必不至爲外物之所遷而分其愛敬。此古之仁人而即爲孝子，吾聞之矣。若因物而靡，隨俗而流，雖有身而不能自主，^②則唯見外重而內輕，文雖具而質不存，而但修事親之文，其能勿負此心以當親心者，未之聞也。蓋事雖殊而此心不異，則此理相通，其必然者矣。抑二者有可推之道焉。人出而有所酬酢，則有君而事君，有長而事長，皆有效忠爵信之道。而唯能事

親者，則大順生於心，^③而愛敬皆循其理，凡所事之道皆由此而生，事親爲之本矣。人出而有所任受，則有家而守家，有國而守國，皆有去危即安之道。而唯能守身，則至敬存於心，^④而好惡一貞其度，凡所守之道皆由此而成，守身爲之本矣。知其有相因之理，則有此身而吾親即式臨之，戰戰栗栗，唯恐負疚於衾影以忝所生者，必不敢須臾之或忘，而可勿負此大任。知其有可推之道，則唯守吾身以事吾親，專心致志，不欲外侈於功名以分其念者，自有以敷施於不匱，^⑤而咸成乎大德。則爲人

① 「所以生」，衡陽殘鈔本作「所以成」。

② 「主」，原誤作「生」，今據衡陽殘鈔本改。

③ 「於」，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④ 「敬」，衡陽殘鈔本作「正」。一

⑤ 「施」，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子者敢易言守身乎？敢易言事親乎？終身止此一事，而何以自免於愆也？我思古人，求其可焉者而亦難矣。以事親言之，事親非但養也，而養亦不易矣。苟非能守身者，即以之養，而所養亦未見其可，其唯曾子乎！昔者曾子以大勇浩然之氣，千萬人不可奪其志，以臨淵履冰之心，生與死不以易其恒，斯豈非能守其身者乎？乃其不辱不殆，秉一心以敬此身者，即以此心致其必誠必敬，而體吾親之心。其視天下之事，無足以迻吾慎持此身之志，即以此心視天下之物，無可以塞吾孝養吾親之責。故同乎世俗者此養也，而異乎世俗者此養之之心也。其養哲也，必有酒肉，亦人子之能同者也。迨其將徹而有異焉者矣。必請所與焉，則不待親之言及而念已至矣。問有餘，必曰有，則不虞養

之難繼，而唯其所賜矣。及乎曾皙死，而曾元養曾子矣，其必有酒肉者，同乎曾子也。迨其將徹，而異乎曾子矣，不請所與，且唯恐親之有言也。問有餘，曰亡矣，則雖欲有所賜，而不給矣。曾元之爲之者，^①蓋將以復進也，此亦夫人之同情，而自謂養之可繼者也。乃由今思之，此所謂養口體者而已矣。以口體畢吾之養事，則亦易修之節，而唯其心之未盡，則不能曲體乎親心。若曾子則不敢以口體爲養道易竟之局，而無念不存於親之志，則親之志亦無念而不在于曾子之心，則可謂養志也矣。觀於曾子，而養親之道可見矣。觀於曾子之養親，而事親之道亦可見矣。若曾子之養志者，唯一用其心於親，而不以外

①

一焉之一，衡陽殘鈔本作「焉此」。

物爲輕重，故親之志無不知而無不順。則舉凡承顏致敬將順彌縫，皆於己無不竭，而於親無不體。使爲人子者而能如此焉，則庶幾乎可以事親矣。事親之道無窮，而心亦無窮，在曾子亦唯恐其不及，而事親者亦且以此爲能事之法則焉，可耳。蓋曾子之學，求之心而不求之事，反之己而不待於物，故能知事親守身之爲大，而天下無以加此。故曰：事親爲大，守身爲大。而爲人子者之有其身，敢易言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適，當作謫，陟革切。一曰，宜作摘，傳寫之譌，學者詳之。

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閒」字上亦

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智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訓義 孟子曰，大人之功能不見於天下，而

天下無善治，雖百尹具列，賢才閒進，終無益也。夫大人之所以事君者，其立本以正物，器量之弘遠，豈易測哉？夫用人行政，人以爲關係國家之最大者矣，而非然也。用人而人不肖，因從而摘發其失以去之。乃一不肖者退，而一不肖者又進，則一人之用舍無關於好惡之大公，不足與適也。行政而政不善，因指其閒隙之非而革之。乃一不善之政除，而一不善之政又興，則一事之得失無當於從違之至正，不足閒也。乃人臣之以適人閒政爲效忠於君之極至者，多矣。唯大人則不然。知其不足適也，而有所不適。知其不足閒也，而有所不閒。彼其自爲學術者，一原夫正心誠意之功。而其深達夫治理者，乃辯之於義利公私之本。知人君之用非其人，行非其政，唯君心之好惡不清而從違不審

也。而大人灼見其所以失，即有其匡正之道焉。規之於一嚔一笑之間，納之於法言法服之內，去其流俗功利之見聞，奪其聲色迷惑之根本，皆授之以防閑之則，而潛消其邪僻之萌。其用功深矣，其規模弘矣，則非心去而仁義之心油然而生矣。君誠仁也，則所好者必仁，而所用者皆忠厚慈和之士。所從者必仁，而所行者皆寬大休養之爲。君誠義也，則所好者必義，而所用者皆端方廉潔之士。所從者必義，而所行者皆審物盡變之爲。夫仁義者，君道之正。仁義立，而君德無不正矣。則邪佞之人不待誅殛而自遠，偏黨之政不待改革而自除，而尚區區於用人行政之間，以直言敢諫爲功名也哉？則大人論道於清宮，而君德早成於宥密。起視其國，所用無非正士，所行無非正理。是非定而人心定，

人心定而國勢亦定。大人之功能於此而乃著焉，豈與區區辨賢姦、論可否者同競於一堂哉？斯則大人之局量規模所不易測者，而天下亦何能易見此大人，世主亦何能易知此大人也？則欲望世之盛治，難矣。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

訓義 孟子曰，衆論之是非，人心之公好公惡所自見也。故觀人者每采之以爲公論之歸，而自考者每因之以爲得失之據，而孰知其有大不然者。自毀譽興，而是非之亂久矣。乃譽者稱人之善而過其實。然

雖過其實，猶有善之可稱。乃有人於此，無故而一人譽之，遂相傳而共譽之。其人本無此事，不虞而加之以其事。其人本無此心，不虞而謂其有此心。則其人初無得譽之望，而忽爾加之，遂若美之無容議者。譽至此而尚可信之以獎虛名乎？毀者摘人之惡而失其真。然雖失其真，固有惡之可摘。乃有人於此，忽然而共相毀之，遂增益而力毀之。其人行求無所失，而偏謗之以時勢之難全。其人心求無所疚，而偏誣之以形迹之非真。蓋其人必無可全之理，而極意詆之，遂若惡之不可改者。毀至此而尚可信之以誣貞士乎？兩人相衡，而毀乎此以譽乎彼。一人獨立，而此所譽必彼所毀。使觀人者信之，則必爲匪人所欺，而失孤修之士。自考者疑焉，則改獨立之操，而修阿世之術。風俗如狂，

而人心日喪，有識可弗辨哉！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爲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爲而言之與？

訓義 孟子曰，君子之於言，審於理，度於心，而慎重以發之，豈爲人之喜怒哉？而在中材以下，不知言爲吾修身制行之本，則或遇當世之賢人君子正是非以斥之，王公大人辨利害以罪之，則猶有所恐而不敢輕。乃吾見有易其言者焉，於理非所見而於心亦不自信，於事無所益而於禍有所不恤。唯其一時意之所發，遂率意而言之。遠也，而言之若近。難也，而言之若易。害也，而言之若利。夫斯人也，亦何以遂

至此極乎？蓋未嘗有按其心之無實而究其弊之所至者以窮詰之，而使伏其罪耳。使有能責之者，則其人本無識之人，非有心於爲惡，尚可裁成之以使慎，而當世亦不受妄言之禍也乎？蓋孟子之時，游說興而人務以能言爲利，故先王可毀，天地可誣，談國事則成敗唯其所指，論性命則善惡唯其所云。王者不作，而君子無權，孟子之致歎，豈獨爲一妄人而發哉？^①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好，當作敗。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磨之可也。若好爲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訓義 孟子之時，異端雜出，誣性以不善，誣道以不常，知有世則不知有己，知有身則

①

「發」下，原衍「之」字，今據衡陽殘鈔本刪。

不知有世。其尤無據者，謂臧可三耳，雞可三足，一尺之極終身用之不盡，亦且堅持其論，以自喪其彝倫而爲害於天下。孟子乃直指其立心之始所由以陷於邪者而言之曰，夫人之敢於爲妄，而率天下以禍仁義者，豈其果有叛道之心，而不知天理民彝之不可誣哉？吾知其患之所在矣。自世主無養賢造士之典，而士之有才智者不得以自見，於是有爲師之一途，可以自表見而推重於天下。於是師之名美而師之利長，彼士之不遇於時者遂以此爲安身利用之術而好之。迨其好之矣，則以學、以問、以思、以辯，無非欲成其一家之說以新天下之耳目。於是勞心焦思，窮幽極僻，屈天地萬物之本然，以伸其洸洋雄偉之辯，則無父無君、賊仁賊義之言無所不至，雖自知其不可^①，而以爲非此莫遂吾好

也。尚可救正之而使從君子之教乎？使王道行而庠序之教謹，則無所可好，而此能言之士未嘗不可收之爲造就之資也，而豈果有不可正之人心哉？吁！爲師者衆，而勢重必返。秦之博士沒命於一坑，而六經爲燬。小名小利鼓動風俗，其害豈可勝道乎？君子之所以不隨世爲好惡，有深意也夫！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驩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

①「其」，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姑，當作局。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子之罪人也。」

訓義 君子慎於所交，則絕小人也不得不嚴。雖或知其爲小人，而偶與之爲暫合，亦自以爲無傷也，而不知志意之已逐矣。小人之所知者，飲食而已矣，居處而已矣。以此二者之便安動君子，而君子以爲無所大損，遂不覺而生便安之心，則於嚮道慕賢之誠有分之者矣。樂正子之於子敖是

也。樂正子，善人也。子敖，佞人也。乃樂正子欲之齊以見孟子，子敖因招而與之偕行。樂正子以爲此偶然之事，亦何不可之有，而遂從之，不覺至齊之後，信宿而見孟子。本以見孟子而來，則見者其誠也。而孟子責之曰：「子亦來見我乎？」若不知其來齊之初志，而視爲分道而趨之人矣。樂正子對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則自忘其所從之非，以成乎求見之過也。而孟子曰：「子來幾日矣？」姑未責之於從來之非，而詰其既來之已夙也。樂正子對曰：「昔者。」亦忘其求見之不速，而昧其不能速見之由也。孟子乃直責之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則明正其不能速見之非，而深咎其

① 一何下，原衍「所」字，今據衡陽殘鈔本刪。

所從之非道也。樂正子曰：「舍館未定。」汲汲以求舍館者，其習於子敖便安之意乎？孟子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切責之以衷安之私爲失禮之本，而所以成乎懷安之私者，尚冀其自悟也。樂正子乃引咎而謝曰，若然，則克信有罪矣。則亦以緩於見師爲罪，而若知急於求安之非。乃所以成乎其罪者，孟子未言，而樂正子亦終末之悟也。蓋圖安之情，中材之恒也，而唯日親正人、近正訓，則自抑而不求其遂。彼小人之自爲計與所以誘君子者在此，則道塗之間、方至之頃，相與商確者，唯此之爲汲汲。故雖以樂正子之賢，不覺爲其所惑。使樂正子而能悟，則因求舍館緩見先生之罪，以自反其致惑之由矣。而尚未能也，故孟子不得已而更有言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鋪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鋪啜也。」鋪，博孤切。啜，昌說切。

徒，但也。鋪，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訓義君子之慎，慎於其微。以善小而不自謂無傷，念之能勿媿乎？孟子之責樂正子曰，子之來也，蓋從於子敖矣。子敖之非可從，子豈不知？則子豈以子敖爲可與友而從之乎？抑豈有所深望於子敖而從之乎？此吾之可爲子諒者也。不過曰道塗之間、旅食之便而已。子敖以是動子，而子亦自謂可無大咎焉耳。雖然，此豈小節也哉？子所學者，古之道也，以禮制欲，以義擇交，正其身而無一言一行之過者也。乃子敖以子爲學道之士，而倚重

於子。子遂以饋啜之故，而屈從子敖。則是學古之道以便饋啜矣，而我豈意子之若是乎？由此念之，子雖欲不自媿而不得矣。故孟子之守其身以愛道，無微之不苟。而爲通融之說者，君子之所恥。可不戒哉！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

「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

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訓義孟子曰，孝子之事親，事之以心而已矣。勢有所不兩全，則酌之於心。其必守乎人子之常而不敢渝者，何也？唯心之不敢與不忍也。則度乎事親之變而不敢執者，何也？亦唯心之不敢與不忍也。知此，可以論大孝者之行權矣。夫君子之所謂不孝者有三：阿意曲從而不得諫，家貧親老而不祿仕，與不娶無後而爲三。然親有過，改不改者聽乎親。親無養，仕不仕者因乎時。未至絕所生之理，忘生我之恩，使親沒而竟同泯滅之爲大傷乎孝子之心也。此其閒權度天理之自然，省督吾心之必動，唯大孝者知之深而念之切矣。故娶妻必告父母，禮之常也，而舜不然。娶

二女於滌汭，瞽瞍不與聞焉。乃舜所以不

告者，念無後之罪爲至大，而恐告則不得娶也。此其心，唯君子有以體之矣。念人之娶而必告，唯此心之不敢不告，不忍不告，非但以其文而已矣。乃舜不告之心，則念父母之生我爲至重，將以衍生理於無窮，而我不敢失墜。念我之事父母爲有盡，必將延思成於後世，而我不忍中絕。則與必告者之心，同此欽翼之情、依慕之誠也，猶之乎其告也，而禮文有所不恤矣。然則人子之事親，唯權之於心。果其真愛之不忍，真敬之不敢，則以幾諫者此心，以祿仕者亦此心，即有所不諫、有所不仕者亦此心。如其未也，則即循事親之常理而行之，而此心先已不容自昧矣。爲人子者念之哉！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

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讀如洛。惡，讀平聲。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艸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

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訓義 孟子指所性之德於人心，以示天下之切求也。曰，夫人性中之德曰仁曰義，而能明此仁義之理者曰智，仁義之自有其品節者曰禮，仁義之心發不容已，因而傳之於音容以鳴其和者曰樂。此五德者，學者以之爲學，聖人以之爲教，修之一身而不容以斯須去，行之天下而無乎不宜。雖然，豈強人以所本無，而虛設此名義，虛立此事爲，以強天下而使然哉？夫亦反求之心，而誠有其實者，則請指其實，以見人心同然之理，皆吾生所固有之真，可無待外求而得乎？今夫人生，而此身所自生者親也，此身之所同生者兄也。生與俱生，而不容昧。故孩提則知愛其親，及長

則知敬其兄，莫之喻而自喻，莫之爲而自爲，而即可於此見仁義矣。夫道，有發於外者，有生於中者，則必以生於中者爲實有之幾矣。有感而後通者，有無感而自存者，則必以無感而自存者爲實有之真矣。然則仁之誠有於心者，即此有親而必事、事親而必盡，愛以事之心是也。義之誠有於心者，即此有兄而必從、從兄而必盡，敬以從之心是也。則由事親而見仁之實焉，由從兄而見義之實焉。不特不因功名而起，抑且不待學問而能。以此推之，凡可愛而必愛，當敬而必敬，皆此心也，皆心之實而非外貸之虛也。夫既事親而從兄矣，而不有於斯二者，喻其合愛合敬之宜，識其必愛必敬之心，而始終不昧者乎？則於此而知智之實在是已。使非實有其知也，則何以不迷於始，不悖於終，其

心如斯之炯炯也？既事親而從兄矣，而不有於斯二者大過而有所不安，則必節之，不及而有所不忍，則必文之者乎？則於此而知禮之實在於此也。^①使非實有其禮也，則何以有所損而不疑其薄、有所益而不憂其侈，其心如斯之秩秩也？乃由是而知樂之實，亦即此二者，而見則於斯二者安焉適焉、欣焉暘焉之心是也。夫樂著於形容而發揮於外，何以即此二者爲實乎？^②乃即此樂於事親、從兄之心而思之，有是心也而樂，則因其樂也而益生，故愛敬之心益以興起，其必生也有如此。心既興起於愛敬矣，則生於心者不已於生，而相因以生於不窮者又惡可已，其行乎自然而順者又如此。既行乎自然而不已，則氣從心而不知其何以發，形從氣而不知其何以動，則不知手自舞焉而有節，足自蹈

焉而有章，皆以寫吾心之真樂於不言而喻之中。是故先王因之而制樂，其舞也有容，其蹈也有位，疾徐曲折皆與律呂而相因，^③一此樂於事親、樂於從兄發生不已之妙，誠有於心者也。由此觀之，則學者之所學，聖人之所教，以之治一身而聖德全，以之治天下而王道浹，皆孩提稍長固有之實心以爲實體。而因是以達乎實用，則仁以宥萬物，義以制萬事，智以周知乎萬物，禮以秩序乎萬物，而樂以和人神、逴風俗，皆吾心固有之實，而即吾性俱生之理。人唯昧其孝弟之真，故不足以見五德之藏，而或有疑其外鑠者矣。故君子敦孝弟以

①

②

③

「在此」，衡陽殘鈔本作「在是」。

「此」，衡陽殘鈔本作「指」。

「因」，衡陽殘鈔本作「應」。

爲本，則實見此心，實見此理，而德無不通矣，何至疑性之非有至善而倡爲戕賊之邪說哉？

孟子曰：「天下大說而將歸己。視天下說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草，當作艸。然，當作嚙。說，弋雪切。

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艸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說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說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

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訓義 孟子曰，至哉孝乎！吾有親而乃有

生，吾有親而即有生。^①有親而必事，事親而必有事之道，道在而必盡之，皆此心之不容已者也。乃心盡而道盡，則人子之心所至即父母之心所通，一人父子之心所至即天下父子之心所通。人之受於天也無二心，則心之膺乎心也無二理。然自非大孝之聖人，亦惡能盡其心以上合乎親心、旁通乎天下之心哉？則舜是已。夫天下大矣，天下之人情固聖人所欲協合以咸順者也。乃天下大說，則德孚於衆而人情咸順，且將歸己而奉之爲君，則人情既順而天命不違。此固德之所由著，功之所由成，而聖人之大寶所由集者也。乃視之也如艸芥然。則考之古今，有此天人交與之時勢者唯舜也。而其心若有所重憂而不釋，而忘天人之助佑者，亦唯舜也。豈其輕人心之逆順，褻天命之去留，以自有

其高哉？舜於斯時也，親尚未得，親尚未順也，乃舜之所爲不解其憂者在此也。其心曰，人之所以爲人者，親生我而有此身也，乃無以得乎親之歡心，則身何所自生，而生理且絕，不可以爲人矣。子之所以事親者，非但我之不敢逆親，抑親之所爲，我可以順承而無拂也，苟己與親所志所行有異而不順也，則更何以事親，而父子交責，不可以爲子矣。今我且未得而未順，則在家庭而不可以爲子，在天地之間而不可以爲人，而何暇計及天下哉？則非輕天下，而自視之如艸芥矣。唯舜之有是心也，則愛極於無可加，敬極於無可尚，潛移默化於志氣之間，而道盡矣。乃道之已盡，而瞽瞍之心格矣。昔之乖戾而不和者，今則

① 「吾有親而即有生」，衡陽殘鈔本作「吾有生而即有親」。

至於欣豫，而以舜之心爲心矣。夫天下之不易格者，瞽瞍也，而底豫也。斯時也，天下之人皆不知感通之何自，而父化爲慈，子化爲孝，皆且以舜之心爲心矣。夫天下之爲父子者，唯其賢愚之不齊，故覺有尊卑之別，而又有聖狂之分，未能定也。不道如瞽瞍且底豫矣，父終不失其爲聖人之父，子終成乎父母之子，各安其位，而順其天性之固然，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矣。夫天下化而且定，則合天下之心而安於孝子之心，此之謂大孝耳矣。夫舜但念其爲子爲人之理，以深其怨慕，何嘗希冀親心之格？且視天下如艸芥，則亦何嘗念及天下父子之從違？而但盡心以盡道，則頑如瞽瞍，廣遠如天下，志無不通，而理無不格。聖人之大孝，豈有他哉？此心之誠至而已矣。此可以見凡爲人者皆有此大

順之心，凡爲子者皆有此篤愛之心。聖人保其赤子之良，而德孚於上下，豈外求之哉？故孝者，天地生生之理，生人知能之同得者也，可以知心之德，^①可以知性之通矣。

四書訓義卷二十九終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① 「可以知心之德」，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四書訓義卷三十 孟子卷八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遷，寫作遷，俗誤。夏，本作夏，今省。卒，當作瘁，俗譌。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卒，當作瘁。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爲天子，文王爲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揆，求癸切。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訓義 孟子曰：聖人之道不行於天下，而或爲之說曰：風土之不同，則因俗而治，不可齊也。今古之不同，則因時而治，不可執也。而曠觀古聖人之道法，豈其然哉？夫大道爲公者，聖人之志。而行道於天

下，則同此中國。昔之行其志於中國而聖焉者，爲舜、爲文王。以今考之，舜則「生於諸馮」矣，其修玄德於躬者，在諸馮也。「遷於負夏」矣，其施用中於民者，在負夏也。「卒於鳴條」矣，其成帝德於終者，在鳴條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冀州之域，在大河之東，其地帶洪流，有鹵池平野之利，而人習於勤儉，東夷之人則然。而舜居東夷之地，以起化於東夷，則東夷之人矣。文王則「生於岐周」矣，其服康功田功者，於岐周也。「卒於畢郢」矣，其成鐘鼓辟靡者，在畢郢也。岐周、畢郢，皆靡州之域，在河、渭之西，其地擁高山，爲柞棫芑艸之區，而人習於爵樸，西夷之人則然。而文王居西夷之地以施仁於西夷，則西夷之人矣。夫自東夷以至於西夷，隔以河流，阻以邠、梁，地之相去千有餘里矣，風

土殊而民情異矣。乃以世考之，則夏祀四百，殷載六百，舜居其前，文王居其後，又千有餘歲矣。朴略改而文明，揖讓更爲征伐矣。使地遙而政因以殊，時易而道隨以降，則舜、文之所尚，當有大不相若者矣。乃舜之升聞在位以至受終，文之受戊稱伯以至有二，其治安天下之志得而行其政教於中國也。其以厚民之生者，均此什一之法也。其以正民之德者，均此五倫之敍也。若合符節，執彼以印此，而無有彼此之參差矣。由此言之，則先千歲而爲舜，舜以聖焉，後千歲而爲文，文以聖焉，^①則前乎舜而爲開天首出之聖，後乎舜而爲繼往開來之聖，道無不一也。則使後乎文王而有撥亂反治之聖人者起，又惡容道之不

①「焉」，原誤作「矣」，今據衡陽殘鈔本改。

一乎？所以一者何？同此中國則同此人，同此中國之人則同此情，同此理，同聖人所以揆度其欲惡之情，得失之理，無不見其一也。故九州異土而風俗可一，百世異時而道德可同。然則天下亦無聖人耳，使有聖人者興，則不能舍舜、文所揆一之理以行焉，必矣。此吾所以兢兢於守先待後，而當時因時立變之邪說，^①其以誣民惑世，亦奚爲哉？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溱，當作潛。溱水在今臨武縣，潛水在今新鄭縣，此宜作「潛」無疑。《詩》、《書》皆譌，傳寫者未審耳。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

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興梁成，民未病涉也。」
杠，讀如江。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興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沍，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辟，當作僻，音同，傳寫者省也。

辟，辟除也，如《周禮·閭人》「爲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己，亦不爲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①「當時」，衡陽殘鈔本作「當世」。

「故爲政者，每人而說之，日亦不足矣。」說，也。平切。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說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訓義 王致不行，世無善治，其無不忍人之心而播惡者亡論已。即其愛民之念偶動，而施一惠，乃經制不立，而民不被其澤。故孟子因尚論子產而詳辯之。昔者子產之於鄭，聽其政矣，則鄭之利所以興、害所以去，皆爲大臣者所可立法以行於一國者也。乃於時當寒月，溱、洧合流之處，水落而不可以舟涉，水寒而又難於褰裳，子產行經其地，見涉者之難，遂以其乘輿濟之而渡。於是當時之人感之，後世之人傳之，以爲屈公輔之尊，下車而濟小民，真盛德事也。孟子覽其遺文而論之曰：「若子產

之所爲者，可謂以私恩小利惠及於民者也。若夫爲政，則固其所不知矣。夫爲政者有大體焉，有大用焉。以大體行乎大用，則不費不勞，而民自有安全樂利之益。以大用全其大體，則可大可久，而上不失養尊處優之常。此先王制顯庸，具存於故府，而子產不能知也。今即以民之涉言之，亦何致貽民以寒苦之病，而後沾沾然見其小惠哉？王政有之，歲十一月稻斂竟而潦水降矣，十二月場圃畢而水澤寒矣，秋事終而冬事始，民力暇而往來數，於十一月則徒涉者之枉成焉，於十二月則駕輿者之梁成焉。枉梁有大小難易，而先後告成。政有常經，令有常期，水側之人無勞督責，而自不敢緩，則民有以濟，而未有以徒涉履寒爲病者矣。若此者，酌之天時，量之人力，以爲者之有餘，待涉者之不

足，政之平者，民自被其澤矣。以此推之，前之君子竭心力以審民用之宜，後之君子遵古法以高不勤之利，所爲王道平平，無功可見，而消天下之險阻者，類皆然也。此盡乎大用，而大體不失者也。則君子無餘憾於民，而可以自全其尊矣。行而弊止行人，亦所以正上下之分也。何至屈國相之尊，褻用朝廷之典物，以晉小民而使之乘哉？若政之不立，而徒以車濟也，則一日之間所見者有幾？所濟者有幾焉？得日敝其車以使人人之得濟乎？則前乎此，後乎此，而病涉之民多矣，惠其可以徧及乎？故爲政者但以平民之情使之自得也，非以市民之說使之惑己也。即勿論濟不及於人人而惠窮，^①即使忘身殉物，而欲盡人而說之，乃民之所欲無窮，而上之所施有限，則盡日以圖之而有所不足矣。則

何如因民之力而制之常經，使不知有上之惠而自除其病，爲功不費而效不窮也？此持乎大體而大用自行者也。惜乎子產之不知也！由是言之，則發倉廩以濟飢，不如制其井田，集辯士以論道，不如修其學校。觸念之惻隱不足恃，好名之恩惠不足矜。王政事逸而功施無窮，非爲政者不易之經哉！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

①「及」，原誤作「足」，今據衡陽殘鈔本改。

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大甚，故以此禮爲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季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季而後收其田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

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樂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訓義齊宣王不能以禮待其臣，昔進今亡，人心解而國不足以立。^①孟子乃直詞以正告之曰，王亦知君臣之際乎？君臣，以義

① 解，原誤作「改」，今據衡陽礎鈔本改。

合者也。因義合而情以生，情至而分以定。義之不明，情之不達，而分亦不足以維之矣。君之待其臣，臣之事其君，皆因其心之視之者何如，而厚薄因之。惟君之視臣也，稱其材之可能而受之任，體其利病之所在而相感以忱，如手足也，則臣之視君亦如手足之於腹心，莫之令而自從，莫之感而自相膺矣。此隆古君臣之誼，一體之休也。如其不然，使之不恤其勞，養之不加以敬，如犬馬矣，則臣以利祿而事君，而情實無所合，如國人焉，可合可離而無所繫戀也。又不然，而蹂踐而辱之，斬艾而戮之，如土芥矣，則臣幸脫其戮辱，^①而追思有餘怨，如寇讎矣，避之速，報之慚，而無所忌憚也。然則分不可恃而在乎情，情不易孚而唯其義，而君臣之際，可易言乎？王驚其辭之大危，乃引禮以辯曰，

夫子之所言者，情也、義也。而吾聞之禮也則不然。禮有去國之臣仕於他邦者，爲其舊君服齊衰三月，期雖減於三季，而服則隆於功總。夫謂之舊君，則必放逐不容而出奔者，乃必爲之服焉，則不必有手足之誼，而固不可施寇讎之報。此又何如而可爲之服乎？將無君恩可薄，而臣誼必隆，與夫子之言異乎？孟子曰，可以爲之服者，則有說也，此正手足腹心情義之不容已，而禮因之以設也。禮之所言者，謂當在國之時，君有過，而諫則行矣。臣有所欲陳，而言則聽矣。其諫也，言也，以道匡君，而使愛養其民者也。行焉，聽焉，則民被其潤以利於行，受其渥以蘇其困，如膏澤之下矣。膏澤雖歸德於君，而臣之志

① 「臣」，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以行矣。若其去國也，非不合而去也，時勢有所不安而以他故去也，而君之愛念之者未已焉。使人導之出疆，而塗旅無侵暴之憂。又先於所往之邦稱其材能，薦以祿仕，使不至有無君之戚。乃所受於國之祿，田里居，必待三季不反，安於所往之國矣，然後收之以入公焉，其始猶冀其歸也。此則敬任之於未去之先，優禮之於方去之日，篤念之於既去之後，情至而禮隆，三有禮焉。如此，則君盡禮以待之，臣亦奉禮以報之，處變而不失其常，情有餘而禮行，斯以爲之服矣。乃今之爲臣者，何不幸而不得遇此有禮之君也！其在國也，諫則不行，言則不聽矣，雖有膏澤斯民之志，不足以行，而不下於民矣。其不合而有土芥之憂也，乃私奔而去。君忿其背己，而使入搏執之。幸而免於執也，則不惜幣玉，

告於所往之國，使禁錮以窮極之。若其祿田里居，則去之日即收之，使絕其復來之望焉。①夫臣之所謂寇讎者，正此謂也。去不免於執，則誅戮必及。免於執，則困窮加迫。避之唯恐不速，報之不恤其逆，而又何情理之有以爲之服哉？然則觀於舊君之服，而君臣恩禮之厚薄益可見矣，王何疑哉？嗚呼！此孟子之危言也。當戰國之世，主驕臣賤，不容不以此警人主者也。固非後世反面背主之逆臣所可借以文其過者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訓義 孟子曰：君子無輕於去國之情，而有

① 一復，原誤作後，今據衡陽殘鈔本改。

見幾而作之禮。^①國無政，尚可施其匡救

也。匡救不從，尚可從容以盡君臣之義。

國無刑，則匡救不能施，而禍且及於身矣。

有如無罪而殺士乎，士雖卑，亦君之所嘗

擇而登進之者也，而濫於殺矣。大夫雖

尊，其能保其無一朝之忿乎，可以去矣，不

可待其譴責之及身，欲去而益其殺之心

也。若無罪而戮民乎，民雖賤，亦法之所

必當而後加刑者也，而濫於殺矣。士雖

貴，其能保無淫刑之逞乎，可以徙矣，不可

待其網羅之將加，欲徙而即以徙爲戮也。

危哉，亂世之天下乎！而爲士大夫者，懷

祿固寵以偷安於旦夕，雖跼天踏地，自求

免禍而不能，亦愚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

以正君爲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

異耳。」

訓義 孟子曰，下之所效法者，君也。君之

所以遘易人心而興於道者，德也。今天下

士大夫習於殘忍貧辱之行，而百姓亦成乎

刻薄苟且之俗，此豈天下之人不足與化

哉？在昔隆古之代，爵醇厚而尚廉恥，其

風俗之美，良有以致之矣。君誠淨其心以

無欲，而施之下者皆愛養之德，則上下相

親而孝友嫺睦之化自廣，莫不仁矣。君誠

好義以無私，而施之下者皆裁制之宜，則

名節素定而正大直方之化自成，莫不義

矣。故無患乎末世之天下不易治也，亦患

世主之不以仁義立政教之原爾。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啓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

① 「禮」，衡陽殘鈔本作「理」。

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爲是哉？

訓義 孟子曰，學者之所終身奉以制行者，禮也，義也。乃不考正於大人之所爲與所弗爲，則自謂秉禮而適以乖乎品節之經，自謂好義而適以悖乎事理之宜，則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是矣。禮也者，因人心自然之節而著爲儀制，於是而文物必備焉，周旋進退有度焉。乃習於其儀者，不審其所以然之故，而實實然修其度數，使考之於天理人情之安，則大有不合者，即恭敬已極，而徒爲文具也。其禮也，正其非禮矣。義也者，因人心不容昧之實而定爲準則，於是而取與嚴焉，進退死生必決焉。乃矜於其氣者，不揆其所當然之故，而斤斤然執爲可否，考之於此心此理之宜，則固有相悖者，即私利不行，而益其乖戾也。其義也，正其非義矣。而不觀之大人乎？

時酌乎過不及而執其中也。時如有過，而過其中也。時如有不及，而不及其中也。必不於儀文度數之中而求中也。參乎常變而盡其宜也。道在常，而可以通變也。道在變，而不失其常也。必不於辭受生死之中而求宜也。夫大人之於道弘矣，於德備矣，而要其實，則得義理之真而已矣。禮義不明，而流俗有其禮義。流俗者，小人之道也，唯其無實而殉其迹也。可弗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熏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爲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

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訓義 孟子曰，父兄之教其子弟，非但以善其子弟，亦爲父兄者之道當然也。於其所調劑，可以徵父兄之性情焉。於其所裁成，可以徵父兄之學術焉。故可即其教子弟者以自成其德，故曰「教學半」也。夫性情之無偏無戾，而能受物之忤者謂之中。學術之有經有權，而能治物之過者謂之才。夫父兄而任教之事，則必自處於中矣，自有其才矣。而子弟之乖戾而不中者，吾以大中而知其剛柔之有偏，則沈潛以養其剛，高明以養其柔，而漸使之中焉。子弟之卑暗而不才者，吾以全才而知其識力之所窮，則擴其鄙陋以養其識，勉其退縮以養其力，而漸使之才焉。迨其能中與才矣，則耳目一新，心思一暢，居之而有

得，行焉而不困，而爲子弟者乃知有賢父兄之樂如此其切於身心也。若自見其中也，因子弟之不中，遂謂其性情之終不可革，自見其才也，因子弟之不才，遂謂其學術之終不可益，因棄之而不教焉。則情有所激而性亦爲之亢，術有所詘而學不能爲通，其中非中，其才非才，與不肖之子弟乖戾而卑暗者，其相去之間不能以寸矣。故司教者因人才之不齊而教之多術，即以涵養其和平而廣其作用，豈但益於子弟而無益於己哉？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也。惟能不爲，是以可以有爲。無所不爲者，安能有所爲邪？」

訓義 孟子曰，人之將有爲於天下，恃其才足以勝之，而非然也。澹泊則可以明志，

乃使人曉然知吾之所爲以義而起，而不以私，則人心翕伏而行無所阻。寧靜則可以致遠，乃使吾力沛然有餘於用，以專於所大而不分於其小，則智力畢效而行無所難。若是者，唯於其所不當爲也，知其不可爲也，所不必爲也，知其不屑爲也。而後任之以綱常名教之大、天下國家之重，皆爲之而無所歉矣。則有才不如其有守，能知不如其能辨，君子之所以大有爲於天下，而非智名勇功之所及也。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爲而言。

訓義 孟子曰：君子之有言，其直而方也，可以正天下，而孫而隱也，可以容天下，要難與今之游談之士言也。雖然，彼不顧言之得失，而抑豈不念利害乎？言人之不善者，或挾持長短以要人之畏己，或抑此伸

彼以取人之歡心，或借彼脅此以希人之利賴。乃人之有不善也，弱者恒護過而生其憤，彊者多疑忌而逞其威。則斯人也，其將如後患何哉？故彼之所爲求利賴之術，皆自害之道。立談取卿相，而轉盼誅夷，蓋有由矣。

孟子曰：「仲尼不爲己甚者。」

己，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訓義 孟子曰：操行而爲孤高不可繼之節，與物而有峻厲不可近之情，彼自以爲行造其極矣。乃行造其極者聖也，聖至於仲尼而無以加矣。乃吾追考仲尼之已事，則因事以順其理，因理以達乎情，道之所不得不然者，因之自盡已耳，抑何嘗取人之所不能爲而爲之、物之所不易受而授之也

哉？蓋人各有所當爲，即吾性之所固有，不可損也，亦不可益也。爲已甚者，有餘於性情之外，即不足於性情之中也。學聖人者，尚知所從哉！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訓義 孟子之於道，充實其善之量，而見諸作用者，備其光暉，蓋已有信其爲大人矣。故其言大人也爲詳，而於此以其用之大言其體之全曰，夫人德業之成，至於大人，則推之天下而無不行，建之天地而不能違，其言行之用亦溥矣哉！乃於言行求之，

則有所存主，而若無所存主焉者。夫爲言、行之存主者，義而已矣。言以信爲義，而大人所言，則或後之所言不必與前之所言而相符，未嘗曰吾已如是言之，則必如是守之也。行以果爲義，而大人之行，則或可行而行，至於不可而又止，未嘗曰吾已如是行之，則必如是竟之也。所以然者何也？義者心之制，而心通衆理以爲制，非一念之爲定制也。義者事之宜，而事協時會以爲宜，非一端之爲咸宜也。大人者，審義精而充義廣，體義全而由義熟。則義在而可信可果，以義而信果，非以信果爲義也。義在可不必信可不必果，唯以信果夫義，即以義爲信果也。故言出而天下之理皆得，此一時，彼一時，異不妨同也。行成而進退之幾審，可以爲，可以止，發必中節也。其存中發外之大用，一依於

大中至正之全體，斯以為大人而已矣。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訓義 孟子指大人之心量以示人曰，體之至大者心也，量之至大者亦心也。一心之用，可以涵萬理而曲成乎萬物。然唯心為有此體量，而後起之覺觸不與焉，^①故必純乎其心之德，而後體以不虧，而量以周。自耳目分心之靈，而各成其體以效其用，則視聽持權，而聲色相蔽，聰明盡於一曲，而志趣小矣。唯赤子也，獨有此心，而耳目之用未極，則聲色不能以相蔽，而私偽不興。大人者，守其心之體以充乎心之

量。蓋此赤子之心無所交引，而不至隨耳目以遷流而失焉者也。此天之所以與人最初之全體大用，而不分注於小體者也。得天之純以盡人之能，大人之功用豈有窮乎？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訓義 孟子曰，事親，人子之大事也。內而情無可不盡，外而力無可不竭，終生之所為止此，而更無有加焉者，故曰事之大者也。其生也養之，其死也送之，皆不容不

① 「覺」，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盡之事矣。然當其生而養也，則隨時自盡，可以從容而致之，猶不足以當大事也。逮其死而送之矣，終吾生而致乎親者，止此一事耳，他日而悔之，更無及矣。哀戚發於不自知，而必誠必信，又不可不曲盡其心力，以極致其情而中於禮，則人有生之事，莫此爲大矣。嗚呼！此爲人子者所可自喻自知，而不可以芻勉焉者，抑將何以勿愧悔也哉？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深，當作突。造，七到切。居，當作厠。原，本作顯，今省。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

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饒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訓義 孟子曰，學者之患，莫大乎偶有所聞見而感乎心，因據之以爲必然之理。偶有所覺於心而自以爲悟，因恃之以爲必至之極。故其守之也，無以自信，而出之也，爲物理之所窮。夫君子之學則不然。君子之學，未嘗不有資於聞見也，未嘗不求之

於心也。乃其於天下之理，一無敢忽，一無敢忘，研其幾，窮其理，盡其變，蓋深造而不敢以己私己能遂謂道之止於此也。乃其深造也，則因象以見道，因小以通大，因顯以晷微，循循乎必以其道也。若此者何也？以天地萬物之理，皆吾心之所可至，而聞見之量未周，則所以然之故不可得而喻。唯造之深，而以道造之，則自表達裏，漸漬以會其真，則理不可易，皆吾心確見其必然，而不爲迹之所泥、虛之所蕩。蓋其爲學之初心欲其自得，故其用功如此之密也。夫自得矣，而理之在君子之心者，端委咸在，即有可疑可惑之事，不能動也，居之安，自得而居之安矣。而理之在君子之心者，因本生末，即有殊塗百慮之繁，致皆一也，資之深矣。至於資之深，而以膺天下之至蹟者，事無定也，理無恒也，皆此

同歸一貫之所分膺而咸宜者也，取之左右，而無不與吾心之大全之理相符合，逢其原矣。至於此而可經可權，可大可久，君子之道，乃以盡萬事、周萬物而無遺。甚哉，自得之功，其妙有如此者！故君子雖有觀感之心，不敢恃也。雖有乍然之覺，不敢居也。必欲盡天地萬物之理，而皆爲吾所自信自喻之真，故自下學以至上達，志之弘遠，而修之從容，豈彼異端曲學之所可託哉？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說，失熱切。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鬪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訓義 孟子曰，君子之學，以身爲要，以心爲

主。由一心以推及於天下，無二致也，蓋甚約也。而名物不遺，事理必徹，無可遺也，^①則又博而且詳也。乃見爲約，則有孤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守其心而託之於虛者。見爲博且詳，則有徒任其聞見而忘其本者。皆未知博約合一之理相因之益也。夫於學也博而備之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也周，說其學也詳而析之也密，將以何爲也哉？蓋天下之理，一本而萬殊。知萬殊之皆原於一本者，非極盡萬殊之情理，則無以會其通。故綜究於天地萬物之生成變化者，將以說吾心之仁有此全體也。廣辯夫千聖百王之同異因革者，將以說吾心之義具此大用也。乃以反之身而身誠，反之心而心盡。不然，不知約而以博者，固徒爲聞見之無實。知有約而不能博且詳以說之者，抑失其固有之誠然，而終畔於道。於爲己之學，胥無當焉，久矣。

訓義 孟子曰，王者，天下之所服也。故雖

莫大諸侯之彊，而奉冠帶，祀春秋，帖然而臣之；四海萬民之衆，而安井疆，效職貢以奉之。雖然，圖王者莫不有服天下之心，而能服不能服異焉，則亦視乎其能而已。夫以威力服人而人不服，勿論已。若人有罪，而已執詞以討之，人有過，而已奉義以責之，自省可以無尤，因以屈人而從己，庶幾可以服人乎？而賢者之聲色人

①「可」，衡陽殘鈔本作「或」。

所忌也，不肖之惡名人所不受也，則亢不相下，未有能服人者也。則唯以善養人乎！仁義在躬而不矜德色，恩澤及民而不恃多助。於人之有不善者，隱其惡，匡其不逮，誘掖之以使同歸於善。其能改也，則嘉與而忘其前非。其終不悛也，猶薄罰而不正其大惡。則其君雖暴，不能不生愧悔之心，其俗雖頑，不能不起觀感之志。夫然後能服天下矣。其服之也以心，而不以理之屈、勢之伏也。天下心服，而王業成矣。藉其不然，以德始之，以威終之，雖乍伏從而心固不服，而求以王天下，未之有矣。有苗格於兩階之干羽，而葛民歸於毫衆之餉耕，古今不易之理，人情逆順之司，豈有爽哉？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爲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爲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訓義 孟子曰，言者，事之所由興也。是非之所自出，即吉凶之所自生。一言不善而身受其咎，國受其災，非細故也。發言者可不畏，而聽言者可不慎哉！夫是有是之實，非有非之實，如其實而言之，雖見之偶偏，言之已甚，而猶非不祥也。唯無據而倡爲可信之說，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一言而貽無窮之害者，必召不可解之災，不祥矣。乃使在一事之失當，一物之失所，猶未足爲不祥之實也。若夫天之所佑而違天以誣之，人之所順而拂人以惡之，天鑒不可欺，民心不可矯，則天災人害之必集，而爲不祥之實，其唯蔽賢者當之。

乎？知其賢而蔽之，自欺即以欺天。蔽其賢而賢不得用，逆一人即以逆一國之人。其爲不祥，更何所辭乎？故不肖者勿曰「此懷祿固寵之常情，有利而無害」，而爲之君者亦勿曰「此黨邪醜正之不易辨，而姑兩全以靖國也」，則庶幾可免於不祥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稱，宜作偶。

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混，胡本切。舍，始夜切。放，甫妄切。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涌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

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占外切。涸，下各切。

集，聚也。澮，田閒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爲人，必有躓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荅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訓義**聖人之言，義味無窮。教者引伸之，可以隨所施而養人之德性。學者切驗之，可以反諸己而自警其修能。則孟子荅徐子之說，其著明者也。孔子嘗稱水矣，其

取義無所不可通，而非定執其一象以明一理。徐子得之傳聞，而以問於孟子曰：天地之化，亦無窮矣。萬有之列於兩間，皆可可得矣。而仲尼獨屢稱夫水，一則曰「水哉」，再則曰「水哉」，若歎其盛美而不可忘者，是必有所取焉，而何取也？將盡生人之大用、學者之極功，而於水皆備焉，豈以其沛然盛大而不可禦乎？抑以潤被羣生而皆見德乎？孟子曰：夫仲尼所取於水者，原泉也。原泉者，涵之地中而出於地上，畜之也深，而樂見其有餘，於是而混混然居盈積厚之勢，地不足以困之矣。唯其有餘，而夜以繼晝，晝以繼夜，無一時之或止也。至於所流之坎，高下殊形，而相依不迫，盈此科而後復進乎彼。乃不舍者終不舍矣，盈科而進者，無不盈、無不進矣。則自溪澗以達於江湖，而終放於四海

焉，百曲不能爲之阻，千里不能爲之限也。夫仲尼於此則以感夫人之修業而進德者矣。夫德有其本焉，業有其本焉。存之心而服之躬者，德之本也。習所知而爵所能者，業之本也。有本者，其靜涵於深厚，如原泉之混混也，相續而不息，如晝夜之不舍也，循序而各足，如盈科之進也。夫乃出之身，加諸人，發乎邇，見乎遠，御於邦家，行於天下，而德業乃著其光暉，如其放乎四海矣。以是因水而見君子言之敷施，即以是而知君子退修之實學。^①仲尼之所取者，唯此焉耳。則於水而知所勸，抑將於水而知所戒矣。夫水則亦有無本者矣。苟其爲無本之水乎，猶是水也，且

① 以下，原衍「因」字，「是」下，原衍「水」字，今皆據衡陽
疏鈔本刪。

其流之盛更有加焉者也，不見乎七八月之間乎？早暵極而未嘗有水也，於時而雨集焉，殆天幸之可徵者乎？俄頃之傾注，不須夫晝夜也。在溝而溝盈，在澮而澮盈，同時各溢，不待盈科之進也。然而其涸也，則可立而待也，勿論四海之遠，即近焉而有所不能達矣。是水也，豈仲尼之所稱哉？故君子之有聲聞也，如水之流行也。其有可致聲聞之情實，猶水之有原泉也。實則不逮，而名過之，行一善而自矜，人亦矜焉，得一長而自侈，人亦侈焉，德不足以相繼，業不足以底成，而其聲聞亦不永矣。君子早知其浮夸無據之醜，即在譽言日進之時而已深恥之，不待其銷沮之日也。有如此無本之水然者，而仲尼又何稱焉？故學者於聖人之微言，知其所擇，知其所尚，因其所獎，知其所抑，而以自警其

不足，則知仲尼之稱水，^①爲原泉言，可也。非但爲原泉言，亦可也。徐子，其名有餘而實不足，學無序而爲難能者乎？則於此可以自反矣。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閒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

①「知」，衡陽殘鈔本作「如」。

義也。」察，宣作警。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警，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彀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訓義 孟子將自言其紹述先聖之意，而列序古先聖人治教之統宗，原本於人道之必然者，以見其爲君子所必盡而不容己。曰，今子幸得與於君子之列，則君子之道安可不務白乎？君子在上則治定，君子在下則教行。其操持也極致其密，其建立也極

規其大。雖然，豈有他哉？日盡人之所以爲人而已矣。①天之化生萬物，人與禽獸並生焉。皆二義五行之所妙合而成形者也。乃在禽獸則以資生人之用，而在人則可以參天地而成位乎中，逮其頑靈之既判，則相去懸絕矣。乃其所以異者，豈甚相遠哉？幾乎希矣。禽獸之或趨而或避者欲也，人亦非能無欲也。禽獸之時喜而時怒者情也，人亦非能無情也。人之遇事物而辨者知也，禽獸亦未嘗無知也。人之具才力以爲者能也，禽獸亦未嘗無能也。未有異也。其所以異者，於情動欲開之際，而心有安不安之殊。可知可能之時，有善不善之別。故一念之發，以至於念念之相承，其情欲之生，推之廣遠而得之從

①

一日，衡陽殘鈔本作「亦」。

容，非是則抑之焉，則人也。不然，則汲汲以求勝，而禽獸矣。其知能之致，酌之必宜而持之不失，未至則勉之焉，則人也。不然，則貿貿以冥行，而禽獸矣。若是乎終其身之與禽獸相鄰，亦危矣哉！故得天之秀而最靈者爲君子，則時凜其近於禽獸之戒，而於其所以異者存之於心，而人道以立。若其貌人之形而爲庶民者，則任其情欲而無節，聽其知能之明昧得失而不恒，其所以異者蕩然無閑而去之矣。夫庶民繁生，而君子不數見，則使庶民雖去而終不迷入於禽獸者，君子之存之，爲治爲教，有以立生人之大防，而使之猶存也。故予今日者，俛念此身之大，而吾性之微，吾情之危，以上推於古之君子而各見其心焉。陶唐以上邈矣，承危微精一之訓，以開萬世之道統者，則請自舜始。舜之存之

也何如哉？舜知夫物與物並生，而此物不能明彼物，且並不能自明也，而人則彙萬物而達其情理，故於庶物之宜，以上哲之聰而必勤問答。凡庶物之長育裁成，皆悉其攸當，以成萬事。物與物爲倫，而乍然而合其倫，且乍然而判其倫也。而人則相與爲倫而有其愛敬，故於人倫之敘，以忠孝之至而尤竭其心思，凡人倫之貞常達變，皆審其所安，以定大經。則其知也，果盡乎人之知也。由是而行焉，本其心之無欲以溥其慈愛者，仁也，異於禽獸响响之愛也。本其心之忘利以制其中正者，義也，異於禽獸一往之氣也。而大仁訖乎四海，至義著於萬幾，性焉安焉，自順乎仁義以行，而非遇物而始發其惻隱以勉致於仁，見利而始思其可否以勉趨乎義。此則舜以聖人而任君子之道，故易上古之朴直

而開萬世文明之治，則一時之庶民亦賴之以風動於下，而成可封之俗。非斯道之大統所自肇，而爲後之君子所必承也哉？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讀去聲。好，當作改。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爲如，占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幸，本作倖。幸不成字。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卻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訓義 孟子承舜而言三代存人道之君子曰，

嗣舜而爲君子者，禹也。禹之存之也何如哉？禹以爲人之異於物者，好惡而已矣。侈於欲，則好以淫。怙其私，則惡以隘。故旨酒所可欲也，而揆之於理，則迷性而廢事，不可好也。見不可好而必惡焉，心之正而情定矣。善言非順於己者，而審之以公，則導善而止惡，不可惡也。知不可惡而必好焉，心之虛而道宏矣。乃以立一代至正大公之道法，而有夏之庶民亦成乎崇儉樸、爵善行之風，則維禹之存之也。嗣禹而爲君子者，湯也。湯之存之也何如哉？湯以爲立人之道，在乎行政。成人之能，在乎用人。政有偏倚而失中，則人極不立。官人以世而有方，則人材不興。故其建治之法，酌乎兩端之極致，而定一不易之軌則，未嘗任意以或偏也。其定求賢之制，因其德器之所宜，而不拘族姓

之貴賤，必有能之必達也。乃以定一代事理物情之規範，而有商之庶民守其矩矱，興於賢能，則維湯之存之也。嗣湯而爲君子者，文王也。文王之存之也何如哉？文王以爲人之所以爲人，此心之與天下同休戚而不忘者也。此心之求合乎斯道，日進而不已者也。故西土之民，在其褻保。有二之衆，依爲父母。本無傷也，而視之如傷，則所以矜恤而生全之，無不至已。聲色之表，有其獨契。聞諫之外，有其自得。已見道矣，而望之如不見，則所以深造而體備之，無不極已。乃以盡君子修己治人之德，而使汙染之庶民遠於戕賊而革其驕悍，則維文王之存之也。大業未成，而武王繼之。武王之存之，又豈異於文王之心哉？武王以爲習焉而不相狎，人情之貞也。睽焉而猶在念，人性之恒也。相

狎而失其貞，不相念而無有恒，則人之所以爲人亡矣。故人有近也，不弛其敬。^①事有近也，不廢其慎。人有遠也，褻集不遺。事有遠也，圖惟必至。乃以集文考將成之緒，而启一代之治焉。則周之庶民，益攝持於君子之心而咸就理矣，維武王之存之也。功成矣，治定矣，而邦家未靖，禮樂未興，則周公相成王，而知君子之道在己也。周公當帝降而王之世，不敢侈大舜之生安，乃集三代盛治之成，則必會四聖之道法。三王者，所當兼也。而三王之有四事也，好惡不可不貞也，用人行政不可不審也，爵仁體道不可不力也，慎微圖遠不可不謹也。凡此四者，推而施行之，以自治焉，以治人焉，政教於此行，禮樂於此興，施之而盡其君子之實者，且施之而以錫庶民之極。乃其中則或有不合者矣。

心何以備道，而得於此恐失於彼。道何以制事，而盡於己恐未宜於人。而周公未敢以意爲裁制也，恐其道有偏失，心有偏至，而天之所以與人之全體大用不備也。乃聖同此人，人同此心，則盡吾心以思，必有其通者矣。於是仰取三王之道而思之，夜以繼日，其心之慎有如此。乃幸而得之矣，此人心之固有，而三王之同歸者也，則坐以待旦而舉行焉，其行之敏又如此。於是而人道乃大明大行於天下，而垂之無窮，以定君子之極而作庶民之則，乃使化行俗美，而人異於禽獸矣。蓋在舜以性之之聖，開中天而勗人道，故盡其性而盡庶民之性。自禹以下，則必兢兢於人禽之異，憂勤惕厲，以自立於人紀之上，而爲愚

①「不」上，原衍「而」字，今據衡陽殘鈔本刪。

賤爭異類之防。後之君子，又將何以承之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季，實平王之四十九季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乘，食證切。檮，音逃。杌，音兀。

《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季以首事。季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其

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旃、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訓義 孟子承孔子者也，故以孔子承周公而言曰，嗣周公而爲君子者，非孔子其孰歸哉？故孔子之於列聖，^①有不同者矣。自

① 「故」，衡陽殘鈔本作「顧」。

舜至於武王皆有天下。周公，相也，而王業成焉，則亦有天下之事也。君子而有天下，其制爲治教政刑，備乎人道之盛者不足論，而論其心。明乎道之盛者，唯在此一念之幾希存而不去也。君子而不有天下，則其心德之存主自不待論，而論其見諸行事者。爲天下萬世立人禽之大辨，則孔子之作《春秋》是已。夫《春秋》何爲而作也？古之王者，存其理於在躬，而憂天下之庶民任其性情之流，而與禽獸無別也。於是以時巡守於方嶽，而令大史陳詩以觀民志，審正變而納之於正，^①警貞淫而防之於淫。故蕩僻暴亂之不作，而人乃自遠於禽獸。自周東遷，下同列國，時巡典廢，車轍馬迹熄於周道，而陳詩之制不行，民間之所爲哀音亂節不足取也，《詩》亡矣。《詩》亡，則人心無所觀感，無所勸懲，

而天下之大害有^②。君臣之大分滅，則篡弑興，是人而禽獸也。夷夏之大防毀，則戎狄進，是禽獸而人也。^③於是而《春秋》作焉，以匹夫而居二百四十二季南面之制，以定百王不易之法，嚴亂賊夷狄之辨，^④以爲天下萬世存幾希之異焉。乃《春秋》之大義，亦未易知矣，夫徒取其書而觀之，則古者列國皆有史官以記時事。晉有《乘》焉，以記載立名，而所載者非必正也。楚有《檇杌》，以懲惡爲旨，而所懲非必惡也。魯於孔子未修之前固有《春秋》，以紀季月，法天生殺爲名，而非必能憲天以立法也。等之乎列國之書也，一也。等之乎

①

「於」，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②

「夷夏至一人也」，凡十六字，原空缺，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③

「嚴亂賊夷狄之辨」，原空缺，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列國之書，則其所紀之事，一同齊桓、晉文更霸中國之事，非有帝王大經大法之可立人道者也，其所撰之文同史官之詞，所見所聞之實，非有帝王之典、謨、訓、誥可明人道者也。而自孔子修之，則有其義矣。孔子曰：「吾之於《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有大義焉，正人道之昭垂而定之於一者也。有精義焉，嚴人道之存亡而辨之於微者也。則丘也審之於心，揆之於理，竊取古之帝王所以肇修人紀者，而深切著明以示天下焉。」由孔子之言觀之，則《春秋》之義，其易知哉？顯之於霸功史筆之間，藏之有千聖百王之精意，人之所以爲人者在此也，君子之所以存者在此，庶民去而爲存之者在此也。義不易知，而輒與承其志事哉？予不能辭其責矣。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

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季亦爲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絕，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寢微，故五世而斬。」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私，當作△。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歿，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季，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季也。故孟子言，子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詞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

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訓義 孟子敘列聖之存人道，至於孔子，而以身任其承也，曰：君子之存人道，至於孔子而其防益大，其念益深，其義益隱，可以立無窮之道法，而抑不能不待於修明之者，予其何多讓焉？古之君子，或君臣父子而同堂，或歷世數百季而相紹。其幸而同堂者，無待於傳述之有人也。其不幸而異世者，則其中必有承其澤而爲之發明以俟後世焉。夫人至於五世，則見聞屢變而心迹俱亡，故君子之治法至五世，常典在而精意不傳，其澤斬矣。小人之教思至五世，遺書存而微言且隱，其澤斬矣。夫自孔子以至於今，由孔氏而言之，伯魚而下至於子高，凡五世矣。由歷歲而言之，敬

王而來百五十季，凡五世矣。是遺澤將斬之日也。使予生也早，而得爲孔子之徒，則傳孔子之心以俟後聖也易。乃予不得爲孔子徒矣，而大義將隱，微言將絕之際，予猶幸而授於孔子之徒，私竊孔子之道以自淑，則及此未斬之餘，體孔子之心，明孔子之道，予其能不以自任乎？嗚呼！孔子之心何心也？孔子之道何道也？辨之於毫釐者，義利、公私而已矣。嚴之以防維者，君臣、夷夏而已矣。見之於事而凝之以心者，所性之仁義而已矣。則在孔子而志在《春秋》者，在今日而道於何建以別人於禽獸，絀功利以崇王道，闢楊、墨以正人心？夫豈敢曰列聖之統在己哉？庶使人禽之不相雜，以無媿天地之生而已乎？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

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與，當作与。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咎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与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猶過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萼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訓義 孟子曰，義利生死之間，人之大節也。爲大節之所自立，則有一定不可易之理。而可定者吾制義之則，不可定者事會之變，則有疑於兩可而待決於心者焉。愚不肖者失之不及，賢智者失之大過，於以處兩可之幾，難矣。今夫人之有所取於物也，有必在可取者，有必在不可取者，而不盡然也。揆之理，揆之情，揆之勢，見爲取則可以取也，取之似無損於物也。徐而思

之，又可以無取也，其中有不可取者存也。於是而取之，亦可原所可之義以爲名矣。然既有可以無取者在，則雖於人無怨，於己無慙，而此心之剛正不屈於外物者以貶，廉於名，未廉於實，其廉傷矣，則何如其無取也。此勉其不及而以爲定理者也。若有所与於人也，有必在可与者，有必在不可与者，而不盡然也。揆之於己或有餘，揆之於物或不足，揆之於道或無損，見爲与則可以与也，与之似可以見德也。徐而思之，又可以勿与也，其中有不与者存也。於是而与之，亦可託所可之義以爲宜矣，然既有可以勿与者在，則雖示無所吝，求有所濟，而此心之慈惠出於不容己者無實，惠及物，而惠不根心，其惠傷矣，則何如其勿与也。至於事遭其變，而不惜致命以殉之，有在必可死者，抑有在必不

可死者，而又不盡然也。揆於分義，揆於期許，揆於志量之所期，見爲死則可以死也，死焉而著吾節也。徐而思之，又可以勿死也，其中有不可死者存也。於是而死焉，亦可執所可之義以自決矣。然既有可以勿死者存，則雖其志難回，其氣不沮，而此心之靖獻不避夫艱難者，以死謝之而有餘咎，勇於氣，非勇於道，其勇傷矣，則何如其勿死也。此裁其大過，而以爲定理者也。蓋理有一定者，不可以兩端爲疑，則全名即以全節。理有不可以一定者，抑不可以一端取決，則制其義乃以善其仁，重吾生即以重吾道。斯精義而建大中至正之矩乎！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

惡得無罪？逢，薄江切。惡，讀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爲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河切。「矣夫」，

「夫尹公」之「夫」，讀如扶。扣，宜作敏。乘，讀去聲。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訓義 師弟子者以道相交，而爲人倫之一，故言必正言，行必正行，教必正教，相扶以正，義定而情自合。戰國之世，有好爲人師者出焉，以智巧立言，^①動學者之信從，而引人於機變競爭之中，於是見聞皆邪，後來者益出於智巧，而務勝其師，甚則怨行而害及之。^②孟子以爲此人倫之大變

也，乃推本亂原，因往事以立斷，故讀遺文至羿、逢蒙之事而有感焉。昔者羿與逢蒙，皆不道之人也，而獨以射著。逢蒙學於羿，學其技耳，而與羿久俱，則不期而與羿同其敗德矣。學之久，而盡習善射之道，羿亦或冀逢蒙之德我也。乃逢蒙思天下唯羿爲愈己，妒心起而惡不可止，於是殺羿。斯事傳於古今，以爲背德戕倫，蒙之罪不容誅矣。孟子曰，逢蒙之罪誠不可赦矣。雖然，孰使逢蒙而至此者，則開蒙之釁者羿也，成蒙之惡者羿也。人來學而使陷於大惡，是豈非羿之罪乎？昔之人嘗斷之矣。公明儀曰，羿之見殺也，以道盡而死，非吝於教以取禍，宜若無致殺之

①「智巧」，原誤作「巧智」，今據衡陽殘鈔本改。
②「行」，衡陽殘鈔本作「興」，當是。

罪焉。夫無罪則無罪耳，而曰宜若，是就寬羿者言之耳，儀固未嘗以羿爲免也。其意若曰，以蒙視羿，手刃其師而不忘，爲不赦之辜，則薄乎云爾，而羿亦惡得無罪哉？羿而見殺，則誅心之筆在後人。倘蒙殺羿不終，蒙有今將之討，而羿亦宜四裔之投也。夫吾所以謂羿有罪而與古人同其公論者何也？則有子濯孺子、庾斯之事可證焉。子濯孺子亦善射者也，然未聞以射名如羿，則其爲人有出於善射之外者乎？鄭人使之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此潛師以掠境，彼乘情以掩歸，不必有相害之心，而成乎不相下之勢，且皆有使之者，非二子之私爲敵也。乃斯且至而孺子病矣，謂其御者曰，兩將相敵，勇者生焉。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無先發之制而坐制於人，吾死矣夫！已而問曰，追

我者誰邪？亦冀其人之懦而可以逸焉耳。其僕鄭重而言曰，庾公之斯也。言及斯，而僕心愈惴矣。孺子忽有所見焉，而曰，吾生矣。信斯乎？抑自信乎？自信以信斯，言之決而無疑，然後知孺子之素，非僅以射名者也。其僕固未知，而疑曰，庾公之斯豈易敵者哉？蓋衛之善射者也。以善射之敵，加疾作之夫子，而曰吾生，夫子果有以信斯乎？抑將有以自信乎？何謂也？孺子曰，吾有以自信，實有以信斯也。斯之善射不有所本乎，學之於尹公之他也。尹公之他則學射於我。是師友之授受，情所感，即義所不容昧也。然今天下之背其師者多矣，而吾有以信斯之不然，則尹公之他非但善射者也，其志正，其行直，無邪曲機詐之心，吾以是交他，而他亦必以此交斯。端人之與端人，

志乃同，氣乃孚，而所旦夕與遊於志正直體之中者，必皆有忠厚長者之道以相獎，斯之見取於他，必端矣。曾端人而忍戕其所自成名者乎？故曰吾生也。未幾而庾公之斯至矣。其追也，不容不至，而其至也，且以觀孺子之相待何若也。而孺子不執弓，斯乃問曰，夫子何爲不執弓？則不乘人之無備而務一逞矣。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信其無相害之心，而不難以誠告也。而斯之言，一孺子之言也。曰，小人之幸以射事君也，蓋學之於尹公之他。尹公之風軌，^①斯固何日忘之！而尹公學射於夫子，則夫子之生平，斯抑景仰之久矣。況斯射之可以命中，夫子之道也，而忍以害夫子乎？雖然，斯有所不容已者存焉。今日之事，君命所臨，勝敗之幾，君事也。我不忍害夫子，而忍

廢君事乎？藉手於夫子之疾作，以不致隕越，則亦修其職事以報於君，而夫子可自此遠矣。蓋抽矢敏輪以去其金，可無傷也，發乘矢而後反，亦足以示國威而告我后矣。以此觀之，從容於酬對之際，而兩全於君師之間，斯果端人也。孺子之信之而不爽者，端人授受，心志相得，自無不可坦然信之，而豈其乘危以相害乎？則斯可無過，而孺子亦可無尤。無他，唯孺子之以道義居心，而不僅以技巧相尚，故自全而成成人之美。觀於此，則逢蒙之忍於相戕，皆羿導之也，而惡得無罪乎？故欲正天下之人心，須慎天下之師受。立教有本，躬行爲起化之原。謹教有術，正道爲漸摩之益。一技術之間而善惡得失如此

①「軌」，衡陽殘鈔本作「範」。

其不同，況藉口於君子之道以遙易天下者乎？故楊、墨之無父無君，富彊之相傾相危，而授徒著書以壞風俗，皆先王之必誅而不赦者也。嗚呼！孟子之世，以機智相爲師友，而其害猶如此。況後世之餬口爲師而大壞風俗者乎？宜朋友之一倫絕之久矣。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汙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穢作臭者，省譌。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切。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訓義 孟子曰，人之性一也，而才則不齊。才因乎氣稟之偏正，而性之函於心者。心得之以靈，則盡其心之用，而才之或偏或

正皆可以至於善。如棄其可盡之心而恃其才之長，則剛流於戾，柔流於靡，舍易剛柔之正，且以見厭惡於人矣。夫才猶貌也。貌不同，而人之貌必異於物之貌則同。才不同，而人之才異於物之才則同。其不同者，不可殫也。其同者，可勉也，而不可自棄也。今夫西子，貌之美者矣，可自矜也，亦人之所必好也。而使其蒙不潔焉，則猶是西子，而人惡之矣，皆掩鼻而過之矣。不潔者，西子之所本無。而蒙之者，西子之所自致。然則人有聰明之才而爲機智以傷天下，有彊固之才而爲忿戾以爭天下，爲天下怨惡之歸亦如此夫！若其能自潔也，使其貌之美，則亦美矣。^①雖有陋惡之人，且自恨其不美也，亦人之所

①

① 一子，齊陽陵抄本無。

不好也，而能齊戒以齊其心，沐浴以潔其身，則郊祀上帝且可使之執事以告虔矣，誰復較其美惡哉？可以祀者，人因其可而可之。齊戒沐浴者，惡人之自盡。然則人雖明有未逮，好學則知以生，即力有未足，力行則仁以守。爲斯道重遠之寄，亦如此夫！蓋才之長不可恃也，其短不必疑也。同此皆善之性，各有可盡之心，亦自勉而已矣，奚論才哉？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有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

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爲，皆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必

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爲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訓義學者不知性，則以道非己之所必由，德非己之所固有，故君子立言必以性爲之本。乃性函於心而不可形求者也，非智足以知之，則欲言而無可言者。於是言性者皆馮其智以啓微而顯之。而智有大小之不同，大智者以其真知而爲言，小智者以其一端之慧辯而爲言，而言性者皆以非性爲性。君子以此欲人之力行心體以得其真，而惡夫智。孟子以爲此非智之過，乃不知擴其智以極乎天地人物之全體大用，^①而成乎小智耳。故概舉夫言性者之

爲得爲失而辯之曰，君子言性，異端亦言性，而言性者盈天下矣。乃性藏形色之中，而形色不足以章其體。性行情才之際，而情才不足以定其用。故凡言性者，未有能實指何者爲性，而明言其質也。故君子以已然之迹著於日用者言性之善，言其故也。異端以偶然之迹有其分別，或言有善有不善，或言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言無善無不善，亦皆因人事之或然、人心之有時而然者言之，亦無非故也。則皆故而已矣，而非能就性言性，確徵其必然者矣。夫既皆以故而言性，則君子之言有故也，異端之言亦有故也。堯、舜可爲故，桀、紂亦可爲故。仁義之由中達外者可爲故，食色之發起於中者亦可爲故。而何以

①「智」下，原衍「大」字，今據衡陽殘鈔本刪。

見君子之得、異端之失乎？曰利不利而已矣。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則順而便也。因物而覺，因感而流，則逆而迷也。天理以得，人心以合，則與物宜之而生理以昌，人道以立也。得之於此，失之於彼，各任其流，則人無以異於禽獸，亂而不可治也。然則言性者有本焉，所以本天治人，而爲治教之主，其必以故之利者乎？若夫言性而不言善，非無故也，而皆不利之故也。理不得則心不安，先已不利於此心。事不順則亂不可止，乃以不利於天下。無其本，則故非必然之故，而異端安能與君子爭鳴乎？夫既不利矣，而彼持一偏之說，足以橫行於天下者，皆其智足以飾之，於是而君子重惡夫任智以立言者。乃抑豈智之可惡而君子獨非智足以知性而言乎？所惡於彼之智者，惡其鑿也。明明

一共知共信之理，舍之不由，而因偶然旁出之蹊徑，遂循之以爲固然。及其窒礙不通，則曲折推排以求必伸，此淳樸者不能，而巧黠者能之，則其罪在智焉矣。雖然，智豈非知性者之所必資，而亦何惡哉？今夫水之就下，水之性也。而當禹之時，橫流汜濫，則有杳不知其經流之何在，而似可隨指一處爲水之歸者。亦無異於人當習氣橫流之時，不知何者爲性之真，而唯人之言之。如使智者於情欲紛亂之餘，獨有以深知性之固然，而導天下以知其所自生，若禹之行水，經分派引，使畢歸於海，而天下晏然，則於不易知之中而真知不妄，而抑何惡乎？禹之行水也，唯不鑿也，九山自高，九川自下，原有固然之經流，去其壅塞，行之而已，未嘗有事於陞之遏之、開之剏之也。如智者因其孩提之知

愛而言性之仁，因其稍長之知敬而言性之義，因之以自治，而全性乃以全其生，因之以及物，而盡吾性乃以盡人物之性。則知之所及，上足以體上天生我之大德而無所疑於天，下足以風動乎一世之人心風俗使之咸若而無拂於人，其爲智也，豈不大乎？而又何惡乎？夫苟能以智而行所無事，其用智也亦甚逸矣。智而鑿焉，則勞於推測而徒爲害。行所無事焉，則理無不得而初不勞。而不觀之治曆者乎？今以天命之不易知也，人生而靜之無形迹可執也，此凡言性者之難也。乃以治曆者言之，天如此其高也，其度分之闊，無形埒之可畫矣，星辰之遠也，其躔離之次，發斂之道，無區宇之可記矣。乃治曆者定其餘分，定其杪忽，上而千歲已然之日至以何日、何時、何分、何杪而合乎黃道之極南者

不差，下而千歲亦可因今此以積求之而不憂其爽。乃天不能違我，星辰不能越我，此亦豈非甚不易知哉？然而有其故也，其故亦甚利也。近而一歲之相因如是也，則遠而千歲亦如是也，積之有多少而數必均也。以上推往古之千歲而既然也，則下推將來之千歲亦必然也，加之以閏餘而數必合也。坐而定焉，豈待窮高而視之，極遠而俟之哉？然則言性者因夫婦之知能，以知聖人之分量，因人心之不忍不敢，以知天命之至健至順，上極於生知安行之本體，下通於雞鳴平旦之良心，又何待索之於二氣五行之變化，窮之於血氣心知之參差，而後知哉？求其故者，求其利則無不利也，求其無所事則固不勞也。故君子智誠足以知性，則一言以決之曰性善。彼鑿智之流，雖執一故以相亢，徒見其勞神

焦思，而止以賊天下，亦惡足道哉？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謹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說，曰：「諸君子皆與謹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蒞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己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訓義待小人之道，下焉者違禮以殉之，則

與之俱爲小人，固不足道矣。於是而有亢小人以明高者，務自處於孤高，而或至於違禮，則不足以服小人，而先已自居於軌物之外矣。夫君子無往而非禮，其於小人也亦即此以處之。禮不爲小人而設，而君子自居於大正。禮雖非小人所知，而終不可以自致怨怒於君子。若孟子之於王謹是已。齊大夫公行子有人子衰麻之喪，齊王臨焉，卿大夫皆赴焉。王謹爲右師，大夫也，往而弔之。君之所臨，有司徧爲卿大夫定賓次之序，右師固有定位矣。而可異者，其入門之時，衆賓不安其位，則當驩未就位之時，先至者揖驩而進於其位以與之言，驩既就位之後，後至者舍其位以趨就驩之位而與之言。甚哉！齊人之唯知有右師而不顧也。乃孟子，卿也，亦與弔

焉，獨立其位以將弔事，自人至出，終事而退，孟子亦不自計其未與驩言也。而驩見孟子之儼然而不與言，弔者亦因其言而見孟子之肅然而不與驩言，於是而覺孟子之異矣。乃退而有不說之言曰，歸者之弔，諸君子皆與驩言，則是驩可與言也，可相與言而不遺驩也。孟子獨不與驩言，豈諸君子之可言，而孟子獨否乎？此以驩爲可簡而簡之耳。孟子聞之曰，子敖以我爲不與言，吾固不得與子敖言，亦不自念其未與子敖言也，夫亦有禮在而已矣。今者雖非朝廷之事，然君臨之，卿大夫集之，則序賓以爵，亦猶行朝廷之禮也。同乎爵者各有位，北嚮以東爲上而位定。位定則不可越歷左右而相與言，以示肅也。異乎爵者各有階，堂上堂下之不同而階辨，階辨則不可踰之升降而揖以相就。吾歸者見

有歷位者焉，有踰階者焉，不知其何故也，不意其與子敖言也。我生平所不敢踰越者，禮而已矣。備位客卿，與子敖而殊階，抑與子敖而各有位。禮之所在，吾自欲行之，未嘗知有子敖也，未嘗念及子敖也，無簡子敖之心，而特無欲免於簡子敖之慮。乃子敖以我爲簡，與吾行禮之心兩不相涉，吾不知此猜疑之所自生，而不亦異乎？嗚呼！孟子何嘗不簡子敖，而何嘗以此簡子敖？尊朝廷以正典法，自盡其道，初不知公行子之庭有子敖也，君子之立身，如是而已矣。若知有子敖而簡之，則子敖尚重，而先自輕矣。乃正言之，而子敖亦不能復咎孟子，則小人之終無能如君子何者亦在此。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當作恣，下同。

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恒，胡登切。

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逆，謂彊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當作猶，下放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今作去聲讀。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較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憂，當作息。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訓義 孟子曰，夫人日行乎憂患之途，而憂之與患，立心之大辨存焉。同此不自寬釋之念，自中出者曰憂，自外來者曰患。中有不容寬釋之情，則上極於聖人之純德而皆其所必至。外有不能寬釋之憾，則日以其心隨鄉人爲喜懼而無以自容。夫恥爲

鄉人而欲希聖人者，君子也。君子者，豈有以異於人哉？不足喜而不喜，不足懼而不懼，言行一循其常，氣象一安其故，本無異也。而自鄉人之沈沒波靡於吉凶利害之中者視之，則見其迥然有異於人者，而君子亦果異矣。乃君子之異，豈但其才之足以勝天下之變，量之足以受天下之逆哉？人之所行，莫不因其心之所存。所存者在外，則合天下而無以容己也。所存者在我，則合天下而皆責之我也。而君子於是乎異矣。君子以爲吾心與萬物並生之理，^①仁也。吾心所以治萬物而得其序之理，禮也。故以仁存心，唯恐私僞之傷吾生理，而保全此心者無念忘之。以禮存心，唯恐蕩逸之喪吾天則，而防閑此心者無念忘之。由是而以膺天下，但期不失吾仁，而於人見必愛也，則和吉之氣象固與

人忿戾之習氣異矣。但期不踰吾禮，而於人見必敬也，則謙莊之氣象固與人鄙倍之流俗異矣。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則愛人者人愛之而不忍加害焉，敬人者人敬之而不敢或傲焉，其恒也。推之一家，推之一國，推之天下，共以成君子雝和莊肅之化，而莫不尊親焉，君子異矣。而在君子之心，未嘗執情理之恒以爲我如是施，人如是報，期其效乃致其功。而君子之大異於人者，亦不待人之愛敬而始顯也。設有人於此焉，固恒理之所無，而亦恒情之所無。其待君子也，不以直道相與而橫，不我敬也，不以順理相接而逆，不我愛也。君子於此不見爲人之難感，^②而益觸其必

①

「與」，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②

「人之」，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仁必禮之心。乃自反曰，夫仁則人恒愛之，而待我以橫者，我必不仁而未盡其愛也。有禮則人恒敬之，而待我以逆者，必我之無禮而未致其敬也。不然，則愛敬之施必相孚感，而此不愛不敬相干之事，何以宜至於吾前哉？自反焉，而必篤其愛敬者無不用矣。於是而更自反以攷其得失。果仁矣，愛之曲體之矣。果有禮矣，敬之極致之矣。而其爲橫逆猶之乎前者也，君子之心其可以自釋矣乎？乃君子以爲愛敬存乎事，仁禮存乎心，吾之所不可有一念之違仁禮者，吾心之本體也。而不足以感物之化，我必不忠乎？忠於仁，而後無媿於此心之萬物一體。忠於體，而後無歉於此心之性命各正。蓋至此而君子心之所存，真有流俗不能測其際者，而君子果大異於人矣。自反而忠，而君子之

德又何以加哉？於是而君子之量乃益弘，君子之才乃無所困矣。①彼橫逆者猶不改也，君子之心於是乎不復以纍我神明矣，則坦然處之，曰，人有是心，人之真也，此橫逆者失其真而唯血氣之所使，亦妄人而已矣。至於妄，而與禽獸奚擇哉？夫吾所可化者人，而不可動者禽獸，必欲處之，與爲難而已，其爲禽獸也，而何屑與之難焉？彼必氣矜而來，我以端靜而應，得喪不爲之撓，生死不爲之動。彼流俗之人方爲君子憤、爲君子懼，而君子但保其大中至和之體，以容受天下而不驚，而後君子果異矣，固區區流俗之人所不能知其何以然矣。以爲君子之坦衷乎，而君子之刻責於寸心者無已也。以爲君子之畏謹乎，

①「所」下，原衍「可」字，今據衡陽殘鈔本刪。

而君子之澹忘乎外物者自定也。此無他，故唯其存心於仁禮之故。而君子之于憂與患，辯之早矣。憂者，人所必有者也。當前而慮，事過而忘，非憂也。朝乾夕惕，而猶恐不逮，蓋終身以之矣。人所不知有，而惟君子有之。患者，我所可無者也。事有可調和，物有可澹忘，非患也。猝至妄起而非意忽生，特一朝之變耳。人所不能無，而唯君子視之若無。夫君子秉仁禮以膺天下，坦然自信，而何憂哉？乃即此仁禮之中，而在人見爲可信者，在君子則見爲可虞，則誠有之矣，而不敢自安者，以仁禮未易言也。好生如舜，而後可言仁。用中如舜，而後可言禮。審於危微之幾如舜，而後可言存心。乃舜亦猶是人也，其有此心而以善吾身之用者，人性之本然也。其以此心而出膺天下之變者，人事之

必然也。我亦人也，則內之具此理於心者同也，外之與萬物相接者同也。^①舜不內而有不仁之傲弟乎？外而有不順之三苗乎？而大仁敷焉，大禮敘焉，蒸乂而克諧，舞干而苗格。其在當時也，典敘禮秩而四海風動，天下法之，實有以爲之法也。訖於今日也，爲典爲謨，而百世爲經，後世傳之，實有其可傳者也。^②我反之己，而能然乎？如其未也，則亦與鄉人之出沒於私利之中，縈擾於近小之地，得之而喜，失之而憂，心逐物遷而貿貿以終身者同耳。夫欲爲君子而至鄰於鄉人，其去妄人也幾何哉？其去禽獸也幾何哉？是猶不可憂乎？而君子之憂之也何如？不憂物

① ②

① 同一下，原衍此理二字，今據衡陽殘鈔本刪。
② 其一，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之難感也，不憂道之難至也，一念盡仁盡禮而一念即舜，念念盡仁盡禮而念念皆舜。如舜則更無可憂而可已矣，必如舜而後可無憂而可已也。若是乎君子之心恒存而不釋，終其身於兢業之中，故曰有終身之憂也。若然，則夫人之所見爲可患者，鄉人之鄙陋，役役於得喪順逆之中，而君子豈有之乎？誠自反焉，而非仁無行矣，無所傷於物矣，非禮無由矣，無所慢於物矣。忽然而有妄人者出，以橫逆相加而爲一朝之患。君子於此，秉和平中正之心以洩之。其害在一己，而權無可伸，避之可也。不及避而受之，亦無媿也。其害在家國而法有可行，責之使改可也。不改而誅之，亦無尤也。終不以纍吾心而引爲己患也。教有所不屑，而不教亦仁。刑出於無心，而刑以佐禮。舜之所以行乎天下後

世，亦如是而已矣。蓋求諸己則爲君子，上至於聖人，而唯有反身而誠之道。求諸人則爲鄉人，下至於禽獸，而止此怨望於人之心。憂與患皆心爲之，而其不同如此。夫人之立心，可無慎哉？嗚呼！孟子之言所以示後之學者至矣。乃其言君子之憂，則唯在未免爲鄉人。鄉人者，非果有大惡也，而其習俗之所流必成乎大惡。吾黨耳日聞鄉人之言，目日見鄉人之事，心且習爲鄉人之心，而不知所以異也。吾老而媿之彌甚，況其在初學之始志乎？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亂，當作
閭。尻作居，譌。食，當作飮。瓢作瓢，省譌。憂，當作息。
樂，音洛。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舊注，當作猶。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然，當作嚙。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鬪，當作鬥。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

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

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訓義道者，所當行之路也。路皆人之所可行，而唯己之所往，由是以達焉，則爲當行之路。行之而已之理得，行之而已之心安，則道在焉。故禹之言曰「安汝止」，自安其所止也。夫子之告顏淵曰「爲仁由己」，審之己而道宜，則仁也。今以出處言之，功名之士與隱逸之流交相爲非，而不知皆道也。道因地而遷，南之北即北之南，無定名而從乎人之所嚮。故地不同而期以所當行者同。孟子因孔子之追論禹、稷與賢顏子，而發明其理，以見道在一心之自審，而非可據古人之一塗以取必也。

論古人者先論其世，世之所值即其所處之地，即道之所自生也。禹、稷所當之世，雖平成未奏，而上有聖君，下有哲相，世之所自平也。禹受司空之命而平水土，稷任后稷之事而教稼穡。勤於其職，過其門而不入。在巢、許之徒，方謂堯、舜已治，何可越俎代庖？而孔子尚論則賢之，賢其不私一己而利及天下也。顏子所當之世，雖民生已奠，而上無天王，下無方伯，世之所自亂也。顏子於斯隱居好學，居則於僻陋之巷，食則一簞，飲則一瓢，人不堪其貧而以爲憂，顏子以自樂其道而不改。在求、路之輩，方謂如或知我，可以治賦足民，而孔子論定門人獨賢之，賢其不殉天下而失己也。夫孔子進不追求禹、稷之功，退不必同顏子之隱，而於三子皆有所推獎，則疑道之不一，而惟人之趨也。孟

子曰：孔子之賢之之心，豈有異哉？禹、稷、顏子同道，故同賢也。在禹、稷非以進慕夫功名也，其所當然者在勤勞之不恤。在顏子非以退甘夫隱逸也，其所當然者在貧賤之不憂。蓋君子之心，必不以一己之便安而遷其志。故出而不避其勞，可與含易爭險阻。處而不殉乎物，必與世運辨貞淫。無私也，則見之精。無倚也，則規之大。其道同矣。道者，決之於心而酌其當然者也。顏子之心不易言矣，夫禹、稷之過門不入，何以如是其暇哉？可以知禹、稷之心矣。禹之治水，以拯溺也，而暇於四載之乘，則想見其心，思天下有未出於洪流而溺者，猶已溺之矣。稷之教稼，以救飢也，而暇於百穀之播，則想見其心，思天下有未喻於田功而飢者，猶已飢之矣。唯其心之所思如是，則若或迫之，若或勉

之，不如是而寢寢不安、形神不釋者，故三過不入，不自知其已亟焉。則由是以想顏子之心，食不簞食，飲不瓢水，居不陋巷，其寢寢不安、形神不釋者亦然。賢者之心各行其志，初不私己，而或爲物論所搖，以貿貿然而進趨於功名，貿貿然而決計於隱逸，其心同，故其道同也。雖然，道既同而行事何爲其異，居心又何爲其不一哉？則道者，因地而生者也。居禹、稷之地，則由禹、稷之所行而乃至乎道。居顏子之地，則由顏子之所行而乃至乎道。使禹、稷處無道之世，君不我庸，相不我舉，而以天下爲亟，則志殉乎外慕而失己。使顏子處明良之世，任之也專，受之也大，而以窮居爲樂，則情安於苟且而已亦喪。唯其因時之所以處我者而皆有自處之道，故禹、稷而易顏子之地，亦簞瓢陋巷而樂也，有

其樂，故可以憂天下之憂。顏子而易禹、稷之地，亦三過其門而亟也，自亟其亟，而非亟人之亟也。易地皆然，故孔子交有以信之而同賢之也。則請爲喻言之。今夫門則救之，亦解紛之道也。其爲同室之人鬥乎，而救之者雖不及櫛纒，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於斯時也，不容不救，救不容不亟。何以必亟救而心始安？則亟救之心生於同室也。若其爲鄉鄰之鬥乎，事不相與，情不相維，披髮纓冠而往救之，豈不惑乎？雖曰救門義也，而可不救，則義不在救矣，雖閉戶可也。聞其鬥也，無救之責，即無救之心，閉戶而心安，則閉戶之情起於鄉鄰也。堯爲君，舜爲相，疇咨而命之，同任此洪水橫流、五穀不生之天下，則禹、稷於勤勞之外無道以自處。是同室也，故飢溺猶己之心不可不亟。道不行，

身不用，漠然無知者以行其夏時、商輅、周冕、虞韶之大業，則顏子於安貧之外無道以自居。若其不私一己，不殉天下，以求盡其心之安則同也。故曰道者人之所當行。當行者，己之所當行，非古今境遇之不齊，畫一而迷南北者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違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當作敗。從，才用切。狠，胡懇切。

戮，羞辱也。狠，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讀如扶，下同。責，本作賁，下同。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妻」之「夫」，甫無切。爲，讀去聲。屏，必到切。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爲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爲不如此，則其罪

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督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訓義 孝，庸德也。而語其至，則有責備賢者之道焉。乃論人於天性之際，則難言矣。君子不輕許人以孝，而重絕人以不孝。許之孝者，不但以迹而以心，不但以心而必以道，故賢者不得以孝名。若夫以不孝責人，則取世俗之論而已足，何也？孝，庸德也。世俗之論亦可與知，而何得取大逆之名，過求之不知道者乎？所可惡者，未能自免於世俗之誅，而故爲高論以責人，則末世之風俗所自壞也。匡章以責善得罪於父，因不得侍養，乃自怨自傷，出妻屏子，而齊人羣起而譏之。孟子獨原其心，自別有所取於章，而不以此棄之。

乃公都子疑而問曰，君子之取人，莫大於天倫之順逆。匡章，通國皆稱不孝，是有道者之所必絕。而夫子與之同遊，又加之禮貌，豈偏長之可取，而大節之無嫌乎？敢問何謂也？孟子曰，章子而以不孝稱乎？稱其不孝者，乃通國之人乎？夫孝非通國所知也，而不孝則世俗之定論亦不易之說矣。與通國人而論孝不孝，亦就世俗言之而足矣。世俗所謂不孝有五，其說甚淺，而以誅人子不知有父母之心，則已備也。惰其四支者，上不學而無祿，農不耕而無粟，父母之養有與無，所不顧也，世俗以爲不孝者一。博奕好飲酒者，貧以匱其財，富以荒其事，父母之養有與無，不知顧也，世俗以爲不孝者二。好貨財，私妻子者，爭利於錙銖，營心於猥賤，父母之養其有與無，不能顧也，世俗以爲

不孝者三。縱耳目之欲者，廢棄其先業而見賤於上君子，辱人賤行，親無令名而僂辱焉，世俗以爲不孝者四。好勇鬥狠者，輕所受之身，貽覆宗之害，死亡刑戮，父母且危焉，世俗以爲不孝者五。此五者，世俗之言，君子所不廢也。求免於此五者亦難矣。通國之人使自反焉，果其心目之間常有父母之養存而不忘乎？果其內顧此身不辱不殆以無忝所生乎？彼之高談闊論，責人於形迹者，吾恐其皆不能免也。藉口清虛，侈言好客，以謀生居室爲本計，以居榮矜氣爲雄豪，皆犯其清議而不知。而以視章子，有一於此乎？有一焉，則通國之人按成法以誅之可也。章子而無也，則是以不孝者而誣非不孝者也，通國之言安足據哉？若以君子論章子，則章子之論定矣。夫章子，所謂不知道者也。章子

之見譏於流俗者，以不能承事其父之故，而所以取責於父者，唯父有不善，章子諫之已亟，遂如責其父者然。使父而見聽，而章子免矣。不幸其父之怙惡不改，因以相責而不相遇合耳。夫幾諫者，子之道也。不從而不怨者，諫之道也。若直其詞，危其言以相責，則朋友之道也。道合則交，不合則可絕也。父子主恩而已矣，以善相責，激而成怨，賊恩之大者矣。唯知爲子之道者，早計之於進諫之日，而唯恐有違逆之隙，則不至以成親於善之苦心，罹乎自絕其恩之大咎。故章子本以孝子之心而不得爲孝，君子固將責備焉。而抑視其後之所以處此者何如乎？使章子以責善致怨於親，遂自以爲無過而泰然居之，則章子亦何足諒乎？乃章子之處此苦矣。夫夫妻相偶，子母相依，連屬而憂

樂與共，人之所欲，而章子豈不欲哉？乃以責善之故，而父罪之，因與離而不受其養，雖欲近而不得也，於是出妻屏子，誓以終身不受妻子之養，則妻不得以屬己，子不得以屬其母，章子亦重拂其所欲矣。章子於此有其心矣。其勢窮，其道窮，於不可爲心之中而設一心焉，以爲使吾而不若是也，不得養父，而安受妻子之養，則忘親自便，而昔者望善其親之心，流而爲不恤其親之心，則果不孝之罪大矣。未能免於罪，而姑免其大者焉，則雖有生之氣而有死之心，章子終身畢赴其責善之初心，亦良苦也。謂之爲孝，則未有不知道而可爲孝者。不可爲孝，則無辭於罪。謂之爲不孝，則世俗之能舍妻子以用心於父有幾也？而章子亦異於世俗而自成其章子，則章子之爲人，亦如是而已矣。吾與之

遊，將原其心而喻之以道，豈無謂哉？若夫通國之人日役役於妻子之中，置其親之善惡於度外，並置其親之養於度外，幸而不爲親所逐，乃從而議之，亦何足與論得失乎？蓋知有親之心而遇之窮，正孝子自盡之日，則必審乎道以盡人倫之至。若居平常之勢而求免於不孝，則亦就世俗以責世俗，而能免者少，況得而苛求之哉？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讀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

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居，當作屍，上同。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微，宜作微。然，當作微。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爲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

昂屢變，而不害其爲同也。」

訓義道因所處之地而生，而大中至正之則，固有其一定之理，即在安危死生之際，無能亂也。怯者以情迷，勇者以氣矜，皆唯其未知道也。愛身即以愛道，而守道即以守身，於曾子、子思之事見之。曾子授學於武城，武城人奉曾子而居焉。於是而忽有越人來寇之事，武城方圖守禦，越人縣軍遠攻，亦未必其遽下也。而或告曾子曰：「寇至，盍去諸？」亦淺人畏害之恒情耳。乃曾子欲去之心，不待或人之告而已定，遽告其館人曰：「寇至，將有人保者，勿寓之我室，致毀其木以爲薪也。則武城之備禦曾不繫其心，視一室之薪木不如矣。於是遂去。未幾寇退矣，戒心釋而可以修講習之事也，乃豫告武城人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則武城之幸全，曾不如其牆屋之

當修也。迨牆屋修而曾子反，初不以昔日去之之急，嫌今日反之之遽也。曾子自坦然於去留，而一無所疑，而左右疑矣，私相議曰：君子之於人，固不能忘情也。安危之際，見厚薄焉。此邑之人待先生者內盡其忠，外盡其敬，是不可以動先生之情乎？乃寇至而去，民之耳目屬焉，將墮其固守之心，幸而寇退而遂反，是明置武城之存亡於度外，而危則去，安則歸，君子其何以爲情而報其忠敬乎？殆於不可。乃門人有沈猶行者知之，而言曰：先生度其可以去而去，而決去而不疑。度其可以反而反，則必反而無媿。此在先生擇義之精，守志之定，有深焉者矣，非爾所知也。是非但今日也。昔者先生館於沈猶氏，適有負芻之禍，從先生七十人，未嘗不可出其智力以排難也。乃先生率此七十人以

去，未有與其難者。審之定，故守之初終而若一，而又何疑乎？自曾子言之，則君子之全身遠害，而不以一時之意氣矜其勇者，此一道也。而子思異是。子思仕於衛，居其國中，而適有齊寇，疆大相陵，衛亦危矣。而或告子思曰：寇至，盍去諸？亦其愛君子而欲全之也。而子思不欲去之心已決，毅然以死守自任曰：夫伋安得去哉？存而與俱存，亡而與俱亡，守禦之責，伋任之矣。如伋而愛身以去也，則凡在衛之廷、處衛之國者，皆可去也，君孰與守哉？卒之衛幸存而子思無虞，初非子思之所計。自子思言之，君子之忘身禦難，而不以一己之私情生其怯者，此一道也。乃孟子合而論之曰：曾子、子思或去或留之際，至不同矣。而揆之於道，豈有異哉？道以貞生死險夷而守其至正者

也。不妄許人以死，則其死也不輕，道之以重其生者重其死也。不復自念其生，則其生也不妄，道之以貞其死者貞其生也。道之所宜，心之所安，而生死初不在其意中。此君子之以其身爲道之身，而不爲情感，不爲氣使，而已矣。乃其所以去留之不同者，則曾子師也，以道交武城，非以身交武城也。言其分，則父兄也。子弟之難不及於尊者，所以全子弟也。子思，臣也，以身事君，乃以道事君也。言其分，則微也。尊者且危，微者不得而安，所以明分義也。或爲師，或爲臣，所處之地也。道因地而各有其當行之路。使曾子而居子思之地，則知此身爲道之所有而不敢自主，其養大勇浩然之氣者，必身任險阻而不疑。使子思而居曾子之地，則知此身爲道之所在而不敢自褻，其奉臨深履薄之訓

者，必慎以遠害而無憂。易地皆然，唯其道之同而已矣。彼以意氣相許，輕以其身報知己之恩，以規避爲術。苟全其身以廢君臣之義，唯不知道而已矣。君子之於身，見道而不見身，而安危何論焉？

儲子曰：「王使人闕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闕，古濫切，或作瞰。俗寫加目作闕者，贅。

儲子，齊人也。闕，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訓義道本無可異也。言其所當言，行其所當行，以至於出處辭受之節，審幾度務之宜，無非人情之必然，即爲天理之當然。乃自流俗相趨於妄，以欲相導，以利相扇，舉天下貿貿然以成習，而遂覺君子之異。齊王之廷，所謂左右諸大夫及爲之賓客者，皆與齊王利欲之心相狎相合，而見孟

子之獨異焉，乃疑孟子之所爲可暫而不可久，陽然而陰否，遂使人闕孟子於退食之餘。^①儲子以告曰，夫子之至齊，而齊國之耳目爲之一新，無不見異也。而王甚疑夫子之異也，使人闕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不然，何其言所未聞、行所未見之如是乎？孟子曰，有是哉！人之以我爲異也。我內而自反吾心，吾之居心者何異哉？吾外而自顧吾行，吾之制行者何異哉？人之所當爲者，人自不爲，非我異也。人之所不可爲者，人自爲之，非我異也。乃王之所以謂我異而疑我不能果異者，以我所陳者堯、舜之言，所守者堯、舜之道，謂堯、舜之不可爲，而爲之者必異耳。而堯、舜之道本乎人之情，順乎人之性，人皆可爲，而抑人之所不可不爲，則抑與人同耳。知堯、舜之同，而後知我之無

異，昌言之於大廷之上者，即其退省於幽獨之中者也。吾自坦然於衆人之中，而何用闕爲？嗚呼！天下可異而不自知其異，乃以君子之無足異者爲異，此賢者所爲處濁世而難容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馱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馱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闕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馱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

①「於」，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厭，於鹽切，寫作厭者非。厭，音於輒切，一讀於冉切，今俗反廢厭而用厭，或更加食作饜，愈不成字。闕作矚者，非。蚤，當作早，蚤，齧人跳蟲。施，音迤，或讀如異。墦，讀如燔。訕，所晏切。「施施」之「施」，如字讀。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厭，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芻也。顧，望也。訕，詈也。施施，喜說自得之貌。芻，作塚者，非。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訓義君子而處濁世，視天下之人皆可藐也，非故輕天下也。人自爲之而不能自觀之，但於流俗之榮辱觀之，而不能就立心之貴賤觀之。自一己之得喪觀之，而不能引天下之榮辱貴賤推類以觀之。貿貿然沈溺於富貴利達之中。而君子有出於富貴利達之外者，則徧督人情之真妄，而悲廉恥之道喪，無怪其視天下之公卿大夫無一不足藐者。則請言齊人之事。其事甚微，富貴利達者所以爲姍笑之資，而君子獨詳之。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亦不患養生之無具矣。齊人者，妻妾之良人也，其妻妾亦猶人耳，而良人獨異。其出也，則必厭酒肉而後反。以酒肉出，以厭酒肉反，而又能必焉，其人大概可知，而

①「能」，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妻不容已於問矣。問所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謂可以欺其妻而自雄矣。乃其妻正以此疑也，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厭酒肉而後反，其厭而後反，出而必厭，已不容已於疑矣。乃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何良人之交富貴者如此其深，而顯者不一至焉？則其交與未交，與與未與，安足信哉？我將闕良人之所之也。相信以言，不如相徵以實，人固不可以浮榮之迹欺也。於是早起施行而隨良人之所之，乃徧乎國中無與立談者，則良人之爲人賤見矣。其卒也，之東郭墻間之祭者而乞焉，与之而不足，又顧而之他焉，良人之知有酒肉而不意有闕之者在。乃闕之者一視其所爲，始曉然於其故，而心念之曰，夫人之謀食固有道焉，而良人之厭足者此乃其道也。良人自以爲計之得，術之工，而

抑知闕之者之詳審其初終乎？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吾意中初不作若此之念，而不圖其竟出於若此之爲！若此乎其以爲厭足之道而更何望乎？與其妾訕其良人，不容已於訕也。而相泣於中庭，不容已於泣也。乃良人未之知，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自泣者而視驕者，愈見其可泣。自驕者而視泣者，竟不知其何以泣，而但見其可驕。故泣者自泣也，驕者自驕也，終於貿貿不知，而亦孰告以可泣哉？乃齊之廷而無君子也，故齊人之事傳焉。君子而遊於齊之廷，不必疑也，不必闕也。挾策而來，觀其所言。受命而仕，觀其所行。上對於侯王，觀其所承之意旨。納交於貴幸，觀其所結之私暱。其求富貴利達也，一齊人之酒肉也。其所以求富貴利達也，一齊人之

乞也。不恤天下之公論，而趨權勢之門，無與立談而之播聞也。日秦莫楚，求遂所欲而不厭，一乞不足而又之他也。則豈惟君子之見爲可羞哉？使其爲妻妾者闕之，不差也而相泣者幾希。妻妾者，固知有富貴利達，而尚未知求富貴利達之道，則習俗未深，廉恥猶有存者，羞惡之心自不容泯。而求富貴利達者，特欺其不見耳。夫人至於爲妻妾之羞泣，而尚足入君子之日中乎？故君子之觀濁世，不忍觀，不屑觀，而付之無可如何也。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三十終

四書訓義卷三十一 孟子卷九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訓義 仲尼沒而微言隱，七十子降而大義乖。古帝王聖賢之遺跡傳於後世，而其心不傳，學者或致疑焉。又其甚者，俗學興而以邪說文其誠行，乃取古人之疑似者誣之以不韙之名，大則爲篡奪之說以欺天，小則爲卑污之言以濟惡，而古人存天理，盡人倫，立身行己之大義，蕩然無存。乃且博引《詩》、《書》以緣飾之。故孟子與萬章折衷論定，奉往聖之言行，及《詩》、《書》

之明訓，前人之實迹以徵之。非曰好辯，所以垂世立教之意至深切也。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乎刀切。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嗷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嗷，作呼者，省謁。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忍，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愛，當作先。忍，去聲。爾，宜作尔。夫，讀如扶。忍，本作念，呼介切，忽也，寫作忍者亦謁，今皆作忍，讀苦八切。共，當作供。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嘯父母而泣也。恕，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爲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爲孝也。若自以爲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畎，本作𡵓。爲，讀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季所居成聚，一季成邑，一季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遂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說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說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憂，當作息。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

季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己樂，而不順乎親之心爲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訓義學者之稱孝，極於大舜，然能知舜事親之道，未能知舜愛親之心也。夫孝豈有常道，爲職分之所可盡者哉？唯其心而已矣。未知孝子之心，但以事言，則有可疑者。萬章問曰，《書》有之，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以都君而躬耕以養親，子道盡矣。不得於親，而呼天以泣，若有所深憾焉者。夫泣出於心之不容己，似必有所爲矣，非弗安於服勞之心也，果何爲也？孟子曰，此止舜之不容己者，^①於是有怨焉，亦有慕焉，怨其不得於親，而慕親之欲得之也。以其慕生其怨，於其怨益其慕，怨慕合而泣自不容己矣。夫怨與慕似出於

兩塗。萬章疑怨之且傷於慕，而問曰，竊聞之，子之於父母，幸而愛也，則喜而不忘，天性之歡，夙夜以之，所固然也。不幸而惡也，惡之或勞之，勞之已所當致也，惡之亦已所當安也。未聞其可怨也。由夫子言之，然則舜且以父母之惡爲怨乎？怨焉而和順之情傷矣，豈舜而猶然乎？孟子曰，此大孝之極致，不可以尋常事親之道言者，昔人常論之矣。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以養父母。父母命之於田，而不敢以貴謝其勞，則吾既得聞教命於夫子矣。而《書》又曰「號泣于旻天」，若親不可問，而問之天。「于父母」，若己無可求，而求之父母。是怨生於心而不能自安，非吾所知也。公明高於是憮然曰，是

①

止，啖柏山房本作「正」，當是。

大孝之心，性之所發，情之所極，非根極於至誠者不能知，非女所知，而吾亦無能告語也。雖然，公明高以其心而遇大孝之心，亦但因人心之固有，以體其性情之不能已者，而亦可具言之矣。夫長息之謂不當泣者，猶子之疑於怨，不過子職已盡，可恕無愁，以聽親之喜怒而已矣。而高以孝子之心爲不然。苟其若是恕然也，則子自子也，親自親也，順者自順，逆者自逆，兩不相謀，道有盡而心亦爲之忘矣。夫孝子安得若是哉？舜蓋曰，我竭力耕田以致養，不過共爲子職而已矣。則是子自有職，而父母之外有子也。乃父母之不我愛，豈父母之情固然而非我事乎？我以父母之心爲心，則父母之心與我心一也。此必於我有未盡焉，求其故而不得，而窮則嘯天，又極思夫父母，希冀其愛而不能，

故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也。夫孝子之心所以不白於天下者，人皆有此心，而有以迻之也。有以迻之，而人之本心遂隱，乃藉手於職分之所當爲，以爲自安之計。以舜言之，其可以迻舜之心者，豈不盛哉？舜當于田號泣之日，其所遇何如也？帝揚之於側陋，而使九男承其教，二女爲之配，備百官焉，備牛羊、倉廩焉，以事舜于畎畝之中。奉其身，即以奉其親而有餘裕。不但已也，德譽之所及，天下之士多就之者。榮其身，即以榮其親矣。帝將合天下歸仰之心，而遷曆數以授之。尊莫尚，則尊親亦莫尚矣。而舜於斯時也，爲不順於父母，且號泣于旻天，視此身之無所依止，彼九男、二女、百官、多士、天下之民，皆與己杳不相涉，如窮人之無所歸也。夫以人情言之，則知識漸启之時，欲乃動焉，其所欲

者非必不可欲者也，而以分孝子之心則在此矣。天下之上說之，是志道合而意氣舒也，人之所欲也，乃舜則不足以解憂矣。非不喜天下之說，而外至之乎無與於所合之天也。好色者，配耦得而家道成，人之所欲也，乃舜則妻帝之二女矣，而不足以解憂。非不知釐降之可以宜家，而人合之至情無裨於天然之休戚也。富者，用物弘而施濟廣，人之所欲也，乃舜且富有天下矣，而不足以解憂。非不計富之可以溥德施，而因物而始有，無濟於因心之有誦也。貴者，志可行而業可就，人之所欲也，舜則貴爲天子矣，而不足以解憂。非不念貴之可以大有爲，而性外之大行，無當於中心之繫戀也。此數者得其一，即可以遙人子之心，而姑以子職之供，謝疚惡於當念矣。乃舜則人說矣，而又有好色焉，既富矣，抑

又貴焉，一旦而駢集于畎畝之中，古今之所欲者莫之踰也，而號泣之情一無所釋。舜固曰，吾所欲者順于父母而已。一日不順則憂以一日，終身未順則憂以終身，惟至於克諧允若之日，父母順矣，而後號泣之情釋矣。其未順也，惡容不慕，則亦惡容而不怨也。其心之無所遙者，固視天下無所遙者也。斯心也，何心也？人皆有之而漸忘者也。而不觀之人少乎？萬感未興之日，惟知此身爲父母之子，則此身壹注於父母之身，故或偶而與親相離也，或偶爲父母所怒而遠之也，則身無以自容，心無以自主，惟慕父母而欲其我親而已。故涕泣焉，號誦焉，曰，父母之何忘我也？自此以外，或誘之而皆不解其疚嘑迫切之情。夫人無異身，長者長其所生而已矣，而慕何以遙也？知好色則慕少艾，

不覺其慕之遙於燕婉也。有妻子則慕妻子，不覺其慕之遙於私恩也。仕則慕君，冀其得君也，不得於君則熱中而生忿怒，未忘其可得也，不覺其慕之遙於寵祿也。然則人皆有一發不自制之情，而惟赤子爲天然之合。欲逐而迷其本，遂曰，事親者，子之職而已矣。父母之愛不愛，非我事也。乃獨不念慕少艾、妻子、仕進之情，亦曰吾盡吾分，而得不得非我事哉？惟大孝者自然不可間斷之情，終身爲父母之子，則終身一季少之心。而其慕也，亦如赤子之啼笑，惟在于父母，而無他而已矣。夫赤子豈有職之可供以自安哉？以此想舜之心，則知之矣。公明高以爲非人所易知，則以夫人皆在欲動意逐之中，迷不自反，而無能求之於季少之初心也。舜之于田之日，三十登庸，二十八載試歷之日

也，而不改孺子之慕，則曠古以來，五十而能慕者，不易見也，惟於大舜見之焉。何以見之？於其號泣而怨見之也。其當日迫切哀痛之情，有異於季少之心乎？蓋天下之理皆可以職言，而惟孝則但存乎心。天人相繼，形色性命相依，生生相續，止此心也。心隱而但以職言，孝衰於天下，孰足以知聖人之心哉？此不容不爲之發其隱微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對，徒對切，本作憖。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嘗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

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以女爲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箝朕，一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黼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張，都禮切。忸，女六切。怩，音尼。與，平聲。」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

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季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爲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箝，弣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爲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黼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己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己，但見其憂則

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爲至。」弦作絃，俗別。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與，讀平聲。校，古孝切。池，本作沱。然，當作嚙。烹，本作烹。孰，本作輒。愛，當作恻。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

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僞，故實喜之，何僞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訓義父子兄弟之際，亦至難言矣。均爲天性之愛，而孝子之於父母，仁人之於兄弟，則又有不一致者，要以求此心之安而已。心無不安，則倫無不至。聖人人倫之至，固有非常情所易測者。千載以後，揆微而如見其心，豈易易哉？萬章問曰，《詩》有之：「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云「如之何」者，以是爲大事之必審，而不敢惟己意也。云「必告」，則人無聖賢之與庸衆，安常之與處變，其禮一也。《詩》之爲此言

也，故上稽往古，知爲百世不易之則，以爲可信也。其可信也，則盡事親之禮者宜莫如舜。舜之先《詩》而必告，宜矣。而舜之娶二女也，受命於堯而自聽，未嘗告焉，又何說以處此乎？孟子曰，《詩》言其常，舜處其變。《詩》言人子之禮，舜盡爲子之心。事親者豈但自盡其理而無憂哉？夫瞽瞍不欲舜之有室，明矣。告則不得娶，事之必然者也。而舜念此深矣。男女居室者，有夫婦乃有父子，以承先祀，以永世系，人之大倫也。如必告焉，則不得娶矣。親既有命，不可違也，而人之大倫廢矣。大倫廢，而廢倫之罪將何歸乎？以爲己咎，則己已告矣。則咎歸父母，我雖可無怨懟父母之心，而父母有不可免於懟怨之實。他日顧宗祧之墜，念孝養之難，安得不以父母爲咎？則與其陷親於廢倫取怨

之大惡，不如自處於行權廢禮之小愆。蓋孝子之心，視親如身，求以一事之拂情，遂終身之安，則後日之克諧底豫，皆自此始。是以不告。禮者，人子之自盡。而心者，孝子之所以安親。舜不但盡諸己，而且曲成乎親，此其所以爲孝子之至也。此心也，非獨舜然，堯亦見其然矣。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所以全親，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以君命臨之，瞽且不敢違，而亦不告，何也？孟子曰，帝可以制瞽，而瞽可以制舜。瞽不敢違帝，而舜不可以違瞽。帝亦知告焉而瞽之心不說於未娶之前，舜且不得不順焉，而帝亦不得而妻，故不如相忘於無言之中，使瞽無微色發聲之事，而舜爲可娶。夫帝且不嫌於未告之妻，以全舜於父子之間，而況於舜乎？知帝之心，益知舜矣。觀於此，則孝子之於

父母，不但求盡於己，必曲喻父母之情，而善則成之，不善則矯之，以曲防之，雖逆探其不韙之心於未然而不爲過。蓋視親之得失即己之得失，豈曰吾盡吾禮而善惡亦聽之父母哉？是道也，抑惟事父母之爲然，而仁人之處兄弟則又有異者。萬章曰，竊聞舜之於象矣。象之欲殺舜也，非一日也。父母於舜瀉汭有都之後，使之躬完廩焉。父母使之，實有使父母使之者。舜既升廩，遂捐其階，瞽瞍於是而焚廩。瞽瞍焚之，有使焚之者。而舜早計而免也。又使浚井焉。使之浚者，即昔使完廩者爲之也。廩可待焚而後下，井不豫出則不能出矣。出，瞍從而拚之，有使之拚之者也。使焚之，使拚之，象也。象不敢與其事，因不知舜之出。料舜之死，而自暴其惡曰，謀蓋都君咸我績，滔天之罪，而以

爲績也。噫，甚矣！乃分舜之有而曰，牛羊父母，倉廩父母，蓋其先以此餌頑嚚而情露也。曰，琴朕，干戈朕，張朕，其以童心而極乎大忍也。且爲覆載不容之言曰，二嫂使治朕棲。噫，亦至是哉！往入舜宮，將何爲乎？乃不知舜之久出而在牀琴也。舜則淡然其相忘，而象已愕然其失據，乃詭爲言曰，聞君之幾陷於險中也，鬱陶思君爾。而媿發於中，則忸怩焉。其情不可拚，觀其言色而曙然矣。乃舜則曰，惟茲臣庶，汝其往爲我治。命弟之恒辭也。以所聞思之，在象何其險？在舜何其平？意者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若其知也，則可以矯父母之意旨而娶，以立夫婦之大倫。亦可不順父母之非，而正兄弟之大法。若其不知也，則可以逆揆父母不使娶之心於未告之前，何不可以洞知傲

弟必殺己之心於今將之後？而恬然處之，命之治事，抑又何也？孟子曰，此豈待舜揣度而知者哉？象之惡已不可揜，而舜奚不知也？不知而何以免於焚與揜也？惟其知之，而仁人之心於此別矣。舜之於象，自盡其爲兄之心而已矣。故象之辭若有憂焉，又若有喜焉。其憂也，觸乎舜心之憂，而與之俱憂焉爾。其喜也，觸乎舜心之喜，而與之俱喜焉爾。前之不軌之謀，膺念而釋。此之相感之幾，隨念而生。舜惟知我之憂喜與共者，乃兄弟必至之情，而象之順逆，不在其意中也。萬章曰，彼舜不知而喜，則喜之也誠。既知之而又喜之，將勿僞與？孟子曰，君子無僞以待人，豈特聖人之於弟哉？子產之馭下也，亦然矣。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而子產使校人畜之池。可任則任之，

初未嘗以區區之一魚作不信校人之心也。而校人烹之，豈賢者意計所及哉？乃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何其似魚初脫於困之情形也！曰「少則洋洋焉」，何其似魚既遂所欲之情形也！曰「攸然而逝」，何其似魚終獲所歸之情形也！子產之望魚者止此，所望於校人者止此，於此復何心焉，欣然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魚未得，校人受使之道不得，而子產之心得矣。子產之心得，而抑又何求？校人出，不自媿也，而曰：「孰謂子產智？」以苛督而好疑者爲智，則可謂子產不智也。曰「子既烹而食之」，子產亦何用知其烹食爲也？乃述子產之言以誚子產曰，子產且云「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子產之自得而可勿護念者，彼惡知之？子產且然，況大舜乎？舜之道，君子自靖之

道也。自靖於己者，無求於物，特不可以相干而已。魚之得水而樂，弟之得兄而喜，方也。以君子之有方，而託方以欺之可也。惟非事之方而罔之，則非道也，則難罔也。故象曰「思君」，愛兄之道也。昔雖知其將殺己，而今固以其道來矣。或者昔所知之未真乎？或者其有悔心乎？舜於此不容深計，而象既喜，我不與之俱喜，則是我友愛之心反薄也。誠信而喜之，所以待弟之道盡，所以待弟之心安，澹然相忘於恩怨之地，而又何僞焉？而仁人之心有不可以私意測者，於此極矣。合而論之，子之於父母，父母之外無身也。其得其失，咎之於幾而救之於早，故曲爲之慮而不忍聽父母之自爲善惡。故謂「天下無不是之父母」者，非也。見其過，如是己之過，而不待其成。若曰吾盡吾禮，而

順逆任父母之命而從之，則其於父母也薄矣。若其於兄弟也，則俱受於父母而既分矣。分之而欲合之，合之者在我而已，不問其爲誠爲僞，而我盡其誠耳。故欲知兄弟之慝而過止之者，非也。有怡怡而無切偲，見兄弟之惡，而先已自處於刻矣。故父子兄弟同爲天性之愛，而所以盡吾心者不同如此。無他，各因其理之固然，以安其心而已矣。聖人人倫之至，咎之精，守之一，豈易知哉？豈易知哉？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

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庠，讀如鼻。

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爲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庠，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庠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源，當作原，古無源字。

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詞，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私，當作公。

訓義 聖人之心，純於仁者也。其天性之慈愛所不容已者，施於親親爲必至。而愛之所行，自然曲盡其條理，以使民物各得其所。即不獲已而明罰敕法，亦自可並行而不悖。後世刑名之流以刻薄寡恩爲心，而爲伸大法以抑私恩之說，賊害天性之親，而臣民不被其澤，天下亦交怨而不服，乃借古人疑似之迹以爲證。此不可以不辯。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其謀不可揜，其心不可懲矣。乃舜未踐天子之位，法可屈而伸，情也。及爲天子，定一代之典章，爲百王之大法，刑不容不正矣。乃相傳貸其死而薄罰以放，則何也？孟子曰：豈其然哉？舜之爲天子，則錫瑞玉，頒土田，以封之爲諸侯。簡策之傳不妄，故國之墟猶存。乃或者因其出封，而曰放焉，蓋歷世久遠，傳聞非據，有可假借，而說自此興

矣。萬章曰：以爲放象，而天下且疑焉。以爲封象，而天下之疑滋甚矣。且無博徵帝王不易之典，而即以舜爲天子之事言之。天子者，以無私而行其刑賞者也。昔者舜嘗與四凶同立於陶唐之廷矣。及爲天子，以共工之靜言庸違也，流之於朔北之幽州。以驩兜之比周爲黨也，放之於日南之崇山。以三苗之君負固不服也，竄之於西極之三危而殺之。以鯀之方命圯族也，驅之於東海之羽山而殛之。當時赫然舉天討以加四有罪焉，而天下不以爲刑之過，而以爲法之平，何也？唯此四凶居德悖悖，而賊及下民。不仁之人，人所共憤也。乃彼之不仁，猶未至絕天理、傷民彝也。象忍於兄，而謀推刃於無已，至不仁也。而乃加之以侯封，如夫子之所說。以象之不仁，苟有可爲焉，何所不至？斂之

無莠，刑之無擇，有庠之人奚罪，當聖世而得此暴君邪？夫舜，仁人也。仁人者，爲民請命，而秉心惟公者也。乃舜之爲誅爲封者如是，安能不爲仁人疑邪？刑賞者，所以公天下也。四凶以非其私親，則誅之不赦。弟則雖有巨慝，不但不誅，而且封之。爲仁人者如此，而天下將奚據焉？孟子曰，正惟其爲仁人也，而可以釋然如此矣。夫仁人者，此心之仁不容己者，不以他念遏之而已。正爲其在弟也，愈可以釋然於此矣。夫仁人之於弟也，所性之仁所必篤者，不以天下易之而已。且夫象得罪於舜，未嘗得罪於宗社，未嘗得罪於生民也。其欲殺舜，非不可怨，非不可怒也。終不足以害舜，而怨怒釋矣。時過事已，而怒奚藏焉？怨奚宿焉？則夫舜此日之心，邇達自致，親之而不欲離，愛之而不

忍其失所而已矣。夫親之則恐其分位縣絕，而易成疏遠，則欲其貴也。愛之則恐其樂利不給，而失所欲得，則欲其富也。故封之有庠，爲列辟焉，有提封焉，富貴之也。夫有其親愛之心而不遂其實，勢位限之，無可如何耳。身爲天子，秉馭爵馭祿之權，而使其弟爲匹夫，則雖有咻咻之仁，而其心不相爲一體也，可謂親愛之乎？故受大命，乘大權，正仁人所以行其性分之得爲，猶之乎操典刑以安天下，皆此心之不容己者。豈天討有罪，而以快吾怨怒於同氣哉？此仁人之不可不白也。萬章曰，舜之封象，於理得矣，於事有微矣。而傳聞之失，必有所自，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孟子曰，此亦有近似之迹焉，抑亦可以釋有庠奚罪之疑矣。象之於有庠也，與諸侯異。予奪生殺之權，有國者之所得

爲，而象以至頑，不能爲也，不樂爲也。舜因令不得有爲焉，令大夫往涖而治之，但爲制貢稅之法，而納之於象，則象之欲亦給矣。爲諸侯而不得爲政，有如放也，從立君牧民之常而言之，而放之說自此始矣。夫然，則象豈得暴彼民哉？全象於侯度之外，即安民於吏治之中。仁人之親親仁民，並行不悖者，其條理然也。雖然，此自然之條理，不思而中，而舜豈念及此哉？使吏治之初心，則固極用其親愛也。舜不忍弟之殊己，欲常常而見之，以同其憂喜，惟有吏代治，故可以原原而來，而事無所妨，心無所沮也。故逸書曰：諸侯之朝貢有常期，而舜不待五服之朝，方岳之見，以諮訪政事接見有庠之君，則此「原原而來」之謂也。夫原原而來，而得謂之放乎？蓋夫人苟篤此心之仁，則所以曲全

不肖之天親，自然曲盡其條理，而於愛養生民大公天下之至德，一無所損。仁民愛物，爲刑爲賞，皆自此而推焉。後世惟仁愛之心薄，於是有天子爲天下守法而不恤其親之邪說興。使仁愛之家釁起骨肉，而毒流天下，乃託古聖以自文。此人心之存亡，君子之所必辯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季，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季喪，

是「天子矣。」朝，讀如潮。岌，魚汲反。

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蹙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篇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季而堯死也。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爲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

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普，詩作溥，字不可通用，孟子引詩義亦有異，故不嫌其別。率，亦可用本字。說，失熱切。

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

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脫本借用「說」字。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言瞽瞍既爲天子之父，則當言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

《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夔，渠追切。齊，側皆切。

《書》、《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訓義聖人，人倫之至也。因其忠孝之不容已，生則極其敬，沒則盡其哀，制爲典禮以定萬世之經，凡爲子臣者莫敢越焉。五典之徽，庸於大舜矣。乃唐、虞之世遠矣，其遺文僅有存者，而附會之說因之以起。迨至戰國，風俗壞，邪說興，於時有竊國篡位而妄其君，位高多金而傲其父母，恬不知恥，乃誣大舜臣堯、臣父之說，以文其惡。於呼！聖人曲盡忠孝之情，而何易與流俗言哉？咸丘蒙問曰：莫尊匪君，莫尊匪

父，此常理也，而語所傳聞則有不然者。語云，天下惟德而已矣。苟其爲盛德之士，名滿於天下，功著於當時，則君不得而以臣禮臨之，父不得而以子道畜之。人心所歸，君父不能一人抗也，而舜是已。舜受堯禪而爲天子，南面而立，以受諸侯之朝覲。堯則帥諸侯北面而朝之，不敢謂昔之嘗爲君也。瞽瞍與臣民之列，亦北面而朝之，不敢謂己之固爲父也。舜見瞽瞍，心有不安，而其容有蹙，而時勢已然，莫能遂其敬親之念。若堯，則固泰然受之矣。孔子聞而論之曰，於斯時也，非常之事，見於一日，天下危疑之甚，殆哉，岌岌乎！然而雖危而不亂，則惟德之盛可以勝之也。夫君臣父子，大倫也。德盛位尊，大綱也。兩者交疑，不知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君臣父子不易之理，不可誣之心，

安有此也？君子之言，必原本於《詩》、《書》，而以體前聖之懿行。若此言者，非出於君子，乃齊辯士於稷下，爲不經之說，而東鄙野人化之，因有此語，此亦惡足辯哉？若夫舜之不臣堯，則固昭然有可考者。舜當堯存之日，何嘗正南面之位乎？堯老倦勤，使舜攝行天子之事耳，舜與天下諸侯同爲堯之臣也。考之《堯典》，則豈特生盡其臣主之分哉？堯崩，而舜固盡臣禮以定喪制也。《堯典》曰，舜攝位之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乃」字者，言其事堯如一日也。於時舜以總己之聽，定喪禮以爲永法。寰內卿士賜姓命族者，其疏衰之服如喪父母，其期則再祺而禪，凡閱三季。四海之內，有土之君，同斯服也。雖不廢政事，而遏密八音，賓祭不行焉。凡此，皆帥天下以致哀於一人之禮，

所以正堯之終，而不敢謂曆數之在己也。故孔子曰：「天無二日，天之垂象統於一尊也。」民無二王，人之戴主不容二統也。使如野人之言，當堯存之日，舜公然居堯之位而爲天子矣。乃其崩也，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如《堯典》之所云者，則是一天子矣。是猶天有二日，而天下豈但岌岌乎？夫君子據《堯典》以推大舜之所爲，生奉其命而臣節必修，沒致其哀而大禮斯定。故三代之隆，喪制審而臣子之心已安，皆舜當日資父事君之至敬所昭垂者也。以此思之，則舜之所以奉瞽瞍者，必有道矣，而又豈聽其父之北面乎？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攝其事而未居其位。天下統於一王，則吾既得聞命矣。夫不臣堯，則亦不臣瞽也。而《詩》有之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遠邇一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親疏一也。而舜當服堯喪畢，踐天子之位之日，非猶夫攝矣。既爲天子矣，敢間瞽於斯時獨處於非臣之位，則一王之上更有不臣之人，將何以處之而使不損失一王大統之定分乎？孟子曰，學者考信於《詩》、《書》以定倫物之則，所固然也。雖然，亦當審其所謂焉。所謂者，心有所趨而因之以起言者也。若此率土皆臣之詩，豈據有大位而親者失親，尊者失尊之謂乎？夫此詩之所謂，則正孝子不容已之心，迫而爲此言爾。周大夫秉政不均，勞人獨瘁，而且不以己勞爲恤，心念父母，惟以不得養爲怨，乃爲此言曰，凡此普天、率土之下，莫非王臣，則莫非事王之事者，而柰何以我爲賢而勞我乎？故學者亦諒其志而已矣。其志正，其志深，則千古之孝子仁人一此心之不容

已者也。故說《詩》者有道焉，辭欲其達也，以文輔之。文有可借以成辭，勿拘文以害辭。在河之鳩，豈必其常在？食苹之鹿，豈必其擇苹？志有所激也，以辭傳之。辭有所指以明志，勿執辭以害志。樂之所抒，不嫌其有益美。哀之所洩，不嫌其有餘怨。夫能略文以取辭，則禽魚艸木隨一物而美刺皆通。略辭以求志，則咏歎長言任所云而性情皆得。如不斲作者之志，而但據一句之辭，以爲斷章可以取義也。則《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如飢饉之下無一可存者，從而信之曰，此宣王嚆天告祖昭示臣民之言，無不誠也，則周果無遺民矣。此日者鴻鴈之噉噉，他日者室家之溱溱，又何從而致之乎？惟略其辭而知其志，則《北山》之詩人正舉普天、率土，而欲分勞以奉其父母

之極情。即此可以推大孝之心，而乃謂瞽瞍亦在王臣之列乎？若夫瞽瞍之非臣，則舜固有以處此矣夫。使舜爲天子，而瞽瞍爲有虞之編氓，則於臣主之義有礙。而孝子當居大位之後，典敘禮秩，以盡其心而定一代之尊者，則有道矣。孝子者，立身揚名以無忝於所生，可謂孝矣，而非其至也。其至者，即爲瞻爲依之情，戴父母如天者也。故莫大乎以貴而躬養，而天下之養皆親之養也。故舜當日者，身爲天子，而正名其父曰天子父，不屑如後世加尊之文，而天子之上，更有至尊無偶之二人。己爵不敢侈，父名不敢易，尊之至矣。身爲天子，而受天下之養以養其親，不忍如後世湯沐之奉，而天下之貢皆以將人子拜獻之資。視膳有常儀，洗腆無異節，養之至矣。自舜立此制，而凡有天下者，親

在則盡寢門定省之制，親沒則有追王上祀之儀，莫不以此爲則焉。故《詩》咏王者之孝曰：永念此孝思於不忘，而思盡於內，禮行於外，皆遵前聖之則，而可垂則於後人。則此尊之爲天子父，而以天下養之謂也。然則有天下而爲天子，正孝子盡孝以事親之大用，而定天下萬世之經。瞽瞍非臣，又何患無以處之哉？若夫語之所云「父不得而子」者，則或有說。《書》曰：舜之敬其奉親之事，以見瞽瞍，夔夔然齊其心志，深其敬畏，而不敢以天子之色加諸其父。至誠所格，瞽瞍亦信而順之。夫格頑爲順，則父之德成於子，是爲父不得而子，尚論者極德而言之，有如是耳。則伊尹之格嗣王，周公之感孺子，亦可云君不得而臣，皆以其忠孝之至者言之耳。豈有君父而可臣也乎哉？嗚呼！舜之事堯，

不以存沒異節，而尤致其隆於喪禮，則君臣之分永定。其事父也，不以貴賤改度，而尤致其尊於名實，則父子之經以立。處非常之事，而制爲典常，所以爲人倫之至。彼野人者，習見竊國者之以家人廢故主，而匹夫取卿相者驕父母以快宿怨，乃誣聖人爲亦然。人心亡，天理滅，何足道哉？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與，當作与。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諱諱然命之乎？」諱，俗寫作諱，省不成字，讀章倫切。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
因舜之行事，而示以与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
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
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
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
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
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薄報切，宜如字。別讀音木切，亦贅。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
用之。舜爲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
而示之以与之意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
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高
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
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
不能以天下與人。」高寫作享，俗誤。與，皆宜作与。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
也。堯崩，三季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
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
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
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
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
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相，讀去聲。朝，讀如潮。大，讀如扶。然，當作嚙。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
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
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与之可知矣。

訓義堯、舜禪受之際，有非可以形迹論者。
以形迹論之，以私心測之，則不特湯、武爲
放弑者之口實，堯、舜且爲篡奪之假借矣。

故以大公無我爲言者，非也。聖人之心，其難其慎，上畏天命，下畏民情。其視天下也重，則所以託此天下也不敢輕，而承此天下者乃不敢不體民心以合天意。若是者，大義存焉，豈易言哉？堯禪於舜，以迹言之，是以天下爲己物，而推以與人，固必曰堯以天下與舜。後世習爲此言，而萬章問曰，堯之禪舜也，不私天下於己，而取大寶之位，九州之域，惟其意之所欲與而与之，乃以成乎聖人之公。堯果有此心，而因有此事乎？孟子乃破從來之積疑，而正其授受之名曰否。堯未嘗輕天下而輕言與，舜亦非承堯之意而受其與。所以然者，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下推戴一人而爲天子，而天下固非天子之所得有。使惟其見爲可與而与之，則與之者已妄，而爲所與者不能受。理所不可，成乎

勢所不能。譬其所不能，而天下亦岌岌也。萬章曰，與者不敢輕也，而受者必無妄。受，必有與之者，而后居之不疑，處之不危。舜之有天下也，非堯與之，而孰與之乎？孟子乃上觀當時之天下，詳求堯、舜相取之理事，而正言其固然之理曰，天與之。天下者，天所監觀之天下。天者，天下所共奉之天。循其道而天理定焉，乘其時而天命行焉。當日者天待舜以治天下，而因與之焉。堯不得而違，舜不得而辭，皆奉天而已矣。萬章曰，堯之授舜，則有咨爾之文，執中之訓，諄諄然命之矣。夫天下必聽天命，而舜何以知天之與也？堯何以知天之與舜？抑將有圖書之錫、符命之垂，諄諄然所可共喻乎？孟子曰，以圖書言天者，末也。以符命言天者，妄也。不言之表，天乃存焉。天之所昭，不

待言焉。天之所与者，驗於其躬，則志氣之勃興，反觀而自覺。驗於其世，則氣機之順暢，隨在而皆通。此天之所示也，在舜與天下相往來之行與事而已矣。萬章曰：行之於己，亦聖心之自致。事在天下，亦隨事之敷施。而何以見爲天之所示也？孟子曰：夫舜之爲天所与，不僅在玄德升聞之初，而在帝命既咨之後也。惟其然也，故堯不能有予奪之權，而亦聽之天焉。夫堯不能与舜，能進之於天而已。故天子有敬天而重天下之心，慎選有德者薦之於天，至於天之与否，天子不能勢使天也，必既薦之後，果有當乎天心，而後成乎其所薦。猶夫諸侯有宗室之賢者，薦於天子以嗣己位，而不能使天子之必与，必既薦之後，果有以當乎王心，而後錫之以命。大夫有庶士之賢者，薦於諸侯以代其官，

而不能使諸侯之必与，必既薦之後，果有以當乎君心，而後涖乎其職。故昔者堯亦薦舜而已矣。其薦也，天下之所共見其聞，則暴之矣。當堯之薦，堯以爲可以承天也，而未敢必也，而天無所違，受之矣。堯以爲可以宜民也，而未敢必也，而民無所拂，受之矣。在當日者仰觀俛眎，和氣周洽，舉萃於舜之一身，無非必有天下之理勢，豈待符命之丁寧哉？故曰：天之流行在不言之表。一人之志氣，天下之氣機，皆顯見而無疑者，舜安得而辭之哉？萬章曰：薦之於天，必有所以薦也，天受之，必有受之徵也。暴之於民，必有所以暴也，民受之，必有受之實也。堯何所據以信其薦之不誣，而舜亦何以終有天下乎？孟子曰：天子之事天，莫重於祭。使之主祭，薦之以爲可以承天之慶也，而烈

風雷雨之不作，見百神之喜焉，其精誠之徹，與玄穆相感通也，天受之也。天子之於民，則有其事。使之舉行天子之事，暴之以爲可昭示萬方也，而賓門序揆之各得，見百姓之安焉，其盛德之符，與愚賤而咸若也，人受之也。於其受，知其與，天與之矣，人與之矣。堯無心於既薦之後，而舜非但因薦而得。故曰，聖如帝堯，且不敢必天人之受。而舜之有天下，在天人交與之餘。凡爲天子者，凜承上帝之天位，而託一人於億兆之上，其能以天下與人乎？夫爲天子者，欲以天下與人，則爲妄。因天下有與我之心而受天下，則爲篡。自有篡者，而妄與之說始興。乃聖人於天人交與之後，尤有不敢遽受之心，則舜之已事可考矣。舜相堯二十有八載，皆堯薦於天、暴於民之日也。而天之受之

也，已非偶然，民之受之也，已非一日矣。堯季永而舜德成，是非人之所能爲也，此不言之表有使然者也，天也。是以昭然爲天之所與，舜可以受而無疑矣。乃堯崩之後，舜總已而聽，待三季之喪畢，舜且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故君之子不忍忘，亦上帝之臨不敢信也。於斯時也，主祭之事不行，而百神之歆啗不相昭格，則天命一聚於民心矣。諸侯者，民之長也。民歸之，斯諸侯嚮之。天下諸侯徧九州，通五服，無異志焉。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而大禮歸焉，不待肆見之日，已輯五等之瑞矣。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而大法歸焉，不待命士之咨，已望弼成之教矣。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不待明良之賡，已頌卿雲之口矣。於是萬方之心翕於一心，若有不自知其然而不容已者。夫民

情不一，五方之風氣不齊，遠近之受恩不必皆洽，而何以若或驅之、如或召之如此哉？故曰天也，以人心之合戴，知天命之不可違。夫然後之帝都，即天子之位焉。則天之与舜者，不但在承堯薦暴之日，而尤在遜位弗嗣之後。堯何從與？而舜亦何從受之於堯哉？若以爲堯与之，舜受之，則一承顧命，遂奉遺言，堯甫殂落，不避於南河而遽居平陽之宮，逼胤子而使去。則堯以有心与，舜以有心受。有心受者，篡之徒也，而天与者豈如是哉？故謂堯与舜者，乃亂世欲文其篡，而據迹以言之。若堯、舜欽昊天、畏民志之盛德，豈其然乎？夫善言天者，必徵於人。舜當天人交与之後，尤必待人心推戴之深。《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行政有得失，民之所覩即天之監也。「天聽自我民聽」，出令

有善惡，民之所聞即天之答也。天寄耳目於民，民即傳天之嚮背，此於朝覲、訟獄、謳歌而知天心之謂也。蓋天者，理而已矣。理者，人之理也。得人之理，則民受治焉。上世文明初起之際，化理方開，非聖聖相承，不足以承天之大化。故堯之薦而与舜，此至理自然之符。而以迹言之，其不爲亂臣藉口者尠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

『吾君之子也。』與當作与。然當作嚙。朝讀如潮。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啟，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与賢則与賢，天与子則与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季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季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竝去聲。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啟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

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啟及大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大丁未立，外

丙二季，仲壬四季。大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二季，大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季，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於亳。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大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季，仲壬立四季，皆大丁弟也。大甲，大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季。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大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芟艸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

也。』」禪，時戰切。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閒哉？尹氏曰：「孔子曰：

『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訓義聖人之於天下，開其治，撥其亂，^①皆以身任之，而不委之氣數。惟至於授受之際，則一聽之天，而已不與焉。蓋天下者，天之天下，抑天下之天下也。任之於己，則己之事。而託之於人，則非己之事也。惟不知此義，故謂堯、舜之禪爲以天下與人，因而謂三代之世及，爲以天下與子，遂有帝降而王、公私德異之說。始於放達之

① 撥，原誤作「揆」，今據文義改。

士，以敝蹤萬乘爲高，而不知聖人鄭重昊天付託之義。而姦人因竊其說以惑愚弱之主，而思奪其位。故君子奉大義以辯之，使天下知有天而不敢褻焉。萬章曰：人有言，至公無私，德之盛也，則堯、舜是已。至於禹，則有勤民之事，而亦有自私之心。不傳於賢而傳於子，非無賢也，有所吝也。由是家天下之法遂流及三代，而世無常治。夫禹當日果有此心，而世及之法果爲自私乎？孟子曰：禹德合於二帝，而何衰之有？禹亦何嘗有傳子之事，而吝之於賢乎？斯言非也。其傳賢傳子，非禹之任，固不容禹之心不然也。夫堯、舜之傳賢，非堯、舜之与之也，天与之也。當洪荒初启之世，非聖聖相承，則無以開萬世之治統。故理之所宜，在与賢以立君道之極，則天下知其德者有其位，而不

敢輕大寶之攸歸。理既宜然，勢亦因之，而事勢民情皆順焉，天使然也。禹之傳子，非禹与之也，天与之也。當文明已盛之後，不必聖人繼起而可以安，代之人心。故理之所宜，在与子以定君臣之分，則天下之勗其業者垂其統，而各昌先王之舊德。理既宜然，勢亦因之，而事勢民情皆安焉，天使然也。今以与賢言之。舜何能必天之与禹，而傳於禹哉？舜之薦禹於天，亦如堯之薦舜已耳。十有七季，神宮民安，猶之堯也。而天下之民執玉而覲，質成而聽，咏思而不忘。其即陽城以從禹者，翕然畢合，無有二三，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而禹乃不得辭而受天下矣。故二代之氣機合爲一致，而天下遂謂之傳賢。堯、舜何嘗以公天下爲心而德待此以盛乎？以与子言之，禹何能知天

之與子而傳於子哉？禹之薦益於天，不異於堯、舜，亦且謂益之可有天下也矣。乃七季之間，而禹崩矣。三季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亦未嘗必絕天下之望，而異於舜、禹也。而天下之民異矣。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相語以必從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咏歎以長言曰，吾君之子也。君臣之義，固結之情，一旦流連於人心而不能解。益於是全其臣節，而啟亦君之無疑矣。三代之氣機自是而開，而天下遂謂之傳子。禹何嘗有私其子之事，而德以之而衰哉？夫人心之所以或歸於賢、或歸於子者，蓋亦有故焉。丹朱之不肖，不足以承堯也。舜之子亦不肖，不足以承舜也。而舜之相堯二十有八載，禹之相舜十有七季。歷季既多，施澤於民已久，則天下安其治，馴其

教，舍舜、禹而無所適從。不能以感堯、舜之心，棄愛養而推不肖之子，故歸舜、禹也，不謀而合。若啟則賢也，能敬以居躬，承禹之法以涖民，繼禹之道，依然禹也。益之相禹，七季而已。歷季既少，施澤於民未久，故天下依禹之德，而未載益之仁，舍夏后而非所適從。不能順禹薦賢之心，忘恩義而歸箕山之相，故歸啟也，更無所疑。乃在民情之當然者則然，而所以然者，豈民之能主哉？舜、禹、益，其爲天子之所薦，均也。而堯、舜之壽考，禹之登遐，致其相之日久暫相去如此其遠。禹有子，堯、舜亦有子，其爲舜、禹、益之所避，均也。而朱、均不肖，啟之賢，其勝任之可否如此其異。如是者，豈非天哉？堯、舜非不欲其子之賢，禹非不欲及其生存而成益之相業。三聖人者，不能爲。天下之民

亦豈不願堯、舜之有賢子，禹之有遐季？而天下之民，亦不能爲。則惟天道在傳賢，而使之如彼也。道在於傳子，而使之如此也。夫人不見天之爲天，而形聲之表，自有默運其消息以成乎氣機者。時至而理成焉，天也。故舜、禹與啟未嘗有修德致福，召致天佑之心，而自然之中，自有適成其事會以定其規模者，天爲主而司令爲命也。然則自禹以後成乎世及之天子，以訖於今，羣天下皆聽命於天，而豈有天下者之所能主乎？自禹而後迄乎商、周，人徒見當世不乏聖賢而不得位以行志，後嗣之多庸主而且尸貴以積衰，則謂家天下者不如堯、舜之大公耳。乃就三代之興替以惟三代之天心，政教修明之後，一王之治法可以垂之數百季而后敝，民情之素定則惟建之以師儒而有餘。故德可以爲天

子者，數必參差而不偶。德即未可以爲天子者，時且承平而不亂。匹夫而有天下，天之所慎也，德必若舜、禹而猶未得也，必又有天子薦之，以慎重神器之心，奉之天而公之民。以是故也，仲尼之聖不媿舜、禹，而不乘乎可薦之時，遂無有能薦之人，而不有天下。天既篤生仲尼，而不授以薦之之天子，則天之定於世及，而禪讓之曆數已千餘季而不復用矣，必無一口拔側陋而興王之理。明其道，修其教，以輔衰周之氣運足矣。仲尼且不有天下，而五伯、列侯其敢妄干天位乎？三代之定理，定於繼世以有天下矣。啟開之，而天下之安者四百季。大甲因之，而天下之安者六百祀。成王因之，而天下之安者訖於今。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相沿而未替。士食舊德，農服先疇，相習而無猜。言夫天之所

廢，則必凶德播於四方，而民怨積於歲月，乃始躊躇良久，而更授新王焉。故匪獨益也，商之有伊尹，周之有周公，皆可以有天下者也。而君自定其正統，臣自終其相業，不有天下，而必歸之啟與大甲，成王焉。啟有之，至桀而未墜。大甲有之，至紂而猶存。成王有之，乃九州九鼎施及今日，而天下猶有共主。則見時王之道降，而遂謂天命之且遷乎？且以商、周之事觀之，天當改禪之初，則啟之敬承，實足以揜益之相業，非此則無以遙易天下之耳目，而定君臣之分於萬季。至於商，而必然矣。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之王，一德之阿衡成之也，非僅如益當平成之後，佐禹而因禹之明德也。而湯未嘗薦之，非湯不欲薦也。天已定爲世及，而天下安之，湯不能違也。湯崩矣，大丁未立

而先殂，外內之立也。三季，仲壬之立也。四季，商家傳弟之法且不能久高之矣。大甲嗣立，顛覆湯之典型，商且有遙於伊尹之勢矣。伊尹以天下之重，商業之不可隕，放之於桐三季，固無利天下之心，而且以觀天意也。乃大甲則悔過矣，自怨其昔之非，而自艾以改其度。在桐之日，所處者仁而心以大正，所遷者義而行以日新，三季之中猶一日也。其有未即合於道者，則聽伊尹之訓已，而允足以持湯之緒也。復歸於亳，而商祚永固，以成六百載之王業焉。至於周，則商家傳弟次及之法，更足爲傳之經。周公以母弟懿親，相武王而定四海，猶夫益與尹也。成王以冲人嗣服，雖不如大甲之顛覆，亦不能如啟之敬承。乃四國之亂，疑將授公以不利孺子之幾。而反風之祥，天僅与公以我來自東之兆。

明辟既復，鳴鳥遂聞，卜世卜年，施及幽平而未改。而叔父之勳勞，終守藩於東土，則亦与益之於夏、尹之於殷等耳。湯、武即欲与之，其將能乎？合而觀之，禹、舜之有天下，有之堯，舜既崩之後。啟、大甲、成王之嗣位，嗣之於禹、湯、武王易世之餘。數聖人舉而聽之於天，而已不与焉。可薦也，則薦之已耳。民歸之也，則聽之民已耳。故曰：天下者，天之天下，帝王不得而行其意焉。故孔子曰：唐、虞則禪矣，夏后、殷、周則繼矣。以禪爲義，似乎公天下而不私。以繼爲義，似乎守天下而不失。而其存也，則爲一日之君，盡一日之道。其沒也，以天下之重，付之天下之公。天欲開君道之盛，則薦賢以自盡。天欲定一統之歸，則立子以象賢。古之帝王順天膺人，又豈有異義哉？於此而見

天之理矣。使唐、虞而与子，則堯之成功文章，且不能相紹以開中天之治。使三代而与賢，則忠、質、文、索遷而民志不定，君臣父子亦尊失其尊而親失其親。始於禪，成於繼，三代而後，於萬斯季莫之能易者，世及之法也。斯豈據形迹以窺聖人之心者所能知乎？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天。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爲此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

諸人。

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艸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道義而不苟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囂，許嬌切。畎，本作㞎。』

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

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嘽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他回切。內，讀如納。說，讀如稅。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

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

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桀已而正人者也，況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辱已甚於桀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輿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訓義當戰國時，挾策游談之士苟可以得富貴者，無所用恥，而託爲小屈大伸之說，謂救世安民之術亦必由此，遂誣古之聖人，其出去之際亦然。此其爲說，本不足辯。然古人立身之大節，出處之大義，上奉天心，下恤民隱之深心，則不可不亟白之，以見天下非此不治，而士君子立志之始不可不嚴。故孟子於伊尹、孔子、百里奚之事三致詳焉。稱伊尹之功者曰，割正有夏，而爲湯阿衡，任冢宰之事。誣尹者遂因宰、割之文爲割烹之說。萬章問曰，人有

言伊尹之事者曰，其欲固結湯心而行其道，而無由進也，乃爲庖人，司割烹，以味得湯之寵，而因進說焉。夫割烹，賤事也，乃以欲行其志，不恥爲之。古聖人成天下之大功，固可然乎？不識有諸？孟子曰，否。尹之就湯也，出處甚明，《訓》、《誥》可徵。如以割烹，抑何以成割正之功，開六百載之業乎？不然也。尹之事則實有可考者。尹蓋有莘野人，未嘗至於湯之都。古者士不仕則耕，尹惟不欲仕，故其於有莘之野，躬耕而已。割烹者，豈其所辱爲哉？乃尹志之大，學之純，而於堯、舜之道已深。故耕莘之日不能有唐、虞之事，而尹之道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則艸野之中，一言一動皆可質堯、舜而無憾，因以仰無所媿，俛無所忤而樂焉。尹惟知夫堯、舜之道在己者有義焉，正物者先自

正，盡己心之當然，而即以無傷於物。處物者有道焉，己可行者物自可受，因物理之固然，而以返求諸己。故自當日之素位而以視天下，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則祿之以天下，非己祿也，弗之顧也。繫馬千駟，非己馬也，弗之視也。道義外之富貴，相與忘之久矣。其於當日之所交際，即莘野之中而有非其義者、非其道者，則一介不與人而非有吝也，一介不以取諸人而非其固也。道義中之酬酢無所苟焉，審矣。而孰知天下千駟之大，一介之小哉？於是而若將終身焉，尹之志決矣。可無歉於道義，即可無憾於堯、舜，尹誠樂矣，未嘗計天下之治亂也。而湯則聞其聖，使人以幣聘之。湯大有爲之志已見於天下，而尊德樂道之誠，不俟其往求。乃尹審之於道義而不敢信湯，因不敢自信，乃嚚嚚然

因其自得之意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爲哉？出而爭興廢於天，而不敢必，喪吾樂矣。豈若退而盡道義於己，而處畎畝之中，固可由是以樂堯、舜之道。而吾其以彼易此哉？乃湯則三使往聘之矣。其不輕以道許人者，正湯之所亟求也。於是而知湯之可與大有爲，而上天名世之命在己矣，乃幡然改矣。幡然改者，時至事起，則一時義之所不容辭，道之所必出也。乃曰，至今日而言之，則道更有所在，義更有所宜矣。湯之所志如此也，所欲行如此也，舉天下而待之我如此也，則吾出而可以必吾君爲堯、舜之君矣，吾民爲堯、舜之民矣。我如是以爲之，而唐、虞可再見於今日矣。則與我處畎畝之中，不交汙世，不聞亂政，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成吾君天錫之智勇而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反吾

民陷溺之汙俗爲堯、舜之民哉？夫吾固嘗慨想堯、舜之世，人安其性，物順其理，如此乎其可樂也。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而道行於天下而亡礙哉？乃自念曰，夫今日之迫我以出者，豈非天哉？積治而亂者，天偶然之數。撥亂以治者，天固然之心也。夫民不得安其生，則不得復其性。若夫性，則固有真知真覺者也。天授人以知覺，均也。而因性而喻者爲先知先覺，待教而興，待厚生而後正德者爲後知後覺。乃天下當不治之日，則後知後覺者且不知不覺矣。乃天之生斯民之理，必有所任焉，而後知覺不迷於天下。於事理之灼然可見，而庶物所治，倫常所敍，能先知其當然者，修爲典訓，以示後知者於憂危迷瞽之中，天之任先知者大矣。於恒心之隱然不昧，而得理而安，緣情而悟，能先覺

其所以然者，感以風化，以警後覺者於流俗，慙忘之日，天之任先覺者深矣。子自度焉，人所未知，而予井井然悉其條理，則惟人安於習俗而不覺，而予惺惺然督其從違，則可自信爲天民之先覺矣。予今而出焉，將以斯必知必覺之理，振起生民之生氣，而使於汙染之餘，知有事理之必然，發起其良心之固然，予則有道矣。而得一心一德之君，推天下以授我，則天意可知，非予覺之而誰乎？於是而一旦幡然之中，天下即入尹之心而不容釋。乃心之所維，慮之所繫，以爲天下之民皆吾民也，匹夫匹婦不容遺也。有不被堯、舜之澤，而未能以滌除爲昭蘇，以生全起教化，盡人而有一迷其知覺者，非他任也，皆已不能承天以拔之於桀、纣之陷溺之中，若已推之而納之溝中，非民之汙，而已汙之矣。當斯時

也，抱斯心也，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其不容辭也。富貴固所久忘，功名亦所不屑，貴愛其身爲上天付託，萬民倚賴之身而不能自己。故其就湯也，遲回於三聘之後，而一決之於一念之深，乃說之以伐夏救民焉，而知覺大明於天下，唐、虞親見於當時。尹之出也，豈偶然哉？由此驗之，則其耕莘也，其辭聘也，其所自言自審於三聘之後而始出以救民也，皆顯然垂於後世，而吾與子所共聞者也。若夫人之爲言，謂尹之不嫌於卑賤，將以得志而大行，而揆之以理，參考於古今成敗之已然，則謂枉己而可以正人爲君子之權者，妄矣。吾聞有枉己者矣，必其沈沒於功利者矣。吾聞有正人者矣，必其先審乎去就者矣。未聞己已趨於邪佞，而能正物以善俗者也。況其爲屈身卑賤之役，不但枉而且辱

矣。舉天下之知覺而欲以一身開之，乃卒如其志，而天下更始，則天下皆正也。不知辱之可恥，不覺辱之爲恥，其學術事功皆出於苟且之一途，將何以覺天下而正之乎？彼誣尹者，以尹起於田間，而忽就湯，則以爲必有委曲之節，而異於終身高蹈者之所爲。如是者，豈足以知聖人哉？聖人所體者天心也，所同者民彝也，而時不同焉，遇不同焉，則行亦不同也。故或遠而遁跡山林，或近而置身廊廟，或乍就而終去，或終事而必留，乃要以因時行道，而已不與焉。若其心之所歸，則去而遠者非意氣之激，近而不去者非寵利之情，皆使此心純出於道義。而自任天下之日，一如其一介不妄之素，志無可屈，道無所殉，功業滿天下，而澹泊純素之存者如故也。豈忍以一身納之卑賤之中，使須臾之或汙

哉？夫伊尹自任重而望湯深，則咸有一德，臣主相孚，謂之要可也。乃以吾所聞，《書》有「尹躬暨湯」之文，《詩》有「左右商王」之咏，皆湯有爲堯爲舜之心，而尹有致君堯、舜之道，故道同義合，湯不能舍尹，而尹亦孚湯。蓋以堯、舜之道要也，即其畎畝之所樂者。若割烹之說，舊聞所不紀，君子所不道。而尹之未出也，耕莘樂道。其膺聘也，三至乃起。其就湯也，以匹夫匹婦枉道爲憂。何嘗有割烹之事？流俗之言，無據而誣聖人，何足論乎？伊尹之自述以訓大甲者有曰，桀爲無道，天訖其命，代天而行誅，始枉牧宮而攻之也，朕實初定大業於亳。則湯之伐夏，尹實開之，行古今創見之事而不疑，湯實不容不授其事於尹，則所謂堯、舜之道要湯者，於斯見矣。聖人之事，堂堂巍巍，上以承天，

下以對於天下。學者精白其心以求之，而恐不能測，又奚暇取此無實之言爲？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癰，於容切。疽，七余切。然，當作瘰。好，本作敗。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爲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雝，是流切。彌，寫从弓，俗譌。

顏雝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

鄒。彌子，衛靈公倖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孔子不說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

不說，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閒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

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訓義君子小人之界，大辨昭焉，大防立焉。

於此不審，則雖欲爲君子，而必不能。故出去之嚴，先嚴於所交，而擇君必於擇所主，即至於聖人而豈有異哉？聖人之所爲，非君子之所能至。而君子之所不爲，未有聖人爲之者。遊士之說，以達權誣聖人，而遂及孔子。孟子不與深論，而但據實以折之。萬章問曰，孔子之行藏，傳聞審矣。但其所主，未有考焉。或謂世主不能有特達之知，則聖人亦必因緣而進。衛有癰疽，以技術爲靈公所寵，孔子於衛主之，是以有際可之仕。齊有寺人瘳環，以內臣爲景公所任，孔子於齊主之，是以有

尼谿之請。志在行道者，不妨因機以利見，果有之乎？孟子曰，否。齊、衛之有此二人與無，且無所從考，而孔子之授館自有所因。因倖臣而介紹，所固無也。聖人之行權必不素者，君子小人之辨。聖人之欲行道而必慎者，事君信友之誠。蓋不然也。爲此說者，乃急於求用之人，其情貪，其志躁，造爲此言以誣聖而自文也。孔子於齊所主雖無從考，而於衛則有其徵。其所主者，非主癰疽也明甚，蓋主顏讎由焉。讎由者，衛之賢大夫，故相得而歡，可與決出處者也。於時而適有彌子之事，尤可徵孔子之不輕於主焉。彌子者，衛侯之倖臣。子路者，夫子之樂與從政者也。而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略其人而相與言情，故彌子之情亦似可矜，無嫌白於子路之前。而彌子謂子路曰，孔

子何用主顏氏哉？若其主我，我可取必於君，而衛卿可得也。彌子自生其敬用聖人之心，而其情亦似可矜矣。子路以告，以爲請主自彼，或亦大道之可容乎？而孔子毅然曰，有命。欲得位而行者，君子之心。而天下之治亂、道之興廢，天所命也。既有衛卿歸之之命，而何事勢所非好以從彌子乎？故孔子之爲用爲舍不一矣。然其進也必以禮，事盡其敬，而已必致其讓，不以聖人爲禮之所自出而惟其意也。其退也必以義，審之嚴而斷之決，不以聖人爲義之所自裁而任其情也。其得之也，或不得也，則曰「有命」，道在己而數任之天，不以聖人爲命之所自造而用其權也。若如或之云主癰疽與寺人瘖環，進退不揆於所可，得失不聽之於天，則是以義無定理、命無定數，而惟意所行可矣，而孔

子又何爲是拘拘者乎？夫君子之於小人，臭味之不相親，志行之不相得，即須臾之頃，危迫之際，亦固有不能違心以妄相託者。孔子不說於魯、衛，道已不可行矣。而過宋也，又遭桓司馬將要之於道而殺之，時更危矣。微服而過宋，未嘗不以避患爲道也。乃是時在當阨之際，得所主焉，亦足以爲之防矣，而所主者尤必其賢者也，蓋司城貞子焉。貞子嘗仕於陳，而爲陳侯周臣，蓋能擇君而仕者，其志行足以動聖人久矣。蓋於此而君子小人之大辨存焉。嘗聞之觀人之法矣。觀在國之近臣，則以其所爲主者，賢足以致四方之貞士，而不肖者爲邪僻之歸也。觀初至之遠臣，則以其所主者，賢者必依賢而始安，而不肖者趨邪徑之恐後也。蓋或志在道義，或情迷勢利，言則相合相副，聲音笑貌

則相知相喻。而不然者，旁之而不親。若如或者之言，孔子而主癰疽也，侍人瘠環也，所聞者非所樂聞，所見者非所願見。於斯時也，爲孔子者將何以自安乎？聲氣各從其類，故千里一聖而若同堂，天下無邦而寧終老。彼俛仰隨時，託匪以幾遇合者，則亦其志趨之卑汙，適與彼同而已矣。聖人行藏之大用，雖不爲孤介之行，乃不得見聖人而思君子，不得善人而思有恒，此固心之安、理之得，不容旁者，豈好事者之所知哉？君子之於小人，處之有禮，御之有道，變化之有漸，一旦而遽至其前，與謀出處之大，則所必不能者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鬻，當作賣，余六切，鬻，武悲切，鍵也，音義兩別。食，當作飮，然，

當作嚙 好，本作敗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飮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九勿切。乘，讀去聲。虢，古百切。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季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

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相，讀去聲。好，當作敗。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飮牛以下主之爲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

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飮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

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訓義戰國之上，苟求仕進者，辱身賤行，無所不至。恃其機械之巧，則自謂智，苟且之功，則自謂賢，而徒禍人國，爲後世笑。蓋其汲汲於利達之心，身之不恤，何有於天下？則斯世安危存亡之大辨，初非其所計及，而身世交喪，良有以也。乃倡爲邪說，謂古之賢者亦如是，其說愈趨愈下，遂有百里奚自鬻之說，是不可以不辨。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當未遇之時，思求見於君而不得，乃自鬻於秦養祭祀牢牲之有司，得五羊之皮，爲執食牛之役。飮牛，牛肥，穆公見而喜，問之，借牧事以進伯說焉。蓋古之賢者苟欲致身以利國，無不可爲也。其言信乎？孟子曰，百里奚何嘗有此事哉？考其初終，著於載籍，昭然無

是事矣。夫欲相有爲之君、進伯功之說，亦自有道焉。自鬻何事？而何爲其然哉？此乃好事者極乎必不可爲之事，以自文其陋也。以百里奚之事見於史冊者，攷之，使奚生爲秦人而不得仕，則此說猶可託也。乃百里奚，虞人也。生於虞，仕於虞，其在虞也，固與聞乎國政，而非困於艸茅。即去虞也，猶爲去國之大夫，而以羈抵祿。乃其不終於虞者則有故。晉獻公思併虞，而其臣荀息獻謀，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因以併吞虞焉。於時外廩外府之謀，昭然耳目，唇亡齒寒之禍，近在眉睫。虞公貪而不知，而其臣宮之奇諫。奇少長於君，言無足爲重輕，晉人已先料之矣。而百里奚不諫，愛重其言，不如奇之自襲而無益也。此奚仕虞之事，於傳有之，灼然可據者也。不諫

而去矣，去乃之秦矣。其至於秦，而爲穆公之所舉，記載略焉，無所從攷。乃即其去虞仕秦之初終而論之，則其必不爲辱賤之行，固有可信而無容疑者矣。夫士之能有所爲者，存乎其識量焉，存乎其志行焉。審乎可否之大辨而不迷者，智也。立乎遠大之規模而有功者，賢也。惟自審也，乃能審時。惟自立也，乃能立功。而就自鬻之說與奚之行事相並而論，反覆思之，亦甚相懸絕矣。以其識量言之，其不諫也，知虞公之不可諫也，貪人之迷也。而去之秦。當其時，年已七十矣。身世無幾，而榮利有涯，尚何貪焉？乃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其貪而忘身，又一虞公也，可謂智乎？苟如好事者之言，則奚必不智而後可矣，而奚豈其然？不可諫而不諫，知利之足以汙愚人而不可挽也，

則貪夫苟且之情，昭然見其爲不足與語，而可謂不智乎？不諫而必去，知虞公有取亡之道，不待其亡而先去之。慮不爲亡國之俘，而不任亡國之咎，使其身可脫然於得失之外，以勿爲當世所誹笑，是知愛其身也，不可謂不智也。奚之去也，當避患匆匆之際，似難擇土而居。在無君皇皇之餘，又疑難擇主而事。乃於時，晉則內難將作，齊則霸業已衰，涉大河，越千里，而就秦於汧、渭，以時舉於秦。在穆公夙知其爲虞之哲士而舉之，奚遂知公爲秦之令主而相之，度其可行，任大任而不辭擇之已審，不妄致身焉，可謂不智乎？合三端以論之，明於度身，明於度世，知衰季之易盡，非役志於寵榮，識當世之興亡，但攸分於利義，則食牛之汙，昏而不咎，必無此理，審矣。以其志行言之，志一身之富貴

者，其行止於營圖也，志一節之功名者，其行止於近小也。其爲身謀也如是，則其爲君謀也亦如是。在一國而何能及於天下？在一時而何能及於後世？利之所在，不問名也。乃奚之相秦也，通好於上國而上國尊之，策勳於天子而天子賀之，顯著而名高矣。紀其事而《春秋》有王事之塋，紀其言而《秦誓》列百篇之終，傳聞爲世法矣。若是者，豈與當世之貪利貪功，而一時非之，後世無聞，不以爲恥者等？不賢而能爲之乎？如或者之說，自鬻也，以苟自成其富貴也。而藉口曰，吾有救時利國之策以成吾君也。此其爲術，乃志行無聊、可羞可泣之事，鄉黨自好無所能成者且不可爲，而謂以奚之賢，恥其君爲小成之君，恥其身爲小成之相，而肯爲之乎？就所成而觀之，無事不思大白

於天下，無念不思昭對於後世。君榮而已不辱，亦惟己不辱而君乃榮。若夫志趨卑汙，則所行不越於尺寸。小功雖立，天下且立待其傾覆而爲後世監，亦何足以測賢者立身之本末哉？故奚與穆公遇合之際，事雖不傳，而大要去就皎然之大節，足以動穆公之旁求久矣。曰「五羊之皮食牛」者，或以奚食邑於五段，而世偁之曰「五段大夫」。曰「自鬻」者，或以奚爲官奴之稱，而古人命名以質，猶晉侯之名圉、莒子之名僕。而好事者因附會以成其說，皆不足深辯。獨是賢者之出處光明正大，千古一轍，而生死以之，不可不務白也。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三十一終

四書訓義卷三十一 孟子卷十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

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

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

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

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朝，讀如潮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

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

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讀如預。餘詳

上篇。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

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爵。袒，當作但。

鄙，狹陋也。爵，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

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漸，先擊切。

接，猶承也。漸，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說冕而行，豈得爲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說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仕者，以天下爲己責也。」

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成者，樂之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

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爲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縛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倪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

讀去聲。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智、聖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

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大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訓義 孟子願學孔子，而言其所以學之由，以示作聖之極功也，曰：學聖之功，知行盡之矣。乃行者，行其所知也，知之盡而後行之至，知之全而後行之不偏。故極其所得於天之力，可以自成其德量。而時至事起，因應之妙，則研幾入神之大用，必本乎聖學之深。力得於天而但自全於天，聖學之致其知者，非但恃天而已也。不但恃乎得于天之力，則學聖者固不患於無從矣。夫聖人之大用，莫大於出處之際，是志行

之所自立，德業之所自出也。歷攷之古人，而其所造之不同，有如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者，請並舉而觀之。伯夷之嚴於立身也，非禮之色，日不暫視，非禮之聲，耳不暫聽。蓋其心自不容，而非但不爲之惑而已也。其嚴於膺世也，義之所必事者其君，非其君，則雖可事而不事，義之所當使者其民，非其民，則雖可使而不使。即其可事而可使矣，而抑因乎君德之可正，民俗之可教，治而後進也。若其君之不格，民之不可化，亂則必退也。抑豈特不仕而已哉？治不由理而橫政出於其君，俗不由化而橫民止於其地，則亟去之而不居焉。蓋惡惡之至，有不忍暫見其所爲者，必不見不聞而心乃釋然也，抑豈特橫民哉？鄉人者非必爲橫，而習於流俗，特不知有善也，亦未嘗與之同處焉。思與

之處，則言論非所欲聞，舉動非所欲見，污我之耳目，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而不容頃刻安者。故當紂之時，橫政烈矣，橫民張矣，即有自好者，鄉人而已。乃隱居北海之濱，以遠沫土之習，待天下之清而後有中國之志。故雖以去國之公子，可以羈受祿，而不忍見當時之君民，未嘗託足也。是其心之所立，行之所成，純乎一善，而不容纖芥之惡，安心定志，自然而無所矯拂，故與天下後世人心不昧之善自相感通，而遂以成乎伯夷之風。乃後世聞是風者，頑鈍不知善惡之人，亦且知有可否，而廉隅明焉。懦弱不能自彊之人，亦勉自奮起，而志行立焉。其在不頑不懦者，又可知也。伯夷之行，造乎其極者如此。其在伊尹，當桀之時，亦無異於伯夷之世也。乃尹則公一身於天下，引天下於一身。其

言曰：君，吾所當事也，事焉而正君德者在我，明主因而成之，暗主起而匡之，何事非君乎？民，吾所必使也，使焉而革民風者在我，順民可與勸之，逆民可與懲之，何使非民乎？尹志既已定矣，故治亦進，道在進，不因治也，亂亦進，心於進，不避亂也。而湯之廷有尹，桀之廷亦有尹矣。其就聘之始，自言其所欲爲者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者覺後知，使先覺者覺後覺，則先知先覺者不容辭天下之知覺，審矣。予既已知之，既已覺之，信爲天民之先覺矣。予將以此所覺之道，覺此民於不知不覺之中。則今日之出，更何所待哉？故由所成之業，思其所操之心，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蓋引之而以疾媿，若己推而納之溝中。匹夫匹婦，無非己之匹夫匹婦也。堯、舜之澤，惟己之

澤之也。故天下大矣，天下之民而皆欲被堯、舜之澤，其事難矣，而尹取而任之。其任之也，天下重而已不得輕也，於是而一革桀日之暴，启商道之新，施及後世而無窮焉。伊尹之行，見於功業，造乎極者又如此。其在柳下惠，亦猶夷、尹之世也。乃惠則又有異焉者。惠以爲道盡於己，則與物可以無爭。遇聽之人，而在我初無所喪。故仕無擇君也，雖污君可仕而不羞。君可正則正之，不可正吾未嘗從邪也。仕不必重也，雖小官可就而不辭。職可盡而盡之，不可盡吾未嘗廢業也。惟於其進，有才必見，不隱焉，而隨事奏功也。於其所爲，惟理是從，必以其道，而無心計效也。乃當世之不忘其賢而能行其道者鮮矣。故仕而見黜，至於遺佚，而未嘗以道不行爲怨也。遺佚之久，至於阨窮，而未

嘗以身不遇爲閔也。若其隱處而與人居，則雖流俗之鄉人，言無善言，行無善行，而惠以爲天下無可棄之人，由由然與相周旋，冀可略施吾之規正，而不忍去也。若其終爲不善，而爾白爾，我自我，爾之惡爾自惡也，我之善我自善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亦爾自辱焉，爾焉能浼我哉？是其居心之樂愷，與物皆安。則親炙其儀者皆陶然順化，而消其伎害之情，以樂從其獎掖，乃以成乎柳下惠之風。而後世聞是風者，鄙吝不容物之人，亦且多所容而待物以寬，刻薄以苛求之人，亦且多所隱而自居於厚。其渾厚開朗者，又可知也。柳下惠之德量，造乎極者抑如此。夫三子之風尚矣，抑進而觀孔子乎！孔子膺聘列國，仕魯化行，姑不具論。而論其去國，則未嘗如伯夷之必於去也，未嘗如伊尹之必於

仕也，未嘗如惠之出處無心也。其去齊也，因齊之不用，決於必去，而不容姑待，則接淅而行。其去魯也，可以去矣，而遲遲吾行，無容致爲臣於旦夕也。夫不用同，而緩急異者，蓋於魯爲父母之邦，義可決而情不可遽，其道然也。若齊，則亦斷之於義，而不可以虛拘耳。以此推之，凡孔子之去就，理之所當然，事之所不得不然，情之所固然，義之所必然，皆有其可者焉。可以速去，而無容濡滯也，因之而速矣。可以久居，而無事急迫也，因之而久矣。道未可行，而處不爲忘世也，因之而處矣。世有可用，而仕不爲屈道也，因之而仕矣。見幾之速，前此無一成之心，後此無已甚之悔。因物而膺，行一心之所獨是，合天下之所不違。未嘗不清也，而無絕物之迹。未嘗不任也，而無從物之嫌。

未嘗不和也，而無說物之念。此曠千世而妙用其權衡者，惟孔子而已矣。於是孟子爲之審其同異，辯其小大，即事以觀聖德，於德而推聖功，乃爲之論定曰：夫夷、尹、惠之於孔子，其行事具存，昭垂於萬世，尚矣。德之所成，皆其心之所安，而不待於思勉。道之所建，即爲世之所師，而允爲法則。若此者，豈非皆聖哉？雖然，有辨。伯夷聖矣，純乎一清，而天下莫能如也。其清也聖，其聖也，於清而聖也。伊尹聖矣，無所不任，而萬物恃以成也。其任也聖，其聖也，於任而聖也。柳下惠聖矣，全乎其和，而羣倫皆各得也。其和也聖，其聖也，於和而聖也。若夫孔子，合出處，兼人己，純成一無間之妙用，聖不待言，而道在宜然，即與以當然之則，殆如天之有四時然，生殺相資而合用，寒燠各正

而不差。其聖也，時也，豈侔於清、任、和擅一德以至極者哉？若此者，非三子之外別有孔子之道也。而孔子之德，已盡三子之用而妙合之。譬之樂然，其猶集大成乎？三子之德各盡其量之極致，如樂之有一音，鴻者、細者、舒者、疾者，不爽其律度之宜，皆足以寫性情而揚盛德。至於孔子，則鴻細叶而成純，舒疾得而磨度，則合衆音而爲大成之奏也。唯然，而吾有以測孔子從容中道之序矣。請觀夫樂。樂之集大成者，其初作也，必以金聲之，其將闋也，必以玉振之。盪滌耳目而發起和平者，既聲之矣，收斂音容而截然得止者，乃從而振之。自金之聲也，於是而八音遞奏，皆循乎所聲之節族，而自然相因，以盡其和。蓋所以聚衆樂之條理，而生發其無窮者也。及玉之振之也，於是而衆響告成，皆

依乎所振之歸宿，而純一不雜，以得其正。蓋所以昭衆樂之條理，而大報其成功者也。非其振之，因無以飾歸而得永終之盛。^①乃非其聲之，則無以統全而昭大始之和。則請以樂而擬之孔子。以樂之金聲而爲始條理者擬之孔子，則智之事也。惟道之宜出、宜處、宜速、宜遲，皆有自然之條理，而聖人於事未磨、幾未見之先，具有弩微知著之識，上審之天心，內度之素位，外辨之物情，皆曙其相成而不相悖之理，以生其隨遇咸宜之大用。以樂之玉振而爲終條理者擬之孔子，則聖之事也。凡道之或出、或處、或速、或遲，皆因已知之條理，而聖人率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實，合乎從心不踰之矩，於土而皆安，於我而皆真，於天而皆合，遂以成其至善，而得所止之全，以要乎衆理統宗之極。則自其

終而論之，三子之道，備於一人，聖不可加矣。乃自其始而窺之，早有以異乎三子之所知，而兼乎三子之所成。無所以始，而奚以終之哉？則吾因是以想孔子之絕德，其在智乎！則請以射喻之。作聖者之有智，殆猶巧然，不倚於左，不偏於右，恰合其至微之度，在研審之精，毫釐不爽也。其聖也，則猶力然，天授之而無所歉，自盡之而無所諉，一用其不息之誠，則遠近之規，隨力可造也。夫聖至於孔子，其規模遠矣，其造極深矣，殆猶射於百步之外矣。其聖也，盡乎心以盡乎理，凡天下之險阻得喪，一無所滯，則惟一心一德以無間。譬射者之至，力全乎天，而可因以用。則三子之純成，猶足以擬其聖。其智

① 「因」，啖柘山房本作「固」。

而爲聖之時也，大明於始，乃以永貞於終，舉道之精微曲折，悉致其詳，辯答乎天命人心而咸知。譬射者之中，聖因於學，而非力所逮。則三子之篤志，終不足以幾其聖之時。然則願學孔子者，可以得所從事矣。聖人之力，人不可幾，而可幾也。不以私欲亂之，不以私欲錮之，盡吾心以求一德之成，心本可盡也。聖人之巧，人不可學，而實有其從人之門也。格物窮理以見其萬殊，明倫督物以會其一致，擴吾心以爲萬化之原，功不易而亦未嘗絕學者以難企及也。此吾所由用以知體，由聖道以求聖功，而庶幾學孔子者其在是乎！願與天下後世之學聖者交勉之。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

魚綺切，讀如蟻。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惡，讀去聲。然，當作嚙。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爲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附，當作附，符遇切。附，符宥切，小土山也。音義兩別。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

儀父之類是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

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

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

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

其人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

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

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

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

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人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

徐氏曰：「次國君田

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

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

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

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

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

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

差。」食，當作飮。差，本作漿。

獲，得也。一去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

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攷，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柰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燼，本作棗，今俗別誤。

訓義 周衰，列國各自爲政，典章大亂，人君各以其意爲爵祿之重輕。北宮錡有志於稽古，而問之曰，竊聞道盛於三王，而法備於有周。以貴治賤，則存乎爵。以下養上，則存乎祿。而尊卑有秩，厚薄有差，皆

有精意存焉。其班序之也，如之何？孟子曰，夫周室之制詳矣。周先王參三代之典而酌其宜，合萬國之勢而均其敍，上體之國，下經之野，蓋有纖悉不遺，而各盡其理者，而今不可得聞矣。周曆未改，而何以無傳也？則以今之諸侯僭而無等，貪而無制，以先王之法爲不利於己，而去其籍也。然而軻也，嘗有意於復古以制治，則攷之遺文，受之師授者，得聞其略也。知其略而大綱存焉，抑可以推其節目之所自生矣。請言其略。其降殺也有等，則上下辨矣。其統會也有緒，則恩禮行矣。其裁制也有經，則物力足矣。其推也有漸，則食用給矣。今以爵之班於天下者言之，天子主班爵者，而亦自從乎班，則建極以爲諸侯法之義也。天子一位，爲班之至貴者矣，而君乎天下。降此而分治一國者，

爲天子之三公，爲王者之後裔，於諸侯爲尤貴也，而公一位。爲令德之懿親，爲開國之殊勳，以夾輔周室，其亦重也，侯一位。本支之子孫，爲分治之功臣，而世受令胙，則其次也，而伯一位。爲古帝之後嗣，爲岳牧之餘業，爲裔夷之屏藩，皆相因有國者也，而或爲子，或爲男，其名異而班同也，子、男同一位。自天子以至於子、男，相臨相統，而皆君其國、子其民者，凡五等也。以爵之班於國中者言之，天子君天下，諸侯君一國，政之所自出，法之所自建，而居尊以蒞卑，秉禮以接下，皆有班也，君一位。爲六官之長，爲一軍之帥，承君命而頒法紀者，有卿焉，爵亦貴矣，卿一位。爲分治之尹，爲都邑之主，以掌政教而治官屬者，有大夫焉，其次也，大夫一位。爲庶事之司，爲俊士之選，其事重，其

職繁者，爲上士，上士一位。降此而事較輕、職較簡者，爲中士，中士一位。降此而所司者微，所任者小，爲下士，下士一位。自君以至於下士，相臨相統，而天子以經天下、諸侯以理國中者，凡六等。凡此五等、六等之中，朝會有列，車服有等，秩命有恒，揖拜有儀，尊卑定而不敢干，情理接而不相睽，則莫不有詳焉者，而今不可得聞矣。以祿之班於天下者言之，普天之下皆王土也，而天子不敢私天下，亦但以王畿之土爲之疆界，天子自制，而下莫不受制焉。其爲地也，爲方千里，千千而百萬其井，以待諸侯，以奉郊廟，以頒卿士，以供服膳，無有餘、無不足也。公侯異位，而公不可加於侯，循臣道也，侯可上同於公，重屏藩也，皆方百里，百百而萬井焉，蓋得王畿百之一也。伯次於侯，而猶爲列邦之

重者，方七十里，七十其七十而四千九百井焉，得侯封之半也。子、男爵同，而祿亦同次於伯，而其國微矣，方五十里，五十其五十而二千五百井焉，得伯國之半也。凡四等。而諸侯以爵之尊卑爲封之大小，皆受制於始封，厚莫能益，而薄莫能損也。^①乃以屬在裔夷，而相承有土，或承特錫而得受閒田，不能足於五十里之數，則地已儉而職貢不足以供，不得達於天子，乃附於鄰近之大邦，以佐諸侯之不及。或稱子，或稱人，而名其國曰圻庸，其祿田之多少未有定也，不得與四等之中矣。凡此四等以泉圻庸，賦稅因其國，職貢因其土，軍乘因其人，賓祭車服頒賜因其用，皆上不匱而下可輸，抑莫不有詳焉者，而今不可得聞也。以祿之班於王畿者言之，任同則貴同，貴同則富同，天子之卿可出而保釐

也，侯亦可入而輔相也，其受地也視侯，方百里也。大夫之視卿，猶伯之視侯，貳公輔以掌治，猶次元侯以分理也，其受地視伯，方七十里。元士散列羣司，亦子、男之遙爲藩衛也，其受地視子、男，方五十里。而其或世守而君其國，或食祿而不分其土，或降及後嗣而減其奉，莫不有詳焉，而今不可得聞矣。惟夫班祿於侯國之制，雖節目之繁不可盡悉，而因國之大小，制祿之豐儉，或有所等殺，或無所損益，與其分田制祿之精意，酌情事以爲理，則雖略也，而猶有可備言者。侯國之所入，有貢篚，有朝會，有兵賦，有邦交，非能皆以爲祿也。而祿則有定，其以奉君臣之賓食祭用者，則出之於祿。公侯之國，大國也，地方

①

「莫」，原脫，今據叅柘山房本補。

百里，其提封廣，其租稅多，君卿尊而因之重，大夫不能重而其員頗多，故君十卿祿，因卿以爲重也。卿祿四大夫，卿惟視君而替，而託乎大夫之上，則以國大而取盈也，卿增而君亦增矣。大夫之於士，爵可漸進，祿不可遽遠也，倍上士耳。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位遞升則祿遞厚，其以勸士而勉其修能乎！下士之職輕矣，入官之始，有祿以養，亦無負於士矣。因其卑而薄之，班之所以不紊也。有庶人在官者焉，雖不列於上，而亦效職於公家者也，使更薄於下士，則不給於俛仰之養矣，蓋同祿焉，其祿也，足以代其耕而已矣。以有職任而不能耕，代之所以厚其生而安其職。乃雖有職而僅如其耕，代之所以重吾農而不偏輕。此有國之通理，國雖大，不能爲之加厚也。伯國，次國也，地方七十

里，其賦入漸少，其經用漸減，而君卿之祿亦漸降。君十卿祿，示君臣之分而已，其實減矣。卿祿三大夫，卿減而君因爲之減也。大夫以下祿入漸寡，不可復損矣。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尊卑別則必以倍，示其分也。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耕者同於大國，代者豈容有殊哉？子、男，小國也，地方五十里，提封僅大國四之一，而經用亦相縣絕。君卿之祿半於大國，尊君重卿，祿存乎厚也。卿祿二大夫，示國小而取廉耳。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食用不可復節，養廉不可復虧，大國同而豈有殊哉？夫周之先王於此有精意存焉。爵存乎上而遞降，所以著尊之統卑。祿從乎下而遞增，所以因情而制禮。故祿

起於下士之代耕，而漸加以致降於君，安下而後能全上之義也。唯夫下士之位雖卑，而在君子之列，則雖曰代耕，而不容計力以爲厚薄。若庶人在官者，則與耕者同爲庶人，而不容不以耕者計矣。今夫農，終歲而耕之，方秋而獲之，浹季而食之，量其所獲以爲食，而周先王分田以授一夫百畝，勤不多加，惰不爲少也。授田者國家之制，治田者則農夫之自爲力也。糞治此百畝之田，而所獲可計矣。豐年人食四鬴，中季三鬴，凶季二鬴。以中季爲率，歲凡三十六鬴而食一人。上農勤，而食者九人也。上次八人，中七人，中次六人，惰而爲下者五人而已。人有餘則爲餘夫，食有餘則冠、昏、喪、祭之資也。而庶人在官者，但使之不耕而食，以報其奔走之歲月，而效父母妻子之養焉，足矣。爲府、爲史、

爲胥、爲徒，役有貴賤，署有繁簡，事有勞逸，所服事之長吏有崇卑，則自九人以至於五人，授粟各有差也，皆以農夫之勤惰爲之差也，而周先王重農民、勸勤勞之精意盡矣。若夫授田有一易、再易、不易之規，制祿有分田、分粟之別，大國、小國、次國命官受祿有員數多寡之異，則抑不可得而聞也。乃由軻也所聞之略而類推之，以辨上下、定民志，以節財用、經久遠，以維封建於不窮而爲有道之長，則可以漸得文、武、周公制治保邦之意而舉行焉，亦豈諸侯之所得亂哉？惟王建極，爲六官之長者，卿也。共理國事，爲六官之佐者，大夫也。理庶司之職，任都邑之長者，士也。天子執鎮圭，長尺二寸，刻四鎮之山爲飾。鎮，安也，所以安四方也。公執桓圭，長九寸，木雙植謂之桓，刻爲圭飾。桓，所以安

上也。侯執信圭，信與伸同，信身也，刻文直如人立形，長七寸，欲其直道以修身也。伯執躬圭，長亦七寸，與信同義，但篆刻有伸屈耳。子執穀璧，璧形圓如環，徑五寸，圍一尺五寸，篆刻穀文，示養人也。男執蒲璧，亦徑五寸，刻爲蒲文，蒲可爲席，所以安人。卿執羔，生。大夫鴈，生。士雉。死。羔、鴈畫布爲衣飾之，雉無飾。公九命，侯、伯八命，子、男六命。天子之卿七命，天子之大夫五命，諸侯之卿四命，天子之上士，諸侯之中上一命，諸侯之下士不命。一命受職，治職事。再命受服，服玄冕之服以祭。三命受位，有位在天子之朝列。四命受器，受祭器、樂器。五命受則，受采地，制貢賦之則。六命賜官，官置官屬。七命賜國，天子之卿有封國。八命作牧，統一州之治。九命作伯，分理天下，專征伐。天子大裘而冕以郊祀，大裘、

羔裘無飾。大裘之冕無旒。衮冕高先王，九章：

龍、山、華蟲、宗彝、火五者畫之於衣，藻、粉米、黼、黻四者畫之於裳。鷩冕饗射，衣三章，無山、龍。裳四章，無藻、

章。毳冕祭山川，衣三章，無山、龍。裳三章，無藻、

米。希冕祭社稷五祀，繡粉米，章於衣，黼、黻。

章於裳。玄冕祭羣小祀。玄衣無文，繡黼於裳。

天子之冕十二旒，十二珠。公九旒，九珠。

侯、伯七，子、男五，卿三，大夫二，士之

玄冕無旒。公之服，自衮而下，侯、伯鷩而下，子、男毳而下，大夫玄冕，士服皮弁。弁

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天子五路：玉路以

祀，以玉飾錫，以飾當廬。樊、纓十二就，樊、

馬大帶。纓，曾下纓。建大常。畫日月。金路以

賓，金以飾鉤而無錫，鉤，籠頭下兜下領者。樊、纓九就，建大旂。畫文龍。象路以朝，以

象牙飾。朱而無鉤，以朱飾勒。樊、纓七就，建

大赤。赤白爲旂，無畫。革路以即戎，鞞之以

皮，而荼之龍勒，龍，音龐，雜白黑皮爲勒。條纓

五就，樊，纓以條爲之。條，音條。建大白。木路

以田，不軌，荼之而已，前樊，前者翦。鵠纓，

以淺黑色皮爲樊，鵠色爲纓，亦五就。建大麾。黑

旂。同姓諸侯金路以下，異姓象路以下，遠

方諸侯革路，蕃、夷、子、男木路。卿夏纓，

五采畫車。大夫墨車，墨，塗之，不畫。士棧車，荼

木爲藩，不皮軌。公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

牢，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擯者五人，王禮

之，再裸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侯、

伯七，擯者四人，壹裸而酢。子、男皆五，

擯者三人，壹裸，不酢。天子於諸侯，土揖

庶姓，推手而下曰土揖。庶姓，與王無姻親者。時

揖異姓，平推手曰時揖。異姓，婚姻之族。天揖同

姓，推手小舉之。君於卿特揖之，每人一揖。大

夫三揖，人雖衆，三揖之而已。士旅揖。共一揖。

揖者，今謂之起手。今之「揖」字作「揅」，

謂之肅拜。天子一位，承天子民，外制

列侯，操予奪之權，內尊畿甸，大一統之

勢。公一位，或爲論道之元臣，陝分周、

召，或爲先朝之後裔，禮用夏、商。侯一

位，或爲同姓之懿親，或爲異姓之顯功，義

取斥堠，禁法不庭。伯一位，同姓親之亞

者，異姓功之次者，位次於大邦，職高於小

國。子、男同一位，庶姓之小侯，四裔之君

長。或僭亂之國統，雖大必裁。或古帝之

子孫，雖微不絕。穀、蒲所執雖殊，甸、要

所封同體。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

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

可以有挾也。」挾，讀如叶。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

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

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讀去聲，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

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讀如祕。般，讀如班。」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人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

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上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當作飮。舊注「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人，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

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

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詘，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訓義古者自天子以至於士，皆有友以同志致道。流及戰國，君驕士賤，而此意僅有存者。士游人國，苟未可委贊爲臣，諸侯王亦以友名之。其實則虛拘之以爲名，而既無問道之誠，又無致敬之禮，自謂屈尊友士而士亦榮矣。其所友之者何義，不可問也。萬章問曰，今天下亦競言友矣。乃友之必有所以友之之故，則必有所以友之道。然則欲與人友者自盡而得善交之益，將如之何？孟子曰，夫友道大矣。人與人爲羣，而必相合以相資，有義存焉。

故長可與少爲友，貴可與賤爲友，世族之子可與寒士爲友，相忘焉而後相孚，相孚焉而後相輔。己之長不可挾也，不挾長，而後少者樂得與爲友。己之貴不可挾也，不挾貴，而後賤者無嫌與爲友。兄弟雖爲侯王不可挾也，不挾兄弟，而後素旅之士願進而與爲友。夫少長尊卑，亦人之大分也，而不可挾者何也？則以友也者，非僅侈下交之文以傾動天下也。以其人之有德，而我與友焉，則善可相扶，不善可相戒。如是而存一我長彼少、我尊彼卑之心，因恃彼之必降志於我，則此心一萌，內不必盡其誠，外不必盡其禮，彼亦泛然而不相親，而何能以其德匡吾之德哉？而今之所謂友者皆異是，抑何不觀夫古人乎？夫挾之事不一，而莫甚於挾貴。貴者操榮人辱人之權，將謂尊卑有定分，而

彼亦得交於我爲幸也。乃古人不取以此心而加諸友也。孟獻子以魯貴戚之卿爲公室輔，食采有家，其賦百乘，可謂貴矣。乃有友五人焉，擇友精，而得友亦盛也。吾嘗於傳聞識之，其一爲樂正裘，一爲牧仲，其餘三人皆嘗識之，而今忘之。五人之姓字且在若存若忘之中，蓋皆抱素、避名、幽居之士也。而獻子之與此五人，則實以友道相與者也。獻子不知己之貴，而惟知五人之德。五人亦惟知獻子之尊己德，而忘獻子之家。惟其互相忘也，故獻子知其有美必獎，有惡必規，故交遊徧列國，同事有盈庭，而惟與此五人爲友。若使此五人而存，百乘之家於心目，則亦慕勢枉道之人，而獻子不與之友矣。夫獻子且唯恐所友者之有其家，而肯自挾其有以使人之友我哉？此不挾貴之心，彼此相

諒者也。百乘之家貴矣，而猶曰非有臣主之分也。乃非唯百乘之家爲然也。小國之君，國雖小而君固尊。至於其友士而不挾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則費惠公是已。惠公之庭，有子思，有顏般，有王順、長息，其爲無位之士均也。而惠公之言曰，吾之交諸子也，唯其德而已矣。子思之德，吾不敢不師也，北面而問道，猶恐不我正焉。顏般之德，必相與爲友者，同志相規，庶幾其不我距乎！王順、長息，非無才也，可事我而已，我不敢以待順、息者事二賢，亦不敢以事二賢者泛交於順、息，庶二賢不失其尊乎！由其言而推之，則君臣之分，但施之順與息，而不敢以加之二賢，則於二賢之側忘其爲君，審矣。猶曰小國之君，威福之權未極崇高也。乃非唯小國之君爲然。進而大國，權侔天子，位冠友邦，

尤其貴之可挾者也，而亦有之，則晉平公是已。平公以世霸之資，主盟中夏，列國且奔走焉，而其所友者，無位之亥唐。其於亥唐也，有所問道，則往造焉。唐不與講揖讓延升之禮，命之人則人，弗待逡巡也。唐不爲修先人爲席之文，命之坐則坐，居然侍坐也。論說久而當食，唐不與行躬執饋獻之儀，命之食則食，無所推讓也。其食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屢食焉而無厭心。夫平公豈其果能甘此哉？其必飽也，蓋不敢不飽，惟恐富貴之色稍形焉而唐不說也。唐愈簡，公愈虔，唐不知有公之貴，而公惟恐其貴之有於身，其不挾也，至矣。然君子猶爲平公致惜也。其以師友之禮始之，則必有以終之。尊其德，德可施也。重其道，道必行也。乃終於此，亦徒有其心而已矣。人君爵祿之

柄，豈己之所得私哉？位，天所以尊賢也，而弗與共。職，天所以待賢而理也，而弗與治。祿，天所以養賢也，而弗與食。自然之理不可違，奉若之權則在我。唯士也，慕道而求教，則如公之於唐可矣。王公之尊賢，詔祿有其柄，經邦需其人，使志得而道行焉，賢乃尊於天下。而平公之徒修其文，何爲也？而不觀之帝堯乎？堯之於舜，舉之側陋，延之升聞，賓四門，宅百揆，天位共，天職治，天祿食矣。乃其初相晉接之時，先與講朋友之禮者，蓋始終一致也。舜自瀉汭而進見於帝，帝欲與治天下，而不遽臣之也，館之於貳室，若與己並崇焉。舜見，而堯以饗禮禮之。堯亦見舜於貳室，而舜亦以饗禮饗堯焉。從容獻酢於堂階之間，以大禮周旋，而堯不見豐，舜不見嗇。其以饗禮舜也，則舜爲賓而堯

主。其受饗於舜也，則堯爲賓而舜主。但見兩德之交孚，人合而如天授。則將來舉大任而授之舜者，皆此心之惟見有德者，忘此際之誰爲天子，誰爲匹夫，而交相輔佑以承天者也。天子而友匹夫，王公之尊賢，道膺然耳。夫至於堯，而後所謂友其德，果不負於相友之義矣，挾也云乎哉？蓋友道莫大於敬。敬者，有其不得不敬之故。貴與賤，皆天之所自授也，故下不得不敬上，命於天者定，不可干也，謂之貴。賢者受職，則君尊而臣卑。賢與不賢，抑天之所授也，故下賢而上不得不敬，得於天者厚，不敢輕也，謂之尊賢。欲友賢者，必樂道而忘勢。天秩定則貴也而貴之，天理行則賢也而尊之。明明一不可越之理，生其不容已之心，而敬生焉。其爲義也，俱人心固有之制，同原而發者也。

故友者，行吾心之敬而已矣。不知德者習於貴而不知有賢，因而挾心生焉，則士亦可以挾賢以相亢，上下不交而友道衰，何足以語此哉？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

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饋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閒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饋驢、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饋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與、讀平聲，讞，書作慾，古無讞字。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

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饋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散，無「凡民」二字。讞，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殷受」至「爲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攷，乃闕之可也。局，音姑。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

可，而況受其賜乎？」比，必一切。夫，讀如扶。較，本音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因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爲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爲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爲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

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季淹也。然，當作噉。與，讀平聲。」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季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饋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爲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弭爲之說。

訓義 君子之道，以持己，以膺世，有經有權，而權不爽於經，經亦自有權焉。蓋於己於人，苟無傷於大義，則可以行吾因時

濟物之大志，而不絕人以不可近之高。內不失己，外不失人，經權之大用合矣。世之衰也，諸侯無求賢之誠，道不可行固已。而幸有交際之一塗，侯王以幣帛金粟禮賢者，爲上下可交之牖。非是，則君與士闊絕而無相接之端矣。故孟子遊於諸侯，未嘗謝絕焉。萬章疑其不可受，而問於孟子曰：「今交際之禮，諸侯不廢，而君子聽之。夫君子之與人也，必論其心。乃交際，文耳，其心未可問也，將果慕君子而欲用之乎？抑以是爲儀文而姑行之乎？」孟子曰：「以王侯之尊，而交際行於士，蓋有尊賢之遺意焉，恭也。萬章曰：「交際者存乎彼，辭受者從乎我。而君子不問其交之淺深，有必受焉，乃爲之說曰：卻之而又卻之，固不受也，則爲不恭。夫禮豈必受而後爲敬乎？君子何見而有不恭之疑哉？」孟子

曰，所與交者，則固尊者也。尊者下交，而士實受賜，於此諒其無菲薄君子之心可矣。乃就其物而苛求之曰，凡此皆取諸民者也，其取之也，果出於當取之制而義乎？抑妄取之民而不義乎？必咎其果義而後受之，否則卻焉，則先自立於薄待尊者之地，爲不足與言禮，以此傲天下而爲不恭，故不問其所從來而無卻也。萬章曰，夫苛求而拒物，固不可矣。若憇其辭以示無侮，而審諸心以度所宜，心揣之曰，此其取之於民，非先王之制而不義，所當卻也。而爲他辭以謝之，則於物無拂，而於己得正，此豈非曲盡其恭之一道，而何不可乎？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心，固有大不容己者。而於辭受之際，則衡之以道，裁之以禮，無不可焉，斯已爾。今彼以有餘補不足，而下交於賢，有道矣。

以恭敬之辭將命而來，有禮矣。則於授受之際可以無媿。匪獨今也，昔者孔子周流列國，當時之諸侯非能以義取者，而孔子受之，不再疑焉。孔子酌乎道而見可受，則學孔子者受之，又何必生一過求之心而爲之辭乎？萬章乃故爲苛求之辭曰，君子之所受，而但論一時之道、相與之禮乎？則今有遏絕人於國門之外以取其財者，幸人之不及咎，乃交以所膺与之道，饋以其致敬之禮，君子亦將無擇焉而受之乎？孟子曰，必如此者而後不可也。夫君子之於人，善者吾從之，不善者吾教之，不得已而後用誅焉。夫亦審之於法，而待教不待教之塗分矣。若禦人者，在《康誥》慎罰之篇，而特重其條曰，殺人而顛越之，以取其貨，無名無故，非有可假借以成其惡，而貪狠之尤，雖死不恤，凡民罔不抱憾

焉。夫至於公憤所不容已，則欲施以教，而必無望其革惡之一日，惟有誅之而已。斯法也，殷受之於夏，周受之於殷，三王不易，百王不易也。故周先王垂之於《誥》，以示無姑縱，決於用刑，而不待教誡之於始犯之日也。垂至於今，法已亂矣，而此法尚烈焉。君子雖寬以待人，而不能寬不待教者，如之何其受之？萬章曰，夫禦人之貨，義所不得取也。恃彊以凌人，凡民所深怨也。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知利而不知義，凌寡弱而積民怨，與禦何別焉？苟交以道，接以禮，而善其文矣，斯君子不擇而受之。然則虐取之罪獨嚴於小人，而寬於諸侯，此必有說焉，以自解於無嫌也。孟子曰，此豈無說哉？君子之於此，念之深矣，量之遠矣。君子所必嚴之義，王者所必伸之法也。君子所欲用以行道之人，

王者所必資以共治之人也。子試思之，有王者作焉，立定制以治天下之諸侯而解生民之困苦，將合比今之諸侯而盡誅之乎？抑將因其國，不改其君，徐喻以取民之制，其教而不改者而後誅之乎？蓋無民而諸侯無與立，無諸侯而又誰與分治？則君子舍此諸侯，又誰與施之教而望行吾道乎？夫君子引之以近情之交際，而不過爲距絕，亦將以行其教也。教不行，而後有饋不受以絕之，未晚也。且取民之不義，亦何至遂如禦人乎？禦人者，盜也。若謂非其有而取之者均之乎盜也，此精義之說，非大義之必然也。蓋充事之相類者，至於義之盡，然後謂其有同惡焉。王者以義之盡者立教，而以義之大者立法。君子以義之盡者望之從教之後，而不以義之盡者責之未教之先。義之盡而不能充，

固爲教之所可施。類不充而義已不赦，乃爲誅之所必及。而子柰何比而同之乎？夫孔子，豈特於未仕之先，以交際通諸侯之志？亦且於既仕之後，以因俗善立教之權？夫祭，大事也。田獵，大典也。獵獸以供祭，車徒各獲，而獻於公，致武之中有禮焉。魯之末俗，爭相較逐禽獸以爲功，戎、祀之禮交壞矣。孔子無禁焉，而姑聽之。夫已仕之後，法可必行。車徒之爭，分在可禁。國之大事，非儀節之比。舉國如狂，非辯義之精。孔子且可焉，而況下承上賜，道以禮行，在遇合之初，爲上交之始乎？受其賜也，又何疑焉？萬章曰，夫獵較之失，係典禮風俗之大，以道爲事者，必於此釐正也。孔子因之，則其仕也，或道未可行，權爲祿仕與？曰，孔子之望魯深矣，得用而欲行於魯者大矣，固

將以道變魯，而見諸行事也。萬章曰，道者，先王制之，君子行之，以革爭競之風而侈民俗，奚爲從之而不革也？孟子曰，孔子於此，有曲用其教而不之迫者焉。於狩事未舉之先，以簿書正祭，所供之數皆有定也。不以四方所獲之禽供簿書之正，則多取無用，爭獻無功，其弊久將自革耳。萬章曰，一獵較之俗，無難改之。一旦者，而君大夫不從焉，民不順焉，必調停以望其自己，道其可易行乎？而孔子奚不去也？孟子曰，君子之望天下也深矣，而天下之疑君子甚矣，以爲執義正物，必大遠於人情，而以亟行其法也。乃孔子欲小試行道之端，因其俗而需其徐化，所以爲之兆也。既不絕人以難改，而陰行其教於簿正之中，庶幾將自悟曰，聖人之教如此其易從也。足以順人心而無憚於行矣。然

猶不能從教，而上無相信之君，下無推誠之相，而後浩然於一去，則我之用世也無難，而世自不可用，乃從而去焉。孔子之去就決於終不可改之日，則心安而無悔。是以歷仕列國，未嘗有終三季淹者。斷然於後，而不過距於先。推此意也，則今之交際尚在進退未決之先，開以易親之路，而爲教之之端，彼以恭來，吾以恭受，又何疑乎？而以推孔子之生平以仕爲義，而不爲過高已甚之節，無不然者。有見行可之仕焉，教之而可從，試之而有效，則仕。次抑有際可之仕焉，迎之以禮，待之以敬，則仕。有公養之仕焉，居其國則可望其行，受其祿且以觀其後，則仕。於季桓子而宰中都、歷司寇，外能伸平齊之威，內能墮世卿之邑，見行可之仕也。不能必其行而見其可，則無忍棄也。於衛靈公，立其

廷，聞其政，君猶足與爲禮，臣猶足與言交，非必果可而際亦可焉，則無能絕也。於衛孝公，居其國，受其賜，用則有道以處之，不用亦無輕於相絕，有公養之禮焉，亦可受也。夫孔子之爲此者，不傲世以自高，不失在己之恭，不執義以苛物，與以易從之道。循禮之經，行禮之權，王道本乎人情，以因民而治，亦此而已矣。願學孔子者，其能翫然於交際乎！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去聲。養，去聲。
下同。

仕本爲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爲祿仕者。如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爲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饋養者。

「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居，當作尻，下同。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爲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

柝。惡，讀平聲。柝，本文作榜，今省譌也，夜行所擊之樣本从槩，則省誤又甚矣。

柝，行夜所擊木也。蓋爲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爲所宜居也。

李氏曰：「道不行矣，爲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於詭切。會，黃外切。當，宜讀本音都湯切。乘，讀去聲。茁，鄒滑切。長，讀上聲。

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爲賤官，不以爲辱

者，所謂爲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爲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爲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訓義 孟子曰，出處者，君子之大節也。初念之所期，而終身以之。可進可退，可榮可辱，而必欲伸其簠仕之本志，夫乃可以無媿。若量其志之未可行，則自有可以免恥之一塗，早酌之於其始進焉。今之仕者，何未之思也？今夫仕，將以何爲也哉？自裒祿者言之，則見以爲爲貧也。國家何所待於我而尊我？我何所據而受國家之養？無亦爲吾道有可行而藉以行乎？其非取之小民，頌之君上者，僅償吾

之貧，必也。若其有時焉，道未可見，而家貧親老，順先王養士之典，而以祿仕焉，是或一道也，非仕之大義也。猶之娶妻者，本居室之大倫而以嗣宗祀，其義大矣，非以需中饋之養，而託生理於婦人，明矣。若其有時焉，室無他人，而躬不能任井臼之勞以養，故娶焉，是亦一道也，非娶之大義也。夫仕非爲貧，乃不得已而以貧故仕，先王原有以處此，而士亦有所自處矣。爵不敢期乎尊，即有欲尊我者，即自度其無居高有爲之志而居乎卑。祿不敢期乎富，即有欲富我者，必自度其無受祿不誣之實而居乎貧。夫自辭尊而居卑矣，其於卑也不厭已卑，而亦有以處此下位者。既辭富居貧矣，其於貧也不患已貧，而亦有以酬此微祿者。酌之於己，而惡乎可以不昧其志乎？度之於官，而惡乎可以不忝

其職乎？若抱關者而司启閉、擊柝者而警干櫓者，可也。若此類，君無所待於我，民無所望於我，有其常職，修其本務，而邀薄糈以養親，斯之謂宜也。豈曰吾道大、吾學有用，而不屑此區區者乎？故孔子當昭公之季，無可行之望，無利見之心，而將母有懷，權爲祿仕。嘗爲司委之吏矣，曰：吾以祿故仕也，則吾於所司之禾藁，供賓客之勞饋，出人之會計不差而已矣。嘗爲芻牧之乘田矣，曰：吾以祿仕也，則吾於所畜之牛羊，茁肥壯大、日以長息而已矣。居職止此，而心已安，過此以往，非我所任也，而吾何問焉？此非辭尊富而居卑貧之一法哉？夫居卑而可不以行道爲己責者，非君子之意，乃國家之法也。有如位卑而言朝廷之大經大法，則法之所禁而且加罪焉，此制法者以端任大臣之深意，雖

賢者不能越也。若所居尊矣，君之所倚，民之所瞻，則所以求稱此位者必行其道，以尊主而庇民。若不可行，有引身而去爾。乃棲遲顧戀，徒受尊爵而食厚祿，則上媿君，下媿民，而中自媿其學，恥孰甚焉？其得曰去位則貧，而待養於祿乎？彼名爲行道而實以懷祿者，何不思執贄爲臣之始，念將以何爲，而自喪其恥心邪？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士，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萬章曰：「君饋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饋寫从鬼，誤。二字不可通。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柝，當作標。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饋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饋鼎肉。子思不說。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饋也。說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說賢乎？」繆，武彪切。亟，去吏切。說，弋雪切。卒，宜作碎。標，平小切。稽，當作蹟，康禮切。

①「萬章」，原作「孟子」，今據《孟子注疏》改。

稽，留也，音義皆別。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摽，麾也。數以君命來饋，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說。而於其末後復來饋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饋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況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饋，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饋，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

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能養能舉，說賢之至也。惟堯、舜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訓義國家於君臣詔祿之外，有常祿以待失位而寄居者，曰託。其在士也，不仕而以祿養之，曰賜。若無常制，而賢士初至人國，君以禮致牢餼焉，曰饋。其留之爲師友，而將大用焉，特使有司致奉，曰養。其於民也，因其乏而賜之，曰周。施之者各有其禮，受之者各有其義。至於戰國，遊士興而以口腹仰繫於人君，因制爲常祿，以待客遊之士。遊士無恥心，而上附於萬公之禮，亦自名曰託。乃人君徒以養養待士，且視爲遊食之常，而無敬禮之心，無大用之實。士曰吾聊以就養也，君曰吾姑以周之也，上下交相傲慢，而相與於飲食之

中，亦甚可傷矣。故孟子與萬章正其名，辯其禮，使士無妄干之典，乃以自重，而君不得不重焉。萬章曰，無位而有常祿曰託。士至人國，君或以此待之，士或受焉。而君子之爲士不受焉。夫士不能不需於君，而何爲其不可也？孟子曰，今且無論國君以祿與遊士之爲何心，而以分義言之，則僭越實甚，故士之自好者不敢也。託之爲典，爲諸侯設耳。諸侯有世居民上之貴，雖其失國，而鄰國有分災救患之道，故寓公有常祿。先王之禮，以恤鄰而親諸侯也。士本無位，仕則食焉，故先王不制常祿以待之。禮所本無，其有妄受焉者，非禮也。萬章曰，君子之辭受，必於禮之所有。而諸侯待士，有饋之者焉，亦非禮制之常也。而士無以自養，則受之可乎？孟子曰，饋之，則可受也。士於此有不容

過爲名高以絕上下之交，受之矣。萬章曰，禮之所無，則審之於義。在彼者可施，在我者可受，義乃宜焉。士於此必擇乎義而後受，其義何也？孟子曰，士至人國，進退未決，道合則爲之臣也，不合則引身以去，不失乎其爲氓也。夫人君之於氓，不可使飢餓於其土地，固有周其乏之道焉。士引此義以受饋，處乎可進可退之間，而上有餘裕矣，此受之義也。萬章曰，因其所乏而周之，預使之無乏而賜之以祿，其意正同，而或受或不受，何也？孟子曰，周，則氓之義也。若賜，則與託同，而固不敢妄自僭也。萬章曰，夫士以道而養於君，君無可私之祿，而與士共之，疑可受之無媿者，而何爲其不敢也？孟子曰，周無常，而賜有常。有常祿者，必有常職。夫抱關擊柝，臣之最賤者矣，而各司其事，

各食其祿，皆有常職以食於上，則上畜之以備用。若士之未仕也，可貴可賤者存乎君，可進可退者存乎己。無常職矣，而受上有常職之賜，若曰此宜有致養於我者，則先有輕世肆志之心焉，以爲不恭也，不循名實而宴然受賜，以爲傲也。而但求口實，則辱甚矣。惟明夫食祿之必事其事，則士所以自處與君所以處士，必有道矣。萬章曰，饋之斯可受之矣。士之自安於分，則循君民之義。君之致敬於士，則講賓主之儀。乃士未即去，而留其國，所需非旦夕，不常繼則且失食，而常繼則情易衰，其將奚可乎？孟子曰，夫饋者，賓主暫將之敬也，而安可常乎？昔者魯繆公之於子思也，知其爲大賢，而不知所以處之也。修饋士之禮，數遣使問其起居，數饋之鼎肉。心有所慕，而勿以此爲好賢之

禮也。至於亟，而子思不說矣。其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勿使升堂焉，勿與爲禮也。特不自失主臣之禮，北面稽首再拜於大門之外而不受，示相絕也。且曰今而後知君之所重者鼎肉也，以爲以是畜伋，而此外無容心也，則畜犬馬之道也。自是而後，繆公乃知其非，而不遺臺致饋焉。其悔也，似知過也。而子思所以不說之故，尚未喻乎繆公之心，是以爲繆公而已矣。夫繆公之致敬於子思，以爲說賢也。既說之矣，抑將舉之於位，以行其道。或者君子難進，則姑養之，以深交而俟其合。乃既不得舉矣，而養之又徒以激其怒，則慕以其名，而非真知賢之可說也，可謂說賢乎？萬章曰，夫國君於說賢未舉之先，君子有不輕仕進之意。而欲致其養，何如斯可謂得養賢之禮矣？孟子曰，

始之與講賓主之誼，則以君命將其所饋，昭君之敬，再拜隨首而受，君子亦可謂盡其恭焉。然可，而不可再也。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雖無常制，而令可繼也，則不以君命將之，恐以重煩君子之致恭也。故子思之於繆公，見其饋之亟而拜受之煩，則以爲此區區之鼎肉耳，乃使己僕僕爾勞筋力而亟拜也，此周氓之義，而豈養君子之道乎？雖然，繼粟繼肉，亦豈終於此而已哉？始之饋也，在君以爵主賓之禮，而上且循乎君氓之義。後之繼也，君以之安君子，而君子且審其難進之幾。若說之果誠，而養之盡道，則唯堯之於舜乎！信其賢也而說之真，則視天下之養，皆賢者所可受之於天而不辭。使其子九男事之，承其教誨，二女女焉，觀其刑于，百官、牛羊、倉廩備，儼然一有土之君，使

不在可進可退之列。凡此者，皆以養舜於畎畝之中，以待舜決其受命之志，天下深其歸往之誠，乃舉而加之相位，以共亮天工焉。則當其養之日，已定其舉之心。唯其欲舉之也堅，故其養之也至。故曰王公之尊賢，爲道尊之，爲天下尊之，用天之祿，以尊天之所簡，在乘權而行其所欲爲，以無負崇高之職也。由此言之，則饋以致敬且不可常，而況制爲常祿，來則食之？泛泛焉以其身遊食於人國，且傲然曰：國自有常制，吾可受焉。則諸侯以悠悠之豢畜待士，士不自揣其去就而冒食焉，君失其君，士失其士。君子忍以其身與濁世同流乎哉？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

禮也。」草，當作艸。莽，當作𦵏，或省作莽。質，當作摯。

今別作贊，亦通。

傳，通也。贊者，士執雉，庶人執鵠，相見以白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贊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爲，讀去聲。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說，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說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

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

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亟，去吏切。乘，讀去聲。「召與」之「與」，

平聲。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切。

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旂，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旂。士，謂已仕者。交龍爲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賢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人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讀如扶。底，《詩》作砥，之履切，此傳寫之譌。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爲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讀平聲。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爲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訓義 古者鄉舉里選之法，鄉賓士而興之，以貢於國，士乃傳贊以見於君，其進有禮。古禮既廢，遂有士自求見之事，而諸侯或聞士名而召之，而士遂往見。士不以禮自處，而干祿輕身，自辱亦甚，義亦毀焉。孟子雖志在行道，然必諸侯之就見，或遠則以禮聘焉，而不欲輕身以造諸侯之門。萬章欲孟子之明其義，以示自處之道，乃問曰，士之必仕，義也。君尊臣卑，以卑就尊，亦義也。而非諸侯之先至，則不往見，何義也？君子以義自處，必有不可易之方矣。孟子曰，夫以分而言，則士亦先自

審而後審人以爲去就。君子之以自審而不敢越者，禮而已矣。君臣分定，而臣道不一。其在廷而有職者，則朝廷之臣也。若其未列於朝而居在國中者，則曰市井之臣，安廛居於市井而已。居在郊野者，則曰艸莽之臣，服田疇於艸莽而已。若此者，雖懷才抱德，而爵所不加，位所不敘，皆謂庶人，均之乎民，而君臣之分未定也。庶人之見君也，必鄉大夫賓之，司徒升之，傳贊以見而後見焉，自此而爲臣矣。若我無臣之心，君無相臣之禮，則上下未交，分義疏遠，不敢見於諸侯。此先王之禮，所以辯上下、定民志也。萬章曰，夫見諸侯者，皆諸侯知其人而召之也。既有君命之召，而市井艸莽，率土皆臣，循庶人之分以恭君命，與召庶人而役之，其禮同矣。乃庶人以役則不敢違令，而必趨事。君欲

見之，則亦有慕士之心矣，而以召庶人之道召之，乃不往見執庶人之節者，何爲其然乎？孟子曰，此則審之義，而可往不可往大辯矣。君不知我，而我固無求焉，則循分義以服勞，義也，道固未嘗屈也。若將知我，而我待以用焉，則毀廉隅以殉人，不義也，志固不可辱也。士之於此，自審其制事之宜者定矣，而抑且審之於君。唯夫召之役者，則爲欲賦人之力而用之，可以上下之分施之耳。乃均是庶人，而獨欲見我，其所資於我，所望於我者，將以何爲哉？萬章曰，君之於此，其意固可嘉矣。君欲資古道以制法，而士多聞，則欲見焉，以攷其所學也。君欲近有德以自正，而士賢，則欲見焉，以行其所志也。是豈非下士之盛心乎，何爲其不可往哉？孟子曰，審乎君之所爲，而士抑尊矣。君而果爲其

多聞，則不知者仰之以知，不辨者待之以辨，是師道也。師，則天子之尊必入學而訪道，不待召也，而況今之諸侯，雖僭帝制，固猶然分土之君乎？君而果爲其賢也，則大業待之以興，國家藉之以保，吾所聞者亟於求而就見焉。未聞心慕其賢而欲屈其節以使之從我也。審之己而無可枉之道，審之君而其期我者隆，則士抑尊矣，豈但其不可召而見之哉？即就見君子，而尚不足以得君子之心也。昔者魯繆公之於子思，不敢召也，而屢就焉，其於尊賢之義亦得矣，徒其心未能盡忘夫勢也。而自言曰，千乘之君，未嘗不尊也。今之諸侯以尊自處而輕士，不足言矣。古之忘分以下交，乃以友道接士也，何如？蓋意古人之交士，未必若己之隆爾。而子思惡其有挾貴之心而不說矣，曰，君不言古則

已耳。若言古之人也，則於上之有道者以師禮尊之，執敬而承教，服其訓，聽其命，而正名之曰事之云乎，夫豈以貴與其賢相擬而定其並肩之禮，乃爲之名曰友之云乎？夫子思之不說也，度之於心，而有其可據之實，豈不審於義之攸當？而思曰，夫言友則不論位矣，言德則不敢言友矣。若以位，則子雖不肖，固君也，我雖賢，固臣也，臣不敢與君言友，貴貴之義也。而君既以我爲有德，而願友我矣，則我之所交君者，德也。以德，則賢不肖之相去遠矣。子事我，而庶幾其以導子於德也，何敢與我友乎？友則互以其善相輔，而子何足以當此乎？由子思觀之，則千乘之君求屈君以友士，且爲君子之所不容，

而況可以庶人服役之義召之使前耳？^①夫上於此審之已精，持之已定，確然見吾之一往一來爲必不可輕之事，則生死以之而不可折也。在齊之虞人且知之。齊景公田，凡有林麓山澤之職者，皆其所宜有事，於是而招虞人焉。特招之以旌，非其物耳，而虞人不至。公不咎其所以違命之理，而欲加以亢君之罪，將殺之。孔子聞而歎之曰，士之有志者，世不我知，飢寒而死溝壑，其義也。常以此存諸心，而後其志不遑。有勇者難無所避，遇害而喪其元，其義也。常以此存諸心，而後其勇不餒。今虞人知暴君之怒不可犯，而敢亢者，其志定矣，其勇決矣。蓋孔子之取虞人者如此。一介之節，何以動聖人之情乎？蓋招有其所以招者。君之所以處我，我之所以自處，義在於此。非其招，則

君失其道。而我不可自失，則志必伸而大勇可無懼也。於是萬章未審非其招之實，而因便以問曰，敢問招虞人何以物有定，而君亦不能違乎？孟子因問而告之曰，古者人君致衆以田獵，各有其招。招虞人以皮冠。皮冠，田冠也，所以明有事也。招衆庶以合圍者，以通帛之旃無文者。招士而帥鄙、鄼之衆，則以交龍之旃，以聚衆者。若夫析羽加於旂上之旃，則招大夫使帥其鄉、都之衆者也。先王制之，後世承之，臣民守之，上不妄而下不敢亂。雖召役之事，而義尚存焉矣。孟子乃終虞人可取之義，以證上之不可召也，而遂言曰，旌，招大夫者，而以召虞人，虞人守其職之所當然，雖得罪以死而不敢往，有其守也，

①

「耳」，啖柘山房本作「乎」。

且爲君子之所取，而況君子哉？君子既傳贊爲臣而爲士，則君有特召之禮。未爲臣，則庶人也，乃以上禮招之，未仕者自有其不敢見之禮，而敢往哉？此禮之所在，不敢越也。況乎其有德而爲賢者矣。世道於我而升降，吾道因之而屈伸，乃欲見而召之，此百職事之效奔走於君，以貴治賤，以賢治不肖，於義則然。而學可師也，道可尊也，其可以此招之乎？非所招而不可往，非君子之絕諸侯，諸侯先自絕也。蓋賢人者，唯其道存焉耳。以此立身，即以此膺世。以此退而有守，即以此出而有爲。故欲見賢人者，惟道之以。而苟不以道也，揆之於貴賤之分，則不可以非禮辱士而見爲榮。度之於賢不肖之理，則不可以非義自尊而卑君子。賢人秉道而不可枉，終無得見之日。譬有人焉，欲召之人

而閉其門，情理兩逆，徒爲妄而已矣。若夫今日之可召而往者，又何足道哉？夫義爲直行而不可曲之常經，猶人之路也。禮爲與世相見之通理，猶室之有門也。彼小人者，利欲薰心，恣行而不顧，故忘其身之何以行，物之何由接，而隨世主以自辱者，成乎俗矣。則爲一世之坊表以重斯道者，惟君子耳。可行可藏而不可屈也，可貴可賤而不可侈也。正志素定，而以大勇浩然之氣行之，乃能遵義以行而由是路，循禮以進退而出入是門。不見諸侯，何爲其無義哉？夫君子之爲此，既自以正己立身，而使天下猶知有禮義，則方且爲小人之觀瞻焉。《大東》之詩曰，列國適周之大道，修治之使利於行也。其平如砥，無陂也。其直如矢，無曲也。自君子開之修之，而因躬自由之，則小人皆視之以往來

焉。則義者，君子以正己而正天下者也。其可以小人之逆行，爲上交之捷徑也乎？萬章曰，禮義之大宗，必折衷於孔子。而記孔子者曰，君命召，不俟駕而行。敬君之至，奉命之虔，如此乎其迫也。然則孔子非與？不然，則賢莫如孔子，而魯君其何能召乎？孟子曰，此君臣既定之後，禮則有然者，而義亦行乎其間。孔子時當仕也，宰中都而有治邑之職，爲司寇則有明刑之職。以其當官之職召之，則道在必往，豈慕賢問道於未仕之先，謀國圖王爲大有爲之事者所可比哉？君子一動一止，斟酌於所當然，審己審人，確見其所必然。毋亦惟是之從，而用舍則惟天之命，亦可以正告於天下萬世之爲君子者矣。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

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爲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攷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盡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

訓義 孟子謂萬章曰，今而益知學古之道，爲學者志行之所自立、品量之所自成也。夫人唯無其志，不恤其品則已耳。如其不然，則四海之大，千里之遙，人之所可爲

者，皆我之所有事，而其中有善焉者，皆我之
所可取益者也。故僅欲爲一鄉之善士，保
全其身，而爲流俗之所推重，苟如是而已
乎，則友一鄉之善士而已矣，言相戒以無
過也，行相與以無悔也，過此而有一國之
公論，不遑問也。乃進而爲一國之善士，
小試其用，而爲一國之所瞻仰，苟如是而
已乎，則友一國之善士而已矣，進相與以
有成也，退相與以自安也，天下之公理不
暇謀也。又進而爲天下之善士，則人心風
俗必其所憂，治亂安危皆其所念。於是而
有同志者焉，慷慨談論於救時之策，砥節
礪行於拔俗之爲，以大異乎近小之規，而
互相獎也，斯必以天下之善士爲友矣。蓋
其所見在此，則其所好尚在此。所好尚在
此，則所藉以相規而相益亦在此。始而因
所志以擇所友，既而因所友以成其志，其

必然之情理也。乃志在一鄉者，以一鄉而
足，何知一國之友其氣象爲何如？志在
一國者，以一國而足，何知天下之友其規
模爲何如？自足矣，故自限也。至於欲
爲天下之善，而友天下之上，斯不亦志弘
而量遠哉？而苟其果有志而量不同也，
則天下其足矣乎？未也。上無善治，或
以小康爲功名。下無善學，或以小成爲道
德。生斯世也，雖徧求之天下，而議論風
采，不過如斯而已矣，友天下之善士誠未
足也。而卓然自命爲古今不可少之人，以
無負上天生我之意，則略今之人而求之古
矣。古人可學也，而歸於善者一。所由以
至於善者不同，有吾所必學者焉，有吾所
必善學者焉，有吾所必折衷損益而以不學
爲學者焉。亦如朋友之相謀心於一堂而
互爲益也，存乎論矣。其尚論之也何如？

誦其詩焉，其哀樂之情，所以利導其性之正者，諷咏之下，如與周旋矣。讀其書焉，其治教之理，所以飭正其事之常者，稽攷之餘，如與之贊襄矣。乃心一也，而所以用其心者異，詩乃有正、變之殊。理一也，而所以協於理者異，書乃有帝、王之別。在唐、虞爲唐、虞之人而善，在三代爲三代之人而善，在文、武爲盛世之人而善，在宣、平爲衰世之人而善。而我不能知其何以性情一而感發異、理事一而敷施異。則以此處友，而爲不相知之友，我無以知彼，而安從取益乎？是以尚論者，合古今數千季之天下而通其變，合古今盛衰治亂所處之道而酌其宜，則以世論人，而以人論善。凡古人之善皆備於吾心，以審所必學焉，通之以善學焉，得所折衷損益而以不必學爲學焉。故禹、稷、顏子皆我輔仁之

資，夷、惠、伊尹皆我擇善之從，是尚而與古人爲友也。於是而後不以小善自局其志，不以偏至自限其品。君子之學占而不屑今，有如是夫！子誠有志焉，勿以鄉國自畫，勿以今之天下自雄焉可爾。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

此章言大臣之

義，親疏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訓義 君子之進說於君，雖因其弊而救之，而必循乎經常不易之正理，非故爲矯激以相犯也。人主能容其忠直以自鑒，則所以自警而進於道者，爲不負此藥石之言。乃世主以褊衷而成乎驕氣，則必至相忤，而君子遂不終於其國。齊宣王疏遠世臣，而

好容說，故褒祿固寵之士日侍其側，而君且孤危，國且不治。其問卿於孟子，亦將謂卿位尊而恩厚，則聽命宣力以盡其職，必不可負此榮遇也。孟子曰，卿，尊位也，而居此位者則因其人，非概謂之卿而所以稱其尊。卿者，道一而已。王何卿之問？其泛然謂之卿而遂有常職，猶百執事之有所司乎？王曰，位均也，祿均也，君之任之，卿之自任，亦必均也，而有不同乎？孟子曰，夫徒以爵祿而已，則同乎卿矣。乃卿爲宗社之輔，而僅以爵祿乎？其近於君也，則論恩。其極於貴也，則有義。恩與義因人而別，烏得同乎？有貴戚之卿焉，分一體於先君，而與國同休戚，以恩勝者也。有異姓之卿焉，以論道居尊位，而唯道爲從違，以義勝者也。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意者，恩重則其思媚於君者必

篤乎！孟子曰，卿無常職，君德是司，以諫爲道者也。而貴戚之卿則亦有異。君有小失，不遽諫也。言不可輕，而既言之後，其從違更不可輕也。唯至於君之過大，或敗德以成乎亂，或妄動以至於危，則先君之緒，存亡所繫，乃不容已於諫。諫而不聽，不但已也。非常之事，不可以倉猝爲也。反之覆之，以冀其悟，而尚不聽焉，安危決於一旦，不忍宗祀之淪沒也。於是別戴賢者而立之，勿令覆亡，使他族之處此，而後國君建立宗臣以輔公室之道盡矣。此貴戚之卿，以恩制義者也。乃王臣之情有素，而謂孟子反授之以廢立之權，則君愈輕而貴戚愈重，故逆於耳而形於色，其怙過而不受正言有如此者。孟子曰，王勿異也。問卿者王也，王自有以卿

自正之正道。王所問者貴戚之卿也，卿自有正王於道之正理。臣其敢順王之意，而以輕蔑巨室之邪說進於王乎？於是而王色乃定。非能納忠也，孟子之辭正而怒無所逞也。然後請問異姓之卿，亦姑聽孟子之畢其詞而後折之乎！孟子則終以正對曰，夫異姓之卿以義合，則道在身而卿爲輕耳。其道在匡君也，則君德之得失，皆其所不容諉也。有過焉則諫，慎之於微而養之有漸，無問其過之大小也。諫而不聽，不但已也。去就之際，不可以激也。反之覆之，以盡其理，而尚不聽焉，則君子不可虛拘，自可潔身以全道也，於是奉身而去之。立朝而道不行，爲賢者所深恥，去而後吾之居大任而無慙，以自求其志之道盡矣。此異姓之卿，以義勝恩者也。乃王之聞此，無所用怒焉。若其不足以體孟

子之微言以自警，則未之能改也。夫賢人去矣，則邪佞且登於大位。國危，身之不可保，且求若易位者之能全其宗社而不可得。故先王親、賢並建之意精矣。人主知宗社爲重而已爲輕，則戰戰栗栗以保大位，顧輔弼而如臨師保。知賢人易去而難合，則聽忠告之語必懽然受之。而君德何患不成？國家何患不安？此先王立卿以相人主之深意，而豈有辱職以効奔走哉？王之不悟，故孟子終去之，則勃然變色之下，去齊之心早已決矣。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三十二終

四書訓義卷三十三 孟子卷十一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訓義言學而不本之性，則不知人之所以爲人，而惟其意之所欲爲，以自陷於惡。乃性亦未易言矣。惟知性者反之吾心而確見其固有之實，則其所爲性者，^①果吾之性也。其不然者，則自有性而自忘之，乃以非性者爲性，若告子是已。告子之學，大抵以守其無思無爲之冥念，不爲物所動者爲宗。故謂無善則亦無惡，無義則亦無不義，可以泊然與天下相遇而吾心自定。乃

于嗜慾暫息之際得此虛寂之機，遂謂人之生也，如此而已矣。惟是能知能覺、可運可動者之靈，爲天之所以與我，而仁義之道，皆儒者增加之於無是非得失之後，^②初非吾之所固有焉。此其說足以惑天下之不盡其心而妄言道者，其弊乃使人任其知覺運動之靈以無所不可。孟子與之游而深惡之，故屢致辯焉。而彼亦勞伸其辯，以與孟子爭。嗚呼！如以知覺運動爲性，而謂此外之無有，則人何以異於禽豕哉？夫性者何也？生之理也，知覺運動之理也，食色之理也。此理，禽豕之心所無而人所獨有也。故與禽豕同其知覺運動，而人自有人之理。此理以之膺事，則

② ①

① 爲，衡陽殘鈔本作一謂。
② 無，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心安而事成，斯之謂義。乃告子則謂性中無義，而義自外來。不知義因事而見，而未見之前，吾心自有其必中之節，聖人特先知之而爲天下顯之。使性而無義也，則聖人亦人耳，義之制何自立？義之名何自起乎？夫告子既孤守其冥念而終不知，亦弗能警之使覺，故孟子但隨其說而折之，而未嘗指其本體以告之。則君子待異端之道，屢辯屢窮而已足矣。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

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桮，布回切。棬，

驅員切。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桮柳。

桮棬，屈木所爲，若卮匱之屬。告子言人

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

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

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率，當作衝，傳寫省譌。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

訓義告子曰，儒者何以言性善哉？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人之初生也，有形而已矣。形開而神發，有可以有知，可以有能者而已矣。故性者，質也，猶之杞柳也，有其材而初未有用也。乃儒者於此而立一事之制曰義，則以利於用而成乎器，猶之桮棬焉，有其器，有其用，而已非其質也。故夫以此可知可能之質而用之以愛則爲仁，用之以敬則爲義，猶夫杞柳未嘗不可爲桮棬而因使爲焉。在桮棬，固杞柳之所爲。而在杞柳，初無桮棬之實。

栝樛成而杞桺非，故仁義立而性亦逐仁義以遷流。則何如無事仁義而不喪其性，猶無事栝樛而不失其杞桺乎？孟子曰：子之言吾無暇深辯焉，而言之貽禍，則不容不正語子而使知懲也。子且欲並仁義而忘之，而免於不仁不義。^①乃其說則足以爲不仁不義之倡，而子不知也。夫人之情無不樂於順而難於逆。以仁義爲盡性之事，順也。夫人相愛則相安，相敬則相宜，率其本心之不容已而以保其生於和平，大順之道也。今且曰猶以杞桺爲栝樛，^②則當其爲之也，順杞桺之生質，自然而成栝樛乎？而將加以斧斤，戕賊杞桺生理而後可以爲栝樛也？^③如必曰杞桺無栝樛之成質，必將戕賊杞桺而後能爲之，則爲仁爲義者，亦將戕賊人之生理而爲之乎？子固曰既彫既琢，而失其大樸，不如渾忘

者之無傷也。乃天下之人聞斯言也，則曰仁以戕賊吾欲也，義以戕賊吾利也，順吾利欲之情而不害吾生也。則是率天下以禍仁義者，必自此言始矣。子亦尚知戒哉？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西，本作鹵。

湍，波流滄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①「免」，衡陽殘鈔本作「流」。

②「猶」，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③「杞桺」，衡陽殘鈔本作「其一」。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然，當作然。凡下然字皆同。

搏，擊也。躍，跳也。額，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

訓義 告子窮於戕賊之說，而復爲之辯曰，吾謂以性爲仁義，非謂其戕賊也。言性無定體，可爲仁義，亦可爲不仁不義。爲之而性隨之以流，不如無爲而全其性也。以今思之，殆猶湍水然。虛靈而善動者，含

之於心，無所嚮，而亦無所不可嚮也，在人爲之耳。或引之於善焉，則善。或引之於不善焉，則不善。猶夫滎回無定之水，決之東方則東流，非必於東，而決之則迅流於東。決之西方則西流，非必於西，而決之則疾赴於西。及其已決已流，而成乎流水，失其爲湍水矣。若夫人性之本然，則惡既無根，善亦無迹，誰得而分之曰善不善？猶夫水之未決，東西皆無一成之則，並忘方之所名，無分也。有爲善者，因有爲不善者，何若善不善之兩忘，而保其虛涵之本體乎？孟子曰，善不善之分，昭然其不可昧，而子謂性之無分乎？即以水論，水亦自有其性矣。東西者，可以無分者也，則隨決而流，信無分矣。然其決也，必順其性以決之，故決東而東，東方下也，決西而西，西方下也。決者不能逆，而

水自有辯。使從上而決之，未有流焉者，無分於上下乎？以此喻性，正可以見性。人性之順趨於善也，引之而即通，達之而莫禦，猶水之就下也，是可以知性之本體矣。天生人而命以性，人秉性而別於物以爲人。人則有孩提之愛焉，順而達之以爲仁，有稍長之敬焉，順而達之以爲義。有人之耳目，則有人之聰明。有人之心思，則有人之睿智。若夫賢智無擇以爲不善者，性所本無。均是人，則均是有善，而無不善之性也。其在於水，則本以下爲性，而無有逆上之理。皆天命自然之理，實有其然，而爲一定之體，何滯回無定之有乎？乃若人之有不善，則非決之謂矣。決者，因其有可往之理，而流而未暢，因順而加以疏濬之功耳。至於逆而成之，則水亦有然者。今夫水就下者，性也。而有時

乎過潁矣，非水之利於逆也，有搏而躍之者。有時乎在山焉，非水之安於升也，有激而行之者。其若是也，豈水有此過潁、在山橫怒狂逞之性哉？搏之激之，劈之以勢，而一時之力不足以自遂，則有然者。故人之不善，亦有使之者矣。教衰於上，俗染於下，誘之以利，脅之以威，遂爲其所不爲，欲其所不欲。性之體微，而使之者危，乃使耳目之靈遂於淫邪，心思之哲驚於機變，亦猶夫水本下而有上之時耳。水雖過潁、在山，而消歸之地終必在江湖。人雖殘忍驕貪，而平坦之氣自有其慙悔。則性之一於善而實有其善也可知，而子胡弗之思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

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讀平聲，下同。然，皆當作嘽。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

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

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貶寫作紕者，俗誤。

訓義告子之喻性也。屢窮，乃直出其所謂性者以告孟子曰，吾所謂杞柳者，言其體也，猶湍水者言其幾也，皆自人為之後而追論之也。若性之本然，則可言盡之矣，生之謂性。天使之有生，則所得於天者生而已。人受之以生，則所以為人者生而已。未生以前無此理，不生以後無其

實。生而知者，非有所學也。生而能者，非有所勉也。爲知、爲覺、爲運、爲動，天機之不容已，則性亦惟此而已。其他皆後起之爲，非天然之固有也。夫告子此言，謂性與生俱，而在生之中。天以生人，而人以自生，亦未嘗失也。而特其所謂生者，在生機而不在生理，則固混人禽於無別。孟子知其立言之旨，而反詰之曰，子言生之謂性，似矣。乃凡立說之道，有因此得彼而可更推求者，有即此即彼而更無餘義者。今子云生之謂性，將即生即性，更無可推求之實，猶夫人之言白者，但見其白，即可謂之白，不必深求白之體，廣推白之用，精密白之實，而子意如此乎？告子曰，白則謂之白矣，生則謂之性矣。言白者如其白而止，言性者如其生而止，吾言固然矣。於是孟子知其所謂性，亦知其

所謂生，而詰之曰，夫即生即性，猶即白是白，而子之意可知已。子所謂白之謂白者，當不復于白有辨。今夫白，有白羽焉，白也，有白雪焉，白也，有白玉焉，白也。分言之，則羽也、雪也、玉也，各有其體，亦各有其用。而概言之，則均謂之白。均謂之白，則更無所擇於物類之不齊，羽猶雪矣，雪猶玉矣。而凡有生者即有性，凡有性者皆同乎生，而子之意如此與？告子曰，何爲其不然哉？白均則不可謂有異白，生均則不可謂有異性。從其實而言之，何同異之有哉？孟子乃心知其混人物爲一致，而不知二氣五行降衷於人之妙，獨鍾於人，以參天地而爲三才之精理。乃直揭其妄而詰之曰，凡白皆白而凡生皆性，天之所賦，惟此知覺運動之生機，而別無健順五常在人之實理。然則犬亦生也，

牛亦生也，而犬、牛無異性。牛亦生也，人亦生也，而人、牛無異性與？蠢蠢芸芸浮動於兩閒而聽天機之自動，未嘗無知，而所知非有真知，未嘗無能，而所能非有成能。則子之所謂性者，犬之性爾，牛之性爾，固非人之性。而子言豈若是乎？而告子不答。其不答者，蓋其本旨欲同人道於犬、牛，則無善無惡而不嬰乎利害。然言及於犬、牛無異，則又不敢以爲信然。於此可見羞惡之心不容昧，而彼時不能自體以充之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說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讀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讀平聲，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說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

吾之長，是以長爲說者也，故謂之外也。」愛，當作志。說，弋雪切。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當作嗜，傳寫省譌，音義俱不可通。

言長之嗜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

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出，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辯作辯者，譌。卒，宜作碎，以避忌而譌之也。

訓義 告子之言性，以無善無不善爲宗。既曰無善無不善，則一切皆無，而並無性矣。既以人爲無性，於是取人生之形發欲開者

以爲性。不知此欲之開，乃天地生化之機，人也，牛也，犬也，所共焉者。而人爲五行之秀，二氣之靈，獨有人之性者，彼未之睨眄而不知爾。故及其辭之已窮，而遂直白其妄，以逞無忌之辭曰，今夫人何者而謂之性哉？必有萬慮未開，而先知之，先能之，不學焉，不慮焉之爲性，審矣，則甘食說色是也。人之所同也，即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生者也。若夫仁義，則慮焉而始知，學焉而始能，人不能皆仁皆義，而立教者增於有生之後，非性之本然明矣。乃就仁義而言之，則又有異。仁主於愛，則此甘食說色之性，充其甘之說之情，而相依不捨，相念不忘，自內而生者也，非猶因外之可愛而生乎愛也。若夫義主於敬矣，往往與甘食說色之性而相違，勞所不甘不說之情，揣事度物，抑吾之本

心，以殉人之好惡，則自外而立者也，非內實有必敬之理而不可易者也。然則率人之性者，必不捨己之本心，而從物而節制。^①乃儒者曰義亦性中之義，不亦誣乎？使夫人皆美其食，安其居，去虛文而老死不相往來，人之性順而天下不已乎？夫告子之言，至於甘食說色爲性，^②率天下爲犬、牛，則其鄙陋不待辯，而義外之說易以惑人。故孟子詰之曰，仁義同體，而互相爲用，因吾性之固有而感物遂通，一也。子何獨謂仁爲內而外義乎？以仁爲異乎義而在內，則子並不知仁。以義爲異於仁而在外，則子之不知義。爲已久矣，而子試明言之。告子曰，義惡得而非外哉？儒者之言曰，義主於敬，敬莫先於敬長。夫長少則何常之有？特積季而數之，而長之名以立。故彼長矣，因以其

長而爲制肩隨之禮、修侍立之文。其實反之於吾心，謂幼屈於長可也，謂長當屈於幼亦未嘗不安也。豈寤寐果有不能忘之誠敬乎？長者名也，由名而立義，亦猶物之白者，彼之色白矣，因而或名之曰白，遂相率而謂之曰白。反之於吾心，初無一定之色，可白可不白，特從白於外耳。夫爲之名者，增加之於心外者也，而得不謂之外與？孟子曰，甚哉！子之不思也。夫白者名也，以名名實，而爲後起之文，或謂之外可耳。而義豈其然？白者，一言白而已足，故白馬在前而名之曰白，白人在前而亦名之曰白。謂之白，而以其名僞其實，無餘事、無餘心矣。不識子所謂彼長

① 下「而」字，衡陽殘鈔本作「爲」。

② 「於」，衡陽殘鈔本作「以」。

而我長之者，但一謂之長而已乎？若一謂之長而已足，則馬之齒長而長之曰長馬，人之季長而謂之曰長人。而所以待此長人者，遂無餘事、無餘心，而更與長馬無別乎？且子曰彼長而我長之，則既有長者矣，有長之者矣。長者彼也，外也。長之者我也，非外也。吾本有不敢不敬之心，本於天性，而敬由是行焉，義由是立焉。豈長者當前而謂之義乎？抑必吾之長之而後義乎？如必我之長之而後謂之爲義，^①則惡得而謂之外也？告子曰，非此之謂也。莫之教而自喻，率吾心而不容已，則內也。名立而始有實，因物生義，而不原於心之不可解，則外也。以仁言之，吾弟則愛之，未嘗計其爲同生之親，而自不能忘。若秦人之弟，亦可謂之弟，而爲長者所宜矜育，而愛之情自不足，愛之事

因以不施。此不待立一弟與非弟之名，以使人之必專有所愛而愛自專。從乎吾心固有之所安，必愛而後慊者也，故謂之內。以義言之，長楚人之長，問其季而爲之序，於是而知彼果長也，因長之而敬焉。吾之長亦數其季而序之，亦以彼果長也，而待之以長之之敬。誼不必相親，情不必相讓，特以先王制其名，儒者嚴其教，而拘拘然抑吾之情以不得自安，則謂之外也，不亦宜乎？孟子曰，夫義，非無擇者也。仁之擇在親疏，義之擇在長幼。不相混，乃以合用而心各得以安也。若以但言長而即不得不長爲外，則豈徒義哉？即以子甘食之性言之，炙，人之所嗜者也，莫之教而自嗜者也。乃使秦人爲之炙而吾嗜之，

①

「必」，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吾自爲炙而亦嗜之，但爲炙而即不容已於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嗜，無所擇也。夫物則亦有說吾口體，而嗜即因之以起者矣。炙固在外，而嗜之者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吾甘食之情。如子之言，則因其爲炙而嗜之，而非我果有甘之心與？吾有敬長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

之心，遇長而必發，子特勞制其心而使之忘耳，而豈我之實哉？蓋告子之意，欲使

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讀上聲。

天下之人忘名忘分，响响然相愛於食色之中，則是非泯，而順逆之理皆所不設，謂可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

以相安於大同之世。而不知人性之有義，所以異於犬、牛之慈子貪食而奔色，乃以

不由中出也。

立人道而參天地，蓋一出於上天生人使異於禽豕之定理。君子特順之以立教，而非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

有所勞也。

『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

在鄉人。」答，本从廿，寫从竹，譌。惡，讀平聲。

而未達，故私論之。私，當作厶。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

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嗜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荅，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

訓義夫人有一定不易之理，抑有因時而宜之道。其不易者，吾心之不可易也。其因時而宜者，亦吾心之宜也。唯夫犬、牛之類，則飲食居處惟有一定之局，^①作輟喜怒亦任其一成之性，不知得失，乃至不知吉凶。而大要言之，則無肅然不敢康之意，以求事理之安，故或可以分人之愛，而必

不能分人之敬。故告子外義之說，禍天下爲最烈。乃愛順乎情，使謂仁爲外，則人或疑之。敬依於理，則利欲薰心者不知瞋督，遂且欲廢義而自便。故其說出，而人喜附之，即受教於君子者且惑焉。孟季子以之問於公都子曰，義者，事之制也。言事，則因事而起，而非因心而發明矣。乃告子言義外，而夫子必矯之曰內，事而可謂之內乎？事起而後各爲之制，可謂之內乎？而何以云然也？公都子曰，夫義立而敬行焉。吾心固有其敬，感於物而因率之以行。敬，吾敬也。行，吾行之也。皆心之不容已者，故謂之內也。孟季子曰，夫吾心有敬而行之，則敬者渾然一體之在中矣。乃有鄉人於此，又有伯兄於

①「之」，原誤作「一」，今據衡陽殘鈔本改。

此。伯兄，吾所長也。而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又兄所長也。兩長並立，敬不容於分致，則誰敬乎？公都子曰：敬長，爲其近於兄耳。若率吾心之真敬，則在兄耳。季子曰：既敬兄矣，使敬而出於吾心之固有，則無往而所敬非兄。乃時而以序齒酌獻焉，則誰先？先酌者，以敬之故，不敢後也。而敬兄之情能不改乎？公都子曰：夫酌以齒序，則敬遂於伯兄所長，先酌鄉人。於是孟季子得逞其受惑之辯曰：根心者，不因物而遷者也。今所敬在此，此一敬矣，不可通於他所敬者也。所酌在彼，彼又一敬也，不復如其先所敬者也。^①由此言之，因乎物而有彼此之義，因乎事而有酌與敬之義，吾心無一成之敬，隨事物以爲有無，果在外，非由內，而奈何言義內哉？於是而公都子不能荅，則以其知

吾心固有之常，而不知吾性蕃變之妙，故詞遂詘焉。乃以問於孟子。孟子曰：此其理，唯隨事而體答吾心之安者能知之。天下之物與事無窮，而膺之以無窮者，惟本原之不竭也，豈但鄉人、伯兄而已哉？推其極，將有大異而可同者焉。今問之曰：敬叔父乎？敬弟乎？此自然不可遽易之分義，無能爲詞者也，彼將曰敬叔父矣。而叔父之所以必敬，非因叔父之名立而旁敬之。彼未之答，而但不能違也，則問之曰：弟而爲王父之尸，則我與叔父咸在子弟之列，則又誰敬而可？彼將曰敬弟矣。弟之敬且不可以叔父之尊而抑之不伸，彼未之答，而亦不能違也，則折之曰：夫叔父必敬矣，而廟中忽改而敬弟，其敬叔父之

① 「如」，衡陽殘鈔本作「知」。

情何在乎？彼將曰：非不敬叔父也，以弟在尸之位，則叔父之敬雖未嘗忘，而不可伸也。若然，則明明一必敬叔父之心，乍屈而終伸，彼不得謂叔父之敬果隨事而滅散，明矣。子亦曰：夫鄉人、伯兄，亦如是而已矣。先酌者，齒序之謂也。位在，而伯兄之敬且暫侈也。以吾心之義言之，則一日如是，終身如是，所耿耿而不昧者在兄。鄉人先酌之敬，斯須焉耳。於敬鄉人之時，未嘗舉吾敬兄之本懷而遂遷流而不改。若斯須之敬，亦吾心之必致，而不以兄之庸敬遏抑而不伸。如是以答，而彼亦何能更以爲外乎？乃孟季子終惑於其說，於事言敬，而不於心求敬之實。聞孟子之言而曰：夫子之言，正與吾言而相合也。敬叔父則敬矣，猶之伯兄也，雖致其敬而莫能自必也。敬弟則敬，猶之敬鄉人

也，敬隨時改而不啻有恒也。^①無恒者，事物之變也，外來者也。若其由內，則我可常守其心而不易，而今不然，果在外，非由內，不亦信乎？於是公都子知其不能反求之於心，而體認其真敬之所存所發。乃引喻以切警之曰：夫知義爲內者，唯真知義者也。真知義者，如飲食之於寒暄，心自喻之，而無容致辯者矣。今夫冬日則飲湯矣，其飲也暄，則口以適焉，心以安焉，不可逆計他日之不飲湯而豫爲之變者也。夏日則飲水矣，其飲也寒，則口以適焉，心以安焉，未嘗復念前日之飲湯而曲爲之殉者也。此皆自然之節，不期然而然者。今子以隨時合義之爲外，則此飲湯、飲水者，亦可謂之在外也，而子能云爾乎？蓋惟

①

、當一、衡陽殘鈔本作「適」。

其爲固有之誠，則變而不失其常。所敬者異，而敬之心不爽，可以知義之爲體充滿於吾心，隨物感動而不匱。乃以見天地生人之大用，宰制萬事之根本，爲仁愛不流之搏節，爲食色不淫之張主，而別於犬、牛之性者，一在於此。顧非存養省察，使心之所以安、理之所自得者，如飲食之適於口而喻於心，爲名言所不能顯者，亦烏足知之？故曰，告子未嘗知義，如盲者之咏日，唯以言勝而已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當作啟。

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瞍作瞍，俗謬。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讀平聲。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

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惡，讀去聲。舍，讀上聲。蓰，所綺切。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

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當作啟。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遷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之則不是。」張子曰：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彊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攷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斂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訓義 孟子與告子辯性已屢矣，而不明告之以性之本體，以告子之未足與言也。蓋性含於心，其體已微，唯存仁集義之大人則顯現於前而灼知之。若降此而欲知其性者，必潛其心以思之，反諸身以求盡吾聰明彊力之才以體之，而後知吾之所固有者果如是也。若告子之學，不得則勿求，其

不逐已放之心而覲面失之也，難矣。而何足語此哉？乃孟子恐其義隱而不著，故於荅公都子而實指以示之焉。公都子曰，今之言性者不一矣，持之皆有故，而言之皆近情也。告子則曰，性無善無不善也。蓋於人心清靜之際，見夫不思善不思惡者，自有昭昭靈靈之明覺，爲最初之生理，而善與不善皆後起之分塗也。或則又曰，性無定質，而足以任人之運用，以之爲善可也，無不足也，以之爲不善亦可也，無必善也。是故隨習而遷，因感而變，文、武興則民好善矣，幽、厲興則民好暴矣。文、武之民非性之固有善，感風化而以成《南》之美。幽、厲之民非性之固不善，習無良而即成寇攘之能。皆有爲之者，而性無不可也。或則又曰，性隨質異，質不同而性亦殊。有善者焉，生而善也。有不善者

焉，生而不善者也。是故政不能爲之正，教不能爲之遠。以堯爲君而有象，平章之所不能格，象性然也。以瞽瞍爲父而有舜，頑嚚之所不能染，舜性然也。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爲之叔父而作宗臣，淫酗不能亂，凶威不能劫，微子、比干之性然也。又惡能劈比而同之也？此三說者，以人情度之，以人事概之，皆若有可信者。而今夫子乃斷然而持之曰「性善」。非無善也，而惟有善也。非可以爲善也，而實不可以爲不善也。非有善也，而實無有不善者也。然則無思無爲之際，且非天機之所露與？文、武、幽、厲之民，一有性而一無性與？舜、象、微、干之不同，一因其性而一不因其性與？而何以皆證其非也？孟子慨然於其所自失，而爲推其妄以直指其真曰，夫彼之爲

此說者，亦有由焉，而特未之思、未之求，小用其才以浮弋於人事之末，而不能殫聰明志力以必得其實也。夫人生而有性，感而在，不感而亦在者也。其感於物而同異得失之不齊，心爲之動，而喜怒哀樂之幾通焉，則謂之情。情之所嚮，因而爲之，而耳目心思效其能以成乎事者，則謂之才。三者相因而發，而及其用之，則各自爲體。彼曰「無善無不善」，既無矣，而能生乎有？或又曰「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無則無定體，而因所爲以見用也，此非性也，情也。其曰「有性善，有性不善」，善則成乎善之功，不善則成乎不善之罪。善至而能自立於濁亂之中，惡極而自堅其殘忍之行，非性也，才爲之也。故三說者，言情言才，而未嘗知其性也。雖然，又豈足以言情、才之本體乎？乃若其情，時而可以爲

不善者矣，不稟天則於未發之中，而任其喜怒哀樂之發也。而豈此喜怒哀樂之不可爲善乎？發乎情，止乎理，而性不失焉，則喜怒哀樂之大用，即禮樂刑政之所以爲體者也。夫情之可以爲善者，因其爲性之感通也。是乃吾所以於情知性，而益以決夫性之實有其善，以爲治情之本也，故謂性善也。若夫人之有耳目心思，而以有能知能行之才，於是而所知所行者遂成乎善惡而不可逃。其爲善者，似於才而見功。其爲不善者，似於才而見罪。而非然也。所見所聞之惡，耳目不能窮我以必爲。所思所慮之非，心思非必樂趨於其塗。情之過者一發而不收，則聞見思慮皆從之而流於妄。唯不能奉性以治情，而情奔於物欲之誘，則因以使才爲惡用，而治教亦不能爲之侈。若才之本體，則爲性之

所顯，以效成能於性中之經緯，而何罪哉？故迷性以觀情，才，則可曰「無善無不善」也，可曰「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也，可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也。若知性，則情、才且以效善於性而無不善，而況於性？子知情、才之非即性，而性之本體何如哉？則吾請爲子直指之。夫人心之靈，不但此聞見知能之才也，不但此喜怒哀樂之情也。無感而常存，故有感而即發。不學不慮，而自不能已。學焉慮焉，而止以求充其量。分膺不迷，而合同不悖者，不有數者之心乎？悲閔之切而不寧，深愴於懷而不釋，此惻隱之心。以問夫人，誰其能怱然於所當愛而不動者乎？人皆有之矣。見己之過，不必人之譏非而自慙，見人之惡，不必害切於己而自憤，此羞惡之心。以問夫人，誰能欣然於其所不

當爲而聽之者乎？人皆有之矣。與人接而必有不能亢傲之時，方居處而有不容驕怠之處，此恭敬之心。以問夫人，誰其能蕩然自放而念不爲之惕乎？人皆有之矣。名之所正，不能謂之爲不然，實之無有，不能據之爲果爾，此是非之心。以問夫人，誰能茫然任意而漫不爲之辨乎？人皆有之矣。在盡性之君子，洋溢充滿，四者迭用而不窮。即在不善之小人，目觸機生，四者亦見端於俄頃。其不達之於用，則情、才相背而馳。其或能率之以行，則情、才俱效其益。而苟其爲人，未有永絕此心而不生者也。所以然者，何也？有此惻隱之心者，惟吾性之仁也。有此羞惡之心者，惟吾性之義也。有此恭敬之心者，惟吾性之禮也。有此是非之心者，惟吾性之智也。寂然不動者，仁義禮智之

藏。感而遂通者，四端之見。惟天以元亨利貞之理篤生乎人，使之皆備，故成之爲性者，凝之於心，而四德存焉。則因感而發，皆四德之流行而不容已者也。惟其然也，四德爲四端之原本，則四端之充遂爲四德之成能。故以廣愛於天下而有序，^①而仁德成焉。以守正於百爲，而義德成焉。以定節文而達其敬，則禮德成焉。以別事物而致其辨，則智德成焉。推之天下，達之萬世，爲情之節，善才之用，其道博矣，其用弘矣。不知性者，以其出治事物而順事物之理，遂曰此皆以外來之名法銷鑠我虛靈無物之體，而變易其本質者也。而豈其然哉？我受之於天，稟之以生，實有此四德者。而若不信其有也，則

①

一而有字，一，原照，今據寧陽殘鈔本補。

此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無人不能有，又惡從而生乎？彼謂外鑠而我實無者，特以情之發也有鼓動之幾，才之所爲也有顯著之迹，不待思而知有之。至於四端之發，乍然露見，忽然忘之，而不於此致思焉，以咎其所自生、窮其所必至，則有之者自昧之，遂曰無善無不善也，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也，有善有不善也。故曰：君子有爲己之功，求則得之，而性體現矣。異端殉末流之異，舍則失之，而性體隱矣。充此舍之之心，何所不至哉？以賊仁義，以無父無君，其與所性之理違悖之遠，相倍相蓰而至於無算。此無他，有耳目心思之才而浮用之，求之未得而即舍之，才之不盡則明明一固有之天則而忘之，又何怪其爲異說哉？彼之皆非，職有由也，而何疑其或是乎？夫情之可以爲善，惟其爲

性發動之幾也。不善非才之罪，惟其爲性效靈之具也。則可因情、才以求性，而不可捨性以誣情、才。是道也，於孔子之贊《詩》而見之矣。《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言「天生」，則推其所受命之原也。言「蒸民」，則盡乎人而無異也。云「有物」者，耳目心思之質，才所爲用之實也。言「有則」者，仁義禮智之實，才所受正之理也。又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秉」者，受之於天也。「夷」者，一定之常，盡人而無或變也。「好」者，情之發也。「懿德」者，情之依於善也。在《詩》分言之，而孔子則合論之，曰，爲此詩者，其知天人合德之幾、存發一致之理乎？夫言「有物有則」，非物自物而則自則也。則者，物之則，故有物則必有則矣。凡耳目心思之成能，皆吾性之所以範圍其用而使

盡之以善者也。使非有則也，而物何以歷百爲而各有其用乎？唯民之有所秉之常性也，故德與德相孚，而「好是懿德」焉。凡喜怒哀樂之所發，皆與吾性而相爲感通，以不捨乎善者也。使非秉夷也，則天下之可好者足以奪之，而何爲其公好之不昧乎？合《詩》言而釋之，而道在是矣。則今由孔子所贊，以想情、才之善皆性爲之，而見聞知覺之表、喜怒哀樂之中，實有此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可以驗吾仁義禮智之全體大用，特不可爲不思而弗求者道爾。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溺，本作休。

富歲，豐季也。賴，藉也。豐季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爲善。凶季衣食不足，故有

以陷溺其心而爲暴。

「今夫粦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粦，讀如牟。耰，寫作耨者，俗譌。淳，讀如勃。熟，本作飩。磽，宜作璫，皆讀口交切。

粦，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黃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黃，艸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爲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黃也。

「口之於味，有同嗜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

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嗜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嗜作耆者，省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說我心，猶芻豢之說我口。」

然，當作嚙。說，弋雪切。

然，猶可也。艸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說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說我心，猶芻豢之說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督得理義之說心，真猶芻豢之說口，始得。」

訓義 孟子曰，人受性於天，而凝之於心。心以爲不然，則所行必違之。心以爲然，則所行必從之。其欲其所不欲，爲其所不爲者，皆物誘之以陷溺而失其本，要其心之固然者則固不可昧也。乃人見聖人之所爲無一不善，而人弗能，遂疑此理爲聖人之所獨而人皆不具，因而謂心之不同，則因而謂性固不同也，而豈其然哉？今

夫均是子弟也，皆可以有所爲，而皆未知適從者也。乃時當富歲，則修其業，循其分，有所賴藉以遠於惡，雖有不率者寡矣。^①時當凶歲矣，則以彊交弱，以衆弱寡，暴害於人而不知有善，雖有自好者寡矣。^②由此觀之，可以知無異人則無異性，非天之降衷，授多賴者以爲善之才、多暴者以濟惡之才，如彼乎其殊也。蓋生計迫而唯知有財利之一途，遂使其心陷溺於營謀之內，乃令好善惡惡之心不能自拔而見也。推此以思，凡爲不善者，皆物欲交感之後，引之而入沈迷之中，而非其心之獨昧，審矣。則請推之萬物，推之一身，而無不可類知者。凡人物之生，皆天生之也。未有生而生之者，天之事。既有生而養之者，則天委其責於人物，而天事盡矣。今且就有生而無識者言之，艸木之類，宜乎

其純任天而莫能自主矣。乃試就粦與麥而思之，其生也，固有爲之種者。則其成也，美惡不同，疑種之有殊矣，而非然也。既播其種，又從而耰之，則種之之事畢矣。其種之也，皆於已治之地。其樹之也，皆因可種之時。於是得之地者宜，得之天者正，得之人者盡，則淳然而生，莫不有可茂可秀之幾。至於日月具足，實皆孰矣，莫不有可堅可好之理。如是而或取盈焉，或取寡焉，豈復歸咎於種之有所偏、有所吝哉？則唯地有肥者，有礪者，滋培於方長之後。雨露有能養者，有不能養者，潤浥於將成之際。農人之有事於耘鋤，有勤者，有惰者，保護其方苞之時。如此乎不

①

一率」，衡陽殘鈔本作「恤」。

②

「者」，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齊，則下田之得、下歲之收、下農之獲，皆因無所賴藉於有生之後，而亦既誕降之爲嘉穀，種之者又一因其生理，未有不同焉者也，則亦降才同而陷溺異之明徵矣。以此思之，凡有生之類，皆可推矣。故天地之生，莫不有類焉。唯非其類，則生也殊而所可成者亦異。天之別之，一本而萬殊者，皆在分類之初。若其類同，則生也同，而所成者亦同。自艸木之無知，等而上之爲禽獸之有覺，又等而上之爲人之有理，苟同其類，則無所異，而必相似。天下未有疑麥之或爲艸菜，而羽毛齒革之或相舛者，何獨至於均是人也，而因其情開物誘之後，遂疑其心之有異理，而天之降之有殊乎？以實言之，則上極於聖人，而均是人也。一氣之健順，有心而皆可體。五行之變蕃，有心而皆可備。固可確然而信之

曰與我同類者，而又何讓哉？夫有生則有質矣，質立而形成。有形則有感矣，感通而情發。而心凝於形之中，爲情之主，此皆一致相生而無異本者也。生之爲人，則形亦人之形，情亦人之情，心亦人之心。使其不相似，則皆不相似矣。而請以形驗之。龍子曰，凡物有異形，則莫能信也。將擬以爲然，而又疑其不然。乃爲屨者，有不知足者矣，雖大小之有等，而必同乎其爲屨。爲者信之，而我亦可代爲信之，知必不爲黃矣。夫爲屨者早已信躡屨者之適，宜無不似者，則惟均之乎足。均之乎人之足，則自有生人以來，其形之同決矣。所以能同乎形者，豈非天使之爲人，而精粗相偁之有同理哉？則請進而以情驗之。口之識發於味矣。天下無常味也，而既爲人之口，則有人之味，故口之於味，

其所嗜者同也。今夫易牙，能爲味者也，而易牙豈以其口之私嗜而爲甘苦哉？特在他人則於味不適口之後，而始知善調者之甘。易牙特能盡人口之情而通其理，不待食之不甘而始形其可嗜者之有在耳，非易牙之口與易牙之味有殊於人也。如使人各一口，人各一味，其於味也，受於天者之性有殊於人焉，若犬馬之嗜與我不同類矣，則此之所甘，彼之所苦，盡天下之口，何能彀以嗜而隨易牙之所調以爲味哉？然則言人之情而至於味，通古今四海期於得易牙之味而甘之，則天下之口有同形則有同情，其相似明矣。載觀之耳，惟耳亦然。均爲人之耳，則均爲人耳之情，與口之味而奚殊乎？耳以受聲，而聲有鹹不鹹之異。鹹者則其情樂，不鹹者則其情秀。至於聲，鴻纖、緩迫、清濁之不齊，而

師曠審之，天下皆樂聞之。通古今四海期於得師曠之樂而說之，則天下之耳有同形斯有同情，非是而不足以合其和順發揚之度，舉相似矣。載觀之目，惟目亦然。均爲人之目，均爲人目之情，與口、耳而奚殊乎？目以受色，而色有妍與媸之異。妍者則情生乎愛，媸者則情生乎憎。至於美色如子都，貞淫好惡之雖別，而不能謂子都之不姣。若有人焉，子都當前而不知其姣，其爲無目者乎？形不具則情不生，形不似人則情與人異。苟其瞻視之靈猶乎人，則美惡之辨必無異，而目之情豈不相似乎？我故汎觀於天下之形，詳審乎天下之情，而可決言之曰，口之於味，驗之於易牙，而信其有同嗜焉。雖貪味與不貪味之或差，而口之本情，則必無有甘其苦而苦其甘者也。耳之於聲也，驗之於師曠，

而信其有同聽焉。雖知音與不知音之或異，而耳之本情，未有高不喜於抑而下不喜於揚者也。①日之於色也，驗之於子都，而信其有同美焉。雖說色與不說色者之有異，而目之本情，未有妍其媼而媼其妍者也。夫形同則情必同矣。乃情者感物而通，物萬變而情亦且因之而改，其同也尚如彼。至於爲情之主而以治情者，則心是也，凝之於中而有定者也，則天所以生人之理，實在此矣。情且有順逆矣，因以有好惡矣。心者人之所主，而順之則見爲然，逆之則見爲不然。惟其有之，是以相得而安，則其所同者，所然者也，而豈獨無通古今四海智愚賢不肖而可否之不昧者乎？夫人之好惡不一矣，其取捨不一矣，乃至於良知之不昧者，則同也。同者何也？我於不識不知之中而顯之曰，理也，

義也。事物當前，而自有固然之條序。應事待物，而自有必然之準則。舉天下之人，有能謂父不當慈，而子不當孝者乎？有能謂於己可不忠，而於物可不恕者乎？雖稼喪之餘，憬然而不敢自誣者，此理義也。有清明之頃，曉然而所必樂得者，此理義也。堯不可謂暴，而桀不可謂仁。言有時而狂，而名無時而亂。推此心也，然者從之，不然者違之，則聖人矣。而聖人豈有異乎？特在衆人也，於失理違義之後，尤悔交加、困衡內作之餘，而始知義理之可以安心而得理。而在聖人也，則存之不失，充之益通，物至而理斯顯，行焉而義即現，故天下皆服其泛濫曲當之大用，而聖人之順天理以合人心者，則已密矣。要

① 一而，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其所以爲聖者，則即此古今四海智愚賢不肖之同以爲然者耳。然則聖人之心即衆

人之心，而可以知衆人之心亦聖人之心矣。^①故反吾心之實而得天命無私之理，

類通萬物之情而答天良必動之幾，則見夫理義本具於心而情自與相歆合。理也，義也，行焉皆得而我心說，無人而不然也，猶芻豢之與我口相適，無人而不說也。不說芻豢者，必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不說理義者，亦必非人而後然哉？惡得以陷溺者之惑於利欲、遷於流俗，而疑聖人之有異性乎？含性於心，而心之所有，即性之所凝，故曰性善。不得引不善者以疑之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

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②蘖，五葛切。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艸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

① 亦一，原誤作一，今據衡陽殘鈔本改。

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當作收。惡，讀去聲。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日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

宜瓢玩而深省之也。

訓義 孟子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其受之於天爲性，而含之於虛靈不昧之體則爲心。故仁義者，即心而存者也。乃心之爲體，與物相感通，而物亦得入而動之。物欲入而仁義之心爲所撓亂，故必常操此仁義之本心以爲主而後不亡。自有沈溺於利欲而捨其真心者，以流極於貪殘而不止，乃使人疑其本心，以爲本無仁義之藏。不知操之於固存之日，養之於已亡之餘，則此心實有於虛靈不昧之中，而性情之正見矣。今夫常操而不亡者，非功深德立，未足以見其體也。而已放之後，僅存之幾，於氣之清明者發焉，此則尚有人之心者皆可省瞥而識也。而吾請喻言之。齊之東郊有牛山焉，由今視之，無木之山也。乃問之故老，其木嘗美矣。使能保其美

焉，雖至今存可也。^①而以其所在之郊爲大國之郊，求材者、采薪者之衆而且便也，大者戕於斧，小者斃於斤，苟利於用，不卹山之凋也。及是而可以爲美乎？美之實去，而名亦不得加矣。然其生木之本未盡亡也。是其日夜之所息，因乎生理之必發，雨露之所潤，得乎天一之所滋，則固非無萌蘖之生焉。其生雖微，而可以徵造物茂育之不閒，使從而養之，林樾之美，猶前日可也。乃牧牛羊者又從而縱牧其中，踐之齧之，萌蘖盡矣。以是斧斤牛羊之相尋無已，而若彼其濯濯矣。昔者之美，嗣後之萌，皆不可復識矣。人於此濯濯之後而視牛山，牛山果然無木也。則將疑從來之爲濯濯，而語以山木嘗美者，且謂其誣也。

①

一至，原脫，今據寧陽殘鈔本補。

乃以實思之，山之性本育木者，而其森密蔚茂之材果前此之固有，則豈得以今日之凋敝爲其固然者病哉？知此，則知人之本心亦如是焉耳。仁義者，人心之實體也。在存心之君子始終此心，則始終此理具足於心，以存其天之所賦，不待言矣。雖以不知存之人而言之，而身生而與俱生，則形存而與俱存。孩提則知愛矣，長則知敬矣，皆有所不忍矣，皆有所不爲矣，豈無仁義之心哉？此心也，良心也，不學慮而知能，^①與物相安、與事相宜者也。乃其幾之動而與物接矣，可欲而欲之，欲以遂焉，因不可欲而欲之以遂其欲，可爲而爲之，利以合焉，因不可爲而爲之以合於利，此心遂放蕩而不復自顧其本。其所以引之而放者，則利也，欲也。欲以戕吾仁，利以戕吾義，^②亦猶斧斤之於木，有相刑之

用焉。良心之體已微，而利欲之加無已，猶夫口口而伐之矣。山以木之盡而不得爲美，人以良心之放而陷溺於惡，可以爲美乎？亦猶無木之牛山矣。然其生人之本未盡絕也。曰明曰旦之間，天理流行而不已。嚮晦晏息之際，利欲不接而生機萌。不知其息而自息者，於其平旦之氣而驗之矣。未有思也，未有爲也，于斯時而氣不隨物而蕩者，心乃因氣而清。則其好善惡惡之情，或爲欣企，或爲媿悔，皆仁義之不容昧者，而與夫人所受以生之理相近也者幾希矣。使從此而全其好、領其惡，以擴充其幾，則心之本體復矣。乃迨乎晝之所爲，利相誘而欲相迷，迫之以勢之

① 「不學慮而知能」，衡陽殘鈔本作「不學不慮而能」。
② 「戕」，衡陽殘鈔本作「賊」。

不可止，而錮之於陷溺之中，有若梏然，使其乍見之心不得以自遂，而近人之好惡以亡矣。^①天機不易於絕，已梏而猶生。物欲無所不投，已生而又梏。梏之反覆矣，則雖在莫夜無可思、無可爲之時，而氣隨物遷，心因氣動，孳孳於利欲者，不必有可思，不必有可爲，而計畫奔馳之情不止，其爲乍清之夜氣者不足存矣。夫至於一息之頃，一念之微，無時不在利欲之中，而夜氣無復存者，則甘食說色，以無復有惻隱、羞惡之心，違禽豷不遠矣。乃因其行事，敏其中藏，而果與禽豷無別矣，因以謂夫人之性中本無爲善之才，而但有甘食說色之機。乃溯之於未放之前，譬之於既放之後，知其戕賊之非一旦，而一理之不能勝衆欲，則人本然之情炯炯不迷於好惡者，豈若此哉？由此觀之，其存其去，在人而

不在天，明矣。夫良心之存乎人者，在既放之餘，而有可以生長以全復其本然之體，則存乎養之者，亦猶萌蘖之可養而使成材也，但在乎得失之閒耳。在山木也，禁其樵牧，加之倍壅，則可使漸漬以成喬木。在人心也，節其嗜慾，資以學問，則雖蔽錮之餘，善幾偶動，而擴充之以達於萬行，即可使仁孰義精，而德業日崇。若其不然，聽牛羊之牧而萌蘖無餘，山木濯濯矣，聽利欲之梏而夜氣不存，人且爲禽豷矣。蓋天授以仁義之心，而人自有養之力。本然者不可恃，而一需於人事之克盡。物也，人也，消長之理，皆必然之勢，而豈有一物焉不然者哉？夫能養者，能操者也。而徹乎已放之後，與未放之前，

① 一惡，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常守此心於虛靈之宅，則操之功切矣。孔子曰，在我者不能自主，而在物者猶有待也，則不操而或存，操之而未必即存，有矣。乃止此一理，而茲則所存者即所操，操之乃存，操而未有不存，操則存矣。不捨而或亡，舍之而未必即亡，有矣。乃止此一幾，而茲則捨之念即亡之實，惟捨則亡，捨則未有不亡，捨則亡矣。其亡也，有若出也。其存也，有若入也。其出也，唯未之操，而非有欲出之勢在其先。其入也，唯不之舍，而非有將入之機以有所俟。無時矣。其出也，凡物皆可以誘之而使喪。其入也，凡念皆可以因之而即見，凡境皆其所顯之用，凡境皆其所藏之境。莫知其鄉矣。斯何幾也？何象也？惟人固有之仁義麗於虛靈知覺之中，則如斯乎！由孔子之言思之，則凡鄉而皆此至

仁大義之鄉，凡時而皆仁義來復之時。而但在乎操之而不捨，則天理流行於此心爲人之所固然。其得以天下有禽獸之人，而疑吾心之無仁義哉？故能見其心者，唯善養之君子。而不知養者，勿怪其委罪於賦畀之不良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罕寫作罕，俗誤。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

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繳，讀如灼，正文作繁。

「若與」之「與」，讀平聲。然，當作噉。

奕，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

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疏，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訓義 孟子以人皆可以爲堯舜，而望當世之君以大有爲。及至齊而不能改宣王之德，於是有議孟子者，以爲王之必不可王，

自其生質之愚。不然，則以孟子之曲引以當道，而何終不可與爲善？則人固有智愚不迤之性，而性無不善之說未爲得也。孟子乃推明其故曰，以今觀之，王之不智不可揜矣，故論者惑焉，謂其智果弗若於古之帝王，天實使然，而人無如之何耳。乃推王所由不智之故，則用人而迷於賢不肖，行政而憫於得失，謀國而昏於興廢者，皆灼然有其原委，而又何惑乎？其惑於王之不智者，謂使非不智也，則吾嘗告之以善，引而通之，當無難者。而其實不然。以物譬之，得天之厚而生者，洵其種之善矣。乃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亦必有以保之，而無以戕之。假令一日之暄和暴之以烝動其生機，十日之溷陰寒之以摧折其生理，則所暴不敵其所寒，而甫生之弱質旋爲萎壞，未有能生者矣。吾之見王而迎王

乍啟之明，以使之警識而擴充之，爲時亦罕矣，是一日之暴耳。吾退而便佞誘之以聲色，策士劫之以功利，邪說誇之以隱怪，並進而寒之，不啻十日矣。則受於天之生理已微，吾所導以求本心之生機未定，雖其足用爲善之智乍啟而有萌焉，而旋即枯槁，吾將如之何哉？乃爲人君者，亦安能盡絕天下之小人而使不進前哉？求免於十日之寒，亦於已取之而已。智隱而不即見，而求之當身可以自盡者，不有心乎？其所欲爲者，不有志乎？心專而求於理者篤，則事物之條理自彰。志致而求其成者堅，則得失之權衡自審。於是而有君子爲之啟迪焉，以求天下之理，庶幾其得之於寸心，而未專恃乎人也。則請以突喻之。今夫突之爲數，局道有一成之疏密，勝負有積算之多寡，盡乎一局之中而可

見，小數也。然學之者不專心以索其巧，致志以決於勝，則不得也，是豈必無師以授之哉？有突秋者，以突著，即以突氏，蓋通國之善突者，其知突理審而以教人者，亦有道矣。乃使突秋誨二人突焉。均是人也，均是欲學突者也，非一人巧有餘而一人不足也。其一人心已專矣，志已致矣，可以信秋之不我欺，而求盡乎所誨之術，惟秋言之是聽，雖旁撓之不動也。其一人者，秋當前而指示之，亦暫有以當其心而聽之矣。乃忽一念焉，於不必有之中作或有之想，於不可得之物生可得之望。妄意所成，遂以爲有鴻鵠將至，而援弓繳而射之。則於秋提命之下，神已馳而心不能以自主。則雖與彼專心致志者而俱學，其理乍得而旋失，識偶開而復合，以終不能成其技，必弗若矣。自其弗若之後而言

之，均。奕秋之徒，而巧拙懸絕，則且謂明暗之數得於天者不同，而智弗若與？乃自其心志之存去而言之，可決之曰非然也。有心不專，非天嗇之於心。有志不致，非天奪其志。有智不用，非天吝其智也。則王之不智亦若是焉耳，而又何惑乎？故均是王道也，吾非堯、舜而不敢陳，亦有媿於古之善誨者也。乃伊尹誨湯，而湯以王。大公誨文王，而文王以興。吾以誨王，而王終不悟。湯有日躋之敬，文王有不顯之臨，非恃天錫之智，恃其心志而已。王何嘗不可爲湯、文？而寒之者亦何足以塞王之聰明？自有心志而自忘之，非智之咎，明矣。故凡下愚之不可迻者，無他，惟不迻也，是以下愚也。可以曉然而無惑矣。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

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當作本音讀，不必

讀捨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欲，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讀去聲。辟，當作避，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理義

而爲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喪，去聲。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食，當作飢。噉，讀如呼。與，當作与。蹴，

子六切。

豆，木器也。噉，咄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

猶惡無禮，有甯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咄，當沒切。啐，七內切。丐，當作句。甯，當作寧。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許兩切。本作鄉，省謁也。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

歸爲身死猶不肯受噍躠之食，今乃爲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咎於斯焉。

訓義 孟子曰，今之陷溺於利欲之中，而盡喪其羞惡之心者，類皆非果不知羞惡之人。而所以沈迷而不返，靜念其故，不特爲君子之所笑，而亦當自笑矣。夫人之所不可昧者，義也。而所甚難忘者，生死之際。使其果迫於死生而棄義，猶可言也。乃迫於死生而不棄者，以漫然無與於己之事而棄之，其愚不可瘳，乃至是乎？今以味言之，魚，我所欲也，亦孰謂魚之非我欲，^①而欲之者爲不知味乎？乃抑有熊掌焉，亦我所欲矣，其欲之也，較魚而更有進

矣。乃偶然而當二者不可得兼之時，有乎此則失乎彼，而人心之較量審矣。^②此不待躊躇，無容較量，必以所尤美者爲快，捨魚而取熊掌，必矣。夫人之有生死義利也，亦如是而已。生，亦我所欲也，孰謂生爲可輕，而欲之者非其所當欲乎？乃更有義存焉，亦我所欲矣，其欲之也，與生而俱切矣。乃忽然而當二者不可得兼之時，全其生則以害其義，守其義則以捐其生，而人心之天良動矣。躊躇之所不容，較量之所不及，必以所難忍之故，而奮不顧身，捨生而取義，必矣。嗚呼！死生亦大矣，而一旦捨之而無疑，是可以知人心固有之良矣。生亦我所欲，即當勢窮事迫之際，

①

一我，衡陽硯鈔本作可

②

一審，衡陽硯鈔本作一出

而不忍自戕者，豈遂忘乎？乃以義之所在，其可以自居於無媿之地，則雖要領不全，而心爲之安，氣爲之暢，有甚於生之榮，故使之隱忍屈身以苟得生而不爲也。死亦我所惡，況當刀劍鼎鑊之間，而見爲難堪者，能恬然乎？乃以義之所否，其難以自容於挫辱之下，則使志氣自餒，面目自慙，有甚於死之辱，故使之逡巡退縮以避其患，而必不避也。死生大矣，而更有甚於死生者，固如是乎！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一得生焉而心可以遂，志可以滿，則凡可以得生，雖辱身賤行而無不用矣。使然，則果於得生之外，更無有必不可忘之名節，而豈其然乎？如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至於死矣，而名非所卹，氣非所矜，則凡可以避患，雖墮廉蔑恥而無不爲矣。使然，則果於避患之外，更無有必

難忍之情理，而豈其然乎？唯由其固然之心，自有此甚安而不肯拂之情，甚於生之可欲，故雖以人之所共欲、所必欲之生，而在此不可得兼之日，視之如遺，而有不^①用也。由其固有之心，自有此深恨而必難忍之情，甚於死之可惡，故雖以人之所共惡而必惡之死，而當此不可得兼之日，就之如歸，而必不爲避患之計也。如是者，豈非義之在人爲至不容已之天良，以耿耿難忘於死生之際乎？唯其爲人心之固然，決之一旦而無低回，勇於必然而不待簡擇。是故此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之情，與生俱生，與死俱死，根於性，發於情，志不待持而自持，氣不期充而自充。豈獨賢者當君父之大故、安危之大節

①「有」，衡陽殘鈔本作「然」，是。

爲有是心哉？推而下之，極於盡人之類，乍然而興，斷然而不可回，皆有一時焉，一事焉，挾之以爲懷來而與死生爭也。特在賢者存之有恒，保之有道，推之於變，復推之於常，盡之於小，復盡之於大，守之於人所共爭，亦守之於人所易忽，而能長存此心而不喪耳。使其爲賢者之所獨得乎，則凡今之人吾何怪焉。而既爲衆人之所同有矣，^①則反念自問，亦惡容自昧乎？何以見人皆有此心而非獨賢者也？今有一簞食於此，一豆羹於此，其所取於物者亦微矣，非有甚損於人而不可貪也。乃當飢餓之際，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偶然之辭受而死生係之，則其切於身者固非身外之富貴貧賤所可擬也。然或噉爾而與之，以僕隸而加之儔輩，則行道之人寧有死焉而不受也。蹴爾而與之，以犬豕而施之人類，

則乞人有寧死焉而不屑者。以眚然餒喪之餘，恥心不喪，豈非人之所以爲人者炯炯不迷哉？其所以不屑受者何也？以噉爾蹴爾，在與者無授受之禮，而受者非可受之義也。有是哉！禮義之重於生，而盡人皆心喻於俄頃，而必昭其辨也。異哉！猶是人也，而獨有不辨者。迹其人，皆以不若人爲羞惡而以意氣自矜，固未嘗委靡惛愚無行乞一往之志者。異哉！其於萬鍾之祿一當其前，而此心不可問矣。召之則前，辱之不去，在士君子之列而不以士君子之禮加之。功無可立，志無可行，竊卿大夫之位而不循卿大夫之義以居之。乃急於欲得，而唯恐失也，不復辨焉，而包羞忍恥以受之。其受之也，自以爲得

① 所，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矣。乃試思不受而未嘗死也，非受之而後可生也。萬鍾之在我，我之用此萬鍾者，究竟何爲也？食期於一飽，而既飽之餘何如？^①居期於一安，而一安之後何如？^②貿貿然取天地之財，萬民之脂膏，勞心力而爲之設施，果何爲乎？我知之矣。其爲宮室之美與？營營於上木丹牖之間，而非必有安居之一日，於我有加焉否邪？爲妻妾之奉與？役役於魚軒翟服之飾，而唯恐不得匹婦之歡心，於我有加焉否邪？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與？暫市其懷恩頌德之諛詞，而不卹他日之嚮背，於我有加焉否邪？以此三者而爲之，此三者遂足以當我之卑屈污濁而相與當乎？抑有此三者而後可以生，無之而遂即於死乎？夫夫也，固當世之所謂賢豪者流，使當得生失死之日，授以噍躒之食

而必不受。且或因乎不甘噍躒之故，發奮以思富貴，而快平生之志者，則恥心固在而未忘也。乃歸爲身死而不受無禮非義之食者，今爲宮室之美，不辨而爲之，顧瞻宮室而若有餘榮焉。歸爲身死而不受無禮非義之食者，今爲妻妾之奉，不辨而爲之，俛視妻妾而爲之色矜焉。歸爲身死而不受無禮非義之食者，今爲所識窮乏之得我，不辨而爲之，周旋食客而自詫雄豪焉。乃使返求之心，返顧之身，果何與邪？果何榮而何辱邪？是亦不可以已乎？特舉世波靡於狂迷之中而不覺耳。以實言之，則其本有羞惡之心，而自失之也，又將何以自解乎？以生與義較，則義重而生

①

②

「如」，衡陽殘鈔本作「加」。
「如」，衡陽殘鈔本作「加」。

輕。以可以己之萬鍾與義較，則義輕而萬鍾重。是則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之得，不較之生而更有切焉者乎？之人也，不但不知義，且不知生矣，則何如受噍躓之猶可以欲生惡死爲解哉？故今之天下求一能愛其生者而不可得。位高多金，而車裂隨之。啓不畏死，以成乎風俗。此良心之喪，且不能如禽獸之惜生而惡死，豈人之本心哉？世道如斯，而猶曰義外也，君子其能勿懼乎？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嚮上去，

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訓義 孟子曰，人之所以爲人者，仁義而已矣。受之於性，而含之於心，其存其去，而善惡分焉。其失之也，則有放之事，而所放者即吾之此心，非其難存者也。其求之也，則有學之功，而所學者皆以盡吾之此心，非有外襲者也。吾今爲人切指之。自其爲人而別於物，則有人心焉。心有能知能覺之靈，物得以分之，而其獨爲人之心者，則自孩提而有真愛，有愛而有愛之理，與此心之虛靈合爲一體者也。既已爲人，則有人之路焉。路有必然不易之形，物因而昧之，而其爲人所自喻必由之路者，則以仁而宰於物，宰物而有心之制，必由是路而心乃安，以周行乎萬事者也。夫既有

路矣，則苟有攸往，必由之矣。既有心矣，則反循乎己，求則得矣。義爲人路，是其路也，是我所欲往來者也。仁爲人心，是其心也，是我所固存主者也。捨之則非其路矣，爲禽行獸徑而已，乃有捨其路以不由，而由非其路者。放之則非其心矣，是蠢動芸生而已，乃有放其心以不知求，而求非其心者。欲其所不欲，爲其所不爲，天使之爲人而自陷於物也，其愚莫省，其生理已盡，豈不哀哉？夫人之有雞犬，唯此雞犬爲其所有也。所有者不欲失之，則或偶放焉，必心不能忘而知求之。今自有其心，固確然吾所固有也。乃放之而不知求，則實有之而實昧之，其可哀也，不亦甚乎！人皆有心，心皆有路，^①存之則不放，

① 「心」，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放之固可求，是以君子知其可求，而求之事起焉。古人之嘉言懿行，皆示我以此心之軌則。天下之庶物人倫，皆顯我以此心之條理。於是而有學問之道。乃不知者

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謂增加於見聞之後，求備於古今之遠，而非也。君子之所以終身學問而不秀，其道

訓義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羞惡之心。

豈有他乎？心不自信，以學驗之。心不自堅，以學輔之。知所學之理無非天理之

惡之，則無以自容，而必思所以去之以自慊，則義以立，而仁以存矣。此羞惡之心，隨人皆有，隨事皆見，苟能以類求之，則未有不竦然而知警者。吾且就人之身而切

存，則知存心之理，以守吾心之正。時有放焉，致之學而媿心生，則參之學而真心復矣。乃世之知學者寡，而爲物交之誘者無窮，雖曰均是人也，而居非其心，行非其路，其去禽豷不遠，又何怪乎？

言其類之可通者焉。今有人於此，而有無名之指，其於形亦微矣，乃忽而攣焉，屈而不可伸。可屈可伸者，指之常。一屈不伸，則固非其本體之當然。然不伸者，自非若疾痛之難爲忍也。不伸者爲無名之指，無所事事，則亦無所害也。如有能爲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苦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

之伸者，已無能爲力而待之人，則其人雖遠在秦、楚，彼將跋涉以就治焉。伸之者

爲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通。爲，讀去聲。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人，而切於求伸者，仍已之奮於必往。其

不憚勞者何也？謂形欲其全，他人伸則形全，己不伸則人廢，爲其不若人，而必求與人若也。夫一無名之指爾，其不若人，而我之可以若人且可以過人者自多，乃求伸之志生於一惡，惡不待人之我形而自知之。甚哉，惡之不容己，而不若人之難自解乎！靜言思之，爲吾身之靈，生理之所存，而與人爭賢不肖之大別者，非心乎？反求之心，則聖人之以宰萬物而大正者此心，育萬物於至公者此心，我既區區於利欲之中，而不能有振拔之日。且凡人之乍露而不能忍者此心，既失而猶有存者此心，我抑貿貿於天機之復，而不能有清醒之幾。乃且或以爲身可全焉，生可裕焉，名可苟得，功可倖成焉，唯利是崇，偷安自適，而不知己爲名教之所不容，匹夫匹婦之所不齒。不知惡，則近取之一身，而或

惡或不惡，則廉恥偏喪，或知或不知，則聰明偏隱。惡其小而忘其大，惡其無害而不惡其大害，此之謂不知類也，審矣。蓋此善惡之心隱見無恒，而警識之則不昧。要其與生俱存者，盡人而有，則固不可誣爲外襲矣。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愛當作恣。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訓義 孟子曰，生受於天，而養之者人也。故天下未有不養而可遂其生者。乃養之，必有所以養之者。養其生氣，則在培其生之氣。養其生理，則在存其生之理。不能養而不生，不知所以養，則且以生之者戕之。誠念其必不容己之養，一觸物而可動

其思矣。今有拱把之桐、梓，固有可成鉅材之質，而不能成者亦多矣。人惟不欲其生則已，苟有欲生之心，則自不容已於生之道。於是而禁其斧斤之伐以遠其害，加之壅澥之功以遂其利，皆知所以養之，所必然矣。至於身，則善惡殊而吉凶異，清濁分而人禽別。乃伐性之斧日斲喪而不戒，傷生之醢日沈湎而不知止，害伏於利而唯利是崇，殺發於機而機不自戢，且曰：吾利導吾欲而以養吾生焉，實則於所以養之者迷惑而背馳。夫夫也，^①豈愛其身不若愛桐、梓哉？於桐、梓則周詳思慮以全其愛，於身則倒行逆施以害其生，則其惑於得失利害之數，而茫然不自念也，不已甚哉！即物而可以見生理，即物而可以知養道，憬然自思，則全而生者全而歸，亦惡知今之貿貿於死生之理者哉？^②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考，當作攷。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攷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櫨，養其槭棘，則為賤場師焉。」舍，當作捨。櫨，音賈。槭，音貳。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櫨，梓也。皆美材也。槭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

① 下一「夫」字，衡陽殘鈔本作「夫」。

② 「知」，衡陽殘鈔本作「小」，如

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訓義 孟子曰，夫人賢不肖相去之遠，^①以其志行之貴賤、器量之大小分之。其分也，不在物理之從違，即在此身之酌量。五官百骸皆效靈之具，而皆為物役之司。苟無所擇焉，則一身之中，其足以繫吾生理也多矣。人之於身也，非身而無我，無我而

無身，利害相關，甘苦相喻，自無不為吾心所愛而不忍戕者，兼所愛，亦情也。兼所愛，則生欲其遂，情欲其適，自無不求所以養而裕其生者，兼所養，亦理也。既兼所愛矣，則盡一身而皆有觸覺之情，情自喻也，無尺寸之膚非其身，則無不愛，其情均矣。兼所養矣，則盡一身而皆有保全之理，理自得也，無尺寸之膚非可愛，則無不養，其理一也。乃或養之而善焉，內足以盡一身聰明彊力之才，外足以貞吉凶悔吝之遇。或養之而不善焉，趨利而棄義，而害且伏，縱欲而違理，而生且喪。彼曰吾以養吾身也，此亦曰吾以養吾身也，當其致養之始志，必攷其得失之幾，而後之所分岐而趨，合符而不爽，則存乎自攷焉。

① 「大」，原誤作「求」，今據衡陽殘鈔本改。

乃所以區別其善不善之分而慎所擇者，豈待分微之於事物之順逆，^①徐驗之於所行之得失，而於他求之哉？亦即己之有身，辨其靈蠢，審其主輔，反自取之，而其宜養不宜養者昭然矣。未嘗攷焉，則茫然不自知也。攷之也，而體之有貴賤不歷然乎？舉衆體而有所聽令於一體，無定體而後能裁制乎衆體，物不得而誘之，事不得而奪之者，其貴也。靡然從令，而隨物以役役者，賤也。體之有大小，不昭然乎？周徧乎衆體而不域於一體，充衆體之用而能達乎無體，古今皆可涵，萬物皆已備者，其大也。局局於一形，而知覺不能達者，小也。此貴而大，賤而小之體，兼在一身之中，而大者能善小之用，小者能損大之功，貴者能司賤之治，賤者能奪貴之權，則還相爲害矣。其唯無以小害大

乎，不汲汲於一情之得，而以窒吾廣遠之量。其唯無以賤害貴乎，不逐逐於瑣屑之欲，而以傷吾清高之志。如是焉，則其取之已精者，而養之善矣。故養其小者，則忘其大，處常而爲患得患失之鄙人，遇變而爲偷生畏死之懦夫，爲小人而已矣。養其大者，以善其小，上不負上天生我之理，而下以全萬物皆備之誠，斯以爲大人矣。凡此者，精斡於當身之內，以辨其本體之偏全，究其功用之廣狹，豈待他求之而始得哉？乃天下之不知所養者，且謂吾有身而不容已於愛，何事割情以傷吾生，而後可謂之善哉？則吾且以貴賤之不可昧者而切喻之。今夫場師，養木者也。乃以養木爲任，則養之而蔚爲喬木，采爲大用

①

① 衡陽硯鈔本注

者，其職稱，而人亦獎之。乃有場師於此，梧、櫝以可大之材，含之而任其摧折，槭棘以不材之質，養之而必欲保全，槭棘長，而梧、櫝爲之不茂。人之偁斯場師也，其不謂之賤乎？則養者賤而人爲之賤，明矣。乃更將人之小體而言之，而其中又有小大之別，人亦未嘗不知擇也。一指亦體也，肩背亦體也。有人於此，求一指之安，而不顧肩背之危，一指得而肩背因之以失。人之偁斯人也，其不謂之狼疾人乎？則養者小而且不足以爲人，亦明矣。則更就世之養小體而人知賤之者言之，小體非一也，耳目浮動之聰明，言動無端之偏誠，皆體之所據以生。殉耳目之便，恣言動之情，皆謂以不損吾之生而善其養。乃口腹亦其一矣，彼役役於衆小體之中，而梏吾心以陷溺者，人不知賤也。若飲食之人，

沈沒於口腹之中，則人皆知賤之矣，不特上論之所不齒，而亦鄉黨之所羞。所以然者，爲其以區區飲食之故，從口腹之欲，而恥心爲之蔑，生計爲之廢，養小以失大矣。則甚哉，世人之不智乎！^①飲食之人豈非於身能愛、於愛能養者哉？而徒以失大之故，爲人所賤，則大之不可失，明矣。如使飲食之人不爲大體之纍，則口腹者，人之所以爲生，而情之最不可忍，豈但適如尺寸之膚在兼愛之中哉？然則就人之所知賤而言之，以軀命相關之際，而有不容昧之廉隅。則耳之聲，目之色，四肢之安佚，尚未如此之切者，捐吾生之君主以殉之，而自不知賤，不亦惑乎？知返而自攷，則爲大人形色之皆可通於天地。不攷

① 人之，原誤作之人，今據衡陽殘鈔本改。

之以善，則爲小人知覺之或陷乎犬牛。養之爲義大矣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

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注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頽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大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訓義人之生也，唯心最靈，而耳目次之。

耳目之靈，自然之靈，而所審知者在事物之形聲。心之靈，非聽其自然而靈，而所督者乃在事物之理。以其或任自然，或不能督理，而難易分。以其或能督理，或不能督理，而得失異。乃耳目與心合在一人之體，有相通者焉。故任其心之出，則寄靈於耳目，而亦但審夫形聲。心之存，則耳目亦效靈於心，而不叛心以趨於外物。心恒得，而耳目無自得之實。乃耳目之用易，而心之用難。故人恒樂趨其易，^①而君子必慎用其難。此心學微密之幾，即一體之中而所以用之者異。孟子極天理人欲所自分之幾，以明善惡之本原，與公都子言之，所以示作聖之功，不舍一身之中而自爲致也。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稟性於天也同此理，感通於物也同此情，

而或德全於己，道周於天下，而爲大人。或量止於一己之私，志終於目前之利，而爲小人。自其成而言之，則相去懸絕矣。乃其所以致此者，必各有從分之軌迹，以殊塗而異趨，果何所由也？孟子曰，夫人之身，有所謂大體者焉，是天地民物之所受函也。有所謂小體者焉，是私欲小利之所訢合也。故大人小人之分，於此而致用別矣。以大體爲主而專致其用，則小體之靈從之，而以聽大體爲取舍，小體無權也，於是而大體之功能克遂而無所撓，於是而大人之德業成焉。以小體爲主而偏任其用，則大體之靈從之，而以聽小體爲好惡，大體無權也，於是而小體之淫蕩一放而不

①「人恒樂」至「用之者異」凡卅三字，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可收，於是而小人之志欲行焉。此在一身之內，^①所以用夫靈覺者早已異趨，故志者志此也，行者行此也，雖欲止之於後而不能，而大人小人遂判矣。公都子曰，鈞是人也，則莫不有大體，莫不有小體矣。非大人之無小體而大體獨優，小人之無大體而小體獨利也。乃或從其大，或從其小，則大人必有深見夫大體之必從，而小人必有自便於小體之從者。大人得其理，而小人亦自有其情，是必皆有所以從之故焉，何也？孟子曰，夫小人之從小體，固有從之之情。大人之從大體，實有從之之理。則或有難從者焉，或有易從者焉，或有一從而捷有所得者焉，或有從之而後得者焉。大人不憚其難從之功，小人惟順其易從之利，故大體具在，而從之者寡也。今夫小體之靈，唯耳目爲最，而此耳目者，有

不待心之發覺而自成其功者矣。故耳目亦專有其所司者焉，其爲官也，遇色而即見，遇聲而即聞，一見聞而即能愛憎，不待思也。唯然，則於己不勞而情易得，故從之者便也。然而蔽於物矣，色之固然者見之，其所以然者不能見也，聲之已然者聞之，其所以然者不能聞也。聰窮於有聲之中，而聲之未接則莫能聽。^②明盡於有色之內，而色之未形則莫能視。如是者，耳亦止成乎耳之用，目亦止成乎目之用，一物而已矣。夫天下之形聲，物也。耳目，一物也。兩物相交，形聲緣耳目而入，耳目亦埒形聲而出，引之以去，而無能再爲斟酌，則亦終不勞而已得萬物之利也。故

② ①

此在「，原誤作「在此」，今據衡陽殘鈔本改。
「接」，原誤作「絕」，今據衡陽殘鈔本改。

小人樂其易，貪其得，而從之者速焉。若夫心，涵萬物而具其理，受聲色而昭其辨，其爲大體，明矣。然必資耳而始聞，資目而始見，則亦與耳目而分其所司焉。其爲官也，則於聲而審其響之所自發以別其貞淫，於色則審其色之所自生以擇其邪正。可入於有形之中，亦可通於無形之表。可徹於有聲之際，亦可覺於無聲之時。物莫能蔽也，則亦無能引也，與物不相接，而亦莫能即言物之利，則從之者無速至之效。乃其思之也，必專氣以凝之，殫力以求之，屏耳目而內視聽，^①以獨效其能。如是以思之，而後可以顯心之功，以遇萬物之理。若其不思焉，雖萬事萬物交錯於吾前，而茫然一無所得，初無自然之智，物觸之而即知之一境。如是者，從之固已勞矣，此小人之所以自放而終不能從也。夫此耳

目也，心也，皆所生而有。此耳目及心之官，形開而神即發焉，均之爲天之與我者。與我以耳目，而使我有情，以效性之用。與我以心，而使我有性，以定情之則。乃大小而既分矣，唯確然見此心之全體大用原有裁成萬物而不徇物之妙。則當視聽夫用之先，立之以爲主，盡思之力，建所思之則，以別貞淫，以審邪正，則耳有所聞，目有所見，皆引萬物之情形以歸於心。而耳目之聰明緣聲色以爲愛憎攻取之情，皆不能挾心以徇其便利而奪之也。如此則日受天下之聲而不淫，日受天下之色而不邪，致和以調天下之聲，建中以定天下之色，耳目從之，而萬物皆聽治焉，斯以爲大人而已矣。其所握之樞機，則惟慎擇吾身

①「內」，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靈明之用，不驚於俄頃速效之機，不畏夫專靜沈潛之勞，則就此均有之體，而早分聖狂之界。此作聖者之心學，非異端之所得與也。嗚呼！孟子之後無傳焉，不傳此而已矣。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修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要，求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訓義 孟子曰，人之所以舍其性之所固有而逐乎外物者，莫甚於好爵之心，而不咎乎德與位相因之理，倒行而逆施之，則不智孰甚焉！夫受命於所尊而爲物之所貴尚者，斯謂之爵。乃莫尊匪天，自天命之，爲所生之最貴以首出萬物，而爲人心之所崇尚，不有天爵乎！於是乎天命一人以爲君，而使代天理物，因司進退人才之柄，以位授人，而使爲君子以治小人，則有人爵焉。何謂天爵？秉愛之理以長育於物，仁也。受心之制以裁成乎物，義也。有可盡之心以行仁義而無所慊，忠也。有至實之心以體仁義而無所爽，信也。凡此皆性之實有也。於此仁義忠信之理，樂爲之而無有欲舍之心，樂善不倦之情也，則有是性而即有是情也。此乃天以至尊至貴之德誕命於我，以理萬事，以治萬物，我受之

而能保之，則爲羣生之所託命，是豈非天爵乎？何謂人爵？人君操黜陟之權，以因材而詔祿，於是有論道之三公焉，有分治之六卿焉，有循庶職以蒞事之大夫焉。予之奪之，尊之卑之，此乃君操其榮辱以頒於下，使宣其力，使受其任，我受之必有以保之，而後人不我尤，此人爵矣。此二者，其所受有天人之別矣，而抑有相因之理。人之所以以爵加我者，以我有天爵而能體之以治物，故在上者奉天以錫命而不誣，在下者亦樂推以受治。則人爵者，原以爵夫天爵者也。唯古之人爲能知此理，而專所重於天爵，則有修職之事焉。大仁義之用，守忠信之體，盡樂善之誠，勉不肖之志，而君必待我以治，民願奉我以尊，在我無干祿之心，而物自不能違也。所以安其位，行其志，傳之子孫而食舊德，人爵從

之矣。乃今者則異是。彼爲權謀機變之術以幸富貴者，無論矣。即有能修天爵者，當窮處之日，矜名節，務學問，以立有道君子之名，而實欲使上之知我而我，蓋以要人爵而已矣。乃名著而位至，亦既得矣，於是殉世主之好，忘生平之學，還問其昔者所矜之名義，無有存者，棄其天爵也。夫獨不思上之所以尊我者何心？下之所以奉我者何事？我何所據以居兆民之上？我何所爲以享天下之祿？貿貿焉苟得而忘其所以居之，豈非惑之甚乎？人固不可欺也，天尤不可逆也。豈有叨天之祿，尸天之位，背棄天所以與我之理，而可以長享富貴者？則並其所得之人爵終亦必亡而已矣。蓋天人有相因之理，而得喪有不爽之則，唯無心於人爵者能不求而

自得。則人亦何樂乎舍其性分以競外榮哉？^①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

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訓義 孟子曰，人之所以迷於利欲者，欲貴之心。而不知可以全吾志行者，即此欲貴之心也。夫既在上君子之列，則伸乎萬物之上而天下莫能屈，必欲如此而後愉快，豈非人之同心乎？非但矜氣希榮者之為然，而澹於寵利者亦莫不然也。乃亦嘗取貴之可必得而可久居，與其不可必得而居之不固者度之乎？夫苟其有欲貴之心者，則人人有貴於己矣。貴之者雖為物之所必尊，而得之也在我有不求之獲。己欲貴焉而即貴矣，唯其固有之也。己既貴焉，物不得而弗貴也，唯其實有之矣。特在舍己而殉物者，弗自度諸心，而信此身

①「分」下，原衍「而」字，今據衡陽殘鈔本刪。

之自有其美，則舍己以從人耳。彼夫所求之貴，乍然之榮，無實之名，見天下勢之所趨、利之所集而遂貴之者，於我何加之浮雲耳！^①非果有可尊可榮之實，以安其心於人物之上者也。^②何也？貴之權在人而不在己，則貴非己貴，而趙孟所貴耳。人以貴趙孟故而貴我，我以趙孟之貴而自貴。乃能貴我者趙孟，則能賤我者亦趙孟矣。當其貴之日，貴於人者且柔順卑屈於趙孟之下，而趙孟能隸視乎我。迨乎失孟之意，而奪我貴矣，則一聽之趙孟而我不能主，權失勢盡，歸之所爲貴者何往哉？以此思之，良乎？不良乎？然則貴於己而爲良貴者，果何也？則仁義是矣。《詩》云：「既醉以酒，錫爵以榮我矣。」乃不僅此也，而又云：「既飽以德」，燕好之表，有實慰其心而足焉者，德也。

其言德者，仁義而已矣。仁而心安矣，心安則無不足。義而事宜矣，事宜則無所歉。仰不愧天，俛不忤人，欣然滿志而無需於物，此以爲德之飽矣。夫既飽乎德矣，則疏水之中有餘富，所以於人之詔我以祿而使飽乎膏粱者，不願也。自思之，自得之，安能委曲以求或得或失之膏粱乎？唯其未飽乎仁義，則名亦爲之不立。仁義飽矣，於是而歸之以其仁，服之以其義，其聞令矣。人有同心而天下歸仁，心有同理而千秋慕義，其譽遠矣。無心以求名，而名自加於我之身，則衡泌之下有餘榮，所以於人之錫我以爵而文其衣、繡其裳者，不願也。自思之，自得之，安能枉道

① ②

「耳」，原誤作「且」，今據衡陽殘鈔本改。
「也」，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以求或錫或褫之文繡乎？然則君子欲貴之心，亦豈異於人哉？思其求之而即得，得之而不失，自足於己而不授權於人之果爲良貴也。則天下之能遂其欲貴之心者，無如君子，以其伸於萬物之上，^①而物莫能尚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杯，本作栴。」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心，亦且自怠於爲仁，終必并與其所爲而亡之。趙氏曰：「言爲仁不

至，而不反諸己也。」

訓義 孟子曰，學者之初心，恒患於理欲交爭而不能自主。於斯時也，必堅持其志，以作其有爲之氣，廣其學問，以輔其存理之心，則私欲自熄，而仁乃充焉。^②非是，則惟微之心不足以禦惟危之情也。以天之所命，人之所自爲主者之定理言之，仁之勝不仁也，物欲雖熾，日引我於非幾，而奉吾視聽言動之天則以治之，則妄起之念不旋踵而已渙然其消釋，豈不猶水之勝火哉？火雖烈，而不能以乍延於俄頃，勢既沮喪，而更無有餘也。然必果爲存理之仁人，而後遏欲之功不期而自成。乃今之爲仁者則異是。偶然一念而自見其心，以知

①

「其」，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②

「充」，原誤作「克」，今據衡陽殘鈔本改。

大理之所存而依據之，猶一杯水耳。雖未嘗非水也，而勢亦微矣。乃欲奉此以治積習之妄，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漸染深重，如一車薪之火，勢甚烈也。如此，則力不敵而火不熄，理不全而欲不遏，外而萬

感之交投，內而習氣之怒發，其妄心之不可抑，所固然矣。而不知自反其求仁之志何如也，爲仁之力何如也，乃謂人之有欲，所性而然，非可以操存之功制其不動。是猶謂水不勝火，而豈水之果不勝火乎？於此而吾爲斯人危之矣。謂其不勝，則自疑其心，因以疑仁，遂使不仁之幾且信爲人生之所必不可無，而欲果其不容不欲，利果其可以爲利。則亦助其不仁，而爲惡益甚，反較之未嘗知有仁者之不敢自信於惡而猶有所懲也。則其求仁之初志日消日沮，亦終必於一念之清明而並不可得。

此讀書自好之士不能自守，決裂一旦以成乎戕忍昏迷而終不可復，以爲天下笑，所固然矣。故學者慕道之初心可用也，而亦甚可危也。無惑乎不仁之事皆出於上大夫，而小人不與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萑，宜

作稗，音同杜兮切，但萑義屬木卉初生之稱，《詩》曰「白牧歸萑」是也，稗似稗而苗短，有細米。稗，旁卦切。熟，本作輒。

萑稗，艸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萑稗之熟。猶爲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爲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訓義 孟子曰，學者入德之事，求仁而已矣。乃求仁而不至於仁，終其身而無可成之德

業，於是從事於小道與異端者譏其徒勞而無益，將謂仁之不易學而不必學。曾不知此學者之不動，而豈仁之咎哉？今以五穀言之，與百昌並生於天地之間，而獨能資生人之養，其成也黃茂，其登也莖芬，非種之美者哉？乃五穀有其種之美，而成乎其美者在天澤之資、地力之培、人功之治，三者得而後五穀乃熟，熟而後五穀之美不同於凡艸者以著。苟其耕之不以其理，養之不順其生，而不熟矣，則不如荑稗之熟，尚能成其實而或食之也。以此想夫仁，而仁可知矣。夫仁之成也，暢於四支，發於事業，以之成己而德盛於在躬，以之成物而功被於天下。然或學焉而不至，則理不足據，而欲反亂之，乃以爲曲學邪說，立小功成小名者之所非笑，豈仁之果如是哉？抑在乎求仁者之自彊不息，以力存

夫天理者，猶五穀之必盡其滋培也，力竭夫人欲者，猶五穀之弗其豐艸也。逮其欲之淨而心之純，則統四端，兼萬善，而立達之功施及萬彙，又豈彼小道、異端之得同其美哉？在乎熟之而已矣。未嘗熟，而以謂仁之難成而罔效，是學者之自棄也，非仁之不可求也。吾願與求仁者勉之。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古候反。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矩，正文作巨，古文作矩，今文省作矩，皆其昌切。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

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執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訓義 孟子曰，今之學者不自勉於修能，而欲教者就其力之所易爲、事之所易知，苟且殉己以使易從。而不知道之必不可貶，其習氣之放逸者必不可殉也。請以技術言之，亦有然者。夫學射者必於羿，學匠者必於大匠。而當初學之時，未知射之何以善，工之何以巧，意者可就其所易爲與其所易知者而姑誘之哉？而有必不然者。羿之射，期必滿乎彀而後發，學射者固未逮矣。而其教之也，必期於彀之滿，然後告以審之精、發之定焉。故學者亦必期於彀之滿，而後巧不虛施，力不妄用，乃可以承羿之教而盡其巧。何也？力之所未盡，而高語慧督者未有能中焉者也。即幸中焉，而非其無遠弗届之中也。則道之必極盡其心，而不与人以近小之規者，可知已。大匠之事，方圓皆合乎規矩，學匠

者固未能矣。而其教之也，必以規矩爲方圓，然後告以遇圓則當圓、遇方則當方焉。故學者亦必審方圓之於規矩，而後無所參差，無所褻曲，乃以通大匠之教而悉其術。何也？見之所未定，而隨意曲就者，未有何能成者也。即幸成焉，而非其經久無敝之成也。則道之必準於其正，不与人以游逸之方者，可知已。故君子之教人也，言性則必原於天命，言學則必極乎聖功，言治則必循乎王道。舍是將無以教，而豈姑舍所學以使可企及哉？學者不自勉，而欲教者之俛從，終其身於不知不能而已矣。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三十三終

四書訓義卷三十四 孟子卷十一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

「禮重。」任，讀平聲，如林切。孰，本作𦵏，今省亦宜作

孰，俗寫作孰，謬。

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

曰：「於答是也，何有？」明，本作明，从日亦通，可

弗泥古非今也。答，今寫作答，於義不可通，但答字亦無所

取義，而借爲問答字者，亦未知其所由，然古無答字，則宜以

從古爲當。

何有，不難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

樓。揣，初委切。岑，鉏鉞切。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

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

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

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

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

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

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寫作翬，鳥翼也，音同啻，此宜作啻。爲作翬者，漢儒口授之譌也。字義本無可通，音皆施智切。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搜其處子，則得妻，不搜，則不得妻，則將搜之乎？』」紵，讀如軫。搜，讀如婁。應，當作膺，於證切，以言對也。應，讀如膺，當也。今廢膺，專用應，傳寫之不審。

紵，戾也。搜，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之以相較，則禮爲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

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訓義 先王之制禮也，始於男女飲食，而推以及於遠大。蓋禮行於二者之中，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而持之於可久者也。唯有禮而後飲食之節成，則人各得以免於爭奪。唯有禮而後男女之倫正，則人各有以有其室家。乃禮何從生乎？即從人心自然不容己之情，而通賢不肖以自然各得之道，則禮與食色同原而出，而不可分。唯食色重，而禮愈不得不重。且不可言禮重而食色輕，況可言禮輕而仁義重乎？^①若夫儀文之際，因人之可行而利導之，則損益斟

①「仁義」，啖柘山房本、衡陽殘鈔本皆作「食色」。

酌，禮本自有權衡，而通其變終不損其常，非可據一定之文爲禮病也。禮由義起，義根於心，而禮行焉。自外義之邪說倡，因而有欲廢禮者焉。任人有聞其說，而樂毀禮以自便者，乃故執儀文以爲禮訾，而問於屋廬子曰：今儒者爭言禮重矣，似乎人生不可一日不用者唯禮。而今有至切於人死生之際者曰食，其於禮也孰重乎？使禮而果重於食，則廢食以全體可矣，而豈果重乎哉？屋廬子未詰其所言何禮，所言何食，而據常理以磨之曰：禮重。亦見夫人無不可以得食，而眇可以得禮，則不容不崇禮以爲飲食之節也。任人又曰：今即亡論食之繫於人之死生也，乃有情必不能自禁者曰色，其於禮也孰重乎？使禮而果重於色也，則廢色以全禮可矣，而豈果重乎哉？屋廬子亦未詰其所言何

禮，所言何色，而據正道以磨之曰：禮重。亦見夫色爲人欲之動，而禮爲天理之經，則不容不守禮以爲婚姻之正也。於是而任人之邪說逞矣，曰：禮而果重於食，則無有不重之時矣。今以禮言之，則必賓主百拜，以侑以醕而後食。有如飢餓欲死，而就食於人，其人不能備禮，而必待其禮具而後食，無禮則不食，飢而死矣。苟因乎食之重也，雖無禮猶食之則得食而免於飢死。言禮重者亦將忘其身，以殉區區之縛節乎？如果然也，則禮重於食矣。不然，食固重，而何舍所重以從末節乎？禮而果重於色，則無有不重之理矣。今以禮言之，則必納幣奠鴈，親迎而後得妻。有如歲儉家貧，而季已及時，不容更待，不能備禮，而必求禮具而後娶，無禮則辭於女家，而不得妻矣。苟因乎色之重也，雖親迎不

備而猶娶焉，則得妻。言禮重者亦將老於鰥寡，以守瑣瑣之虛文乎？如果然也，則禮重於色矣。不然，色固重，而何舍所重以爲浮榮乎？屋廬子守師說之專，而尚未足達乎先王制禮高深曲盡之妙，與人心自然之節文、時措而合宜之大用，則固不能對矣。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則其有疑必問，而求以衛道之初心，固足尚也。孟子曰：異端邪說，豎堅僻之論以毀君子之道者，蓋有甚於是者矣。君子尚能闢之，邇如也。況其言僅止此耳，則答之也何難之有哉？且不必以天理之生於人心者告之，且不必以先王之曲成乎物理者折之，且不必以食色之中自有禮、禮之中自裕於食色者深言之，彼所據者偶然禮外之一端，而其說之易窮久矣。夫禮之行於食色者有本焉，禮因食色而生，食色得禮而立，

其本也。有末焉，食色之窮而至於飢死與不得妻，禮之變而至於不以禮則得食得妻，其末也。從本而立論，則末之有餘者可損，不足者可均。均先王禮食之文，以行之賓主從容之際，而不責之飢餓求食無告之人。親迎之禮，以行之士族匹耦之家，而別有仲春令會男女無夫家之制。今舍其立於經常、根於深重之本，而就事變之生，儀文之數，以較量重輕，是猶之絮高卑者不揣其附於地上之本，而但就其可升可降之末以齊之。則方寸之木，其卑甚矣，有時焉，舉而加於岑樓之上，可使高矣，非其果高也明甚，矯卑以爲高者使之也。夫禮爲人生必不可輕之大閑，生與俱生，死與俱死，人以異於禽獸，君子以異於野人，其視情欲之動，甘食而說色者，猶金之於羽也。夫金之重於羽，豈待辯哉？

然而有說存焉。定之於手，喻之於心，而自知其重，則金重於羽者，自有謂也。即勿論金、羽等而金重，但使不力增於羽以求盈，力減於金以求詘，則金必不失其量，豈有心於伸其邪說者執一鉤之金而謂天下之金盡於此，乃故積一輿之羽而謂凡羽皆如此之取盈，以據爲一定之則，而謂金固不重哉？夫食至於飢而死，其重者矣。彼當飢而死之際，無噉蹴焉得矣，而責以賓主之文，其輕者也。以此而比之，君子原有嗟可去、謝可食之中道，竟不復講交拜侑坐之文矣，而奚啻以食爲重而禮爲輕哉？禮之行於食者原爲適館授餐、安賓致餼者言也。綽然有餘於食，而無禮則豕交鬬畜，禮豈但重而已哉？色至於不得妻，其重者矣。以不能得妻之人，但勿姪奔焉足矣，而必期於六禮之備，其輕者也。

以此而比之，先王原有合鰥寡、滋生聚之正政，盡去其玄纁皮鴈之儀矣，而奚但以色爲重而禮爲輕哉？禮之行於色者，原爲士大夫有家、君公有國者言也。彼自無難於得妻，而無禮則爲禽行而鬬聚，禮豈但重而已哉？雖然，此未可爲任人之沈迷者告也。以其道治其人，即從其末而齊之，而折之有餘矣。往膺之曰，食果重乎哉？則無不重也。使綌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唯食之重，何有於兄？極重食之心，不綌兄而不止，如是則得食矣。苟於飢窘之際，而猶有兄不可綌之心存焉，則不得食。食重矣，遂將綌之乎？如不可綌，則食固有輕於必不可輕之時者。非然，導天下以綌奪，而弱之肉，彊之食，奪兄未幾，而弟又奪之矣。色果重乎哉？則抑無不重也。使踰東家牆而褻其處子

則得妻，唯色之重，何擇於東家？極重色之心，不踰牆以搜而不止，如是則得妻矣。苟於無妻之日，而猶有處子不可搜之心存焉，則不得妻。色重矣，遂將搜之乎？如不可搜，則色固有輕於必不可輕之日者。非然，率天下以踰牆而搜，而鼠可牙，雀可角，搜自東家，而西家又踰其牆矣。如是以膺之，一以折其浮蕩無本之邪辭，一以警其不容不媿之天良，則君子之告妄人者，不自褻其微言，而以動其慙悔，無不得矣。若夫人心之動，知食知色，則知敬知愛，其發也同原，而俱根於天命之正。先王制禮，節其食，重其色，則性以正，情以得，其用也有恒，而以保其生理之貞。此未易與淺人語，而君子亦何屑爲之教誨乎？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

子曰：「然。」曹，本作瞽，今省。然，當作嚙，下同。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粟，本从鹵。从酉，俗誤。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雞，則爲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夫，音扶。

匹字本作鳴，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鶩」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移，當作迻，遷徙也。移，不相倚也。音

同義別。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

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長，上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率，當作術，省謁。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行」字，並去聲。

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禮，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讀如扶。然，當作嚙。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篤，當作篤。

訓義學者求道之心決於一念。一念定，則動靜云爲皆有善惡之幾，明著於前，而求合於道者，取之自心而已足。若但驚其名，而無果於有爲之志，徒欲託於君子之門以自矜，則其人固在不屑教誨之中，君子姑且使之自反焉，而冀其悔悟耳。有曹交者，偶至於鄒，聞孟子而求見，乃遽然問曰，聞之君子之言曰：「人皆可以爲堯、

舜。」則堯、舜之道，得其傳而爲之也易，果有諸乎？夫人內自顧而爲堯、舜者何在也？上顧堯、舜而爲之者何由也？而果實有其無難者乎？孟子亦以正對之曰：「何爲其不然哉？堯、舜有所以爲之也，人有所爲堯、舜者存也。同此人，同此心，同此理，君子體之深，故辭之決也。交乃遽自言曰：『人果可以爲堯、舜，則形質之偉然者尤異矣。』交聞爲堯、舜於周者，文王也，其形十尺。爲堯、舜於商者，湯也，其形九尺。故人傳其得天者勝，而以至乎聖者優。今交九尺四寸以長，亦可無多讓矣。乃食粟而已，大功莫能建也，大名莫能成也。於此必有道焉，以迴拔乎尋常，而成非常之業，將如之何以即得其傳而無難致者？」孟子曰：「子何以其形爲哉？」文王偶然而十尺耳，湯偶然而九尺耳，子亦

偶然而九尺四寸耳。形之異，何有於道之汗隆？子以爲如之何則可者，是豈有捷得之術、密傳之法哉？亦在乎勇於爲，而勉其所不知以求知，力其所未行以必行而已矣。今有角力之人於此，猶是人，則彊弱勇怯之數亦無異也。有力不用而自安於弱，曰：『吾力不能勝一匹，』則人怪之，^①以爲無力人矣。無力者，豈至於一匹雖之不勝乎？自不肯以力鳴，則委匹雖爲不能勝而可以宴坐耳。今使其人奮然自命曰：『吾將舉百鈞焉，』由是而發憤以舉之，則人競推以爲有力人矣。其有力也，豈果百鈞之無難舉乎？既欲以力顯，則雖百鈞之不易舉，而舉之在我耳。夫有力者偶烏獲，非僅以其名也，亦非其形貌之

①「怪」，衡陽殘鈔本作「輕」。

殊也，能舉重任也。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烏獲也，有其實斯有其名。然則人之以不勝爲患者，在未嘗爲之之先，早有畏難自沮之念，而豈果足爲患哉？以可爲之事，具爲之之力，則堯、舜人也，我亦人也，而無如我之弗爲何耳。怠於一念，而廢功終身，是則可患也。若夫道，則衆著於事物，而轉迤於當念，出乎善則入乎惡，反其惡則歸於善。今以行步之間，一敬一肆，亦無難知而難行者。但使心知有長，而不任意以行，則徐行而居長者之後，於是而自不媿於弟道，人莫不以弟子之。傲惰之咎，不知其何以消矣。忘乎長者之當敬，而不自謹於追隨，疾行而居長者之先，於是而自不知有弟道，人必以不弟責之。孫讓之情，不知其何以泯矣。甚哉，一動一靜之間，而得失之幾決焉！要其事，非勞

之以所難也，一徐行而弟即在，豈人之所不能哉？唯習氣之染已深，良心之放不求，以不肯爲之偷心，而故爲不足爲之妄想，則隨於陷溺而終不可復也。①夫堯、舜之道大矣，然豈有他哉？充知愛知敬之天良，以行其不忍不敢之實事，則天明地察、平章昭明之盛德大業，皆從此順而致之而已矣。然則子之欲爲堯、舜也，亦在子之身爾。今使子決其志於爲堯，則內顧於躬，有一不如堯焉，而心不安。乃服必堯之服，而飾躬以定志。誦必堯之言，而修辭以立誠。行必堯之行，而循禮以居正。則堯之所以爲堯者在是，而皇皇君子之容，奕奕哲人之話，兢兢至德之修，堯之道盡於此，是堯而已矣。然未易言也。服

① 隨·衡陽魏鈔本注：略

非堯服，則且同於桀之服矣，便於身，不恤其稱也。誦非堯言，則且同於桀之言矣，肆於口，不顧其悖也。行非堯行，則且同於桀之行矣，違於心，必戾於物也。而可以爲堯者居然爲桀。危哉！一念之存亡，萬行因之而異，而即聖與狂之所自分。故曰亦爲之而已矣，而何形體之足言乎？孟子之詔交，可謂切矣。而交猶未悟也，乃曰：交今也幸得見於鄒君，不患其無託也，可以假館而爲久留之計，願留此而受業於夫子之門，庶乎知堯之服何所制，堯之言何所脩，堯之行何所修。夫子必有以授我者，而庶幾乎其即爲堯也。交之詞遽，其情浮，益見於此矣。孟子曰：子何以留爲乎？夫堯、舜之道，非有密授也，非有曲致也，判然於善惡之兩塗，而顯之於日用之必然，若大路然。人心自有之而自

喻之，豈難知而必俟人之指示哉？人之所以趨桀如崩，而學堯若登者，特放其心而不求耳。使子而果欲求之也，則且歸而自求之。此身固人之子、人之弟也，爲子之父兄者，即我立愛立敬之師。子曰有言，日有行也，加子以尤悔者，即子爲敏爲慎之師也。師自有餘，而豈吾之有特傳以示子哉？^①嗚呼！此孟子距交之詞，所謂「不屑之教誨」也。然自其言觀之，則道無難而爲之也難，固學者之通患，又何嘗不爲教誨之深哉？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弁，讀如盤。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

①「子」，原誤作「之」，今據衡陽殘鈔本改。

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傳爲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寔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寔之爲詩也！」寔，寫作叟，誤，叟讀方斂切，傾覆也。垂，本作垂，邊垂也，从上垂聲。聚，艸木華葉，聚象，聚涕，自必作聚，此工書者貪整美而譌也。

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責，本作責。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

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幾。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

趙氏曰：「生之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

訓義《詩》以道性情，而情之所發，有可以和平處之而不容激，有必致其悲痛迫切而不可忘者，在忠臣孝子之自審而自知之。而尚論者必揆其理，達其情，乃知其用心之至，而非執一以概論者之所能喻也。平王之傳爲太子而作《小弁》之詩，夫子有取焉，而登之《雅》。乃高子乍讀此詩，而肆

意以譏之。公孫丑聞其說而以質之孟子曰，高子之論《詩》也，曰：「《小弁》，小人之詩也。」處君父之際，當讒妒之時，君子而處此，自有君子之道，以正君子之情，而《小弁》則否，蓋小人之道矣。讀是詩者未嘗有定論，而高子言之，獨有所折衷焉，其言將無然乎？孟子曰，《小弁》之詩具在，反覆咏之，未見其有小人之心者。而高子何據而言之？公孫丑曰，高子以爲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人子無敢怨其親之道，而怨則傷恩。乃《小弁》斥君子之信讒，悲我躬之不閱，是以不得爲嗣而怨其親，是以謂之小人之詩。孟子曰，學者爲《詩》，必論其世，論其事，以達其理，達其情。而執乍然之見，守一定之理，以掩古人之深心，則固執而不通。高叟之爲《詩》，不亦固哉！今且爲喻言之。有人

於此，非可輕者也，●非殺之而可無害也，乃有欲射之者。射之者而爲越人乎，知其不可射，而無容已於道之矣。而解怨釋紛，有和平以處之道焉。則方其關弓之時，談笑而道之，聽我則得矣，不聽，於己無失也。此豈以越人之射爲不可匡救乎？蓋情既於我疏，則迫遽之情自然不起，不期於緩而自緩也。如其射之者而爲其兄乎，其爲不當射，猶之越人也，而一往難解之情，於關弓之下垂涕泣而道之，即不聽而必不自己也，此豈不能從容婉諫以無得罪於兄乎？蓋情既於我戚，則惻怛之心自然，而甚，不期於急而自急也。今《小弁》之所怨者，君也，父也，屬毛離裏，恩不可絕，而性不相感，故忘其詞之已激，

①「輕」，衡陽殘鈔本作「殺」。

而疾疇哀籲以長言之，無可奈何，而心寄於篇章之內，則以親其親也。夫親之必親，而感之即通，動而不自禁，此其情何情乎？乃一本之愛生乎所性者也，仁也。以仁人孝子之用心，而高宴以不敢怨親之常理譏之。固矣夫，其爲《詩》矣！公孫丑曰，親則必怨，則凡親親者遇親之過而不容不怨矣。乃《凱風》，亦母也，亦母之不道也，而何以引罪於己，曾不如《小弁》噉我罪之伊何，而斥君子之秉心也？孟子曰，是有辨矣。夫均是親也，均是親之過也，而過有大小，則心之隱痛者有深淺。《凱風》之母不安其室，失止在於母身，而禍不延於家國，則引咎歸己，以和婉感親，而徐喻於善，可矣。《小弁》之時何時乎？其事何事乎？國本不立，而姦邪乘之以起。文、武之遺緒將於幽王而斬，天下之

潰亂將於幽王而成。天譴不知，人禍不恤，天下後世必以殄滅宗周之罪歸之於幽王而不可辭。其過之大何如也！使平王而以《凱風》之道待幽王，引罪於己，而歸美於父，則是嫡庶可亂，傾亡不足憂，已處於無過之地，而罪專乎君父，漠然不相爲休戚，親疏我而我愈疏親，無人之心矣。若《凱風》而以《小弁》之道待其母，明己之無尤，斥親之不若，則是見惡必怒，而無擇於親疏，責善賊恩，以激成乎不相下之勢，則如水之觸礮，逆流奔放而不可安也。夫愈疏者，唯不知親之靡瞻靡依而禍福切躬者也，不孝也。不可礮者，亦不知親之必順必婉而挽回在我者也，亦不孝也。若其不可疏而必不忍疏，豈特《小弁》哉？即大舜亦此心而已矣。瞽瞍之欲殺舜也，與幽王同，而幽王且有宗社之憂。乃其不忍

使吾父有殺子賊恩之大惡，則舜於此噉呷天而不已於怨。故孔子偁之曰，舜其至孝矣，根於心而必不可解者也。故五十而慕親，如孺子之慕其親也。得於親則喜，不得於親則怨，慕之深，故怨之切。怨之切，唯其孝之至也。夫舜之孝，而唯怨乃至。然則平王之不得終爲孝子，尚其怨慕之未至，不能體其傳悲歌無已之情，永念而不忘也。設身處地而觀於善敗得失之大，乃通天下之理而達古今之情，然後可以爲《詩》。而高宴何足以知之？

宋輕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輕，口莖切。

宋，姓。輕，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季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說，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

我將有所遇焉。」說而之說，讀如稅。不說之

說，弋平切。

時宋輕方欲見楚王，恐其不說，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鉏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勞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攷之，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說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說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

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說秦之「說」，音稅。說於之「說」，弋雪切。樂，音洛。下並同。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說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說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譬而明辨之也。

訓義 天下之治亂有本。君子欲已天下之亂，必探其本以立論，非不知因世主之情而利導之，可以救一時之禍患。而以亂易亂，則人心益壞，而功在一日者，害且中於

無窮。故寧天下之不我聽，而終不使亂之自我而開焉。戰國之兵爭不已，唯仁義不施，而相趨於利。蓋不但諸侯之爲虐，而人心風俗之陷溺，則胥天下而皆爲亂人，君子之所深悲久矣。有宋牼者，以救門止攻爲學，敝敝以干諸侯，^①其視挑激天下之兵端者爲愈矣。乃詭合以求讎其說，而不知其以救天下之心爲亂天下之道。一日，將往而之楚，蓋亦其迫於當世之心不能自已，而風塵之勞有不恤也。孟子舊識其人，而諒其非不可語者，遇之於石丘，亦將有以教之乎？乃問之曰，先生未嘗有諸侯之事，而有遠征之色，將何之焉？今之侯王，亦孰可與言者？而先生不憚惠臨之也？宋牼曰，吾之行，蓋有所聞而不能

① 一敝敤，衡陽殘鈔本生一敤敤

自己也。秦、楚鄰而不相下也，久矣。今者吾聞其構兵，兵不戢，則禍中於國而殃及於民。所貴大丈夫者，能爲人排難解紛而息天下之害也。我將南見楚王，釋其夷陵、鄢郢之怨，以與秦講而罷兵也。楚王說而從吾言，則楚下秦，而秦兵亦不出矣。如其忿之不蠲，而不能說從吾言以罷兵，而吾豈但已哉？我則將西見秦王，說之以坐高商於武關之成績，且許楚和而罷兵也。夫二王之爭心雖烈，然我操一可以聳動之術，宛轉而迫動之，蓋必有所遇焉。而二國之危，萬民之難，其解於一口乎！孟子曰，先王之行迫矣，無暇從容以談也。且因勢而利導者，詞不可以預設。軻也，請無問其詳，而在先生則實有見於二王謀國不臧之故，而兵不得不罷。在二王則實有陷於不知之咎，而待先生之決其從違。

此先生揆得失之本原，而以制二王者，必有指也。而願聞之。宋牼曰，夫二王之戰，將以求利耳。而勝敗不可知，報復不可止，盡芻粟於飛輓，棄車仗於中原，其不利明矣。我將言之，而彼能勿動乎？若夫高舉遠論，言非不善，而無當於世主之情，言之無益，我所不出也。孟子曰，秦以虎狼之威，楚以積怨之餘，而先生欲戢其雄心，以無苦天下之父老而生全其子弟，則志大矣。雖然，君子昌言於華屋之下，而傾動天下之耳目，是言出而成乎號。乃唯利是崇焉，則爭之所以不可止，貪之所以不可懲，天下之所以不安，生民之所以不救，皆在於此。而建之以爲號，以詔天下，則實有其不可者。而請爲先生明辯之。夫成乎天下之治亂者，仁義與利，有不並存之勢焉。今先生而以利說秦、楚之

王乎？凡利之爲條爲理，將委悉而極言之。利之可歆可託，^①將踊躍而樂偁之。秦、楚之王欣動其嗜利之心，而爲圖利之計，因此而罷三軍之師。三軍之士固好逸好生而樂罷，則亦欣動其心曰，唯利而後令我之生，唯利而後居我於逸也。因是而感利之能已於危亡，而見天下之無如利者，上有上之利，下亦有下之利，各趨其利，而各自知其利之所從。則爲人臣者之事君也，雖循官守之常，而心之所懷，恒挾一寵祿厚薄之計。爲人子者之事父也，雖勤奉養之文，而心之所懷，恒持一先疇豐嗇之圖。爲人弟者之事兄也，雖循聽命之節，而心之所懷，恒操一施報多寡之情。利在，則君其君，父其父，兄其兄。利所不在，則篡弑悖逆無所憚而不爲。於斯時也，一國之中慘怨相仍，爭奪相勝，終去仁

義，而君臣、父子、兄弟名相連而實相忤害。先生試一念之，國如此而不亡者，自古以來曾有之否也？是先生且以救天下之志亡天下，^②而豈不重拂其志乎哉？乃以思夫構兵之無已，而君臣交棘於廷，父子兄弟交困於野，以成乎亂而不可弭者，唯不仁不義而已。不仁，則毒天下而以爲快。不義，則吞天下以恣其欲。今先生幸從吾之說，以行先生之志，往而說秦、楚之王曰，構兵非仁者所忍也，尚念斯民之生死，而推愛以睦鄰。爭利非義之所許也，尚守分土之遺制，而息爭以安衆。仁義之言藹如也，二王固亦有人之心，而能勿說乎？而因以罷三軍之師，則三軍之士以

② ①

① 託，衡陽殘鈔本作，從。
② 先生至，見一十三字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罷爲樂，而曰唯仁義之使我去死亡而高安全也。則人苟能生其慈愛之心，節其貪忿之情，而身世之間已裕如矣。由是而動其天性之良，以反其和平馴謹之素。臣以之事君，不容已於盡忠，心有不忍不敢者爲之欽翼也。子以之事父，不容已於盡孝，心有不忍不敢者以爲永念也。弟以之事兄，不容已於盡弟，心有不忍不敢者爲之篤棐也。試思此日之天下，君臣、父子、兄弟之間，視利若忘，而息其貪志，相親相敬，以沐浴於至仁大義之中，兵不試而彊大自賓，天下定於一王，而更何勞先生之勤說以止攻乎？夫然而先生之志亦遂矣，又何必曲殉世主之情以誘之，而持利爲口實哉？先生行矣，操吾說而往，二王說而王道興。即二王不說，而先生終不以一言之失，貽天下無窮之害。先生其敬尚

之哉！夫孟子以仁義正天下，終於不遇，而斷然必以此爲尚。蓋天下無舍本殉末之道術，君子居正以爲人心世道之防，誠有所不能枉者也。趙注以宋輕爲宋人，

《荀子》注亦同。劉向以尹文子與宋鉏俱遊稷下。攷齊宣王時，稷下置館以處遊士，孟子蓋以其時至齊，與宋鉏相識。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居，當作厯。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

閒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爲其」之「爲」，去聲，下同。與，讀平聲。

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

曰：「非也。《書》曰：『高多儀，儀不及物，曰不高，惟不役志於高。』」高作亨者，俗謬。

《書》，《周書·雜誥》之篇。高，奉上也。

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高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高矣，以其不用志於高故也。雜，古作洛。

「爲其不成高也。」爲，去聲。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

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訓義 交際亦人道之大者也。過於抗，則重拂天下之情，而失和平之度。過於悉，則屈殉天下之失，而喪志節之防。乃君子於此抑無成心焉，因人之敬怠，而酌之於所得爲與不得爲之勢，則權衡定，而與天下以平矣。夫君子亦未嘗役其心以揣天下，而人情之宜厚宜薄，一至於前而自知，惟其鑑空衡平，以無心應物而自不爽其節。學者能於此而致思焉，亦善於求益者乎！

以幣交而受，君子當其世而不絕其人，亦其常耳，乃抑有異焉者。孟子，鄒人也，而家居於鄒，其定在也。有欲求見者，今日不能而有他日。於是鄒之鄰國任君之弟季任，以任君遠有邦交之事，而使季爲處守，任雖小國，而宗社託焉矣。乃以鄰有

大賢，願納交焉，而以幣交。孟子受之，受之，亦交際之恒也，而不往報謝焉，其有待於異日之就見與否，蓋未可知也。其未往齊也，偶止於平陸，且未知其適齊與否，而固非久寓矣，則他日不能必遇孟子於平陸也。於時儲子爲相，齊相雖重，而亦從容坐論以爲職耳。乃以君子在邇，不自外焉，而以幣交。孟子受之，受之，猶其於季任也，而不往報謝，其有待於異日之定交與否，亦猶任季之未可知也。^①乃在他日則有異矣。由鄒之任，雖未必因季子，而往見季子，若念其昔日之誠，而有所不能置者，不以君子之不可屈致爲歎焉，亦其重此幣交矣。由平陸之齊，既非因儲子而來，而終不見儲子，若忘其昔日之雅，而置之無足言者，不以君子之喜予斯人爲念焉，^②又何甚輕此幣交也？從孟子遊者亦

未嘗留心焉。而屋廬子靜觀而欲知君子之心，乃喜曰，吾黨之步趨夫子，使皆無間之可疑，則日由乎道中而無從以入也。今者同事而異情，同情而異道，連得可疑之間以求夫子之妙用矣。乃問於孟子曰，禮之厚薄，因乎來以爲往者也。^③季子之幣交，亦與儲子同耳。乃夫子昔者之任見季子，則既疑君子之與人以易親。今者之齊不見儲子，則又若君子之略人於其物。反覆求所以異而不得，意者國相雖尊，而終不若代君攝守者之有君道與？孟子曰，均之爲人臣，而處守與相奚別？均之爲納交，而攝君與相國何異？惟其情，不惟

① ② ③

① 未，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② 喜，衡陽殘鈔本作「嘉」。
③ 爲，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其人。惟其人，不惟其位。非以儲子之爲相而可不見也。若吾之所以不見儲子者，亦有道矣。《周書》之言高者曰：高有玉焉，有幣焉，有皮焉，以爲庭實焉。物雖備也，然必有其情，因有其必修之禮，則恭敬之忱達於所高。若內無其忱，外略其禮，而僅備其物，則權意薄而物徒厚，於是乎不受其高。所以然者，唯其高之時未嘗專用其志以告虔，而但循名而亡實，則不許其高矣。由《書》之言而繹之，高有成焉，有不成焉，成之者志也。志之不役，則儀非其儀，而君子豈以物爲重哉？以此思之，則吾之所以處儲子異於季子者可知已。然而儲子之所以不成高者，未之詳也，而屋廬子有以解此矣。得儲子所以不成高之故，而可以知交君子之禮。得孟子知儲子不成高之情，可以知君子與人交之

道。昔之願得閒以求益者，而今益矣，今而後說可知也。乃或人則謂二子之幣交也同，志之役不役在彼，而君子何所施其逆億？乃以問之屋廬子。屋廬子曰：夫子知二子之志，非逆億之也，實有其可徵者也。夫願交於君子，則必就而請見。不躬親而以幣交，循其文而已矣，二子均也，而君子抑因事勢而原其情。在季子受處守之責，宗社、人民舉而委之於我，則見君子之情雖切，而勢不得委邦國而之異邦。若儲子，無社稷之寄，素絲良馬，正可篤於下賢。使見君子之情已篤，則勢固可建干旌而臨下邑。下得來者自可曲爲諒焉。得來而不來，然後信其志之不役也，夫子豈漫爲測人之厚薄者乎？於此而見夫子之交當世也，無成心也，因物而不喪己也。屋廬子之善學也，能達君子之情也，審於

君子因物之理也。而交際爲人道之大，亦可見矣。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淳，本作濇，即省亦宜作濇，寫作淳者，俗謬。爲，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

「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

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有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讀去聲，俗寫作華，取便書也。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緜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爲賢也。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說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說，讀如脫。爲肉，爲無之爲，讀去聲。

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

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日郊，如致燔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燔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髡之所能識哉？

尹氏曰：「滔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訓義 孟子之在齊也，以足用爲善之齊王有可以興王之望，而終以道不行而去。蓋暴主寒者有以沮之，則惟功利之徒以滑稽之才亂王之耳目，而大賢之志不伸。於是

且將去之，然未嘗不望王之改而猶可留也。乃淳于髡者欲激孟子以去，而肆意排詆。在君子固不屑與之辯，而邪說猖狂以害人國，則不能不折之。要之，孟子之心非彼之所能測者久矣。髡於孟子將去之際而見於孟子曰，夫子之所以自命而思以易天下者，豈非仁乎？夫仁者之道大端有二：以博濟爲念，則雖委曲而必功之可成，故高顯名厚實而不辭，是先名實者。蓋其以人爲重，而汲汲於扶人之危、定人之傾者也，則膺榮寵而初非爲己。以潔清爲高，則必遠引而不屑世之我知，故置顯名厚實於不顧，是後名實者。蓋其自視誠重，而澹然於世之我知、物之我貴者也，則絕物榮而可不爲人。乃夫子之於齊，王重用之，國人屬望焉，其位在三卿之中，可以有爲，非自爲之道矣。而未嘗有排難解

紛、利國安民之蹟，名實未有益於上下也。^①而一旦欲致政而歸，又若高舉遠引之所爲，無復爲人焉，則是徒受崇高之位，而兩無所據，夫子之心何以自安？而素以仁自居者固如是乎？無已，亦曷姑留此而展所爲乎？夫髡實欲孟子之去，而故責其去，蓋窮孟子以無能爲，而激其必不可留也。孟子曰，子亦知言仁乎，吾且與子言仁。^②夫仁求愜於心之安，而豈有一定去留之理乎？古之人有雖居下位而志不可屈，不屑以己之賢事不肖之主者，則伯夷是也。夷非後名實也，以名實非不肖者之可共居也。有於湯之賢而五就之，於桀之不肖而亦五就之，惟恃己之以道覺

①「下」，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②「子」，原誤作「之」，今據衡陽殘鈔本改。

民，而不僅見湯之可事，故且姑爲來去，且不見桀之不可去，而必曲爲匡扶，則伊尹是也。尹非先名實也，以爲人之即以爲己也。有汙君不可事，而無嫌於事，不深惡而遠之，小官無能爲，而無嫌於爲，不鄙夷而辭之，則桺下惠是也。惠非介於先名實、後名實之間也，以名實可有而不必有也。合而觀之，則三子者各有其道，坦而由之，而夷不師尹，惠不效夷，唯其所行，而爲道固不同矣。而意之所嚮，理之所歸，則三子無異也，一也。夫或出或處，或介於出處之間，乃吾決其志之所嚮，行之無疑，而謂之一者，是豈可以迹求哉？一者何也？可以一言而斷之曰，仁也。心不可以獨知，而可以獨喻，因其所處，守其無私，皆協於理之安焉者也。然則君子可進則進，可退則退，慷慨任事而非但爲人，

決意遠引而非以爲己，亦行其心之不容己者而已矣。何必進而求合於成化成功之盛蹟，退而堅持其不降不辱之高尚，以求同於一塗哉？吾今者亦行吾心之安而已，仁不仁，非子之所與知也。髡乃益逞其無狀之詞曰，吾所以謂夫子之不當去者，爲夫子謀也。若去留不足爲重輕，則自昔已然，而人主之崇虛名以待儒者，^①亦過計耳。魯繆公之時，非復周公之故國矣，豈其廷無高談仁義之士乎？公儀子，所謂賢者也，而執國政，亢拔葵，卻魚之節，宜若國爾忘家。子桺、子思，皆所謂賢者也，而俱爲臣，養閉門辭餽之望，自謂懷仁而守義。乃魯於斯時，未嘗受三子之澤，而徒尸位於朝廷，國日蹙於彊鄰而莫

① 三、原脫，今據寶陽殘鈔本補。

之能保。若是乎，賢者之自爲賢，而人胥賢之，偁先王，道古昔，祇以坐困人國，而無尺寸之功，乃彼三子者，心亦未嘗不安，而終自許爲仁也。然則夫子雖果仁乎？亦嘗念及人君之留連而不忍舍者何爲也？則必欲挽白駒之駕者，亦愚矣乎！孟子曰，危哉，子之爲人國計也！期小功，邀小利，則賢者無以自見。若爲國家根本之計，豈浮沈功利者之所能任乎？且無論魯之多君子而可弱不可亡，即若百里奚者，知利之可以亡虞而去之，虞公聽荀息之邪謀而不能留也，而虞亡遂速。以大義諫秦穆公之貪功生事，而穆公終悔過而用其道，乃以霸於西戎。然則國不用賢，將舉宗社以委之截截諛言媚疾之士，子孫之根本已亡，黎民之怨叛交作，且必亡也。而求如魯以積弱之餘，雖削而終不

失先公忠厚之傳，以保其苗裔，其可得與？子不欲人國之爲魯也，其將欲使爲虞乎？則夫若百里奚者且含默而遠去，自有潔身之道焉，而況不爲百里奚者哉？髡亦知詆毀賢者之說不伸，而變其說以直詆孟子曰，髡之所謂賢者，亦當世慕名而謂之爲賢耳。若其果賢也，則何有於削，何有於亡也？夫賢亦何難測之有乎？匿其迹而自矜以其心，而自信以爲仁耳。若從其迹而實求之，亦何藏於中而不可爲人之共信者乎？且以匹夫庶婦之微也，王豹誠善謳矣，處於淇，而河西皆習之而善謳，其音之曲折，皆豹之所傳也。縣駒善歌矣，處於高唐，而齊右皆化之而善歌，其聲之曼延，皆駒之所教也。華周、杞梁之妻以夫死事而盡禮，盡哀以哭之，乃莒國之婦人以篤夫婦之情，而達於禮，變夷

裔之俗爲善俗。由此觀之，人亦惟實有其善者耳，不在名也。誠有諸內矣，則必非孤信此心，以爲可謝天人之咎媿，而必形諸外焉，視天下之溺也而拯之，見國家之弱也而彊之。若夫苟有可爲之能，以規畫一必爲之事，則得尺而尺，得寸而寸，進一言而即可以利國。如其以大有爲自命，而卒無尊主安民之功者，髡蓋覽古今，閱當世而未之覩也。以是而驗之，故以知當世之無賢者也。自以爲賢，非果賢也。人推其賢，而究非賢也。若其有之，則得其位即可行其志，世無不可共之功名，國無不可扶之氣數，髡必識之矣。髡所不識，而人主奉之以榮名而不之咎，乃曰將以免人國之亡也。國亦何至於亡而使之貪不亡之功以自飾乎？孟子知髡之極意詆毀，唯恐己之或留，乃示以必去而姑待之情，

以使之勿復多言也。曰，子而遂足以知賢者乎？夫賢者，以君子之道爲道者也，則孔子是也。孔子爲魯司寇，與聞國政，亦若可以大行其志矣。乃齊人聞之，季桓子惑焉，而終於不用。不用，則孔子之道不行，而決去之志定矣。乃尚從魯君而祭也，從祭之時，魯人曾不知其久有去之心焉。適其時頒燔肉於大夫而不至，於斯時也，速於去而更無所待，不脫冕而遂戒行色焉。乃魯人見其去之速而疑之，乃起而議之。不知者以爲宗廟之惠頒，爲先公逮下之澤，不至而恩已絕也。其自以爲知孔子者則曰，祭有常典，而廢賜燔之禮，則君相不以禮自處，無禮之人不可與治也。然不知者不知，而知者亦不能知。乃孔子則以君子之絕交，與人以可受，燔肉之不至，君與相之微罪也，以此而行，則國不用賢

之大過可以隱。而抑必正其名於典禮之得失，以爲必去之道，則進退之際光大，而可告無罪於神人。若心在必去，而不欲明言，乃一旦悻悻而行，是苟去也，君子之所欲也。然則君子存心之忠厚，立身之正大，酌之於身，因之於時，其未去也，人莫能使之去，其必去也，人亦弗能留，不屑與衆人言之，而衆人者以利祿之情測君子，亦烏能識之乎？夫去不去且無從窺其用意，而況大有爲之功，非衆人計量可及者，其可以食利邀功之情測之乎？於是而淳于髡知孟子之必於去，知去而必不可留也，其姦遂，其辯已窮，而可以告之於齊王，使無留行之事，乃欣然以退，而不復辯焉。嗚呼！此孟子之所以不能安位行志，而齊王之終於不可與爲矣。蓋國不患有嬖佞之小人，而患有邪佞之游士。故王

驩尚欲附孟子以爲榮，而髡敢於排賢者而不忘，此共、驩之殛所爲必伸於虞廷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倍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

王之罪人也。辟，當作闕，毗益切。蕪，武扶切。培，本作拓。朝，讀如潮。移，當作迻。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培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搜，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人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

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歃，山洽切。糴，讀如狄。盟，本作盟。好，本作啟。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

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讀上聲。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

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其謬哉！」與，平聲。

訓義 孟子曰，天下，一法紀之所持也。天下有道，天子以統方伯，方伯以統諸侯，諸

侯以統大夫，錄其功，覈其罪，法紀定而後上下相戴，衆寡相連，以各安其職，而以安天下之民。然則功罪之不明，而求治天下，不可得已。故欲取已亂之天下而治之，不亟正其皐以整肅人心，將法紀終淆，而天下之亂不可解。今自以爲有功於世主者，非此日之大夫乎？乃若以法紀正之，則其所爲功者，正其罪之大者也。世遞下而權日下移，有王者起，以次廓清，則人之獲罪者久矣，而今之大夫其首焉。蓋嘗論之，大夫從諸侯，諸侯師五伯，五伯踵三王，且自以爲承其流而有功矣。然五伯者，猶沿古方伯之職，以爲王分理者也，而所爲則如彼矣。三王不作，後裔衰微，莫與治之耳。使三王而在也，則奉天討以加之，無所容矣。蓋其得罪於三王之憲典，已不可揜也。今之諸侯，猶襲五伯之爲，

以爲方域長者也，乃所爲則固如此矣。五伯不興，割據自雄，不相爲治耳。使五伯而在也，則聲其罪以誅之，無所逃矣。蓋其得罪於五伯之政令，已不可縱也。若夫今之大夫，效奔走於諸侯之廷，則固諸侯之所可治矣。而所以事今之諸侯者類然，特今之諸侯惛於聽信，無所辨其邪慝耳。①使今之諸侯忽然憬悟，而有伯、王之圖，則按國法以誅之，必不容其立談以取卿相矣，蓋其得罪於諸侯之宗社、人民，而委禍於君，特莫能覺也。何言乎五伯爲三王之罪人乎？三王者，以刑賞治天下之諸侯者也。十有二季，王時巡於方嶽，陳詩納賈，以督諸侯之治亂，名曰「巡狩」，周徧省督其典守而申飭之。六季五服一朝，獻功效職，以聽天子之黜陟，名曰「述職」，自陳功罪，以待命而進退焉。以一人而臨萬

國，舉天下以聽一人者，蓋如此。每歲之春，王行於野，以省其畿內之耕，而種食不足者補之，諸侯亦省其國農之勤惰。及其秋也，王巡於郊，以省其鄉遂之斂，而終歲不給者助之，諸侯亦省其國計之豐歉。蓋天子代天以養民，而諸侯勤民以事主者又如此。夫天子之巡狩於侯國也，其賞罰之嚴何如乎？入其疆，而國之治否無能隱也。如土地闢，而萊田且爲菑畬。田野治，而阡陌不亂經界。於老能養，而無凍餒之耆艾。於賢能尊，而無狎侮之老成。致其在位，皆俊傑也，小人退，而任職者皆賢良。如是，則天子酬之以慶，獎其善而非私恩。其慶也，蓋以土地自王頒之，莫敢有兼并者也。倘人其疆而大異乎此者，

①

「所，衡陽殘鈔本作「能」。

土地則荒蕪矣，必其役民非道，而使失其業也。老則遺忘，賢則放失矣，必其驕倨自侈，而不從規諫者也。在位者掎聚貨財，而以威勝小民者矣，必其志在剝民，而樂用虐吏者也。如是，則天子心加責讓焉，姑教之，教之不改而刑戮及之矣。諸侯之述職於王廷也，其恪共之法何如乎？助祭有常期，享貢有常制，而或有不共王命者。一不朝，則貶其爵，而辱及其身，且姑全其先公之世守。再不朝，則削其地，而制祿皆損，終不得反前此之侯封。三不朝，則命六師以逡之，遷其國而更置其君，以使不得負險固而黨惡也。賞行於巡狩，而薄懲以讓，乃以昭一人之明德。罰行於述職，而每進益嚴，乃以正天下之綱維。由此觀之，命德討罪，何莫非天子之獨操，而誰敢代之者？是故其在九伐之法者，

天子徵兵於諸侯，傳號奉詞以討之，而不自襲威嚴以親伐。若諸侯奉命於天子，師徒從司馬以往伐，而不敢合鄰國以共討。於是而天下之勢合，而情理相通，指臂相使，兵不數動，而民亦以安，三王之守此嚴矣。乃五霸者，或召王而不成乎巡狩，或入覲而非能述職，以大役小，以彊驅弱，唯其意之所欲伐，而牽率友邦以共伐之。夫僭竊至於兵柄，而禍亂極矣。使當三王之世，其不爲扈、奄之誅者幾何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天下合離之始，綱紀存亡之原，法在必伸也。雖然，五伯亦三王之不貸耳。三王不作，亂天下以至於此極者，又豈五伯哉？則可以實徵今之諸侯爲五伯之罪人矣。五伯之績，桓公爲盛，非盛以其兵威，盛以其服天下也。葵丘之會，兵革不用，而以衣裳集諸侯以聽

令。春秋之盟皆刑牲歃血，要質鬼神，而葵丘獨否，束牲載書以示共守而不歃血，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而相信焉。其載書之詞命凡五。初命曰，父子夫婦，人之大倫，國之所由立也。國君則盡宗廟之敬，世子則修問視之忱，不然者誅之。而嗣子樹建國之大本，不可易也，以止爭亂。嫡庶有別，名義甚重，不可以妾僭之也。再命曰，用人慎官，國之所由理也。賢則尊之爲師保，以論道而不惑。才則育之使造就，以分職而效功。蓋此賢才皆行焉，而有得於己，不能自顯，在君彰之，以有道必見，有能必試也。三命曰，敬肆者，君心之得失徵於禮秩者也。几杖有常典，尚敬老焉，以定民志於所必尊。賑恤有特惠，尚慈幼焉，以勸民風於不忍薄。迎送勞饋有常儀，來聘之賓，假道之旅，其無忘焉，以

綏友邦而惠及於遠。四命曰，君所與共亮天工者，臣也。其廣爲集而慎爲選於始進之日，則士無世官，而不獎私門以廢公選。官事無攝，以職無旁撓，而人可博收。取士必得，則不肖者沮，而賢者益進。其愛惜而慎重之於有罪之日，則苟有可殺，必因方伯以告於天子，而無專殺大夫，則刑戮簡而行法公。五命曰，國所相倚爲輔相者，鄰也。其不以私利而助天之虐也，水溢則相與疏之，無爲曲之防，以嫁禍於鄰壤。歲歉則相與通之，無遏來告之糴，以坐困其人民。其不以私恩而市己之德也，鄰有失守，則告於伯，請於王以共封焉。無有封而不告，以怙德而責報。凡此五禁，既昭昭然與諸侯共之，而終不以兵威脅之。乃申之曰，凡我同盟之人，共聞此義，共爵此心，相獎以善，而無相尤，既

盟之後，言歸于好，則天下其小康矣乎！夫桓公之禁雖自專之，然一皆先王所以申飭侯度而致天下於治理者也。遵而行之，王法雖夷而猶存，民志雖離而猶合。乃今之諸侯，以伯自命也，且以王自期也，而非其瀆大倫，則其毀大義。任用匪人以崇傲慢，燔亂官方以恣殺戮，虐害鄰封，而以私廢置，則無有不犯此五禁者。使當五伯之世，其不膺伯討而滅亡者幾何也？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各據一方而不相統攝，交相爲虐而莫能相治，唯世無五伯，故幸免於誅也。雖然，誰使諸侯之若此者乎？則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諸侯畏誅討之見加，而詰亂源之所自啟，以討於國中，而謝天下之公責，罪亦必有所歸矣。則請申明今之大夫之罪。罪之重輕因乎惡之小大，而懲惡者，以其

懷慝之淺深，立誅心之法，以播虐之始末，定首從之科。是故君有瀆倫、棄賢、安忍、虐鄰之惡，爲已行矣，因而長之，非不與分其惡也。然以理言之，則禍本在君，而不在于己。以情言之，則迫於君命，而不敢違。使君而有悔心，而責其不能中止也，其罪必從乎薄罰。若君有此衆惡之心，而尚有所忌而不忍爲，有所畏而不敢爲，乃知君之情且在此，遂倡爲邪說以迎其邪心，而導之以必爲，則令無此臣者，惡且弭矣。使君一旦悔禍而問首難之人，於理無可諉也，於情無可矜也。其加之罪也，必舉通國之怨而斂之於此人，罪不容於死矣。乃今之大夫，揣摩於窮居之日，觀望於入國之初，窺探之於進見之頃，豔之以富，激之以彊，以誘君而成乎得罪四鄰、得罪士民之大釁。使今之諸侯一旦悔悟，上之而有

大一統之志，次之而有保一國之圖，則此

大夫者，其可貸之而無戮以謝天下乎？

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鈇

鉞在項而不自知，久矣。於噉！三王徂

而五伯乃能逸於討，五伯衰而諸侯乃能逃

於責，此猶時數之適然者。而今之大夫，

日立於諸侯之廷，而尚逸於罰，則綱紀何

由而立？天下何時而定？使君子而用

於時，正告人君以亟正邪臣之罪，然後修

明五禁以懷柔萬邦，因此而王天下，則

王之制將繼三王而明，天下可反掌而定。

然不正大夫之罪，則亂無可弭之日，此誠

先罰後賞爲忠厚之至者與！由孟子之言

觀之，則其所以定天下之治略，亦可思矣。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

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人事父兄、出事長

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然，當作噉。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

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說，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然，當作噉。說，弋平切。滑，讀如骨。

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

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

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

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

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

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訓義先王之所制爲天下後世必遵之法，以建久安長治者，曰道。而人君推其不忍之心，以休養其民者，曰仁。乃率行先王之道，則天下安於無事，而仁自全。推其不忍之仁，則自有所憚而不爲，而道不悖。

戰國之世，侯度失，兼并興，危土民而爭地，爭城，而慘不顧，道不能爲之防，心不能爲之動，固其君實然，抑爲臣者導之也。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將有事於鄰邦，而思并其土地。魯人之欲使，亦慎子之微幸功名而自欲之也。孟子因其來見而正告之曰：子爲將軍，亦反顧所用以戰之民爲何如乎？夫古之用民也，教之以坐作進退之法，親上死長之義，則上下同力而不亂，進可有功，退亦可以自保。若夫不教之於素，而一旦徵發以即戎，則且授人以禽戮，而先王爲之定其罪曰殃民。天生斯民而欲殃之，此堯舜以不忍之心制爲不赦之法，必不容於其世矣。子或曰：吾能驅市人一戰，一鼓作氣，而未嘗不可勝也。乃即如子之志，遂子之欲，一戰勝齊，無容過慮其或敗，因而遂有南陽之地，以大展魯

邦，如是可免於殃民之害矣。然而度已度人，度之固然之理，且猶非義之所許，而不見其可。況於戰必不勝，而徒爲殃民乎？於是慎子不待孟子之詞畢，而勃然不說曰：夫戰亦慮其不勝，攻亦慮其不取。戰而勝矣，挫彊齊而國威張，得南陽而土地闢，猶曰不可，此理之所無，情之所不然者，非滑釐所識也。孟子曰：子何以不說爲哉？子未知不可之實，以殉君之邪心，以遂己之私願耳。夫理固有所不可違，情固有所必不安者，吾明告子。夫子亦知分土建邦之制乎？立國而各有其疆域，非以惟后王君公之欲而予之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百於侯封者，非以私天子也。蓋統一天下之諸侯，頒賜燕勞，皆有常經。不千里，則所入者不足以酬五服五等，同姓異姓之錫予也。諸侯之地，大者則方百

里，各受土於天子者，非以私諸侯也。^①蓋上奉一王之政令，著其觀閭祭宮之恒式，載於典籍，藏於宗廟。不百里，則所入者不足以遵守典籍之法於職貢、邦交、承先待後之定式也。則請就魯與齊而言之，魯非肇封於周公乎？周公之建元子於東國也，其版圖可攷焉。南不踰汶，東不踰濟，爲方百里也，以使守宗國之典籍，止此矣。夫周之方定九州，地豈不足哉？而雖以叔父懿親，兼勳勞之大，而恪守定制，節之於百里之中，無能過也。周公且不敢不循乎儉，而況其子孫之官餘澤者乎？太公之受賜於東海也，其版圖可稽焉。因爽鳩之舊，仍季荊之封，爲方百里也，以使守伯舅之典籍，止此矣。夫周之方一四海，地

① 一也，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豈不足哉？而雖以開國元功爲周室之輔，而裁以典章，限之於百里之內，無能侈也。太公且不敢不從乎儉，況列國之因故壤者乎？夫周命尚未改也，則王制猶新矣。且周亦仍古之道也，萬世不易矣。乃今魯方百里者五矣，何德之隆，何功之顯，而已若是其大？特今之無王者耳。子試思之，有王者作，天子自居重以馭輕，諸侯且衆建而少其力，則魯且於百里者五之中而在所損乎？定侯度者必使之不踰不僭，明矣。其能於百里者五之外而在所益乎？務兼并者不能聽其狡焉啟疆，明矣。夫既在所必損，則無亦念此五百里之非己有，而何南陽之足據哉？故使子今日者，魯而惟子之所可與，齊而惟子之所欲取，馳詞以說，不用兵而南陽入魯之封域。然且爲仁人者念之曰，與者此所欲也，取者

非彼所欲也，揆之道而有所不可者，問之心而有所不安，況於以無罪之民，無教之素，驅之死地以求倖獲乎？則吾所言不可者，洵不可也，而柰何子之不識也？夫子亦盍法君子之事君乎？君子之事君，弗導君之欲也，弗益君之惡也，有所務焉，以盡人臣之職，而襄國家之事。唯君不知恪守先王之成憲，而啟非道之邪心，則引之以歸於理之所當然，而歷百王，俟後聖，皆範圍於一成之度。君不能制其私欲之橫行，而成安忍之慘毒，則引之以動其心之所不忍，而惠四鄰，全萬姓，皆生於惻怛之衷。如是則仁爲天下之歸，而道爲保邦之本，乃以仰體一人而無慙受命。子能勉此，則魯雖鬻子以將軍之任，而子固不從。若夫貪一旦之功名，貽無窮之荼毒，君子之所不出，即堯、舜之所不容，而子何怒於

吾言乎？嗚呼，慎子豈可語此者？而君子教人必以其正，蓋以閔當世之亂而不容已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辟，當作闢。鄉，當作嚮。」

辟，開墾也。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彊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好，當作敗。

作敗。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朝居也。」居，當作尻。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訓義 孟子深鑒於富彊之禍天下，而悲亂之

不可已也，曰：天下不歸於一，則亂無時而定。乃今之進說於君者，亦以得天下爲志。然由其術而觀之，則不得天下而天下之亂不止，得天下而天下之亂愈不止。夫古今無異理，成敗無異致。國之本在民，民之所自定在道，民之所歸在仁，非必然之券哉？今之事君者，未事之前矜其能，既事之後誇其功。爲富國之說者曰：我能爲君盡地之力，闢艸萊而多所獲。嚴斂民之法，絕侵負而厚其藏。於是君獎之曰良臣，天下亦競傳其有定國之才矣。夫財何所自出？皆民之奪其生以膺苛求者也。當古者有天下而務安養之日，固謂之民賊也。夫取民有常經，道也。不忍奪民而飢寒之，仁也。君既不嚮道以從欲，抑不志於仁而廣惠，而且多其術，峻其法，以求富

之，是君貪如桀，^①而益富之。桀即加富，而能保其富乎？富桀而猶謂之良，將胥天下而皆桀之剥民矣。爲彊國之術者曰：我能爲君以利害動鄰邦而約與之合兵，因合兵之勢而力戰以必勝。於是自以爲良，君獎之曰良臣，天下亦共許其有彊禦之略矣。夫戰所殺者何人？皆天所生而與我同類者也。當古者有天下而務生聚之日，固謂之民賊也。夫服天下有大本，道也。不忍斯民之死傷，仁也。君既不嚮道以妄爭，不志於仁以息民，而且啟其雄心，助其詐力，以爲之彊戰，是君暴如桀，而益輔之。桀即有輔，而能恃其彊乎？輔桀而猶謂之良，將胥天下而皆桀之嗜殺矣。天下而有湯、武也，則桀之亡也可計日而待，而富桀輔桀者自消滅於廓清之日。乃胥今之世而皆然矣，以爲謀國者之必出於

此，而據之爲道矣。^②上以爲法，下以爲學，而成乎俗矣，且將以此兼天下而有之。天未厭亂，或富以吞貧，彊以吞弱，則得天下亦或然之事乎？而民退死於凍餒，進死於兵刃，以坐視賊民者之功成而受賞，匹夫匹婦怨毒積焉，其能晏然而居其上乎？吾有以知天下既一之後，禍發於隴畝，而此君若臣者之死亡無日也。王者不作，說士不戢，哀哉斯民，其何日之有定哉！嗚呼！孟子言之，而彊秦驗之矣。乃後世以無道取天下而虐民不已者，或遲久而不亡，則孟子之言又有時而不驗。民生之荼苦，可勝道哉！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① 「貪」，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② 「道」下，原衍「久」字，今據衡陽殘鈔本刪。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税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莫白切。或寫作貉者，妄也。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萬室之國，人陶，則可乎？」曰：「不可。」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器不足用也。」

陶，當作匋。陶，再成丘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訓義 人君取民有制，而即以天下之財待天下之用。此帝王之所以經理天下，使有恒而不匱，則亦終無意外非法之求，以反成乎虐害。不先制立國之用，而務裁損之，以爲可以勿重煩於民，而事之不集，則終以猝責之民。民無供上之名，而有苛求之實，此夷貉無經國之制，迹若節儉而實繁，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

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

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夫，音扶。郭，本作寧。郭，本作郭。國名也，以郭作寧已誤，又省郭作郭更謬。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饗

殮，以飲食饗客之禮也。

殮，以飲食饗客之禮也。

若寬恤而實酷者也。唯桀之無道，多爲不執之征，則亦同於貉，而遂以虐民而亡。^①白圭，細人也，以節畝爲貨殖之術，乃自陳其說於孟子曰：天下之苦於賦稅甚矣，而自先王什一之法倡之。制用之繁，而取民遂過。吾欲減先王之半，二十而取一，民其足乎！蓋吾有術焉，節之於流，則可不什一而足也，而其爲利也何如？孟子心知其術不過裁禮制，汰官吏，省郵傳，經費不立，而取於民者皆積之於府藏耳。乃曰：吾知子之道矣。吾聞貉之君長，以此取其部族，而子亦用其術耳。今爲子喻之。有萬室之國於此，須於陶者萬室也，而業陶者一人，不計室之多寡，而但欲省之於陶，則於事勢其可行乎？曰：一人之於萬室，相去遠矣，雖欲簡陶者而不可也，何也？蓋一人之所造有涯，而萬室之所

需不少，器不足用也。孟子曰：子亦知其必足用而後可乎？夫貉之爲道，非萬室之比也，故無不足用之憂也。貉地苦寒，五穀不生，天所以限華夷而使不得同蒸民之乃粒也，^②惟黍生之，其爲人無幾矣。是故鳥居獸聚，^③逐水艸以爲生，無城郭宮室，則無經營築鑿之勞也。生不知有父，^④死不知有哀，無宗廟祭祀之禮，則無牲牷玉帛之奠也。喜則相聚而嬉，^⑤怒則反戈而鬪，割鮮染指，衣皮飲酪，無諸侯幣帛饗

①

「亡」，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②

「天所以二至」，民之乃粒也二十七字，原爲空格，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③

「鳥居獸聚」，原爲空格，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④

「生不知有父，死不知有哀」，原爲空格，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⑤

「喜則」至「染指」十六字，原爲空格，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殮，則無牢餼將迎之費也。醵者爲之君，^①狡者爲之長，無百官有司，則無頒祿治官之需也。故二十取一，僅以給其君之用及攻戰之具而已，無不足也。今吾與子居中國之土，而講中國之治。五帝三王制作明備之後，人且習而安之，而必不容已。乃欲盡去其經制之資，則交際無以將敬，祭官無以致孝，朝會無以從王，而大倫去矣。官可攝則攝之，可汰則汰之，士無仕進之地，民無受治之人，而君子絕矣。且驅天下爲貉，^②而僅以保其節齎之私，如之何其可也？夫天下待治於君子，故以小人養君子，而必以君子治小人。匄一器也，萬室而一人則寡矣，國之人且乏於用而不可支也。況爲民立君，因事授職之君子，而可今日損一職，明日損一官，以專私自利而可爲國乎？乃人倫之可無，君子之可

去，唯貉爲可，則既成乎貉矣。如其以貉而治中國，則勢必有所不能。名爲裁冗費以寬民力，而事無以集，則又縱不肖之有司於法外驅民以從己之欲，上無以與之，彼將自取之。且養廉之典不豐，旬宣之長不備，既謂無君子而可治，則小人將竊出而爲政。於是而上之取於民者二十而一也，民之所竭生計以膺無名之征者，不啻什伯也，是名貉而實桀也。故欲輕之而決於輕之，貉爲一隅之貉，而此爲天下之貉，大貉者效小貉者也。欲輕之而不能輕之，因其私欲而遂重之，桀爲流毒一時之桀，而此爲流毒奕世之桀，大桀者甚於小桀者

① 醵則爲之君，狡則爲之長，原爲空格，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② 且驅一至其可也，廿一字，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也。蓋什一之法，堯、舜之道也。取於民者，即以任治人之事，酌其用之不可減，以使天下後世之莫能增。人倫以明，君子小人以別，而可重乎？而可輕乎？而可名為輕而實重乎？子爲貉爲桀而不知，而何用喋喋爲？於噉！此孟子立萬世之經而不可易者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洚，本音戶工切。惡，讀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訓義當白圭之世，諸侯有小水，白圭用於一國，乃曲爲築隄防，以嫁禍於下流之鄰國。其國幸以免災，而水害之在天下者益烈。乃自詫其功於孟子曰，治水之功至於禹，而萬世傳之。乃丹今日者，指顧而爲人國消昏墊之禍，不勤天下於八季，財無所大損，民無所大勞。竊自計之，事本易，而禹圖之以難，丹爲愈矣。孟子曰，君子無易由言，而子以苟且之私心，譏天下萬世之大利，子過矣。夫子知禹之治水何如乎？其汲汲營營躬勞苦而率天下以從事者，通計大勢之歸，以得其至理，則以水以流爲情，以下爲性，水之道也，得其道，則可以受泛濫之水者唯海耳。故因而多爲之川，以快其行，順其所往，而使自復，九

州之水皆歸於海，而天下無有停畜以爲災者。若吾子則規一國之利，壅而引之鄰國，則此國之幸免不可長保，而鄰國之沈淪不恤也，是以鄰國爲壑也。夫子之逐害於鄰國也，水本非所往，而子劈邕之以往，蓋逆行矣。逆行則難於迅下，而洚洞無涯之勢成，謂之洚水。夫洚水者，在堯時而謂之洪水，下民之所以溺，二帝之所深憂，何也？以其爲害於民物之無窮也。天降災而有洪水，則仁人且相天下之不若而治之。人嫁禍而爲洚水，則仁人將深惡焉，而不使容於堯、舜之世。子試循水之所往而觀之，其殃天下者何如？使有仁人閔鄰國之難，而子何以自全？乃且曰，禹何爲其不若是也？子之爲當世計不忍言，而自爲計也亦過矣。逆天者不祥，殃民者不永，子亦曷自念乎？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本文作皚，隸書省，量大也。諒，小信也。惡，讀平聲。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訓義 孟子曰，人皆知君子之求信於理也，必信於心，而不知其將以何爲也。人皆知君子之以此始者，必以此終，而不知其何所本而能如此也。夫君子則早有以自審矣。以爲吾之守以終身者，必有執焉。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而後志可定。可貧可賤而道不可枉，可生可死而守不可奪，而後節可立。乃若使吾而不亮乎，見之未審而無確然可據之理，擇非其正而非斷然不易之道，則雖欲執之，而理不直者氣必不伸，道不一者物且相感，而惡乎其能執哉？是以無欲以虛其心，致知以審其宜，正誼明道以端其本，則天下

其孰能搖之？而豈若堅忍自怙者之以執爲縶哉？知君子之用心，而學爲君子者，亦知所尚矣。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彊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知，當作智。彊作強者，誤，強，飯蠅名也。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然，當作嚙。

丑問也。

曰：「其爲人也好善。」好，當作敗。

「好善足乎？」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本作訑，正音託何切，今其讀如移。居，當作尻。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訓義戰國之君臣未嘗不好士，而終不能致治，則以所好者非真士也。自以爲其量能容天下，而實則驅天下以順己，是其爲量

編隘已甚。故游說之士日充於廷，而明王道、正人心，允協乎人情，動依乎天理之善士，則情固與之相睽，雖至乎前而不能用。孟子之門，唯樂正子身為善人，而樂與善人相親，其與當世之結納匪類者，聲氣迥別。魯欲使之為政，則樂正子之志將行矣。孟子曰，吾聞其為相，蓋喜而不寐焉，魯自此寧乎？天下自此可風乎？吾道自此可興乎？而公孫丑未之知也，乃問曰，執政之任亦大矣。危疑交集，非彊者不斷，而樂正子能禦侮而不怯乎？孟子曰，樂正子非欲以氣勝天下者也，而固不以勇決著任事之能。且又曰，變故多端，非有智慮者不審，而樂正子能隨機而曲應乎？孟子曰，樂正子非欲以巧窮天下者也，而固不以機智立應變之功。且又曰：衆論繁興，非多聞識者不辨，而樂正子能

以博雅資辯說乎？孟子曰，樂正子非欲以言折天下者也，而固不以淹貫資談論之柄。丑曰，夫執政者，一國之事所取辨，一國之人所待理者。非此三者，則才不足以勝之。而夫子何為喜而不寐？將勿令儒者之功名不見於天下，而當世益輕以為無益乎？孟子曰，樂正子而誠執魯國之政也，而有不足喜者乎？夫樂正子之為人，所好者善也，於善而能好也。型仁講義，天下之所視為迂也，而樂正子樂與之定交於靖共正直之中。爵《詩》說禮，天下之所略也，而樂正子相與同心於偁先道古之內。則使執一國之政，實吾黨大行之漸，而當世遙風易俗之由也，而子何疑乎？乃丑猶未之知也，曰，夫好善者，素士之風期，坐談之高論耳。以之為政，徒與淡漠耿介之士諷誦於朝廷，事至且不能應，變

生且不能禦，而遂足乎？孟子曰：子勿輕言好善也。善者，天下之公理。好善者，天下之同情。爲政者以之攝天下於一善之中，而集衆善於所好之志，則天下且食仁義之福澤。而事各得所安，民各得所願，以之變今之俗，而致一道同風之盛，皆優爲之矣。而況一魯國之政，^①修先公之德，以興治而保邦乎？故今者未有好善之人耳。夫苟知不有君子之無以爲國，而逢惡者之不可與共功名也，則於人之誠有其善者，志與之一，道與之合，陳古誼而惟恐其言之不盡，崇儒術而惟恐其志之不行，則在今日者，雖習俗已敝，而不易得此善上乎？乃四海之內，守先王之道以正人心之邪僻，而合於匹夫匹婦之公好者，尚有人也。皆將曰：執政者而願得雅正者與興教化也，是吾黨志行之秋也。輕千里

而來告之以善，所僞說者皆嘉言，所規諫者皆懿行。民何以生全，國何以永固，王業何以成，而天下何以定。合衆善而舉之，豈不優乎？乃子且唯才智多聞之爲汲汲，視善爲迂闊，而且漠然置之。夫苟不好善，而又將何如乎？矜彊力，尚知辯，視天下之人可以威力取而智謀爭。其於善也，且以爲習聞而厭之。此其情，人皆見之矣，曰：彼之訑訑，自謂其智勝天下也，謂此五帝三王之陳言，予既已知之，特以其不足用而不樂言之耳。是終不足與有言，而且狎我也。則此訑訑之聲音顏色，以其悖成其驕，以其驕益其悖，爲善士者其肯至前而召其侮乎？蓋距人於千里之外也。夫止於千里之外，法言終無聞

① 國一，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也，法行終無見也，姦邪在左右而無與斥之也，則讒人以求媚，諂阿以取容，心知其非而面諛之者至矣。於是而與游者無正人，與謀者無正道，胥此讒諂面諛之人也。諂君子以才術之無所自見，而偁頌智勇之功德，謂唯行其意而勿嫌。民困而不知，國危而不恤，乃欲治也，其可得乎？嗚呼！今之自許以彊智多聞者，皆讒諂面諛之徒也，皆讒諂面諛之所惑而不知者也。上以之爲功名，^①下以之爲風俗，而仁義息，王道湮。吾無所望於天下。樂正子誠利見乎，以一國之治，風起天下，世道之幸，吾道之幸也。而特未知其果行焉否耳。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二，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

①「名」，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訓義陳子問曰，古之君子得志而大行其道，則其仕決矣。若夫時未可爲，而君子以仕爲義，將君之所以待之何如則可仕也？孟子曰，古之君子欲行其道，不輕絕人以不可近，則有就。而志不可行，不能辱身而殉世，則有去。就者，道也。去者，義也。所就者因其人而有三。望之深則就之難，望之淺則就之易。就者三，而其不絕物也至矣。其去也，因其所以就而爲所以去，亦有三。就之重則去之輕，就之輕則去之亦不重。去者三，而歸於不辱己者一也。三者維何？其一，人君迎之，果有尊賢之心而致敬，其文備，其儀恭，又有禮矣。乃君子進而有所陳說，抑將奉教而思以有爲，是國且待治，民且待安，君子之志行也，則就之。乃既知言之可行而將行

矣，是行不行之幾在此日也。倘徒然禮貌之未衰，而言終弗行，是有敬賢之心，而迷於利欲，惑於邪說，可行而不行，終不行矣，則去之。不以禮貌故，原其情而姑爲之留也，所重者不在禮貌也。其次，雖遲疑於道之可行，而言未之能從也。而迎之致敬以有禮，則望其敬賢之忱，可以徐爲悔悟。蓋初無行言之心，則亦無有沮之者，非善善而不能用之必不用也，^①則就之，姑立其朝，而且無與深言事也。乃既而禮貌衰矣，則所望者終虛，而且辱及身矣，則去之。所就者在禮貌，^②而亦非但在禮貌也。又其下，則偶留其國，本非爲之聘而來，而時偶未之能去也，於時而適有

①「必不用」，原脫，今據衡陽殘鈔本補。
②「就」，衡陽殘鈔本作「重」。

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之事，君

子亦未嘗有求於彼也。乃其君聞之曰：君

子之至人國，豈徒然哉？大者欲行其道，

而吾困於時勢，不能行也。次者欲聽其

言，而吾各有志欲，不能從也。乃使飢餓

於我土地，吾能無深負於君子而媿之乎？

由其媿悔之言，知其無輕傲之意，則以羈

祿致饋，而實則周也。周之，則君子未仕，

可同於氓，而援義以自安，亦可受也。受

其周，亦就之道也。乃不能聽行者，終不

能矣。周之可一而不可吸也，免死而已

矣。可以去則去之，情止於是，而君子何

容情焉？此三者，皆君子處亂世而不得

志之爲也。君子以天下爲心，而酌情理以

待諸侯，以立身爲重，而因用舍以定去留，

其道如此。古大有爲之君，與君子同亮天

上以成盛治，則上古之事固有道焉，而不

易望之三代以下也。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

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

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弋雪切。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

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

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

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百里奚事見前

篇。鬻，宜作賣，銜也。或作鬻，但字畫過多，或省作

鬻，不如作賣爲當。鬻，本音武悲切，本訓餌也，于買賣

之意，俱無所取。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

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

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

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其所

爲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

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通。

恒，常也，猶言大率也。衡，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衡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人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當作弼，古文作弗。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弼士，輔弼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憂，當作息。

然，當作嚙。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訓義 孟子曰，吾深惜夫自棄者之可乘時以有爲也。國家無百季無事之日，生人無所爲必得之功，乃一逢其困，而遂曰，天之戕我，而我無資以興也。我之無才，而過已無從改也。於噉！斯其爲自棄之實，而尚可委哉？己之不能，非不可勉也，辛苦之所得，以備悉其得失而不忘。命之不辰，非不可造也，憂勤之所構，以孰悉於安危而不忽。知之不早，而圖之不亟，豈非愚懦之尤者乎？且以古聖賢之成元德顯功者言之。大舜尚矣！使生而爲帝室之胄，嗣承大位，其聖猶是

也。然且自虞幕失職以後，逮螭牛、瞽瞍而降在田間，舜且躬耕於畎畝之中，而元德升聞，乃受帝禪。其發也，由困而後發也，況下此者乎？傳說以學古訓於高宗，而殷道復盛。其舉也，則於版築之間。或且傳爲胥靡矣，而以夢卜旁求矣。膠鬲復起而贊有周之新命，乃遭暴君爲亡人，隱於魚鹽之賈，而文王乃舉之。管夷吾一匡九合之功偉矣。而子糾殺，召忽死，魯人囚之，桓公乃舉焉。孫叔敖相楚王以討陳亂，主夏盟。敖雖楚之世族，而傳其以越椒之難，匿處海濱而後舉也。百里奚相秦穆公以顯於天下，所謂「番番良士」者也。而虞亡之後，逃之秦而處於市，或且曰販牛焉，而舉於市也。此二王、三伯之元臣，自其後而觀之則如此，自其前之所處則如此。一人之身，而處

屯則無以自存，逢時則功及天下。若是者，豈非天哉？故天以扶衰興治之大任降之是人，而在將降未降之前，若又有所以歷試之者，蓋五子而一轍，必有以先之矣。則先苦其心志焉，使圖存之無術，爲生之不易也。勞其筋骨焉，使坐而論道之身，受勞役不堪之事。餓其體膚焉，濱於死而僅使之生也。空乏其身，辱其身而僅以全也。於其所欲行也，本可如是，而拂之以不然，在我欲然，而旁出以相撓，可有爲而不能爲也。蓋天之於此，有所以然者矣。五子之心，非冥而無覺之心，而恐未足以隨機速膺，以盡猝起之變，以此而使之不得不動。身無須臾之安，則心無須臾之靜，而後心之神明以屢出而不窮。五子之性，非縱而不斂之性，而恐未足以堅持正志，以絕好惡之偏，以

此而使之不得不忍。志無一日之遂，則情無一日之愜，而後性之剛柔以遏抑而永正。心動矣，知乃以生，而道乃以審。性忍矣，命無不安，而後德無不定。則昔者雖能也，而尚有不能者，於此而通天下之志，守在己之貞，始增益以成乎王業伯功之大用，而大任乃降之，則且與舜之生知安行決江河之善於深山者等矣。嗚呼！彼所謂大有爲之士也，而皆若此，而況中人之心頑而無動幾，性僻而無忍力者乎？乃中人之幸而得免於惡者，亦有之矣。天之所不加以意，則或自貽之而自戕之，人毀之而人乃就之也。夫人行而不順於道，因而循之，相沿而未改也。及其過矣，事果有所不能行，物果有所不能容矣，而後前之所爲不可復，後之所爲不更爲也。何也？過未成之時，心亦覺

安焉，慮亦順其非，而可用其揣度焉。逮於過，^①而事理必有所不能行矣。於時身無所措而心益窮，計無所之而慮不決，困不能通也，衡不能順也。然後求奮而作，^②曰，必循乎理，而後寢寐其康乎？圖維其利乎？過未見之時，人亦以欣然聽之焉，人且以寬假之辭慰之焉。逮乎過，而清議在不容矣。於時見之者且加以不令之色，荅之者且報以不順之聲，微而不相恕也，發而不相讓也。然後自喻之曰，必達乎情，而後在我無媿乎？於人無尤乎？作焉喻焉，而改之速矣。此中人之恒情，而所得於過者多矣。若其在國家也，安危繫於一綫而君心尚不爲

①

②

「於」，衡陽殘鈔本作「乎」。

「奮」，原誤作「舊」，今據衡陽殘鈔本改。

之動，鳩毒生於晏安而君性尚不爲之忍。所賴有守先君之法度而爲法家，抱忠直之節操而爲拂上，時以厝火積薪之言進於耳。彊大爲鄰而相敵，讎怨不解而爲患，時以乘釁攻瑕之謀相爲難。然後入而無以自容，出而無以自保，圖存保國之計生焉。若其不然，逆耳之言絕於耳，泰然其自適也，^①窺隙之兵絕於境，恬然其無驚也。禍發於所不自知，而惡皆其所自取。古諸侯之國萬，周之國千八百，而今僅有存焉。其亡者，恒以此也。夫能作能喻之餘，念吾所以能改者於何而受益。國家既亡之後，念亡之所以不可救者因何而終誤。然後知生我者憂患，死我者安樂，大較然也。心之動，而生人之理即於是而暘遂。性之忍，而生死之界即於此而攸分。心不動而心冥於覺者，

生氣即滅。性不忍而性隨而放者，生道即亡。憂患以發其動忍，安樂以迷其心性，不亦較然乎？過而能改者，事後而知之，知之雖晚而較切。亡國而後知，則雖知之，何益哉？故凡人之志有所拂，勢有所逆，行有所失，患有所迫，正有爲有守之時，在大賢以下且然，而況中人乎？在中人且然，而我豈不逮乎？學者聞過而不喜，世主偷安以忘危，皆所謂自棄者，而可委不幸於天哉？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距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

①「適」，原誤作「通」，今據衡陽殘鈔本改。

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訓義 孟子曰，君子望人爲善之心無已，而心不能以直達，則術生焉。予奉教於君子，而思以教天下，猶是心焉。夫教之爲術也，或順而成之，或逆而矯之，或誘之以易從而生其慕道之切，或困之以難得而起其奮發之深，蓋亦多術矣。予皆嘗用之，以與二三子相周旋。而更有一術焉，則其人本無望道之志，不成乎求師之禮。問非所問，而無以爲答。告以可知，而終不求知。如是，則予以不屑與論，^①而若示之絕。雖然，吾豈絕斯人哉？使其自念曰，願受業而何以不納也？勤問道而何以不對也？則悔其浮俗之非，以反於誠篤，其受予益也，豈不可乎？是亦教誨之而已。^②而無如彼之不悟，何也？則雖貶吾

禮、褻吾言以弊教之，又何益哉？予未嘗絕人，而人自絕也。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三十四終

① 「論」，衡陽殘鈔本作「語」。
② 「而已」，衡陽殘鈔本作「也矣」。

四書訓義卷三十五 孟子卷十二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膺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

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膺寫作應，誤。應，讀如膺，當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俟，本從來作煥，或从彳，義同，傳寫作「俟」者誤。「俟」訓大也，與「俟」音同義別。

夭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

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

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

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

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矣。履，从尸、从彳、从攴、从舟，今寫多譌。蕩，从水、从葛。

訓義 孟子極言作聖之全功曰，人愛天地之中以生，故作聖之功，必以合天爲極。合天者，與天之所以生我之理合而已矣。天之所以生我者爲命。生我之理爲性。我受所生之理，而有其神明之用以盡其理曰心。因是而措之事爲曰身。皆一致相因，而作聖之功，惟求之是而自足。夫天人之量別矣，而見天於人者，其道在知。天人之事殊矣，而以人法天者，其道在行。知

行各全其本量，而人通於天。知行各臻其極至，而天即在我矣。今以知言之，人之有心，明聰睿智之德本無有涯量，無微不可入，無遠不可屆，作聖者必盡其能，而後於理無所蔽。乃能盡其心者，非竭智窮思，以引於無極者也。唯灼然不爲情之所蔽，不爲氣之所拘，而實有以知吾情性之中有此至善之體，以發起吾心之神明，而使具衆理而膺萬事者也。夫人惟不知性，則善不知其何所從生，理不知其何所從出耳。知其性，則人之所以爲人者，皆五行二氣之良能，而天之所以爲天者，即此健順五常之至理，而天無不可知矣。夫智乎有生以後之大用，而心無不盡。明乎有生以始之全體，而天無不知。要惟知性之功，則君子之致知以專致於吾之理，豈容忽乎？以行言之，性無可爲功，而所以復

此性者，心也。特心之有神明也，感物而動，而或隨物以流，則與我所生之理相背馳。故惟有存其心，明聰不驚，而專以致之於靜。治心無可常據，而所以主此心者，性也。特性之在未發也，其體甚微，而或無以培護，則因吾心之存亡爲消長。故惟能養其性，天理日凝，而漸有以大其功能。此乃其所以盡人事之當然，而即以奉天賦畀之德。謹守而勤修之，則以順二氣之正，調五行之化者在此也。夫體天於心，全性於天，而人合天體，要唯存養之互爲功，則君子之力行以謹持其所生之理，豈有閒乎？由其知之至者而天無不知，則見生我者之唯此理，而氣數不得以操其權，則曠然於生死屈伸之一致，而爲殀爲壽，皆非人之所以私智而異其情，坦然信之而不貳。由其行之純者而極於事天，

則念我之所以爲功於天者唯此理，而言行皆不可違其則，則確然有貞常不易之修能，而爲殀爲壽，皆爲吾之所以自盡而守其恒，敬以俟之而不違。若此者，乃以未生而使有生，其命在天，天有立天之道而制乎命。既生而生在我，命亦在我，我有立人之道而貞其命。君子之所以立命者此也。夫至於立命，則即我即天，而作聖之功極矣。亦唯知天之至而無貳爾心，事天之純而慎修思永，則君子知性之功不惑乎紛馳，存養之學不懈乎存發。操之甚約，而充之極大。有志於聖功者，尚知所循乎！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爲也。

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訓義 孟子申言立命之學曰，立命也，而謂之後，則命在天，而人不得以私意與之。乃俟命也，而必在乎修身，則命雖在天，而人必以其常理貞之。故自命之不可以人力與也而言之，則自殀壽而推之，爲窮爲達，爲吉爲凶，理有其相因，而數亦聽乎偶

遇，莫非自天主之而爲命也。乃自命之可以修身而立者言之，則自殀壽而推之，有天使之然而我當之者爲正，天未必使之然而我致之者爲不正。則君子知其正者，順天之理、聽天之爲而受之，而不廢乎身之修，乃可以安乎命之俟。夫命唯有正，則天命我以吉凶禍福之偶然，而即使我有趨吉避凶之正理。是故知命者，知其可俟也，而不可逆也。有如巖牆之下有取禍之理，而往立焉，則天未嘗命我以危亡，而我自取之矣，必不立也。由此推之，而正命與非正命之分曉然矣。夫唯盡其道者，居安則慎其節嗜欲、慎言動之道，處變則盡其盡忠盡孝、守廉節之道。然而大數之不一，而陰陽之愆伏不可知，君父之艱危不可避，乃至於死，則天以死終我之生而全我之歸也，斯則正命也。推之窮通得失，

亦如是而已矣。謂命之在天，而人無可自免之術，乃至爲其所不當爲，陷於桎梏而死，則天未嘗授我以死，而我自殫天之死我也，非正命矣。推之行險徼倖，縱欲忘生者，無不然也。故當其順受，則命在天，而我有以俟之，生以順生，而死以順死，既與天通理，而以立人者立天。於其非正而必不受，則命在我，而天因以順焉，死有據以死，而生有據以生，抑天不能違，而以立命者立身，斯以爲君子立命之大也與！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舍，如字讀。益，从水。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

氏曰：「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當作敗。

訓義 孟子曰，夫人皆有可求之力，而亦必有所求之心。顧在擇術之始，審乎有益無益之數，而君子樂爲君子而有成，小人徒爲小人，而即有幸獲，非其功也。今夫有事於此，殫吾之心思，勉吾之聰明，去旁營，絕外誘，而以求之，則求其一得而即報以一得，求其大成而即報以大成。若其自怠於求，而見爲非切己之利害，因而舍之，則雖固有之，而且失也。則是心以盡而有功，力以勉而有獲，得之益皆求之益也，斯非其當求而不當舍者哉？此何故？以吾心固有之物，反之心而已。遇吾身可爲之事，反之身而可能，愛者莫能助，而忌者莫能奪也。求之在我，則得之亦在我也。若夫有事於此，求之有道，而非道以求，則

違心而見惡於世，雖竭其智力，極其工巧，而究莫得也，則或詭遇而幸中，或智窮力索而終不能。則是求者自用其心力，而得者終困於天幸，得不可必，則求亦無益也，斯非其當安於命而處以道，而不必求者哉？此何故？以非己固有之物，天制其得喪而天非我之所能勞，人司其予奪而人非我之所能操。去來乘乎時，有無無加於己者也。得之在外，則求之亦在外也。夫在我而求有益者何事乎？反而思之而自知之矣，然而人且忘焉。在外而求無益者何物乎？當吾前者皆是也，然而人且逐焉。則天与我以可得之美利，我自有可求之全力，而以付之茫然無據之中。故曰君子有所以爲君子，而小人徒自成其爲小人。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散與微，義有微別。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勞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於是！「如惡」之

「惡」，讀去聲。勞作強，省謁。

「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彊，本作勞，从力，今省謁也。或作勞，義同。

勞，勉勞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勞，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

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訓義孟子深造乎誠身之道，言其所得，而

因示人以求人之方曰，以今觀之，萬物豈不備於我哉？凡天下所遇之物，所酬之事，其必然者，其當然者也，當然者，吾心皆見其當然也。其所以然者，其固然者也，固然者，吾心皆有其固然者也。吾與之親，而因親焉。吾之所尊，而因尊焉。吾之所可，而彼果可焉。吾之所否，而彼遂否焉。我備其用，故物定其體。我備其體，故物效其用。極之於至大，而我無所慊也。推之於至小，而我無所遺也。夫孰知之乎？萬物皆備於我，由是而我起而膺乎萬物焉，則我所本備，隨物之至而取其固有者以處之。出而治萬物者，反而求之於吾身，以其實有之理待必然之用，非迎物而勞我之推測也，非役物而勤我之酬酢也。於斯時也，適如我之所備，以攝萬物於一己而無不足。善不期好，而情自與

之相合。惡不期惡，而念自與之相違。廓然見萬物之惟我知明處當，而天道之誠冥合無間，心之順而情之適，樂莫樂乎此，抑莫大乎此矣。合天地民物而愜乎情矣。雖然，當其始事而豈易言此哉？則誠者德之成，而仁者心之所自通。求仁者，思誠之專功矣。我之能備萬物者，唯此相關之一念而已。私一念之情而不達之於萬物，則我之所愉，物之所拂，我之所距，物之所訢，恒見萬物之與己有異，而一物至前，乃覺多此一物。唯於其情之未能與物合者，以己之欲，推物之必欲，以己之惡，推物之必惡。其始也，己重而物輕，亦甚難其推矣。決一念以必推而勞行焉，則漸使此心安乎舍己從人之事，而忘其情封意錮之私，則求吾心所與萬物並生而痛痒相喻之仁，亦且近在寸衷，而見來往靈通之

本體矣。求仁近在我，仁在我，而誠亦在，則萬物之備於我，亦我相接之機爲之通而爲之復也。吾於此有得焉，而願爲學者正告之。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察，當作警，从言，察省聲，與察義別。《中庸》言其上下察也，則宜作察。今概作察，傳寫者不審。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訓義 孟子體道誠而見道明，因以曉天下後世之人曰，夫道果遠乎哉？反之於身而無非此，觸之於物而無非此也。吾今而知一念明昧之間，而道之合離在是矣。見道之大，或以爲天下之莫能行也，乃亘古今，窮四海，親者自親，尊者自尊，順者自順，

逆者自逆，人皆行矣。特率其不容己之情而行之，而因有差焉，不能知其必如是而不可不如是也。見道之精，或以爲天下之莫能習也，乃亘古今，窮四海，親者恒於親，尊者恒於尊，順者恒於順，逆者恒於逆，人皆習矣。特因其不可紊之數而習之，而莫能盡焉，不能察其失之幾微而謬以千里也。以此言之，則非道之遠人，而人不可以合道也。蓋行焉習焉，終身於此焉，特反而求之於心無得也，即心而推之天下不靈也。則未嘗於人不容不行，不容不習之理，取而思之曰，此何以然而必不可離？非名教之所拘，習俗之我逐，而心喻其誠然不可昧之實也。而道果遠人乎哉？故吾幸天下之人而皆行習於此中也，人之性可以善也。乃天下之終莫之能

知也，則世教衰而民不足以興，亦可閔矣。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繫矣。」今作

「累」者省，亦宜如字讀力迫切，不必別讀力墜切。

訓義 孟子以當世之士誇功名、矜才智，而盡喪其恥心，乃莊語以戒有志者曰：人與人爲類，而獨爲人之所賤惡，恬然安之而不改，無他，唯無恥而已矣。試思之，人何以無恥乎哉？無恥而尚可謂之人乎哉？其不可以無恥，不待再計而決矣。乃人之陷於無恥而不知者，方且以不合乎流俗，恥己之不能，不足於利達，恥人之我勝，而不知以無恥爲恥耳。如其一念及於恥心之必不容泯，而以丈夫行妾婦之道，萬鍾忘噉蹴之慙爲所恥焉，則貧賤而志不可

屈，困阨而情不可枉，人亦孰得而恥之乎？故君子之於恥也，曰知恥。知所當恥者在無恥，而他可無恤也。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爲甚大。

「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爲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爲得計，故無所用其媿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訓義 孟子舉無恥之實，而以機變之人當

之，所以明當世之富貴利達者之不足效，而使人先定其志也。曰，今人皇皇然若有一至大之事爲己之本圖，而唯恐不若人也。嗚呼！彼亦知人之何以勝於人，而爲吾生之最大者乎！夫功名足以震世，議論足以驚俗，人謂其大也，而人之所以爲人以求別於禽獸，心之所以爲心而自安於寢寐者，無他，唯此恥心而已。可生可死，而此氣不可挫。可貧可賤，而此名不可居。恥之於人，誠大矣哉！乃人或相忘而至失其恥心者，有之矣。若以恥爲無用，而立意以去之者，則自爲機變之巧者始。當其巧之方試，口能言之，而心不能安之，乃垂目使氣以不顧人之顏色，而唯一時之說是伸。及其巧之已窮，人已賤之，而已且若不知，乃目動言肆，以誘人之復惑，而幸誅譴之不我加。彼曰，使吾而

用恥，則機不速磨，而變可立窮也。無所用恥，而巧乃利矣。彼亦曰，吾屈於此而伸於彼，辱於名而獲於實。吾巧讎而功可成，利可得，不若是，則無以勝人也。夫豈能勝人哉？即若人而亦不能矣。匹夫匹婦亦有其致命之諒，行人乞人亦有其不受之辱，恬不知恥而皆不若矣。則微倖以得寵祿，又何足以若人乎？有志者勿視其詡詡然，而知其賤之已甚也，尚知所懲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好，當作攷。然，當作嚙。樂，盧各切。亟，去吏切。

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

而已。

訓義 孟子曰，世不古而必行古之道者，君子之正。然世不古而望道之行，亦君子之所難，而不能不爲天下憂也。夫古之君臣道合，而上以下交爲泰，下以重己爲榮者，其獎勵之權，自古之賢王開之也。古之賢王未嘗不有貴人、賤人、榮人、辱人之勢，而心所樂者道也。以萬物之得所、家國之永安，一因乎道，樂求之而欲與共功，則忘其有勢，而下士之禮隆矣。夫賢王已有勢而且忘之，況其時之爲賢士者，勢在人而道在己，何獨與賢王之心不合於道哉？夫賢士者，賢其道也，以己之道，出可以濟世而安民，退可以潔身而正己，自樂之耳。忘王者之可爲我貴賤，可爲我榮辱也。是故於時之王公，以樂道之深情，而交忘勢之高士。其求之也，內致其敬，外盡其禮，

以往見之。如其不然，雖一往見焉，而繼此者且高舉遠引，而不得見矣。一見也，尚其有折節求教之心，可一而不可再，而況得召而致之，任之以職，而使爲我臣乎？欲與共事，則必先往見。欲往見之，又必先盡禮。上盡其誠，而下全其節，古之所以交相重而成大有爲之業也。而豈可爲今者道哉？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句，音鉤。好，當作敗。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人知之，亦噐噐。人不知，亦噐噐。

趙氏曰：「噐噐，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噐噐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噐噐矣。」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

則有以自安，而不殉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言不以貧賤而撓，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己，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訓義 士生於斯世，則所因以自行其志者，亦不得不隨時而動。顧君子於此自有以成乎其直方光大之學，而異於苟且以幸其功名者耳。當孟子之時，三代鄉舉里選、

造士論官之法，不行久矣。故遊於列國而膺諸侯之求，亦時爲之也。宋句踐不能終隱而遊，亦時爲之耳。孟子乃即遊以告之日，君子之出也，非偶然也，非以遊爲好也。而子好遊乎？乃好之者何心則可好？而無傷於好者何術？此其道，今之遊者未能知也。吾爲世所困而遊，未見其可好也。遊自有可遊之道焉。而吾語子遊。遊而或爲人所知，或不爲人所知，固難必者。乃人知之，而遂有因知而重之情，則外驕而內屈，非果榮也。從吾之道，則人雖知之，但適如其坦易自得之心，而不爲歆動，亦囂囂然耳。如人不知，而遂有憤其不知之感，則志沮而氣折，是重辱也。從吾之道，則人雖不知，亦不改其坦易自得之素，而不爲憂戚，亦囂囂然耳。如此，則子可借遊以行子之道，而不以遊

自縲，心且無往不適，身且隨處而安，而子之遊也，不亦樂乎！句踐曰，使遊無往而不囂囂，其於遊亦快矣。雖然，遊亦期於知耳。人知我而我志行，何以能視之無足爲己喜？人不知而其身困，何以能視之無足爲己憂？則可以囂囂，良不易矣。願夫子之有以教之。曰囂囂者，亦在士之自處耳。夫遇寵榮而有震驚之色者，借物爲尊，而已無可尊者也。不則所尊者權術，而因世以爲功名者也。吾自有德焉，得之於心，而天下皆在仁育義正之中，誠有之而誠尊之，行之在我而君民皆聽命焉。遇遺佚而有憂戚之心者，以物爲樂，而已無可樂也。不則勞以閒適爲樂，而實無可以自據者也。吾惟有義焉，守之以正，而於世終無貶節貽辱之恥，志無不伸而情無不樂，信之在我而得喪初無與焉。

如是，則何有於知？何有於不知？斯可以囂囂，無人而不自得矣。故士之以身涉世也，知行不行在己，不得不得在心，不可失吾尊也，不可喪吾樂也。其窮也，守正以居，無一言一行之或貶，無所往而非義，期以得此心之安。其達也，遵理而行，爲斯世斯民而求治，不殉世而枉道，期以行生平之學。則其囂囂也，於窮不失義之中，而固有可樂之實。天下能抑我於遇合，而我之所爲剛大不撓者自在也。志不失而氣即伸，得己矣，而何勿囂囂乎？其達不離道之所爲，而實有爲民師保之德。民之待命已素，而我之所爲知覺開先者不虛也。天下在一身，而一身在天下，民望不失焉，而以此爲囂囂也。嗚呼！今之遊者，其能如此者尠矣。詭遇於時，而功名不著，則天下賤之。時數不偶，則進退無

據，而窮愁以終。故遊無可好也，好遊而遊，爲上之深縲也。其惟古之人乎！古之人亦有爲世知者焉。其大行之志得也，於此而必大有爲焉，以所學而見之施行，澤加於民，則匹夫匹婦皆引爲納溝之恥，斯不以寵祿乍至而輒爲矜喜，自如其素焉耳。亦有世不知者焉。其大行之志不得也，而不懈其修焉，凡所爲而皆可法，則身修而天下見之，則百世上下皆有其聞風之起，斯不以勲業未著而見爲困窮，自有其樂焉矣。蓋古之人所知者，善而已矣，所爲者，善而已矣。善之量，施之天下而不見大，盡之一身而不見小。秉義以行，在窮而身無不善也，獨善而見諸世者自有餘也。奉道以行，在達而天下皆善也，兼善而在己者非妄也。故惟古之人爲能囂囂，而今之遊者不能然耳。子而有意於古人

之爲乎？可以遊，可以無遊。遊不可好，而自有可好者存。願子之自念，而無以知爲嘔嘔也。此孟子所爲遊齊、梁而無難退而垂世立教者。士雖當亂世，亦何可無以自處，而特難爲國破君亡之孤臣道耳。此屈子之所以抱憂憤而終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扶。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爲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爲也。

訓義 孟子曰，天下無豪傑，則君相可以持權。世之治亂無恆，而人不盡淪於禽獸者，惟在豪傑之不絕於世而已。豪傑者無他，惟不與流俗同其好尚者也。昔者文王之世，免置之野人可爲十城之託，江漢之

遊女不憂感悅之加，皆有拔出淫俗，欣躍嚮善之情焉。雖然，此皆待文王而後興者也。仁以養之，脫如燬之虐，而後知善之可樂。教以作之，革淫酗之習，而後知惡之可恥。非其野人，則其遊女，亦凡民而已矣。若夫與凡民並生，而心能知是非，力能遠咎惡，見凡民之可賤而思自貴，見凡民之可辱而思自榮，固爲豪傑之士矣。吾自有耳目，豈待文王與我以聰明？吾自有心志，豈待文王授我以廉恥？君親自吾之君親，不忍不敢之心勃然生，而何可自拂？禮義自吾之禮義，不爲不欲之性怵然動，而何可自誣？有文王，而有德有造，固爲克生之楨。雖無文王，而存禮存仁，自免鄉人之恥。然則當今之世，夫豈無豪傑哉？吾願與之存人道於將亡之日也，吾待之矣。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欬然，則過人遠矣。」附，當作附，讀符遇切，音同附，益也。附，音符宥切。附婁，小土山也。音義皆別，今人混譌。欬，苦感切。然，當作噉。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欬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

訓義 孟子曰，夫人大小之分而高下殊焉，存乎其量而已矣。然必有其識而後有其量。不知己之重，則物重而已輕，乃引物之重以重己。不知己之所可爲，所當爲者重，則己輕而物重，乃所期於己者唯物，而忘己之必重。若有人焉，一旦而增益其所本無，使有韓、魏之家，乃由其氣象，觀其舉動，推其行事，驗其居心，自視欬然不自滿也，若有所內顧而不知外榮之我加，若有所深思而念所存之不易。此其人知爵

祿之外自有無窮之期許，則知榮利之至初非已酬之志願，其過於世之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者，不亦遠乎？惟其識之大，故成乎量之弘。惟其持之平日者定，故其處之一日也安。吾安得此過人之才而與論身世之際乎？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佚，夷質切，讀如溢。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拂，符弗切。

訓義 孟子曰，爲政者必期於民之無怨也。雖然，豈殉民之欲而以求免於怨哉？亦惟其道而已。如民好逸而我勞之，民好生而我殺之，此情之必怨者矣。乃一揆之於

道，而勞與殺不妨加之於民，蓋使民自有道存焉。民愚而不知久遠之計，且或不知終歲之計也，佚之於一時，而他時將有徒勞而無功者。規之于早，而爲之以漸，則勞之仍以佚之也。以此道使之，當慮始之日，雖若拂其情，而當圖成之後，必追維所以得佚之故，而知上之非以苦我也，奚怨之有乎？且殺民亦有道焉。亦既飭法教於先，而又致哀矜於後也。苟焉以免於殺，將徒縱之以多殺人矣。教之不改，而刑之無赦，則欲保民之生而不得不殺也。以此道殺之，不但賴之以全者感吾除害之恩，即在伏罪而死者，亦原吾用法之心，而知我自當死，而非上死我也，亦且忘其怨矣。王者曲盡物理以合乎人情者如此，固非慘不恤民之虐我則仇，而抑豈區區之愛以求說於民者之可擬哉？故行政者，以

道爲準，不可以私意與焉者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皞，本从日，从皋，今別作皞，傳寫之譌。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

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爲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

「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

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遂畔，甸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甸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訓義 孟子曰，由今而思王者之世，已不可復見矣。乃徵之《雅》、《頌》而有其傳政，攷之《謨》、《訓》而有其傳心，則其世可想也，其俗可知也，其功化之盛、主德之隆亦可推也。被之天下者，非意計之可度量。操之主心者，非見聞之可窺測。合之生物自然之理氣者，尤非事迹之可推求。吾蓋

嘗知其所以然而必然之致，可得而略言之。今天下上斂怨而不卹，下愁苦而無聊，即欲如霸者之民而不可得矣。霸者之民，用兵而兵以息，行法而法以寧，生聚之，教訓之，施惠分災以拯救之，民受一利即免一害，欣欣然，驩虞如也。非是，則亦無以富彊而致霸也。乃及觀於王者之民，而固有不然者。上有施而下有感，恩不忘而怨亦自此開，王者之民豈有然哉？四海一俗也，賢不肖一風也，各自得其情，而出作焉，人息焉，自親其親焉，自長其長焉。天下本廣大而仍其廣大，民自得而非得之於王者，皞皞如也。王者未嘗不用刑也，而以罪而殺者安於其所宜殺，不敢望上之赦宥，而帖然就市，無怨也。王者固無不可興之利也，而民寬然於俛仰之足，上爲之經理，而一若自爲之經理者，未嘗

曰相我之不逮，而以建無窮之利也，不庸也。王者固無不修之教也，而民油然而孝弟之中，上爲之敬敷，而一若自能其鼓舞者，未嘗曰示我所不知，而以矯性情之偏也，日遷善而不知上之爲之也。由今念之，王者之民，豈不固然乎？不然，則天下大矣，萬民之情不齊矣，廓清耆定之餘，王者不勞，而久安長治之休集於一旦，何爲其能然哉？即是而思之，而王者經國子民之道可得而想見之矣。夫君子之於民，去其舊染之污，而使嚮於善，有以化之矣。乃必拊循之、教誨之而始化，則其化也有涯，而不能胥四海而同風。王者之化不然也，歷其國，巡行其郊，而民已化焉。善之可樂，望丰采而生其不容已之勸勉，惡之可愧，觀氣象而深其不自外之性情，曾何待刑賞之加哉？而刑賞若無所用

也。其不待政教而使民自正，蓋亦神矣。如其鼓之舞之以導其機，張之弛之以妙其用，而見其神，則其神也有待，而不能旦夕而速喻。王者之神不然也，念及之，一圖維之，而化已神焉。思人之不易順，而己有人焉，體吾不言之意，而昌民於順。思天之不易格，而天忽動焉，念吾欲爲之事，而俾民以康。並不待風教之及也，而風教皆其後起矣。蓋君子之心即天下之心，則天地之氣自膺乎君子之氣。天之所以生，地之所以養，君子之所以綏，所以動，周行於天下者合同而無間，則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上而雲行雨施，下而艸木變蕃，此理也，此氣也，流而不息也。無他，無欲與天地同體，則順萬物之理，而賞罰無心而用，存誠與天地同用，則通天下之志，而禮樂因之以興。積之也久，養之也深，非一

旦一夕之故矣。則豈曰民有不利而我利之，民有不善而我善之，以小補一時之缺陷哉？此霸者之所以不測其藏，而終以私恩爲有限之業也。然而王道固有其本矣，由吾所言井田、學校之理而馴至之，固有若此者。但當世莫能行耳。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愛，當作充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

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訓義 孟子曰，善國治者，在乎擇術之審而已矣。於己擇之，而言治者不一道，未能決也。於民審之，則其術之爲醇爲疵，自有較然易辨者焉。夫上之出治，原以求民情之大順，則觀民即以觀我，曷亦取言治者之異尚而徵之民乎？夫民之所歸者，仁也。仁民之道盡乎事理之宜者，善也。由今論之，但言仁，而已人民之隱微而知感矣。乃有仁言焉，以惻怛之真，體民之疾苦而慰問之，民知上之未嘗忘我，而已有怵然動者，固能有以人人矣。而恤民之事，實有施之於民，而遐邇僇頌，仁聲流焉。以是二者而較之，徒聞其言，感之未久，早有口惠而實不至之疑，聞之於聲，則德雖未加我，而已知澤之必及於己。蓋信朝廷之文告，不如匹夫匹婦之自相信也，

而仁聲之人人深，明矣。但能善，而已爲民之所歸，而惟我之用之矣。乃有善政焉，以經理之密，盡民之情僞而裁制之，民知上之果能治我而已翕然服者，固有以得民矣。而導民之術，實有以曲盡其理，而敷教在寬，善教行焉。以是一者而較之，善政之世，政之所及，而固在範圍不過之中，教之所被，而已知上之必不可違，是依君公之不貳，不如依父母師保之不忘也。乃今之言治者則曰，民未可卒教也，《詩》、《書》、禮、樂無以警愚不肖而使安分而遵王，則善政以約束之，而使無能踰越於法度紀綱爲得民之要術已耳，而何以言不如善教乎？乃試於民奉善政之日而思之，令則必不可不行，禁則必不可不止也。君子之精明周悉，無能以智力與之相亢，當其時凜凜乎畏之矣。若善教之得民，則導

我於善而不我迫，止我於惡而不我威，油然而於弦誦之下，如是乎其可樂也，民則愛之矣。其畏之也，民莫敢不從也，且君已爲之區畫其生理，而可有餘以奉上，得其財矣。乃得其財，而民未嚮善，則忠愛之情能必其發乎？唯愛之也，民且自勉於教也，在君無所責望，而自因心以盡忠孝，得其心矣。得其心，而上一體，則貢賦之常，又忍後乎？畏則窮於政之所不及，愛則通於教之所不至。得財則財有乏而民不保，得心則心無窮而必不可離。其得民之廣狹久近，不亦遠乎！然則擇主術者，宜何從焉？故學校所以善井田之法，而《雅》、《頌》乃以善《誓》、《誥》之終。若政教未宜，而徒以言語感人，已不足道，況乎施不道之言以箝制愚賤如刑名之徒，甚爲斯民之害者乎？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孩，《說文》作咳，古文从子。愛，當作

恧。長，上聲，下同。

孩提，一二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

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

訓義 孟子實指性體之善以告人曰，今之言性者，其能不以人生之初知能之始發者爲吾所受以生之真乎？而或以爲此僅知覺之知、運動之能，爲無定之體。或以爲此

僅知食知色、能甘能說，爲生理之資。乃夫人自有之天良而自昧之，久矣。吾實爲夫人指言之。今夫學焉而後能，則以爲有生之後增益之事理，猶之可也。若夫不待學而即能，此孰與爲增益之乎？而不學之始，早有其能，心動於不容已，事成於無所爲，而自效其必爲者，此非若能若不能、可能可不能者也，非能之而或爲功、或爲過者也，實惟此至美而無以加、至純而無所祿之良能也。慮焉而後知，則謂爲感物以後漸啟之聰明，猶之可也。若夫不待慮而即知，此豈漸啟者乎？而不慮之先，早有其知，不謀得失而即辨，不審善敗而即喻，而無所昧於當然者，此非若知若不知、可知可不知者也，非知之而以自私、以自蔽者也，實惟此在情而情不迷、在理而理不惑之良知也。於何驗之？於孩提之童

及其長也驗之。孩提之童，是非之所不至，毀譽之所不加，何所學哉？何所慮哉？而他無所知，知愛其親矣。既已知之，而遂能愛矣，肫然莫解於屬毛離裏之恩，而惻怛之慕不已。謂有不知愛者乎？無有也，必非人而後或不知愛也。及其長也，君師之所未勸懲，名教之所未督責，何所學哉？何所慮哉？而他未盡知，知敬其兄矣。既已知之，而遂能敬矣，竦然自有其循分執卑之節，而驕肆之氣以戢。謂有不知敬者乎？無有也，不知敬，必其非人也。即此以思，而吾性之藏可知矣。何以於萬念未發之先，而親親遂發而不禁？則唯所受以生者，實有此心之德而不虛、愛之理而不妄。天地予我以生，而生生者自然之愛依乎其本，此即仁之全體所自著也。何以於衆理未嘗之際，而敬長遂顯而

不忒？則唯人所以生而爲人者，實有此心之制者不紊，事之宜者在我。吾之生也爲人，而立人者自然之敬存於其中，此即義之大用所存也。乃人而無不知愛其親矣，無不知敬其兄矣，是達之天下而皆然矣。夫後起之功能才力，有或盈或詘焉，旁通之名物象數，有或信或疑焉，則固未能達也。達之天下而皆於不學不慮之初，無不知不能之殊者，無他，唯此愛敬之知能，則亦唯此仁義而已矣。是則知覺運動之中，甘食說色之外，實體內純而真機外見，仁義之藏充於形色之內，而非浮動之聰明才力以唯人之之善之惡者，居學慮之先，不亦昭然其可據乎？於此求之，可以知性，可以知天，而異端言性之妄，不待辯而自明矣。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

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居，當作尻。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膺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訓義 孟子曰，大人之心，唯虛也，乃不以一善自蔽而成乎至明，唯明也，不於理有所疑而成乎至斷。而能全其量者，其唯聖人乎！則虞舜弗可及也已。舜在登庸以後，訖登天位，德施之普，訖乎四海，而非待奮庸之日，始見與善之弘也。其居深山之日，早有然者。所與居者木石耳，所與遊者鹿豕耳，舜不能著其善於世，而世亦無能以善進於舜，則德全而不以才見，道盛而不以德章，與野人無異也。乃所以異

於野人者，函之心而無可見，亦幾希矣。於斯時也，忽有以善言善行進者焉，舜聞之，亦無異於人聞之，舜見之，亦無異於人見之，而舜於此時異矣。因其一節之善，推以及於全體之善。因其一端之善，推以及於無窮之善。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務，可因此一善而成，天下之志，可因此一善而通。其沛然擴充之於浩渺之域，而無所疑，無所待，如決江河之沛然盛大，莫之能遏止也。是以善極其全，而聖德無疆也。蓋惟私意私欲無纖毫之繫，小智小才無凝滯之情，是以見聞通於心源，而觸之即動，理無不曙，而事無不順，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此而已矣。則學聖者，亦唯養此虛明之本體而已矣。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訓義 孟子曰：人皆自有其本心，全之者聖，存之者君子，失之者小人，皆於此判焉。決之爲天理之存亡，而嚴之以爲聖賢之名教，若至難乎其擇而守之也，而非難也。夫人不有所不爲者乎？人視之爲甚易，而反之於心，則有自沮自抑，而嘗試以爲之則不安者。乃既而爲之矣，利之所迫，險而不恤其凶，逆而不避其咎矣。若仍其不爲之本心，而終信其不可爲，勢雖激之，而志必不亂，於是而邪正之分存乎事者不妄也。夫人不有所不欲者乎？人視之爲甚快，而反之於心，則有自憎自惡，而違情

以殉之則甚難者。乃既而欲之矣，習與相安，辱而以為榮，賤而以為貴矣。若順其不欲之本心，因而終不見其可欲，物雖誘之，而念終不動，於是而善惡之幾存於心者不迷也。此豈待矯拂其情而勉其所不能者乎？但一日如此，終身如此，貧賤如此，富貴如此，生亦如此，死亦如此，本心固如此，而即無不如此，則一如此而義無不充、道無不正矣。夫豈待別求天理之存亡，而他有聖賢之名教哉？人有心而昧之，乃曰為惡易而嚮善難也，不亦愚乎！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

知，當作智。疢，且刀切。

德慧者，德之慧。術智者，術之智。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

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智也。

訓義 孟子曰：理與事一矣。唯明於得失之幾者，始則見禍福焉，繼則見是非焉。凡天下之不顧是非而逆行者，迷於一時之利，賴而忘終身之憂患，乃以人於淫僻而不知悔者多矣。夫唯上智御萬方，而若朽索馭六馬，昭然於天理之存亡，而決志於靖共正直之途。若夫猶是人也，道未能信，義未能守，而其後乃有慧焉，先幾而覺，而所覺者此心敬肆之機，德之慧也。乃有智焉，隨事而辨，而所辨者當務順逆之理，術之智也。不以小慧徼幸中之巧，不以私智希詭遇之獲，則必其人常有疢疾之加於身，靜俟而勢不能安，巧營而利不可得。

然後知必出於此中正廣大之一途，而其中之條理以孰審而悉也。故盡人皆臣也，持祿而憂游於寵榮者衆矣。盡人皆子也，怙愛而驕盈於富貴者多矣。獨有孤臣焉，君所不親，而疏遠外斥。獨有孑子焉，父所不重，而國人不與。情不能自達於君父之前，而讒忌且日伺其側。勢危矣，心不得不危也。患且日深矣，慮不得不深也。一言之失，一動之非，則指摘隨之。所從者非其類，所聽者非其言，則釁難生焉。故孰思所以免於禍咎之至者，唯此審於是非之際而達於事，因以達於理矣。於噉！

天理之存亡即爲吉凶，夫孰不在臨深履薄之中？而席晏安者不悟也，不亦可哀也夫！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說者也。說，弋雪切。」

阿徇以爲容，逢迎以爲說，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說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說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殉於人也。張子曰：

「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

等。容說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

不化，惟聖者能之。

訓義 孟子曰：夫人品量之不齊，相去亦懸絕矣。而品定於量，量因於志，莫不自其居心制行而定焉，甚相絕也，亦甚相近也。積而至於大人，亦猶是人耳，則其出而事君，亦猶是臣道之常耳，乃其所成之品，則已迥不相侔矣。夫道在己，則己重而天下輕，道在己，則己重而天下亦因之而重，故均之事君，而有志在得君而事，唯恐君之不許我事，而志盡於事君，則亦爲事君人耳。但欲事君，則無君不可事，口秦莫楚，皆其君焉。事此君而然，事彼君而然，無所往而不求事君。故君有所爲，則阿殉之，以使君之容己。君即有所未爲，亦逢迎之，以使君之說己。揣摩君之情欲，以效己之奔走。斯其人得君而事，見有君而不見有己，彼固曰臣職之當然也。而君何

以爲神人之主，己何以當效職於君，不計及也。有社稷臣者，則進是矣。見社稷之重，則知爲社稷而立君，故以身委之社稷，而所重不獨在君。志在社稷，抑知有社稷而不知有己。任存亡之大，爭得失之幾者，唯社稷安，而其心亦安。君之欲不殉也，己之利害不恤也，斯於義分正矣，彼固曰吾既爲社稷之臣，進退非己之所得決也。而爲一國爭安危，不暇爲斯道爭隱見，蓋亦志量之僅此也。有天民者，則進是矣。以爲道者天之道也，道在吾身，而吾即天之民也。天以先知先覺之任任之我，則吾爲天之民，而非君之人，且非但社稷之臣也。故天下者所以行吾道之區。天下不可行吾道，則天下在吾道之外，而吾自有所樂之天。天下可行吾道，則天下膺吾道之用，而吾乃可代天之事。達其可

行也，必非僅圖存小試之功名而後行之焉，乃以見道一風同之盛治。若是者，知有道而不僅知有社稷，重在道而不重在行，斯不亦無負於天之篤生也乎？然而以己之行藏聽乎道，而效法於道以成能，其於道也重矣，而已猶未極其重也。其惟大人乎！以爲吾既爲人矣，則參三才而成位乎其中，已即天也。無所待於天，無所制於道，而後與道合體，與天合用，皆在其人焉。而已無不可行也，亦無所據以必行也，正之於己而已矣。不必立震世之功名，而立大本者，循王道之蕩平，而無施不可。不必有非常之遇合，而因時宜者，順人情之變動，而皆可有功。使其出而利見，善不知何以遷，化不知何以神，物無不宜也。即其潛而未躍，人心亦以之正，邪說亦以之息，物亦正也。斯則無所謂君，

己而已矣。無所謂社稷，己而已矣。無所謂天下，己而已矣。求之彌約，而持之彌大，斯以爲人之極至也與！故人品大小之不齊無他，唯其志量而已。己者，天之所凝也。天者，社稷之所馮也。社稷者，君之所以爲存亡者也。引天人以歸己，則爲大人。役己以奉人，則爲容說。賢不肖之相去，於此決焉。均是人也，迥異如此，要唯自知之、自喻之而已。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與，讀去聲。下竝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俛不忤於人，二樂也。俛，本作頽，从逃省。頽首者，逃亡之貌。或从人从免，求寬免於人者則首必低也。俗別作俯，于義無取。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俛不作，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爲何如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作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訓義 孟子曰，君子之悠然於出處行藏之中而無不自得也，人以爲矯情而自抑，或以爲安命而相忘。孰知君子之於此，固有其至樂者乎！約而言之，有三焉。此三者，人或有不不自知其有，或可以有之而不能有。乃君子有之矣，於是而中心之暢

適，永矢勿諼焉。若功有可立，名有可著，即至於王天下乎，而天與人歸之際，且有謙讓未遑之心，萬方四海之歸，且有匹夫勝予之懼，固非其欣然愉快者也。夫人之樂，有得於天而不可必者，乃君子不以爲天之幸，而以爲性之安，則父母俱存，陶然一孺子之相依也，兄弟無故，油然而足之各得也。於斯時也，樂何如乎！不知其可樂而自樂也，不逆計夫失此之不樂，而今固樂也，歡然於承顏式好之中而已矣。有得於躬行而難自信者，乃君子不但信之乎行，而信之於心。天之生我也，有以生而不忝所生，則仰質之天而不媿。我之膺人也，有以膺而不妄於膺，則俛督之人而不忤。誠如是也，樂何如乎！若無可樂而固無不樂也，不必天之貽我以樂而我自樂也，坦然於大庭暗室之中而已矣。

有致之白人而不可撓者，乃君子不以爲人之榮己，而以爲己之宜人。則得英才而教育之，喻之不難日見其益也。且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隨材以授而爭相爲長也。

於斯日也，樂何如乎！人樂得君子，而君子即與同其樂也，歷乎甘苦各喻之致，而有以相通，即有以相樂也，津津於引掖獎進之中而已矣。君子於此二者，且焉夕焉，作焉息焉，何者不可以自遂？何者不可以自適？我故曰，君子有三樂，非以安乎現在之爲樂，而故爲忘情之語也。而王天下不與存焉，非以矯夫人情之所願，而故爲輕世之言也。誠然其有樂，而王天下與否，無能損益也。自非君子，亦孰能知之，而孰信之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居，當作尻。分，扶問切。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睟，雖遂切。盎，烏浪切。見，可如字讀。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貌。施於四體，謂見於動

作威儀之閒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縈，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訓義 孟子曰，君子之異於人者，以其情乎？抑不僅以其情乎？以情言之，君子之情，固有異於人之情。然而猶是情也，情感物而通，抑必待物而得。故情雖大正，而君子之藏於中以發於外者，自有所存主以爲安。自天授之，自己凝之，行乎其自然，而因乎其不容不然者，則實有之而實見之，實盡之而實安之，生與俱生而

不相爲離，則所性者是已。今且就情言之，志動而願得者曰欲，志得而心舒者曰樂。二者人所皆有之情，君子亦不能無也。今使有國於此，其土廣矣，可以任吾之經理，其民衆矣，可以施吾之政教，而奉君子以治之，亦君子之所欲也，其視小國寡民之不足以盡吾設施者異也。然君子道濟天下而無外，僅勤勤於一國之治化，不足以大行，且顧瞻萬方而有餘憾，所樂不存焉。若夫王業自我而成，居中以制五服之治，萬方自我而定，廓清以開一代之化，於斯時也，天下之待於君子者已各得其願，君子之及於天下者已畢成其能，志無不得而君子樂矣，似乎無可加矣。乃君子則固有所性者在，知天之與我者爲我之所受以生，因是而順其所固然，不勞於勉勞，循其所必然，更無所依違。則君子所

自然合一而亡須臾之離者，所性也，非猶夫所樂之見有可樂而樂之也，不與存於所樂者矣。夫君子之安焉以爲性者，無往而不存者也。其大行也，外以建久安之德業，而反求之宥密者，不以大行之大有爲而分其存養，無加也。大行之道，一所性之緒餘推及焉耳。即或窮居也，退而盡日用之庸行，而不爽於天則者，不以窮居之無所爲而閒其修能，不損也。窮居之德，一所性之藏密克盡焉耳。此何也？天授君子以性，君子既知之，既盡之，隱顯無間，心迹無殊，始焉終焉，行焉止焉，皆以此爲分，而不可得而加，不可得而損，志終於無所馳，氣終於無所沮，與生俱生，而存之中者定也。吾請實言君子所性，求之即得，欲之即至，無所期望而欲之也。守之也常，全之也順，無可滿足而樂之也。則

仁也、義也、禮也、智也，君子深知其所自生，實體其所自立，非因物而起，非緣情而動，非外有是名義而我依倣之以爲道者也。皆天使我有是知覺虛靈之心，即有必愛必敬節文明辨之實，爲一切動靜云爲之根本。而率之爲道，無不安焉，修之爲教，無不順焉。於斯時也，而可以欲言之乎？可以樂言之乎？但見其欣暢飽滿，周流於身，而自不容已於生色矣。其見於面也，則晬然矣。耳目之聰明，容貌之和暘，皆仁義禮智之流行而不息者也。即其知覺不及之地而爲背，亦盎矣。氣之所至，神之所凝，皆仁義禮智之靜存而不舍者也。若其動作威儀之用，而爲四體，則施之也，不言而喻矣。周旋一於天則，矩範不待擬議，皆仁義禮智之率履而不越者也。唯其然也，故君子之心，一性之外無

餘念，君子之身，一性之外無他營。自知之，自有之，以爲吾生之不得不然者此也，吾生之不期然而然者此也。可欲可樂，而處之若素。無可欲無可樂，而居之不疑。情之發也，因乎時之不得不發。情之止也，因乎時之不得不止。所性之定分，終日於斯，終身於斯，而孰能知君子自得之深乎？故君子與人同羣，雖情之正也不同流俗，而情自合。乃人與君子同類，雖性之可盡也出於同然，而性之也自殊。自非君子，亦何以測之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辟，當作避居，當作居。盍作盍，非。大，他蓋切。

己歸，謂己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飢，居夷切。

此文王之政也。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煖，況袁切。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訓義 孟子曰，養老，王政之大者也。行之於上庠、下庠焉，親之以執醕、執爵焉，安

之以祝嘏、祝嘏焉，承之以乞言、惇史焉，敬之爲其近於父，尊之所以尚其賢。雖然，此猶其文也。天下之大老，以天下爲心，念天下之老者不安，即如其自不安也，念天下之不能興於孝，皆上無以興之也，而豈爲一己之尊榮哉？盡此者，其唯文王乎！昔者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夷之不屑不潔，豈以紂之不能養己而遠居北海哉？乃聞文王之大有爲也，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伯夷未至岐，豐未嘗有耆德焉，而何以知文王之養老？且曰善養，則固不待躬而致高，而予之以安康矣。大公亦猶是也，避紂而居東海之濱。大公之志在清明，豈以紂之不能養己而憊荒東海哉？乃聞文王之受天眷也，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未至辟廬，未嘗修典禮焉，而何

以知文王之養老？且曰善養，則固有不待勤加存問，而授之以燕胥矣。由此言之，伯夷、大公非以己之安榮爲志，而以天下之老得養爲心，蓋所謂仁人也。能得仁人之歸，而王業定矣。今天下非無仁人，而特無文王，故仁人有望而不前耳。夫文王之善養老，唯其政也。文王之政具在，而行之也無難。若其行之，則老者皆蒙其養，不勞上之賜予，而自無不善。仁人以爲己歸，不可必乎！請以文王治岐之政言之。五畝之宅，場圃自有餘也，而樹桑於牆下，使匹婦蠶焉。匹婦安於蠶，而所蠶者又無踰制之征，於是寒衣以漸而授，老者可以衣帛矣。使畜五母雞焉，二母彘焉，令無失其孕字之時，有餘力以及畜養，而抑無雞犬之驚，於是孳息以漸而蕃，老者可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授之

維均，令丁壯之匹夫耕之。匹夫安於耕，而所耕者又無履畝之稅，於是酌豐凶而各得，而爲老者之子孫男女可以無飢矣。夫文之爲此，或及於老者焉，或不及於老者焉。即或及於老者，而文王初無所及於老者焉。乃伯夷、大公所謂善養老者，聞其風而知其善，即此而可推矣。民有田里，民自耕之，而制之者西伯也，畫井分疆，無有餘、無不足也。民有樹畜，民自務焉，而教之者西伯也，相土因時，得其宜者全其利也。於是而八口無飢，妻子乃可得而導也。西伯因而導之，躬行寢門之節，以爲之倡，申以孝弟之義，而動其誠，使各得以所蠶之帛、所畜之肉，自養其老而已足矣。蓋文王之念此至悉也。五十則非帛不煖矣，褐臬不足以輔弱也。七十非肉不飽矣，菽水不足以助衰也。若其不煖不飽，

或使衣非帛之衣，食非肉之食，老者弗堪焉，則與無衣之凍同其寒、無食之餒同其飢。唯爲之制之，教之導之，使民力有可養而生其心，則衣餘於帛，食餘於肉，而無凍餒之老者。斯則伯夷、大公聞風於千里之外，而信其善養之謂也。豈僅曰身爲大老而文王能尊己哉？蓋大賢之志，與物同其憂樂，而以養老爲孝治之大，故願人主之修其實，以順天地自然之理。唯王者爲能盡之，而天下自此歸心。然則欲行文王之政者，可不於此加之意乎？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矣。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莫斂人之門戶，求水火，

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未粟如水火。未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莫作暮者，俗妄增也。敏作叩者，俗謬也，叩不成字。未作菽者，俗誤，菽乃椒字。粟本从鹵，今寫从西，省譌也。與，當作与。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

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愛，當作恠。

訓義 孟子曰，王者教民之道，必先之以養民。蓋民非可以勞教，必其心之內動有不容已於善之性情，因而順導之耳。則嘗取王者愛養之澤普及於民者思之，可以想其一道同風之盛矣。今以養民之政言之，勿待王者之養之也，而即民以養民，其道有之。田疇者，民之自治，而或不知治，或不得治也。勿奪其時，而農官之勸相有法，田疇易矣。稅斂者，民之必供，而或多使

之供，或迫督之以供也。什一以賦，而水旱之蠲除必悉，稅斂薄矣。如是則生之者勤而散之者公，民可使恒有餘而富矣。乃猶恐民之愚而費之不節也。上中下歲之有經，旦饗夕殮之有則，因時而制食焉。

飲、烝、蜡、社之有恒，冠、婚、喪、祭之有等，以禮而裁用焉。如是安以其俗而儉以其素，既富之餘，而用之不窮矣。此王者因民以養民之善政，而富足之效必無爽者。雖然，其富也，豈但富焉而已哉？王者富民之至意，亦但欲富之而已哉？今夫人情何自有爭心，以至刻薄寡恩，安忍於天倫，而弱肉彊食，以成乎至不仁者乎？則惟不足而求，不足而與，一求一與之際，恩怨興而親者失親，故者失故，以启殘枝之情。故雖或別託之名，或虛矜其氣，而要之在求與之間而已。夫食爲生人

之所必需，固已，而豈但食哉？即如水火，以盪以清，以燔以熱，民非此不生活，豈緩於食哉？浸使其偶乏焉，昏莫敏人之門戶以求水火，而求者無貪心，與者無德色，不惜也，因不吝也，無弗與者。豈民自私之情於此能忘邪？唯水火之與焉而有餘，足於己，可無吝於人爾。故聖人治天下，知民情之甚私，即知民情之可以無私。故勤民事，省賦役，節其食，制其用，於是生者日生，其有未粟也，如水火之取足於天也，有者恒有，如水火之不絕於用也。則試思此一日也，未粟既如水火矣，民亦視未粟如水火矣。可以無求，可以有求而不媿。可以求，斯可以與而無難。則父子兄弟自天性也，姻婭友朋自倫類也，情何自而生嫌、氣何自而得戾焉，有如今日者貧求富而富者驕，富距貧而貧者怨，

小人無忤，激乎氣以生忿懣，君子多術，別爲之名以相凌軋，而成乎不仁者乎！無不仁，則皆仁矣。因是而庠序興焉，樂相進也，禮樂作焉，順相成也。因民之可富而富之者，因民之可無不仁而仁之。然後知聖人斟酌生成之性情，以定一王之法，意至深遠，而非言利者之所可測，明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而泰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可爲衆之意。「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

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濶，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訓義 孟子曰，吾所願學者，孔子也。吾所願與天下共學者，孔子也。欲學聖，則必知聖。欲學聖，則必知所以學。知聖人之所以聖，而後知吾之所以學。吾且爲學孔子者正告之。不知聖人之道，則且見天下之道有出於聖人之外者，而輕於自矜其一得。乃自今而思孔子之道，則何如哉？如登東山然，俛而視之，魯國小矣。又如

登泰山然，俛而視之，天下小矣。臨乎至高，而知萬象之所自起與萬象之所自定，各有區宇，而同在覆載生成之中。以擬孔子知性而盡乎人，知命而盡乎天，統百王千聖之德、民物感應之理，皆在其經緯之中，而莫之能踰也。故人之有志於聞道者，至此而極矣。猶夫觀於海乎，非可與衆水論大小也。衆水咸歸焉，而於海無能爲益。使更觀於他水，而覺其源流之易竟，難乎其爲水矣。苟遊聖人之門，而與聞聖教，顯言之而顯者著，微言之而微者章，大言之而無所遺，小言之而無所略。更欲自爲言焉，不出於聖教之中而但得其一曲，不能入聖言之深而但襲其已然，難爲言矣。夫然，則君子之道，其始終不可測乎？而欲知聖者詎可以無能測而止乎？夫孔子固有所以大，而特未易觀也。

今夫觀水者則有術矣，非驚心於浩渺之無涯，而循其津岸以窮之也。至於海，則其水大而濶亦大矣。夫濶之所以大者何也？其從出者本之天一之生，而不乘乎時盈時涸之涓涓者也。於此觀之，則知水之本無量，而後渟泓者不測也。且曷觀夫日月乎？日月之被於下土者光也，其聚而爲體者明也。惟明之在日月之體者昭融赫艷，天下之明無能加，故以施於下土，苟可容其光之人，必照及之，無不晷焉。日月非乘境物之隙而屑屑然以用其照，而自無不照，是日月之本至明，而後照燭無餘也。夫孔子之道，不有其濶乎？不有其明乎？盡性乃以盡人物之性，知天乃以合天理之宜，則知聖者可以得所從人之術矣。乃性亦未易盡也，天亦未易知也。學聖者，其將遽求之性、天而即得乎？非

也。今夫流水之爲物，不能爲海，而必欲至於海，夫固有至之理矣。非不必以海爲歸也。乃出於深谷，行於川澤，高下屢經，中有科焉。盈此科而後達於彼科。無科不盈，無流不行，而後至於海。如其未盈，必無躍起而行乎彼之理也。則君子之志於學聖人之道也，非不欲必至於聖也。聖之所及，吾皆可及也。乃知之有漸，行之有序，苟造一境，必成一章焉，成一章而後更進於一章，且漸入於聖矣。如其不成章也，必無遺象忘言、舍迹求心而達乎聖之理也。然則知聖道之大，無容馳心於其大也。知聖道之有本，無容迫求之於本也。義以集而日充，學以博而反約，各極其心思之力，以從事於規矩準繩之中，理日益而道日弘，終身以之，而一日至之。此吾願與聖人之徒勉焉以從事者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蹠，之石切。

蹠，盜蹠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閒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利爲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咎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

訓義孟子曰，凡人一念之起，一事之待應，

莫不有兩端之情乘於心之動幾而發。從其是非之本心，而心有其安，事有其宜，物有其順，則曰善。從乎取舍之便計，而功求其成，勢求其得，欲求其遂，則曰利。凡人之所以必擇一而趨者也。其起念之頃，遲迴於兩端，而趨於一途，亦因其情而行耳。孰知至善之與大惡即此而決哉？今人苟有所欲爲，則意不在於儉安，雞鳴而起矣，由是孳孳而爲之矣，愈爲而愈覺其不容已也。乃其所爲者善也，中心圖維，以爲必如是而理得，以求合乎事之當然，不然而若有所負者。斯人也，欲不謂之舜之徒而不可得也。舜爲至善之統宗，而嚮於善即嚮於舜。終身由之，而馴至於舜，一日爲之而即一日之舜也。如其猶是雞鳴而起也，若有迫之而起者，猶是孳孳而爲之，不容已於爲而重有味於爲之也。乃

其所爲者利矣，中心圖維，以爲必如是而欲遂，不復恤乎理之可否而唯所營者。斯人也，不謂之蹠之徒而不可得也。蹠爲謀利之渠魁，而嚮於利即嚮於蹠。終身不改，而居然一蹠，一日爲之即一日之蹠也。於噉！舜與蹠之分，人未有不以爲至相縣絕者。舜之善，至於化及頑傲，化及四凶，化及天下後世，居無不仁，由無不義。蹠之惡，至於害及天下，誅及其身，惡名及於無窮，忍於殺戮，甘於怨惡。如是不齊也。則欲知其分者，事事而計之，念念而較之，蓋不可以列數矣。乃舜所以備乎衆美者無他道，蹠所以積乎大惡者無他故，則欲知其分，豈待他求之哉？利與善之間而已矣。念之所起而在利，則何以使利不在人而在己，何以使無利而有利，何以使利歸己而人莫能爭，唯有奪之人而已。

矣。奪而不與，殺之而已矣。即或力不足爲，心有所憚，而非其不忍爲、不敢爲，直不能爲耳。能爲蹠而即蹠，不能爲蹠，而但自恨其不蹠若也。念之所起而在善，則利焉而必善，不利而亦必善。善不易致，而必全其善，則或樂取於人以斬其善矣，或沛然莫禦以盡夫善矣。使其勢有所窮，道有所疑，而必擇之執之，以期於得之耳。能爲舜而即舜，不能爲舜，而已如舜之心矣。舜之所以舜，蹠之所以蹠，分於一念之間，躊躇決擇之際，而善惡之不可揜者，遂成乎不可遙。於噉！起念之際，毫釐之差，可弗慎哉！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爲我之「爲」，去聲。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人也。《列子》稱

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放，讀

上聲。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

中矣。」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惡，去聲。爲，去聲。

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

「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門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門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訓義 孟子曰，人皆行習於斯道之中，而爲異端者，非能高出於道之外，偏得於道之中而已矣，非能過於道之深，不及於道之

大而已矣。夫道有立之在己，己重而物輕者，有推之及人，天下重而非己可私者，有斟酌於人之宜而皆成者，何莫非道之一哉？乃有見道之爲己，而專之於己者，楊子是己。楊子以爲人各自足於己，而天下各得，因取必於爲我。名亦誣也，功亦妄也，禮樂治教皆勞己以役天下者也，適己以無繫，而他何知焉？推其極，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所損者輕而亦己之輕，所利者大而亦物之利，何一毛之可拔乎？蓋其始因天下之驚名而喪己者，矯而爲之，而錮蔽其同然之理，有如此者。有見道之成物，而專於殉人者，墨子是己。墨子以爲愛本天下之公，而於己何吝？一意於兼愛，情無別也，理無殊也，親疏等殺皆違物而不遂其情者也，忘己以濟物，而恐不及焉。推其極，摩頂以至於踵而利

天下，皆爲之。情苟一動而力即赴之，力不可逮而志猶營之，何頂踵之足惜乎？蓋其始因天下之私利而薄物者，矯而爲之，而迷失其節文之宜，有如此者。有見道之兩全，而參楊、墨以爲教者，子莫是己。子莫以爲己亦未可盡忘也，物亦未可盡置也，執楊、墨之中而兼用楊、墨之道，以求身之無損而物之有益。自以爲此至中之定理，人可共由者也。①夫楊之爲我，墨之兼愛，背馳而分歧，誠宜節其過以補其不及，子莫之執中爲近於道矣。道本內不失己而外不失人者也。雖然，君子之道以執中爲至者，唯其權而已。權者，輕重無定在而各得其平者也。有宜重於己者，則敝屣天下而不爲廢物。有宜重乎物者，

①

「共」，張栻山房本作「其」。

則忘身博濟而不爲屈己。有己正而物自正者，修之己而自可見功於物。有物成而後己成者，推之物而乃以自盡其己。皆所謂權也。今子莫執兩端以避咎，而無審定物我輕重之權。則宜致重於己者，襍之以殉物，而已不得重。宜致重於物者，退而恤己，而物又不得重。是亦立一固執不通之說，以調停二氏之偏，與二氏之執一又何殊焉？故三子者，皆以執一爲教者也。夫執一者，亦執道之一端，非於斯道之外有異尚也，而君子何惡乎？然而君子必惡之，有所以惡者矣。爲我則賊仁矣，賊仁而失分義，因以賊義。兼愛則賊義矣，賊義而有一本，並以賊仁。子莫無權，則賊中矣，賊中則仁不成乎仁，義不成乎義，而並賊仁義。夫道，廣矣大矣，一致而百慮，時措而咸宜。執一者舉其一，而道之

會萬物於一己，立一己於天下者，皆廢矣。百皆廢，而父非其父，君非其君，己非其己，物非其物，見有所窮，力有所錮。故異端者，非能出於道之外而拘於道之偏，非能過於道而不及於道，亦習而不著，行而不咎之凡民而已矣，惡足以立教於天下哉？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爲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憂當作息。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訓義 孟子曰，今之汲汲於富貴利達者，吾觀其情，迫於欲得而不能待，隨得隨求而不暇擇。苟一得之而不忍舍，如口之於味，甘之而急食之也。夫口亦何嘗遽甘哉？唯飢也，則食不必甘而甘之矣。唯渴也，則飲不必甘而甘之矣。夫物無常味，而人之所嗜有正焉。此甘食甘飲者，非本甘而甘之也，未得飲食之正也。蓋處飢渴之際，迫不容待之情，害其知味之性也。夫口腹，小體也，交物而待於物者爲飢渴之害，誠有之矣。豈唯口腹爲然哉？以人心之至靈，是非必覺焉，羞惡必動焉。而有時乎有志而不得伸，有欲而不得遂，貧而有交徧之謫，使夙夜之不寧，賤而有役辱之勞，使食息之不安。則鬱而激，迫而望，一得而欣躍以奔命，乍當而耽溺以不舍。富貴利達乍至於困窮之際，以害其

心，使不知所擇，而苟有可得，不問其心之愧作也。皆有害矣。夫害及於心，而辱人賤行，尚忍言乎！仰負疚於聖賢，而俛抱歉於鄉黨之自好者，奚望其及人哉？若有志者能於貧賤之際，持其心，靜其志，安於澹泊，以守其貞，雖飢而不如飢者之枵然也，雖渴而不如渴者之瞀然也。不以此迫欲飲食之心爲迫望富貴之情而害其心，則萬鍾至前，必辨禮義，超然於舉世沈湎之中，以之藐王侯而伸士節，古人可及也，今人不足與爲伍也，豈復以不及人爲憂哉？安之於固窮之日，乃可審之於利見之際。寡欲以養其心，其以望之豪傑之士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

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訓義 孟子曰，善學古人者，當知其所以能然之故，而後不泥其迹而過於偏。今夫柳下惠，以和而聖，而抑知其有所以和者乎？蓋所守者道，所正者志，所必行者直，其於是非貞邪之間，辯之審，執之固，則雖屈在下僚，使有授之三公而使變易其介，必不枉己以從也。處困而不憂，秉道而不損，是以於天下之不潔，視之無所損益於己，而可以不爭。使非然也，和充同塵而內無辯，亦與濁世浮沈於得失而多忤矣。故善學者學其介則可以和，學其和必傷其介，而又何足以和哉？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辟，當作譬，省譌也。仞，當作

仞，傳寫之譌，音同義別。仞，礙車也。仞，伸臂，尋八尺也。

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

訓義 孟子曰，道期於必得，功期於必成，決之以志，輔之以氣，而爵之以誠，君子之心所由與人異也。夫人於泛然未有所成之日，決起而從事於學修之塗，是之謂有爲者。當其未聞道也，行焉不著，習焉不斂，不知道之何從。而即此尋常日用之間以求之，譬如平地未見有泉，而信其有可得泉之理，從而掘之，使爲井焉，勤而求之，漸而積之，不可以歲月期也。乃或豁然貫通而得之矣，抑有欲從末由而不得者

矣，用力久而無成，豈遂可已哉？譬之掘井者，以及泉爲止，不以仞計也。即至於九仞而不及泉，則前此之功皆無益也，猶爲人之所棄而無汲焉者。然則學雖博而不能反約，下學雖至而不能上達，獨不爲棄人乎？奮志於垂成，而聽其舂容之自得，斯真有爲者乎！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讀平聲。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僞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爲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

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訓義 孟子曰，天下人心之所歸，而乘乎時以建業者，仁義而已矣。仁義者，道也。所以行仁義者惟其心，其所由以行仁義者異，而真僞之別，道德功名之遞降，亦於此分焉。舉民物之待命者，皆率由其心之不容已而行之，是性之者也，則堯、舜是已。恭己以居，而天下自化，發之即爲至仁大義，而無所勉彀也。取民物之待命者，引而歸之於己之不能辭，是身之者也，則湯、武是已。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力行以盡至仁大義，而皆其自任者也。夫然，故仁爲誠仁，義爲誠義，湯、武可以繼堯、舜之盛，而治統不替，道統亦不息焉。及乎五霸而異矣。其以息斯民之疾苦，亦行

仁焉。其以匡諸侯之悖亂，亦奉義焉。乃其爲心也，欲以餌斯民而用之，故重之以恩。欲以制諸侯而服之，故折之以理。蓋假借帝王之所以愛養裁成乎天下者，而持一世之短長也。其始也，自問諸心，而自知其無實，則猶有欲然不自信之心焉，是猶其天良之未泯也。既而一事假之而效，而事事假之矣，未嘗念此心之本然有所謂大不忍、必不爲者爲所歸之實。則遂侈然自足，以爲帝王之施德澤而立綱紀者，亦如是而已矣。惡知其弔殉其名、苟襲其迹者之固非有仁義之在中哉？於是而帝王之治統絕，而道統亦息矣。其君子假之於上，其小人假之於下，將率天下後世以終迷於仁義之藏，而害可勝言哉！故君子明王道，黜伯功，以正人心，誠有不容不辯者。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說。太甲賢，又反之，民大說。」
說，弋雪切。

予不狎于不順，《商書·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訓義論古人者，不但於其道，而但於其志。志者，持之一心而不容自欺者也。於是而上天鑒之，鬼神格之，天下後世合其初終而莫不喻之。是以學古人者，必自退求其志，而後能希古人之業。不然，則循名教

之常以求免於罪戾，而豈可託於道以自誣而欺後世哉？公孫丑曰：吾觀於有商之事，而竊爲天下後世之爲臣者疑焉。太甲不惠，伊尹乃言曰：嗣王所爲，皆不順於理，非吾所習見習聞也。予不能堪，亦爲天下不能堪。其可以此而君天下乎？於是放太甲于桐，不以其爲君而忌之也。而民大說矣，謂伊尹之能免己於害也。及太甲悔過而賢，則又迎反于亳，以終有天下，若君之唯己廢而唯己立也。而民亦大說，謂伊尹之能制主以正也。夫伊尹之斷然於廢立而不嫌，民心之坦然於廢立而不拂，然則天下後世賢而爲人臣者，其君不賢，則固可唯己之爲而放之。殉小民恩怨之私情，不必顧君臣之大分，古人勑之，後人因之，其遂可與？孟子曰：夫至於伊尹之事，而難言矣。不賢而放，賢而反，其迹

也。放而不疑，反而不疑，亦其迹。民之放而說，反而說，亦民之不知其然而然也。而伊尹之志，其孰能知之？唯伊尹之志，一先王之志，一天下之志，一天爲民立元后之志，自持之，自信之，則可爲古今不再見之事耳。若其不然，非不以社稷爲念，非不以生民爲恤，而幽獨自矢之際，有不能如伊尹之志者，而欲效其爲，則篡而已矣。篡者，人臣之大惡，必誅不赦者也，而豈問其素行區區之賢乎？伊尹之志不可學也，伊尹之事不可假也，亦守千古君臣之大義而已矣。君子論古以立萬世之法，即不言伊尹可矣。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亡母切。

居，當作尻。孰，本作餽。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訓義 孟子之時，君子雖不用於人國，而君公有公養之禮，國人有束脩之奉，君子受之而不疑。公孫丑見未及此，而問曰，《伐檀》之詩有曰：「不素餐兮」，言魏之君子循分自守，未爲人國之用，則稼穡而取禾，媿以無功而食於人也。乃今之君子進不用，亦可退而耕耳。乃不耕而食，則何其異於古人特立之操也？孟子曰，惡有君子而素餐者也？以稼穡而不素，此小之乎言之也。君子之居是國也，雖未嘗出而有爲也，而所以爲是國者重矣。端居而有言焉，皆法言也。素履而有行焉，皆懿行也。言出而君聞之，因以知是非而明安危

之故，則國可永存而安也，財可不斂而富也，不卑屈於四鄰而尊也，不挫辱於敵國而榮也。教立而子弟承之，因以動天良而遠卑陋之習，人則孝以事親也，出則弟以事長也，行從乎厚而無違心之事也，言從乎實而無欺世之巧也。夫然，則在賢君与良子弟，爭進於道，而澤被於無窮。即不惠之君，不肖之子弟，自媿於惡，而可救其顛危。君子之所效於是國者，豈但一手一足之烈哉？受其養者有涯，而君子成物之心，匡世之力也無涯。「不素餐兮」，孰大於是？區區然与老農爭一日之勤苦，志益小而功益微，自養其口體而已，曾君子而屑此乎？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下念切。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上居其閒，獨無所

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居，當作尻。惡，讀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

訓義自功利之術興，而以高談仁義而亡實誣君子。王子塾習聞其說，乃以詰孟子曰：夫人必有事於天地之間，而非但空言

之謂也。有其職者服其任，修其術者效其功。士遊於人國，若有所不屑，而實無所成，不知其何所事也？孟子曰：夫士而惡得無事哉？士之所事者，不在小功小名之亟見，而經營樹立者在此心。其有志也，尊之重之，奉而持之，取今人所不能知，不能行者而力任之，取古人所深念天下、遠慮後世者而思承之。凡天下苟且之爲，皆無屑也。而士惡得無事哉？王子塾曰：志，亦唯人心之虛慕而已矣。尚之，亦唯所志之矜高而已矣。何所志而爲當世必不可少之圖乎？何所尚而爲天下所不可及之業乎？豈徒有偶先道古之情，而遂可謂之事邪？孟子曰：士所志者，固天下不可少之圖，不可及之業也。以實言之，仁義而已矣。一其志於仁，而所以推此仁之德意者，必擴充之，而上於存發之

地有密功焉。專其志於義，而所以盡此義之條理者，必謹持之，而上於推行之際有實用焉。夫士之於仁義，豈沾沾焉以小惠爲功、屑屑焉以小廉爲節哉？當其志之，則見夫殺一無辜非仁也，一夫亦上天與我同生之赤子，而何忍以無辜致殺？則所以轉功戰刑名之殺運者，誠有悲閔之深心矣。則見夫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一物亦夫人各有分定之得喪，何敢於非其有而妄取？則所以挽侵奪征斂之利謀者，誠有嚴謹之大辨矣。由是而所居以爲心者惡在乎？舉凡違天良以懷自私之計，非所居也，唯此不忍之情，舍萬方之疾苦於寸心而未嘗忘也。所行以爲路者惡在乎？舉凡踰矩範以希詭遇之獲，非其路也，唯此不貪之念，與萬物各安其固有而莫之亂也。夫既所居者仁矣，則充此惻隱慈愛之

心以生天下而無所缺陷。所由者義矣，則率其直方剛大之氣以正天下而無所倖邀。凡大人之所以拯斯民於深熱之中，而使保其婦子、裕其衣食者，皆備於此不忍之一機。大人之所以奠一世於兼奪之餘，而使海內息爭、艸野各得者，皆備於此不貪之一道。是正己以正天下之盛德大業也，而豈無事於天地之間哉？出而有爲，則見乎事者此志。世不我知，則即所志者而爲事。世運之治亂，在士一念之中，而豈智效一官、材堪一職者之所得擬哉？惜乎天下之能爲士者少，而王子亦無從知之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食，當作飮。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避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

訓義孟子曰，夫士安得有奇行哉？唯所見之小，而已甚於小節之中。乃流俗之見小者，自顧以爲不可及，而遂信之而不知其不可也。如陳仲子者，人尊而信之。信之者曰，誠義士也，非所有而不妄取，必其見義之明而守義之盡也。故仲子未嘗有與之齊國之事，而設爲之說曰，使其不以義爲授受，而與之齊國，則必弗受焉。人無有疑其或受者，於此而遂信之曰，此真義也。乃自君子觀之，則齊國雖富，切於身者亦一飲一食之事而已，則亦於所欲而窒之。簞食豆羹，雖切於飢渴，而有時舍

之。心之不能容，氣之不能屈，擇於取舍之義而已矣。夫義豈不有其大者哉？以窮達爭之，以生死爭之，爲天之經而不可紊，爲人之紀而不可毀。其不義者，莫甚於爲子弟而離其母兄，爲世祿之家而亢其君上，是天性絕矣，大分斁矣，不義莫大矣。乃以介然簞豆之小節，而信其可以盡心之制，合事之宜，而謂之曰義。則義之實喪而徒託其名，奚可哉？故君子知其不可以爲義，而重絕之，所以昭大義於天下，而消夫人菲戾之情。惡可以不辯？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皋寫作臯者，非。陶，當作繇。瞍寫作

瞍，謬。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皋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

所極，非以爲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皋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然，當作然。與，讀平聲。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言皋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然，當作然。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

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躋，當作

躋，所綺切。本無躋字，傳寫之譌。訢，與欣同。樂，盧各切。

躋，艸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

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

下猶艸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

意互相發。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

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訓義君子之立論，有合之而成一理彼此各得者，有不合而各據其所處之素以盡其當爲者。蓋人各有所當然之極致，唯極乎不兩立之勢，而盡之無可盡，乃可以垂世立教，而無望於通融之一說以求曲全。吾於孟子荅桃應之問而見之。其言法也，一守乎法而不可屈也。其言情也，極用其情而無所分也。桃應問曰，夫法固有難伸之時乎？舜，至孝也，爲天子，至尊也。皋陶爲士，承舜命而行法者也。于時而使瞽瞍殺人焉，殺人者死，有明刑矣。皋陶於此，

念所執之法，而上有大孝之天子臨之，將如之何？法其可必伸者乎？孟子曰，法既立而不伸，是逆天討也。皋陶所重者法，而何疑焉？執之而已矣。應曰，皋陶之法，奉天子之命而始有權。然則天子可令之行，可禁之止，而舜獨不可禁與？孟子曰，夫可得而禁，則親在而惡能不禁？乃思夫舜之於此禁皋陶之執，是禁皋陶之守法也。業已命官明刑矣，惡得以父子之私而禁之？所以然者，士師受命於天子，而天子受命於天，天討有罪，業已付之上師，天子不能撓也。由此言之，執法者唯知有生殺之大柄，不知天下之有孝子，不知天下之有天子，乃以立不易之經，而爲殉情以廢法者之永鑒。然則子非天子，其不能爲之曲庇，亦不敢越位以侵官，其斷然必極其致者固然。皋陶不暇計及於舜

之何以處此，而天下後世之司法者，孰得爲他人計其自處哉？桃應乃轉爲舜言曰，天子不能禁，士師不能撓，則殺人者死，瞽瞍將麗於法，舜將如之何？法在必行，情其可必遂乎？孟子曰，情莫重於父子，而有不遂，是絕天性也。子之所疑，在舜爲天子而已。苟不存一天子之見以事其親，則棄天下，視之如棄敝屣。非天下之輕，擬之父而見其輕也。誠輕於棄天下，則全其親以脫於法，唯有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法所不及，或可以全也。顧斯時也，舜以幸免其父爲樂，而天下不復在其意中，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知有親而已矣，何知有天下哉？由此言之，盡情者唯知有天性之至愛，不知有天子之不可逃，不知有士師激天子之逃之爲非理，乃以立大孝之極，而爲重利忘親者之永鑒。

然則身非天子，其不容繫念寵辱，亦不容因失所而怨其親，其斷然必行其志者固然。舜不暇及於既逃之後皋陶之何以處此，而天下後世之事親者，孰得望曲全於他人以自規其責哉？自舜言之，舜不必爲皋陶慮。自皋陶言之，皋陶不必爲舜謀。君子之立論，有不必相通而各自成一道，所以使人之隨位自盡是或一道也。不然，舜爲天子，皋陶爲士，所以感格而防閑之，自有道存焉，瞽瞍何至殺人而勞桃應之過計哉？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居，當作尻。移，當作逐。夫，讀如扶。與，讀平聲。

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

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皆云：「義文也。」

「王子宫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當作尻。然，當作嚙。上下同。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

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當作噉。

埳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爲證。

訓義闕。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當作飮。愛，當作悉。獸，當作豷。畜，許六切。

交，接也。畜，養也。𦘒，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

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爲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訓義闕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然，當作嚙。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

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訓義闕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乎？」期，當作棋。

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終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終，之忍切。姑，當作局。

終，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季，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季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

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懷，當作懷。強，本作勞。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繚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謂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此章言三季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訓義闕。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艸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冉、賜。

「有荅問者，

就所問而荅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有私淑艾者。」私，當作厶。艾，當作乂，魚廢切。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訓義闕。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穀率。」羿，寫从斤者，省譌。穀，古候切。

率，所律切。

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殉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因上文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訓義闕。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訓義闕。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荅，何也？」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荅也。滕更有二焉。」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

「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荅也。」

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訓義闕。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厚，當作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爲者也。

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大過，其氣易衰，故退速。

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訓義闕。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愛，當作志。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本故也，無僞也。

訓義闕。

孟子曰：「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智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爲智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治，而其爲仁也博矣。

「不能三季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察，宣作咎。飯，扶晚切。歠，昌說切。

三季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

「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訓義闕。①

四書訓義卷三十五終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① 「訓義闕」，原脫，今據叻、拓山房本補。

四書訓義卷三十六 孟子卷十四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愛，當作恖，烏代切，音同義別。愛，行貌。篇內「愛」字皆同。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

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鬥，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大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門，寫作闕，誤，闕，兩相連接也，門，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肯作「前」，誤，前乃「荆」字之譌。

訓義 孟子有感於梁王之事，而以推仁不仁之異致也，曰，天下之理，順逆而已矣。仁者，順乎人心，順乎天理者也，而不仁則逆。至於逆，而不仁之害，生於心而事必磨之，悖於理而勢必因之。吾遊梁而知其已事至於慘毒之已極，而勢不容已，則不仁哉梁惠王！雖欲自留其一綫之慈愛，而不可得也。夫仁者固以愛周於羣類爲

志，而恩不可以驟被，其所施愛，先於其所愛者焉。乃因此心而推之，事以漸而廣，於是而人民焉，於是而庶物焉，乃至於非所謀之功利，而亦有以相報。若不仁者，未嘗無情於天性之恩，而念忽有所妄動，其所發難，但其所不愛者耳。乃即此心之所逞，情以迷而不復，於是而不見有民焉，不見有親焉，乃至於所必恤之死傷，而亦不使得全。於是公孫丑有疑而問曰，不仁者唯其心之私也，故不能推愛於臣民，則有之矣。若其所親暱者，何遽忍焉？而夫子何據以明其然哉？孟子曰，子不觀其用兵不已之禍乎？其興兵構怨之由，以與齊爭者，唯土地之故。土地之與人民孰爲重輕，而忘其人民矣，糜爛其民而戰之，以至於大敗。土地未得，而並生之亦子死者不可勝計矣。庶其有悔心乎，而忿不能

懲，勢不能下，而必欲復之。於其將復之頃，恐將不用命而不勝，則又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而子弟果授首於郊原矣。夫由此言之，土地與人民較，孰爲所愛也？人民與子弟較，孰爲所愛也？慾之不窒，忿之不懲，氣恣於一往，而情迷於不忍，忘勢之所激，不戕賊天性而不止。則所謂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非是之謂乎！蓋心順則理自順，故親親可以仁民，仁民可以愛物。心逆則理自逆，故物之害及於民，民之害及於親。發端於一念，而相因以成善惡吉凶之數，豈有爽哉？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

師之類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訓義 孟子曰，兵者，聖人之所不得已而用者也。故欲全天下之至仁，必正天下之大義。斷之以義，則統歸於一王，不特大分以立，而兵不妄動，則天下亦賴以生全。故吾於《春秋》而見聖人之志焉。《春秋》

之紀戰不一矣，而《春秋》之文有所貶而無所褒，蓋見其不義，而必不以義予之也。

即或以□□□□□□□□□□，以討賊而正

君臣之分，因度彼參此，而以直爲壯，曲爲老者有之。而即其所謂善者，亦終不以爲義也，何也？兩相戰，必有一往征者焉，

當其征之始，而義已立矣。惟天子於諸侯有在九伐之法者，則命大司馬帥方伯、連

衛以討之。聲靈秉於一人，而絕私忿妄爭之漸。若其爲敵國也，則各安其分，罪非己之所得問。若有侵陵之事，則告之天子而請治其罪，無相征之道也。先王制之，後世莫敢不遵焉，奉之爲義，而大統一，兵革亦因以休息。故封建之天下，垂之萬世而無兼并之害，達之四海而無殺戮之慘。孔子秉此治當時之諸侯，辭有嚴而不恕，其意深矣。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僞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僞與稱，義有所別。概寫作稱，亦非用心讀書、臨文審字者所宜然。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

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舂杵也。或作櫛，櫛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櫛，與櫛同。濃寫作漂，今俗省譌。

訓義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得之以仁而已矣。知其得天下之理，與生天下之心，以讀三代之書，則得意而忘言，不至以學術殺天下矣。《書》者，古之左史、右史記之，而孔子刪之。然刪之也，有可刪之篇，而無可刪之句，義在可存，則因仍其舊文，

使相貫通，而使學者自擇焉。學者審其理，而見先王之心，信以道，不信以言也。若取《書》之一句一字而執之曰，此先王之必然，而非史臣之加損也，唯有信之而已。則不如無《書》焉，以免殉文害道之弊，而孔子何存之以垂百王之大法哉？故吾以是讀《周書》，而斷以意焉。《武成》者，記武王伐商之事，非武王自告天下之篇也。史臣以意贊之，以詞揚之，中固有實錄焉。以記其奉天伐暴之旨，反商立政之法，三策焉耳。而吾取之，以明武王得天下之一於仁也，其他無信焉。若其尤不足信者，莫甚於「血流漂杵」之一言。夫仁人之無敵於天下，必然之理也。民心歸之，天命佑之，兵之所至，壺漿相迎，暴君不能止也。今周之所得天下者，至仁也。所伐之獨夫紂，至不仁也。以天與人歸之主，加

衆叛親離之國，孰爲紂以死爭存亡？而武王亦何忍以生之者殺之乎？「血流漂杵」，其誣明矣。使於此而信焉，則仁人必以兵威陵天下，而不仁者且可抗天討以爭衡，其貽害於世教豈小哉？故善讀《書》者斷之以理，諒之以心，不在史臣浮溢之詞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陳，本作陳，今俗省譌。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好，本作敗，从女从且。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兩，當作兩，即讀良獎切。賁，博昆切，讀如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

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寧，當作寧，安也。寧，願詞也，義別。稽，當作頤，下音也，讀康禮切，稽，古兮切，留也，音義俱別，傳寫舛別，迷而不反。

《書·秦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爲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詣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人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民爲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訓義 孟子曰，今欲天下而定之，固未嘗不有用兵之事，而所恃者非兵也。言兵者起，而天下之爭愈不可止。故有人於此，自陳其術以干君曰，兵以陳而自固，我善其法。可合可離，可攻可守，無瑕之可擊也。以戰而克敵，我善其法，以坐以作，以

進以止，所嚮無前也。斯人也，天下本不資之以定，而徒使其糜血肉於原野，王者之必誅不赦以謝天下者也。夫王者即有用武之事，而但得民之心。使一國之君所好者仁，終明其推恩之政，而救民於陷溺之中，則天下之君甲衆不足用，山河不足據，而自無敵矣。而不觀之湯乎？其以安天下而用兵也，東面而征，則西夷怨矣，南面而征，則北狄怨矣。其怨之詞曰：

「奚爲後我？」湯有不欲亟用其兵之心，而民有望恩不至之感，亦至斯乎！望之切，故怨之急，則迎之者唯恐後矣。而不觀之武乎？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而已，以二萬之步卒甲士，而當紂億兆之人，虎賁三千人而已，以左右侍衛之常卒，而臨八百國之諸侯。王誓師而告殷人曰，吾不以兵威加爾，爾無畏也，所以除殷之暴而

安爾也，百姓固吾所哀矜而不忍敵也。修其文告而已，無致武焉，而殷民之臣附者，若崩厥角以詣首焉。以湯、武之事觀之，可以知王者征暴之大義也。名隨義而立，天下知其名而服其義。其爲言也，已所奉者正，施於人者正，正其不正，而使君民各得其理者也。夫以正天下爲義，則四海之民陷溺於誠行畸政之中者，皆欲王者之誅暴禁亂，以正己之國。得其所欲而撫之，民將望之如湯，歸之如武，而焉用此技擊之術，部伍之法，以爭死生於不可知之數乎？故爲善隲、善戰之罪不伸，而求天下之定，必不可得矣。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

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訓義 孟子曰，教有教之理焉，學有學之道焉。善學者由教而入，以教而正。而及其自得，則教者無能爲功，非吝也，固有能有不能也。今以工喻之。梓匠輪輿各精其技而成乎名，以爲人師，其於車器宮室之成，曲盡其理，蓋有巧存焉。而其教人也，示之以規矩而已，未嘗示之以巧也。所以然者，一規而天下之圓盡於此，一矩而天下之方盡於此，象有定焉，數有分焉，理之所著，言之所可宣，能與人也。若夫巧，則亦猶是以規爲圓，以矩爲方而已。而大小之推，損益之致，疏數之節，剛柔之宜，物之各有其則而會之於一心，心喻之，目審之，手習之，無有定也。而欲使之巧焉，則巧於迹，不巧於實，巧於此，不巧於彼。彼

且不巧，而使之巧者愈益其不巧，口不可得而宣也，象不可得而止也，不能也。故學者無怨於梓匠輪輿，而梓匠輪輿亦無餘憾也。以此思君子之教，博之以文，使有所做，約之以禮，使有所據。而心與理洽，性與天合，以行乎萬變而不踰自然之大則者，非志之篤而心之純，君子其何以益之哉？於嘑！吾安得巧者而與言規矩也？乃至有屬望於密授之有心傳，不亦誣乎？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符萬切。糗，去九切。草，當作艸。袵，之忍切。果，本作嫫，烏果切，省譌也。

飯，食也。糗，乾糲也。茹，亦食也。袵，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嫫，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

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訓義 孟子曰，聖人之心，性焉安焉而已。

性無不盡，則無往而非盡性之誠也。心無不安，則無往而非安心之境也。吾於大舜遇之矣。今由舜之所行以推其量，由其所處物者以得其心，固有可見者焉。其于田之日，飯糗茹艸也，不知其飯者糗，茹者艸也。視天下無可以益我者，而何容心於素位之外？若將終身焉行乎貧賤之中，而盡吾之性者無所待。非以樂貧賤也，非僅以忘貧賤也，至足者存焉，於物不見有不足也。及其爲天子矣，被袵衣矣，鼓琴矣，二女嫖矣，不覺其袵衣之在躬，琴之在御，二女之在室也。視天下無不可以惟吾用者，而何驚心於忽至之榮？若固有之，因乎富貴之常，而盡吾之性者無所

疑。無所訢於富貴也，無所距於富貴也，至足者存焉，於己原無不足也。於噉！德盛矣，道至矣。心於天下無不受，性於天下無不順，此豈可以有學焉者哉？凡天下之境皆聖人之境，惟聖人之誠盡乎天下之誠。學聖者亦將何以望其涯涘乎？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然當作噉，下俱同。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爲而感發也。

問者，我往彼來，聞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訓義 戰國刑名之徒，有爲參夷之法，終以自斃。故孟子直指其致禍之不爽以警天下曰，殺人者，當其罪而已，戮其人而已

矣。而乃有殺人之親以毒流天下者，其心

，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之慘，其身必誅，固可素信其必然。乃今

征稅出入。 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

殺人之親者，其後之自禍亦如此，而後知

後世或收太半之稅，此以賦斂爲暴也。文

其逆天自作之孽如此其重也。殺此人耳，

王之圃，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圃，爲阱國

其父何辜，而亦殺之，其兄何辜，而亦殺

中，此以園囿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

之。自其法立，則成乎不易之典。及其受

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

禍也，即以其法治其人，復有人焉殺其父、

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殺其兄矣。夫古無此法，雖甚怨而殺止及

訓義 孟子曰，法無不敝也，而或不至於相

身。乃自其人倡之，人因取而加之，然則

反。有毀先王之法而賊民者矣，有不得先

非自殺之也，一聞耳！蓋其虐老殄族之

王立法之意而增損之以病民者矣。惟至

心，原不知有父兄，則早已喪其骨肉之愛，

於爲關則不然。夫四海之內，有分土而無

而心不爲之動。心之所感，理之所膺，勢

分民，商旅行焉，以通天下之貨賄，可無用

之所成，豈有爽哉？孰能除此毒以全天

關也。而古之爲關者，以非常之變，恐爲

下之父兄者乎？其尚可，以自全其父

行者之害，而譏訐之以使無憂，所以止暴

兄乎？

而安商也。乃今之爲關也，則暴君斂之，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

汚吏侵之，姦民因起而刻削之，刑罰日加，

譏察非常。 察，當作訐。

爭奪日甚矣，暴虐商旅而已矣。夫以先王

良法美意而爲暴人之資，則憂世者之情惡容不切乎？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訓義 孟子曰，天下無不可以道感者也，天下未有可以非道爭者也。四海之大，萬民之衆，其不可以法驅而威脅，明矣。即在妻子之間亦有然者。今夫父教其子，夫制其妻，道也。教之以正，制之以禮，固道也。而道者，豈徒其耳提面命之間乎？如其身不行道，與言非所宜言，行非所宜行，乃欲防家人之縱佚，而使循乎規矩，則雖督教之，不行矣。父命而子共，夫唱而婦隨，道也。共子職而不敢拂，隨婦順而

不敢違，亦道也。而道者，豈任吾私意私欲之爲乎？如其使之不以道，令非所宜行，禁非所宜止，乃欲勞家人以殉己，而使順吾非僻，雖迫責之，不行矣。近者不可行，而況於遠？親者不可行，而況於疏？故君子推之一家，推之一國，推之天下，而無行不遂者，無他，唯道而已矣。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季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季，寫作年，非，年不成字。邪，當作袞。亂，當作渴。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訓義 孟子曰，儒者與異端辯，而或爲其所誣，抑或爲所誣而遂惑焉，固其不遇治教休明之世爲不幸，然亦其德無以勝之也。君子之道，通乎天地民物之故，盡乎吉凶得失之變，無不貫焉。則實得此理於心，而躬行克踐之，何所不足？則亦何所不

信？道本周徧，而德因之矣。今夫以利

者，此耳。

謀身者，安能必季之常豐？倘力盡於數畝，技止於一類，則凶季且殺之矣。如其周也，凡可以謀食者皆早圖之，則一穀不登而有他穀，一術不利而有他術，不能殺矣。則夫以德自治而教人者，亦惟其周而已矣。仁之至，而內極於無欲者，外溥其愛。義之盡，而經知其常者，變盡其權。則彼衰世之說，欲窮我於仁，而我推行有序之仁，更可以徧及民物，彼兼愛之無本者不能亂也。欲窮我以義，而我裁物有制之義，初不至內喪其己，彼爲我之自私者不能亂也。欲窮我於仁義之不效，而我無敵於天下之仁義，初非圖王不成，彼富彊之賊民者不能亂也。植之有本，心體之，躬行之，而非徒口辯。磨之無方，道可行，功可就，而非有偏執。則衰世所賴於君子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箠食豆羹見於色。」好，本作收，樂作乘者，
馮食，當作飲，亦省誤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訓義 孟子曰，夫人不可不自勉於道義。而所謂勉者，勉之以心體力行，而非但以苟難之節勉之於一口也。勉之於苟難之節者，本無見道之實，信爲確乎不拔之德，徒以其名而已矣。見濁世之沈沒於利而不知識讓也，以爲吾能辭當世之榮而不屑，則愚者驚之，賢者慕之，而名由此立。以名之足尚也而好之，其所好者在是，遂若天

下之無以易也。與之以千乘之國，讓以全名，能之矣。其視得國之足榮，不如其得名也。夫曲士殉名，君子顧名，豈必以名而讓者之無實哉？然有其實而求無媿於其名者，不易得也。苟其徒以好名爲心，而非果能讓之人乎，則其讓也，但以名也，非真有見於國之不可受而坦然忘之也。惟讓國而可得名，則勉爲恬淡之容，若安之矣。至於名之所不至，雖爲義之所可卻，而心猶顧戀而不舍，或有得其簞食豆羹者，亦且形見於色而不平矣。色者，心之徵也。心伏於隱微，而發不及覺。使問之曰，爾何輕千乘而靳此簞豆乎？亦難以自問矣。君子於此觀之，而知其讓國之無實也。然則勉於義者，積小慎微而根心生色，豈一旦一夕之功哉？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亂，當作濁。

禮義，所以辦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

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訓義 孟子曰：吾見今之有國者，國皆非其國也。而漫不自念，且自謂多士之盈廷矣，臣民之胥服矣，府庫之充實矣。使如實而自念焉，危亡在旦夕，^①豈有爽哉？在廷者策士謀臣日進於前，不忠無人矣，而孰知其爲空虛乎？閒暇，無與之治政刑。有事，無與之守社稷。人非其人也，何也？唯不信仁賢也。仁者以輔君德，

① 一亡，原作「亡」，今據文義改。

賢者以陳君道，必有心感孚之而專任之，則一人而收千百人之用，一人而致千百人之歸。如其若聽之，若不聽之，君子虛拘而志不行，羣小進而初非可倚任，國尚有人乎？如是者謂之虛。國虛，則人乘之矣。其立法也，刑名法術不勝其繁。將以正分也，而孰知其上下之亂乎？法網多，則逃之者愈巧。民志疑，則守之也無恒。分不能定也。何也？唯無禮義也。禮行，而下不踰分以自侈。義行，而下不崇利以干君。自上躬行之而启迪之，則不待立法而臣民自靖，不待用制而臣民自服。如其上無所帥，下無所從，典章徒存而教不行，廉恥喪而相與以偷，臣尚其臣，民尚其民乎？如是者謂之亂。國亂，則自趨於亡矣。其聚財也，頭會箕歛，求而無厭。自謂國富矣，而孰知其財用之不足乎？

取之欲盈，而終不得盈。用之欲給，而終不得給。財非其財也。何也？唯無政事也。政以總其出入之大綱，事以修其生聚之良法。君制之，有司守之，則無事多取而常不匱，有事需用而出不窮。如其廢式賦之規，無勸相之術，節制不止，而徒以磨一時之急，財其可繼乎？如是者謂之貧。國貧，則國無能立矣。然後知先王之尚賢以致民，其道爲足尚也。修教以安民，其德爲足貴也。勤政以生財，其法爲足守也。而今之有國者且以爲迂闊不足行，而不知國之危亟矣。吾又惡知其所終哉？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

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訓義 孟子曰：君子以仁爲興王之本務，告之時君而不之聽，非其無意於得天下也。

其心有所馮恃，以爲己行之而已效，大功之立，大業之成，亦率吾已試之術而已矣。

吾嚮者未嘗有國也，以智力取之，而國爲我得矣。天下亦猶是也，何必從民之欲以

致民說，順天之理以合天心，如君子之所言哉？而誰知不然也。上稽之三代，下

攷之近世，以小惠愚民，以小信欺民，而行其險詐以得國者，有之矣。若夫天下，重

器也。得天下，大業也。非仁無能得也。驗之已事而然，則無有不然者矣。未之有

也，而何容妄計哉？蓋得天下者，必撥亂反正以止天下之亂，而天不難廢積功累仁

者之裔以授之。如無其人，則亂不可定，

而天不忍絕前王之統。非如國之君，得之也易而失之也亦易，天無所惜，而可任人之爭者也。謀之徒勞，爲之不成，亦多見其不知量也。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爲本，社稷亦爲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爲諸侯耳。是民爲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粢，當作齎，即夷切。粢，疾咨切，稻餅也，或作糝。音義皆別。盛，讀如成。然，當作噉。乾，古寒切。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季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訓義 孟子曰，立國有大分，則君者神人之主，而其尊莫尚矣。乃自君之自念者言之，則輕重之勢，實因於理之必然，而不可自見爲尊而恃之也。夫君之所尤貴者何也？民也。所以何國之存而不亡者，民保之也。所以俾己之榮而無辱者，民俾之也。故一夫不獲，而君引爲己愆，於以愛養之，安全之，惟恐不當其心，誠不容不貴之己。由是而次焉，則社稷也。以安斯民

之居，於是乎而祀社。以佑斯民之食，於是乎而祀稷。故馮以建國，而世守其壇壝，爲民而祈焉，爲民而報焉，不敢不致其誠敬，次於民而爲君之所重己。若夫君之自視，則輕矣。託其身於民上，而因民爲榮辱。仰而念之，有神明焉。俯而顧之，有百姓焉。菲薄其躬，以不擾於民，勞苦其心，以求益於民，而冀其不得罪於鬼神，敢自尊以卑民乎？自奉以厲民乎？誠有不得不輕者存也。是道也，古之賢君所以省躬勤民，以保其明祀，而王者制大法以建萬邦，安天下，皆有見於此也。惟民之爲貴也，是故當揖讓之世，以天下與人而不吝，惟其人之得乎丘民也。當征誅之世，取人之天下而不疑，惟自信其得乎丘民也。順民心之欲，而定一人之統，則推養民之道，以立萬國之君，由是而能體天

子之心以宜民者，則使之爲諸侯也。乃以分天下之治，而用天下之賢，由是而能體諸侯之心以收民者，則使之爲大夫也。然則諸侯念己之所以得乎天子，而始得有其國者，唯民之故，而敢不凜匹夫勝予之恐乎？惟其不得不輕也，是故諸侯自視崇高以肆於民上，則社稷將屋，於是國人告訴於天子，而天子廢之，則置賢者以奉社稷之祀。然則諸侯念己之廢立，惟社稷之保，而非有必尊之勢，則所以事神治民者，敢不忘其身以念斯民乎？惟社稷之以民貴而次於民也，是故諸侯必崇其敬，犧牲必告全焉，盥盛必薦馨焉，祭祀必卜期焉，諸侯自菲而不敢菲也。乃犧牲既成矣，省滌之道盡矣。盥盛既潔矣，烹飪之道盡矣。祭祀既以時矣，恪共之道盡矣。然而或旱乾焉，或水溢焉，君無過，而過在社稷，則

以其無能利民也，於是毀其壇墠而更置之，以示鬼神之有過而必自新也。然則諸侯念社稷之崇替，惟民之故而已。爲民而事神，則所以爲神之主，而必順人之情者，愈不敢不於民而致其貴矣。此古之帝王以自立於諸侯之上，而宰制神人，奠安天下，無非爲丘民而立大法。爲諸侯者誠一念及此，而猶敢縱耳目之欲，逞驕倨之志曰，惟予言而莫違也哉？此三代封建之制所以久安長治者也。王道廢而列國擅，而斯民不保其生，可勝嘆哉！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爵，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懦，本作慄，俗誤。敦，當作憚，都昆切，傳寫譌別。」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訓義 孟子推伯夷、柳下惠爲聖人，以厲天下之人心而正其風俗，乃言其所以爲聖之實曰，學者尚論古人，至於推之以聖而難矣。心必極乎其正也，德必極乎其盛也，然後信其行，造其極，而非大賢以下行修名立者之所可幾也，則惟其可爲百世之師也。人同此心，而以一人正百世之心。心同此理，而以一人定百世之理。則百世之效法者在是，是以知其聖也。以此而論，伯夷、柳下惠是矣。伯夷未嘗教天下以清，而其清也，合乎人心，理之必清者也。柳下惠未嘗教天下以和，而其和也，合乎人心，理之必和者也。無所勉而光輝盛著，斯以爲聖，斯以爲百世之師也。唯其能爲百世之師，故百世之人未嘗登堂而奉

教，乃聞伯夷之風者，雖頑夫且廉矣，雖悞夫且有立志矣。而不頑不悞者之惜廉隅以自卓立者，又弗論也。聞柳下惠之風者，雖薄夫且悖矣，雖鄙夫且寬矣。而不薄不鄙者之厚自處而能容物者，又弗論也。夫伯夷、柳下惠立於濁亂之世，因其性之所固然，而盡其量之所必極，至清也而天下莫能加，至和也而萬物莫能干，獨以其大正之心、極盛之德，奮乎百世之上。乃百世之下，世遠矣，人心愈不可問矣，而一聞其風，則惻然覺利欲之爲污而不能安，爽然覺乖戾之無所施而不可有。至於頑悞薄鄙之夫，心不能不爲之動，過不能不爲之改。此豈一行之成所得於天下後世者乎？惟其爲聖人也，自盡其心，即以盡百世之心，自成其理，即以定天下之理，於是有不疾而速、不言而喻之神焉。

使非然也，而能若是乎？我儀圖之，則當其時登二子之堂，而爲其盛德所蒸動，誠不知其一私不存、萬物皆務之氣象當何如也。使親炙焉，不謂之聖人而不得矣。由今日以念當時，故確信二子之聖，而非虛加之也。於嘖！此孟子之定論，而亦孟子之微言也。蓋學聖之功，唯人欲之淨盡，而私意之不存，則天理即於是而定，異端俗學不得而亂之矣。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衛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

是否也。

訓義 孟子曰：天下皆言道矣。乃道之因事而立，凡可行可由者，皆道也。從其散見者而言之，則或得末而忘本，得偏而失全，言道者適以亂道，而道以不明。今請得而質言之。夫可行可由者道，而道必有所自生，乃爲理之所必出而心之所必安，則統道於一原，而萬事萬物皆由此立，則仁是已。見可欲也，而心有所不欲。如可忍也，而心有所不忍。此不欲不忍之心何自生乎？天有其不私之理以與人而各得，天有其不已之誠以生人而不齊。人乃受之於天，因所受者而爲心，以南萬物而皆備。故食可甘，色可說，而有其不安者，於是見可欲而不欲。民自爲民，物自爲物，而有其不忍忘者，於是若可忍而不忍。蓋天以殊人於萬物之生，而人以自成其人之

生者也。夫仁，理也，理在天下而各得者之道也。」

也。然理在天下，而何以見吾之必由、吾

之必行乎？惟取而合之於吾身，則心自

有所不容不生，事自有所不容不盡。於是

而分之，而秩敘之差等不容昧。統之，而

推行之公溥不可遺。則以之爲綱常倫物，

以之爲禮樂刑政，皆此而已矣。仁之所統

也，即人之可知可能而可弘者也。於是而

言之，故曰道也。如其不然，執象數以言

道，則象數者，事物之象數，何以爲吾之所

必由，而不可須臾之或離？託於空虛以

言道，則空虛者，既已空虛而無所有，何以

爲天下之所必待，而成乎事物之始終？

故君子之學以求仁爲要，以誠身爲本，而

異端曲學之言道不能亂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

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

重出。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

交也。」厄，當作阨。俗作厄，阨，並非。厄，阨，音義俱別。

君子，孔子也。厄，與阨同。君臣皆惡，無

所與交也。

訓義 孟子曰，諸侯之交際，雖不可信以行

道，而君子猶不絕之。蓋其人而知與君子

交，則猶有足取者，異於偷安無志自取危

亡之國也。昔者君子厄於陳、蔡之間，豈

君子之道窮哉？蓋二國之君臣皆惡，不

交於君子，是以至於此極也。於時二國南

困於楚，東困於吳，有垂亡之勢。而君臣

異志，互相殘害，有救死不贍之勢，而人道

幾絕。不然，則當時列國雖不用君子，而

無不可聞其政，何至是哉？未幾而二國

而猶知交君子者，君子勿卻焉。非其自絕，不輕絕之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莫白切，寫作貉者，妄謬。

趙氏曰：「貉，姓。稽，名。爲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从「土」，今本皆从「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憂，當作息隕，于敏切。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

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白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訓義 君子處亂世之末流，一時之是非初不足爲重輕，其志定，其量弘，知有自盡，而譏非不恤，道固然也。孟子之在當時，外人之議之，小人之毀之也，不一而足，而視之若無有，自有道大而無疑者存焉。故因貉稽而深論之。貉稽者，不詳其爲何如人，固不足以如古聖賢之道盡於己。而爲當世惡俗所譏訕，則亦與合流同污者異矣。以物議之見毀而言於孟子曰，稽大不理於口，有傷世之心焉，有自傷之志焉，則將無欲改志操以求合於悠悠者乎？孟子乃坦然而詔之曰，無傷也。有志者不可

奪，有道者不可枉，以之爲戚戚，則志不定而道不立矣。夫人既爲上，亦患不能成乎其爲上耳。苟其不媿於上，則不欲天下之所欲，不爲天下之所爲，愚者怪之，慧者忌之，行愈成而議愈甚，增此人言之藉藉矣。是道也，古之君子涉乎濁亂之世皆不免焉，而自處有道矣。嘗讀《詩》而有感於孔子、文王之似《詩》言也。《柏舟》之詩云：

「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此貞婦閒于寵妾之詞也，而以言孔子則有然者。憂心而既悄悄矣，聖人不忍忘天下，而日深其憂患。乃匡之圍，陳、蔡之厄，桓魋之害，羣小之愠者正在此焉。道大而莫能容，此心德之盛而成乎多口者也。《緜》之詩云：「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此大王爲狄所迫遷，而益自修德以致令名之詞也，而以言文王則有然者，厥愠之不可殄也，聖人不

與爭得失，而增修其仁德。故密人之侵，崇侯之譖，商紂之囚，不足以隕令聞者，惟自盡焉。蒙難而正其志，此當多口而益修其德者也。然則將爲孔子乎，道有可信，以興廢信之天，而知天下之多口無能如何也，釋然以聽之而已矣。將爲文王乎，時之方屯，以出險任之已，而念天下之多口爲修德之助也，皇然以自求而已矣。而要無足傷也。二者，惟子所擇焉。若畏多口而改予度以殉之，又豈可哉？夫貉稽者，未必可與言孔子、文王之道，孟子豈以是詔之？而自盡之理則有然者，此豈徒爲稽言哉？淳于髡名實之誚，尹士干澤之譏，好辯之偶，孟子不求免乎一時。而道垂千載，其懷來亦於此見矣。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訓義孟子曰，道之不明也，而欲與天下明之，此賢者之責也。《詩》、《書》之所著，禮、樂之所定，古聖賢之所爲，皆所以使人之共明斯道者也。故教者修焉，而使學者學焉，然非徒以其文具也。夫欲使人能悉知之，能決信之，能率行之，必昭昭然知其當然，知其所以然，由來不昧，而條理不迷。賢者於此，必先窮理格物以致其知，本末精粗，曉然具著於心目，然後垂之爲教，隨人之深淺而使之率喻於道。所以遵其教，聽其言，皆去所疑，而可以見之於行。不謂今之不然也，其於道也，茫然未有所得，大義不知其綱，微言不知其隱，誦說而已矣，實則昏昏也。乃詔於人曰，道

如是也，欲其知之，欲其率行之。宜乎人之終日學而愈惑也。則其見誚於異端，而道日以廢，不亦宜乎！欲明人者先自明，博學詳說之功，其可不自勉乎！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爲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宜如字讀。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爲閒，少頃也。茅塞，茅艸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訓義天下之理皆具於心。凡有其理，皆人心之所見爲然者也。苟有是心，則莫不可得乎理者也。而其道則在用其心而已矣。心用於理，則雖未豁然貫通，而推行之有序。心有時而不用於理，則利欲起而乘之，流俗之說起而亂之，而天理日以蔽矣。

孟子之門有高子者如是，故孟子責而警之曰：人有是心，而道義出焉。豁然悟之，則坦然行之，如大路然。而爲物欲所蔽之餘，偶有志焉，偶有聞焉，以求通於道義，則如山徑之蹊間而已矣，未有可由之路也。介然之間，人用之而求有所往，則亦漸成乎路矣。夫天下之路，其始皆山徑也，修除之，則大道矣。是山徑本有可爲路之理也，而無如其不用，何也？未成乎

大路，則用之也愈不得不勤，何也？以其僅有此蹊間也，則豈待久而荒廢哉？爲閒無幾，不用焉，則茅復生而塞之矣，何也？其茅之俟乎其旁者，根株未除也。而今子則類是已。子之本心，固載道義之心，可爲路者也。子錮蔽之風習已久，而求道也暫，是山徑也。偶有所憤悱而求通，是介然之路也。乃一用而不繼之以

用，志不持，氣不充，利欲之相伺不忘，流俗之舊染未滌，是皆茅也。有所覺而復迷，則前所覺者且忘，有所爲而復亂，則前所爲者無功，是塞也。而子安得不自警哉？不然，吾無所望於子矣。於噉！孟子詔學者之心至矣。山徑未用也，猶可望其用也。用之成路而又塞之，而乃成乎自棄。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役於名，而學以怠荒而失之，見異說而遷焉。學者之通患，豈徒一高子哉？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

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本

音陟佳切，今或別讀如堆。蠡，盧敝切。

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鬻木蟲也。言禹時鐘在

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塗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季，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与否也。

訓義 天下之理，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當然，偶有所見而遂生其心，因不能忍而見

之言，此天下之所以多妄人也。妄人之言，每為君子之所驚，不知其何以云然。就而敏之，則止此粗疏淺陋之見而已矣。茅塞之心成乎無忌憚也，有如是哉！高子之心，茅塞之心也，無所忌憚而言樂。帝王作樂，肖其功德以和人神，易風俗，升降之際，君子終身焉而猶恐不知，故雖孟子未嘗一言樂也。而高子乃肆言於孟子之前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若有以窺二聖制作之微，而信其德之污隆者。斯言也，殊可驚也。孟子初聞此說，猶謂其有奇僻之見者，而詰之曰：「何以言之？」或審於宮商正變之間，或咎於律呂君臣之際，雖未必當，而亦有所據也。乃高子自陳其見，則曰「以追蠡」而已矣。聲之尚，人尚之也。用之也勤，故其為器也敝。蓋高子偶見二代之宮縣，遂起此妄心而為此

言也。孟子斥之曰：曾子之謂尚者，而止是乎？論樂者多矣，未有執一器之形而以為足言樂者也。恃偶爾之所見，而自謂以論古也，其不足甚矣。子不見夫軌乎？猶是軌也，皆車之所踴也，而城門之軌有異，夫豈兩馬之力與？子亦知夫軌之何以深，何以淺乎？子亦知夫兩馬同，而城門之兩馬，不僅如他塗之兩馬乎？禹之去文王，凡幾時也？今之去文王與去禹，凡幾時也？追蠡之欲絕未絕，一代之力也乎哉？子何輕於言也！禹之明德，文王之至德，與其制作之精，元聲之美，孟子皆不與言，而但斥其妄而止，則唯其不可與言也。故學者當以高子為鑒哉！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

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隅，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說之，其為士者笑之。」婦，房九切。搏，補各切。隅，宜从阜。說，弋雪切。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隅。撓，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訓義立國安民，自有可久之王道。故聖賢無救荒之策，制產有恒，補助有經，無所用其發拯，而民自不流亡於凶歲。際國政不修之餘，偶一用之，不得已之術也。乃小民疾苦之下，得小惠而說。若遂以為善

術，而求說於民，君子恥之。孟子初爲卿於齊，而齊嘗饑，孟子始勸王發棠邑之倉粟以賑之，而民說，然以紓一時之急耳。使孟子之道行，則民有恒產，無暴斂，三季餘一，九季餘三，即有饑歲，而民自足食。道既不行，齊又大饑，而民猶故也。民之無知，以爲唯發粟可以延旦夕，而有望於孟子。陳臻心知其不可，而言於孟子曰：「今者國人之情迫矣。無以自全，無所可望於王，但逆計之曰：『孟子且不我忘，當復勸王之發棠也。』以臻思之，王未必其肯再聽也，棠之粟亦未堪頻發也，殆將不可復乎？」孟子以道之不行，且將去齊，而若悔其前此一時之小惠爲無當於重輕者，乃引以自笑曰：「此豈待辯而知其不可哉？」使今者而更請發棠焉，是爲馮婦也。夫擇術者有大德小惠之分，而自處也有可直不可

枉之道。審之孰而不殉流俗以自失，君子之自命固有定矣，而奈何其爲馮婦也？夫馮婦則亦歸於可笑而已矣。晉人有馮婦者，晉人傳之，而傳之者有異情焉。其人以善搏虎聞，虎啞人，而馮婦爲捍其患，自以爲德於人矣。乃既而知其非，而爲善士，不爭一口之生死於危急，而以自全之道與鄉黨安之。乃爲善士之後，則有之野之事矣，是昔用其技擊之地也。而適有衆逐虎，逐虎者但知逐，而不知爲善者之不必逐虎，而自不逢虎害也。乃虎負隅，莫之敢撓，衆且無如虎何，其貿貿然無以自免也，望見馮婦，趨而迎之。忘其且爲善士，而但欲以紓一時之迫，亦人情乎，而抑知人情之不可殉也。馮婦感於衆人之迎，而忘其爲善士之素，乃攘臂下車，而復試其技。於斯時也，衆皆說也，然而爲士者

笑之矣。搏再搏，虎不勝搏，搏之勝而已勞，搏之不勝而且困矣。善上之技止乎此，笑之誠是也。禦患之道，善上自有善保其鄉閭之術，而不逢不若。君子之謀人

國，亦自有善濟斯民之道，而不愛歲凶。舍此不圖，以紆偶然之急者，信爲可行。

民之無知，以之爲德。君之不審，姑聽其言。此正吾所惻然不寧，念前此之徒勞也，而何可復不可復之待再計哉？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分，扶問切。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吻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一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

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吻寫作脣者，譌，古文或作脣。

訓義 孟子曰：自天之與人者言之，則曰命。自人之受於天者言之，則曰性。命者，命之爲性。性者，以所命爲性。本致之詞也。而自君子言之，或曰性，或曰命，有異詞焉。蓋君子之辯之也精，而持之也正矣。天命人以身，而形開神發，與物相接，而以養其身者，自然而然，人皆然也。天命人以身，而身有心，因而明倫絜物，與理相膺，而以盡其心者，自然而然，人亦莫不然也。乃天之爲命也廣大，於人命之，於物亦命之，命萬物之生，無以異於人之生，天之所以並育而不害，天之仁也。人之爲性也精微，惟人有性，惟人異於物之性，天性於心，乃以異於物之心，人之所以爲萬物之靈，人之道也。故君子於此專言性，

而廣言命焉。口之於味也，甘苦皆喻，而必甘其所甘也。目之於色也，愛憎皆喻，而必愛其所愛也。耳之於聲也，順逆皆喻，而必順其所順也。鼻之於臭也，欣厭皆喻，而必欣其所欣也。四肢之於安佚也，勞逸皆喻，而必佚其所佚也。一官有一官之訢距，而不相爲通。一官盡一官之成材，而無所於勞。非自知而自得哉？人物之所以生也，性也。雖然，豈人物之能自爲爾哉？天欲生之，則授之以資生之道，使五官各効以養其生，則豈非命哉？乃謂之曰性，則是我之唯有此而恃以生也，從欲者即盡人者矣。故不肖者苦於妄求，以爲不可或缺也，君子則知此矣。天命則廣大矣，命人以生，而有此資生之具，命物以生，而亦有其資生之能。若受於天而凝之於心以爲我之生理者，人之性

異於物之性，一人之性可以盡天下之性，而非資於天下以爲性，非此之謂也。故君子以其得失多寡之數委之天，而已無所容心，以別於物之恃天而逐逐以求者，爲能貞其性，以成乎其爲人哉！若夫仁之於父子也，相親以愛，而愛莫能解也。義之於君臣也，相臨以敬，而敬莫能斁也。禮之於賓主也，相接以讓，而讓莫能渝也。智之於賢者也，相知以辨，而辨莫能亂也。聖人之於天道也，相合以感，而感莫有爽也。莫或勞之，而定理之不可踰。若有制之，而定則之不可違。孰秩之而孰敘之也哉？天理之固然者也，命也。雖然，亦既自我而受其命矣，體之於心，則實有其必盡之心於人倫天道，有觸而必通，豈非性哉？乃謂之曰命，則是聽天之自然，而已無與也，不思而亦可得，故自棄者聽其存

去，以爲非我所能勞也。君子則如此矣。人性則精微矣，物亦與有其知，而我之所知者異，物亦與有其能，而我之爲能者異。若制自天而非己所私以成天下之化育者，其命物亦且同於其命人，其命物雖異於命人，而命之生者亦同於人，非此之謂也。故君子以其智識擴充之權任之己，而不恃天之德，以別於物之無心而任運以行者，爲能立其命，以上參乎天哉！彼異端者，以食色爲性而欲勞制其心，以臣忠子孝安之於命而忘情以膺。勞制其心，制之而終非其所安。安之於命，而心終多所不盡。然後知君子廣言命而專言性，其以順天理，合人心而正天下後世之學術，其義不容不嚴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字，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

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輝，本从火作輝。从光，俗

寫譌也。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暘於四肢，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放，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

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眇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訓義學者學聖之功遠大無窮，而致之有本。其無窮也，故雖聖人而不輟其精義入神之功。其有本也，故極作聖之至，但因乎人心之各得，即爲天理之自然。人心之各得者善也，其不然則惡也。審於善不善之分，而無窮之功即從此而衛由之耳。故孟子因樂正子而推言之。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蓋亦心慕其所行而有當焉矣乎。孟子曰：是其爲人也，吾嘗之於性情之所尚，而得其嚮往之塗，蓋善人也。善不善，君子小人之辨於此別矣。乃不僅然也，吾抑嘗之於誠僞之交，而得其中藏之實，蓋信人也。信不信，善不善之

差於此定矣。而不害問曰：何謂善？何謂信？虛立一善之名，不知定以何者之爲善。託於善者，抑豈善乎？概指一信之實，不知定於何者而能信乎？不審所信者，信非其信矣。不害固不容已於疑矣。孟子曰：夫善人者，固非殉乎俗之所謂善而可謂善，亦弗容深求其獨善者而後謂之善也。可欲則謂之善也。人同此心也，心同此理也，不拂乎天下之情，必其不違乎天下之性，而即可以善天下之動。人欲之，彼即能之，實有其可欲者在也。此蓋性之相近，往往與天理而相合者也。故自樂正子之質稟而言之曰善人也。進此則有學問之事矣。信者，非僅聞道之名而不疑，循道之迹而不妄者也，蓋有諸己之謂也。其所合於理而善焉者，因而躬踐之，因而心體之，非徒恃其自然之合，而確

見以固守之，必誠於是。吾謂樂正子爲信者，以其學之已實，而見諸行者不疑於心也。至於信，而居之也安，確乎其爲善人矣。而作聖之功，亦自此而可幾矣。則吾請次弟言之。所信者皆善也，而善或尚有未能信者也。善之量大，自微小而積之，以徹乎萬事萬物，而皆有其必合之則，則在於充。善之體微，自顯著而求之，以極乎不睹不聞，而皆有其無妄之真，則在於實。既信矣，加以以推致之功，於道無不可信也，加以以退藏之密，於德確有所信也。如是而後心無不善，善無不信。如是者，求一疵而不可得，在中者皆美，則謂之美。在諸中者無理不達，無理不誠，於是乎有發見之功焉。其天德也，而王道出焉矣。其性命也，而文章見焉矣。作聖者於此，游於名物象數，以徵吾之所信，通於人

情物理，以窮天下之所善。其充也，不但備其理，而皆見之事。其實也，不但誠於中，而且形於外。則動作威儀之際，言行事功之所成，有光輝之及物焉。此則善之功能本有如此之大者，而能極乎其用矣，是之謂大人矣。至於此，而以涵養之功爲聖功，非思勉之所可與矣。統此一善耳，其始也，因乎性之所近，而實之以學則自粗而至精，且自內而達外，學之所擴也。其既也，習之已熟，而成乎其性，則無粗之非精，而無外之非內。至清也，而無外物之迹。至和也，而無合物之情。於土皆安而於天能樂，故以之及物，物自興起變化，而抑不待喻而自通。如是者，則惟於其充實之理，爵不息之功，故光輝之發無涯，而不待言而信，不待動而敬也。斯聖人也，大人之所欲深造而未遑者也，而善之量止

此矣。雖然，攷諸古之聖人，則更有進焉者。善之極，天理而已。天理者，非人欲之所能與也，故大中至正之矩立焉。苟有得乎善而能信焉，特未之逮耳，能知之也。善而至於聖，行造其極而已。行造其極者，盡乎一心之量，而非以迹者也，故爵誠不息之主存焉。苟於善充實而達於光輝焉，特未能通耳，能知之也。聖之至者，其所修者仍下學之事，循乎其迹而已達天矣，此不可知者也。美大者之所略，其所詳也。聖之至者，其所膺者從所欲以行，無擇於理而自一貫矣，此不可知者也。此殆非人之所能與，而造化之妙，其化也爵而川流皆順者乎！其得不謂之神乎！此吾所願學焉，而未能盡知者也。然其動也時，其智也徹，始終而無不照。我儀圖之，固有此一境焉，所欲與二三子馴習而

至焉者也。今樂正子者，其天資之純正，超然於功利習俗之中，動與理合。亦從事於學焉，以求得於心，則善矣，而進於信。然而未之能充焉，未之能實焉，況其進此者乎？惟其學之未至也，二之中、四之下也。使其有志而不息，固不能限之，然而其功非口夕焉。乃善不善者，聖狂之分界。信不信者，誠僞之樞機。則二者作聖之本，故於樂正子有厚望焉。由此推之，則君子致道之功，一因於天理之固然，吾心之可盡，而惟存乎不息之學。知之易而行之難，是以聖人之不可得而見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大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大簡」、「大

字，讀如泰。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辯，寫作辯，誤。辯，音符塞切，治也。辯，音方免切，辯說是非也。音義兩別。从刀从辯之辨，音蒲

覓切，判也。从刀从辯之辨，亦蒲覓切，致力也。今多互譌。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胃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訓義 孟子曰，異端者，其始皆有自立之志，

而見之不明，爲詖詞之所惑。要非如鄉愿之害德，自以爲是，而終不可與人堯、舜之道者也。故君子其欲得其歸正，而用之焉。乃其說抑有別焉。其爲教也，於天下

爲有利，於己而見爲有功而可以得名，則於人情較近，而去道愈遠，墨者之說是已。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彼淺用之，故或欣然從之。乃其既也，忘親失己，窮大無成，而人厭之。於是而逃焉，乃盡悔其博愛之不利於吾心，而見楊氏之專己無爲可自得也，則歸之矣，此相反而成相激之勢也。迨其爲楊也，栩栩然其自得，心亦得以靜，物亦無所損矣。然其既也，虛而無據，遇物而無以應，則抑且悔之，乃以其無欲之心，漸有天機之來復。於是而知逃焉，則必求有以實之，而儒者天德王道之旨，有以定其浮游空擴之心，必歸於儒矣。然則此二徒者，皆有求道之心，故孰嘗其執之偏而嚮於正，君子之所吸進也，受之而已矣。夫君子之有所距，有所受，非與二氏爭徒衆也，以爲斯道而正人心也。墨者

狂之流，楊者狷之流，何不可受哉？而今之與楊、墨辯者異是，非以道爲必然而欲進斯人於中道也，徒堅其壘以相攻而已。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必與排詆二氏之非，以禁其疑信交作之惑，以激其怨怒而不安，吾知其且苦我之煩難，而日思遁也。道豈遠哉？求之斯得，歷乎不正者而正者出焉。此吾所以嚴於鄉愿之邪慝，而期於逃異端而歸者厚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升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訓義 孟子曰，下之必奉上者分，而上之必體下者情也。能達民之情，而使得循其分，必存乎君子之道矣。夫征賦之法，有國事焉，有君事焉。其爲國事，則所以合君民而立國。其爲君事，亦所以率野人而養君子。民之所有，皆必征也。有桑麻則有布縷，於是乎征之。有田疇則有粟米，於是乎征之。有丁壯則有力役，於是乎征之。征之，皆國所必須，民所必出者也。雖然，合二者而念之，則有布縷之征矣，抑又有粟米之征矣，抑又有力役之征矣。一歲之中，其科條不一，而輸將未有已也。是君子一念民，而見民之難也。然而不可損矣，則將如之何哉？立法者不易之規，而行法者有可因時之道，則惟其緩之一術而已矣。當其需也，則征之，因乎上之不足也。當其有也，則征之，因乎下之有餘

也。君子畜之有道，節之有制，用其一可耳，其二則必緩也。於是乎事有緒，而民不迫，可以從容措設，而君子之征未嘗損也。夫苟不緩，則其害可勝言哉？欲急供輸，則身又執公功矣。方勤奔走，而粟帛復誰爲圖之？迫於一時，窘無以贍，則偁貸於豪民，積計之而十乃償一。迫不能贍，則聽命於污吏，中飽焉而事竟不終。於是而食不暇謀也，用其二而民有殍矣。而且生不能卹也，用其三而父子離矣。死者死，散者散，不待加賦也，即此征之，上無益而民以殄矣。然後知君子緩之一法，民可以生，而國抑不憂其不足。上無政，下無守，皇皇以求，而民非其民，國以貧，而危亡亦隨之矣。夫亦思止此民也，有布縷之征，又有粟米之征，又有力役之征，而尚可以不緩乎？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實者危。」

訓義 孟子曰，今天下之諸侯，國之垂亡，身且不保，而猶侈心玩好，亦甚可閔也。夫玩好以奉其身，乃一念身之所自保以長有富貴者乎？如是者，誠所寶也，而有三焉：土地者，國之所自建也。人民者，土地之所自守也。政事者，人民之所自治也。於土地寶之，固其圉而不敢徼幸以爭。於人民寶之，惜其生而不忍淫刑以逞。於政事實之，守吾典而不敢變法以亂。如是，則政修、民和、國安，而君亦安矣。乃今之諸侯未有能寶者也，寶珠玉而已矣。情益侈於玩好，用不節而事日廢。政弛矣，民離矣，地蹙矣，殃能免其及乎？

立於萬民之上，而情迷於匹夫之懷璧，尚可與言乎哉？視其胥溺而已矣。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訓義 君子之道，推而行之，可以定天下之安危，持而守之，可以貞一己之吉凶，其用大矣。即不能然，而聞其大略，亦可以全身而遠害。蓋正己而無放利之行，則怨自遠而害莫能加。乃有不近正人，不聞正言，而徒有其小慧，則使其不得志而身尚可全，得志以逞而難斯發矣，則如盆成括

者是已。盆成括仕於齊，括且自以爲可用得志也，人且謂括之有以見長也。孟子曰：若括者，豈可仕乎哉？以彼其人，使進無攸利，則或退而求教於有道，尚可與有爲也。而今仕矣，斯人也，而可免於斯世乎？斯世也，而可容斯人乎？未幾而果見殺矣。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也？蓋亦謂其有可以見長之地，天下且有憐才者，而何至於死，故疑孟子之言胡爲而驗也。孟子曰：汝不知君子之大道乎？君子之道，其精微者有出於死生禍福之外，而獨行其正。若其可爲天下可共由，而顯然不可不遵者，則人事之吉凶定矣。夫盆成括之爲人，小有才者也。使其與聞君子之教而知有道，則未暇急於功名，而先自處於正，人即欲加害，而無以爲之名。乃括未之聞也，於是而其才之可爲

也，而遂爲之，而其身之可指摘者多矣。以才交人，而無以自處，其才也，適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夫有才者，小用之則小，大用之則大。如括者，則君子之所欲教之者也。仕而不學，吾固預爲之惜焉，何有爽哉？於嘖！道之不聞也，而以處亂世，有才則以才致怨忌，無才則殺於人，而生不如死。其仕也，則以怨忌而致禍，如其不仕也，則又爲世所狎侮，而雖生如死。不生乎君子之世，而誦讀之下，但以其文而不信其實，其不爲括也，不能爲括而已矣。雖幸而免，亦何用此生爲哉？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廢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讀本音，慈用切。爲，讀去聲。與，讀平聲。夫，甫無切。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廢，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嚮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訓義 君子之心，天下皆能見之，而受教於君子者，顧不能諒之，此學者所以終於無益也。孟子進而欲行道於天下，退而欲與天下之有心者明之。其之滕也，不以滕之編小而不足爲，而因文公之有心於道也，

故不憚勞以往焉。其館於上宮也，從遊者偕焉，雖旅次之中，未嘗不進。子而論道也。乃適有織屨未成，置於牖上，蓋館人之屨也。君子至而牖有縣屨，館君子亦陋矣。是其不足與言者。俄而失之，館人求之弗得。君子至，而竊者且可往來於其庭，愈陋矣。滕之陋，宜爲君子不屑就，而終不棄之，亦以見君子之宏矣。乃或且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虔也？無所憚而以黷君子，陋亦至是哉？斯人也，尚足與言乎？孟子曰：子以是爲竊屨來歟？不容不直斥之矣。乃其人忽若見君子之心者，而對曰：從者之來，非竊屨而來，吾殆知之。而因來而竊屨，能保其固非竊屨之人邪？何也？夫子之設科以待學者，科本以嚴也，而夫子之設之也寬，嘗奉教矣。其既從夫子也，繼而不終，則往矣，聽其往

而不追。或既往矣，慕名而至，則來矣，而忘其往而不距。其未從夫子也，不問其素履也，不必其有定志也。苟以一念之發，有問道之心至，夫子則受之矣。故於人無擇，而往來無定，夫子亦何以信其不爲匪人乎？嗚呼！館人之陋甚矣。而君子立教之心，人人所共見，亦於此而可見矣。禮有來學，無往教，而何所追？追者，有私心也，君子無私心。人自絕於君子，君子不絕人，而何所距？距者，其客氣也，君子無客氣。道者人人所可學，苟有其心，而何不可受？有所不受者，有棄人之心也，君子無棄人之心。使學者而念此，於其不追也，知君子之非勞人以學，而在人之自學。於其不距也，知君子之許人以悔過，而在人之自悔。於其受也，知君子之道人皆可勉，而在人之自勉。則其所以

自求於己者必切。而惜乎小人能知，而學者不深諒之，故孟子之門無傳人焉。若好爲人師者，固黨矜高、自私以誤學者，人顧樂而從之，亦可爲之深慨。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充，滿也。穿，穿穴。窬，窬牆。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慙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餽，他點切。

餽，採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餽，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採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訓義 孟子以仁義爲正人心之本，切於言仁，詳於言義。仁者，人心之不容已，感於物而遂通，其理一，而但患人之迷之。義

固人心之所不昧，而散見於事物，有精粗大小之不齊，則必極其類，而後審之也定。其言之也屢矣。至此乃直指之，而使人人可以自求，而事事皆不可苟。曰仁義之在人切矣，而人眇能之者，唯未之察識而不能擴充也。不察識，則自有之而自忘之，雖偶有見端，而不知此念之即吾之真也。不擴充，則得之於此而失之於彼，雖有所全，而其所不全者正多也。以察識言之，其爲體也，夫豈有難知者哉？今語人曰，人皆有仁義之本心焉，未能自信也。乃人不皆有所不忍者乎？生死之際而惻然動，情誼之合而依然不忘。是心也，人終身有之，終日有之。乃於親必親也，而人亦可仁。人可仁也，而物亦可愛。自私之念專係於此，而彼昧焉耳。因類而推之，於其所忘乎不忍而忍者，皆見此不忍之理

焉，此即仁之體矣。且人不皆有所不爲者乎？見其不可，而利或有所不趨。見其可，而害或有所不避。是心也，人終身有之，終日有之。乃一介不可苟，千乘在所可輕，而簞豆尤在所可輕。擇利之情易其本心，而忽昧焉耳。因類以推之，於其所不爲而且爲者，皆見此不爲之理焉，此即義之體矣。自有之，自知之，豈其難哉？而特患其未之察也。察識真，而擴充之用宏矣。以擴充言之，其爲用也，夫豈必外求之哉？所不忍者有其實焉，則無欲害人之心是已。或忍而害之，或雖不忍而又不能不害之，其不欲害之心固存焉。即此而擴充之，以順導其所欲，則因親以及民，因民以及物，皆不忍害，而所以安全之術出焉，仁之爲用不可窮矣。所不爲者有其決焉，則無穿窬之心是已。或不知其不可

爲而爲之，或知其不可爲而尚爲之，其不可爲之心固存焉。即此而擴充之，以堅忍於不爲，則修於小者必嚴於大，盡於大者必慎於小，皆必不爲，而所以宰制之道出焉，義之爲用不可窮矣。見其體於心而督識真，極其用於事而擴充廣，夫求仁義者，豈其遠哉？即其本所固有，雖牿亡之餘，猶有存者，求之而已矣。乃抑念之，謂人曰，汝固有無欲害人之心，而有害人之事，則且自揣其所爲，吾未能不害人也，但不害人而仁即在也。若謂人，汝有欲穿窬之心，而爲穿窬之事，則且曰吾固不爲穿窬，而豈即此之爲義哉？夫害人不害人，有其實即有其迹。凡害人之類，皆信有害人之實。惟穿窬之心，則因事而異，而不知其實之無異也、類之無異也。如以利，則穿窬亦何不可爲哉？所必不爲者，以

人人賤之耳。賤之者人也，莫能必其不我賤也。唯穿窬者實有可賤之行，故自見其必不可爲也。爲士君子者而人爾汝之，豈富貴者之果可以驕我哉？亦有其實可爾汝者矣。自反之而無媿，則爾汝可不受矣。人能充之，則於匹夫匹婦而求無媿者，於王侯而亦無媿，於大庭廣衆而無媿者，於暗室而亦無媿，何所往而不義哉？斯以爲無受爾汝之實，即無穿窬之實也。爲穿窬者，惟非己所有，巧以伺人之不知而取之。乃爲士君子者，欲迎合當世而持其長短，則未可以言而言，非不知其不可言也，未知人意，則固迂其說，以觀人之或謬或違，是以言詬之也。可以言而不言，非不知其可言也，欲探彼之心，則俟其人之迫而急布其所欲爲，是以不言詬之也。一信一疑之際，姑爲嘗試，以得彼之心，則

所以迎之距之之術，盡其懷來而惟我之用，欺人於不及覺，而曲合其情，以快己之所欲言。若是者，其心唯恐人知，而乘人於所不防，則一穿窬之情而已矣。以類推之，有以異乎？其可羞可賤者，反之心而能安乎？今之爲上進說於王侯之前，大抵用此術也。能擴充焉，則必其所不爲者矣。是故充無穿窬之心，則實必踐也，

而不但避其名，絕於其類，而不恃我之不爲穿窬，遂謂義之止於此也。害人之心與

不忍相背馳，則迫認其初心，而仁之理遂公溥於天下。爾汝之實，穿窬之類，與穿

窬心同而迹異，則推廣其義類，而義之理乃汎濫於百爲。至其即吾不忍、不爲之

心，求之而在，推之而通，則仁義無待外求，而人皆可備其德。迷而不復者，其亦

尚知悟哉！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耘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竊寫作芸者，省譌也。）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訓義 孟子曰，天下之立言者衆矣，其所言

者，皆自以爲道，而固守之。^①乃言焉而不足以行，守焉而終不能定，則其言之不善，而道亦非善道，明矣。是非其言之無故、

① 「固」，原作「因」，據下文改。

守之無術也。心馳於天下之大、是非之數、治亂之故，而不知其本也。夫天下誠皆君子之所有事，而豈舍己之當務，以求盡於天下之無窮哉？唯夫其爲言也，切近而言之，而由所言以推之，則廣遠之理皆自此而致焉，則使聞其言者有所持循而不敢越畔以求遠，則切於人而爲善言也。其爲道也，反而守其約，而以所守而行之，則汎濫之理皆即此而備焉，則使循其道者專於所事而不致傍貸以自寬，則有其實而爲善道也。斯惟君子之道爲然乎！君子之言，引上天之命於顧諟之中，類萬方之情爲夙夜之志。其於不下帶之間，不敢釋也，不敢忘也。言之重，詞之復，惟丁寧告戒於此心之勿忽勿荒者而已。而萬物之理所著見而可施行者，即此存焉。君子之守，慎其幾於好善惡惡之際，以勿使有蕩

決之情。謹其動於視聽言動之際，以勿使或有非僻之事。其於修身之學，古人不我貸也，萬物不我貸也。擇之審，執之固，唯求全盡美於我躬之不僭不忒者而已，而齊治之理所推準以及四海者，平天下在此矣。如是以爲言，即如是以爲守。如是以爲守，則必不舍是以立言。故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己，而天下自歸。仁禮存心，而不以外物爲患。乃今之言道者異是。亦若有憂世之心焉，亦若有成物之志焉，而究以無益於天下，而爲天下病。且言而不足以信，守而不能以固，而足以自病。是其病也，殆猶夫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荒蕪不治者在己，而但求見德於人也。是其爲言也，其爲道也，推言物理，則窮天下之情而苛訐之無已。詳論事幾，則極天下之變而憂慮之已甚。若其取以自任者，則有心

而恣其出入，有身而聽其張弛。固將曰：天下之如此而平，不如此而不平。多爲之名，嚴爲之法，利病善惡之際，若惟其所爲，而天下莫之或踰。斯以言愈繁而治亂之理愈失所據，道愈廣而施行之際愈見其窮。然後知君子之道所以任天下之重而無不勝者，誠有其本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修爲，聖人之至也。反之者，修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

必信，非以正行也。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訓義 孟子曰，作聖之功，盡性而已矣。性受於天，而凝之於人，則盡之之事在人，而

不任乎天。若夫性之既盡，而功能及於天下以成大業者，其成敗得失之數仍自天制之，而人不能與。夫聖人，人之極也，而天命歸焉。乃天不能違，而聖人則但知有性，而無心於命，雖其德之升降不齊，而其爲道一也。夫聖人有性者焉，有反之者焉。於吾所受於天之理，保合之而不失，則所知者必出乎是而不待思，所行者必由於是而不待勉。且未嘗據以爲德也，而況於功？故天下見德，而聖人無修德之心，此因性之自然者也，則堯、舜是已。於其所受於天之理未能因性而必盡，則極致其知以明之，而性之所知者皆知，極致其能以行之，而性之所能者皆能。蓋未嘗因以爲功也，而但反求其德。然天下終被其功，而聖人有合天之道，此復乎性之當然者，則湯、武是已。夫性者之德，亦反之者

之所修。反之者之功，亦與性者而並降。而何以見其別哉？天下所見聖人之德，其見於身者，動容周旋中禮，道之盛也。其發於情者，哭死而哀，情之誠也。發於行者，經常之德無有回邪，行之正也。發於言者，言語必信，言之中也。此能盡性者之必然也。然以出身加民之故，欲修身以立道。以子弟必盡之情，故自念而致哀。以毀譽不爽之故，乃守經以盡倫。以恥躬不逮之憂，因於言而必實。則其盡性之事，皆有所勉而後能。若夫性者，動容周旋焉自中禮矣，是德之盛於中而發於外，自無不至也。哭死焉則哀矣，情所必感，非見爲生者所當盡之情也。經德則自不回矣，道所必由，非以服天下而受祿也。言語則必信矣，理本無妄，非以期所行之克踐也。若是者，即心即性即命，則天命

之膺違皆自我制之，而性外無天矣。夫反之之君子，未能至於是出，然其德之成而大功就焉，天命亦歸之而與性者等。雖然，抑豈有爲功於天下，而求合於天心也哉？

以爲天之所以與我者，有其一定之理，當然而不可易。禮有所不可不合，情有所不可不盡，倫有所不可不明，誠有所不可不立。遵此而行之，則合於吾性之固有。倘有所不行，則違乎天之常法而非所安。於是而自新以新民者，皆有以革乎習之所便，而復乎性之所宜。然君子之心，亦止此而已矣。其於功之成不成，業之就不就，一聽之天，而無所容心，則雖有立德之心，而無立功之念。上天眷顧，不我能舍，天也，非君子之有事也。故性、反之德有差等，而以盡其性者，則又未嘗不同。性者，人即天，而知天不外於知人。反之

者，唯盡人，而知人不勞欲知天。聖人之心純白無雜，豈有異乎？凡非吾性之事，則皆非吾之所與。故盛德大業極至於聖，而不以動其心，況區區功利乎？

孟子曰：「說大人，則貌之，勿視其巍巍然。說讀如稅。」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貌，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椳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占之制也。吾何畏彼哉？一椳，所追切。般，北潘切。樂，讀如洛。乘，食證切。

椳，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

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

楊氏

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訓義 孟子曰，君子之必盡禮敬於大人者，以其德也，以其分也，以其可與行道而安天下也。乃今之志懾氣沮於大人之前者，則異是，但視其巍巍然富貴之氣燄，日爲之侈而神爲之奪。蓋其始生長於貧賤，日無所見，耳無所聞，飢寒所迫，驅之以遊說，一至大人之前，自視卑小而驚其盛，情則有然者。夫欲說大人而先奪於大人，雖有嘉言，且不敢直陳矣。若夫君子，則於此貌之矣。於其巍巍，見之若不見焉，而屑視之乎？夫大人亦猶是巍巍，何以至君子之前而遂貌也？今試取大人之巍巍而言，果其有巍巍者乎？堂高數仞，榱題

數尺而已，堂之上，榱題之下，大人擁而居之，遂若巍巍者。夫我今在衡門之下，固無用此，使得志焉，終不忍疲民力以爲此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而已，大人安坐而高之，遂若巍巍然。夫我今甘藜藿之奉，固無需此，使得志焉，終不肯縱吾欲而爲此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大人馳驟而遊焉，遂若巍巍者。今我曳杖而遊，固無事此，使得志焉，終不忍蕩吾心以爲此也。彼之爲此，以敗度而取危亡，我所必不爲也。我之素志，以修我身，以奠我民。宮室之度，燕樂之節，游觀之制，皆古之大人輔世長民裁成之制。得志而行之，不得志而心固有其定則。我有尊於大人者在，何至於躡屣僂簪之子欲效之而不能，因志氣消沮而畏之哉？君子所畏者德。中人所畏者權。鄙陋之夫所畏者，

目所未見、耳所未聞之氣餒而已矣。而欲以說大人，其爲諂人也何疑哉！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嚮便是欲。」

訓義 孟子曰：人心之所涵，即天理之所存也。其固有之實，保之使勿失，其發見之幾，接之使日生，則在乎養之矣。養心之道不一，以學問滋之，則善日充焉；以誠敬持之，則志日定焉。皆善也。而尤善者，莫如寡欲。心之本體本虛也，以欲窒之，則見有物而不見有心。本靈也，以欲蔽之，則迷於此而遂暗於彼。本有其不昧者

也，以欲亂之，則逐之以侈而忘其故。寡之者，制之以道，裁之以禮。於欲見寡者，於心自見其有餘，誠莫善矣。故養心之法，他有未逮，而其爲人也，於耳目口體之嗜少所營者，則雖功或疏而志或怠，而此心之體，感之而即通，其不存焉者寡矣。不然，未嘗不有事於養心，而其爲人也，爲血氣情慾之所亂，多所逐者，則雖學之所得，志之所持，而此心無恒，隨物而易喪，其有存焉者寡矣。此天理存亡之界，不可不謹也。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員，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

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膾，古外切。

肉聶而切之爲膾。炙，炙肉也。

訓義於仁人孝子之用心，可以得心之所必盡焉，可以得禮之所自裁焉，可以使一人有獨至之情而得伸焉，可以使天下萬世企及俛就而皆可行焉。故君子之論古，於此辯之必明。有傳曾子之孝，而記曾皙嗜羊棗，曾子不忍食羊棗者。羊棗之嗜，於曾皙特聞之。曾子不食，於曾皙之不復食傳之，亦以爲孝子不忍忘親之固然耳。而公孫丑猶有所疑，必欲求孝子不忍之情，以明羊棗不食爲必然之心理，乃問於孟子曰：「物莫不以其類，而人情殊焉。故酌乎物之情，以極乎人之情，廣推之而見其可通。今以味言，膾炙與羊棗孰美？則曾

皙之嗜，曾子之不忍，當以類通之矣。孟子曰：「但以味言，則其美者必膾炙哉！」口之於味有同嗜也，而何獨不然？公孫丑曰：「其然，則曾皙豈能不嗜膾炙哉？」曾子何爲而食膾炙哉？膾炙可食，何爲羊棗而獨不可食哉？將孝子之心有所伸，有所詘，而奚以爲定也？孟子曰：「夫孝自心生，而禮由心制。獨至之情，必伸也，孝子之所必盡而不忘也。同然之則，有必詘也，孝子之所可信而不疑也。膾炙所同也，非曾皙之獨嗜，則曾子之情無有獨切。羊棗所獨也，則觸目之感自不忍忘。曾皙嗜之，曾子不忍食之，廢羊棗者曾子耳，而天下不廢。使膾炙而亦不忍食也，將胥天下而廢膾炙，又何以爲賢者之道人皆可盡乎？是道也，先王以之制禮，以酌天下萬世之可行，於諱又見之矣。祔於廟而諱

矣，諱名而已，不諱姓也。名爲先人之名，姓亦先人之姓，而諱名不諱姓者，名所獨也，故孝子聞之而瞿然，所可伸也。姓爲同姓者所同，使必諱之，則胥天下而廢姓矣。故禮不可及也，亦不可過也。惟其過，則毀性傷生，禮崩樂壞，於是而仁孝衰薄者，乃以心不可盡、禮不可行爲說，而蕩閑踰節，無所不行矣。故禮緣人情而宰制，行焉所以達乎萬世。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

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一狷，

《論語》作狷，音同而義有微別，當依《論語》作狷爲宜。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狷」作「狷」。有所不爲者，知恥自好，不爲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嚠嚠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嚠，火交切。考，當作攷。

嚠嚠，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攷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

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上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狷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狷，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賤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原，當作愿，省譌也，讀

魚怨切。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愿。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嚠嚠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闔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踽，區主切。闔，失廉切。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嚠嚠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獯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

此鄉原之志也。闔，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說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說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欲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

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

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艸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獇，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

獯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獯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訓義 孔子之時，楊、墨之說未盛，而鄉愿之亂德方深。孟子之明，楊、墨之說已橫，而鄉愿之邪慝猶然其未息。楊、墨，賊道者也。乃若其心，則猶有自立之志。其行，則猶有自成之詣。爲其徒者，多出於狂狷之流，不知所裁，遂陷於執一之偏。乃行不順，心不安，則必歸於正，而初非慝之藏於心，故其歸也可受。鄉愿則賊德者也。其於君子之道亦相似矣，而竊之以爲名，假之以爲利，不必有所師承，而翕然成風，以非毀狂狷，將胥天下之迷而不知反。則其欲自附於君子，而絕之也必嚴。聖之至者曰時，而鄉愿亦曰時，其所云時者，流俗

之時也。且而此焉，夕而彼焉，在孔子之時有孔子之鄉愿，在孟子之時有孟子之鄉愿，求合於一時之鄉，無常也。是故欲正天下之人心，使好惡有定，而不以鄉愿爲說，則彼亦無利而爲此矣。何以正之？亘古此人倫物理，則亘古此道，絕其隨時之苟幸而已矣。孟子述孔子之道以正天下，故萬章詳辯之。欲絕鄉愿之慝，未可即以中行正之也。何也？中行者，聖人之時，彼之所託也。故欲懲鄉愿之慝，則先正之以狂狷，而狂猶尚焉。狷者之忠信廉潔，彼猶可託。而狂者之志古而略今，正治其慝之要道也。萬章問曰，昔者孔子之在陳，見道之不行，思欲明之，乃曰，盍歸乎來！以與吾黨之小子相進於道乎！夫小子則有可與矣，以志言之，則狂也。以其略於事爲而言之，則簡也。以不見異

而遷言之，則狂簡如一，而不忘其初也。夫孔子在陳而思魯，念魯人士之可與明道也。狂者豈遂足以任斯道乎？而孔子何思焉？孟子曰，狂士之可思，孔子嘗言之矣。「不得中行而與之」，慎重乎中行之詞也。「必也狂狷乎」，必之於狂狷，以狂狷之去中行也，迹相遠，而有可至者存也。其必於狂也，以其進取，無苟焉求道之心也。其必於狷也，以其有所不爲也，無擇利而趨之心也。夫中行者，執天下之常，定萬世之正路，自堯舜以來所以立人道而爲治教之則者，孔子豈不欲得其人而與之哉？乃道之不明不行也已久，不可得矣。若幾幸而得之，恐其竊乎中而非中，則或失於過，或失於不及，皆其次者。然而超然之志，出於流俗功利之外而自得，卓然之守，入於流俗功利之中而不污，

皆可思也。於是萬章欲知狂者之人，而見其爲聖人之所必與，乃問曰，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孟子曰，世之降也，有以蕩然於廉隅者爲狂矣。必如孔子之門琴張、曾皙、牧皮者，忘死生，薄功名，而可與之登進於大道，乃孔子之所謂狂也。萬章欲知狂者之實，以見其與中行合，而不徒在脫略自放之迹，乃問曰，何以謂之狂也？孟子曰，夫狂者之所尚，則莫大於志矣。志與行相因者，有其志而乃有其行，中行也。無其志而或有其行，此冒聖人者之慝也。不必有其行而有其志，則聖人見之爲狂，而彼固非狂也。狂者之志，於當世，蔑如也，於近功小利，澹如也。天地之大，萬物之衆，道之所從出，曠然皆其心目之中，嚶嚶然虛廓而不自隘也。故其言曰，古之人而如彼矣，古之人而又如此矣。今之營營

者何足言乎？使其充此而行之，則當世之習尚不能染，而天之顯道、聖人之全體大用皆見諸行事，而何媿乎聖人？乃使平心而自攷焉，其行固末之逮也。言之所及，志之所至，其缺陷者多矣。以其不能掩也，故不足以定萬世不易之理而成乎聖功。然以其不必掩也，則亦不恤末世譏非之迹而流爲俗學。斯乃所謂狂，孔子之所與也。與其志大則不殉乎今，雖不與其行之不掩也，而抑與其行之無僞，聖人樂得而裁之，以進取乎中行之道，而天下抑又勉矣，則孔子思狷，而吾且與子言狷。狂者又不可得，志不可求，而抑觀乎其所尚，不能與古爲徒，而必不與俗爲伍，故孔子所欲得者，又在不屑不潔之士爲。利欲之情淺，故以不屑而見其不潔。取舍之界嚴，故以不潔而必有不屑。衰世之榮，不

潔之榮也。鄉曲之譽，不潔之譽也。末俗之所喜者，不屑之喜也。不能以身之簪簪受世之汶汶，孔子於此有與焉。雖於物有所不能容，於道有所不能大，而因心之是非不爽，則違理之好惡不形，是狷也。雖較狂者而志量有詘焉，是又其次也，而孔子之所取者止於此矣。當世多功成名顯之公卿，及門有博學多通之才士，皆匪我思存焉。然則君子小人之徑，處心得喪之幾爭於毫釐者，唯在一雅一俗、一真一僞之間。不然，聖人之中道，言中規，行中矩，合乎天理者即順乎人情，而何取此表異尚畸之士哉？於是萬章知狂狷之可與，因以知鄉愿之必不可與，而申孔子之言，以使學者知所辨也，乃更端以問曰：孔子有言，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無憾焉，其惟鄉愿乎！夫聖人樂育之心不輕距人，

而望人之歸己以進於善，乃於鄉愿則幸其自絕而恕棄之，何也？孔子又嘗斥言之矣，曰：鄉愿，德之賊也。所賊者在道，而未害於心。所賊者在心，而若無損於道。至於賊德而害其心以害天下之道，於斯極矣。舉是以目鄉愿，而鄉愿之害烈矣。乃夫鄉愿者，非有下愚之資也。使其愚焉，則不知有所謂愿，而無所自據以爲德，亦何足以爲鄉愿乎？蓋心必營之，學必成之，而乃於一鄉之間見愿，不知幾經揣摩而使然，何如斯可謂之鄉愿乎？孟子曰：夫鄉愿者，託於中行而與狂狷爲敵者。其譏狂者曰：志以近人爲量則易踐，何用是嚶嚶也？天地之量，萬物之原，何所利於吾而念及之？言以可行爲實，實則功易就，胡爲言不顧行而言之大，行不顧言而行不掩？性命之旨，道德之歸，非世所習

聞，而何用言爲？動以今人爲法，胡爲曰古之人、古之人？古不可行於今，今不可通於古，將爲物之所不樂，而何用偁之？其譏狷者曰：夫人之有行，人行之，我亦行之，故樂從者衆，何爲踽踽然孤立而寡營也？我親物，物乃親我，則相與以愿，何爲涼涼然薄世而自高也？其自言曰：吾既生於斯世矣，則所爲者斯世之事，今之君即我之君，今之友即我之友，法無可執也，道無可據也，奚必古人哉？但能使當世之人謂我所爲合乎其心而當乎其事，則亦可矣。故其行也，揣世人之心欲言者言之，欲行者行之，以求免於譏議，媚之己爾。氣衰神靡，不可復陽，闔然而媚，乃可求也。若此者，有其學焉，有其術焉，勞其心，降其氣，人亦以爲不易至也，則鄉愿之所以爲鄉愿也。萬章曰：世固未可殉也。

而愿者，謹愿之稱，於己能謹，則內不失己，於世能愿，則外不失人。一鄉之中，僞爲愿人，必其果愿矣，則合一鄉之人，爲恩爲怨，爲賢爲不肖，而所以處之者，無不以謹厚自居。若是者，一成其德，而見德於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孟子曰：愿以爲德，非德也。鄉人之所謂愿，非愿也。君子之德，見諸事者，利濟萬物而無遺，然民愚難以慮始，則可舉其所以異於人，而非其道之不盡，有可舉矣。而鄉愿因陋就簡而塗飾之，無可舉也。藏諸心者，極深研幾而不昧，然立意深遠難知，則可以其無直情徑行之道者爲刺。而刺其心之有間，有可刺矣。而鄉愿則苟且委隨而因任之，無可刺也。君子豈求異於人哉？而流俗之好尚不可同也。鄉愿則以世之音容爲禮樂，而同乎流俗。君子豈能離乎人

哉？而污世之情志不可合也。鄉愿則以世之恩怨爲從違，而合乎污世。其爲人謀也，謀之以盡其利，而似乎忠。其與人約也，殉之以慰其望，而似乎信。其立心有如是者。其於害有所避也，亦有所必不可，而似乎廉。其於利有所擇也，亦有所必不敢，而似乎潔。其志行有如是者。由是而衆皆說之矣，是果其能謹而無過言過動者也，能厚而爲可親可信者也。乃彼亦自昧其心，而謂道在是矣。如是以爲忠信，而何必盡其至正之心？如是以爲廉潔，而何必審其精義之用？乃於堯、舜之道，不聽勿稽之言，以致其精，不干百姓之譽，以守其一，以幽明禮樂盡其孝友中和之德，以天道人事建爲戡成輔相之功，終不可與人之。而且曰，亦惡用是違時獨立，而遠慕古人爲也？如是，則鄉愿且與堯、

舜爭德，而陷溺愚不肖者以易知易行而胥流不返，故曰德之賊也。德之賊也，而猶不可惡乎？惡者，惡其非德而似德也。故孔子曰，是非者，不可欺者也。吾心之是，古今莫能易也，則一是而必無非矣。即有所非，而終不自以爲是也。乃所甚惡者，一時之是，而不可以歷久。一事之是，而不可通乎大。似是也而實非，則以聖賢至誠惻怛之心臨之而不動其非也，乃忍其所不忍，爲其所不爲之大慝也，誠可惡也。莠非苗也，枝葉似而實非也。莠長而苗瘠，可惡也。佞非義也，辯別似而理非也。佞人用而義亂，可惡也。利口非信也，詳確似而心非也。利口興而信失，可惡也。鄭聲非雅樂也，清緩似而律非也。鄭聲作而雅樂廢也，可惡也。紫非朱也，艷盛似而質非也。紫色尚而朱幾無色矣，可惡

也。鄉愿之於德亦猶是。鄉愿者，亦何知有德哉？懷利以事君父，而亦曰忠孝。殉物以施愛敬，而亦曰仁義。鄉人所知者此而已。但爲謹厚，而無光明俊偉之氣，以行於利害死生之間，乃以君子長者之稱，使懷利挾私者人人可據之以爲德，則其可惡也。君子在上以大法誅之，在下則以妄人絕之，而君子之惡乃爲功於天下矣。雖然，世之降也，庶民既不知有德，其所羣奉以爲德者，一鄉有其人焉，無所往而不有其人焉，不勝誅也。而其人不能爲善，而抑不能爲非，君子亦不屑治之焉。則欲絕其亂德之害，將如之何？夫君子之教天下，亦唯反經而已矣。三代之直道自在人心，帝王所修之人紀自在天下，井田、學校之大法自在方策，五禮、六樂之度數自在師傳。人倫之至，出乎堯、舜者即

入乎幽、厲。欲惡之辨，辨乎簞豆者即慎乎萬鍾。蕩滌其十姓五家苟安容說之惡

善、夜氣之存亡爲天德王道之見端，以極致其大也。

習，以歸於直方剛大之坦塗，以古之道，治今之人，狂者可使進也，狷者可使守也，如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是，則經正矣。經正矣，則庶民雖愚不能知，不肖不易能乎！然《詩》、《書》、禮、樂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季，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之氣熏烝其心志而擴大其耳目，然後知爲善於一鄉者之卑污而不足尚，則雖有愿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

人，亦且賤之惡之，而彼亦不足以逞，或且洒心滌慮而嚮於道矣。蓋邪易使正也，慝

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爲湯左相。」

不易使修也。全軀保妻子之心懷於中而不能出諸口，免刑戮而無恥之實託於道以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大公望、

爲之名，平口之氣枯喪無餘，而且摘短長以譏狂狷之失。是人也，人不能誅而鬼瞰

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贛

之，故曰慝也。君子爲庶民憂，而致望於狂狷所以救僅存之經，其志深矣。此孟子

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

所以偁堯、舜，道性善，而急取雞鳴之利

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

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季，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

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季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辯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嚮，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訓義 孟子學孔子之學，以正人心而明作聖之功，既身體之以俟後世聖人之復起，述其憂患之深心，而明其所述之不易也。曰，自今以往，聖人復起，非孔子其誰法哉？夫聖人之心，天地之心，匹夫匹婦皆有其心，天地不毀，人道不絕，亦何患後之無其人？而道如大路，又豈必有傳心之

秘乎？乃大義之垂，有其疑似，則必明知先聖必出於至一之塗而不容歧。一貫之理，散爲萬殊，則必明知無聖有其不易之法而不可略。乃仲尼沒而微言隱，七十子之徒散而異同生，必有因其文章，體其性道，確知先聖而表著之，則後聖之祖述憲章者益有徵也。上徵往古，而如是矣。如使聖人相踵以起，則授受一堂，因而修明之，易矣，而不能爾也。堯、舜以上無攷焉。自堯、舜至於湯，而湯修堯、舜之道以新天下，則五百有餘歲矣。湯何以知堯、舜哉？蓋有若禹、皋陶者親承之堯、舜，而述堯、舜之道以俟後世，故若湯者聞所聞於禹、皋陶，而知堯、舜之道如此其可學而至也。自是而降，自湯至於文王，文王承湯之道以昭明德，亦五百有餘歲矣。文王何以知湯哉？蓋有若伊尹、萊朱者親

承之湯，而述湯之道以俟後世，故若文王者聞所聞於伊、萊，而知湯之道如此其必承而必行也。自是而降，自文王至於孔子，孔子廣文王之道以垂世教，亦五百有餘歲矣。孔子何以知文王哉？蓋有若大公望、散宜生者躬戴文王，而述文王之道以俟後世，故若孔子者聞所聞於二賢，而知文王之道如此其昭回而純備也。由是觀之，先聖後聖，其心同，其德合，敷之爲治，傳之爲教者，皆資於見知者以爲之徵，而俾天下後世以率從，則見知之所繫，豈不重哉？孔子之徒衆矣，聞道者多矣，乃俱遊於聖人之門，而能灼見孔子廣大精微之至德，以正聖學之宗者，未有定也。相沿漸失，至於今百有餘歲矣。流風餘澤之世未斬，予之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簡編法物登堂可見，聖人之居又若此其近

也。則予誠有所不敢辭矣。講求於百季之後、百里之外，固不若親炙者之見無不見。而私淑有所承，訪求有甚易，亦不若傳聞者之知不易知。使予而自委焉，不徵其實以得其意之所歸，辯其非以顯其是之所定，統其分以會其合之所全，則是當今日而無有乎爾矣，則後之聖人亦何所馮藉以合轍於孔子乎？吾恐聞者之亦無有乎爾矣。二千歲絕續之統在今日而深憂，則千萬世人禽之辨在今日而相責，此予之所深懼不能而孜孜恐後者。辯楊、墨，絕鄉愿，正人心，明王道，堯、舜、湯、文之盛治，孔子之至教，豈易任哉？勿怪乎予之多言而無所讓也。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三十六終

